中華全國風俗志

下编

胡朴安



河北人民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华全国风俗志

下编

胡朴安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目录

京兆

直隶

浙江

安徽

江西

福建

湖北

湖南

四川

广东

广西

青海

西藏

京　兆

北京輶轩录

一　社会丛谈

北京人民，食必葱蒜（凡北式菜馆，席中必有小菜，蒜为必列之品）。衣必红绿（北京庙会，旗装妇女，面部则燕支如血，衣服则文绣斑烂，举目皆是），戏必皮黄（梆子腔自民国成立后，几成绝响，近年昆曲始稍兴，然终不敌西皮二黄之势力。上自学士大夫，下至贩夫走卒，无不会略哼几句者）。盖北方人民，感觉迟钝，无葱蒜则舌之味觉不愉快，无红绿则眼之视觉不愉快，无皮黄则耳之听觉不愉快。其感觉迟钝之原因，若以科学解说之，则北方空气干燥，种种电力，传达较迟，是为一大原因。且因感觉迟钝，而益求兴奋之剂以愉快，愈激愈疲，愈疲愈弱，五官本能，因以益钝，是又一原因。以感觉迟钝故，遂至脑筋简单，学说不易输入，文化因以不进步，实人群进化之障碍。望有志者革除此种陋习，使官能恢复其固有之灵明。

北京星相扶乩之风甚盛，不特旧人物笃信，新人物亦复斤斤乐谈。一般官僚，无一不以八字及五官求人评判吉凶。以故亚康节、赛柳庄、问心处等等，皆以相命而席丰履厚，且有膺高官厚

禄者。一般大老，佞佛最深，茹素诵经者，比比皆是。伏处下僚，脑筋敏捷者，遂起而研究佛学，以作终南捷径，颇多遂意者。故时人有言曰:“北京做官有三诀，曰善嫖、善赌、善诵经。”盖不诬也。

北京年来，虽文化未进步，而奢侈则日起有功。元二年间，街市尚有铁轮车，今则无矣。昔者汽车马车尚如晨星，今则月入三、五百元之人物，无一不有汽车。甚有汽油由车夫供给，以分润酬应场中车夫所得之饭钱者，薪水虽数月领不到手，而老爷之架子，依然不得不搭。胸前之徽章，名片上之官衔，多多益善，虽逛公园、上饭馆时，亦不肯抛却。向日请客，大都同丰堂、会贤堂，皆中式菜馆。今则必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向日政客衣服尚多韦布，今则一律花缎矣。统计北京各级社会，殆无一人不入胡同上盘子，无一人不往公园喝茶，无一人不听戏，无一人不听落子，无一人不打球，无一人不上小饭馆，无一人不看电影，无一人不叉麻雀。此数端兼之者固多，而占其二三者，百分中当在九十以外。

北京旧式茶馆，仅取水钱铜元二枚，今则龙井茶铜元六枚为普通矣。旧式饽饽铺，京钱四吊（合南钱四百文）一口蒲包。今则稻香村、谷香村饼干，非洋三四角，不能得一洋铁桶矣。昔日抽烟用木杆白铜锅，抽关东大叶，今则换用纸烟，且非三炮台、政府牌不御矣。昔日喝酒，公推柳泉居之黄酒，今则非三星白兰地，啤酒不用矣。然而人民虽阔绰，政府则外债内债，累积如山。国奢则示之以俭，尚望有志者以节俭为天下先，培养国民经济力，为国家减少政费之担负可也。人无正事，必且无聊。北京之无职业而待谋事者，固甚多而又无聊，其有职业者，亦多不尽力于所事，且专好为无聊之忙碌，如庆吊也，饮宴也，送行也，接风也，问

候也，闲谈也，追悼会也，欢迎会也，凡此皆无聊之表现也。

群众运动，至今日仅成一种机械式捣乱作用。故有拥人者，有倒人者，有散传单者，有开某某会者，有请某项某项愿者，皆其好例也。

清季东交民巷，唯马车可以任意奔驰，其他车辆禁止行走，盖外人优待亲贵也。宣统间议定岁贴修路费五千元，人力车始准通行。都中马路，近始改良，比之沪埠，犹有逊焉。唯东交民巷则路途平坦，两旁垂杨，房宇整洁，行其间颇有上海静安寺路风景。此处管理权几全在公使馆掌握，警厅不敢过问。虽然，犹幸有此外交团卵翼区域，为达官政客之逋逃薮也。

六国饭店在中御河桥边，建筑壮丽，陈设华美，较之沪上汇中，殆过无不及。从前为外交团俱乐部，光、宣之交，满清贵族，群学时髦，相率奔走于六国饭店，为外人点缀风景。实际上，则昔之间接以金店为纳贿机关者，一变而直接以六国饭店为交易所矣。民国以来，政客达官，宴集寓宿，均以六国饭店为大本营。实则六国饭店在京颇有政治上之集合势力，非仅图哺啜已也。无论何项调停疏通事件，比至六国饭店，则无不迎刃而解，何其遭际之幸也！

比年以来，都中稍有资望者，大都于天津设有出张所。盖狡兔三窟，安不忘危之意也。故一般大老，都门尽有临时赁屋者，而天津则必有地皮及自建房屋。今日人多谓北洋系，吾以毋宁称之曰天津系。所谓北洋系人物，天津皆有不动产，且其发迹均于天津。在昔有清，都门赌博狭邪之禁尚严，官吏多不能逞欲，于是连袂赴津，既托庇于外人卵翼之下，亦可无所顾忌于僚属。故天津殆为政界嫖赌俱乐部，此亦北洋系团结之原因也。

北京向无夜戏。光、宣之际，各班因演义务戏，始准开演。

此后亦不复禁。自文明茶园创立，始有妇女赴园观剧之事。当时仅以楼上下为分别，随后包厢亦可混合杂处。及第一舞台成立后，正厅亦可男女合座矣。

北京伶业极为发达，戏园建筑虽简陋，然营业甚佳。上自官绅，下逮走卒，皆以戏园为消遣所。然近年来戏价飞增，几驾上海而上之。谭叫天演剧，昔仅售铜子二十余枚，今则须售一元余矣。梅兰芳于二次到申以前，在天乐园出台，外尚有龚云甫、王蕙芳、王又宸诸名伶，仅售铜子三十六枚，今则亦需大洋八毛矣。此亦北京人民奢侈程度之进步也。戏园有仅售男座者，则外面必高悬不卖堂客牌（按北京人民呼妇女为堂客）。其字句极不通，然沿用至今，未尝稍改。若改为不卖女座，似较妥当矣。

北京客店，多备饭不备菜。初至京者均以客店房饭在内，既有饭自必有菜，故常为所欺。唯广东帮所设佛照楼、长发栈、泰安栈三家，则房金饭菜，一概在内，即不吃饭，亦照算也。近日新开之旅馆，如中西旅馆、金台旅馆等家，则与沪上诸大客栈之规例仿佛。若长安饭店、北京饭店等，则为第一等之旅馆，如上海之东亚旅馆、大东旅馆矣。

旅居北京，有一极可怪事，即北京各城墙上不准华人行走，而任外人随意在城垣上散步瞻眺。问之则曰："此长官所吩咐，优待外人之命令也。"在彼兵士为执行长官之言，禁止华人登城，固不足责，然不知一般威赫之长官，何必设此条律，优遇外人？为邦交起见，固无不可，然何必苛待华人，不令其登本国之京城？即在吾国，如上海租界中西人之公园，不准吾华人入内。吾遇彼若此，而彼待我若彼，诚可叹也！

北京各学校之学生，均萎靡不振，无尚武精神，对于运动体育一门，毫不注意，而以眷妓观剧，为练习身体之品。近虽稍渐

知注重体育，然一般腐败学校，其学生之狎妓捧角，仍视为常事。

北京之市场与上海之所谓市场，其性质大有不同。北京市场内店肆林立，杂以货摊，商业竞争极烈，商人不得高居奇货，挟索巨值。然购物时亦须留意，货商索价甚高，虚头极大，甚至有索值三四倍于原价者。故购物者必须还价，否则未有不受欺者。其不二价之店肆，只前门外大栅栏内数家著名资本雄厚之店，若瑞蚨祥、同仁堂、谦祥益等家，然其价值总略昂于小铺。市场内之货物，价又贱于市场外之店铺，且种类繁多，可任意选购，故人多乐往购之。非若上海新世界、大世界内所设之商铺，高居奇货，勒索巨值，除无知儿童强欲玩物，及为情人逼购赠品，为顾全体面起见，不得不购外，鲜有人过问者。若市场内之货价，与外间店铺之货价相等，人犹且多从便向路旁店铺购买，而不愿出一二角之门资，向市场内店铺购买，况其价较寻常商店高出倍蓰耶？欲其营业之发达，不亦惑乎？北京之市场所以发达者，其原因有二：一由于货物之价较外间店铺为廉，二无须入门资。其与上海市场相比较，岂可同日而语耶？北京妇女有一极可憎事，即其无论老少妍媸，咸厚涂脂粉，面颊猩红，以为美观，招摇过市，自鸣得意，抑不知使人见之实可作三日呕也。尤可恨者，极幼之女童亦吸纸烟。北京人民于纸烟一项颇讲究。上海之上流社会，以三炮台为应酬品者，北京则视若平常。中上之家，多以金星牌等贵纸烟享客，毫无吝惜，其奢侈可见一斑。北京妇女用粉至多，故名产出焉。北京之宫粉，全国闻名，南人多慕名托人代为购用。

北京于满清时代，像姑之风极盛，男操淫业，违背天理，伤风败德，莫此为甚。一般王公大臣，多流连其间，其所以喜逛像

姑而不就妓女者，盖其不欲传后于人也。改革后，像姑营业，遂干禁例，然阳奉阴违，秘密操此业者，仍所在多有。今之一般捧童伶者，皆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将有所不利于孺子也。操此业者，大多为优伶，今之所谓伶界大王、第一青衫及汪派第一人物等辈，其幼时皆系像姑中之佼佼者也。

北京市政之进步，至为迟缓，自厉行新政后，迄今不下二十年，仅前门大街、香厂、西交民巷及东西城两条大街，较前稍整洁而已。余若僻巷小街，依然香灰细土，著足飞扬，人矢马粪，错落道上如棋子，每至阴雨则泥淖没胫，几至断绝交通。电灯虽有，然戌亥之时，则萤然如香火头，必交子初始放光明，且时有断线之病。自来水虽设，而推水车者仍不能废。若依比例算，则北京市政如仅求如上海之租界，至少亦非再候百余年不办。

北京市场中最见发达之营业，莫如旅馆。前门外西河沿、打磨厂一带，鳞次栉比皆是。东城则曰饭店，西城则多公寓。虽一则供豪客之游憩，一则供服务人员之栖息，价值之低昂悬殊，然同为供旅客之需要则一。最著名者六国饭店、北京饭店而外，则为香厂之东方饭店，东城之大陆饭店、长安饭店、东安饭店、中央饭店，西城之西安饭店，次之者则为打磨厂之第一宾馆、天达店，西河沿之中西旅馆、金台馆。若虎坊桥之宣南饭店，则以小客栈之实，而冒挂饭店之招牌，其资格仅能列于五等以外也。往饭店者多阔人，大概非借以宴客，则征妓也，狎私娼也，或吸鸦片也。虽悬有警厅禁例，而客多视若无睹。饭店主者，亦率谂此辈阔客势臣，为警厅所不敢干涉，则亦听之，且落得借是招徕渔利。

二　八埠艳语

燕京妓馆，分为三级。一等谓之小班，犹之沪地长三。二等

谓之茶室，犹之沪地幺二。三等谓之下处，犹之沪地花烟间。此乃营业等级之区别；另有南帮、北帮之称，则地理上之分派也。自男风取缔，妓业加增，光、宣以来，时有消长。观乎伶妓之盛衰代嬗，亦可觇社会之趋势焉。

都中指妓馆所在地曰胡同，冶游家均以逛胡同为打茶围之代名词。其实都中所谓胡同，并非仅限于妓馆所在地而言。此语倡于何时，无从得考，相沿既久，遂成为习惯语矣。

妓家向分南北帮。从前界限颇严，南不侵北，北不扰南。近则混合组织，其独立一帮者，殊为罕见，殆亦南北统一之先兆欤？间尝评论南北帮之优劣，各有短长。大抵南帮活泼，而流于浮滑；北帮诚实，而不免固执。南帮妓女多来自沪上，无不假托隶籍姑苏，故谓之为南帮，不如简直谓之为苏帮。南帮应客，周旋极殷，如论风头，则洵非北帮可及。至北帮则除床笫外无他技能，除偎抱外无他酬酢。顾亭林论社会情况，以“闲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评南人，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评北人。今观南北两帮妓女之情况，大可移赠矣。

北京妓馆谓打茶围为开盘子，每次必给洋一元。无论客与妓之关系若何，每来一次，必给一元，大有无钱不能入我门之概。但通例开盘子虽为一元，亦有开双盘而予以二元者。闻诸议员极盛时代，且有每开盘子，给以五元或十元者，此亦八埠妓家怀念议员之由来也。

北京妓馆，其内部组织与沪上异。盖班子是班子，妓女是妓女，开班子不尽自有妓女，妓女亦鲜兼为掌班。俗呼开班子者为老板，系备房屋家具，并雇用跑厅（妓家仆役之称，如上海之相帮）伺候奔走，兼供妓女膳食。论其营业行为，无殊旅馆性质，唯以居留妓女为唯一交易耳。凡妓女之来者，谓之搭班，所有房间

家具，以及膳宿，均由班子供应，不另取资（按红倌人亦有自备家具，并不用班子膳食者，未可概论）。嗣后所有盘子，一概彼此均分。暂由柜上记帐，临时给以木筹，每数日一清算焉。故妓女之营业发达者，班子极为捧场。至其生涯冷落者，则必遭其白眼。此与沪上讨人办法，及以股东资格而从事营业行为者，殊有别焉。

北京赌博之禁，表面颇严，故妓馆碰和之风绝迹。但有所谓“吃牌饭”之虚名，论其实际，则仅吃饭而已。都中花酒颇不易吃。盖花酒价昂，每席动辄需百金，起码亦须四五十元方敷开支。冶游家因避重就轻，相率而吃牌饭，亦非二三十元不办也。故花酒颇不轻易捧场，匪特价昂，且客亦不易招集。北京妓女出局，谓之出条子，每次须给五元，主人且须另赏从者一元。此项条子费，大都实收，甚至现付，非如沪上打样局，存心倒账。所以客与主人无深交者，大都不欲赴席，迥非沪上吃花酒而照公组织者，所可同日而语也。

当壬癸年议会极盛时期，胡同小班，供不敷求。于是津、汉、苏、沪等埠，连袂北来者，络绎不绝，大都满饱囊橐，如愿以偿。自国会解散后，而娼寮妓馆，亦无形中受莫大之打击。及至筹安会发生时期，又渐渐恢复二年前之盛况。乃盛会难常，衰状又现。洎乎护国军起，而胡同冷落，不堪回首矣。既而国会恢复，胡同之营业，亦无形中随以恢复。要之，北京胡同之盛衰，亦一国安危之所系也。

从前，冶游家相率趋于小班，对于茶室，颇为鄙夷。比年以来，此风渐弭。而一般舍小班而逛茶室者，实繁有徒。茶室定例，盘子六吊，唯纸烟自备，妓不供给。论茶室中之人物，当然较小班为逊，间亦有杰出而胜于小班者。此乃资格上及资本上之关系，

殊未可一概而论。但住所较劣，且未便久延，唯一般抱实用主义者颇好问鼎。迩年茶室营业颇为发达，都人士之财政问题乎？亦经济主义欤？

北京妓女之香巢，大都在外城八大胡同内。八大胡同者，陕西巷、石头胡同、小李纱帽胡同、胭脂胡同、百顺胡同、韩家潭、王广福斜街、皮条营是也。其实卖淫之胡同，尚不止此，特以此数者为最著耳。时人有律诗四首，于妓院情景，历历如绘。兹特录之，亦采风问俗之韵事也。

陕西巷里觅温柔，店过穿心向石头。纱帽至今犹姓李，胭脂终古不知愁。皮条营有东西别，百顺名曾大小留。逛罢斜街王广福，韩家潭去听歌喉。

北地南都大不同，姑娘亦自别青红。高呼见客到前面，随便挑人坐厂厅。腾出房间打帘子，扣完衣服点灯笼。临行齐说明天见，转过西来更往东。

沉迷酒醉与花天，大鼓书终又管弦。要好客人先补缺，同来朋友惯镶边。碰和只扰一餐饭，住夜须花八块钱。若作财神烧蜡烛，交情从此倍缠绵。

逢场摆酒现开销，浪掷金钱媚阿娇。欲壑难填跳槽口，情天易补割靴腰。茶围偶为梳妆打，竹杠多因借补敲。伙计持来红纸片，是谁催出过班条。

三　新年佳话

《都门风俗记》：正月初一日子刻后祀神，谓之接神。初二日祀财神。初三日旃檀寺打鬼。初五名破五，禁妇女往来。初六日琉璃厂开寺。十三日试灯，黄寺打鬼。自初一至十五游大钟寺。十九日游白云观。二十日雍和宫打鬼。此一月中几无处不可以游，

无日不可以游。唯琉璃厂今则一日即开寺，任人游览，至若古董字画，须过三日后陈列始多。盖各种商人，亦度三天年也。

琉璃厂系辽时海王村故址，因从前有窑出产琉璃得名。俗又呼为厂甸，今则仅存其名，昔日之窑，已不见其遗迹。唯满街书肆林立，陈列古董字画而已。内务部就厂中隙地建海王村公园，为附近儿童游戏之场，用意至善。一年之中最热闹时间，为新春正月。近虽改用阳历，此风犹不稍衰，亦新年点缀中之不可少者。

近年厂甸，较之往年益形宽阔。昔日之土地祠以及高等师范等处，皆已拆让一半，北至西河沿，盖预备建筑南通香厂之一条大马路也。故厂甸四通八达，交通便利，竟变为中心点。每届新年，倾城仕女，香车宝马，群向此中心点而来，大有共和国家人民一律平等之现象。盖无老无幼，无贵无贱，只须不出自由范围，违背警章，大家均可同乐，较之他种游戏场之有限制者迥不同也。

厂之他处皆有变更，唯工艺局洋楼一座，尚如鲁殿灵光，岿然独存。现就其地址改为工商改进会商品陈列所。每逢年节，门前札五彩牌楼，上嵌通商惠工等字样。盖借新年游乐之中，以引诱人民注意国货之观念，其意良善。而开放三日，不取票资，由是观者如堵，人稠地狭，拥挤不堪，欲入不得，望望然而去之。门之两侧搭有席棚，陈卖各物，以人造花卉最能销售。然较之儿童玩物，尚不及百分之一也。

露天茶桌，因地势宽广，较往年增加，无非昔日平地之上，安置桌椅。除有棚之茶肆两座外，余皆搭有一二尺高之木板，且划分地界，有如井田，四周皆可通行。上标为男女分座，实则杂乱无章。一肆之上，妇女愈多，座愈拥挤，生意愈盛。茶之佳否，

则置诸不问。盖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而茶博士则高立板上，大声疾呼："这里得瞧！这里瞧得清楚！"无意识之言不绝于耳。然其间妇女游者固多，而坐诸茶桌之上，陆离光怪，以出风头者，仍属青楼姊妹，良家尚不多见。间有本地住户，亦属寥寥。因不如公园之幽雅，有条不紊，故来者周游即去，咸不愿坐此喝西北风也。

是地也，以青楼姊妹降临，一般堕鞭公子，走马王孙，趋之若鹜。或携越女，或约吴姬，连袂而来，为厂甸增加风景。此外则顾影自怜之少年，与想吃天鹅之野心家，亦趁此机会，借厂甸为吊膀之场所。实则除暗娼或可达到目的外，其他不过起哄而已。盖来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有桀者，群相跟随，卒至皆无结果。加之巡警林立，稽察甚严，虽拥挤之中，究不敢妄施技俩，不过一饱眼福耳。虽然，于此会期中，骗诱妇女者有之，拐失小孩者有之，虽消闲之场，亦纳污之地也。

儿童玩品，汽球为最易销卖之物，易诱儿童嗜好。其形圆，其色红蓝不一，飘荡空中，大有可观。偶一松手，则翻飞天半，可望而不可及，尤增余兴。三五少年，专以放汽球为乐事，购七八枚或十余枚，缠连一绳，而放诸天际。身坐肆中，兴高彩烈，追众人仰望，尤乐不可支，拍掌欢呼，声震数里。其主要目的，不外乎引诱妇女之注目，以施其渔色之手段，亦会场中怪现象之一也。

厂之东侧有吕祖庙，香火最盛。青楼姊妹来游者，无不先往烧香，以求吕祖爷保佑。祠中观烧香者，站立两厢，有若清季大员进香，属员站班伺候之状，然尚无此精神。祠中道士，以正月为进款最多时节。手持香盘，追求诸大善男信女布施若干。往年丐者几满祠中，今则驱逐干净。此乃警察之功。否则一路呼喊，

败兴不浅。厂北之土地祠已改为道路，而吕祖则依然如故。说者谓纯阳有通天过海本领，非区区土地所能及。值此物竞天择之时，神道亦须受天演之淘汰，至堪发噱也。

厂西隅为杂艺场，内有变戏法者，有唱嘣嘣戏者，有列奇禽异兽以供人观览者，锣鼓喧天，异常喧闹。口外有出售梅花、兰草等类，佳者颇少，不如各处庙会。游者非为购花而来，卖者亦知其心理，不为供过于求，故贩来亦不多。

琉璃厂向为古董字画书籍之荟萃地。每届新年，字画为一大宗售品，土地祠、火神庙皆悬挂无余地。人至此间，如在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一般考古家、大名士咸集于此，品论优劣。其间固不乏佳者，然以俗者及赝鼎为多数。

白云观在北京道士观中推为第一。在前清时代，观中方丈与王公通声气，威焰赫赫。钻营之辈，多奔走乞怜于其门，势力极伟。民国成立以来，如蛟龙失水，其势顿衰。近日销声匿迹，气势益寝，渐而至于澌灭矣。然每届旧历元宵，辄开庙以招游人，至二十日而毕。倾城士女，摩肩接毂，比之厂甸，殆犹过之。观在西便门外，距顺治门有三四里之遥，寺宇庄严伟丽，实为京师冠。而花园中亭台楼阁，水石花木，景物尤清雅可赏。顾平时绝不肯开放，一年只有正月十七、十八两日纵人入游耳。

旧历正月十七、十八两日，为白云观极盛之期。盖厂甸自年初一至十六为会集期，白云观则自初一直至二十，故十六以后，既无厂甸可游，而游人遂争趋白云观矣。且十七日观中于夜间行打鬼之礼，而十八日则为神仙大会，尤为白云观中全盛之日也。十八日观内方丈预先招集道教会二三百人（中华道教会设白云观内，犹之法源寺中设立中华佛教会也），于夜十二钟开神仙大会，分班诵经。（道士谓天上神仙亦于是日同时降临下界，故曰神仙大会）。而夜间

壁上遍悬画灯，光耀如昼，经声琅琅，杂以铙鼓，尤使人有别一洞天之感。

有殿曰四御殿，文明妆束之妇女，到此焚香膜拜者日有多起。此辈形式上固极文明，而精神上究未必文明。中国人可作如是观者，比比然也。

有养老堂，堂中小室内有一老道士，卧于床上，床前置一破篮，乞人赐钱。妇女多有掷钱于此篮内者。闻人云此道士年已百余，然殊不类也。

又有养豕之所，豕累累不可计。乡民相指告曰："此豕不可食，食之造孽。"其愚真不可及也。

白云观有秘制冬菜，味极美。清慈禧太后极嗜之，每日必以进御，以是名益噪。然除供奉内廷外，诸施主与其方丈素谂者，亦可得尝禁脔。然只年终送节礼时稍馈送之耳，平日则殊不易得；不似常州天宁寺之素火腿，可以资购得之也。

白云观大门内牌楼之后，大庭之中，有一石桥。桥左右各有池一方，池已涸而墙壁两面中空，各有一道士闭目静坐其内。又制大孔方兄数枚，悬于墙壁及池上。游人争以铜元掷此孔方兄，能中此方孔，即为今年佳运之兆。故掷钱者颇多，而掷中者极少；愈不能中，则愈欲掷，必中而后已。于是争前投掷，而池中之铜板铿然不可数，墙壁中稳坐之道士，暗地里开心大笑矣。

白云观会集期中，有优胜之点，可以首善号于众者，则跑马是也。观之右侧京汉铁路之堤下，有空旷地可跑马。跑马者甚伙，马走如飞，旁观者多为喝彩。跑马处两旁皆搭茶棚，士女啜茗，凭栏而观，亦至足乐也。

民国以来，每逢纪念日，先农坛、天坛开放之期，亦有跑马之举。北京人之注重跑马，盖亦积习使然矣。此又北京社会上善

良之风俗也。

北京官厅对于旧历新年，虽未加以提倡，然无形中亦多感化。催发欠薪也，预借拨付也，以便持归寓内，购食品，添新衣，偿旧欠，与家人妇子，围炉共坐，作吉祥语，以祈新岁幸福。官场如此，其他更无论矣。

燃放爆竹，本为官厅所禁止。自民国九年始，警厅忽取放任主义。于是家家户户，每至年底，争先购置。当子正初交时，乒乓之声，即不绝于耳。计其所费，为数亦不赀。值此民穷财尽之秋，尚以大好金钱，掷诸无用之地，良可慨叹。

大栅栏一带售卖宫灯之商店，其门如市。此种宫灯，长方绢地，设色人物，如《三国志》、《列国志》、《红楼梦》、《西厢记》等，绘手颇极工致。每架售银八元以上，实非穷措大所敢问津焉。各商店于年关亦异常忙碌。普通皆为收账，一年交易，到此咸谋结束。民国二、三年间，警厅对于商店之旧历结账，曾加以取缔式之劝告改用新历，但各商店仍置之不问也。复有数种商店，因应年景需要而特别忙碌者，一为茶食店，就中尤以稻香村等南茶食店为最，其他若米面店、肉店，生意亦甚佳。更有为年节而特设者，则纸灯店与爆竹店是也。

有钱之人皆忙于过年，若无衣无食之贫民，每日尚闭门啜泣。北京城内外，如此等人，实非少数。更有外来流民，携子抱女，蹀躞街道，伸手求食者。社会上苦乐之不均，念之可发浩叹。

京华之所谓太太团、姨太太团者，终日绮罗珠钻，无所事事。新年则更兴高采烈，赌也逛也，不堪闻问矣。

旧历十二月二十三日晚，北京各住户均祭灶。灶王为家家常供之神，尊敬之不遗余力，谓为一家之主。凡家内各事，灶王均有全权管理，并于暗中察看人之善恶，善事则置于善罐中，恶事

则置于恶罐中，每至年终，灶王即结束其一年内所调查之结果，升天奏之玉皇大帝。升天之日即十二月二十三日，故各家均为之送行。祭灶所用之供品，糖为大宗，有关东糖、南糖、糖瓜（即糖之圆者）等种类。考其所以用糖之原因，据谓此日灶王升天，将各人善恶报告上帝。若尽情报告，则所作之恶事过多，必受上天之惩罚，故以糖粘其口，使之缄默寡言。有用糖一块放于灶火中者，有用熔化之糖粘于灶王口中，并祝曰："好话多说，不好话少说。"此中国人掩耳盗铃之恶习，亦社会心理之表现也。糖之外，有用茶、草料、皮豆、白面、火烧等件。茶所以备灶王之润口，草料备灶王坐骑之食，豆备灶王饲鸡者，火烧备灶王饲犬者。此外则有普通礼佛所用之香元宝、蜡烛等件。祭时礼节，先由家长跪拜，只限于男子。女子不许祭灶，男子不许祭月，殆为全国之通例。所谓"男不拜月，女不祭灶"是也。拜后，将纸灶王请下，置诸架上，架用芝麻茎子及松枝所札成，一同焚化。焚后，全家食糖，尽欢而散。

旧历三十夜一时，各家均迎神。所迎之神，即灶王与喜神也。先向正面焚香，将灶王迎入，再于历书上查出新年喜神之方向，即于此方焚香迎神，然后上供。所供者为月饼、蜜饯、果品、年糕、饺子等。前四种于正月中每日供列，饺子则只供一二小时即撤去。

正月初二日各家祭财神。其所祭之财神，有由店铺购者，有自小孩手中买下者。此类童子大半为贫苦之家，欲乘此新年机会，捞摸若干钱文，于是做成财神，向各住户串售，于门口大呼曰："送财神爷来了！"愿意要者，付以一两枚铜元之代价，即满意而去。若不欲要者，亦不能回以"不要"，盖避不祥也，只答以"已有"。祭时所供品为鸡及活鲤鱼。又有在家中祭祀不算，必须赴彰

仪门外财神庙烧香，并借元宝，唯借一枚须还十枚。

据星相家言，各人每岁皆有一位星宿，如太阴、太阳、罗睺、太岁等名词，本年命运如何，纯视此星宿之优劣。故人于一年之始，须祭祀之，以祈其降福。在北京有请顺星之举，行于正月初八晚。顺星有在庙、在家二种。在庙者须往白云观中之后土殿，对其本年星宿礼拜焚香；在家者则祭于晚间。祭法用灯花纸作成纸捻子，名曰灯花，用油浸透，燃之。其数目须较本年岁数多一个，如二十岁者则用灯花二十一个。除夕夜各家率皆长夜不眠，屋中灯烛辉煌，全家不作事，唯饮食谈笑，嬉戏作乐。是夕诸幼稚持小红纸灯，往来跳跃街道间。俗传是夜天上神仙下界，故不可随意各处便溺。又以芝麻满铺地上，行人往来踩之，谓之踩岁。

初一日各不相往来，人家多吃素饺子，据云：元旦日吃素，其功用等于一年。又元旦日不准使水土出门，即不泼水，不扫地，盖以为水土出门，即财气出门也。又是日不准用刀剪，故往往于三十日即将刀剪藏好，恐元旦日忘却也。

初二日为祭财神之日，各家吃馄饨。因馄饨形似元宝，即谓之元宝汤。

自元旦日至初五日五天，谓之破五。于此五日内，妇女不许往人家，谓之忌门。去则以为不祥。又家家不煮新饭，但将年前做就食品热之。其所食不外饺子、馒首、鸡、鱼、猪、羊肉。又此五日内不食烤物，如饼之属。食余之饺子，须俟五日后，方用火烤熟食之。

初八日家家顺星，亦不许妇女出门。是日大半须赴白云观。

自十三日至十七日五天，谓之灯节。各商店均陈列灯彩，各

住户亦于灶王前燃灯烛。此数日内均食元宵，即米面裹成之珠状物，内实以糖。神前亦须供设。至十八日，则年节皆过，无可作乐，故各家均早睡。俗传十八日为耗子成家之日，其婚娶时常借人之鞋作轿子，故谚云“十七十八，耗子成家”。其用意盖以哄骗幼童早睡也。

四　礼俗杂志

民国光复，世界共和，宫廷内外，一切前清官爵命服及袍褂、补服、翎顶、朝珠，一概束之高阁。独见近来城市官绅士庶人家，每至婚娶，新郎概穿天青马褂缎袍等件，只头带礼帽，并不穿礼服。而新娘则家家惯用凤冠霞帔，及衫裙袍带，甚至补褂、朝珠等件，仍沿前清旧制。此婚礼之最奇者也。

民国共和，礼仪渐减，一切官场仪仗，如衔牌等件，亦皆废置，不尚繁文。近见缙绅士庶人家，每至丧葬出殡，炫耀街衢，至今惯用前清某太夫人衔牌，及旗伞大锣，“肃静回避”，“前清举人进士”、“某科翰林”及“钦加道衔、府衔”衔牌等样。此类气象一新，固已足骇人耳目。尤可诧者，人家出殡时，苦无官衔可用，则用“福全德备”及“乐善好施”等牌，亦当衔牌之用。甚至皂隶贱役，亦且假袭官衔。道途见之，每每令人嗤鼻。凡此辈者，半皆欺饰庸愚耳目，假作炫耀之资耳。

民国时代，凡于婚丧喜事仪制，前清拜跪礼节，今概改用鞠躬。不独总统庆贺，即如祀孔庙、关、岳之春秋祀典，亦屏除繁文，只用三鞠躬礼。乃士庶人家，于治丧礼节，灵前仍设拜垫。亲友往吊者，概用拜跪，不用鞠躬。岂祀神或有迷信，吊丧亦尚有迷信乎？

北京风俗，遇有丧事，接三做七出殡，无不延僧诵经放焰

口，以超度亡灵。从前花费无多，现在行市大涨，直同买卖。凡饮食、镇坛、交汤、红绿巾、灯烛、钱粮、饽饽、香斗、老米、解结、散花、点心、台面、挑儿，以及双分衬钱，一切增加数倍。夜间施放瑜珈焰口，金铙法鼓，直到天明始止。不知亡者得此，果否超升，而丧主之钱，已耗去不赀。感时者呼之为和尚戏。社会迷信之不易革除，亦非独都中为然也。

京师凡有死丧之家，抬棺安葬，先期由杠房召集抬棺人。抬杠头目，皆经众工选举，其人必年高望重，为侪辈所莫及，尤须熟于北京地理者，方能膺选。抬棺出门，首领执响尺敲之，在前引导。众工听其尺声，以为进止，步履秩然，无敢逾越。棺上有巨罩，行时不得少有倾侧。工有怠不受命者，以尺痛击之，虽死不论抵。时或大雨，泥泞没踝，亦前行不辍，无少馁却。首领更以身先之。然事前踏勘地段不详，误走泥淖，众工当事时，亦无异言，虽死无惮。事后则群聚责难，竟攒殴至死者，亦不抵偿云。然亦可以资自赎。工人有半途退却者，罚亦信苛。其团体之稳固，秩序之不紊，首领之大公无私，群工之踊跃从事，殊堪赞美。

近年做寿者日多。其所用之礼仪亦至不一。唯不设寿翁、寿母座位，每设寿堂，挂用寿幛，铺设寿筵，及糖茶糕茶等类。所最奇者，仕宦之家，每因父母既没，无从做寿，乃亦大张旗鼓，谓之曰做阴寿。设神像于堂上，对神像行礼。家内或设坛，延僧拜忏，以为超度。然而名为超度，实则为自身出风头，或网罗财帛耳。

北京城内，凡小儿生后三日，名为洗三。是日必招收生婆到家，酒食优待，然后由本家将神纸（俗呼娘娘码儿）并床公、床母之像，供于桌上，供品用毛边缸炉（北京点心名）五盘。由收生

婆烧香焚神纸，毕，将火煮之槐条水倾入盆内，旁置凉水一碗及两盘，一盘盛胰子、碱、胭脂、粉、茶叶、白糖、青布尖儿、白布数尺、秤杈、剪子、锁、镜等物，一盘盛鸡子、花生、栗子、枣、圆圆、栗、荔等物，均用红色染过。诸亲友齐集床前，将各样果子，投数枚于盆内，再加冷水两匙，铜元数十枚，名为添盆。添毕，由收生婆洗小儿。洗罢，将小儿脐带盘于肚上，敷以烧过之明矾末，用棉花捆好。所有食物，全由收生婆携去。洗三告终，即视小儿脐带几日落下，以卜小儿日后如何。如五天落，必忤逆等。一月后，名为满月，邀请亲友宴食。一百日后，名为百禄，请客与满月时同。至周岁，于小儿生日，将士农工商所用之器具置于桌上。小儿梳洗毕，衣新衣，抱至桌前，任其随意抓取。若所取者为笔，将来必为文人；若所取者为算盘，必为商人。诸如此类，名曰抓周。

五　百业消长

语云：五都之市，百物殷阗，商贾辐辏。伊古已然，于今益甚。北京为全国首都所在，居民二百万，达官贵客，麕集于斯。举凡宫室、衣服、饮食之所需，奢者固力求华美，以资炫耀，俭者亦勉为相当程度，以便生存。在昔荟萃全国之菁英于一隅，海通以还，且聚全球之珍玩于一地。近十年来，则更新旧递嬗，其迹弥著。不仅富贾工运输之计，巧匠亦喜制作之方。因此工商各业，多有勃兴而起。旧者一方，若保存之不足，且多日渐淘汰而不自觉。然其间亦未尝无乘运会之变迁，而显出一时变态，以旋兴旋灭者。兹述其盛衰消长观，以供海内人士之参考。就工业言，最盛者：

一曰车厂。当民国元年，人力车之行于市者，多为高大铁色

木轮，小轮者已不多见，胶皮轮则仅东交民巷内间有三四辆耳。岂知四、五年间，胶轮之车居然盈街皆是，而所谓铁轮者，则转瞬淘汰尽矣。盖此数年之内，制车之厂，到处设立，成品之多，令人骇异。迨七、八两年，则新旧各车，合赁用、私用以计，殆不下七百万辆。因此车价大跌，车夫日多。警察不得已，乃设法限制，以免供过于求。而近三年来，人力车厂未见增加，而汽车行又日见推广。唯其家自制造尚不过多耳。至于轿车、大车，既系旧式不适用，当然日形减少。所谓老斫轮手者，均不免失业之叹矣。

二曰铁工业。　铁工业中固有兼制人力车者，而要以制造各种铁器为大宗。如煤炉，从前京人所罕用也，今则以重卫生，避煤毒，大都改用出烟筒于户外之炉矣。又以建筑日多，需用铁件日伙，窗户栅栏、箱笼锁钥，在在与铁为缘。其有旧式铁铺，亦有延新工改新作者矣。

三曰布厂。　机制各种布匹，所在皆有工厂。

四曰袜厂。　用机器以制线袜，近来亦日见加多。此皆因社会需要之伙，所以有此现象也。

五曰革厂。　革所以制靴鞋，或用以制箱盒。改良旧式，变用新法，城内外不乏此等工厂。

六曰木藤竹器。　木器铺在昔虽有若干家，而近来则益纷纷继起。藤器竹器．则更为新近广销之品。从前虽有，固远不若此时之精而且多也。

七曰金店。　此系专指制作金银器者而言。盖不仅首饰一端，妇女用之者众，而金银杯盘，为礼品所必需，销途亦推广。以故前门一带，旧者固大事扩充，新设者亦所在皆是。平昔累累满架，宝光夺目，唯一遇有风鹤之警，则运搬者运搬，窖藏者窖

藏，架上空无所有，仅蔽一白幔。斯则大增市面萧条之象矣。

就商业言，近数年来所最盛者：

一为烟店。　此则专指售纸烟者而言。都中吸烟之风，自来称盛，往往十龄之童，即携管自随，时时吸食。近更普及于诸般社会矣。社会吸之者众，故商人供之者多。调查精密，虽属势所难能，然大约计之，在此五年之内，添设专售纸烟之店，至少当有三百家，其代售之铺，犹不在内。纸烟销售既多，于是中国旧烟店乃大形减色。益以公卖结果，税日重，价日增，遂驱全市之人多愿舍中国之烟，而用外国之烟。盖因其价虽微昂，而取携则颇便利也。所幸尚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一种国货与外货相竞争，稍足为吾国民解嘲耳。

二为西药店。　如所谓某某药房者，近年设立颇多，此亦具征社会需要之众。唯旧式药铺之著名者如同仁堂及西鹤年堂，其势仍不稍衰。不过西药已骎骎焉有并争中原之势矣。

三为银行。　此乃北京商界及金融界近年来特异之一种现象。一方面现出金融业之发展，新式企业者才能之可贵，一方面又觉发展异乎常情。其营业目的，专注于政府之借贷，贪高利而忌危险，前途殊未敢遽抱乐观。

四为钱业。　夫银行兴而旧式钱业宜乎稍衰歇矣。然在距今四、五年以前，各钱商利用中交票停兑之机会，大施其倒把作用。一时钱业小店，乃竟纷纷设立，称盛一时。唯疾风暴雨，不可崇朝，近则歇业者大半矣。此真一时之变态也。

五为旅馆。　从前旧式客店，大半保存旧规，不合时尚。故近来顾客无多，生意极其萧索。反之则新式旅馆乃勃然代兴，城内外新设者殆不下数十处。此固人情喜新厌旧，然亦因行李往来，为数数倍于昔也。

就工业而兼商业者言：

一为南纸店。　近年大形发达，从前只有琉璃厂一隅设有若干家，近则城内通衢，设立多处。就西城而论，自西单牌楼至西四牌楼间一小段，年来新设之铺已有八、九家。举一隅可推知其他矣。

二为印刷业。　印刷工厂，近年新添者最多。一因学校讲义待印者多，二因公署出版物日伙，三因报纸日事扩充。至于旧式刻字业，虽有保存之店铺，然大都黯然寡色，恐再阅数年，淘汰尽矣。

三为西服庄。　此则以做大氅及冬帽为大宗，而真正做西服者尚少。年来北京人士需用大氅之数，比之以往，可加及数倍。需用既多，故供给者众。

四为饭庄。　此则旧者衰，新者起，新旧代兴，因之日推而日广。

五为茶食店。　近来南茶食店如稻香村等生意日形发达。所制食品，寓京南人固爱食者众，即北京亦多采用。因之本京旧式饽饽铺，乃有日即萧条之叹矣。此不过就其大概数种言之耳。

六　负贩琐录

中国繁盛之区，莫过于上海；食味之美，莫过于江南。奢华侈食，两者并兼，莫盛于北京。其应时对景琐碎之食品，及零星贩卖，未有多于北京者矣。故养成一种馋懒争妍斗胜之奢侈，推本求源，亦系由旗习所染。然而开门七事，到处皆然，在所不免，然未有繁于北京者。兹将都门之常日常年穿街逾巷之小本经营，按照时次，为之写照。其笔墨难于形容，以及设摊陈诸市上者，皆不列入，以便分析穿街售货与不穿街售货者之区别。更有

编不胜编之负贩者，如卖青菜，卖鲜鱼、鲜花、鲜果者，一年四季，无一日无一时无之。一经编入，盈千累万，徒费楮墨矣。

卖炭（有零炭山炭二种，有摇堂鼓卖炭者，以内城为多）。杏仁茶。豆腐。豆芽菜。豆咀（俗念嘴）。豆拌（俗念沿）。豆腐浆。青酱高醋。香油煤油。麻花烧饼。馒头。粳米粥。杂烩菜（系下等人所食）。各样青菜。南豆腐（用石膏点成者）。推车子卖羊肉。卖干牛头肉（计分两种，有推小车子卖者，有捎筐子者）。卖水（有甜水苦水之分。前数年有卖河水者，穿街吆喊，近来已无）。卖小米面饼子（系小米及黄豆磨成，用柴锅半蒸半烤）。江米酒。老豆腐。吹糖人。换取灯儿（系收破铺陈、碎铜、烂铁等物，换给枚杆。迩来火柴盛行，已改换火柴矣）。打鼓（收买珠玉器、金银翠饰及细软衣服、家具等物。凡日要之物，无不要者）。卖黄土（黄土用以搀合煤末中，团成煤球儿。为中下人家所必需）。卖笤帚。沙锅（北京西山人多为之）。要耗子（冬季春季最多）。卖干劈柴（冬季最多，即用以引火之干柴）。木头底儿（有摇铃者，有吆喊者）。假头发、翠花（代售各样小件玉器）。洋针洋线。耗子药。修理桌椅板凳。箍桶匠（修理水桶马桶等什物）。补（俗念箍）漏锅。卖切糕。（有笨切糕、水切糕、盆糕三种。有推车子者，有摆摊子者，有背架子者）。卖豆汁（有生豆汁、熟豆汁两种。有摆摊子者，有挑担子者。此项生意，北城为多，南城亦间有之）。糖烧饼。铁蚕豆（穿街吆喊曰："铁蚕豆，大把抓。"京中有谣曰：铁蚕豆，大把抓，娶了媳妇不要妈。要妈就要打，要打就分家）。唱本戏本（有设摊子者，有背柜子穿街卖者）。纸灯笼（杂货铺卖，有在十字路口卖者。吆喊曰："灯笼蜡，六个大。"北京谓每制钱二枚为一个大，六个大即十二枚制钱矣。此项灯笼只北京、上海有之，他处皆无）。黎膏（盛行于夏季，为儿童消闲品）。各样鲜果子。卖馄饨（挑担穿街，日暮时多）。唱莲花落。打大板（为上等乞丐。有黄门、红门种种名词。逢年按节，在各大铺之门前叫唱，唱完必须给以数百文。否则啸

聚徒党，围绕门前，喧嚣叫唱，至十天半月不休。此时虽给之十吊八吊亦不去矣。近时警察厉行，此种刁风已无形消灭矣)。卖玉面馒头。零碎材料（即零绸零缎)。山渣糕。唱话匣子（即留音机，穿街吆喊，取价至廉)。卖糖葫芦（有冰糖、小糖两种)。豆腐丝。剃头（挑担穿街，手持双铁片，振之作响)。缝破鞋（即皮匠)。卖面茶。卖炸虾炸鱼。茶汤。烂驴肉。豆腐脑。卖汤面饺儿（系推小车者，沿街吆喊)。钱板子。枣木槌棒。喝潮银子（亦系打鼓之类，惟形状不同，并不担挑，只夹一篮布包，穿街吆喊)。打糖锣（系卖童稚玩物者)。卖鲜花（种类不一，有卖细花，为妇女插戴之品。有卖栽花者，春天可养。有卖堂花者，为厅堂之陈设品)。卖带子。摇铃卖线（分两种，有推车子者，有不推车子者)。大鼓（卖各样绦子及堆花挽袖之属)。拨铃鼓（卖妇人所戴马尾鬏及刷牙骨头枝等物)。算命（有数种，有吹横笛子者，有打喀达锣者，有打堂鼓者)。卖仔绳。变戏法(穿街打锣)。锯碗。摇笨鼓（系卖槟榔及各种玩物)。串米（穿街叫喊，北城居多，因有俸米也)。磨剪子磨刀（分数种，有吹喇叭者，有打铁链者)。锯缸黏缸（穿街吆喊)。染绸缎（穿街吆喊)。拈灵签（有自己抽者，有用黄雀及公鸡抽者)。收什雨伞洋伞。取字纸（挨家逐户拍门，有官私之分)。卖盆（有磁盆、瓦盆、缸盆之分)。铁丝笊篱。煤油灯玻璃灯罩（有卖纸棚者)。卖灯草（系旧式油灯之灯芯，时下买者甚多)。换槟榔膏（与换取灯儿略同，惟此行专注重头发)。换磁器（系用破烂衣服及靴帽等物换给磁器，约物值十换给之六七耳。又须细软衣服，要布衣者甚少，早年盛行)。收买酒坛子（代收缸瓦，推车挑担不一。唯此行专重绍兴黄酒坛子，回空其碎缸瓦，再转卖给砖瓦铺，锤碎修皂堂所用)。煤油桶（回空桶，及转做洋铁壶)。乱头发（系编辫连子用，及卖给女妇作假发)。洋酒瓶子（须完全者，并代买碎玻璃)。卖冰糖子、果子干、糖芜豆（此行春夏盛行)。落花生、瓜子（冬季盛行)。洋糖（有带四弦胡琴拉时调小曲者，津人多为之。庚子前无此项生意)。饭勺。

水勺。鞋刷子。笸箩。簸箕（代卖笤帚）。卖芜造肉（北城多有之）。羊肚。贯肠。干烧酒。熏鱼、炸面筋（即卖猪头肉）。干碗酪（代酪干。此行生意多回教人）。煮小肠。说大鼓书。唱鱼鼓简版。收买破鞋。卖硬面饽饽（须至夜间方卖）。捏江米面人儿。量谷糠（秋后盛行，春夏间偶有之）。卖甑儿糕（又名喇叭糕）。卖锅包鱼。艾锅、驴打滚。棋饼馒首（业此者多回教人）。送新闻纸（庚子前无）。卖烟探子（即旱烟探子，风门所用之懒龙，又名拉弓）。当票。猪血。江湖药。（种类过多，难道其详）。南荸荠（暮冬初春时多）。耗子押子（俗云耗枷子）。白薯（济南呼为地瓜，泰安名之露土，兖州呼曰红薯）。修秤。卖图儿（有十大不赦的案子，方有卖者。近年甚少）。纸花样（闺中品）。卖小炸食（穿街吆喊曰："小炸食，我的高。一个大，买一包。哄孩子，他不闹，他不淘。"）炸糕。换肥头仔（系妇人背筐，穿街吆喊，用破铺陈换。肥头仔用法：将肥头捩碎，浸水抵头，当泡花水用）。卖麻豆腐。黄面窝窝、豆包。枕头。鞋刷、棕货。鞭杆、缰绳。糊铁丝灯笼。卖毛掸子。油鸡（或喊曰："九斤黄大油鸡！"）。敲猪。收买烟灰（时下改买当票）。卖彩票（虽禁止销售，然终难断绝）。卖坤鞋面儿。糖哑面（儿童食品。有词曰："姑娘吃了我的糖哑面，又会扎花，又会纺线。小秃儿吃了我的糖哑面，明天长短发，后天梳小辫。"种种名词，信口而编，俱能叶韵）。太阳糕（此项生意每年只二月初一日卖一早晨，他时无之。因是日为太阳生日，一般迷信之家，购之与老年人祝寿）。喜鸡蛋（即未孵出之鸡蛋）。绿豆。小油鸡（有代卖小鸭子者）。豆墩（为豌豆汁所做。大栅栏有两处摊子，他处甚少）。小猪。凉炒面。豆渣糕。提卖茶。卖金鱼大甜螺丝。大麦米粥。腌白糖蒜。小菜毛（即三楞草根，形与小荸荠同）。火绳（有蒿子、艾叶两种）。换竹帘子。粘扇子。卖芭蕉扇（代卖油纸扇）。酸梅汤。冰核儿。桑椹。樱桃。蒲子。艾。五毒符。凉粉。卖饸饹（读合落，荞麦面所做）。捻捻馔儿（新麦子所做）。

扒糕（荞麦面所做）。臭豆腐。瞎子唱小曲。卖鲜菱角（代卖鸡头米）。凉席。五香干豌豆（穿街喊曰："干豌豆，给的多。一个大，半砂锅。"）。莲蓬。白花藕。三白大西瓜。羊角蜜甜瓜。蝈蝈儿（即叫哥哥）。蛐蛐儿（即蟋蟀）。卖莲花灯（七月十五日方有，他时无之）。纸花篮。鹌鹑。螃蟹。鲜鱼。腌鱼（有两种，曰黄花鱼、海鲫鱼）。金钟儿（蟋蟀类，形状略同，身量较小，颜色亦异。惟东西陵特产，他处无之。养法用大磁缸，喂以蓬蒿，声音洪亮宽大。每至秋凉则鸣，寿长五月余）。焦羊肉（有推小车者，有设摊子者，回教人多为之）。栗子糕。山里红（都门俗谚："不怕三红，只怕一黑。"三红者，沙果、（与苹果相仿，小数倍，山东名曰甜子。）秋海棠果及山里红是也。一黑即黑枣。枣熟于霜降后，此时天气渐冷，人须着棉衣，故云）。黄豆芽。卖黑枣（乡人于冬季，无事于田野，多贩黑枣，入城喊卖）。饹炸黄粉饺儿（绿豆所做）。羊头肉（暮秋后方盛行）。卤煮炸豆腐、茶鸡子。煎饼（鲁省均为饭食，有麦子者，有高粱者，有小米面者。北京只有小米面一种，均当点心，未有当饭者。因不耐饥。俗云：南京到北京，上当吃煎饼）。椒盐苏烧饼。锅灰末炉子（质料产北京西山及北山）。饹炸馅（与卖酪炸者大异，此为熟品）。酸菜牙豆（即蚕豆）。代卖菜皮儿（即未晒之粉条是也）。石板缸盖（西山人多为之）。毡垫鞋垫（代卖火绒、火石及钉鞋钉）。玉米花、凉炒豆儿（儿童食品）。卖草帘子。贩囤狗窝。收什铜活（小炉之一种）。收拾家伙。卖酸黄菜辣菜（与酸菜大异）。水萝卜。橘子。青果（冬季夜中穿街卖，白昼少见）。支锅碗松花。卤虾小菜。小活虾米。蜜供枣儿（点心之一种。推车子穿街吆喊。前数年无串街者，总因近来生意萧条之故）。走马灯（玩具，设摊）。菱角米（唯十二月初有卖者，过腊八则无矣）。门神挂钱（代卖红纸石榴花者。按挂钱有红、白两种，白者为满人贴祖先龛前之用，北京人用红者贴于神龛前及各门上）。卖绢花。老元宝（代卖银锭）。南千张（为纸马之一种，非食品之千张）。芝麻尖、松

柏枝。糖瓜、糖饼（祀灶所需）。马草、马料（亦祀灶所需）。鞭炮起花。画纸。红头绳儿。供花（与卖门神挂钱者及卖绢花者不同）。玉泉山冻豆腐。江米年糕。送财神爷（于除夕夜中，为打抽丰之一种）。卖大骡车（玩具之一种。除夕后半夜方有卖者）。口琴（代卖纸牌）。琉璃喇叭。春牛图（二十四个小皇历。代卖消寒图）。念喜歌（正月初二日至破五为度）。跑旱船（穿街）。耍鳌山灯（近十数年来已罕见）。耍果立子（从俗音，即耍傀儡者）。耍猴儿。卖元宵。耍狗熊。橛毡子。卖哈吧狗（此项生意，多在前门外大栅栏中，近已罕见）。

七　里巷食谱

北京沿街串卖之食品，种类至为繁杂。每至胡同，儿童争往购之。群聚而食，若至鲜美。实则其内容至龌龊，在外省人视之，几欲掩鼻而过。特久居北京之儿童，以风俗习惯故，自不觉耳。兹举其中最有碍卫生者数种，表而出之。

凉粉。以青豆粉为之，和以蒜泥、胡萝卜丝，佐以酱油、醋及芥末。自正月半即沿街呼卖。粉皆渍于冷水中，灰土大积，为各种细菌之制造场，食之无不病腹泻者。下等社会小儿，各据而大嚼。春日所发之瘟疫，未尝非此等食品为之媒介。

扒糕。系荞麦粉所制，食法同上，而污浊更过于凉粉。价亦较廉，食者亦较多。

羊肚。燉羊脏，佐以秦椒，汤浊如泥潦。

燉豕肉及丸子。此类多摆摊者，食者大半为洋车夫。

炰羊肚。夏日多售之，此类亦多摆摊，不沿街呼卖。蝇矢满焉，入汤少渍即食，尚未大熟。此类传染病毒最烈。

和饹。荞麦粉条，食法同凉粉，污浊同扒糕。

炸虾米炸鱼。此类卖者尚少。

酸梅汤。多以冰水为之。夏日食之，为霍乱之媒介。

玻璃粉。如凉粉然，以糖水渍而食之，即古所谓寒具也。尘土满集其上，见之亦作三日呕。

桃脯。以桃杏之水，和以豆粉，食法同上。

马肉脯。多在热闹市场中摆摊，皆病死之马肉。

驴肉。此类多沿街呼卖，同马肉脯。

熟牛肉。此类亦沿街呼卖，多以死驼之肉充之。外观极污秽，卖者多回教徒。

熟猪肠。肠中贯以豕肝，如北京饭馆之假鹿尾，熟后以油炸之。买者至多，此类多列肆。

沿街呼卖之冰淇淋。作黑色，买者至多。

炒肝。此类亦沿街呼卖者，为豕肠。

胡子糕团。北京好以山查作炒红果，山查之皮与核，另以黑糖渍之，团之成球。铜元一枚，可得其五。卖者存储多日，蝇矢满集。童子利其廉，辄喜买而食之。

糖球。以虫蚀干杏碎之，和以黑糖之滓，团之成球。此类多为打糖锣者所卖。

以上所举不过百一，其他有害卫生之食品尚多，难以枚举。然而北京儿童之食品固至伙，盖北地土质松软，所产瓜果极鲜美，种类亦极繁伙。兹略举其种类，及其习俗相传之异名，列之于后。

枣：酸枣、老虎眼（即大酸枣）、璎珞枣（长圆枣）、嘎嘎枣（两头尖）、黑枣、小枣（干枣）、挂络枣（以枣焙干去核，而以线穿之，故名）、焦枣。

柿：西红柿、高桩柿、大柿子、柿饼（即大柿之饼）、糞饼（即高桩柿之饼）、柿霜。

桃：大蜜桃、五家香、董四木、大叶白、扁缸桃、缸儿桃(又名毛桃儿)、五叶鲜。

李：玉黄李、红李。

苹果：虎刺车(一名虎刺宾)、宾子(一名闻香果)、沙果、秋果(此类近似海棠)。

杏：青水杏、白杏、红杏、关老爷脸、黄杏、八达杏、火杏。

梨：白梨、波梨、鸭儿梨、秋梨、沙果梨、红绡梨、酸梨、糖梨、杜梨、鸭广梨、欧梨。

橘：福橘、蜜橘、红橘、金橘。

西瓜甜瓜：三白、绿皮、黑皮、枕头瓜、沙瓤、肉瓤(以上西瓜)。羊犄角蜜、老头乐、倭瓜瓤、鲜瓜(一名香瓜)、三白旱甜瓜、虾蟆酥、竹叶青、抱猴儿(以上甜瓜)。

葡萄：五子粒、长葡萄(一名牛奶葡萄)、红葡萄、黑葡萄、白葡萄、婆罗葡萄、藏葡萄。

八　燕京百怪

北京社会，光怪陆离，丑态百出。久居京华者，习与之处，渐化而为常。初至其地者，则几无事不奇，无人不怪矣。近人有作《燕京百怪》者，禹鼎燃犀，颇能描摹尽致。惜内有数则，已成明日黄花者。兹为易以近事，录之于后。

訇訇澎湃，飞沙走石。毁庐拔木，惨天晦日。列子不敢御，宗悫莫由乘。怪一。(大风)

黑漆漆，乌沉沉。风起则人成印度，雨降则地变黑海。怪二。(黑土)

晴天三尺土，下雨一街泥。灰尘卷地起，奇臭阴沟来。行路

之难，难于上青天。怪三。（土街）

乔乔皇皇，黍离为伤。共和国家，乃有满皇。怪四。（清室）

朝秦暮楚，随波逐流。审时趋势，惟禄是谋。笑骂由人，忘却廉耻。怪五。（政客）

出必汽车，吃必大菜。夜则八埠，昼则戏园。挥霍自豪，不顾人言。怪六。（阔官僚）

备位充数，永不做事。随班画卯，按时吃饭。尸位素餐，是诚混蛋。怪七。（无聊之官僚）

薪俸不发，衣食无着。儿号妻啼，只好测字。怪八。（穷部员）

盈千累万，断绝交通。手执纸旗，怒气上冲。怪九。（学生游行）

人云亦云，道听途说。主笔势力惟一剪，宗旨抱定是金钱。怪十。（报馆）

高车驷马，翎顶辉煌。舍却东华，取道北上。怪十一。（北上门之早朝）

怪哉此手，有如机械。遇汽车则伸，遇洋车则打。怪十二。（警察之手）

学校虽然号专门，屡次招考没有人。不管上班不上班，入门先要拿洋银。怪十三。（骗人之学校）

下圆而上方，黑质而白章。怪十四。（学生帽：圆帽方顶，上白下黑。）

昼入教室，夜则狎妓。酒楼戏馆，大喝大吃。四年毕业，一无所知。怪十五。（流荡学生）

赤胸露臂，短袖青衣。云鬓高垂，皮鞋耸底。怪十六。（女学生之装束）

一闻登场，观者如市。牺牲色相，心醉神迷。怪十七。（名

伶）

旧戏新景，今古一室。纱帽圆领，鞠躬作揖。怪十八。（半新半旧之戏园）

日日听戏，不管正事。所捧者出，怪声四起。笔描口绘，登诸报纸。怪十九。（戏迷）

捧甲者曰：甲圣乙陋。捧乙者曰：乙圣甲低。始以辨论，继以丑诋。意识毫无，只费笔纸。怪二十。（评剧家）

黄衣大袖，肥面油头。怪二十一。（喇嘛）

真是好贵盘，一盘一块钱。喝上两杯茶，久坐狗也嫌。怪二十二。（茶围）

裙光钗影遍西东，无赖少年处其中。品头陟足还不算，要学濮上与桑中。怪二十三。（中央公园）

身高丈二，腰粗数围。呼声如雷，头大如斗。其大人国之遗民欤？抑防风氏之苗裔欤？怪二十四。（万牲园司门之大人）

游手好闲，柔懦无力。穷到尽头，相对自缢。怪二十五。（旗民）

红衣黄帽，长翎高靴。一步一摆，相见必揖。怪二十六。（轿子）

白者为粉，红者为胭脂。黑而黄老而麻者为面，黑黄老麻而加以红白之胭脂粉者，为旗妇之面。怪二十七。（旗婆子）

头横二尺之小黑板，足踏三寸之厚尖底，言则莺声，笑则燕语。怪二十八。（旗幼妇）

满街乱跑，购油买米。闻人誉之，则夸耀邻里。怪二十九。（旗女即大姑娘）

其粗如指，其长盈尺。见之生畏，食之破腹。怪三十。（摇头面）

面团团大小不一，厚敦敦分两参差。怪三十一。(烙饼)

大肠一根粗如蟒，盘据锅中煮以汤。嗜者争说其味美，混名即叫锅肮脏。怪三十二。(肮脏锅)

油锅煎得响，远避不敢尝。肠中实红粉，也说吃之香。怪三十三。(煎肠)

小如羊枣大如箕，满街争卖沙窝梨。怪三十四。(沙窝梨)

老头年约五六十，面上仍然涂粉脂。腰悬极破壶一把，要好一语一解颐。怪三十五。(说穷词)

无事且到天桥来，阴沟旁边去买鞋。每人摆着数百双，一只一只数千排。怪三十六。(卖破鞋者)

远闻叫声卖，宛转颇可听。衣服两大堆，件件来回经。怪三十七。(卖估衣者)

手打小鼓肩有担，专走胡同买破烂。怪三十八。(买破者)

肩担磨刀口喇叭，一步一哼哈。怪三十九。(磨刀者)

本铺真正是王麻，京都惟有我一家。王麻共有数十个，谁是真来谁是假？怪四十。(卖刀者)

正月元旦逛厂甸，红男绿女挤一块。山查穿在树条上，丈八葫芦买一串。怪四十一。(大糖葫芦)

有环有团，亦辣亦甜。沿街叫卖，一枚一元。怪四十 二。(硬面饽饽)

烤白薯，可果腹。十文钱，四两五。怪四十三。(烤白薯)

手持铲与斗，列队街上走。海上逐臭夫，修浚与防杜。怪四十四。(工程队)

桶一具，刷一把。掐清水，满街洒。怪四十五。(洒道夫)

远望秽水池，恶味来的亟。当作三日呕，行人皆掩鼻。怪四十六。(秽水池)

木桶背一只，铁勺导遗矢。磞然一声响，桶满心中喜。怪四十七。(粪夫)

尚未出太阳，马子刷的忙。十年应不涤，许多人中黄。怪四十八。(马子)

圆如球，黑如漆。一百斤，四吊七(四十七枚)。怪四十九。(煤球)

远看似鬼，近观非人。全身乌黑，唯有牙白。怪五十。(煤夫)

冷水盛碎冰，大口喝得凶。若要身体弱，遗满厕中坑。怪五十一。(酸梅汤)

红水一碗，酸汤一罐。大冰一块，花生一堆。怪五十二。(山果摊)

叮当叮当讲演会，摇得铃甚响。只见摇铃人，不见人听讲。怪五十三。(讲演会)

今日城南园，明日新世界。出必汽车，吃必大菜。怪五十四。(姨太太)

昔日大名鼎鼎，今日怨詈声声。怪五十五。(新人物)

触玲一声响，似铃也非铃。肩挑红板凳，还带洗面盆。怪五十六。(挑担剃头匠)

血红嘎嘎枣，中粗两头小。怪五十七。(嘎嘎枣)

远看似乞丐，近则为邮差。褴褛绿衣服，腰悬信一带。怪五十八。(邮差)

各铺门面前，大柱直耸天。若问有何用，毫无取义焉。怪五十九。(商铺门前大柱)

走到正阳桥，无水亦无桥。怪六十。(前门正阳桥)

零星物件油盐店，青菜杂货都摆遍。一文二文三四文，此种

贵来彼种贱。怪六十一。(油盐店)

舶来之品充国货，五月七日早忘过。商人只图目前利，那管后来亡国祸。怪六十二。(洋货铺)

眼药久数定州马，应龙元龙非一家。谁敢用眼去尝试，好辨谁真与谁假。怪六十三。(眼药铺)

只发钞票不发钱，小民叫苦亦枉然。是谁定下杀人策，追思能不恨梁袁！怪六十四。(中交票)

明是十枚票，只作九枚钱。怪六十五。(铜子票)

长袍马尾纂，天足不蹒跚。野花插一只，粉脂擦一脸。怪六十六。(妇人)

争说茶叶好，只论分量不论包。怪六十七。(茶叶)

车夫苦力室中满，狂饮半日一铜元。怪六十八。(小茶铺)

大壶一把，中实以茶。一枚数碗，卖与人喝。怪六十九。(卖茶者)

门前攘攘总不疏，东亚由来号病夫。惟愿买得韩康药，好使吾民迅昭苏。怪七十。(同仁堂)

小菜久推六必居，扁额仍是严嵩笔。怪七十一。(六必居酱园)

东安市场，小乐目赏。茶楼酒馆，金碧辉煌。无事消遣，可至球房。怪七十二。(东安市场)

劝业场，叫得响。野妓女，署场长。怪七十三。(劝业场)

下车请至西河沿，客栈又旅馆。房饭不一定，最坏是小店。怪七十四。(西河沿旅馆)

买书要到琉璃厂，真赝新旧细端详。鳞次栉比百十家，也有中文也有洋。怪七十五。(书铺)

风流事业称八埠，金钱抛却不论数。一朝山穷与水尽，净赚一身洋梅毒。怪七十六。(八埠)

不男不女宫内监，昔日亦曾握大权。而今只恨帝制去，犹自盘据后宫园。怪七十七。(宦官)

手握一条蛇，盛将膏药夸。百药无此妙，膏到百病拔。怪七十八。(卖药者)

门外立缢鬼，门内大鼓吹。怪七十九。(小戏馆前之陈设)

冬日要穿毡棉鞋，蹒跚寸步挨。一双有五斤，非常暖和哉。怪八十。(毡鞋)

大街名一尺，胡同叫螃蟹。大街一步过，胡同横过来。怪八十一。(一尺大街与螃蟹胡同)

首善之区人品杂，高尚亦卑下。交游要小心，恐被杠子打。怪八十二。(社会)

会馆充斥遍寰宇，半为游民之栖止。怪八十三。(会馆)

一城分两县，各归各自管，都不相侵犯。怪八十四。(大兴、宛平)

各省饭馆齐全，不愁莼鲈无餐。故乡风味尝一尝，是否如到家园？怪八十五。(各省馆子)

铺名许多是泰山，此事别处真希罕。怪八十六。(小铺)

买卖破烂赴小市，大半上当事，还是要少去。怪八十七。(小市)

满清改朝，尚戴红缨帽。为人作奴隶，可怜又可笑。怪八十八。(交民巷之夫役)

抱关又击柝，原来是老婆。怪八十九。(更妇)

俱乐部，无有数。怪九十。(俱乐部)

制服制自羽毛纱，有如出了家。飘行大风中，不啻佛释迦。怪九十一。(大学制服)

莫贪估衣贱，不久即破烂。怪九十二。(估衣)

球一枚，捶十根。自隧道而捶，滚倒一根糖一根。怪九十三。（卖糖者）

烹煮都不烂，其味有梅酸。怪九十四。（酸菜）

想是北京多弱症，为何极多卖参茸。怪九十五。（参茸店）

忽闻大鼓声，挽联满街行。不闻丧家哭，只闻鼓手哼。怪九十六。（出殡）

娶妻真是难，大定小定繁。一朝撮合了，即是天定缘。怪九十七。（娶妻）

朔风阵阵寒，生吞硫磺团。只图一时暖，那顾性命残。怪九十八。（乞丐）

圆厢带脚铃，又快又平稳。铜元加一枚，奔走疾如飞。怪九十九。（人力车夫）

黄轮黑轿，巍然高耸。嗷然一声，谨防头肿。怪一百。（骡车）

九 游览会期

（一） 三忠寺。在东便门外，正月初二日开庙一日。

（二） 精忠庙。在北新桥，正月初二日开庙一日。又正月十三至十七日，开庙五昼夜，名曰灯节。

（三） 大钟寺。在德胜门外，正月初一至十五日开庙。

（四） 火神庙。在琉璃厂东，正月初一至十五日为庙会，陈列字画古玩，任人游览。

（五） 厂甸。在琉璃厂官窑内，正月初一至十五日为庙会。

（六） 白云观。在西便门外，正月初一至十九日开庙。

（七） 护国寺。在西四牌楼大街，自正月起，逢七、八日开庙。庙中陈列各种货物，供人挑选，并有江湖卖艺及杂耍等游

艺，实一旧式之市场耳。

（八）　隆福寺。在崇文门北，自正月起，逢九、十日开庙，性质与护国寺同。是两处为北京之两大市会。

（九）　西黄寺。在安定门外，正月十三至十五日开庙。

（十）　黑寺。在德胜门外，正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数日，有喇嘛跳舞布札，俗呼为演鬼。

（十一）　香厂。在前门大街西南，正月初一至三十日为会期，商贾戏剧，从聚于此。

（十二）　太阳宫。在崇文门外，二月初一至初五日开庙。

（十三）　蟠桃宫。在东便门南河坡，三月初一至初三日为会期。

（十四）　潭柘寺。在马鞍山，三月内开庙。

（十五）　东岳庙。在朝阳门外大街，三月初一至十五日开庙。

（十六）　高梁闸。在西直门外迤北，清明日都人士踏青于此。

（十七）　城隍庙。在宣武门内，自清明日起，开庙三日，又十月初一日开庙一日。

（十八）　万寿寺。在西直门外广源闸，四月初一至十五日开庙。

（十九）　碧云寺。在京西，四月初一至十五日开庙。

（二十）　妙峰山。在京西，四月初一至十五日开山，又七月开山半月。

（二十一）　丫髻山。在京东北，四月内开山半月。

（二十二）　关帝庙。在永定门外十里河，五月十一起开庙三日，跑马赛车，梨园献技，岁以为常。

（二十三） 雍和宫。在安定门大街，五月十三日有喇嘛诵经。

（二十四） 善果寺。在广安门内，六月初五、初六两日，为晾经之期。

（二十五） 灶君庙。在崇文门外，八月开庙三日。

（二十六） 白云观。在西便门外，九月初一至初九数日，设坛诵经。

（二十七） 五显财神庙。在广安门外，九月十五起，开庙三日。

（二十八） 天坛。在正阳门外，阳历十月十日国庆纪念，开放三日。

（二十九） 先农坛。在正阳门外，国庆日开放三日。

（三十） 白塔寺。在阜城门内，十月二十五日番僧诵经。

十 燕市杂咏

竹枝词之作，多记载地方之风俗。往往绘色绘声，描摹尽致，使读者于该处风俗，了如指掌。且出以谐韵之文，不废风人之旨，亦采风者所必不可遗漏之事。燕京风俗，已尽载于前数章，特恐犹有挂一漏万之讥，兹录近人所作竹枝词数首，以补其阙，想亦阅者之所乐睹也。

巍峨宫殿壮皇都，京泰名磁贵小壶。宋鼎元磁矜异品，周彝汉爵出仙炉。

乌金元宝靠头拖，贪看两人眼角梭。更有旗娘横草把，胭脂两颊媚容多。

皮鼓丁东算命忙，沿街瞎子说荒唐。乌都号铳聒人耳，磨剪锋钝亮似钢。

街头喜事闹喧天，先有姑娘坐轿前。喜字大门明表记，团圆今夕欲登仙。

胡同八大噪芳名，潭里胭脂谱凤笙。家素风流朱李蔡，可怜广福老先生。

食青食到打春天，七日刚逢景物鲜。破五旋交燕九会，米团小饼鬻南廛。（注曰：正月五日为破五节，七日为打春。妇女多买萝卜食之，谓之食青。十九为食神仙日。燕九会，二月，一市人以米面团成小饼层，上贯小鸡。）

寺名善果晒经忙，祭马烹猪各履堂。蒿子灯中萤火聚，玫瑰糖拌饼浮香。（注曰：六月六善果寺晒经。五日番僧烹猪供神。六月二十三日祭马。七月七小儿聚萤贮灯为蒿子灯。四月以玫瑰花拌糖为饼。）

供月无男拜月前，白云观里饼尝鲜。黑黄古寺瞻神像，宫建雍和谛秘传。（注曰：八月中秋，男不拜月。九月白云观设九里会，黄黑寺喇嘛诵经。五月十三，雍和宫诵经念咒，祓除不祥。）

寒衣一送起葭灰，白塔番僧近问梅。冬至馄饨夏至面，粥烹腊八酌新醅。（注曰：十月都人为送寒衣节，白塔寺番僧诵经放纸鸢。十一月冬至，食馄饨，与夏至食面同。十二月八日食腊八粥。）

正阳门外唤停车，妇孺争持敝帚挝。跣足蓬头尘积寸，求将铜子笑言哗。（注曰：南来车初抵前门时，无数蓬头婢子、龙钟老妪，争持布帚，拂拭人衣。盖车客尘污满身，彼辈故投机也。投以铜币一二枚乃去。）

满目尘沙太混茫，他乡毕竟异吾乡。东西南北多歧路，路上逢人说借光。（注曰：北京人倩人指引道路时，辄曰借光，犹南人请问之意。）

异宝奇珍贴地铺，电光争耀月轮孤。长风刮地声如吼，为报今宵夜市无。（注曰：北京摊头市易，皆有定期，于日入后行之，名曰夜

市。届期作大风雨，则明日补行。）

地安门外晚烟黄，瘦马残车故故忙。尽有胭脂供点染，可怜犹见内家装。（注曰：后门一带，多旗人居住。每见老妪，既鸡皮鹤发矣，而脂粉痕深厚特甚，令人笑且慨之。）

古迹嵯峨不计年，王侯第宅尽巍然。衣冠上国真堪羡，三尺儿童会打千。

吹残二十四番风，景色前门看不穷。偶向夕阳红处立，车如流水马如龙。（注曰：前门外最繁盛，游人麕集，大有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势。）

为闻同乐有公园，古柏阴森静不喧。倾国花名天趣足，娱人众妙独开门。

一池清水绿溶溶，锁住相思路不通。未应风光多锢蔽，英雌何必不英雄。（注曰：润身女浴所，在李铁拐斜街。北京有女浴所，实为创见。）

直　隶

津沽春游录

津门为京、保之门户，据有大沽天然之港，势为南北交通、中外贸易之要枢。近则更有铁路经营，贸易往来，益形称便。只以地势偏北，气候严寒，而所谓社会习俗者，亦略异其趣焉。其民情朴厚，为南人所弗及。至若商业，则以他省出产品为多。盖偏北诸省，以气候故，绝少农产。若工则又在幼稚时期，故社会风俗，均甚俭啬。每届旧历新年，商民均仍其旧习，休其业，停其工，而从事于会计长年之盈亏，谋家室之欢聚。至于元旦，宾朋庆贺，聚众饮博。耳目所及，大都是焉。虽租界内之商户，亦多掩扉三日，以一畅其欢乐。兹略记其情景，以饷阅者。

除夕之日，街市商户，多悬灯结彩。交易过至夜午，游者及采办年货者，拥拥挤挤。举凡估衣街、大胡同、北马路、娘娘宫大街等市，随处皆是，车马往来，几弗能过。而乞丐是日之集于道旁求索者尤伙。至娘娘宫大街，则又以焚香偿愿者为伙，香烟通衢触鼻。生意极盛者，首为香烛店，而次则年画铺、风筝纸鸢店、玩物摊，其他如茶食店、广货铺、杂货铺、茶叶店、首饰店、典质店，亦均兴盛。煤气大灯竟每店悬其一，以故照耀街道，无隙不明。至于戏园，向为京津之所尚，随处多有，均于周日前已

辍演封台矣。是即除夕日之所以游者为数倍于往日之故欤?至于学界，多如南省，以寒假为名而行给假者。假期通定为一周间，其中亦有不然者。如北洋大学、南开大学等，均于除夕元旦给春节假二日，无甚特别之希望焉。时至中夜，多闻爆竹鸿声，家家已迎迓灶君下界以保平安。团圆之乐，概可知矣。

元旦日，凡极繁华街衢，皆闭门息业，如大胡同、估衣街、北马路、日、法、奥三租界均然。娘娘宫大街，则见有红衣妇女，进香请愿，联袂于途。是日津埠风俗，无地可游，唯娘娘宫一带可以观人而已。其进香者多为窑姐，所谓进顺遂之香者是。至若乐子馆,为别开生面者。举凡北里乐户,均须到场,打鼓说书。而其装束又甚奇观，无论长幼，均着红花缎衫裤，至于鞋袜，无不红色。加以首插红花，面涂胭脂，真为一红人。满台皆是。园内布置，亦如戏园，甚为新式。有熟窑姐者，必坐包厢，每一人唱一出，或说大鼓书一次。毕后，则上楼去包厢熟客处，周旋道贺一次。其幼者则二人共配一戏，均着花衣，唱做于台上，以艳观者。每逢元旦前五日，各乐子馆均于午前十时即行开唱(平时午后一时开唱，五时半可毕),午后三时即毕，晚间亦辍唱。迟至则无座矣，且有时尝闭门羹之滋味者。

京津各戏园，照例每年腊尽辍演休息，是为封台。其封台前，各男女优伶须演拿手好戏。迨至元旦，即行开演。是日无戏报，即街市广告处，均贴一某某舞台或茶园新戏亮台，其意即是日开演之戏，系由各伶自行选择，随意演之也。即各戏园门首，亦不贴明。照例是日多好戏，以各伶多以平日之拿手好戏演之也。各戏园与乐子馆不同，仍于午后一时演唱如常时，惟散戏均甚早，约五时即毕。晚间亦惟元旦日辍演，其翌日即照常开戏，夜戏亦照演焉。

津埠戏园，不下数十计。有优者，有劣者，近于租界者优，内地者劣。如日租界之下天仙，奥租界之东天仙，是虽云优，价亦廉，二、三角即可占一席矣。劣者如三不管之后身草棚戏园，及河北北营门之北天仙均是。无名小卒，且多演秦腔者。此辈得有进步，即进大戏园演唱，戏价仅数铜元耳。

正月元宵日，娘娘宫大街竟日烧香者最伙，且多为大家妇女，与正月初之进香者全然不同。游人倍于月初，略与除夕娘娘宫之热闹等。待至夜间，则有商户住家，自制花灯，共携锣鼓吹打，游行市衢。各式花灯，颇为美观。各商家门首，亦必悬灯挂彩，以示节日。至若各乡间，则尤有别致者。如西沽则自元旦日起，村前多衣红衣妇女，均小家碧玉，其装束有如乐子馆之元旦日者。唯衣非红缎，乃系红布耳。北省人极喜大红，即平素亦多衣红衣者，见之亦不为奇。其在南省，唯于神会时进香始有之。至日用之物，亦多喜红色者。如在津埠住家者亦稍减焉，亦交通风气有以致之也。各村如河北之竹林村、西沽村、丁字村，又杨村，均自正月十三日起为上灯之日。各家门墙，必悬一方牌琉璃灯，直长约尺五寸，横宽约尺八寸，内贴有五色毛笔画，或系《三国》之人物，或依《水浒》内之人物，有绘罗通扫北之图者，各尽其美。灯内有用洋蜡或煤油。家家如是。灯式大小，均略相同。其他如爆竹之声，有至落灯后始不一闻焉。

元宵夜，宫门大街游人极形拥挤，车马弗许逾行，游人唯徒步而行。目之所接，几尽系红衣之妇女。轻薄少年，于是利用此大好时机，益逞其挑目摩肩之技，以冀红娘秋波一为顾盼。而怨女荡妇，亦有以进香为名，竟肆其勾魂吸魄之惯技，挑眉弄目，以期天假之缘，得遂其野外鸳鸯之思。一入其境，丑态百出。妇女多小足，其形有如粽子式者，步行既缓，复被拥挤，竟有践其

足而叫苦连天者，时闻其声。

娘娘宫略有秩序，以有警察督察，故多顺序而进。庙辟三门，烧香者入其中门，游览者习入其两偏门，以两边均为商店及货摊小商，略如上海之城隍庙，惟宽广较小耳。

津埠大宗贸易，均集于估衣街。其中以衣庄业为最盛，他如绸缎店、银楼等，无不备设。元宵夜均暂息业，各家陈列纸制花灯，形式新奇，加以增设电灯，光耀夺目。其灯之奇者，如绢制花篮、玻璃制宝莲大灯，及电灯制之飞艇等，五花八门，应接不暇。各店均休息，闹锣鼓，观者可自由进内，伙友均甚谦恭，并招待焉。

天津之社会观察谈

津埠濒海，时有狂风卷地而来，中含沙质，当之者辄感奇痛，较之北京尤甚。至天津道路之宽广整洁，以大经路及各纬路为最。道旁杨柳，亦多长成。此外除各马路稍洁外，其余各小巷内，因北人随处便溺之习惯牢不可破，加以驾大车之马粪堆积道中，与灰尘混合，飞扬空中，致臭秽之气，令人作三日恶。他如南市三不管等处，本繁盛之地；十里洋场，以酒楼妓馆居多。然一入其弄内，秽物灰屑，听其积聚如山，不一扫除，殊与卫生有碍也。

天津商肆之多且盛者，首推酒席馆，茶叶店、鞋店次之。此三业之所以发达，亦自有因。北京名公巨卿，遇有大宴会，辄苦拘束，不能畅所欲为。乃群趋于津埠，呼卢喝雉，任意挥霍。风会所趋，而酒席馆遂应时大兴。高楼大厦，陈设华丽，远胜京师。每当夕阳西下，车马盈门，笙歌达旦。至于茶叶之盛，则由于津

人素有嗜茶之名，此可于茶楼戏园书场中觇之。此等处待客之茶壶，巨大无伦，贮茗之盂，均用大号饭碗代之。一人一壶，顷刻立尽，茶房东奔西跑，应接不暇，饮量之大，颇足惊人。茶之销路既大，则业茶者之盛，不待言矣。天津海卫式鞋，久已著称于世。今虽不盛行于社会，而各式靴鞋，仍以津制为佳云。此外各商场，则寥落殊甚。如东马路之东安市场，估衣街之青云阁，金华桥之金华商场，较之北京之东安市场、青云阁，其盛衰有天渊之别。仅北马路北海楼，摊肆林立，游人稍盛耳。

津市业馒首小铺，及负贩零星水果食物者，皆手持签筒一，内贮细签若干，摇之作声，盖赌具也。

津埠又有多且盛之二事，则戏园与落子馆是矣。戏园随在皆有，日夜开台，均男女合演，惜无甚名角。在租界各园，常演淫荡过甚之剧，以迎合社会心理。其戏资之贱，冠于他埠。最贵不过铜元念枚，贱者三四枚（均指正厅池子内），故座客常满，惟人品极杂耳。座位之劣，不亚于北京。惟京戏园系以极粗不加油漆之长桌凳直列台下，与舞台成一直线。津埠则用稍加油饰之木凳横行排列，但无桌。观客茶壶等物，则置于座之前列凳上。遇拥挤时，即置诸地。楼上包厢，男女可以合坐，楼下则划定台上之正面廊下为女座。此亦北京所未有也。园外四周可以任意便溺，加以园内聚集多人，天窗又不常开，致秽气薰腾，稍坐即觉头晕。而有戏迷者，固乐此不倦且叫好连声也。

乐子馆一名落子馆，即上海所谓书楼也。多在南市、日界一带，日夜开台。正厅戏资，在十枚上下。各妓之来度曲者，每园不下三四十人，亦间有声色俱佳者。每唱至半途，例演改装戏一出，与戏园无异。又择雏妓年齿相若者二人，手持檀板、莲花落、折扇、手帕等物对舞，和以歌声琴声，颇有似乎表情跳舞也者。

活泼之地，与各妓之呆立铁栏前者，迥乎有别。各妓皆属纯尽义务，自愿前来唱书，借以招揽客人。故各妓院之隶于某园者，某门首即贴有某某部字样，以便游人之听罢雅奏，按部问津焉（如各班书有中华部或权乐部字样者，即知此班内有妓在中华或权乐茶园唱书也）。茶园惯例，台上所备横额及联对，须将其园之名字嵌入。又落子馆内叫好之声，故意造作种种千奇百怪之声音，以博妓女之顾盼。丑态百出，不堪入耳。

津埠头等妓院及二等妓院之著名者，多聚集于南市及日界各里内。北门外侯家后，虽有二等，然颇寥落。三等则各租界及南市侯家后各处，遍地皆是。其标识之名称，颇与北京不同。北京妓院之最高者曰堂（即长三，现仅庆余堂一家），次之则为清吟小班，再次曰二等茶室，最下曰三等下处、四等下处。而津埠妓院，其最高者标为头等某某班（即长三，现亦只有数家），次之为二等某某班（即幺二）。唯著名之妓独立营业者，则冠以己名，而连以“下处”二字（如王金翠下处，任秀文下处等是）。再次为堂，即三等也。倘在北京，对小班妓女称之为下处，必饱吃耳光。在天津进三等妓院，自以为打头等茶围而来，必得“猪头三”之徽号（三等之阔绰者，门首悬铜牌或绣牌芳标，燃大煤气灯，与头二等仿佛）。

各妓院中之跑厅（沪语所谓相帮），津人称之为大茶壶。此种称谓，真是匪夷所思。大约津人既有茶癖，往打茶围时，所时时呼跑厅者，无非索茶水耳。久而久之，一呼茶壶，则跑厅即知提壶而至，而茶壶二字，遂由习惯而为跑厅之代名词矣。

繁盛市面，乞丐亦非常之多，大都聚于各戏园门首及各妓院弄中。在数步前即向人叩头，碰地叮叮作响，或行举手立正礼，尾随于后，必得钱而后去。但此唯华界为然，租界则否。

津地中外辐辏，开通最早，而蓄辫之恶俗，反较他埠为独甚，亦

奇事也。无论上中下三等人，剪发者殆居最少数。而租界华捕，亦皆脑拖长辫。理发店之生意，尚不及剃头店之盛，此亦可以觇民俗矣。

河北房屋，以二马路(即二经路)之诚安里、庶吉里，三马路(即三经路)之修业里、颐寿里为最佳。房既新，价且廉也。

河北商业，以金刚桥(俗称新铁桥)南、金华桥北之大胡同为盛，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广生行等皆在是。过河而南，则一变河北荒凉景况，更变为湫隘污秽之境界矣。

旧日商业，以估衣街、锅店街为盛。今则渐移而南，至日界及日界附近之三不管等处矣。娼寮旧在运河沿岸估衣街后之侯家后地方，以当年漕运未废，商贾群集是间。今已式微，而此业亦迁至日界等处。

天津风俗诗

幽燕胜地产伶伦，技曲而今色色新。谈到须生谁绝调，大家都重“老乡亲”。(注曰：孙菊仙为津伶前辈，土人尊之曰“老乡亲”。)

时调大鼓打莲厢，宾乐中华落子场。听到浪声齐喝采，高呼脸子竟猖狂。

莫道双簧是下流，同声相应气相求。后人高唱前人做，那识人儿在后头。

北里寻春事惯常，入门见客唤来忙。双狮茶碗瓢儿大，习俗于今未改良。

弯弯曲曲小胡同，热度薰蒸臭气烘。嫫母无盐争卖笑，茶资有限几青铜。(注曰：此指老妈堂子也。)

从来天马惯行空，子弟爷台技不同。升降盘旋多变幻，男儿

到此尽豪雄。（注曰：津地年少多习皮条杠子，谓之子弟爷台。）

卖冰到处击丁当，新制酸甜梅子汤。路畔车夫汗如雨，抽闲吃碗透心凉。

数到珍羞是食羊，西瓠饺子辣酸汤。今朝供客添佳味，烙饼加摊韭菜黄。

估衣街上古衣多，高喝衫裙值几何。檐外行人一回首，不从里坐也来拖。

出丧大事闹前街，旗伞辉煌夹道牌。底事奢华成俗例，娼优也得用衔牌。

世界琉璃欲卧游，冰床稳坐到滩头。须防青日融和候，不起风波也覆舟。

火烧土坑御冬寒，懒做娘儿把腿盘。未晚先餐同一饱，合家大小一齐攒。（注曰：津俗每日只两餐，故晚膳特早。又小户人家，竟多翁媳同卧一坑者。）

五百铜钱当一吊，口称大话学京城。乡人到此不知算，巨价听来吃一惊。

来自风尘著地蹲，磨光刮垢水盈盆。衫儿脱却兜儿露，血色斑斓刺绣痕。（注曰：津俗多著红兜或绣花，又洗面时多将上衣脱光，抓耳挠腮以洗之。）

棉裤灯笼不著裙，宽红带子两边分。足登半折靴鞋底，缓步街头橐橐闻。

老妈发秃润于油，古样梳妆梁子头。借问孩儿何所似，乌鸦飞集水晶球。（注曰： 天津土著老妪所梳之髻，后髻长拖数寸，俗名大梁子。）

新年著个满堂红，频染胭脂一色同。热闹娘娘宫畔路，香车飞趁夕阳红。

每逢朔望家家面，围坐呼餐个个欢。例菜攒来同祭品，粉皮豆剔两三盘。

天津腊月之腊品

蒸　腊　米

天津人每当腊月极寒冷之时，用好米，不拘多少蒸之，蒸至极透，然后铺摊于芦席之上，冷透而晒干之，收贮于磁缸之内，藏于干燥之处，可至数十年不坏。凡年老体弱及有病之人，以此米煮饭食之，最益脾胃。夏季煮食，可避泻痢诸症。惟收藏之缸坛须洁净，倘以盛过酒醋盐碱之缸坛盛之，则米易霉烂也。

碾　腊　米

腊月碾米，可以久藏不坏，食之最益脾胃。非如春、夏、秋三时碾之米，不但不能经久，且易生虫蛀也。

腌　腊　雪

腊月下雪之时，将雪贮入坛中，藏于阴处。至来年夏月，用以治馔，蚊蝇不至。

榨　腊　油

腊月榨清油收藏，至来年蚕室点灯之需，诸虫远避。即妇女以之搽头，亦能使发黑而光泽，不生虮虱。

收腊脂油

腊月以猪之板油一方，悬于壁上，能避蚊蝇。若于极冷之日，熬板油藏存之，可经年不坏。夏季用以治馔，最益脾胃，又可为治涂疮疖之药。

天津祭灶之风俗

阴历腊月二十三日晚间，津俗人家有送灶之举。考灶神之由来，《论语》云："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淮南子》云："黄帝作灶，死为灶神。"《五经异义》谓灶神姓苏。《酉阳杂俎》谓灶神姓张。灶神之名，由来久矣。

送灶之举动。是夜人家必备年糕、糖瓜、刍草、清水等物。年糕、糖瓜，意使灶神食之而封口，不能说话，人间恶事，可以免奏于上天。而且祭灶必须男子。俗云"男不圆月，女不祭灶"。祭灶时向神祷祝，无非"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等语。祭毕，将灶神像焚化，谓之升天。刍草清水同时泼于地上，意为饲神马之用。以上所云，为津俗祭灶之情形也。

天津烧平安纸之风俗

天津北仓镇，每届阴历腊月，有烧平安纸之陋俗。在未举行之先，须拣选时日，大约以宜祭祀之日为宜。预备食品、香烛、纸锭、爆炮等物，豪富之家，至有杀猪宰羊者。迨至烧平安纸之日，昧爽，全家之人即起身，梳洗已毕，然后在院中供具祭品，焚锭鸣炮，全家叩首。其意之诚，比较祀敬祖宗，不啻倍蓰。据

云，系祈天地保佑全家一年之平安也。

天津求雨之风俗

天津农人遇天旱之时，有求雨之举。求雨者，或抬关壮缪之偶像出送，或抬龙王之偶像出送，前引以仪仗多件，锣鼓喧天聒耳，有如赛会一般。另有一人，身披绿纸制成之龟壳，以墨粉涂面，口中喃喃而语。其余随从之人颇多，大都头戴一柳圈，手持一柳枝，亦不知何所取意。每到一处，该处之人皆须放鞭炮，陈列供品迎接。有街市之处，门口皆插柳枝，用黄纸书“大雨时行”四大字悬之，亦有书“大雨如注”，或“大雨倾盆”，或“天降大雨”者。另有儿童等用长木板一条，塑泥龙于上，以蚌壳为龙鳞，黏其上，扛之向街中游行，口中喊曰：“滑沥滑沥头咧，滑沥滑沥头咧。家家小孩来求雨咧。”或又喊之曰：“老天爷，别下咧，滑沥滑沥下大咧。大雨下到开洼地，小雨下到菜畦里。”种种举动，总不出于迷信之一途也。

天津小儿跳墙之风俗

天津北仓镇，每年当春夏之时，有一种小儿跳墙之风俗。此风俗之起因，大凡缺少子嗣之人家，忽然生下一个男孩，自然爱如珍宝。但是一方面却时时惶恐，或是多病，或是夭殇。因此，为父母者往往带领小儿，到庙中焚香祷告，求和尚给小儿起一名，俗称寄僧名。其意盖谓自此以后，此孩便算出家。寄僧名之孩，往往作僧人之装束，直至十二岁跳墙还俗之时才能更换。跳墙事前，必须择选一吉日，买簸箕一只，毛帚一把，预备老铜钱

八枚。及期，为父母者带领小儿，又向神像前焚香祷祝，一面使小儿持簸箕及毛帚，拂拭香案，洒扫地下。事毕，即令理发匠为小儿留发，随后再使小儿立于板凳之上，左右手各持老钱四枚。旁观之人，喊声“赶和尚”，小儿便将手中所持之钱向后撒去，跳下板凳，并不回头，直跑至家中。此即所谓跳墙还俗也。当小儿撒钱之时，旁观之人，纷纷拾钱，带回自己家中，编成锁之形式，给自己小孩带在身上。照俗谚云：“带了此锁可以长命”，不值一笑也。

宁津六月之两节

过 半 年

宁津人民，每逢阴历六月初一日，家家皆食馄饨，名为“过半年”。究其源流，盖因前清光绪年间，此地瘟疫流行，死伤之人甚多。当时相传，曾有神仙点化，云此灾非过年不能消灭。其时正五月中旬，距度新岁尚有半载，于是人民益加恐惧，云瘟疫传来数日，已死人无算，倘再过半年，必至合邑死尽。于是大家决议于六月初一日，照正月元旦之例，备些食品过节，以当年节，借免灾疫。自此以后，每到夏季，即有人传说灾疫，大家便照前例过半年，以冀免灾。遂成为习惯，每年六月初一日必过半年也。

接 太 阳

六月十九日，宁津有接太阳之风俗。每年至六月十八日晚，各村寺庙中锣鼓喧天，颇为热闹。村庄老年妇人集成一会，于是

晚住在庙中，念经诵佛，直到天将明之时，排列供案，燃烛焚香，向东致祭，至太阳出来始止。若值天晴，清晨放出阳光，大家欢喜。倘是天阴，便云不吉，异常懊丧也。其俗如何缘起，无从考究。或曰：六月十九日，太阳生辰故也。

东光风俗略志

东光人民俭朴，农务耕耘，女勤纺织，士敦诗书习礼仪。急公好义，慷慨负气者，不乏其人。聚族而居，严尊卑之仪，重男女之别，风俗为半开化。多太古之风，少浮靡之气。学塾甚多，故人民多数识字。盖自幼七、八岁即使入学，其有不愿令其子孙业儒者，则于十六岁以后，即弃诗书而务耕耘矣。且具尚武之风，冬日闲暇，则群聚公益局之把式厂，习练拳艺，春则弃干戈而讲农事矣。其地公益局，以本乡德望长者经营其事，不定额数。往者四乡防御，皆公众轮流，虽非团练，而阖閭安堵。近驻有陆军防营，保卫四境，又有警察局巡察各处，然皆官设，转病其倚官扰民，不如自卫之晏如也。各乡街中有集市，逢一、六日行之（俗名赶集）。各种贸易，于是日皆集市场以应取求。每年又有一会（俗名赶会），于九月底举行，亦贸易之时期也；共需五日，其范围较赶集为大。平时街中亦有店铺，以售日用各物。买卖一律用制钱，亦用银及银元，特纸币铜元则不通行耳。其地庐舍皆平顶无脊，所以便堆物。墙多以坯为之，屋中有炕，可以睡眠。炕中空旷，以便爇火，冬日温暖。而多有在炕头置锅，中界以墙，于炊饭时，兼热其炕，以资利用。岁时习俗与各处差同，唯贺年叩节，仍重跪拜旧习。设与尊长邂逅于途，亦必顿首下拜，虽泥途不顾也。婚俗尚早婚，女长于男。盖其地妇人非家有

儿媳，不能出户，如在外抛头露面，必为亲友齿冷。惟为儿娶媳后，己即升为主母，只身行街市，可免訾议。其择媳年长于子，则赖其助理家务也。

丰润风俗琐记

我国风俗，各地不同，良以东西南北，山川有殊，民性各异。北地民性刚强，世人所知。兹就丰润一隅，略举数端，采风者试将南方习俗一为比较，则南北民性不同之点，不一而足也。

（甲）食物。丰润之人，春季常摘取植物之嫩芽细叶，以供啖食。此种习俗，其与南方人之好食肥鲜相反。试分述如下（白菜、莱菔之类不在此列）：

（一）苦菜。此种植物属菊科，夏初开花，其色黄白。丰地村人，当清明前后，相率从事采集，拌酱食之，以解苦味。

（二）地衣。此为下等植物，根茎叶俱不分明，成薄片状，形如木耳。丰润人常食之，惟须用水洗净，去其土味，以醋和之，乃可食。

（三）榆钱。此物人尽皆知，不必赘叙。丰人取之煮熟，搀于面中，和以油盐蒸熟，食之味甚美，名榆钱糕。

（四）杨花。即杨树之花，去其花瓣及萼，留其花轴，煮熟后，合以酱，可以食之。

（五）椿树芽。椿树有两种，有香椿，有臭椿。香椿嫩芽，煮熟后，盐水渍之，备为下酒之用。臭椿芽煮熟合酱食之。

（六）饭花子。属植物豆科，花似蝶状。采其花煮熟，和粱米作干饭，食之味甚清香。

（乙）时节。丰润当端阳节时，无龙舟竞渡举动，与浙江等

处习俗不同。是日在门旁插艾一枝，上悬纸葫芦一枚，借以避邪免灾。至于角黍，大概各处皆有，不足为奇。唯丰县有避灾星一事煞有趣味。当五月朔日，人家都用棉花棉布缝做小狗、小人、小口袋等等形状，带在小孩身上。男孩所带之小人，做成男孩模样；女孩所带者，做成女孩模样。眉目口鼻，描摹清楚，并嘱小孩带在身上，时刻留神保守，不可丢失。俗谓小孩若失却身上之模形，一年之内，必有大灾。其父母引为至忧，焚香拜祷，哀求神灵，其惶恐举动，一如灾殃临其孩之身者。若小孩能保守其所带之模形，则所有灾殃，即由模形小人代受。其迷信殊属可哂。带至数日，至端阳节午前，各家主妇领其子女，齐往河岸或池边躲避灾星。归家时，将小狗、小人、口袋等物抛掷水中。谓狗用以咬灾星者，模制小人用以代小孩受灾者，口袋用以装灾晦者，随水流去，此一年中即可无病无灾矣。噫！如此迷信，其愚不可及也！

（丙）乡土。丰县有一村庄，名大松林庄，人家约二、三百户，人民朴实无华。此庄虽一小村落，而披山带河，风景颇有足观者，分述如次：

还乡河。一名渜水，在村之西面。相传宋徽宗北狩，止于丰县之沙岩寺（寺距村四五十里），留诗一首，有“西流渜水自还乡”之句，此河因更名还乡河。河水发源于迁安县境，流至村处，水势渐通。唯夏季雨水连绵，河流涨溢，往往发生水患。现该地人民竭力讲求林业，沿岸植柳，不特可免水患，且足点缀风景。当清和天气，夕阳西下，散步其间，对岸渔舟三五，歌唱悠扬，信可娱也。

城子山。在村之南，与村相接。山不高大，亦无陡绝之险。蓬莱盛长，荆棘丛生。山阴多松树，林木在望。村之所以名大松

林者，或因此欤？山顶有城，地广一二亩，真武庙在焉。庙门阶石中有巨人迹。距此十数里有盖子山，顶亦有真武庙，庙门阶石亦有巨人迹。据乡人云："真武曾由此山往彼山，故两山均有遗迹。"年逢端午或重九，村中无论男女老少，联袂偕来，登高游乐，故城子山亦村中名胜之地。

村东行数武，有史家坟。据县志所载，系明副将史宸之墓。宸系万历时人，墓前有二碑，刊其生前功绩。现村中史姓者最多，系宸之后裔。其碑下镇龟，右龟之颈有裂纹，较左龟低小。相传两龟已活，夜间常潜出窃饮人家之油酒。此种荒谬无稽之谈，殊足见其地民智之固蔽。

史家坟东数十武，地渐隆起，路亦窄狭，即至乱石山矣。满山怪石，或黑或褐，远望之，如恶魔，如猛兽，别有奇趣。山中有小石，其美丽而光泽者，颇可玩赏。石隙有泉，潺湲成小溪，近冬则干涸。故游人多在夏日，至冬则荒僻无趣矣。

自村北行二里之遥，有果园在龙山阳面。园内种有各种果木，春夏之交，万卉齐开，村人多往赏玩也。

（丁）方言。语言为意思之代表。南北人习性不同，言语亦因之而殊。兹将丰润语言之有趣味者摭录如次：

（一）养生话。此类语言纯系俗谚，唯含有警戒之意，且言之中理，不啻圣贤之格言。此节所录者，皆关于卫生语句，故名之曰养生话。(1) 饱不剃头，饿不洗澡。(2) 吃饭先渴汤，永远没灾殃。(3) 早起三光，晚起三荒。(4) 不怕瘦，多吃肉；不怕弱，勤动作。(5) 心闲长头发，身闲长指甲。(6) 饱吹饿唱。(7) 疥是一条龙，先从手上行。腰间转三匝，屁股上插老翎（言疥起于手上，而终于臀部）。(8) 牙痛眼痛不算病。(9) 病怕无名，疮怕有名。(10) 祸从嘴吐，病从嘴入。(11) 十人九痔。(12) 穷生虱子富

生疮。(13) 少吃一口，安稳一宿；少吃一碗，安稳一天。(14) 皮肤病，是洗不净；肚子病，是吃的棱。

(二) 阅历语。此类俗语，含有观人之术，似有经验老者训戒少年之谈，故名之曰阅历语。(1) 九斗一簸，不愁就过；九簸一斗，不愁就有。(2) 黄牙穷，白牙富；敲绿牙，开当铺（敲绿牙，言牙根带青绿色）。(3) 一抓金，二抓银，三抓不笑是好人（抓膝盖骨）。(4) 嘴大要唇，耳大要轮。(5) 两耳垂肩，骑马做官。(6) 手儿小，吃不了；手儿大，剩不下。(7) 双手过膝，主贵。(8) 天庭饱满多主贵，地阁方圆福不轻。(9) 眼有一分病，心有十分歪。(10) 鼻不露孔，手不露缝（主有福分）。按古者汉高见奇于吕公，明太祖见奇于郭子兴，观人之术，未始无征。如上所录，虽属俗谚，确有至理存焉。

(三) 歇后语。歇后语俗称缩脚语。自唐之郑綮作歇后之语，寓庄于谐，今人谈话，每用歇后语体，露首藏尾。兹摭拾此类俗语，以见丰地之民性。

脸曰嬉皮笑。脚曰转弯抹（角与脚同音），又曰天河掉。虎曰敲山震。狗曰招猫斗。鸡曰时千偷，又曰王婆骂。柴曰上山打。米曰粗粱细。水曰发河长。死曰发昏待。肉曰粉条燉。宝曰招财进。金曰万两黄。银[疑当作“钱”]曰刘海戏。山曰二郎担。打曰连踢再。画曰琴棋书。写曰一笔好。

保定风俗详载

保定，直隶之省会，京汉路之枢纽也。南通汉皋，北达燕京，虽地势偏北，气候严寒，而往来贸易，颇称便利。熙熙攘攘，亦繁盛富庶之区也。至其风俗习惯，虽多与京、津略同，然

亦有可得而言者。

保定公园。即古之莲花池也。因清高宗曾游幸于此，遂擅有名胜焉。园中池水碧清，山石玲珑，亭台楼榭，高耸云天，奇花异卉，鲜艳夺目。游人至此，颇有飘飘欲仙之概。每至令节，又常以纸糊各种动物，点缀其间。山穴中兽类狰狞，枝头上群鸟欲噪，观者无不叹赏其手工之巧妙。故一至令节，骚客游士无不群相征逐游戏于其间。然园中除一天津饭店可以小酌外，余无品茗谈话之处，亦一憾事也。

保定戏园。本有三庆、富华、萃仙三处，只以资本轻微，不能聘请名角，以广招徕，只以数个无名小卒，敷衍登场。且多演秦腔，板鼓檀木，声声震耳，以故观者无不厌之。各园戏价，池座卖铜元二十八枚，边座厢楼只十余枚耳。观客之著制服者，除学生外，余均不准其购池座票，此盖仿自京、津者也。

保定东洋车。胶皮者居大多数，车上油漆装潢，较上海之黄包车尤为悦目。价亦较廉，每二、三里，只铜元五六枚而已。车夫多忠厚诚实，不若南人之滑头滑脑，专事欺生敲诈也。至于铁轮东洋车，势已在天然淘汰之列。除乡下妇女雇坐外，余几无问津者。且此车体积高大，乡女之穿红着绿者乘坐其上，目标最为显著。初见之，几误为泥观音出巡以收灾降福者，诚一怪现状也。

北人对于商铺主人之称谓曰掌柜；若老板，则为开堂子者之称呼，即龟奴之代名词也。保定亦然。南人初至北方者，往往误呼其所主之店主东为老板，闹出如许笑话，遇激烈者且饱以老拳矣。

保定逆旅，有客店、栈房两种。名目虽异，内容实同。其价目之低廉，为他处所无；且均一律，无甚高下。大房间价，只京钱

六百文（即制钱三百文），小房间京钱三百文（即制钱一百五十文）。唯房屋矮小，无高大宽畅者，且多不备伙食，亦旅客之大不便也。

保定居民，辫发未剃者十居五六。乡愚下流等固无论矣，即衣冠楚楚之店主店伙，亦多豚尾后垂。警察亦不加劝告，殊可叹也。

北地风俗，较南省为纯朴。如保定之公园、戏园中，无论闺秀妓女，绝不一见。盖亦警局所例禁也。然每遇国庆令节等日，公园中则兼售一女游券。戏园中亦可男女杂坐，其价较平日增涨一二成（公园游券平日卖铜元二枚）。至于晚间，则仍界限划清。如今晚专售男票者，明晚则专售女票。故虽陶情行乐之地，男女中绝少吊膀子、轧姘头等等丑态也。

奉　天

满洲之婚制

满洲之早婚，在全国可居第一。男子生十三四岁即结婚；至二十岁以上方结婚者，俱为贫人。往年号称刚健之民，而今已瘠弱不堪矣。加之民间惯以年长之女子配少年之男子，十三、四岁之男子，必娶十七、八岁之女子。盖其目的，在望女子真事妇职母职，并为家庭之看护者也。谚谓“宁嫁穷汉子，莫嫁孩蛋子”，盖不满于婚姻制度者之所谓也。

满洲地方，血族结婚甚多，致有张张氏、李李氏之笑话。在贫贱妇女中愈多。满洲住民之族制甚不严密，无如他省之有宗祠。又无家谱者甚多，因此不能辨别血统之同否也。

沈阳农家之歌谣

此篇所述，系奉省老农通行歌谣，以见奉省天气习俗与内地不同之点。词虽鄙浅，但趣旨甚深，亦经验之谈也。

立春阳气转，雨水融河边。惊蛰鹰鸭叫(白鹭鸟，俗名为野鸭子)，春分雪水干。清明忙种麦，谷雨种大田（高粱黄豆等，俗名为大田)。立夏鹅毛住（立夏狂风弗扬，故谚有“立夏鹅毛不起”之言)，小

满鸟来全。芒种农人乐（此时入田锄地，口唱田歌，为状至乐），夏至小豆拈。小暑天气热，大暑是伏天。立秋忙打靛，处暑动刀镰（处暑禾稼如不秀穗，必为歉年，故俗谓“处暑不出头，割下喂老牛”）。白露齐割地，秋分无生田（五谷登场，田中已无生物）。寒露不算冷，霜降变了天。立冬交十月，小雪地封严。大雪江河冻，冬至不行船。小寒在三九，大寒就过年（指阴历年）。

营口婚嫁之风俗

相　看

男女两家同意，男家可以一人往看。合则留饭，即为定准，不合则不饭而行。某君诗云：“十五娇娃未上头，初闻相看意含羞。装烟（女出为相看之人装烟一袋）低首归房去，早饭谁知留不留。”

挂　钩

相看后，男女两家同意，先放小定。男家遣媒人送耳环一对，金银不拘，谓曰挂钩。某君诗云：“难得佳人赋好逑，无须繁礼事苛求。男媒女妁双双到，挂得金银一对钩。”

押　匣　子

小定之后，即择吉大定。除各礼外，有匣子二只，一装庚帖，一装银，计女一岁，银一两。某君诗云：“礼仪简朴例相沿，文定依然古俗传。一岁年华银一两，无须论减与论添。”

通　信

大定后，或一年，或二年，男家议娶。即择吉日两个，一过礼，一娶期。遣媒往告，谓曰通信。某君诗云："学来时样好梳妆，何日于归到婿乡。择得良辰通信息，从今检点嫁衣裳。"

猪　酒

过礼前二日，男送女家猪一只，酒一提，计二十八斤。富者送双猪双酒。某君诗云："门庭结彩绕烟霞，猪酒分抬到女家。更有一般豪富者，双猪双酒向人夸。"

烧　纸

过礼之后，男家派尊长一人，往与女家尊长同拜天地，烧纸一通，然后筵宴。某君诗云："衣冠齐楚会华堂，香纸高烧祝上苍。先却新人拜天地，此乡风俗异寻常。"

尝　汤

烧纸后，女家留男家尊长赴席。席将终，上清汤四碗，碗面各以红绳作十字交叉其上，绳脚各坠以铜钱。某君诗云："笙歌举室闹盈盈，筵席将终礼节生。一样清汤来四碗，红绳十字划分明。"

献　花

尝汤后，厨役以猪蹄四个，刀一把，上插红花，以盘献上，谓曰献花；赏钱不等。某君诗云："厨夫何事著新袍，四个猪蹄共一刀。插上花枝红似锦，金钱赏处谢声高。"

装　　烟

拜天地后，女始改装，各为客装烟一次。客贺以钱，名曰拜钱。某君诗云："发挽金钗额贴钿，亲劳玉手为装烟。晚来簿子分明记，多少何人出拜钱。"

管　　饭

娶一二日，女家约亲友多人，至男家设席待之，名曰管饭。临行迎门，各敬以酒。某君诗云："华堂今日竞开筵，宝马香车次第连。管饭人回休忘礼，迎门杯酒敬当前。"

铁岭中元节之风俗

七月望为中元节，其俗各地不同。兹述铁岭之俗如下：

七月十三日，俗曰麻谷。凡人家遭丧未满三年者，是日戚友必以纸锞、果品等物，送往其家，以助祭礼。丧家是日亦备各种祭品、纸锞等物，齐赴扫墓。其所以名麻谷日者，因时交初秋，新麻新谷咸将登场，盖示不忘死者之意耳。

十四日，晚间慈善人家举行盂兰会。用纸扎各种灯与船，或置路旁，或放河内，延僧道设坛诵经施食。此种举动，俗传能超渡枉死诸鬼升天，是诚奇谈。

十五日为中元正日，土俗必于是日携纸锞果品扫墓。因此野外纸灰飞舞，青烟不断也。居民是日均食馒首包子，乡民更为重视。噫！民国来改用阳历，此种旧俗仍然存在，易俗移风，亦难矣哉！

辽阳之农家谚

风俗各地不同，而谚语每同意异辞，互相吻合。今将辽阳谚语关于农事者录出，以便采风者资以比较他地之俗焉。

(1) 八月十五日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

(2) 风刮坟前土，农人枉辛苦。风吹佛爷面，有粮也不贱。风吹佛爷背，有粮也不贵。(清明及四月十八日娘娘会两日，均忌南风。)

(3) 云行东，雨无踪，车马通。云行西，马溅泥，水没犁。云行南，雨溅溅，水涨潭。云行北，雨便足，好晒谷。

(4) 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

(5) 一点雨儿一个钉，落到明朝也不晴。一点雨儿一个泡，落到明朝还未了。(雨著水面，起有浮泡如钉，主久雨难晴。)

(6) 一年两个春，黄豆贵如金。

(7) 十月电，阎王不得闲。十月雷，人死用耙推。(十月内有雷电，主来年灾疫。)

(8) 要种麦，见三白。一月见三白，田翁笑呵呵。(冬至后第三戌为腊，腊前两三番霉[疑当作"雪"]，谓之前三白，大宜菜麦，又主来年丰稔。)

(9) 猪渡河，来朝雨儿多。女作桥，来朝雨潇潇。(天河中起黑云片片，状如豕者，谓之黑猪渡河。若黑云堆起，相接亘天者，谓之织女作桥，皆主雨。)

(10) 朝要天顶穿，暮要四脚悬。(当中云散，或四周露天，皆久雨放晴之兆。)

(11) 天空鱼鳞斑，晒杀老和尚。(空中云片片如鳞，主酷热。)

辽阳人之媚灶

媚灶之俗，各处皆有，所不同者，繁文末节耳。辽阳人之祀灶，亦以十二月二十三日。俗传灶王为一家之主，专司家中一切善恶，每年于是日升天，将所管之家中一切事件奏诸玉皇。上天即凭其所奏，以降祸福于其家。故无论大小贫富之家，莫不供灶，唯奉耶稣教及天主教者不然。祀灶之日，每家购办皂糖若干，以备应用。于晌午时，自壁间将灶王纸像起下，曝之日中，使干而易燃。晚餐毕，孩童拣选细秫秸，剪其细之一端，扎成马与狗之像，据云为灶王夫妇升天时之坐骑。天色昏黑后，取茶杯二，置诸灶突之上，一盛水，一盛草料，持扎成之马狗，以其喙向杯中，作饮食之状。复将灶王供于杯前，燃香致敬。逮至星斗满天，香将燃尽，一人取爆竹一枚，燃放于院中，一人将灶王犬马等物聚于一处，以火焚之。复以皂糖少许，粘于锅灶口上，谓之糊灶王口。盖恐灶王升天，奏出恶事，闭其口不使之言。殊可笑也。

又辽阳人每逢朔望，必于灶神前拈香致敬。遇有疾病或远游出行等事，必虔诚祷于灶王前，乞佑其平安。尤可笑者，辽阳地方所供之灶神，均系画于纸上者，花花绿绿，画工之恶劣，木刻之笨拙，大可喷饭。旁绘犬一马一，又刻本年日历于上，然纯系阴历，无阳历及星期日等事。此一片纸之为用，只此而已。其旁所绘之犬，亦与家人之休咎有关。犬之口若张开，则本年所生之孩必不能长寿；口若闭，则婴孩壮旺发育。此辽阳人迷信之一斑也。

吉　林

吉林奇俗谈

吉人不讲卫生，枕衾被褥，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唯逢秋季一度浣濯之，平时虽黑如墨，光如漆，气味腥膻，仍覆之不顾。又女子持躬谨严，平生入浴只三度，即初生一度，临嫁一度，濒死一度。不卫生极矣。

吉俗婴儿栖以采篮（或用布袱一方，四角系带），惟不置诸地，多索而悬之梁间。呱呱若泣，则扶而荡漾于空际，摇曳若秋千。中下等人家，躬操井臼，无力雇乳媪者，恒用此法。至鱼皮鞑子（系一种开化民族，散处吉黑东北一带），多束缚襁褓儿悬诸林木间，殊为可怪。又婴儿初生，枕以硬枕（枕实以豆），务平其后脑骨，以硬起欠美观，习俗然也。故辛亥之役，摸脑骨以别满、汉，以满人平直而汉人硬起也。惟疑睡炕故平削者，乃不知东省风气之臆测语。近燕鲁流寓者，亦多染此习。

吉人喜烘火，当炎炎赤夏之时，砂砾反射热颇强，挥扇纳凉之不暇，然卧土炕者，仍升火不辍。盖冬日之烘火以御寒，夏日之烘火以祛湿，甚至席焦背赤，炮烙横施。土人非此不安寝，否则觉背脊痠痛云。

吉地房屋，室门向外开，比户皆然。考诸志册，谓昔多虎患，

时夜入民家，搜人而去。故门向外开，借槛桔之抵抗力，足以御虎冲撞。唯昔之外开为虎患，今之外开乃习惯矣。又窗纸辄外糊，凡阔桔疏棂、不嵌玻璃者，多糊以纸。唯纸必糊诸窗外，谓一可免积沙，一可斥堆雪也。

吉省气候严寒，寝室筑土炕，占室之半，可容十人。尊卑老少，长幼男女，一炕共寝处。虽外来之亲友，假宿之孤客，亦无上下床之别。临睡时，用木柴烧之以增温度，一室如春。唯习俗卧必裸体，故相率不燃灯（近来中上之家，则稍施以间隔）。

吉省产烟叶极富，性辛烈。吸时喉管受刺激，痰唾分泌顿增，妇女酷嗜之。街市间姗姗而来者，均手携烟袋，且行且吸（妇女足镶鞋，底层三寸许，着衫及踝，而两端无衣叉，顶盘高髻，惟手握三尺烟筒，频频吸之，嘘气成云，顾盼豪迈），亦奇俗也。

吉地白山（一名北山）四月二十八日开庙会，求嗣者诣观音阁。赂庙祝，于莲座下取纸糊童子一，归家后置褥底，俗谓梦熊可操左券。

刳巨木为小舠，两端锐削，底凹弦平，大者仅容五六人，小者二三人，土俗称之曰䑐䑸。亦有作威弧、威呼、威忽者，盖一语之转音也。松花江畔，时见一人持桨左右掉驶若飞渡。重载非方舟覆板不克济，冰期间以代马槽。入山猎捕者，水则乘以渡，陆则负以行，殊称便利。

有似车无轮，似榻无足，状类于犁者，土人呼之曰扒犁，满语曰法喇。乃取木之性软者，削两辕，前半翘起，后半贴地，上支四短柱，柱周镶回筐，覆以板，引以绳。载重则驾牛马，载人则覆席如龛。驶行冰雪中，速逾于车。驾犬者谓之狗扒犁，鱼皮鞑子惯使用之，即昔之所谓使犬部是也。

吉人以蓬梗为芯，涂以膏及糖屑，顺手粘傅之（逆粘则莫不

著），晒干。支之歧木架上，燃以代烛，火光荧荧，结烟若云雾，谓之糖灯，满语曰霞棚。近自朗勃（洋灯）盛行，非穷乡僻壤不克见，亦犹磷寸兴而钻石取火之风渺矣。

吉地有一种恶俗，凡盗窃耕牛，惧事主追认，乃以利刃自牛膝以上，划一线通腹下，复以铁钩钩脊，系诸树。牛负痛狂奔，皮遂豁然脱落，谓之活脱衣。然牛不即死，必悲鸣一二日方毙。昔此惨风颇炽，近则间一见之。

吉地有所谓噶什哈者，即剔取獐狍鹿豕之膝盖骨，两面微窝，而一面突出。儿童妇女，抛掷为戏，视偃仰横侧别胜负。或以窝者弹窝者，突者弹突者，中者尽取所推，谓之取噶什哈，亦犹内地小孩滚钱敲砖之属也。

吉省各地产乌拉草，草色深碧，其细如发，长者有四、五尺余。溪谷岩石中蒙丛下垂，入冬不枯，性温暖，能御寒避湿。东人常取以铺卧榻。农工等人均以荐履。履用方尺牛皮屈曲成之，不加缘缀，覆及足背，冬夏胥著以操作。因用此草荐履，故即以乌拉名履，而俗又书作靰鞡（靰字并寓象形之意）。东人谚云："关东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其利用而重视之也如此。

吉林猎者捕兽谈

满洲古为城郭射猎之民族，与蒙部逐水草迁徙者不同。故吉省人之生活，业狩猎者甚多。兹将其猎兽之法，分述于左，当亦采风问俗者所乐闻也。

（一）吉人呼熊为黑瞎子，以其睫狭而额毛蓊覆，故曰瞎子。大者为罴，小者为熊。熊轻跻而罴猛憨。拔树掷石，力倍于虎。至冬令，熊罴皆入蛰。罴多穴居，熊或藏空树中。气炎熏蒸，冰

雪消融，俗称为坐洞。猎者悉其所在，投以木块，熊接入垫坐股下。再投再垫，逐渐增高。俟其顶与树口平，以斧力斫之。若投木块稍大，填塞洞口，乃从旁钻刺以毙之，颇不费力。否则虽弹丸洞胸，血流肠出，尚能掘泥土塞伤口，追击者致其命。故精于枪技者，独力不克胜之。

（二）虎性跳荡，喜居荒山丛薄中。吉人多讳言之，樵采者则直称之曰山神。昼伏夜动，猎者每于冬间伺雪中迹以为掩捕。因虎前行，必寻旧路归，猎者辄于路张机。其法横系一铜线，一端曳于引满之机关弓架入铳机，虎触之，弹发恰中其前胸。既负伤，辄奔越。乃按血迹追寻，恒倒毙在数里外。

猎者蓄狗，大者能搏虎豹，小者则为逐兽之用。每于黑夜中闻虎啸，则放小狗出，谓之送客。狗驱虎前行而吠，虎闻声辄奔扑，将及则旁匿于林。再驱，虎再奔，再匿。如是数回，虎去已远，其狗乃归，安息无患矣。

（三）麝，东人呼为獐，足高毛粗，形如初生之驹。从前无有猎取者。嗣高丽人来此，就丛莽间隙地架一长绳，中系绳圈。麝穿隙过，则颈乃套入焉。大抵野兽属何种类，辄有一定之行径，且往还多出一辙，故与遇必不能免。近今山民效高丽人弋猎，所获殊多。

（四）貂皮为吉林特产。捕貂者用钉碓法，于森林之中筑一碓房，四方钉碓四股，每股长周三十里，于大木下置活木滚棒（支架甚繁，笔难细述），俟貂过触而压毙。以寒露节为支碓期，至霜降后捕貂最多之时，谓之打响草。以貂好捕灰鼠，其时落叶满地，貂踏草有声，恐灰鼠惊遁，故跳身倒木而行，而不知即为压毙也。至大雪节后，则收拾老碓。因雪地无声，貂不登碓，且冰冻碓亦凝滞不灵，乃另组撵貂法。其时森木[林]中，每夜多降雪，貂眠

夜出，挨搜树窍中以捕鼠，天明即伏树窍之内。捕者于清晨负一背兜，内插板斧，外带火具硫磺线、风扇等物，于雪中踏验夜间貂踪，必验明有入迹而无出迹者，先以树枝杜塞窍口，恐其出窜，再用烂木屑为火具，取硫磺线燃之生烟，以风扇扬烟入窍熏之。俟熏满，以土和雪将窍口严掩，使貂闷毙其中，然后以斧伐木取之出。近时业此者多用网兜，并蓄养猎犬，闻嗅定巢，较捷易矣。

宁古塔风俗杂谈

宁古塔不知何方舆，历代不知何所属，数千里外无寸碣可稽，无故老可问。相传当年曾有六人坐于阜，满呼六为宁公，坐为特，故曰宁公特。一讹为宁公台，再讹为宁古塔矣，固无台无塔也。惟一阜如陂陀，不足登。

天时北斗在北，较内地微高，月出较早，四时皆如冬。七月露冷而白如米汁，流露之数日即霜，霜则百卉皆萎。八月雪其常也，一雪地即冻，至来年三月方释。五、六月如中国内地二、三月，亦复有裸裎时，日昃则须入户矣。春多风，风烈常十余日，无出户者。入夏多雹，雹下则黍苗殒。

土地无疆界，无城郭。枕河而居，树短柴栅，环三里，辟四门，而命之曰城。中以碎石甃碑丈余，辟东西门，置茅屋数椽，而命之曰衙门，章京刑政地也。碑雨即圮，圮即甃。栅内即八旗所居，余人则散居诸屯。有数屯焉，随所居多寡而大小之，无旧址，无定名。如曰牡丹者，满言一日往还也。曰沙儿虎，曰沙岭，曰泥浆，曰要罗，皆类斯。山川不甚恶，水则随地皆甘冽，或曰参所融也。随山可耕，官给人耕地四亩一行，如内地五亩，无赋

税焉。地贵开荒，一岁锄之犹荒也，再岁则熟，三、四、五岁则腴，六、七岁则弃之而别锄矣。有桥垛存而板灭，有城阃轨存而阈灭，有宫殿基础存而栋灭，有街衢址存而市灭，有寺石佛存而刹灭。俗之祀神者动曰乌禄，岂乌禄旧封邪？环东京皆腴地，流水残山，颇似江南荒野。四至百余里外，皆有大树林，曰大河稽、小河稽。千章之木，杀其皮以令之朽，万牛不能送，时令人发深叹焉。自鹦哥关凡一千八百里而始至，中唯三屯，一曰灰扒，一曰多洪，一曰株龙。多洪屯各庐屋不满十行，差卒换马之地，多山多水多虾荡。虾荡者，淖也，淖不可度，中有结草如珠，车马履之而渡，失足则陷而倾掀焉。冬则冰。

宫室象鸟兽而为巢，为营窟。木多材而无斧凿，即樵以架屋，贯以绳，覆以茅。列木为墙，而墐以土。必向南，近阳也。户枢外而内不键，避风也。室必三炕，南曰主，西曰客，北曰奴。牛马鸡犬，与主伯亚旅共寝处一室焉。近则渐分别矣，渐障之成内外矣，渐有牖，可以临窗坐矣，渐有庑庐矣。有一小室焉，下树高栅曰楼子，以贮衣皮。无栅而隘者曰哈实，以贮豆黍。

树畜开辟来不见稻米一颗。有粟，有稗子，有铃铛麦，有大麦。稗则贵者食之，贱则粟耳。近亦有小麦，卒不多熟，面麦亦堪与小麦乱也。瓜茄菜豆，随所种而获，霜迟则皆登于俎矣。丝瓜扁豆较难熟，熟亦不能得子。有撇兰者，结实可斤余，其腴胜长安种。有小菱，有莲子，满人素不识。因游东京者往寻莲坡，土人遂撷之以市。有松子，有榛子。有酸梨大如栗，贮之木罂中令之烂，斯啜焉。有瓯子李，色赤而涩。有麋子尾，即猴头。有蘑菰，有黄菌，有山查子。

川有鱼，不网而刀。月明燎火，棹小舟，见鱼而揕之。有遮鲈者，大可百余斤，有骨而无刺，如内地之鲤，而其味更胜。他鱼

亦随地有之。有刺姑焉，身如虾，两螯如蟹，大可盈寸，捣之成膏，清时宗庙祭祀必需之物，届期驰驿而进御。鸡豚鹅鸭，视所畜客至则操刀而割。家堕地即充庖焉。

无所谓风俗也。既无土著人，谁为遗之？谁为流之乎？八旗非尽满人，率因其种以为风俗。华人则十八省无省无人，亦各因其地以为俗，故曰无所谓风俗也。姑亦就满、汉相沿之久，而言风俗也。不用银钱，有银则买仆妇田庐或用之。钱则他处来交易时，求作头耳之饰。至粟豆交易，或针或线或烟筒，大则布，裕如也。相见不揖，从者皆坐，坐以炕别。每有需则与之，无则拒之，不怼也。受所与必思有以酬之，相遇必歉歉自道。一酬即泰[奉]一脔，酬布帛所不计矣。

妇人多颜色。即贵人亦舄履而步于衢。一男子率数妇，多则以十计。生子或立或不立，唯其意也。其惮妇甚者倍于恒情，有弃妇者亦倍于恒情。结发老矣，曾无他嫌，男子偶有悦于东家女，女父母曰"必逐而妇归"，遂不动声色而逐之。即儿娶妇，女嫁婿，亦不敢牵衣而留。新妇入，儿女遂以事其母者事之。弃妇他日适后夫，过故夫庐而问新妇，相见无怍容、无怼言也。

八旗之居宁古塔者，多良而醇，率不轻与汉人交。见士大夫出，骑必下，行必让道。老不荷戈者，则拜而伏，过始起。道不拾遗物，物遗则拾之置于公，俟失者往认焉。马牛羊兔三日不归，则牒之公，或五六月之久尚能归。唯躏人田则责牧者，罚其值，虽章京家不免焉。

最重力仆健妇，尽一室人争奉之。若大家则择一人为庄头，司一屯之事，惟所指使。炕四时无断薪，薪在五十里外。五更饭牛，日暮乃返。采薪之仆，尤司一家之命，于群家更异数焉。

跳神，犹之乎祝先也，率女子为之。头带如兜鍪，腰系裙，

累累带诸铜铁，摇曳之有声。口喃喃，鼓嘈嘈，以竿绾绸布片于炕，而缚一豕，以酒灌其耳与鬣。耳鬣动即吉，手刃之，取其肠胃，而手拚之，亦有吉凶兆。女子韵秀者，亦如歌舞状；老则厌，男子更厌矣。马神则牵马于庭中，以红绿布帛丝系其尾鬣，而喃喃以祝之。跳毕则召诸亲戚啖生肉，酌以米儿酒，尽醉饱，不许怀而出其户，曰神怒也。寻常庭中必有一竿，竿头系布片，曰祖先所凭依，动之如掘其墓。割豕而群鸟下啖其余脔，则喜曰“祖先豫”，不则愀然曰：“祖先恫矣！祸至矣！”

宁古塔无闲人，而女子为最。如糊窗则捶布以代纸，烧灯则削麻入麸糠以代膏，皆出女子之手。不碾而舂，舂无昼夜。一女子舂，不能供两男子食。稗之精者至五六舂。近有碾，间橐粟以就碾。舂余即汲霜雪，井溜如山，赤脚单衣，悲号于肩担者不可纪，皆汉人富贵家裔也，伤哉！

百里往还不裹粮，牛马不携粟草，随所投如旧主人焉。主人随所供不责报，亦无德色。

病不问医，无医安问？死则以敝船为椁，三日而火。章京则以红缎旌之，拨什库则以红布，再下则红纸。俗贱红而贵白，以为红乃送终具也。男子死则必有一妾殉，当殉者即于生前定之，不容辞、不容替也。当殉不哭，艳妆而坐于炕上，主妇率其下拜而享之。及时以弓弦扣环而殒。倘不肯殉，则群起而缢之死矣。

满人不知有佛，诵经则群伺而听，始笑之，近则渐习，而合掌以拱立矣。西达子则知有佛有经，能膜拜，大约与喇嘛教同，与西土异。不祀神，唯知有关帝。亦无庙，近乃作一土龛。

稗子贵人食之，下此皆食粟，曰粟有力也。不饮茶。

无陶器。有一磁碗，如重宝，然群不贵，遂不足宝矣。凡

器皆木为之。出高丽者精，复难得，大率出土人手。匕箸盆盂，比比皆具，大至桶瓮，亦自为之。有打糕，黄米为之，甚精。有饼饵，无定名，但可入口，即曰佳也。多洪有蜂蜜，贵家购之以佐食，下此不数数得。盐则取给于高丽，每十月大宗伯特遣一驿使者至宁古昂邦，檄一牛禄，督市盐者以行，给其仆马，至高丽之会同府。府去王城尚三十里，荒陋犹宁古也。其国亦遣一官受我使，交易盐及牛马布铁而还。凡五六十日而始竣事。闻其国亦以供应为苦，得盐乃高价以售。汉人唯退而自啖其炕头之酸虀水菜，将霜取而置之瓮，冰浸火烘，久而成浆，曰胜盐多多矣。

东山名商阳哈答，极高峻。此山最深远，向出参、貂，今则取尽矣。惟桑树最多，松子采之不尽。其东北一千八百里为非牙哈，总名乌稽，又名鱼皮。因其土人衣鱼皮、食鱼肉为生，故名。其人不知岁月，不知生辰，死以片锦裹尸下棺，以木架插于野，置棺木架上，俟棺木将朽乃入土。

凡各村庄，满人居者多，汉人居者少。凡出门，不赍路费，经过之处，随意止宿，人马俱供给。少陵所谓“马有青刍客有粟”也。如两人远出，年少者服事年长者。三人同行，最幼者服事；其稍长者亦公然坐而不动。

等辈彼此称呼曰阿哥，有呼名者。称年高者曰马发，朋友曰姑伲，父曰阿马，母曰葛娘，大伯曰昂邦阿马，叔曰曷克赤，子曰济，女曰叉而汉济，甥曰济须即哈，夫曰畏根，妻曰叉而汉，男人曰哈哈，女人曰赫赫，兄曰阿烘，弟曰多。

流人间有逃妇者，人遇之亦不告，有追及者，讳云自返，亦不之罪。大率信义为重，路不拾遗，颇有古风。今则不能矣。

其人最善于描踪。人畜经过，视草地便知。能描至数十里。但一经雨，便失之矣。有草名乌拉，出近水处，细长温软。用以

絮皮鞋内，虽行冰雪中足不知冷。皮鞋名乌拉。土谚云“宁古三样宝，人参貂皮乌拉草”。所产之物，俱异于他处。香瓜极香甜，夏日尽饱，无破腹之患。冬日食油腻及饮冷水亦然。故内地人到此者，无不服水土之患。其水人称为人参水。地极肥饶，五谷俱生，唯无稻米。四月初播种，八月内俱收获矣。农隙俱入山采樵，以牛车载归，足来岁终年之用乃止。雪深冰冻则不用车，用冰滑，或用扒犁，似车而无轮，仍驾牛，在冰地上行，速而且稳。暇则采松子，并取火绒。绒生于木瘿中，取之可盈掬。或开窑烧灰，或砍大树作器用。无瓦器，其盏、碟、盆、盎、澡盘之属，俱以独木为之。油用苏子油，似紫苏子。亦有麻油，稍贵。无烛，点糠灯。其制以麻梗为本，苏子油渣及小米糠拌匀，粘麻梗上晒干，长三四尺，横插木架上，风吹不息。不知养蜜蜂。有采松子者或采樵者，于古树中得蜂窠，其蜜无数。汉人教以煎熬之法，始有蜜有蜡。遇喜庆事，汉人自为蜡烛。满洲人亦效之，然无卖者。大小人家皆做黄虀汤，每饭用调羹，不用箸，调羹曰差非，又曰匙子。吃碗菜乃用箸，箸曰差不哈，碗曰么乐。出门者腰带必系小刀、匙子袋、火连袋、手帕等物。

房屋大小不等。木料极大，只一进，或三间五间，或有两厢俱用草盖。草名盖房草，极长细。有白泥，泥墙极光滑美观。墙厚数尺，然冬间寒气侵人，视之如霜。屋内南西北接烧三炕，炕上用芦席，席上铺大红毡。炕阔六尺，每一面长二丈五六尺。夜则横卧炕上，必并头而卧，即出外亦然。橱箱被褥之类，俱靠西北墙安放。有南窗西窗，门在南窗之旁。窗户俱从外闭，恐夜间虎来易于撞进。靠东边间以板壁，有南北二炕。有南窗者为内房，无椅杌，有炕桌，俱盘膝坐。客来俱坐南炕，内眷不避。

其俗无作揖打恭之礼。相见惟执手，送客垂手略曲腰。如久

别乍晤，彼此相抱，复执手问安。如幼辈，两手抱其腰，长者用手抚其背而已。如以右手抚其额点头为拜。如跪而以手抚额点头，为行大礼。妇女辈相见，以执手为亲，拜亦偶耳。除夕，幼辈必往长者家辞岁叩首，受而不答。等辈同叩。元旦，城门必严列旌旗弓矢以壮威武。家家必于半夜贺岁，如迟至午，便为不恭矣。满洲人家歌舞，名曰莽式，有男莽式、女莽式。两人相对而舞，旁人拍手而歌。每行于新岁或喜庆时，凡大小人家前庭，立木一根，以此为神。逢喜庆疾病则还愿。择大猪不与人争价，宰割列于其下，请善诵者名叉马，向之念诵。家主跪拜毕，用零星肠肉，悬于木竿头，将猪肉、头足、肝肠收拾极净，大肠以血灌满，一锅煮熟。请亲友列炕上，不用桌，铺设油单，一人一盘，自用小刀，片食不留，余不送人。如因病还愿，病不能愈，即将此木掷于郊外，以其不灵也。后再逢喜庆疾病，则另树一木。有跳神礼，每于春秋二时行之。半月前酿米儿酒，酿味极甜。磨粉做糕，糕有数种，皆略用油煎，必极其洁净。猪羊鸡鹅毕具。以当家妇为主，衣服外系裙，裙腰上团围系长铁铃百数，手执纸鼓敲之，其声镗镗然，口诵满语，腰摇铃响，以鼓接应。旁更有大皮鼓数面，随之敲和。必西向，西炕上设炕桌，罗列食物。上以线横牵，线上挂五色绸条，似乎祖先依其上也。自早至暮，日跳三次，凡满汉相识及妇女，必尽相邀。三日而止，以祭余相馈遗。清明扫墓，富贵者骑马乘车，贫贱者将祭品罗列炕桌上，女人戴于头上而行，虽行数里，不用手扶，而自不倾侧。即平日米粮箱笼，俱以头戴。有疾病，用草一把，悬于大门，名曰忌门。虽亲友探望，只立于门外，问安而去。

遇婚丧喜庆等事，无鼓乐，无男女傧相。订婚时父率子同媒往拜妇之父母。次日女之父亦同媒答拜。行聘名曰下茶。俱用高

桌，上铺红毡，茶果、绸缎、布匹仍用盘放桌上，多至数十桌。贫富不等，羊酒必需。嫁时妆奁，如箱匣、镜台、被褥之类，亦置高桌上，两人扛之。娶亲用轿车，上挂红绿绸。妇入门，只拜公姑，无交拜礼，如汉人请亲戚扶新人行礼。

满洲人家喜筵宴客，饮至半酣时，妇女俱出进酒。以大碗满斟，跪于地奉劝，俟饮尽乃起。生子满月下摇车，如内地之摇篮。其制以筛板圈做两头，每头两孔，以长皮条穿孔内，外用彩画，并悬响铃之类，内垫薄板，悬于梁上，离地三四尺。用带缚定小儿，使不得动，哭则乳之，不已则摇之，口念"巴不力"，意即哄其睡也。丧事将入殓，其夕亲友俱集，名曰守夜，终夜不睡，丧家盛设相待，俟殓后方散。七七内必殡，火化而葬。棺盖尖而无底，内垫麻骨芦柴之类，仍用被褥，以便下火。父母之丧一季而除，以不剃头为重。

宁古塔地不计亩而计晌。晌者，尽一日所种之谓也，约当浙江田二亩。一夫种二十晌，晌收谷自一石至二石，以土之厚薄为等杀。谷凡十种，曰稗子，曰小麦，曰大麦，曰粟（小米也），曰秫（黏谷也，用以造酒），曰黍（大黄米也，作饧，亦可为酒），曰稷（糜子米也，宜酒，亦可为食），曰高粱（蜀黍也），曰荞麦，曰秙麦（铃铛麦也），而以稗子为最，非富贵家不可得。

昔年行柳条边外者，率不裹粮，遇人居，直入其室，主者尽所有出享。或日暮，让南炕宿客，而自卧西北炕。马则煮豆麦锉草饲之。客去不受一钱，他时过之，或以针线荷包赠。则又煮乳猪鹅鸡以尽〔似当作"赆"〕。盖是时俗固厚，而过客亦不若今日之多也。今则走山者以万计，踪迹诡秘，仓卒一饭或一宿，再宿必厚报之。

满洲有大宴会，主家男女，必更迭起舞。大率举一袖于额，

反一袖于背，盘旋作势，曰莽势。中一人歌，众皆以“空齐”二字和之，谓之曰空齐，盖以此为寿也。每宴客，坐客南炕，主人先送烟，次献乳茶，名曰奶子茶。次注酒于爵，承以盘。客年差长，主人跪以一手进之，客受而饮不为礼，饮毕乃起。客年稍长于主，则亦跪而饮，饮毕，客坐，主乃起。客年小于主，则主立而酌客，客跪而饮，饮毕起而坐。与席少年欲酌同饮者，与主客献酬等。妇女出酌客亦然。是以不沾唇则已，沾唇则不可辞。盖妇女多跪而不起，非一爵可已。又客或惧醉而辞，则主不呼妇女出，出则万无不醉者矣。凡饮酒时不食，饮已乃设油布于前，名曰划单，即古之单也。进特牲，以解手刀割而食之。食已尽赐客奴。奴席地坐，叩头对主食不避。

俗尚齿，不序贵贱。呼年老者曰马法。马法者，汉言爷爷也。呼长者曰阿哥。新岁卑幼见尊长，必长跪叩首，尊长者坐而受之不为礼。首必四叩，至三则跪而昂首，若听命者然。尊长者以好语祝之，乃一叩而起，否则不起也。少者至老者家，虽贫必隅坐随行。出遇老者于途，必鞠躬垂首而问曰:“赛音。”赛因者，汉言好也。若乘马必下，俟老者过，老者命之乘，乃敢避而乘。宴会必子弟进食行酒，不以奴仆，客受之亦不酢。往来无内外，妻妾不相避。年长者之妻呼为嫂，少者之妻呼为婶子若弟妇。

婚姻择门第相当者。先求年老者为媒，将允，则男之母径至女家视其女，与之簪珥布帛。女家无他辞，男之父乃率其子至女之姻戚家叩头。姻戚家亦无他辞，乃率其子姓群至女家叩头。《金志》所谓男下女礼也。女家受而不辞，辞则犹未允也。既允之后，然后下茶，请筵席，此男家事也，女家唯赔送耳。结婚多在十岁内，过期则以为晚。上元夜，好事者辄扮秧歌。秧歌者，以童子扮三四妇女，又三四人扮参军，各持刀尺许，两圆木戛击相对舞。

而扮一持伞灯卖膏药者前道，旁以锣鼓和之。舞毕乃歌，歌毕更舞，达旦乃已。

十六日，满洲妇女群步平沙，曰走百病。或连袂打滚，曰脱晦气。入夜尤多。

正、二月内，有女之家多架木打秋千，曰打油千。

岁除必贴红纸春联，联贵四六，岁易新句，或与旧稍同则不乐。

十月人皆背鹰走狗，逐捕禽兽，名打围。按定旗分，不拘平原山谷，圈点一处，名曰围场。无论人数多寡，必分两翼，由远而近，渐次相逼，名曰合围，或曰一合再合。所得禽兽，必饷亲友。

满人有病必跳神，亦有无病而跳神者。富贵家或月一跳，或季一跳，至岁终则无有弗跳者。未跳之先，树丈余细木于墙院南隅，置斗其上，谓之曰竿。祭时着肉斗中，必有鸦来啄食之，谓为神享。跳神者或用女巫，或以家妇。以铃系臀后，摇之作声，而手击鼓。鼓以单牛皮冒铁圈，有环数枚在柄，且击且摇，其声索索然，而口致颂祷之词，词不可辨。祷毕，跳跃旋转，有老虎、回回诸名色。供祭者猪肉及飞石黑阿峰，飞石黑阿峰者，粘谷米糕也，色黄如玉，质腻，掺以豆粉，蘸以蜜。跳毕，以此遍馈邻里亲族，而肉则拉人于家食之，以尽为度，不尽以为不祥。

宁古塔烧酒曰汤子酒，斤银四分；黄酒，斤银三分。烧酒家为之，惟黄酒多沽饮。

宁古塔船有两种。小者曰威弧，独木锐首尾，可受三四人。大者曰五板船，三舱合五板为之，合处不用灰麻，钉以木，水渍则以青苔塞之，可受十余人。常责一人执青苔以俟，不遑他顾，他顾则水入船矣。桨长数尺，两头若柳叶而圆其中，人执之，左右

棹若飞。五板船，富者乃有之。威弧随处皆有，冬则以为马槽。

宁古塔薪不须买，昔年门外即是，今且在五十里外。必三四鼓蓐食往，健者日致两车，弱者致一车。俗以伐木为第一劳苦事。每年冰雪中运一年之薪积于舍南，若出二三月冻开，不可运矣（冬间合抱之木，一二斧即剖，十余斧即断，他时则否）。富者奴任之，贫者子若孙任之，或无子孙，则雇倩人。间有卖者，大率二钱一车。冬春所烧皆湿木，然入炕即爇，夏秋则不干不爇矣。

童子相戏，多剔獐狍麋鹿前骽前骨，以锡灌其窍，名噶什哈。或三或五堆地上，击之中者尽取所堆，不中者与堆者一枚。多者千，少者十百，各盛于囊。岁时闲暇，虽壮者亦为之。

凡卧，头临炕边脚抵窗，无论男女尊卑皆并头。如足向人，则谓之不敬。唯妾则横卧其主脚后，否则贱如奴隶亦忌之。头不近窗者，天寒，窗际冰霜，晓且盈寸，近窗衾裯，亦为寒气所逼，每不干。乃知头临炕边，亦不得已。近日炕皆外高内低，觉更便；但不甚阔，人稍长更须斜卧，而绝无增广之者。

满洲人见人以鞠躬为礼，别久相见则相抱。近以抱不雅驯，相见与别但执手。年长则垂首引之，少者仰手迎焉，平等则立掌平执。

双城跳神之陋俗

吉林双城人民有一种习惯，即妇女之跳大神是也。习俗相沿，由来已久，人民极其信仰，尤以妇女为最甚，乡间为最多。操是术者，分文武两派。文派者，多系老妪为之，于深夜之际，闭目端坐，须臾之间，浑身乱抖，谓神即附体，信口歌唱，丑态百

出。武派者，以青年妇女为最多，于夜静更深，腰悬铜铃一串，争击单面鼓，满屋跳跃，信口高歌。所附之神不一，如济颠僧、杨二郎、猪八戒等名目。间有中年男子，亦系武派者，能当场吞铁钉若干，能喝煤油数斤，若疯若狂，亦不知何所取义。人民即啧啧称美，谓其工夫已到，修炼已深。可笑极矣！城东二屯有王姓妇，年仅二十余岁，于严寒之际，在院内脱去身上衣服，露出胸膊，用铁练将肩窝穿透。练之两端，悬挂铡刀四口，名曰挂甲。虽鲜血淋漓，毫无痛楚之色。诚陋俗也！

黑斤济勒弥之生活

黑斤费雅喀济勒弥人，在今日吉林省东北边。自依兰以东，如桦富临绥等属，皆有其踪迹（据十年前调查，桦富临绥四属，男女凡七千余人），但血统多已混和。沿河渔鱼者，辄混称为鱼皮韃子。其傍山林以居之猎人，则称之为打牲人，或混称为打牲索仑。第以职业区别而已。

混同江下游东北海口，有大鱼，长一二丈，大数围，头有孔，行如江豚之涉波，孔中喷水高一二丈，訇然有声闻数里。黑斤济勒弥诸人，通呼为麻特哈，谓此鱼奉海神命送鱼入江，以裕我民食者。是间土人皆不知岁月，特以江蛾为捕鱼徵候。每于江面花蛾变白时（约五月），麻特哈送乌互路鱼入江；及青蛾初起（六月至七月望前），送西里性鱼入江；至江面小青蛾再飞起（八月），送答抹哈鱼入江。皆至特林河口而返。其驱鱼进口也，每三四为群，各去里许，逆流而上，掀波喷浪，势甚汹涌。而乌互路等鱼，则率群前行，若不敢稍止者，日可行三四百里。此三项鱼到时，济勒弥及黑斤人等，则于江边水深数尺处，多置木桩，长二

三丈，或四五丈，亦有作方罫形，独虚沿江一面者，名曰闷杠，于水平线下，又系以袋网，须日乘小舟取之。每一闷杠可得鱼数千斤。又或以围网，或以撒网，一举可得数百斤，数十斤。载回小舟，举家各持小刀，临流割之。鱼分四片，穿以柳条，支架藏之，作御冬之旨蓄。至麻特哈巨鱼，初济勒弥等人以为海神之使者，故不敢捕取。后见俄人设法竞取，土人亦从而效之。每江中风浪大作，辄扬帆持叉遥掷之。叉尾系长绳，俟鱼力既惫，乃牵至江岸，或售或食，仍不敢携入室中，恐为祟也。若乘威呼持叉取鱼，则以剃发黑斤为最。当波浪平静时，江面认取鱼行水纹，抛叉取之，百无一失。其威呼不用木而用桦树皮，长丈余，宽约二尺，首尾胥窄，才容一人，其快如风。江中鱼类如鲂鳣鰋鲤，土人多生食之。

答抹哈鱼产于江中，长成于海，复回江河而死，故有往来生死之谚，其寿命只一年。每当暮春，江河冰解，小鱼即乘流冰入海，得咸淡混水，长大甚速。立秋后，辄又不食，逆流而上。母鱼追啮雄鱼之尾，俗称咬送。昼夜追接，唯值江中滩石，则泳游不去，俗称巡场。渔者于此恒多获焉。临江县之黑斤人专以斯鱼为衣食，鱼肉充饥，鱼皮染绘作衣，黑斤人故又名鱼皮韃子。是种人不知岁月，盖以来鱼一度为一岁焉。

黑 龙 江

黑龙江风俗琐记

江省木植极贱，而风力高劲，匠人制屋，先列柱木，入土三分之一，上覆以草，加泥涂之，四壁皆筑以土，东西多开牖以延日，冬暖夏凉，视瓦椽为佳。近年多以瓦为美观，仰而不覆，以水灰嵌合之，否则大风扬去。官廨外无厅堂，或三间四间，俱为房。环三面土炕，燃薪其中以御寒湿，入夏亦然。初时男妇杂坐卧，不相回避，即外来托宿者，亦与共之。嗣奉例禁，其俗始革。而市集稍远处，犹仍陋俗。外垣多无门，夜以大木纵横立之，早起平置地上。近如齐齐哈尔、呼兰诸城仕宦之家，则仿佛内地，高阀厚墙，别设厅事延宾客矣。

江省入冬以后，窗皆高丽坚纸蒙蔽无隙，玑上厚冰寸许，视如积雪。盖屋中之火，与庭中之雪，相薄而成，至次年三月始消。北墙尺许厚，亦然。每雪落地，则散粒如沙，往来徒步，踏之有声，而不滑足。其下坚冻二三尺不等，经春间东风迅起，渐化为水，市中至泥深没马，月余乃平。入伏后，小热数日，然即晚辄凉，当身必须夹衣。冬坐室内，环以火炉，著羊裘，亦不畏寒。一出至庭，则肌骨为悚，须眉皆冰。土人著皮帽，蒙首至颈，仅留目孔出视云。

冬雪外出，耳轮辄以皮囊之，否则冻欲死。然以雪沃之，则回暖如旧，不觉其痛。盖寒气类引而出，反则闭之益甚，谚所谓关门杀贼也。

江省风俗素朴，嗜酒之外，饮馔极菲。然性颛愚，不知计算。又习于游惰，稍近劳力之役，辄避不前。每三五成群酣饮市肆，一日未终，罄诸所有而后已，不知积蓄以贻家也。醉则随路倒卧，亦无人过问之。

新正各业停市，往来相贺，与内地同俗。爆竹之声，年尾年首，亦时盈于耳。唯十五元夕，户以上年积残油蜡聚铁镬中，悬门首燃之，至天明而罢。烟炎涨天，气又恶劣，不知取义云何。

巫风盛行，家有病者，不知医药之事，辄招巫入室诵经。装束如方士状，以鼓随之，应声跳舞，云病由某祟，飞镜驱之，向病身按摩数次遂愈。或延喇嘛治之，亦大同小异。寺观无僧道，行脚者亦鲜，唯呼兰三城，间一遇焉。

俗有丧，树木杆于庭，上挂长幡，以示远近。起芦屋，置柩其中，或数日，或十数日，舁之郊外。亲属服粗白布，无麻，赴吊者亦白冠。初多火葬，或近水置之，随江涨而没。嗣山东回民贩牛至者，辄数代依倚不去，于附城小阜，营域树碑，土著乃渐效。然青乌方术，五行家言，均不之问也。

旗民不重茶饮，客至则口吸袋烟，手捧以进。或久生〔疑当作“坐”〕，饷白水一盂。市肆商主，则煮茶进客。以故茶贩甚少。

土人著履曰乌拉，制与靴同，而底软，连帮而成。或牛皮，或鹿皮，缝纫极密。走荆棘泥淖中，不损不湿，且耐冻耐久。市有专肆，力食者入冬皆倚赖之，价亦不昂。各城妇女皆满洲装束，即垦民亦习而从之。

江省牲畜，遍放于野，不以豆料麦肩饲之。至秋后，畜于家

厩，则喂以羊草。长尺许，色青而润，经冬不变，郊外随地皆有，四月即生，七八月将枯时，土人争往刈割，堆平屋顶上，约可供牲畜冬春之需。

市酒多自呼兰贩运，味薄同内省米酒，不及奉天牛庄之佳，然同一高粱所酿也。饮者既多，酿者亦遂贵多，市情自然之理。又有黄酒，以糜经宿成之，其甘如醴，以供祀神，余则饷客。

江省牲畜，以牛为多，诸部落初时以为常食，名曰乳牛，又曰菜牛。土人往来运载，多以牛车，轮极笨重，上露无棚，妇女亦乘之过市。又有耙犁，似露车，座低傍轮，前有轭而高，以牛驾之，入冬走冰上如飞，且可施帷幞衾裯御寒焉。

江省鹿类最繁，麅麂为用尤多。呼伦贝尔、布特哈、兴安各城诸部落，每以麅皮置为囊，野处露宿，全身入囊，不畏风雪。麂皮则为衣裈之用，入市出售，印以花纹，极软温耐久。麅麂诸肉，市亦有供食，混与兔相类，腊之颇佳。鹿则茸角为上，而鹿胎为膏，则妇科佳药，鹿尾亦称佳肴。全鹿一只，可值京钱二三十千。以之煎胶成块，利益甚厚焉。

江省无成树花木，西洋菊之类，间一见之。又有以洋菊种入盆者，黄红相间，点缀几席间。树则杨、榆两种，随在多有，清明后始见青芽，原草亦然，八月亦渐枯矣。各城山内，桦树为多，其皮坚致光泽，可为冠履、器具、庐帐、舟渡，而省城不多见焉。药品如赤白芍、防风、黄芩、甘草、车前、五味子、薄荷、黄精、黄连皆有之。药肆中人，随采以归，无人取而供买者。蔬菜入夏始多，如韭菜、菠菜、芜菁、萝卜、土瓜之类。至秋末，则唯黄芽白一种，土人以盐水浸之，贮瓮中，留供冬春之需，谓之酸菜，调羹颇佳。或以芜菁、萝卜两种入窖，随时取食。市肉牛羊为多，豕肉则汉人食之。

娶妇之家彩绸红毡，丧家搭棚所需席片，及盘碗灯笼诸物，无问官兵，皆值月铺户供应。

棉花非土产，布来自奉天，皆南货。亦有贩京货者，毛蓝、足青等布是已，然皆呼为京靛。而江南来者，号抽机布。俗谓一布为小匹，二布为大匹。制一衫，小匹不足，大匹有余，布之尺寸可知。

城内外门前揭笊篱者，旅店也。外来投宿，例报番子房；土人则否。

《盛京通志》称土俗云：行者不赍粮，而鸡黍之谊必笃，父兄对宾客，子弟侍立，执杯杓必恭。今黑龙江一带，过客到门，必留酒食，肴不过猪肉鸡卵，而以双上为礼，如鸡卵二盘，猪肉亦二盘也。酒则子弟执壶侍侧，不尽不去，果如志所云。他城虽不逮，仿佛似之。

满洲宴客，旧尚手把肉，或全羊。近日沾染汉习，亦盛设肴馔。然其款式不若内地，味亦迥别，庖人之艺不精也。所谓手把肉，持刀自割而食也。故土人割肉不得法者，有“屯老老”之诮。

土人过节，上元汤圆，端阳角黍，中秋月饼，家自为之，亦有粥者。唯二月二日太阳糕，九月九日花糕，不见食之者。此与都下少异。

土人以黄米造酒，谓之黄酒。又有名秋酒者，关以东处处卖之。达呼尔以牛马乳造酒，谓之阿尔占，汉名奶子酒。

土人熬饮黑茶，入烛油炒米以当饭。黑茶，满洲语噶喇钗也。茶叶来自奉天，一包谓之一封，又称一个。性不寒，能消肥腻，塞上争重之。亦有瀹香片大叶等茶，啜以盖碗者，满洲汉军数家外，晋商为多。

索伦达呼尔，以麅头为帽，双耳挺然，披麅服，黄毳蒙茸。少见多怪者诧之；然亦穷苦者装饰如此。

商贩春秋毡帽，夏草帽，唯晋商帽皆有缨，夏必戴雨缨。在呼伦贝尔者不然，居近蒙古也。

土人以褡裢布制袍，或用茧绸。色尚蓝，灰酱次之。其缺襟亦有服绸缎者，十仅二三，则其得之不易可知。有衣名哈尔玛儿者，麅鹿等皮之毛落而鞟存者也，服之作苦，最耐磨涅。

夏日妇女多跣足，或划袜行。然野花满鬓，老少无分，故有修头不修脚之谚。

齐齐哈尔人家，门皆高大，可通车。院皆宽敞，可容牛马。屋不过三层，间造重门，设照壁。然墙多及肩，行路窥见堂奥。若墨尔根等处，则几于折柳而樊矣。

草屋南向者三楹，或五楹，皆以中为堂，屋西为上屋。乡居者率称西面为德尔吉，译言上也，盖尚右之意。

草屋一苫，可二十年，土屋须岁岁报墁。土屋谓之平房，列肆者多，居家者少。至以瓦为之，不过佛殿数楹，非仅陶瓦难得也，御寒不如草舍，故人家不用。

屋脊置木压草，以防风揭，谓之马鞍。亦有以砖代者，不多见。

柱埋于地，露二尺许，造屋其上，贮不耐潮湿之物，望之如水榭者，曰楼房。仓库类然。人家亦有。然大风有倾欹之患，故亦不多。

墙有土筑者，垡甃者，泥堆者。垡甃最耐久。垡者，野甸泥块土草结成，坚如砖。齐齐哈尔外城垒此。又有拉哈墙，纵横架木，拧草束密柱横架上，表里涂以薄泥，而占地不大，隔室宇宜之。

窗自外糊，用高丽纸，纸上搅豔水，入苏油喷之，借以御雨。冬月盈窗棂间，层霜内积如树介，稍暖则化点滴如雨。

屋内三面，皆炕绕之，室自暖。不然，虽煨红炉，寒气不散。地下四时坚冻，即三伏，炕必一两日一烧，否则腰膂间易致疾，疾甚须以热炕烙之。

寒贱者两家蹴居一室，仅以各炕为畛域。客来仍许借宿。无问城乡，类如此。

久烧之炕，洞中积有煤炱，往往随烟出筒，延烧庐舍。故炕必一岁一掏，谨修之，方无患。

屋侧烟筒，过檐数尺砖者，望之如堵，一家不啻五六座。亦有土木为之者，卑陋不耐风雨。

烟筒出火曰煤子，疾撒盐一握，或投猪矢于筒，而密堵灶门，其火自熄。

达呼尔屋脊插一小帜，院中树高竿无斗，而缚草一束，与满洲家索摩小异。

满洲汉军及流人家，亦立天灯。然平时点者少。正月点者，十室而九。

满洲汉军女既聘，婿先行叩头礼，然后送簪珥衣服，富者或致羊豕鹅酒，谓之过礼。娶之夜，婿家黄纸朱书“麒麟在此”四字，贴门上。女乘采帷车，前悬筛箩及镜，沿路放爆竹，鼓乐导之。明日设席待亲族，贺者至，饭酒三杯辄去，择日更设席谢之。

达呼尔巴尔呼，以牛马为聘礼，多多益善。礼不备，女不容娶。然婿既得喝喇礼发密礼，许来往女家，与婿同寝处，称夫妇。故有聘逾数载，乃能备礼迎娶者，往往子女成行，随母入门。而翁姑受拜，仍以新妇称之。喝喇礼发密，译言执手。

满洲汉军，皆与蒙古通婚姻，然娶蒙古者多。达呼尔巴尔呼自相婚姻。与蒙古通营站官屯，则满洲汉军娶其女者有之。

土人婚娶，无附远厚别之义。惟汉军果氏，以为系出满洲瓜尔佳，与瓜尔佳氏世不结亲。此外无别，豪族尤甚。

人死三日，既薄暮，其子以纸囊盛纸钱，负入土地祠，即神前曳囊三匝，觉重，曰亡者收去，出而焚之，谓之䄌禠。

丧家门内树高竿，揭幡，舁榇用杠，以旗扇舆马为执事，皆与都下略同。然富者为亡人焚裘帽，一火尝抵千百金，较从前焚舆马，侈僭之甚。

人死焚尸而瘗曰熟葬，老人闻[疑当作"间"]有免者，然亦满洲汉军数家。熟葬之法，舁棺至郊野，置柴上，请师举火，火炽尸起，挺而扑之。须臾肉尽骨仅存，然后拾置所谓净匣中，而瘗之土，然师之业苟不精，骨亦易为灰烬。此势家之所以严择师也。

呼伦贝尔布特哈人死，挂树上，恣乌鸢食，以肉尽为升天。世有鸟葬树葬之说，即此俗。

流人死，苟且棺敛城外，往往受狼犬之累。掩骼埋胔之令，惜无行者。而发冢一事，亦时有之。

土无片石，凡葬处，亦有植树，间立碑碣。石皆来自奉天，质粗易泐。

满洲家立索摩竿，春秋二仲行还愿、跳神、背灯、换索诸礼，与都下无异。汉军旧家祭先，有烧香礼，亦春秋举行。余关帝、马神诸祀，满洲汉军，按期举行，尤诚敬。

库雅喇满洲以犬祭，未闻用牛。近则讳犬，而诡言用豕。不知犬曰羹献，古礼以之荐家庙，何讳为？

达呼尔家，尔子兄弟如干人，其西壁草人亦如干，微具眉

目，囊具半身。死，去之；生，增之。岁时祭祀，所谓祖宗也。巴尔呼亦然。其祖宗最忌动摇，触之主人必病，病则祭以肉，举家分肥。故下户狡狯者，馋则阴撼壁上囊。可笑也。

满洲清明墓祭，新坟插佛朵，旧坟插柳枝，皆示人有后意。佛朵之式，粘五色纸条如幡，汉名佛花，都下亦用。

水读为髓，柴读为财，土音也。元旦担水抱柴，扣门户问之，答曰送则入之，而置其水其柴釜灶中，大喊曰："添财添财"。家家如是。

上元城中张灯五夜，村落妇女来观剧者，车声彻夜不绝。有镂五六尺冰为寿星灯者，中燃双炬，望之如水晶人。此为难得。

四、五月，青草初生，载酒牵羊，饮宴于江边林下，号曰要青。

除夕，人家门外烧马，通店肆门外烧炭，盖都下柏叶驱岁之意。向来爆竹极少，近则通市轰然。亦有销金门神、五彩画幅之类。

俄伦春俗重鲜食，射生为业。然得一兽即还家，使妇取之，不贪多，亦不以负戴自苦。孛伦达呼尔旧亦然，近日渐知树艺，辟地日多。呼伦贝尔依然畜牧为生，富在牛马，力田者寥寥也。

俄伦春妇临产，夫为搭棚寮数里外，送妇居之。既生儿，乃迎归。

达呼尔病，必曰祖宗见怪，召萨玛跳神禳之。萨玛，巫觋也。其跳神法，萨玛击太平鼓作歌，病者亲族和之，词不甚了了，尾声似曰"耶格耶"。无分昼夜，声彻四邻。萨玛曰"祖宗要马"，则杀马以祭；要牛，则椎牛以祭。至于骊黄牝牡，一唯其命。往往有杀无算，而病人死、家亦败者。然续有人病，无牛马，犹杀山羊以祭。萨玛之令，终不敢违。

伊彻满洲病，亦请萨玛跳神，而请札林一人为之相。札林，唱神歌者也。祭以羊，腥用鲤。萨玛降神，亦击鼓，神来则萨玛无本色。如老虎神来狰狞，妈妈神来噢咻，姑娘神来靦觍，各因所凭而肖之。然后札林跽陈新神救命意，萨玛则啜羊血嚼鲤，执刀枪白梃，即病者腹上，指画而默诵之，病可小愈，然不能必其不死。

小儿病，其母黎明以杓击门，大呼儿名曰博 德 珠。如 是 七言，数日病辄愈，谓之叫魂。处处有之。博德珠，家来之谓。

喇嘛有跑凳术。人家失物，喇嘛以绳击板凳，挽而咒之，自行如飞。止某家，曰盗也，搜之。无获，则又咒凳，又自行。尝止数家，失物卒无迹，而数家倾筐侧箧，所失转多。然不过乡愚受其惑也。

边俗不甚别男女，出则同川而浴，居则短垣可逾。一二守礼者，往往为荡子所指目，百计剔蹶，务即败行乃已。倡妓之辈，其始流人贱户迫于冻馁为之，近则土人亦渐 不 失〔疑当作“知”〕自惜。狂夫引邪入室，公然与母妻杂坐。良家妇女，率好冶容艳饰，出入丛祠闹市间，甚至恣为狎媟，不可问也。

俗呼蟋蟀曰趋趋，络纬曰聒聒，螳螂曰刀螂，蚓曰曲蟺，萤曰火虫，蜣螂曰矢壳螂，蜻蜓曰玛螂，阜螽曰蚂 蚱，蜘 蛛 曰 蛛蛛，皆与内地无异。唯夏秋不闻虫〔疑当作“蝉”〕声，土人 亦不识蝉为何物也。

鄂伦春族之生活状况

一 职 业

鄂伦春族之人，以射猎为业，其射猎之目的物为野鸡，为飞

龙，为沙鸡，为树鸡，为麞，为鹿，为野猪，为熊，为狐，为狼，为虎，为水獭，为豹，为灰鼠等。常猎之兽，则麞、鹿、狐、灰鼠四种也。

二　衣　　服

鄂伦春族之人，以麞皮为衣服。皮有大毛、青毛、红毛之分。冬着大毛皮袄，春、秋着青毛皮袄，夏着红毛皮袄。鞋则夏穿布筒皮底（底用麞腿皮制成），冬、春、秋三季，则穿皮筒皮底（筒亦用麞腿制成）。帽以麞头皮制成，夏以白布缠头代之。

三　饮　　食

鄂伦春族以麞肉为主食品，米面为副食品。米、面、酒、油、盬、布、枪弹等物，由谙达供给之。鄂伦春族之人则以其猎得之麞皮及肉、灰鼠皮、鹿茸、狐皮等物品，以偿谙达之值。

四　居　　住

鄂伦春族之住屋，名曰撮罗子。斜搭木为架，上尖狭，下圆阔。夏季，富人外围以布，贫人外围以苇或草。冬季，富人表里都用皮围，贫人在苇或草之外面敷以雪。春、秋季，富人围小毛或麞腿皮，贫人与夏季同。顶上开直径尺余之孔，里面掘地设圆形或长方形之火坑。长方形者长约三尺左右，宽二十一尺左右，内烧以柴，三面铺草，上面铺皮褥为卧处。北面卧处上方，挂皮袋数个，袋中盛八拉罕（神之意）二三个不等，必待有高贵之客来，方让于此处坐、此处卧也。住所迁移无定，逐鸟兽而居，大都在有山有河之处。此处鸟兽猎尽，即迁移他处。冬季多住于山之阳，夏季多住于河之滨也。

五 器 具

鄂伦春族放置食物之器具，概用皮制成，有方者，有圆者。放置衣物，亦以鞋皮制成之箱子、圆盒子等盛之。上面或有刻以花纹者，颇精致，概出于妇人之手所制成也。

鄂伦春族之风俗习惯

一 婚 嫁

鄂伦春族定婚时，由媒人说洽妥，婿即至岳家，为岳父母及岳家长者叩首。归来后，始将礼物送去。礼物为马两匹，或多至五六匹，野猪一两头，酒四五十斤。

结婚时，新郎及父母再烦数人携酒肉等，一同往岳家迎亲。归来后，新郎为岳家送亲人叩首，新娘拜见翁姑，戚友携钱衣等物来贺，饮宴后始散去。

二 丧 葬

鄂伦春族人死，即为易衣，放在撮罗子外面地上，通知同族及戚友，哭泣以志哀，焚化纸钱。然后用靴皮将尸体裹起，择日舁出，架于树上。待皮肉腐烂，骨坠下，然后拾起埋之土中也。

三 祭 祀

鄂伦春族父母故去后，雇画工画一幅二尺见方之像，卷起盛于桦皮筒内，供在撮罗子后方桦树上。自制木质皮质之小神像，

名曰八伯罕者，盛于皮袋内，挂于撮罗子内之一面。每逢月朔月望以及令节，焚香祭祀。大祭时用野猪、麏鹿、野鸡等，宰死剥皮，供神前。焚香叩头毕，散去，煮熟，再祭。毕，撤而食之，当日食尽。

四 交 际

鄂伦春族遇族戚友有婚事，携钱衣等物往贺；有丧事，携纸与钱往吊。戚友间互相访问，亦时以猎得物相赠遗。与汉人交际，亦赠遗此等物；汉人则别以酒布之属酬报之也。

山　东

济南采风记

济南士好经术，城乡绅家，罔不课读；即农夫胥役，亦送子弟受读。学校如云，名里相望。《曾南丰类稿》云：齐为文学之国。又谓齐鲁文学，皆天性者。信然。

缙绅之家，不权子母，以夺民利，其有竞刀锥以兼贫寡者，皆羞为之，故多贫。居常亦罕与仕宦往来，请托夤缘之习，殆不可见。至深山之民，有老死不识衣冠者，其守分可知矣。

历下之民，最乐输将，不俟催科，自然云集。乡民力田者多，贫者樵采佣工，间有贸易，然不远出。东三府则有远去其乡者，殆以滨海之民，往往思动邪？

郡属之民，畏见官长，故健讼者少。妇女尤兢兢以登公堂为耻，即有官事牵及者，辄百计求豁免。故城乡妇女，节烈者多。

乡间妇女，最勤纺织，七、八龄女子即优为之。男子冬月无事，抱儿负暄，使妇得不旷织。故布帛之利，不减吴中。

省垣商贾杂居，稍稍奢靡。优伶倡妓，游食颇多。然皆非土人，未足为大邦累也。

郡有湖山之胜，距东南数省，亦复不远，凡宦游于此者，每

多侨寓不归，久遂入籍。俗谚有惯发客籍之说，亦非无因。人既杂居，风气遂兼南北。闾阎比户，衡宇相望，月夕风晨，一游街市，富庶景象，实有可观。

婚祀不事繁文。议既成，以亲友为冰人，用柬帖粘红笺，男家书“伏希金诺”，女家书“谨遵台命”，不书年庚。此外则书吉祥等字，以满纸为上，余从皆省。婚议既成，男女家或有事故，或为期尚早，则先用红单书写，命仆从传送，谓之传小柬。

齐俗本不亲迎，间亦有行之者。莱属之诸城，则守礼不衰，竟有不亲迎则不得为妻者。及期，男家用处女二人，俟彩舆登堂，艳妆先出，一执粉盂，一执脂盒，在新人面上作擦摩之势，谓之添胭粉。

新人出彩舆，必从马鞍过，以作厌胜之术。外用一火盆，烧兽炭，俟交拜时，用火酒数瓯浇于火上，以取将来家业兴旺如火也。两新人既入洞房，仆人即用新砖裱以红纸，置大门上。此俗不惟省垣有之，盖风行齐鲁间焉。相传明太祖微时夜行，遇新娶者，煞神随之，太祖尾之入，以砖置其门。次日，有问日者：“昨何故与煞神犯?”日者谓明知之，然是晚有紫微入度相救，故敢用之。流俗相传，至今勿替，不知其语之所自来也。

入房坐床之后，例吃子孙饽饽。先是男家纳吉之日，用荤素菜果盒面一盘，上加枣、栗、绒花、鬏髻等件，谓之油头粉面，送之女家。多少称家之有无，谓之合礼。此礼最重，虽极贫者，亦不可少。女家收其素者，而半收其荤者。先期一日，用面包素者，作水角子，以为新人坐床吃子孙饽饽之用。荤者留俟三日，款待新婿。坐床后，女家随送面丝斤许，肉合子数板，稀饭一罐来。盖齐俗三日内新人不食男家之物。次早，女家又送面丝来，谓之擀头面。此后则不复馈送矣。

新人入门后，凡贺客登堂者，皆不令见。入夜，母送其子入房，亲友概不得入，故无南省闹房恶习。此风最佳。

数日后，仆挟红氍毹，新郎具衣冠，往拜各亲友之门。见者甚少，见则叩无算。此风亦遍通省焉。

女若归宁，与婿相遇于家，不令同房。济宁一带，虽生子，在母家并不与婿相见，其严有如此者。赘婿之说，亦唯侨寄者间有之，土著家则决无其事。

既生子，婿家用鸡子染红，先报喜于母家，其多寡亦称家有无。戚谊中惟此最重，数世后犹相亲热往来。若姑姨中表，则不能如此。登莱之间，竟有终世不相往来者。

生日从无肆筵受贺之举。凡登仕版者，在他乡则举行，回籍后，从无收受礼物，亲友亦无登堂拜祝者。

小儿出痘七八日后，亲友送以烧饼油果，谓之结痞瘩，盖取结痂之意。出痘家用寸许宽四五寸长红布，挂于门首，谓之挑红。近亦盛行种痘及种牛痘者。

丧礼颇近古。初弥留之际，即著内外裳衣。始死，孝子披发至院心，呼其亲而号曰“上西南”，谓之指路。三声后，擗踊大痛。盖从古人升屋而号之礼，而少变其仪者。哭踊毕，用瓦罐盛米汁赴土神庙，呼其亲而遍洒之，谓之送汤。三日后止。

赴告与各省同。赴告后，吊客络绎至，十余日方止；绅衿家有月余方止者。七七之说，不甚经意。从无诵经之事。

丧期既择定，复告期于亲友，请其临丧。及期，用红笺书亲友名号，榜于壁，谓之挂榜。凡有执事者，咸列焉。

开吊日，客至灵前，长号三声，谓之举哀。省垣近染官场习，此礼遂灭；各郡尚遵行不替。若客来，孝眷咸举哀，女客犹随同举哀如故焉。

殡期至，亲及最契之友送狮豹。狮豹者，用花毯作身，木作首尾，一人裹于其中。开吊时列于大门左右，及启灵，狮豹先入于灵前舞蹈。丧家先备制钱一千或两千，置于灵几。舞蹈毕，卧于旁，从腹中出小狮讨喜钱，即搜几前钱而去。间有用数人，假戏场衣冠，于狮豹舞毕，演戏一折，然后启灵。此等乡间皆亲友为之，城市有用贫人者。

发引仪制亦同于他省。亲友著素衣冠送，乡间丁少之家，请送者或十余人，或数十人，皆白衣冠相送，以壮观瞻。此则失于太过，近则已不行矣。

丧服以东省为近古。省垣尚有用墨绖者。盖谋生于外者，多不能不少从杀，唯鞋则三年之内，无不用白。旧东三府及沂州等郡，竟服白三年，期服亦服白期年，冠履一色。此风他省人无不讶其太重，而不知古风之仅存也。

葬无过期年者。造坟最为坚固，用砖砌作城门式，前安以门，谓之发旋，砌作池形，上用木板作盖，或用石板，外用三合土筑之。三合土，用黍米汁合沙与土，干则坚过于石，谓之金顶坟。风水之说不甚信，故无论贫富，无停棺不葬者。墓道甚宽广，松楸荫及亩许，碑碣巍然。非独美观，亦使世世子孙祭扫不替。

祭以扫墓为最重。寒食日、中元日、十月朔，皆至墓前，陈祭品展拜，焚冥镪，加土，用土块压纸钱于坟顶而回。无此则人有疑其斩祀者。羁旅见之，不无风木之悲焉。

家忌设祭，房屋狭隘者，亦得展墓，有力者则祭于家。东府以冬至扫墓为最重，谓之冬祭，即蒸祭礼。省垣则罕行之。

除夕焚纸镪于门外，谓之接家前。接后方设祭于家，或供一日，或供三五日，亦有供至元宵后者。设祭焚楮，谓之送家前。

五谷以麦为上，黍次之，蜀秫次之。乡间此种最贱，人食之余，用饲牛马。近水之地，间或有种稻者，然不甚佳。市肆所鬻之米，皆自南来，非土产也。

麦以发面为最上。发面用酵发之，俟面高起成蜂窝，则为合度，加碱用力揉之作馒首，谓之馍馍。此贫富常食之品。用发面作寸许厚饼烙之，谓之锅饼，此则贫而用力者食之。用生面和水作纸厚之饼，谓之单饼。浣面作条或细如线，或宽如韭叶者，谓之面条，此市肆食之者最多。

元旦用面作角子。齐俗用素馅者多，省垣谓之水包子。市肆鬻卖者谓之扁食，亦谓之水饽饽。东府谓之馉饳。此则不独东省为然，北数省皆盛行之。

小米用水浸透，磨推如糊，用鏊摊之，其薄如纸，干而脆者，谓之煎饼。此则通省皆食之，唯武定、曹州较少。省垣亦有鬻此者。夏秋时，用新麦制此者谓之麦子煎饼。乡间贫家，用高粱制成者，谓之红煎饼。沂属一带，夏间晨制而晚摊，味带酸者，谓之酸煎饼。此则仅行于沂属者。

上元灯市，自十三起至十八止，隔五六家即安一灯架。高约丈余，或嵌玻璃，或糊纱绢，彩画各剧，谓之灯牌楼。街衢恒如白昼。

清明日妇女忌作针黹。东府盛行秋千，是日皆艳妆结队出游、打秋千，谓之踏青。此则戏而近古者。

六月六日炒白面，用糖拌食，谓之吃炒面。夏日用小米炒而食之，谓之炒谷。城乡皆通行之。

中秋节作家宴者少。铺户中各出一人，互相邀请，然绝无人来。请毕，闭户畅饮，达旦方息，谓之圆月。

清明日、中元节、十月朔，为三冥节。城隍出巡，仪仗甚

丰，妓等白衣白裙，手捧练素，扮作女囚，若戏中所演之苏三者，乘敞轿随行，谓借以谶除罪恶。殊属可笑！此风吴下盛行之，不意此间亦有，甚有莲瓣纤纤，步行竟日者，其愚诚亦自难得。

除夕爆竹之声，达旦不息。年节拜贺，亦同他省，虽雨雪亦不稍止。亦可见此邦人士之诚实矣。

鱼肉之属，不减他省，唯野鸡鸭甚多，则以近山之故，味亦甚佳。蔬品以冬白菜为最，谓之黄芽菜。惟济南所产有包头者。次则瓢儿菜，次则芸苔菜，春初结花，酒肆以为美品。次则疙瘩菜，冬间市肆制作辣菜，即所谓大头菜，无论城乡，皆市为御冬之品。次则瓮菜葱，以章邱为最肥美，男女皆好食之，然其味甚恶。他如韭、蒜、香椿、胡荽之属，皆与他省同。唯郡北德平数县，乡间冬用胡罗卜煮粥加盐，谓之咸饭，稍异他处。用五谷作菜蔬，惟豆为最，黄绿豆芽，为常食之品。用黄豆作粗面，加细切菜丝，夏间则用野菜者，谓之小豆腐。东三府所制与南省同，谓之南豆腐。绿豆以粉皮粉条为大宗，次则豆粉，谓之粉团，次则瘩瘩。市肆所卖者，用小米粉加豆与粉条青菜者，谓之油粉。用小米作细条，夏以芝麻酱作汤，加醋蒜拌食之，冬用清汤，加胡椒芫荽者，谓之米粉。此市间所通行者。

蚕桑之利，厥惟东南。山左亦踵行之。桑以长山为最，他郡所产，皆不能及。沂水织作绢，昌邑织作紬缎，青郡一带织作罗纱，为蚊帐之用。会垣亦有织洋绉、纺紬等类者，然质粗而薄，去南省远甚。固属人力之不齐，亦以天气燥湿，南北不同也。盖蚕桑多借力于女工，东省男女皆尽力于南亩，无暇及此，土复不润，故桑亦不肥，因地制宜，固非可强。棉花东昌最盛，武定次之，往往由海道远售他省。地最宜麻，而种之者，恒与苘相半。

苘之用，可作粗细绳。其干劈作数片，浇以硫黄，谓之取灯。此系庄农所用，城市罕见之。麻之用少，每多销往他处也。

齐俗俭朴，衣服不尚华丽，无论贫富，率服大布之衣。间有服茧䌷缎者，即昌邑所产，若洋绉大缎，虽极富贵之家，亦罕有作常服者。妇女不穿裙。年少者冬不服裘，夏服白衫裤。男子夏间出门，长衫皆折叠挂于肩背，及门方服之，而入出则仍折之归。其俭亦可见一斑。

东省与都门近，土音亦略同，但稍重浊。其寻常称谓及方言之独异者，略记数则，以广见闻。省垣谓父为爹，东三府谓之爷。谓母为妈，有嫡庶者，嫡曰妈，庶曰娘；外府则谓嫡为娘，庶为妈。谓祖父为爷爷，祖母为奶奶。东三府谓祖父亦为爷爷，然读作去声；谓祖母为妈妈，然读作上声。谓伯为大爷，伯母为大娘，叔为叔叔，叔母为婶。兄弟姊妹称同。弟若与他人言及其兄，亦称几哥，从无有老几之称者。夫妇男称女为家里，此称最古，见《玉台新咏》；女称男为外头。翁姑称其媳皆指子女而言，呼之几嫂，而加以你字。媳称翁姑，从其夫。嫂叔娣姒之称，与他省同。小儿乳名，以意为之。其最俗者，为淘气儿、迷糊儿，及犬马之属。盖命以至贱之名，冀其易养；此风他省亦有之。自谓为俺，谓人为你。

外戚以外祖父母为重，谓外祖父为老爷，外祖母为老娘。舅为舅，舅母为妗子。姨谓之姨，姨丈谓之姨夫。姑谓之姑，姑丈谓之姑夫。中表兄弟姊妹率以兄弟姊妹称之。岳父母之称不同，有旧亲者仍其旧，否则称其妻之称以为称。兄弟姊妹，各从其称；而与人言，则谓舅姨。然土俗最忌小舅之称，往往有以兄弟呼其姊妹丈者。舅嫂各不相见。连襟谓之两乔，盖本大小乔之义。

雇觅长工，谓之做活的，东三府谓之觅汉。客作谓之短工。女工谓之老妈，东三府谓之办饭的。凡有吉凶事来伺应者，谓之行人，东三府谓之管家。妇女产后，谓之月子里，东三府谓之睡倒了。土棍谓之无赖。土娼谓之苦瓜，又谓之媳妇儿。民妇有外遇者，人皆谓其夫为当鳖。凡妇女往来，送出门后必连呼来字，竟有人去数步，犹呼之不已者；妓送客亦然。

谓物之不佳及事之不成者，谓之不济。按《左传》"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善郑以劝来者，犹惧不蔇。"似宜作"蔇"字方合。此山左方言之最近古者。

谓有息之钱为取钱，无息之钱为借钱，此语最古。

形体之属，大略相同。惟谓咽喉为嗓子，东三府谓之吞子，读作去声。谓臀为定，竟有缘《诗经》"麟之定"，谓此语为古称者，殊可笑也。此则与他处迥不相同者。

乡俗以辰时为东南晌，巳时为巳饭时。此沿古十时之称而未改者。谓昨日为夜儿，前日为前儿，明日为明儿，后日为后儿，此口头常语，无可考证者。

街市闲游，谓之逛，读作广字去声。相聚闲谈，谓之拉聒，聒字读作瓜字上声。彼此相詈谓之卷，义取言语互相攻击，如席之可互卷也。打人谓之搌，韵本上平声，而讹作去声者。谓饿为饥困。谓未见为没见，没读作觅。山左音韵甚不讲求，东三府为尤甚，竟有平仄互讹，与平仄统为一音者。安得颁发正音，与齐鲁诸生共研求之也！

济南人之特性观

济南人有三种特性．一曰简，二曰质，三曰重保守。出门时

较体面者为人力车，余则鸦鸦轧轧之小车耳。摩托车之踪影，迄今尚绝迹。此交通上之简单也。食品寻常为馒头、大饼、猪羊肉，非若南方人士之盘餐精美，珍味罗陈。此食用之简单也。衣服即中上社会之新人物，亦不十分华丽。男子夏布白长衫，加黑纱马褂，女子着白女衫，下围黑裙。此种现象，颇觉古道可风。此服色上之简单也。其地居民不识字者甚多，即商家司帐员亦下笔极艰，其普通一般人之教育程度，于此可见。此思想上之简单也。尤可笑者，他处行酒猜拳，必曰五魁、四喜、三星、七巧，而济南每际灯火初明之际，商埠中之繁盛街市，恒闻极简单之数目呼声，自餐馆中传出。其住民特性之简单，概可知矣。

济南人之第二种特性曰质直，以与南方人士相较，似乎时代不同，盖一则犹商之尚质，一则犹周之尚文也。济南各商店分类，语甚平直，如浴室径名曰澡塘，鲜见清水盆汤、汽水浴堂等种种殊称。客寓径名曰栈，并无饭店、旅社、旅馆、行台等名义上之轩轾。此外各项商业，门类虽不能尽忆，大抵不重浮文套语。西门大街等处各大铺户所陈列奢侈品一类，实远不若南方之多。山东本地出品，若茧绸，若草帽，绝鲜消耗物品。即类似稻香村之南馃店，亦觉其中食物品目，无变幻离奇之诸花式。此又山东人士尚质不尚文之特长也。商店行用大银元及小角，以镌袁世凯小影者最见流通。其原因有二，一则此项银币为民国三年所鼓铸，伪造之举，迄无所闻。二则此项银角，其价值十枚换一元，非若小洋之价值涨落不可靠，而时有亏耗之虞。凡此皆足见济南人之直捷爽快，一种质直之特性也。

至论济南人之保守特性，则入其境即见。沿途诸苦力大抵蓄发为辫。及履阛市，入餐馆，目之所接，无往不遇垂辫广袖之徒。于此见济南人固守旧习，不知改革之特性。其街市有三种营

业，最足令人注意。其一为辫线店，高悬黑色之辫线甚多。其二为首饰铺，玻璃匣中所陈设者，大抵皆南方三十年前之古旧银器。其三为售手帕者，大方巾蓝花甚粗俗，小方绢有紫红者，有红而带黑者，亦皆南方三十年前通行之物。不意一国之内，其南北程度之相去竟若是也。尤可笑者，济南各名胜，大抵标有白纸小签，如“休息日女士游览”等语，触目皆是。此又足见济南人保守特性之深也。

惠民县之民情一

惠邑土多硗瘠，民鲜盖藏。四乡之俗，虽习尚各殊，大约质直而鲜文，奉公而畏法。吉凶宾嘉之事，不必尽合于古，而细民安其朴陋，富厚之家亦未尝务为观美，以浮文缛节相矜夸。语曰“沃土之民不材，瘠土之民向义”，不信然乎？近者河患频仍，岁时之景象，信觉萧条，土物之生殖，日形减啬。频兴大役，而怨讟不闻，民情亦可大见矣。

惠民县之民情二

民俗之良驳，视乎搢绅巨族为之倡率。邑内诗书之家，多习文艺，安俭素，尚廉耻，不干有司，不兴词讼，犹然先民之遗。少年子弟间有浮荡者，尚畏人言。农勤耕耘，畏官府。亦有以锱铢起衅者，啬于财也。商贾之业以花布为大宗，其余所需皆寻常食用之物。故货之列于肆者，无所居奇。工尚质朴，故诸匠作及陶冶之类，不习淫巧。女事纺织，农忙之外，机杼无暇日。间亦植桑，而蚕事绝少。旧志云：东南之民勤苦，西北之民刁悍。今时

亦不尽然。

惠民县之婚礼

男女结婚，互易书启。娶期之先，男家送钗币衣服于女家。女家具嫁奁，视家有无为丰俭。及期，婿入门亲迎归，行合卺礼。三日，夫妇同拜父母舅姑，即古庙见之礼。

惠民县之丧礼

父母尊长始殁，具棺衾以敛，朝夕哭踊上食，讣告戚友，戚友往吊，致祭赙。亦有尚浮屠、作佛事者。葬日剪纸为明器，引柩于路，有鼓吹旛幢，男女皆随丧行，葬用铭旌覆棺上。既葬，而虞反主于家。

惠民县之祭礼

搢绅家有宗祠，贫者亦奉主于家。遇时节及亲忌日，皆荐物以祀。清明、中元、十月朔，祭于墓。

惠民县之岁时

正月元旦，鸡初鸣，长幼皆起，祀祖宗神祇，叩拜父母尊长。亲戚乡里交拜履新，互相请席，名曰吃年茶。于是日占风云，卜岁。立春前一日，官府率士民具芒神春牛，迎春东郊。立春日，官吏各执彩仗，击土牛，〔似缺一“谓”字〕之鞭春。制小春

牛遍送搢绅家，谓之送春。元宵张灯火，放花炬，酒筵乐歌，竞为欢会，前后凡三夜。三日内，有风为歉，无风为丰，名曰占岁灯。十六日，男女盛饰游眺，日旰始散，名曰走百病。念五日为填仓日。黎明，罗灰于院中，画地作囷，置诸谷少许于内，名曰打囤。二月朔日为春龙节。取灶灰围物，如龙蛇状，名曰引钱龙。望日为花朝，以日景之阴晴，占果麦之丰啬。清明，各插柳枝，挈牲醴，扫墓，培冢土，挂纸钱，哭新鬼，架秋千，放纸鸢。士女结伴游春，谓之踏青。五月五日，戴彩符艾虎，插艾于户，以彩线系儿童臂，曰长命缕。以竹叶裹黍糯作粽，亲友相馈遗，饮菖蒲雄黄酒，又用雄黄酒洒墙壁，以辟五毒。七月七日夜，妇女陈瓜果，祭织女，结彩缕穿针以乞巧。十五日，祀扫先墓，放路灯河灯，为盂兰会。八月中秋，设月饼瓜果于庭以拜月，亲朋月下相聚醵饮。九月九日，登高，饮茱萸酒。十月一日，祭先墓，剪彩纸为衣裳焚化，谓之送寒衣。是月田事告竣，田家设酒肴，犒佣工，谓之辞场。冬至为履长节，他处以是日祀祖先，惠俗不行此祀。十二月八日，以果实杂五谷为粥，名曰腊八粥。念三日，设糖果，饯灶君，名曰送灶；亦有念四日祀灶者。除夕，易门神，换桃符、春联，插芝麻秸于壁，祀天地祖先，祭品较常丰盛；长幼聚饮祝颂，谓之分岁；围炉团坐，谓之守岁。又清明、七月望日、十月朔，举城隍神像，导以旗仗，至厉坛而还，谓之城隍出巡。

按惠邑风犹近古。四大礼中，冠礼虽废，而婚不计财，丧必尽礼，祭无失时，足征风俗之美。其他岁时节序，间有俚俗不经者，沿为故事久矣。苟无败坏风俗之举，则亦采风者所不废也。

邹县之民情一

周公治鲁，尊贤而亲亲。故鲁俗崇信义，重礼教。邹近鲁，风俗略同。其民椎鲁质朴，士甘寒俭，耻奔竞。缙绅大姓，率多恂谨，不饬边幅。农者什之九，然皆仰借天时。妇女不勤纺绩，坐而待哺，亦不矜冶饰。有年，轻五谷；年不顺成，即室如悬磬，缓急不惮出息称贷，以故殷富者少。间有逐末，不出乡工，不作淫巧。乡曲少长，无渎伦。非大故不敢讼，其词质实易鞫。婚娶相称，不计财。礼揖尚左。好义乐施。急供赋役。时醵金钱，结神社以祀诸望。饮食粗粝，珍奇不登于俎。宴会不尚奢侈。屋宇茅茨者多，雕峻者少。有急分帖设酒，求助于亲友，人乐输赀，故事易举也。

邹县之民情二

四境之人，东近沂泗，多拙实；南近滕鱼，多豪侠；西近济，多浮华；北近滋曲，多俭啬。山僻中，饮泉水之不流者，多生瘿袋，男女有之，甚至有项过于首者。其人物行吁吁而卧如同木石，不辨方向，不识数目。顾乃精耕耨，巧纺织，善栽种，勤牧养，以自食其力。有终其身未尝入城市，无人相往来者。

邹县之岁时

立春：戴彩燕，食萝卜，谓之咬春。先一日，迎芒神，设宴。至期，鞭土牛，观者取土涂灶。

正月元旦：昧爽，设香烛，祭天地，拜祠堂，拜父母，以次而及。进椒酒，戚里相贺。三日：祭墓，宴亲友。

上元夕：通衢张灯结彩，放花炬，妇女群游，曰走百病。女子邀厕姑，问凶吉。

二月二日：画灰为仓图，中实五谷，压以石，名曰填仓。炊糕逆女，女辍针工为弈戏。煎饼莛熏虫，逆女归宁。

春分日：酒造醽。

三月清明节：男女簪柳，以柳枝插檐，迎乙鸟，出郭踏青。先一日为寒食，士女登墓，标楮钱焚化，增新土于冢上。

念八日：祀东岳，女子为秋千，男斗百草。

四月节立夏：邑人下乡处就农桑业。

十八日：祀天仙，治农具。

五月五日：书门符，悬艾虎，儿童彩绳系臂，谓之续命缕。戚里馈送角黍，饮菖蒲雄黄酒，书朱符，以驱百毒。

六月六日：晒书，晒针绣衣服。储水造面，渍醯浚井，改水炒面为食。伏日：造酱食冰。

七月七日：女子设瓜果，祀织女乞巧。望日：祭墓，祭冢。

八月中秋：戚里馈糕饼瓜果，赏月，携酒邀邻友，集街衢，夜午乃已。

九月九日：为栗饼菊酒，馈送登高。

十月一日：祭墓，送寒衣。农家设酒肴，燕佣人。

下元日：祀先，毕场功，设醮宴。

十一月冬至：官府拜节，庶民礼废（按孟子卒于至日，邑人哭之，遂废贺冬至之礼，竟以成俗）。

十二月八日：食腊粥，以米豆枣栗杂煮之。念四日：设糖饼果菜，祀灶。除夕：多嫁娶，易门神、桃符，插芝麻秸于壁，辞

岁，祭真宰祖祢，设香烛爆竹，家人设酒守岁，春祈秋报。其礼万历年间始废，而坛站犹存。

邹县之婚礼

为婚不拘六礼，但以媒聘为定。不计财礼，不侈妆奁，必于亲迎，不醮不御，奠雁代以鸡，女必冠髻。始行入门，拜天地。三日拜公姑，谒家庙。入室，行合卺礼，母家馈食三日。其有风之陋者，赘婿一事。婿承岳产，为他人后，永不归宗。又如姑舅兄妹成亲，母女配父子。夫赘妇家，名曰钩拐，为之养老管业。更有服内成亲一事，男家有丧，女以齐衰至期，送丧归，以吉服合房。女家有丧，男以车马，俟于墓间，葬毕，女易彩服归夫家。皆沿习使然，细民行之，士夫亦不以为意。

邹县之丧礼

临危不复，故后哭奠于土地神祠三日。其服制，齐斩、期功有差，腰经其本，男左女右；父母俱亡，然后双垂。其冠制，两耳缀以绵纩，易弁髦也；衣之襞积脱肩，其缝在外，示忙错也。向不崇佛事，輓近颇盛，虽孔、孟诸圣贤家，亦或行之。

邹县之祭礼

元旦、清明、七月望日、八月中秋日、十月朔日，家家祭扫坟墓。无坟墓者，祭于通衢。

高唐奇俗之一种

阴历二月初二日，高唐有一种奇俗，名吃蝎子毒。蝎子为蜘蛛属，长三寸许，色青黑，全身环节而成，尾端有毒钩，能注射毒汁杀人。高唐之人，用黄豆盐水泡之，经二十四小时后，将水滤去晒干，置锅中炒熟食之。其意以为春雷鸣动，万蛰皆起，而此螫人之蝎子，亦将出蛰。故吃黄豆，托名蝎子毒，谓吃尽其毒，可免为其所螫也。

荣成县之迷信

（一）藤将军会。荣城县之东，距城三十里，有成山。山有成山庙，俗称始皇殿。年届阴历六月初五日，附近各村群趋赛会，名藤将军会。演戏五日，远近人士，咸来赶会。有拈香者，有售物者。愚夫愚妇，贩夫走卒，奔走喧扰，大有人山人海之观。至于行会各村，有一村一会者，有数村为一会者，每会都用“姥姆驾”舁藤将军神位，驾之周围遍挂纸宝，旗锣伞扇，为驾前驱，巡行各村。驾到时放炮相迎，神威凛凛。会将到山，庙中道士，击铙鸣钹，名曰接神。迎神至庙，迨各会皆至，群复燃香，名曰参神。参神既毕，各会舁神驾而回。是日各村午后，大张筵席，名曰吃会。赴会者各出钱若干，名曰会印。每年轮推会首一人，主行会及宴客会客等事。此种举动，在旁观者觉劳民伤财，殊属无谓。而该乡之人，年年行会，不知革除，亦可见其迷信之深矣。考此会之由来，据父老云：昔者荣城东山，海贼出没无常，居民时被刽掠。清道光时，登州藤将军率水师前来剿灭，与贼战于鸡

鸣岛，右手为贼所伤，将军忍痛，左手刃贼十八人，卒平海贼，将军亦投海而死。后人感之，塑像于成山庙，定每年六月五日行会，原属纪念之意。今则数典忘祖，全为求福求财起见，询以此会之起原，则瞠目而莫知对矣。

（二）七夕乞巧。乞巧之俗，各地皆然，原无足奇。惟荣县乞巧风俗，有与他处不同者，故摭录之，以备采风者参考焉。一、巧芽。七月初一晨间，各家小孩，趁朝曦未出时，咸取盅一只，置些许细沙麦子于其中，名曰生巧芽。视麦芽之好歹，定小孩之巧拙。故一般小孩对于自己之巧芽非常注意，日间灌以清水，夜置露天中，尽心维护，大有宋人悯苗之概。迨至七夕，麦芽已渐长大，于是从盅中取出，视麦芽之根须如何，定一生之巧拙。例如须长而密，于是巧立花名，谓之为佛手，为金钱，为富贵不断头，吉语连篇。设根须不甚长密，或因水泡烂，不甚雅观，于是谓小孩蠢拙不堪，难期造就，种种坏批评，不一而足。或有将巧芽之嫩芽剪下，和糖包以面粉，名曰月芽。男孩做圆月形，女孩做半月形，晚间对月食之，亦乞巧之一事。噫！如此种种，殊可哂也。二、巧花。用面粉制成种种食品。或莲蓬形，或金鱼形，或荷花形、竹篮形等等，不胜枚举，谓之曰巧花。七夕，人家咸须制此食物应景，并谓七夕吃过巧花，能使人巧。斯则无稽之设，不值一笑矣。

（三）中元节会。旧历七月望，为中元节。是日荣县人家皆祭祖先，祭品为饽饽、肴馔、水果等物。其不可缺者为西瓜，故贩西瓜者，是日必高抬价值。晚间致祭时，将西瓜割成无数齿，名曰西瓜山，红瓤黑子，布于案上。祭毕，合家分食果品。以上所叙，为荣县东山之俗。至于城内，是日又有城隍出送之事。俗传城隍出巡，系开鬼门关，放鬼出狱。故一般愚夫愚妇，入庙烧

香，求祷福寿。城隍出巡之景况，极为热闹。神坐花轿，众舁之巡行街市，锣鼓开道，旗伞前驱，所过炮声隆隆，神威凛凛。观者填街塞巷，肩摩踵接。神驾至北门外，晚间转回，灯火齐明，照耀满街，俨如白昼。其可笑者，城隍面上，晚间因灯火照耀，反射红光，迷信者遂谓神酒醉而回。是诚愚极矣！计是日香烛费用，耗财不赀，并且演戏助兴，举市若狂，有何益哉！民国以来，此风已渐革除，不可谓非幸事也。

（四）年终杀猪。自腊月中旬迄于除夕，荣城有一种杀年猪风俗，每村所杀之猪在十余头以上，一般屠户，忙碌异常。然则村人屠猪如是之多，岂因无处易肉耶？则集上市猪肉者固甚多也。此其故何哉？盖所杀之猪，大半为还神愿。譬如某甲患病，十分沉重，其家人为之在神前许愿，祝曰：如病体得愈，当杀猪以报。设病已医愈，则归功神佑，年终杀猪还愿。用黄纸书疏文一道，叙病人之姓名、住址、年岁以及感谢等语，杀猪蘸血，与黄表同焚，叩头谢神。若贫家无钱买猪，则借别家杀猪蘸血以代。惟闻还愿者，必将猪头留下，方能有效。此则莫名其妙。一言以蔽之，愚民迷信，无理取闹而已。

荣成县之清明节

荣成县人民，在清明节之一日，各家多以面粉制若干小燕，互相赠送。儿童更持香楮、小燕、熟鸡蛋，至土地祠供奉，名曰而烱清。并有一般儿童，匿于土地祠后，伺有人前来，便将小燕及鸡蛋放下，群相夺取，名曰抢清。迨至夜半，方始还家也。

沂州等处结婚借被之奇俗

山东沂州府、济南府及济宁等处，小户之民，严冬皆裹衣而卧于土炕，逢结婚则借诸寨主。寨，土围也；寨主者，大户也，徐海曰围主。北直隶各府亦多如是。

山　西

山西之哑叭教

山西各县，近日盛行一种秘密教，名曰哑叭教。至其传教之手续，极端秘密，往来必于夜间。称领袖名为老掌，或曰上辈掌柜，专司周行各处，密布教义，行祀神祈祷之礼。其下则为执事、引进等职。初入教时，无所要求，年深月久，必纳费用。老掌于每月初一、十五等日，至各处集会行礼。入教者即于此时行之。初入门，必先盥洗，此后服水两碗，跪于神前，静候授教。名为孔子教，实则孔子之道毫无所知。供清水一杯，老掌、引进等职依次跪齐，乃令初入教者誓曰："今有某处某处引进弟子某人，情愿信奉祖母高皇，恪守规戒。如有不守规戒，泄露教义，五雷焚尸，浓血化身，暗刀被杀，土剑伤身"等语，恐吓人民。誓毕，老掌即起而讲道。初语以善恶因果、生死轮回之说，继则杂讲《四书》。其最可注意者，即其所言"明传四书暗传道"一语。岂知道无暗的，暗则非道。至于老掌服饰，仍着前清缨帽补褂，颈带朝珠，至为离奇。信此教者，率多青年无知男妇。其传教也，名为讲好。对坐互谈，名作功。引人入教，必用投机之语：无财得财，无子得子，死后之人，亦能团聚。用此等语惑人，妇女愚夫，最喜入彀。先诱入教，后日设辞要钱。设如青年男妇两人讲

好，父母概不干预。老掌讲道，又在夜间，男女混杂，各得遂其私欲，而少年人尤所愿为。或有质以教义者，则限于鸣誓，绝不敢向人泄露。种种秘密，不可枚举。民国九年春间，曾经军署派员密查，一时敛迹。后又故态复萌，日益支蔓，已又由军署通饬各县严密查禁矣。

保德土风拾零

保德县属雁门道，旧为州治，故宋定羌军治所。在山西西北隅，南接岢岚州，东南至宁武府，正东则大同府。形如葫芦，岌岦山颠，俗名其峰为莲华峰。峰西临大河，为府谷县；稍南为神木县。直北数十里，即蒙古萨拉齐地。环保德之境，皆土山联属，屈曲凹凸，绝少平直。城中居民户千，诸乡屋舍寥寥，而俗尚淳朴，特逾他处。其风俗贱男贵女。年十三四，即适人，妇女不以再嫁为耻，虽儒家之子，亦娶以为偶。饮食非祭祀宾客，不设米饭，居常食胡麻、荞麦而已。服饰尚布素，必富家始具茧袍，妇人亦不以金珠为饰。夫家定聘，熔银珠一十三颗，悬妇项下，自此终身不去。出则跨驴，以纱蒙面，而夫为执鞭。除夕各爇石炭于门外。石炭者，煤也。城中无井，取汲于河。若乃土产之异，则有石华鱼，青黑如鲫，肥美胜常。此州有石燕子，毛羽备具，但不及零陵解飞尔。有龙鳞石，天然作老龙鳞甲，山径间或长至数丈，蜿蜒起伏，望之唯恐雷雨之至。并识于此，以资博物家之参考。

河　南

开封风俗诗

媳妻客女学生儿，坏赖讹音种种奇。主贵果然生总统，谶言早寓俗言时。（注曰：豫俗谓妻曰媳妇，女曰客，儿曰学生，坏曰赖。开口惯言主贵。）

南北风情迥不同，县城不敌一乡中。开门七件无三件，浮出唯多蒜与葱。

畜生唯有北方多，谑语曾闻客说过。今日亲躬临豫省，载涂果是马牛骡。

称呼女仆任雌黄，高奶王妈总不妨。最是豫南尊若辈，举家莫不唤干娘。

修脚由来亦卫身，浴池沐罢唤频频。那知寻遍周家口，南北池中无一人。

闺阁流风尚朴良，除非至戚莫周行。倘然有客相探问，莲步从来不上堂。

官妓名称号马班，高张艳帜南刘删。呼来侑酒原无异，异在招呼到仆班。（注曰：局妓来时，须往仆从班先斟一盏。）

妇女衣妆久不时，裙拖一事更非宜。无端席地翩翩坐，尘土居然不碍伊。

戏班问候闹纷纷，开演无非斗几文。声色倘教京沪晓，定然登报入新闻。

病命房墙地与天，河南三靠久相传。更添一事凭谁靠，遍地豺狼靠没钱。（注曰：有病无医，药店代诊。有梁无柱，以墙为架。地则全无水利之可言。谚云“病靠命，房靠墙，地靠天”也。劫财架票，时有所闻。）

西华之中秋节

西华中秋之俗，不外状元会、馈节仪、赏月三事。详述如次。

（1）状元会。八月初旬，市铺即有月饼出售。购者极形踊跃。商店有假开月饼会、夺状元票、攀桂子香种种名目，以哄人来购月饼，于中博利，其性质殊近于赌博。得头彩者，即为状元，可得奖品。贪利者趋之若鹜。此种恶风，官厅应加以禁止也。

（2）馈节仪。中秋前二日，各家备用月饼、石榴、栗子等拜谒亲戚，谓之庆团圆。其在外求学经商者，至中秋，亦咸归家团圆。妇女于中秋夜拜访亲友，谓之走月。

（3）赏月。黄昏月上时，各家设案燃香，陈月饼瓜果，名曰礼月。此事多妇女为之，男子不加过问。俗云：“男不玩月，女不祭灶。”盖古人称月为阴象，又名嫦娥，故拜月属妇女之事。是晚老幼皆往高处，争先望月，谓为看太阳朝元。又俗谚有云：“八月十五云遮月，来岁元宵雪打灯。”又云：“雪打上元灯，云罩中秋月。”此谚与中秋节有关，故录之。

郑县采风记

郑县当铁路未通时，仅有土店十一家，在西南关一带。自京汉、汴洛铁路通后，客栈最为发达。争强斗胜，层出不穷。于是有新式栈房数十家之多。当此等栈房初开之时，不过见一二家之发财，遂步后尘，初无若何之统计。迨设立过多，供过于求，倒闭随之，有数日不得一客者。据调查所得，约计各栈之东伙厨役，及其家属衣食于此者，当在一千五百人之谱。此项人开封、湖北居多数，间有土人及湖北人。于今倾家失业者，已有一半矣。

郑县向有铁轮人力车约三百辆。自皮车盛，铁轮车受天然之淘汰，不过余五十辆，而皮轮车反有二百五十辆之谱。车捐所入，日有百千。贫民业此者，除交车主赁价外，每日所入，约在二、三百文。

郑县各县物质文明之发达，当以戏园为最晚出。盖自清宣统三年始行出现，未几武汉事起，即行停止。至民国二年，大局初定，乃更重整旗鼓。座客极少，赖当道为维持市面计，准坤角合演。而豫省犹严女伶之禁，一般望慕女伶丰采者，时自省垣专赴郑县流连，赖此稍为支持。

铁路未通之先，无明牌之妓女。偶有到者，随到随去，名曰马班。自四路交通，又值烟土营业发达，土商咸以郑县为中心点。清宣统二、三年间，为神女生涯极盛之时代。调查其捐册，一等九名，二等五十名，三等二百零二名。其漏捐及暗娼，大约尚倍此数。区区一县，有此盛况，亦不易矣。自土业淘汰，大腹贾一律星散，而妓业亦随之凋零，其人数较前已减半矣。此等妓馆多聚于三多里、宏农里之间。一妓居所，约需四五人之借应，名

曰内领班、外领班、先生、老妈等名色。盖妓女三百人，附属者约在千五、六百人以上 。此等人清江人最多，开封、山东人次之，汜水、荥泽人亦间睹一二。捐例一等八元，二等 四 元，三 等 二元。其最为社会之害者，为三等妓女。串店嫐客，少年人出外，少不自持，未有不堕落者也。而串店之妓，往往有十四五岁者即藉枕席。盖威迫于领班者之驱使，风餐露宿，盖亦无复人趣，

汲县岁时之风俗

正月元旦，长幼夙兴，放纸炮，肃衣冠，祀神，拜祖先；幼者向尊属叩年；食馄饨，俗称扁食；亲友交贺，市肆不张；自岁前封井不汲，且禁止洒扫，盖取蓄藏之意也。立春，郡人相率往东郊观迎春；小孩裁纸为蝴蝶，名曰春蝴蝶，在市唤卖；乡人食薄饼，名曰春饼；食莱菔，其圆而红者，谓之春萝卜，生食谓之咬春。正月初三日祀祖先，扫祖墓。十四至十六两日为上元节，各处有牌坊鳌山灯棚，食元宵，或举放烟火，扮秧歌。十六日妇女联袂出游，名曰走百病。十九日，俗称是日为小添仓，凡碓磨缸囤皆燃灯。念五日，俗称为大添仓。二月初二 日，俗 称 龙 抬头，煎食上元所制之米粉糕。三月清明日，乡人皆祭扫，妇女小儿多戴柳，且插柳枝于门前。二、三月间，有踏青之举，携榼提壶，遨游郊外，然皆风雅者所为，乡愚不与焉。四月朔，妇女率带皂角芽，不知其何所取义。五月朔，小儿手足系五色彩线。至端阳节，堂前贴符，插艾与菖蒲，食角黍，食油果，俗名麻糖；以雄黄涂小儿耳鼻，取避毒虫之意。六月六日，晒衣服，食炒面合以酱。三伏中造面。七月七日晒水碗于日中，幼女浮针乞巧。十五日中元节，扫墓，放河灯。自初一日至此日，人 家 多 以 面

羊、瓜果馈问外孙。八月中秋节，拜月，陈西瓜、月饼、枣、栗、柿、榴诸果及毛豆角等等；供月毕，饮于月下。九月重阳节，食面枣糕、羊肉，赏菊登高；市人祀财神。十月朔，扫墓。十一月冬至节，食馄饨。十二月初八日，食腊八粥。系以米菽诸果煮成。念三日，祀灶，供饴糖及果饼。念四日扫舍宇。除夕，易春联，祭祖先；晚间，亲友戚族，往来互拜，谓之辞年。

洛阳风俗琐录

一 概 略

洛阳即河南府，九朝建都之区。今改设河洛道，并驻洛阳县。西与陕西交界，南朝洛河，北坐邙山。地瘠民贫，风俗偷陋，城垣不广，市面亦衰；牛马溺粪，处处皆是，一遇飓风，灰沙扑面。既不清理街道，又弗讲求卫生。附近并无著名市场，且乏出品大宗。人民好健讼者颇多。

离城五里有墩，十里有铺。十里以外，每隔五里，即设墩台。四周乡村，苟烟户稠密者，公同筑围，形式若城，亦有城门城楼、大街小巷，不过较城垣稍小，其名曰寨。最著名之产物，牡丹与野百合两项。牡丹有紫、黄、红、白、绿数色，绿、白最香。百合味干性糯，服之补肺。此外桃、杏、李、樱、梅、梨、枣、柿，多而且贱，每斤仅值十数文，可谓价廉矣。

二 社会状况

居住房屋形式，与南方庙宇相等，无楼，房矮而小，并且有梁无柱，梁椽即架于壁。故谚云“田靠天，屋靠壁，人靠命”。屋

瓦有阴无阳，两瓦搭界之处，用泥灰涂之。以土筑墙，砖砌少有，乡人居土窑最多，故回禄之患少有。

附近罕植树木，所用木质之器，均以竹质代之。桶盆以缶质代之。据土人云："窑中无所谓家具，诸事皆席地而行也。"

牛马骡驴，或驾车，或负物负人，或抬轿，道途往来，络绎不绝。人之苦力，均将牲畜代之。

此处有地无田，杂粮下种，水旱莫策筹防。牵骡耕草一二次，以为事了。问其何不设法灌溉，据言伊洛之河，鞭长莫及，掘井车戽，杯水无几。本地俗语曰："千拨罗，万拨罗，不似老天一拨罗。"所致收成之丰歉，听天由命耳。

人食。粮食类，以小米、小麦、高粱、黍粟、荞麦、红薯为正当。菜蔬类，以葱、蒜、韭菜、萝卜为正当。咸质类，以盐醋为正当。此外大米、鱼、肉、油、酱等物，食者鲜也。

此处男女便溺，不用马桶便桶，即于屋后园中露天便溺，不过筑人高之矮垣，分别男女而已。

娼妓俗呼曰马班子，上等居于客栈，下等住于窑内。其上等品貌装饰，不过南方花烟间相俦，下等不言而喻。然嫖价非常之贵，况除唱之外，别无佳趣。可见北地胭脂，终不及南朝金粉耳。

演戏有三调：二簧、越调、梆子。俱系土音，听之无所区别。衣衫褴褛，面形菜色，诚南人所云"三只破箱子，十个叫化子"者也。而本地人叫好之声，连连不绝，莫明其好处何在也。

沿街乞丐，皆手执檀板，高唱梆调，挨户求乞所与。南方之哀的、强的、弄蛇的、善骗的种种行为，除哀的稍有，余竟鲜有耳。

三 婚 嫁

结婚一事，内容未详。唯外貌无论若大之排场，仅尽一日之长。大门对面必贴“烂其盈门”或“烂气盈门”四字。新娘轿前有两人先行，各持一红毡。每过庙，或大石、大树，均遮掩之，以为恐有触犯神明。新娘出轿，系在大门外，由送亲男人左右扶，新娘俯首屈躬而入。至于打发嫁妆，用人极多，须将其尽有者尽行披露，连粗服旧衣，俱要排出。此处送礼，用竹半桌以代南方之捧盘，非捧系顶也。故发妆之五光十色，亦均分布于桌，以表奁妆之丰富。

四 丧 葬

人死穿衣毕，即由主丧人亲报三党亲族。俟到齐后，由最有关系之公亲问明病源，允准收殓，方可入棺。譬如父死，欲族长允之；母死，欲母党公亲允之；妻死，欲妻党公亲允之。若非经公亲之许可，擅自先殓，则公亲来时，以为必有过犯，群起反对，借此为由，大闹不休。遂致公亲不到，无敢棺殓。殓之一日，无所举动，待至三七或五七，始行开吊成服。以上所述，如年老病久，或贫穷不堪者，则亦不然。至于人死之际，焚毁纸糊车轿，以及开吊出殡时之排场，大致均与南方相同。唯只用吹鼓手，不延僧道，此即异点也。另有一种恶风，如二、三岁小孩因病身故，必将其尸骨雇人赴野地焚化成灰，随风而散。其意为除其祸根，以保下胎之安宁。迷信若此，可为惨矣。

五 礼 俗

铺户交易，见客至须起立，迎客请坐。如交易毕，客人付

钱，店伙两手已在收入，而口中尚言“带去么，带去么!”其虚伪之客气如此。

送礼之物，猪肉为最高贵、最普通之品。无论婚丧寿节各礼，以及人情酬谢，虽轻重有别，肉则不能缺也。

妇人生产，百日之内，只准饮小米粥汤，此外概不敢食。家属恐产妇偷吃，如防贼然。妇人在甲家受孕，不能在乙家生产。若外来租户，不知其情，一经迁移，则用屋已赁出，乙屋不许住，而临盆在即，只得至庙中或养生堂诞育，俟满月后，始可进屋。故外邦寄居于此者常受其累，诚挈眷旅行者不可不知之事也。

城内及附郭庙宇不下数十处，每处在春夏季时，各演戏三天。三日中之一日，名曰大会。作买卖农器、家具、牲口、花木之市场，并有装扮高跷、抬搁等类沿街演唱，至庙前为止，以为敬神。虽庙屋塌，塑像已毁，而修理不难，戏必欲演也。

男女衣服，穿青、蓝两色土布。洋布极少，绸缎更不必说矣。孩童穿红色最多，甚至上下通红，名曰十二红。

言语减缩，声刚无回音。譬如问其物值，一文则曰一（读音），二文则曰二（读略），一千五百文则曰吊五。诸如此类，无言不减也。

妇女之装饰，衣长袖大，裤脚扎腿，概不穿裙，髻圆足小，面抹浓粉。行路类如风吹柳枝，势若欲跌，老幼均用拐杖拄之。或有用牲口代步。故户外必树骑马石一对，以便上下也。

家家门中，须树夹竹桃一棵，以为能驱一切邪祟。

五月送瘟鬼。十月施寒衣（系纸糊之衣）。腊月三十送穷鬼，与南方送更饭相同。

南阳农人之谚语

凡一地方之农人，对于天时节候，皆有一种谚语。兹就河南南阳农人之谚语略述如下：春雾黄风夏雾热，秋雾连阴冬雾雪。谓春季有雾，必有黄风；夏季有雾，天时必酷热；秋季有雾，必连阴雨；冬季有雾，必有大雪也。立夏不下雨，犁耙高挂起。谓主凶年也。八月十五云遮月，防备来年雪打灯。谓中秋节无月，来年元宵必有雨也。云往北，干研墨。谓无雨也。云往南，下满潭。谓有大雨也。云往东，一阵风。谓有大风也。云往西，观音老母披蓑衣。谓主大雨也。麦收八十三场雨。谓麦只须八月、十月、三月三场大雨，便有大收成也。干冬湿年节。谓一冬无雨，过年必有雨也。天河南北，小娃不跟娘睡。谓暑热，母子须分床也。天河东西，小娃哼唧。谓天时严寒，小儿畏冷。

沘源县之祀灶

旧历腊月二十三日，俗谓小年节。是晚，各村各户，无不祀灶神者。名曰祭灶。祭时用香五根，黄表三张，小蜡一对，名曰灶蜡。烧饼二枚，名曰灶火烧。牙饧一块，名曰灶糖。雄鸡一只，名曰灶马。芋草节少许，粮食五种，清水一盂，谓之马草，用以饲灶马者。预买新灶神一张，张贴灶前，谓之换新衣。随带黄纸马二张，约方寸许，亦名之曰灶马。一张黏于灶神额上，意谓迎灶神回宫之马。于元旦日黎明时焚化。其他一张即于当日随香表焚化，意谓送灶神升天之马。主祭之人，必为家长。礼拜时，身后跪一幼童，双手抱一雄鸡。家长叩头毕，向灶神祷祝

数语，祝毕，一手握雄鸡之颈，将鸡头向草料内推送三次，一手将凉水向鸡头倾洒。鸡若惊战，便谓灶神将马领受。祭毕晚餐，食时豆腐汤为不可少之物，并食祭神时之灶火烧，谓之过小年节。

沘源县之除夕

自十二月二十三日以后，逐日皆有名称。县中小儿歌谣曰："二十三，点灶蜡。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杀灶鸡。二十八，去插花。二十九，去沽酒。三十，刷门。正月初一，俯着髀骨作揖。"一至除夕，人民更形忙碌，如送礼，请神，贴对联，打扫厅堂，种种琐事，不一而足。中等之家，用红纸裹木炭两根，置诸门框两旁。贫穷之家，以棍一条，置诸门槛外，谓之拦门杠。盖俗传一届年节，诸鬼怪相率出外，向人家索食。若见此杠，便不挥自去。院内竖桅杆，上悬灯笼，谓之天灯。相传昔有九头恶鸟，为二郎神杨戬斩去一头，常年滴血，每至除夕，即出而飞鸣。其血滴于谁家院内，其家必遭祸事。唯见有灯光，则远避去。此根据《西游记》之传说也。是日晚餐，皆吃扁食，谓之元宝汤。晚餐后，家长出钱，分散长幼，谓之压腰钱。分钱后，堆木柴于屋内烧之，谓之熬年。复取酒菜，合家团坐饮之，谓之辞年酒。至夜分后，各预备迎新年之礼。先祭祖宗，既往神前行礼。祭神之物，除香表、蜡烛、鞭炮外，有蒸馍、猪肉、面蒸枣山及白果、红枣、核子、栗子、柿饼，排列五筒，谓之贡果。上插纸胜五朵。祭神毕，排列香表、鞭炮、酒肉各物于一方桌上，四人舁起，一人整齐衣冠，向本年喜神所在方位，一直行去，谓之迎喜神。途中凡遇老少男女，或飞

禽走兽，即焚烧香表，鸣鞭炮，叩首，意谓迎得喜神，一年内万事如意也。迎喜神毕，凡盥洗之水，扫地之灰，概不许倾于户外，犯之则主一年破财。如有人出入叩门，只宜推敲，不宜高叫。若高叫者，屋中必无答话，其意仍与拦门杠相仿。盖恐此夜有鬼魅叫门，应之者必生灾病也。

沘源县之年节

元旦日早餐，仍为扁食，唯添扁条少许，美其名曰“金丝穿元宝”。面食内预包制钱一文，若食得之者，本年内必有大庆。初三日名曰谷子生日，是日不宜食米饭。初五日谓之破五，一日不宜作事，犯之则主本年内遇事破败。初七日为火神生日，夜间必放花炮，是谓放烟火。初八日为财神生日，各家仍吃扁食。谓为财神所赐之元宝。初九日为天爷生日。初十日为石头生日，名曰十不动，家家向石头焚香致敬。午餐必食馍饼，谓之石落。石落者，沘源土语谓饼馍为烙馍。初十日食此烙馍，一年内任遇何事，必十分落钱也。

沘源县之灯节

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日，谓之灯节。各家用芋草束缚成把，插纸花于其上，分散各粪堆旁，名曰散花。又以秫秸数根，将一端劈成篾子，每篾尖端，仍扎一短节秫秸，插于户外檐旁，谓之挞鬼棒。晚间以米面制成灯盏，添油少许，点放各处，谓之灯山。儿童辈伺无人时，将面灯偷回大嚼，谓之偷灯盏。意谓此灯系神用之物，食下必能免灾病。点灯毕，男女老少，无不华服靓

妆，联袂出游，谓之大观灯，又曰消百病。各村适中之地，皆设一公共神棚，神棚内预购各种烟花玩艺，如手筒花、泥筒花、两响炮、传掷帘、起火箭、炮打明月、炮打五子等名目。繁盛之区，复有花伞、花马、火旗杆等，五花八门，不胜枚举。俟合村人齐集后，共取出四下分放，名曰放烟花。火光耀地，锣鼓喧天，到处人山人海，热闹非常。尚有他种游戏，最要者有三种。一曰撑旱船，以秫秸扎成船形，船上扎一小屋，糊以五色纸，二人立于船内歌唱。二曰赛高跻腿，扮演者至少须四、五人，装成男女各形状，插科打诨，至堪发噱。三曰打狮子，二人蒙纸糊狮子皮，一人作杰士状，手持三股钢叉，与狮子上下争斗，盘旋跳舞，颇为壮观。此灯节内游戏之大略也。

沘源县之闺阁游戏

一曰抬石头神。先备瓦罐一个，平面大石一块，麻绳两根，木杖一条，香九炷，表五张，同置灶神前。先以麻绳将石头缚就一套，再将木杖插于套内。焚香毕，将表烧于罐中，口内念咒数句，即将石放于罐口之上，二人抬之直走，罐亦随行。此理系借表之热力，将罐内空气逐去，故罐能粘于石头下。然妇女之作此戏者，则谓有神相助，故曰抬石头神。二曰请鳖姑娘。用杓子一把，擀杖一条，小儿衣服数件，札成如人形。置于阴沟旁，焚香叩首，念咒数句，二人抬至灶神前，以卜一年吉凶。或询以将来之富贵贫贱，问话时杓头若点动即为应允。三曰请七姑娘。与上法略相同。唯所请之地在粪堆前。尚有他种游戏，大约不外神怪之说而已。

江　苏

南京采风记

市井丛话

宁垣风俗尚称淳厚。人民安居乐业，奉公畏法。唯固守旧习，不知开放。故工则墨守陈规，无新奇之创作；商则利博蝇头，无企业之发展；富者乐居家园，乏远大之思想，贫者自鸣知命，无激昂之奋斗。此则宁人之弊病，不庸讳者也。至道路之不治，市廛之喧杂，在在皆当改革，笔难尽述。

宁地居民众多，实业不兴，无资本雄巨之公司，无出品丰富之工厂。以故无业游民，居大多数，闲居无俚〔疑当作“聊”字〕，则邀朋引友，茶楼评茗，说地谈天，借资消遣。城内各处茶寮，日见增加，而无不少长咸集，生涯茂盛。其富绅大贾，亦多有以茶寮为怡情遣兴之地，例于每晨或午后一往评茗，习为故常。茶寮生涯以夫子庙一带为最盛。是处接近秦淮，旧有贡院，今已毁其基址，改建商场，名为新市场，茶寮酒馆，为全城之冠。时有三五名花，点缀其间，男女杂坐，佳趣风生。故一般青年（即年事高者，亦复如是）趋之若骛，钩蜂引蝶，大有上海青莲阁之风味也。

宁人复有一习惯，无事喜往澡堂闲坐。其为澡身者固无论矣，而一般社会交际，商家贸易，往往约定时刻，以澡堂为谈话之地。否则即在茶寮，一若舍此别无酬酢之方者。亦有富商大贾，于茶寮评茗之后，趋往澡堂躺卧多时（时在冬令，夏时则不然也），每日如是，以为快活。其中恶气混浊，有碍卫生，不之顾也。

宁地风气较他地稍为开通，而比诸苏、沪，则瞠乎其后。然风气愈开，风俗愈恶，成一反比例。妇女衣服，好时髦者，每追踪于上海式样，亦不问其式样大半出于妓女之新花色也。男子衣服，或有模仿北京官僚，自称阔老者；或有步尘俳优，务趋时髦者。至老学究之骨董衣服，新学派之西服革履，则各是其是，非局外人所能加以评论矣。

宁人有种种无目的之举动，即俗所谓凑热闹是也。如正月间，群往夫子庙，男女老幼，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其地亦无何游戏场足资游玩者，至其地者，不过肩摩踵接，步行一周，所谓人看人而已。他如正月十六日走城头，清明日登雨花台，亦倾城往游（详“岁时纪事”内）。种种无谓举动，而游者乐之不倦，殊不可解。

宁垣妓院林立，而以城南钓鱼巷一带为最。秦淮河内，花船小舫，首尾相接。每届炎暑之季，夕阳之时，一辈荷花大少，雇花船，挟妓女，放乎中流，听其所止。丝竹之声，皮簧之音，绕于云际。两岸珠帘半卷，红袖飘香，游客兴豪，夜以继日。至城内私娼，秘密操神女生涯者，亦不一而足。其下关一带，竟有妓女晚间在马路拉客者。官厅虽加禁止，亦不过具文耳。

城中高井一带，有所谓晓市者（俗呼黑市）。每日破晓时，有一辈贫人，各持种种旧货，置之道傍出售。而观客亦不乏人，盖以

其价廉也。相传满清入关后，明末遗臣，家计益艰，遂将其家中器物，叫卖于市。以白昼羞为人见，故辄于破晓时交易焉。沿至今日，遂成习惯。惟其间售物者，颇有假作伪物，以晨光曦微，不易辨认，肆行欺骗。亦有鼠窃狗偷之辈，乘此时机出售赃物者。流弊滋多。

宁俗每逢时节，人家必互相馈送食物，谓之送节盒。命家中所雇之女媪致送，受者必赏以力金，谓之盒钱。所送除糕饼外，或应时果品，夏则水晶鸭，冬则盐鸭油鸡之类，往往由甲家送之乙家，乙家又送之丙家，丙家又送之丁家，甚有丁家复转送之甲家。辗转相馈，卒至鸡鸭腐臭不可食，徒使一般女媪，博得几许力金而已，诚无谓也！

宁省妇女有种种恶习。如每日傍晚时，多有倚立门外，观望来往车马行人，俗谓之跕门子。不独小家为然，即中上之家，亦往往如是，殊可怪也。又小家妇女，不理家事，常至远近邻家，镇日谈天。除食宿外，几无家居之片刻。往往议长论短，致生口角。此种恶习，俗谓之闯门子。

宁省妇女，有一种少见多怪之习。每闻街坊偶有喧声，则合家奔出观之。如婚事之铺嫁妆及彩舆，丧事之出殡，固在所必看，视为奇观者。即一种游街锣鼓，无谓之举，经过门外，亦必出观。故一般流氓，每于正月间，或逢神会，或届节期，辄聚多人，各执锣鼓等乐器，沿街道敲击，引人家妇女出观，以为笑乐。在流氓固其心可诛，在妇女则其愚可叹也。

宁省妇女，复有种种迷信。烧香拜佛，固所难免。此外如正月间城乡内外，无论贫富人家，必使游街之瞽者，一测算其命运，以占一年之休咎，为先事趋避之方。于是瞽者乃簧鼓其词，谓某日有某星与某命犯冲，吓以灾祲，诱之解禳，索钱若干，谓

之退送。他如平时疾病，遇有感冒、头痛、头晕等疾，则必见神见鬼，谓与家族亲戚已故者之某相遇。于是用箸三支，以碗盛水，立箸其中，淋水而呼死者之名。箸因水淋而直立，则谓果与鬼遇，乃焚香祷告。又小孩偶有疾病，则妄疑为于某地惊悸成疾，失魂某处。乃一人持小孩衣履，以秤杆衣之，一人张灯笼至其地，沿途洒米与茶叶，呼其名（一呼一应）而回，谓之叫魂。至若乡间有疾病者，每不知延医诊治，而从事所谓看香头、走阴差之举，更不一而足矣（详“江湖技术”内）。

岁时琐志

正月元旦至初五日，此数日中，每饭必先祀祖。亲戚友朋，互相贺年。虽民国改用阳历，十年以来，习俗未尝移改。元旦日例不扫地泼水，谓可聚财。

初二日，俗谓米娘娘生日。是日人家煮饭。亦有择吉，为一年中煮饭之第二[疑当作“一”]日。

初五日，为财神日，人家于初四日夜间，或初五日清晨，焚香燃烛，虔诚迎接，而以商店为最盛，且具牲醴，燃放爆竹。迎财后，即于是日开市交易。

初八日，为灯节。有闺女出阁者，送各式灯至婿家。最要者为明角麒麟送子灯。是时夫子庙、评事街两处，灯贩陈列各色纸灯，谓之灯市。

十五日为元宵节。晚间各家燃灯，并以元宵祀神祭祖。元宵节前后数日，城外下关有龙灯会之举。

十六日，士女均上城头，人多如蚁。俗传是日至城上行一周，可以驱除百病，谓之走百病。

二月初二日，俗谓龙抬头。有女出阁者，均于是日归宁。谚

云“二月二，龙抬头，家家接女拆冤仇”。

三月初三日，俗谓荠菜花生日。乡间妇女均摘荠菜花插于鬓边，以为纪念。谚云“三月三，荠菜花赛牡丹。女人不插无钱用，女人一插米满仓”。

清明日各家扫墓。如有新丧者，必于春秋社前三日上坟致祭，焚化楮帛，谓之赶社。俗谓过社日之后，如不上坟，死者即为敲扑也。又是日有游玩雨花台之举。倾城士女，咸出南门，登雨花台，举国若狂。甚有远道而来者。人满山巅，如蜂屯，如蚁聚，而山上舍观放纸鸢，别无可游。且游人众多，出入城门，拥挤不堪，往往肇事。在昔虽有踏青之举，从未见人众如是。民国以来，此种举动，年甚一年，殊不可解。

四月初八日，俗传为佛祖生日。是日富家出赀买龟鳖及乌鱼放生，谓是日救一生命，能较平日作十万功德。因此前数日，无赖者多方网得龟鳖以求售。

立夏日，以豌豆煮熟作糕，坐于门槛食之，谓可止作事时之瞌睡。

夏至日，称人，谓可免蛀夏。

端午节，饮菖蒲，作艾人，各处皆然矣。唯宁省各家，皆以清水一盂，入雄黄少许，鹅眼钱二枚（鹅眼钱，小钱别名，言其小如鹅眼也），合家大小，均以此水涤眼，谓之破火眼，一年可免眼疾。又将此水遍洒各处。女子带各色草花，谓之五毒花。绒制虎插于妇鬓，绸制虎形负于儿背，并以雄黄酒涂儿额上，作王字形。焚艾于室中，以杀蚊虫。午刻焚香烛敬神，亲友互相贺节。

十三日，俗传为关王磨刀之期，人家相戒不动刀砧。

六月初四日，俗谓荷花生日，凡有池塘植荷者，以纸作灯，

燃之放于中流，以为嘏祝。

初六日，相传为晒龙袍之日。凡有藏书者，皆于是日晒书。

十一日，妓女有老郎会之举，俗传为老脸会。每年三次，正月、六月、十一月，皆在十一日。或谓所祀为管仲，以“女闾三百”故。或谓所祀为唐玄宗，以梨园子弟故。(《阅微草堂笔记》谓其为钟三郎，又谓中山狼)。会时诸妓极意修饰，陈设鲜妍，要求平日所欢者为之设宴张乐，谓之作面子。妓女名愈噪者，酒宴愈多。六月十一日之会为尤盛。灯红酒绿，丝竹嗷嘈。是时秦淮河一带，两岸则窗开水阁，鬓影衣香，河中则画舫灯船，往来梭织。五陵年少，意气自豪，一日夜之间，所耗不止中人产焉。

七月七夕，五更时谓有巧云见于天半，于是闺女皆乞巧焉。乞巧之法，于初六日取净水一碗，置日中晒之，夜露一宵。初七日清晨，折细草，取浮水中，视其下所现之影形状如何，而有种种名称，或戳子，或算盘，或针，或如意，或必定，牵强附会，以占休咎。七月朔，相传地狱门开放，鬼魂求食。各街巷于月望前后，皆延僧诵经施食，即所谓盂兰会是也。而西城清凉山，为地藏菩萨修炼之所。自月初起烧香膜拜，不绝于途。至二十五日以后尤盛，麾汗如雨，游人往来如蚁。各处皆设茶棚，以备烧香憩息之所。装潢之炫烂，陈设之华丽，无不斗胜争奇。至月杪俗传关山门，香火始已。

中秋节，晚间焚香拜月，小儿则以瓜果菱芡之类，供于中庭，供毕仍饱口福。是晚望子者，至夫子庙游后，过桥一行，谓可卜梦熊云。

重阳节，儿童皆食重阳糕。又以五色纸凿成斜角式，连缀成旗，竖之院中，以庆重阳。是时菊花大放，有茶肆招徕生意，用

五色菊花堆迭成山，高下参差，颇有可观，动至数百盆云。

冬至节，宁俗节期以冬至为最重，其次则新春。冬至日谓之过小年。凡工艺及学生均放假一日。谚云“冬至大似年，先生不放不给钱。冬至大似节，东家不放不肯歇”。

十二月亦称腊月，凡腊月逢八日谓之腊八，如初八、十八、二十八等日。有欠债者均须清理，其无力清理者，则百计弥缝。俗云“第一腊八犹自可，第二腊八急如火，第三腊八无处躲”。城内仓巷有卧佛寺，十二月初八日，必施散腊八粥。以米作糜，内置枣栗果仁，沿门散给，谓可得佛佑。然前数日，其方丈必领全寺僧人，身披红衣，手执钵盂，沿街化米，豫为煮粥之资料也。

二十三日，各家祀灶。用灶糖、灶糕祀灶神。又剪草为刍，撒豆作粮，用以祀焉。

二十五日以后，各家皆须祀祖敬神，谓之辞年。并有购纸马供之堂中，视为神之凭依即在是间者。（纸马系以红纸大张，上绘楼阁云霞之形，中坐神像，或财神，或玉皇，或关帝，或如来。）

除夕谓众神下界，又有独足神至人家床榻散病，是晚帏则必须早垂，以免受其侵害。又是夜接灶神回室，先置豆腐一块于釜上，俗谓诸神见是家惟有豆腐在釜，其家必奇贫，冀神生怜悯之心，次年佑之使富。殊可笑也。

婚丧礼俗

婚俗。婚俗繁文甚多，男女两家，各有种种缛礼，兹分述如下。

（一）关于男家方面者。

发草八字：凡男女两家，愿结朱陈者，先将女宅年庚，用粗纸书就，由冰人成双交男宅，压灶前香炉下。三日内家中平安，

然后持就星家合婚。三日内倘有碎碗破甑之事，谓之不祥，即托言不合，将草八字退还。

传红：俗谓之下定。男宅婚既合，由双冰人转致女宅，择日传红。女家用泥金全红柬，书年庚八字交冰人（俗称大宾）送男宅。男宅报以金银茶果等物，普通为银一定，金如意一支（俗称一定如意），果品四色或八色，如龙眼、荔支、栗子、蜜枣之类，茶叶数十瓶百瓶不等。

送日子：男家欲迎娶，先将男女八字送星家诹吉，必使无冲犯、无刑剋之良辰，以全红柬上记新人沐浴宜何时，水倾何方，新人上轿何时，合卺何时，避忌何人，谓之送日子。

行礼：迎娶有期，约早十余日先为行礼，将所索之衣饰聘金鹅酒靴敬筵席，并有泥金郡名帖二付，又有泥金帖二付，上有红条，不写只字，同送至女家，请其书"允吉登嘉"四字携回，即无改易。

铺嫁妆：喜期前一日，女家将应有之奁具，丰简视家之有无，使挑夫（俗称马头）送之男宅，由伴娘为之铺设。

求亲：迎娶日午刻，新郎乘舆至岳家，谓之求亲（即亲迎）。舆马至岳家门时，必久久于门外，谓之捺性子。门既开，有长班高声赞礼，过一重门，作一长揖，至厅堂。新郎南面，主人北面，两大宾东西面，饮茶三次（俗名三道茶）。次至岳母房中小憩，岳母必嘱咐数语，然后以红封藏之胸际。次则至堂行礼，无论长幼平辈，均须拜见。临行时平辈又敬以酒（俗名上马杯），始令乘舆。

发轿：约申酉之时发轿，鼓乐齐奏，择年轻四人，手执一灯，随彩舆至女家，谓之迎亲。轿到门时，先放花爆，然后舁至厅堂。预请二妇人为搀亲，手持红烛，将新娘扶出，置一鞍子于

前，使新娘跨之。新人头搭方巾，搀亲者扶新人立正中偏右，新郎立正中偏左，先拜天地，次拜祖先，再次交拜。地下铺红毡，不足则用梢袋，新人步于其上。使二童子执花烛，引新娘入房。若无搀亲者，即用红绿布二方，约长尺许，男女各引一端，相牵入房，谓之红绿牵巾。民国以来，礼从简约，多用马车。

作富贵：两新人入房，由伴娘扶之，盘膝坐于床头。男东女西，任人调笑，不言不动，约半小时，谓之作富贵。

合卺：坐床既毕，由厨室开小宴入房。仅设四座，正面两新人，旁坐两搀亲，必以新娘新郎杯中之酒，互相倾注，各饮二人以少许，谓之合卺。

开脸：次日黎明，两新人即起。伴娘以一瓯莲子羹进，使二人分食之。然后为新娘梳妆绞脸，谓之开脸。妆毕，伴娘引入舅姑及诸长房中请安。新娘不语一言，一切由伴娘代达，谓之闷声大发。

请会亲：第三日谓之三朝。男宅有于此日请会亲，如岳翁、妻弟诸人。每有一男丁，必有帖一付，不计能来不能来也。然岳家辞谢居多。迟日登门视女，使男家出其不意，免厚款待，谓之会亲。

煎豆腐：此即古人三日入厨下之意。先置豆腐厨刀于灶上，新妇至，卷袖露手，一手持刀，一手执豆腐，划开置之釜中。伴娘连作吉语曰："豆腐煎得黄，来年生个状元郎；豆腐煎得跳，新郎坐八轿。"

分大小：入厨后，复登堂行家庭礼，俗谓之分大小。自尊卑以及亲朋，皆受两新人参拜。受参拜后，各有所赠，谓之见面礼。

（二）关于女家方面者。

说媒：俗云“一家有女百家求”，然必年貌相当，门户相对，方能结婚。说媒者多以妇人说合居多，必先言定聘礼聘金若干。合婚后，男女家另择媒人，谓之大宾。

拜主亲：主亲，即大宾也。传红有日，女宅先拜主亲，届期盛筵款待。俗云：“作媒作媒，三十六回。一著有不到，嘴巴子（即掌颊）垒垒。”以故饕餮之徒，贪其大嚼，辄乐此不倦也。

回盘：男宅行礼，衣饰聘金到门后，必筹所以回盘者。除翁姑新郎针线外，另回三代：腰带、钞袋、袜带。近今三代，只行二代，谓女家自留一代。俗例相沿，自为消长，而妇女之见，牢不可破，诚可笑也。

大开门、小开门：大开门者，舅子之靴帽也。小开门者，彩舆至女宅所索之开门钱也。

上头：喜日新娘必镇日眠。及彩轿到门催请，然后新娘起身，沐浴更衣。桌上燃大烛一对，梳妆穿带，则请年轻有全福之妇人为之，谓之曰上头。妆毕，由厨房送饭一碗，就妆台上使新娘食之，极口中之所容，不啮不咽，复吐出，以红纸包之。一半置于母家米柜，一半交伴娘带去，置男家米柜。不知是何取意。

代嫁饭：出阁有日，诸亲朋争制净洁肴馔，以相馈送，谓之代嫁饭。

三请三邀：男宅彩舆来，另有三请三邀帖六付，次第投进。新人上头毕，由父兄抱之上轿，另请少年四人，随轿走送，谓之送亲。半途即回。新人临行时，必纵声大哭，俗谓不哭即不发。彩轿至男宅，入门时，新娘必力仰其首者三，俗云以后可以抬头。

暖位：新人既行，此位必有人严守，不使人坐，恐夺秀气。所怪者，沐浴上头，烛均燃之不息。位旁置一脚炉，上烘新人脱

下之鞋，谓新人至男家脚气方好。

元饭：女出阁之第三日，母家即备糯米饭一磁瓯，鲢鱼两尾，肉饼一盘，送至男家。外具各色针褙多件，分献翁姑尊长，以为贽见之礼。谓之三朝盒。

送夏、送冬、送灯：此系富而好礼者方有之。女出阁后，逢第一夏日，即送婿与女各纱罗之衣。第一冬日，即送炭基火盆手炉等。逢灯节送各式新灯。

丧俗。宁俗丧礼有种种迷信手续，兹详述如下。

烧轿马：亡者病笃，即预备纸扎轿马各一事。易箦即避帐，于门外焚轿马，谓亡者至阴司，即不至徒步以行。

易衣：富者以绸绫之衣十二件，贫者以布衣七件，有官职者则用礼服（在清时即朝服朝冠、蟒服翎顶以殓；女则凤冠霞帔，视夫之品级为高下）。

打狗饼：俗传人死必经恶狗村，故易衣后，必以龙眼七枚，悬于手腕；或以面作球亦可。俗云持之可御恶狗之噬。

招魂幡：死后必以极稀之丝绢一方，藏于亡者胸际，殓后取出，挂之灵幡。俗云可以招魂归来也。

择七单：以亡者年庚及气绝时日，命星者推算，择入殓之吉时，避冲犯之方法。偶一不慎，即犯重丧恶煞，最为不祥。故宁人视之极为重要。

入殓：届时亲人均须环送，即将亡者舁入棺内。棺内诸物，为黄土、石灰、炭屑、雄黄、衾、褥、被、鸡鸣枕、脚炭、纸卷。棺外诸礼节，为兜中、暖肩、分金、收钉、上凳、安位、叫好、正荐魄[魂]幡。

成服：亡者死后三日或五日，全家易凶服。凡有戚畹，均于

是日吊唁。富家则铺张扬厉，张燕奏乐，悬挂灯彩，设置诸仪节，为丧篷、吹鼓亭、门吹、门鼓、云板、材吹等等。

作七：每逢七日设盛馔以祭，如有女已嫁者，必于六七日致祭。俗云："六七不食自家饭。"富家则延请僧道，礼忏讽经，以求冥福。

题主：亡者木主，必请当道之显者题之。相传此日为亡者之吉日，故全家均著吉服，鸣炮奏乐，灯彩摇红，见者若不知其为丧事也。俗谓之点主，又谓之在堂，贫家即自书点，谓之求主。

治丧：约在点主后三四日，其奢华较成服尤甚，其仪制亦与成服略同。来吊唁者，均赠赙为奠，孝子唯匍匐灵右答礼，别延相知者应接宾客，谓之司宾。

家奠：治丧者，使外姓之人来吊。家奠者，使族中之人行礼。是日虽贫家亦延僧徒诵经，以求超度。

发引：又谓之出殡。羽葆纷繁，鼓乐导引。丧仪盛者，数十人数百人不等。其仪节则有诰命亭（有职官者）、开路神（赤发蓝面）、方弼方相（身高丈余）、大人（俗呼呆子）、五兽（青狮、白象、独角兽、金毛犼花豹。身躯笨重，下有辘轳，曳之以行）、扬人诵人（身著呢袍，头带暖帽）、杨柳雪柳（以白纸剪成）、铭旌（高四五丈，以红绸书死者爵衔姓氏享年若干）、粮饭亭（七七设祭日，取饭少许置瓶中，发引日移于此亭）、彩凉床（上幂彩布，中悬影象）、影亭、影轿、十二月花神（皆女妆束，手中各持一花）、衔牌、仪仗、僧道。民国来多有增用军乐者。最后则用五彩绸罩棺，谓之棺罩。亲故知交，要于途中设祭，谓之路祭。出城择寺院稍憩，谓之解杠。

镇堂：材既出门，置米一斗，上插尺一、秤一、镜一、剪刀一，秤上挂历本，旁置炽火一盆，谓之镇堂。

安葬：先请堪舆家择定吉地，命坟主掘一深坑，谓之打金井，再择吉时安葬。入穴诸仪节，为定向、暖坑、分金、安位、叫好、兜金、斗宝、掩土。

复山：坟既成，三日后必再临视，设祭哭奠，谓之复山，又谓复三。

神会迷信

（一）茅山会。茅山在句容县西南，上有三茅宫，相传有茅氏兄弟三人，修真于此，而得道焉。正月中，烧香者无间远近，趋之若鹜。各乡合数村结为一会，以小木龛为佛龛，龛高约一尺五六寸，广约一尺余，制作屋宇形，雕刻精细，镂金错彩，中坐五七寸高神像。龛前伸小木二，一人负之于肩，随者执锣鼓铙钵，镗镗于后。亦间有旗伞者，游行街市。正月望前，每日均有数起。每人身负黄色布囊，上书“朝山进香”四字。

（二）东岳会。东岳庙在南门城外。三月杪日，为东岳诞辰，好事者遂异神出巡，谓可以消灾弭患。于是城内各业，各结一会，旗伞灯牌，抬阁秋千，百出其奇，争巧斗胜。异出之神，有东岳及其夫人、韦驮、善报司、速报司、财神等。更有无知男妇，身披红衣，手带镣拷，扮作罪人状，随于神驾后。盖皆病时许愿于神前也。又有四五岁七八岁之小儿，装作剧场之武小生、武三面、武老生等，腰悬利刃，手执杭扇，指套钻戒，胸挂金表，异样精彩，耀人眼目，手叉两腰，躯干矗直，耸立于大人之肩，毫无倚侧惧怯之态。又有业骨董者，聚极昂贵之玉器珍玩，制一精巧玲珑之担，罗列陈设，价值甚巨，使精壮练习之少年挑之，手不扶掖而叉于两腰，行步如飞，而不倾仆，以示技艺而耸观瞻。此两种尤为会中之特色。

（三）善司会。善司即都天神，主瘟疫，蓝面赤发，狰狞可畏。庙在城西骁骑营。于三月内出送，云每年出会一次，可去疫疠之患。

（四）城隍会。邑庙城隍，俗谓故信国公文天祥。每年有出巡三次之例，清明日、七月望、及十月朔。相传明季郑成功占据台湾时，由吴淞口直入长江，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直至芜湖，始为两江制府祁如虎设伏于金陵神策门，要而击之，死者数万，成功狼狈遁去。自是以后，神策门外，冤魂怨魄，聚而为厉，数十里内，十无安堵，必使城隍至其地亲祭之，其祟乃止。由是一年三次，遂沿为长例矣。

（五）大王会。神为黄河福主金龙四大王。此会主事，为水西门及旱西门外船户为多。每年九月间，例出巡一次。近年因香火衰微，无力再举矣。

（六）拜香会。七月杪为地藏王诞辰，迷信者创为拜香会。或因己身有病，或子女为父母、或妻为夫病，至庙中许愿。病愈后，至七月时斋戒沐浴（女人则发辫解散），身著罪衣罪裙，手执小凳，凳端燃香一支插之，自家中拜起。拜十年者则十步一拜，五年者五步一拜，三年一年，均随其所许而拜。

逢场局戏

（1）摆棋势。夫子庙、朝天宫等处，皆设有棋桌，无事者辄借以消遣。有所谓摆势者，将象棋红黑二部，摆成残局，骤视之似无生路，而不知二部皆有生机，胜负未可预卜，一着失算，其负立见，往往以此赌胜负。

（2）敲五音。在昔夫子庙有之，今未曾见。其法于纸条上书古诗一句，或五言，或七言，将诗中除去一字，写五字于旁，下

写一字，用纸筒掩蔽，任文人之推敲中者以一得三，亦赌中之别开生面者也。

（3）红黑筹。年节时，有一种人用竹筹二根，一涂红，一涂黑，使赌者易于认视。持此红黑二筹于手，反覆颠倒，押红则抽出是黑，押黑则抽出是红。贪小利者，未有不落其圈套也。

（4）数莲花。七月半作盂兰会，延僧施食。好事者杂以数莲花四五人，团团围坐，将古今事实折道出一人唱之，众皆和于尾一言，高声连曰："一枝莲花，一枝莲花。"

（5）说黑话。人家有喜庆事，每招能口技者一人，于黑暗中用布围之，作男女老幼声、笑声、哭声，怒骂声，鸡犬声，鼠声。声声酷似，并同时数种声音并作，但闻其声，而不见其物，谓之说黑话。

（6）木人头。古称傀儡，其貌毕肖，其形缩小，衣举冠动，与优伶无二，令人忘其为木偶。往者新年时见之，今夫子庙有以此演戏者，谓之吊戏。

（7）白曲。狎游青年之子，好唱小曲（亦间有京调者），并非以此为业。每届人家喜寿事，招之即至，只须供饮食，不取金钱，故谓之白曲。

（8）丝弦。亦名清音，弹唱时不用大锣大鼓，共三四人，有男有女，均系瞽者。有喜寿事家，常雇以为乐，谓之曰丝弦。

（9）打春。季冬之际，乡人手持一小锣，帽旁插一公文，一似奉官而来者，口中作种种吉语，借此向人家索取钱文，谓之曰打春。

（10）别棍。赌具纸牌也。共一百零九张，四人赌之，首家十张，次家九张，一色为上，杂色次之。此为昔时闺阁消遣品，今则风行麻雀、扑克矣。

(11) 十糊。亦纸牌也。共一百二十五张，有荤素之别。二至八条饼万，谓之素张；一至九条饼万，及驴子、千子、枝花，谓之荤张；仁义礼智信，谓之五星。四人赌之，轮流一人作洗，以为休息。首家三十一张，余均三十张，牌不圆而糊，虽多不赢，牌圆而十糊则赢矣。此种赌具，唯年事高者及旧派妇女喜为之。

江湖技术

(1) 敲铁板。星相家遨游市上，瞽者居多，手持铁板一块，连敲七下，响声震耳，与弹弦者不同，亦算命中之怪象。

(2) 摇串铃。江湖中人，持一物如圆形，中空而有胆，作声震耳，自言能为人医病，活人无算。实则脉理药性，一无所晓，徒以骗人金钱为目的。

(3) 牵雀算命。有一种江湖者，左手持雀，右手持盘，盘中安排十二畜。问吉凶者，将八字（即人之生辰）报明，雀即于盘中牵出，丝毫无讹。其知者以为平日教成，不知者以为奇验非常也。

(4) 鬼谷数。馆设城内三坊巷。亦瞽者流，问病之吉凶，先将铜钱五枚，手摇倒出三次，再用黑牌摸推，即知病者家中之何物作祟，莫不奇验。

(5) 走阴差。俗云人死必有阴差来引，而阴差非阳差领入不可。有一种奸猾妇人，自谓在冥受此阳差职分，往来冥路。人家有久病不愈者，每延请若辈，赴阴查察之。或睡于床，或卧于地，佯为死去，勿令人摇动。一小时后而醒，谓之还阳。睡时信口开河，胡言乱语，而乡愚常信以为真。噫，可笑也夫！

(6) 看香头。无知愚妇，捏名仙姑附体，插一股香于炉中，视香头之长短，卜病症之吉凶，信口胡言。或云有冤鬼缠身，或授

以药方，猥鄙不堪。乡愚有病，往往不知延医诊视，而听信此辈之妄语，乱投药饵，虽至死不悟也。

（7）管灵哥。阴阳相隔，本不能通，业此者自谓有樟木神，能介绍已死之魂，与生人接谈。喉间作声唧唧，闻者不明，必须其为之翻译，方能明了，谓之管灵哥。妇女多迷信之。

（8）捉魂。病者寒热久而不住，医药罔效，俗谓失魂之故。延请巫人捉之于旷野间，见一虫豸，斯即病人之魂，捉归掷病人床，喃喃数语，病起则有功，病败亦不任咎。此种迷信，唯乡间有之。

（9）白日串。有一种人，衣裳楚楚，似上流社会中人，而不知阴为无形之贼。或于人家，或于客栈，见人时则伪为寻友，不见人时，则窃取财物，谓之曰白日串。

（10）扑灯蛾。此偷儿之别称。每于黄昏时，乘人不备，阴入人家，藏躲空屋中，一试鼠窃狗偷之技，谓之曰扑灯蛾。又于清晨闯入人家，窃取财物者，谓之曰露水鬼。

（11）告地状。穷苦无依，席坐于地，用布以蒙其面，张一纸于地。或书其履历，或诉其冤枉，欲使仁人君子代伸其说，以为猎取金钱捷径，谓之曰告地状。

（12）掉包。一人伪失物于途，佯为不知，一人见而拾之，一人从旁窥之。拾者遂仓皇失措，先向旁观者摇手，示以勿声，继而曰：“包中物与子分之。”当时将包开视，果金银首饰绸绉衣服也。分则恐起争端，不如贱价以售于人。未有见利而不贪者，因有第三者罄腰中钱以予之。还其家开视，皆伪物也。返其处则其人已杳如黄鹤。此种骗局，常有所闻。

（13）剪绺。一名扒手。各地皆有，唯在宁者尤神乎其技。或于轮船火车上下之时，或于热闹场中，趁人多拥挤，一试其妙手

空空之技。佩衣挂件，及衣袋中物，霎时间皆可不翼而飞，谓之曰剪绺。

(14) 圂巴。有一种赌棍，专以局赌为生活。或冒充巨富商人，宦家子弟，一掷千金，在所不惜，于酒肆妓院中百般引诱。至入局后，即施翻天印、倒脱靴之术。受其骗者，莫不荡产倾家，谓之曰圂巴。

人品绰号

宁俗好以绰号呼人。暴富人家，皆有绰号。如王豆腐，即其家曾业豆腐也；蒋驴子，即其先有人赶驴子也。类此者甚多，不可历举。此外就流品而呼人绰号，亦不一而足，试缕述之。

尖头棒。不循规矩，任事占人便宜者，俗谓之尖头棒。

白马蚁。一事无成，毫无技能者之称。

鳅打混。终日不作一事，游手好闲者之称。

大脚三。有一种大脚妇女，而步履轻飘者，游荡者谓之大脚三。

吃白食。有一种人，逢人家有喜寿事，即往混食；或任人嘲笑，专贪口腹，而不为东道者，俗谓之吃白食。

篾片。此言一种无品之人，投其所好，不抢他人之意思，借此沾取他人财物。所谓篾片者，言其善于刮也。

桃干。儿童在人家店内学徒，未终局而逃回家中，躲避不面者，俗谓之桃干。盖桃与逃同音也。

香瓜。凡乡人初次进城，不知事理，不知人情，俗谓之香瓜（香与乡同音）。

流尸。即流氓之别称。以敲诈为生活，遇事生风，不知情理，俗谓之流尸。

时髦子。有一种人趋赴宴会，不能久坐，半途逃席，一似另与他人作约者，俗谓之时髦子。其服尚趋时者，人亦以此名之。

机包子。此本为织缎匠人之称。俗见人短衣缩首，每谓之机包子，言其品相不善也。

土匪。自光复后，人多呼妓女为土匪。其意盖因土匪为抢取财物者，妓女亦以金钱为目的，其敲竹杆亦等于土匪也，故名。

牵马。男女秘戏结合，而有人为之穿针引线者，谓之牵马，即开设台基者之别名也。

吃仙鹤。赌局之人而外，其与之共饮膳者，谓之吃仙鹤。其义等于吃白食。

尿儿鬼。有一种悭吝之徒，出手及手，凡事但求俭省，不肯错用一文钱者，俗谓之尿儿鬼。

焦尾把。老而无嗣，待人又苛刻，人因从旁詈之曰焦尾把。

避忌笑谈

宁人早出，最恶见尼姑，见之则以为大不祥。

清晨闻鸦鸣，以为不祥，默诵“乾元亨利贞”五字七遍，谓可解禳。早间最忌对人说梦字，有不慎而误道者，人必掩耳而走。

入茶社饭肆饮食，三人一桌，如空一位不坐，谓之关门坐，为肆主所最忌。

凡入店铺购物，设将一足跷于门槛，为铺家所忌，见必呵斥。

晚闻鸡鸣，谓有火警，以为不祥。

狗作怪声，谓之狗吠，主凶丧，必逐出之。

有不识者，乞取火柴，或杯水，必靳不与。盖恐为术者，防其暗算也。

清晨对人作呵欠，人必不愿意。

至人家吊丧，若迟至午后，谓之收鼓槌，以为不吉。

送人出殡，若到时稍迟，而灵柩已经起行，则为大不祥，谓之赶棺材不上。

逢年节时，讳言死字，如购得死鱼死鸭之类，则曰文鱼文鸭。所谓文者，言其不动也。年节时遇亲友丧事，趋往吊奠后，归家时，必先入寺院一行，恐有鬼祟相随也。

宁俗人家讳言狐。家中有狐者，每逢朔望焚香敬祝，且呼之曰老太爷。

于厨房中忌骂人恶语，恐触怒灶君也。

病者延医诊视，药方必正折；如反折则谓药与病反，不得功效。又药渣必倾于门前，谓之投门。

年节及有喜寿事时，如破碗碎瓯，以为大不利。

食品琐录

（1）烧鸭。举叉火炙，皮红不焦，味香可口，谓之烧鸭。

（2）盐水鸭。淡而脂，肥而不浓，初春及仲秋时，最为上品。

（3）板鸭。冬日盐渍日久，呼为板鸭。远方人喜购之以为馈献，居家者亦多备办，以为除夕元旦之用。其煮法，先将鸭用冷水泡二三小时，置釜中沸水煮之，数分钟后，提出于冷水中浸之（名曰洗澡），再置沸水中煮，数分钟后复提出浸于冷水。如是者三次，然后置釜中文火煮之，半小时即透。

（4）桶子鸡。味鲜嫩，与初春盐水鸭同，为冬时之珍肴。

（5）四件。将鸡鸭截其翼足，探其肫肝，零售之，名为鸡四件或鸭四件。

（6）杂碎。将鸡鸭腹中所有之件，葅而沽之，名曰杂碎。

（7）熟切。取猪豚蹄舌尾肠肚，入釜熬陈久之汁，浸之烹之。肉店于晚间列案，零切售之，谓之熟切。

（8）罐肉。取猪肉数斤，置诸小缶入水满之，纳于爨火中，与饭同熟，谓之罐肉。南门桥饭铺中皆具，以供往来行旅者也。

（9）发糕。民间年节祀神及乔迁多用之。取麦粉揉糖为圆式，蒸之，堆迭数层，谓之发糕。

（10）山查。产于清凉山麓，用线穿之如数珠式。七月杪地藏会，儿童竟购食之。

（11）贴炉面筋。取麦麸揉洗之成小团，炙以火，张其外而中虚，谓之贴炉面筋。旅客购回以为馈赠品。

（12）干丝。此为茶社小品。取百叶干片缕切之，浸以酱汁，点以生姜丝。厥味清腴，南门贵人坊、观音庵僧善制之。

（13）梅豆。一名状元豆。儿童最喜食之。取黄豆以饴糖、红曲煮之，搀以梅子，其色红，味极鲜妍。正月间茶肆皆以之供茗饮。

（14）甑儿糕。削木如小瓶，实籼糯米粉于中，递蒸之使融。人家小儿哺乳不足，每购此糕喂之。

六合之婚礼

婚礼有亲迎，俗废已久。大都币聘既纳，婚者于将娶前数日，具帖往拜诸亲，谓之告成婚礼。诸亲亦即各以仪物馈贺。子女将嫁前数日，亲族以酒馔相邀，谓之待嫁。随以衣奁等物相

馈。先一日亲朋聚饮婿室，名为馔房。至期婿家綵舆相迎，灯乐前导，宦家或杂以仪卫，民间止引以花灯。是夕，婿家延请亲友，先舆往女家，曰迎亲。女家亦延亲族，随舆至婿家，曰送亲。次晨，女家送茶果糍糕等物，谓之开门茶。傍午，送酒食肴馔，谓之熟饭。三日后，迎婿女归，名曰回门。亦有迟至满月者。其宴会丰俭，各随贫富，此大略也。

六合之丧礼

丧礼多遵古制。殓后，即具讣文，以告亲友。间有缞服自往告者。亲友闻讣，往唁。继以酒果。至四十九日乃止。讣状载明奄丧之期。奄丧，即不受吊。以孝子或无兄弟，或多事务，不能日日俟宾，故便宜以从俗也。葬无定期，预数日开吊，亲友各赙以吊仪，谓之助丧。昔起于诸生胡大观，今已通行一邑矣。发引日，用僧乐挽歌，以导輀车，亦有陈列纸帛人物、祭章、亭幔，及用方弼、方相者。自初丧以迄终葬，其间或用释道看经礼忏，则各随民便，礼不能禁。

六合之祭礼

岁时有祭，忌日有祭，富家有庙，贫家第设主而已。祭祀之品仪，亦随家之贫富以为丰俭。

六合之岁时

元旦。迎喜神方向，各庙烧香，男女皆盛服，展拜于庭。为酒食以待亲邻，交相拜跪，友朋则多以名刺相投矣。

上元。先数日，鬻灯于十字街，拥塞道路。于十三日起，比户张挂门灯，为鳌山牌坊及灯谜，以供游人猜戏。又为龙虎狮豸各种彩灯，竞相擎举，鼓乐喧阗，往来街巷。姻戚则以元宵酒果，互相馈送。至十六日落灯，夜静，妇女出游，携瓦罐，抛弃于桥梁之畔，以为禳病云。

社日。自城市以及乡村，各醵金具酒醴鸡豚，以祀土神。祀毕，群享祭余，乡邻欢聚，名为社会。

清明。插柳于门上，男女或簪之。祀祖于家，祭扫于墓，插陌钱于墓上。或具尊罍果核，踏青郊外。小儿竞放纸鸢。县知事主祭厉坛于北郊，命属官赍文请城隍神监坛。民俗即具鼓乐、盛仪卫以迎送。至三月二十八日，俗以为东岳帝君诞日，演剧建醮，亦具鼓乐，盛仪卫，舁神舆遍游四境。

五月朔日。民间即互馈角黍。龙津桥上下河内，群造龙舟竞渡。士民灯舫画船，箫鼓竟夜。五日，饮雄黄酒，插蒲艾、榴花于瓶盎，小儿系彩线臂上。是月十三日乃关帝诞辰，官民祭享，演戏建醮，龙舟游舫如五日。

六月六日。俗皆曝书籍衣帛于庭。母家熟腊肘，市花红，以馈其女。

七夕。幼女陈瓜果，穿针乞巧，至夜分不寐，候盼彩云。

十五日。家祀祖先，官祀厉坛，如清明节。里巷为盂兰灯会，乡民女皆于是日归宁，以为此后即各勤农事矣。

中秋。家家以菱、藕、蹲鸱、糖饼相馈送。夕则陈以祀月。祀时所焚香，其制周围尺余，高四五层，或六七层不等。以上渐锐形如塔，最上层裁纸为斗贯其上，斗旁插小旗二，谓之斗香。乡村愚妇，有夜分私取园瓜，谓之摸秋，以兆生子。小儿垒瓦片为塔，燃灯其中，鸣锣击鼓，绕塔以戏。

九日。食糕佩茱萸，竞载酒携螯，作登高会。

十月朔。祀先祭墓，官祀厉坛，如清明。

冬至。民间祀祖，渔家拜贺燕饮如元旦。

腊八。食粥，以诸果杂谷为之。

祀灶。或廿三日，或廿四日。祀以茶果糖点，亦有用鱼酒者。剪草杂糟豆，以饲灶马。先数日，卜吉扫舍宇。

除夕。祀众神家庙，换桃符、宜春字。劚五色纸，为钱及花卉人物状，杂粘于门壁间。至晚，以松竹为灯盆，合家团坐欢饮，谓之守岁。家长以钱遍给家人，谓之压岁钱。夜分，祀井。昧爽，设祭品迎灶。是夜爆竹响达旦。

镇江奇俗之一端

旧历十月朔，为入冬之第一日。镇江是日，无论贫富人家，咸不食米饭，另用红豆与糯米煮饭，名曰红豆饭，合家咸须食之。未食前，先置一碗于桌上，谓给苍蝇饱食。蝇饱食而痴，即不致再相扰害矣。食毕，观城隍神会。俗传是日城隍出巡，意在收鬼。故愚夫愚妇，见偶像前过，噤不作声，唯合十默祝神佑。亦可哂也。

吴中岁时杂记

正　月

挂喜神。新年比户悬挂祖先画像，具香蜡、茶果、粉丸、糍糕，肃衣冠，率妻孥以次拜。或三日、五日、十日，上元夜始祭

而收之。至戚相贺，或有展拜尊亲遗像者，谓之拜喜神。

上年坟。携糖茶果盒展墓，谓之上年坟。

飞帖。贺年有不亲往，而遣僮仆投红单刺至戚若友家者，答拜者亦如之，谓之飞帖。

开门爆仗。岁朝，开门放爆仗三声，云解疫疠，谓之开门爆仗。

欢喜团。围炉中烧巨煤墼，曰欢喜团。凡岁朝届元宵而止。吴谷人祭酒《新年杂咏》小序云："欢喜团，杵炭屑而范之，上下合成，圆而有扁势，炭墼之巨族也。除夕，取以埋炉，置寝室中，谓之欢喜过年。"诗云："开炉重得彩，余喜复余欢。火色明通夕，春光聚一团。几人先附热，举室不知寒。笑指青红意，还将儿女看。"注：俗指小儿女之称意者，亦曰欢喜团。吴人亦有此口号。

黄连头叫鸡。献岁，乡农沿门吟卖黄连头叫鸡，络绎不绝。黄连树，村落俱有，其苗可食。乡农于四、五月间，摘取其头，以甘草汁腌之，谓小儿食之，可解内热。吴谷人祭酒《新年杂咏》小序云："吹鸡，揭竿缚草，以处鸡群，口衔篛管，巡街吹卖，其音曰哺哺哺，故名哺哺鸡。"诗云："晓日一鸡唱，春风正满闾。居然生羽翼，大要借吹嘘。功岂养成候，声疑伏卵余。儿童能起舞，壮志定何如。"

看风云。农人岁朝晨起，看风云以卜田事。谚云："岁朝东北风，五禾大熟；岁朝西北风，大水害农功。"

秤水。自岁朝至十二日，以瓶汲水，秤其轻重，以卜岁中水旱。自元旦至十二日，当一岁之月，重则其月多水，轻则旱。

烧十庙香。郡县城隍庙及本里土地诸神祠，男妇修行者，年初皆往烧香，必经历十庙而止，谓之烧十庙香。归必炷香于家

堂司命诸神之前，曰回头香。

年节酒。元旦后，戚若友递相邀饮，至十五日而止，俗称年节酒。范来宗《留客诗》云："登门即去偶登堂，或是知心或远方。柏酒初开排日饮，辛盘速出隔年藏。老饕餍饫情忘倦，大户流连态怕狂。沿习乡风最真率，五侯鲭逊一锅香。"又蔡云《吴歈》云："大年朝过小年朝，春酒春盘立见招。近日款宾仪数简，点茶无复枣花挑。"

小年朝。正月初三日为小年朝，不扫地，不乞火，不汲水，与岁朝同。

接路头。正月初五日，为路头神诞辰。金锣爆竹，牲醴毕陈，以争先为利市，必早起迎之，谓之接路头。蔡云《吴歈》云："五日财源五日求，一年心愿一时酬。提防别处迎神早，隔夜匆匆抢路头。"是日，市估祀神，悬旌返肆，谓之开市。

看参星。正月初八日，昏时看参星占岁中之水旱。谚云："参星参在月背上，鲤鱼跳在镬橄上。参星参在月口里，种田种在石臼里。"又以是日参星之隐见卜上元日晴雨。谚云："上八不见参星，月半不见华灯。"

斋天。正月初九日，为玉皇诞辰。元妙观道侣设道场于弥罗宝阁，名曰斋天。酬愿者骈集，或有赴穹窿上真观烧香者。蔡云《吴歈》云："七日为人八日谷，谁祈人寿谷丰登。惯闻九日朝天去，香市穹窿第一层。"

点灶灯。正月十三夜，悬灶灯于厨下，凡五夜，至十八夜止。十三日为试灯日，十八日为收灯日。

爆孛娄。乡农以糯谷入焦釜，老幼各拈一粒，曰爆孛娄，谓卜流年之休咎。

春饼。春前一月，市上已插标供买春饼。居人相馈贶。卖者

自署其标曰“应时春饼”。

圆子油鎚。上元，市人簸米粉为丸，曰圆子。用粉下酵裹馅，制如饼式，油煎曰油鎚，为居民祀神享先节物。

走三桥。元夕，妇女相率宵行，以却疾病，必历三桥而止，谓之走三桥。

闹元宵。元宵前后，比户以锣鼓饶钹，敲击成文，谓之闹元宵。有跑马、雨夹雪、七五止三、跳财神、下西风诸名。或三五成群，各执一器，儿童围绕以行，且行且击，满街鼎沸，俗呼走马锣鼓。范来宗《锣鼓》诗云:“轰连爆竹近还遥，到处喧阗破寂寥。听去有声兼有节，闹来元旦过元宵。太平响彻家增乐，开道声稀巷转嚣。取次春风催劈柳，卖饧时近又吹箫。”又有无名氏《闹元宵》乐府云:“童儿放学店未开，家家锣鼓喧如雷。新年风物幸无事，买得元宵灯未试。夹雨夹雪七五三，更将走马为綵骖。迎春既过复迎喜，爆竹烧残闹方已。更缚风鸢一尺长，街头又看东风起。”

三官素。上元、中元、下元日，为三官诞辰。俗以正、七、十月，朔至望日，嗜素者谓之三官素。或以月之一、七、十日持斋，谓之花三官。

接坑三姑娘。望夕迎紫姑，俗称接坑三姑娘，问终岁之休咎。妇女又有召帚姑、针姑、苇姑，卜问一岁吉凶者，一名百草灵。乡间则有祈蚕之祭。

验水表。正月十五日夜，月明时，立一尺五寸之表于地，至夜子正一刻，候之以卜旱涝。

二　　月

元墓看梅花。邓尉在光福里，去城七十里，因后晋青州刺史

郁泰元葬此，又名元墓。山人以圃为业，尤多树梅。暖风入林，元墓梅花吐蕊，迤逦至香雪海。红英绿萼，相间万里。郡人舣舟虎山桥畔，襆被遨游，夜以继日。沈朝初《忆江南》词云："苏州好，鼓棹去探梅。公子清歌山顶度，佳人油壁树间来。元墓正花开。"

惊蛰闻雷米似泥。土俗以惊蛰节闻雷，主岁有秋。谚云："惊蛰闻雷米似泥。"若雷动于未交惊蛰之前，则主岁歉。谚云："未蛰先蛰，人吃狗食。"

掌腰糕。二月二日，以隔年糕油煎食之，谓之掌腰糕。蔡云《吴歈》云："二月二日春正饶，掌腰相劝啖花糕。支持柴米凭身健，莫惜终年筋骨劳。"又徐士鋐《吴中竹枝词》云："片切年糕作豆条，碧油煎出嫩黄娇。年年掌得风难摆，怪道吴娘少细腰。"

冻狗肉。二月初八日，为祠山张大帝诞。相传大帝有风山女、雪山女，归省前后数日，必有风雪，号"请客风，送客雨"，虽天气甚温，又必骤寒。俗有大帝吃冻狗肉之谚。

百花生日。二月十二日为百花生日，闺中女郎，剪五色彩绘，粘花枝上，谓之赏红。

二月十二。土俗以十二日天气清朗，则百物成熟。谚云"有利无利，但看二月十二。"

观音生日。二月十九日，为观音诞辰。士女骈集殿庭炷香，或施佛前长明灯油，以保安康。或供长幡，云求子得子。既生小儿，则于观音座下，皈依寄名，可保长寿。僧尼建观音会，庄严道场，香花供养。妇女自二月朔持斋，至是日止，俗呼观音素。六月、九月朔至十九日，皆如之。

观音山香市。观音诞日，有至支硎山朝拜者，望前后已联缀于涂。马铺桥迤西，乃到山路也。人多赁坐竹舆，资以代步，不

帷不盖，两人肩之以行，俗呼观音山轿子。

木林柴。观音山人以枣栗诸木，作盂碗葫芦之属，或以寸木作妆域，上覆如笠，下悬如针，旋转为戏，俗呼转盘图。又以柳木片胶粘作小舫，为小儿玩物。俗有“乖乖乖，观音山罢木林柴”之谣。

老和尚过江。二月二十八日，为老和尚过江，必有风报。若吹南风，主旱。

神鬼天。清明前后，阴雨无定，俗呼神鬼天。或大风陡起，黄沙蔽日，又谓之落沙天。蔡云《吴歈》云：“劈柳吹花风作颠，黄沙疾卷路三千。寄声莫把冬天当，耐过一旬神鬼天。”

春台戏。二三月间，里豪市侠，搭台旷野，醵钱演剧，男女聚观，谓之春台戏，以祈农祥。

解天饷。春中，各乡土地神庙，有解天饷之举。司香火者董其事，庙中设柜，收纳阡张元宝，俗呼钱粮。凡属境内居民，每户献纳，一付、十付、数十付不等，每完一付，必输纳费制钱若干文，名曰解费献纳。稍迟则遣人于沿街鸣锣使闻，谓之催钱粮。有头限、二限、三限之目。盛设仪从鼓乐，载车马，舁神至穹窿山上真观，以钱粮焚化玉帝殿庭，为境内居民祈福，名曰解天饷。

三　　月

田鸡报。三月三日，农民听蛙声于午前后，以卜丰稔，谓之田鸡报。谚云：“田鸡叫拉午时前（延先切），大（读作度）年在高田。田鸡叫拉午时后，低田弗要愁。”俗又以是月晴，宜麦。谚云：“三月沟底白，莎草变成麦。”

野菜花。荠菜花，俗呼野菜花。因谚有“三月三，蚂蚁上灶

山"之语，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置灶陉上，以厌虫蚁。侵晨，村童叫卖不绝。或妇女簪髻上，以祈清目，俗呼眼亮花。或以隔年糕油煎食之，云能明目，谓之眼亮糕。

插杨柳。清明日，满街叫卖杨柳。人家买之，插于门上。农人以插柳日晴雨占水旱，若雨主水。谚云："檐前插青柳，农夫休望晴。"

戴杨柳球。妇女结杨柳球戴鬓畔，云红颜不老。杨韫华《山塘棹歌》云："清明一霎又今朝，听得沿街卖柳条。相约比邻诸姊妹，一枝斜插彩云翘。"

过节。人无贫富，皆祭其先，俗呼过节，凡节皆然。盖士俗家祭，以清明、七月半、十月朔为鬼节，端午、冬至、年夜为人节。逢鬼节，则祭用麦面。烧纸焚锭，亦鬼节为盛。新丧终七而未逾年者，多招释氏羽流，讽经礼忏，以资冥福。至亲往拜灵座，谓之新清明。

青团炀熟藕。市上卖青团炀熟藕，为居人清明祀先之品。徐达源《吴门竹枝词》云："相传百五禁厨烟，红藕青团各荐先。熟食安能通气臭，家家烧笋又烹鲜。"

上坟。清明时并出祭祖先坟墓，谓之上坟。间有婿拜外父母墓者。以清明前一日至立夏日止。道远泛舟具馔以往，近则提壶担盒而出。挑新土，烧楮钱，祭山神，奠坟墓，皆向来之旧俗也。凡新娶妇，必挈以同行，谓之上花坟。又皆在社前祭扫。谚云："新坟不过社。"周宗泰《姑苏竹枝词》云："衣冠稽首祖茔前，盘供山神化楮钱。欲觅断魂何处去，棠梨花落雨余天。"又蔡云《吴歈》云："柁尾飘飘挂纸钱，出城都是上坟船。荒原落叶何曾扫，胜地名花别有缘。"

野火米饭。清明日，儿童对鹊巢支灶，敲火煮饭，名曰野火

米饭。

四　月

立夏见三新。立夏日，家设樱桃、青梅、穞麦，供神享先，名曰立夏见三新。宴饮则有烧酒、酒酿、海蛳、馒头、面筋、芥菜、白笋、咸鸭蛋等品为佐，蚕豆于是日尝新。酒肆馈遗于主顾，以酒酿烧酒，谓之馈节。蔡云《吴歈》云："消梅松脆莺桃熟，穞麦甘香蚕豆鲜。鸭子调盐剖红玉，海蛳入馔数青钱。"

秤人。家户以大秤权人轻重，至立秋日又秤之，以验夏中之肥瘠。蔡云《吴歈》云："风开绣阁飏罗衣，认是秋千戏却非。为挂量才上官秤，评量燕瘦与环肥。"

注夏。俗以入夏眠食不服，曰注夏。凡以魇注夏之疾者，则于立夏日，取隔岁撑门炭，烹茶以饮。茶叶则索诸左右邻舍，谓之七家茶。或小儿嗜猫狗食余，俗名猫狗饭。是日虽寒，必著纱衣一袭，并戒坐户槛，俱令人夏中壮健。

立夏三朝开蚕党。环太湖诸山，乡人比户蚕桑为务，三四月为蚕月。红纸粘门，不相往来，多所禁忌。治其事者自陌上桑柔，提篮采叶，至村中，煮茧、分箔、缫丝，历一月而后弛诸禁。俗目育蚕者曰蚕党。或有畏护种出火辛苦，往往于立夏后，置现成三眠蚕于湖以南之诸乡村。谚云："立夏三朝开蚕党。"谓开罢蚕船也。

小满动三车。小满乍来，蚕妇煮茧、治车、缫丝，昼夜操作。郊外菜花，至是亦皆结实。取其子，至车坊磨油，以俟估客贩卖。插秧之人，又各带土分科。设遇梅雨泛溢，则集桔槔以救之。旱则用连车递引溪河之水，传戽入田，谓之踏水车。号曰"小满动三车"，谓丝车、油车、田车也。

麦秀寒。夏初，天气清和，人衣单袷，忽阴雨经旬，重御棉衣。人以时之寒在麦秀之际，谓之麦秀寒。乡人以麦宜寒，蚕宜温，惟同在四月之际，两者必有一偏。尝有歌云："做天难做四月天，蚕要温和麦要寒。种菜哥儿要落雨，采桑娘子要晴干。"

卖时新。蔬果鲜鱼诸品，应候迭出，市人担卖，四时不绝于市，而夏初尤盛，号为卖时新。赵筠《吴门竹枝词》云："山中鲜果海中鳞，落索瓜茄次第陈。佳品尽为吴地有，一年四季卖时新。"

浴佛。四月八日，为释迦文佛生日。僧尼香花灯烛，置铜佛于水盆，妇女争舍钱财，曰浴佛。居人持斋礼忏，结众为放生会。或小舟置龟鱼螺蚌，口诵往生咒放之，竟日不绝。

阿弥饭。市肆煮青精饭为糕式，居人买以供佛，名曰阿弥饭，亦名乌米糕。周宗泰《姑苏竹枝词》云："阿弥陀佛起何时，经典相传或有之。子[予]意但知啖饭好，底须拜佛诵阿弥。"

七日八夜雨。农人以初八日夜雨主伤小麦。谚云："小麦不怕神共鬼，只怕七日八夜雨。"

神仙生日。四月十四日，为吕仙诞，俗称神仙生日。食米粉五色糕，名神仙糕。帽铺制垂须钹帽以售，名神仙帽。

四月十六。土俗于十六日望晴雨以候岁，晴则水，雨则旱，惟阴云为佳。谚云："有谷无谷，但看四月十六。"

五　　月

修善月斋。释氏羽流，先期印送文疏于檀越，填注姓氏，至朔日，焚化殿庭，谓之修善斋。是月俗又称为毒月，百事多禁忌。

贴天师符。朔日，人家以道院所贻天师符贴厅事以镇恶，肃

拜烧香。至六月朔，始焚而送之。有贻自梵氏者，亦多以红黄白纸，用朱墨画韦陀镇凶，则非天师符矣。而小户又多粘五色桃印彩符，每描画姜太公、财神及聚宝盆、摇钱树之类。受符者必至院观拈香，答以钱文，谓之符金。

端五。五月五日，俗称端五。瓶供蜀葵、石榴、蒲蓬等物，妇女簪艾叶、榴花，号为端五景。人家各有宴会庆赏。端阳药市酒肆，馈遗主顾，则各以其所有雄黄、芷术、酒糟等品。百工亦各辍所业，群入酒肆哄饮，名曰白赏节。

采百草。端五日，土人采百草之可疗疾者，留之以供药饵，俗称草头方。药市收癞蛤蟆，刺取其沫，谓之蟾酥，为修合丹丸之用，率以万计。人家小儿女之未痘者，以水畜养癞蛤蟆五个或七个，俟其吐沫，过午取水，煎汤浴之，令痘疮稀。

黄梅天。芒种后遇壬，为入霉，俗有"芒种逢壬便入霉"之语。而人即以入霉日数，度霉头之高下。如芒种一日遇壬，则霉高一尺，至第十日遇壬，则霉高一丈。皮物过夜，便生霉点，谓之黄梅天。又以其时忽晴忽雨，谚有云"黄梅天，十八变"。又谓天寒主旱，谚云"黄梅寒，井底干"。夏至后遇庚，为出霉，小暑日为断霉，过此则无蒸湿之患。俗又忌小暑日雷鸣，主潦，俗呼倒黄梅。谚云"小暑一声雷，依旧倒黄梅"。农人又以入霉日雨主旱。谚云："高田只怕迎霉雨。"又以入霉日雨主阴，出霉日雨主旱，谚云："雨打黄霉头，四十五日无日头。雨打黄梅脚，四十五日赤晧晧。"又以霉日雨主水，"迎梅一尺，送梅一尺"。

梅水。居人于梅雨时，备缸瓮，收蓄雨水，以供烹茶之需，名曰梅水。徐士铉《吴中竹枝词》云："阴晴不定是黄梅，暑气薰蒸润绿苔，瓷瓮竞装天雨水，烹茶时候客初来。"

三时。夏至日为交时，曰头时、二时、末时，谓之三时。居

人慎起居，禁诅咒，戒剃头，多所忌讳。农人又以每时之末忌雨，谚云："三时三送，低田自弄。"中时而雷，谓之腰鼓报，主大水，谚云"中时腰报没低田。"又以时中多雨，及时尽而雷，皆主涝，谚云"时里寒，没竹竿"，又云"低田只怕送时雷。"

分龙雨。五月二十日为分龙。俗以分龙之次日雨，谓之分龙雨，主雨旸调顺，岁必有秋。有"二十分龙廿一雨，水车搁拉弄堂里"之谚，又云"二十分龙廿一雨，石头缝里都是米。"自是以后，分方行雨，俗谓之"夏雨隔爿(读如辨平声)田。"蔡云《吴歈》云："南阡朗日带长虹，北陌顽云斗疾风。偶凑分龙得新雨，山村水荡说年丰。"

拔草风。梅雨既过，飒然清风，弥旬不歇，谓之拔草风。俗又以小暑日东南风，主旱。谚云："小暑吹了东南风，四十五日拔草风。"

六　　月

黄昏阵。俗以六月初三日晴，主旱。若是夜黄昏有雨，则日日有之，谓之黄昏阵。谚云："六月初三打过黄昏阵，上昼耘稻下昼困。"又云："初一落雨井泉枯，初二落雨井泉波(读为普胡切，作溢字解也)，初三落雨夜夜阵，初四落雨通太湖。"盖此时农民望泽孔殷，如久晴，则立竿制纸旗以祷雨。街坊小儿出松花会，呼曰"小儿求雨天欢喜"。蔡云《吴歈》云："六月不逢夜夜阵，满城扯遍七星旗。草鞋人散松花会，正是湖乡雨透时。"

六月不热，五谷弗结。俗谓三伏日宜热，谚云："六月不热，五谷弗结。"

山糊海幔。俗又以夏中日出时，云雾迟开，主热，谓之"山糊海幔。"谚云："山糊海幔，晒杀老鹳。"

谢灶。六月初四、十四、念四日，比户祀司灶。谚云："三番谢灶，胜做一坛清醮。"祀时以米粉作团，素羞四簋，俗称谢灶素菜。

狗赜浴。谚云："六月六，狗赜浴。"谓六月六日，牵猫犬浴于河，可避虱蛀。郭麐《浴猫犬》词云："六月六，家家猫犬水中浴。不知此语从何来，展转流传竟成俗。流传不实为丹青，孰知物始睹厥形。孰居庄严成坏住，劫前八万四千横竖飞走一一知其名。而况白老乌龙不同族，何以降日物同生。一笑姑置之，听我为媒词：司马高才号犬子，拓拔英雄称佛狸。乌员锦带粉绮丽，韩卢宋鹊尤魁奇。世上纷纷每生者，李义府与景升儿。金钱犀果洗若属，但有痴骨无妍皮。猫乎犬乎好自爱，洞里堂中久相待。伐毛洗髓三千会，会见爬沙登上界。"

晒书。六日故事，人家曝书籍图画于庭，云蠹鱼不生。潘弈隽《六月六日晒书诗》云："三伏乘朝爽，闲庭散旧编。如游千载上，与结半生缘。读喜年非耋，题惊岁又迁。呼儿勤检点，家世只青毡。"

翻经。又六月六日，诸丛林各以藏经曝烈日中。僧人集村妪为翻经会，谓翻经十次，他生可转男身。

三伏天。旧俗有夏九九，今已不传。但从夏至日起，第三庚为初伏，第四庚为中伏，立秋后初庚为末伏，谓之三伏天。好施者于门首普送药饵，广结茶缘。

雷斋。六月二十四日，为雷尊诞。自朔日至诞日茹素者，谓之雷斋。郡人几十之八九，屠门为之罢市。或有闻雷茹素者，虽当食之顷，一闻虺虺之声，重御素肴，谓之接雷素。嗜斋之先，戚若友必馈馔肴以相暖热，谓之素斋。既开斋，又如之，谓之开荤。

七　月

预先十日作秋天。立秋前数日，罗云复送，细雨廉纤，金风欲来，炎景将褪，似乎有新凉之意思。谚云："预先十日作秋天。"李福《偶得吴谚成诗》云："梧桐满院绿阴连，引得新凉到枕边。细雨斜风几番过，预先十日作秋天。"

秋縠碌，收粃谷。立秋日雷鸣，主秀不实。谚云："秋縠碌，收粃谷。"又以稻秀时浓云大作，中有白虹横贯者，俗呼白鳖，亦主获秕谷，谓之天收。蔡云《吴歈》云："雨洒风飘日又晴，先秋十日借秋声。雪瓜火酒迎新爽，怕听天边玉虎鸣。"

朝立秋，瀏飕飕；夜立秋，热吽吽。土俗又以立秋时之朝夜占凉燠，谚云"朝立秋，瀏飕飕；夜立秋，热吽吽。"自是以后，或有时仍酷热不可耐者，谓之秋老虎。

巧果。七夕前，市上已卖巧果，有以面和白糖，绾作苎结之形，油氽令脆者，俗呼为苎结。至是或偕花果，陈香蜡于庭，或露台之上，礼拜双星以乞巧。蔡云《吴歈》云："几多女伴拜前庭，艳说银河驾鹊翎。巧果堆盘卿负腹，年年乞巧靳双星。"

磬巧。七日前夕，以杯盛鸳鸯水，掬和露中庭，天明日出晒之，徐俟水膜生面，各拈小针，投之使浮，因视水底针影之所似，以验智鲁，谓之弓巧（磬音笃，吴语弃掷也）。

看天河。七夕后看天河显晦，卜米价之低昂，谓晦则米贵，显则米贱。

斋田头。七月半为中元节，农家祀田神，各具粉团、鸡黍、瓜蔬之属，于田间十字路口，再拜而祝，谓之斋田头。

棉花生日。七月二十日，俗传棉花生日，忌雨。谚云："雨打七月念，棉花弗上店。"

八　　月

天炙。朔日，早起取草头露，磨墨点小儿额腹，以祛百病，谓之天炙。

灶君生日。八月初三日，为灶君生日。家户具香蜡素羞，以祀天王堂及福济观之灶君殿。进香者络绎终日，有集男妇嗜斋为会者，谓之灶君素。

八月半。中秋，俗呼八月半。是夕人家各有宴会，以酬佳节。人又以此夜之晴雨，占次年元宵阴晴。谚云："八月十五日云遮月，来岁元宵雨打灯。"又云："雨打上元灯，云罩中秋月。"蔡云《吴歈》云："闷闷中秋云罩月，哓哓元夜雨淋灯。谁知篱豆花开日，养稻正需水满塍。"

走月亮。中秋夜，妇女盛妆出游，互相往还，或随喜尼庵。鸡声喔喔，犹婆娑月下，谓之走月亮。蔡云《吴歈》云："木犀球压鬓间香，两两三三姊妹行。行冷不嫌罗袖薄，路遥翻恨绣裙长。"

糍团。八月二十四日，煮糯米，和赤豆作团，祀灶，谓之饔团。人家小女子。皆择是日裹足，谓食糍团缠脚，能令胫软。蔡云《吴歈》云："白露迷迷稻秀匀，粿团户户已尝新。可怜绣阁双丫女，初试弓鞋不染尘。"

稻生日。八月二十四日，农人以为稻生日，雨则藁多腐。谚云："烧干柴，吃白米。"

木犀蒸。俗呼岩桂为木犀，有早晚两种，在秋分节开者，曰早桂，寒露节开者，曰晚桂。将花之时，必有数日鏖热如溽暑，谓之木犀蒸，言蒸郁而始花也。自是金风催蕊，玉露零香，男女耆稚，极意纵游，兼旬始歇，号为木犀市。

风潮。七八月间，大风陡至，先有海沙云起者，谓之风潮。蔡云《吴歈》云："裂残火繖作罗纹，萧飒声来退暑氛。又恐风潮坏棉稻，东南莫起海沙云。"

秋兴。白露前后，驯养蟋蟀，以为赌斗之戏，谓之秋兴，俗名斗赚绩。提笼相望，结队成群。其虫为将军，以头大足长为贵，青、黄、红、黑、白正色为优。大小相若，铢两适均，然后开册斗。时有执草引敌者，曰蓬草。两造认色，或红或绿，曰标头。台下观者，即以台上之胜负为输赢，为之贴标斗。分筹马，谓之花。花，假名也，以制钱一百二十文为一花，一花至百花、千花不等，凭两家议定。胜者得彩，不胜者输金，无词费也。

九　　月

重阳信。重阳将至，盲雨满城，凉风四起。亭皋落叶，陇首飞云，人以是为立秋后第一寒信，谓之重阳信。俗又有"九月九，蚊虫叮石臼"之语。

重阳糕。重阳日，居人食米粉五色糕，名重阳糕。自是以后，百工入夜操作，谓之做夜作。蔡云《吴歈》云："蒸出枣糕满店香，依然风雨古重阳。织工一饮登高酒，篝火鸣机夜作忙。"

祭钉靴。九月十三日，俗祭钉靴，占一冬晴雨，晴则冬无雨雪。谚云："九月十三晴，钉靴挂断绳。"

十　　月

十月朝。月朔，俗称十月朝。人无贫富，皆祭其先，多烧冥衣之属，谓之烧衣节。或延僧道作功德，荐拔新亡，至亲亦往拜露座，谓之新十月朝。

天平山看枫叶。郡西天平山，为诸山枫林最胜处。冒霜叶

赤，颜色鲜明，夕阳在山，纵目一望，仿佛珊瑚灼海。在三太师坟者，俗呼为九枝红。游者每雇山笄，以替足力。

五风信。檀火斯改，飘风欲来，使人预备御寒之具，谓之五风信。土俗又以月旦之雨晴，占一冬寒暖，蔡云《吴歈》云："寒衣未办费商量，月旦占晴也大慌。风信五番都过了，棉花须定价低昂。"

冬酿酒。乡田人家，以草药酿酒，谓之冬酿酒。有秋露白、杜茅柴、靠壁清、竹叶清诸名。十月造者，名十月白。以白面造曲，用泉水浸白米酿成者，名三白酒。其酿而未煮，旋即可饮者，名生泔酒。蔡云《吴歈》云："冬酿名高十月白，请看柴帚挂当檐。一时佐酒论风味，不爱团脐只爱尖。"

煠蟹。湖蟹乘潮上簖，渔者捕得之，担入城市，居人置以相馈贶，或宴客佐酒，有九雌十雄之目，谓"九月团脐佳，十月尖脐佳"也。汤煠而食，故谓之煠蟹。

盐菜。比户盐藏菘菜于缸瓮，为御冬之旨蓄，皆去其心，呼为藏菜，亦曰盐菜。有经水滴而淡者，名曰水菜。或以所去之菜心，刳菔蘡为条，两者各寸断，盐拌酒渍入瓶，倒埋灰窖，过冬不坏，俗名青不老。

十　一　月

冬至大如年。郡人最重冬至节。先日，亲朋各以食物相馈遗，提筐担盒，充斥道路，俗呼冬至盘。节前一夕，俗呼冬至夜。是夜，人家更迭燕饮，谓之节酒。女嫁而归宁在室者，至是必归婿家。家无大小，必市食物以享先，间有悬挂祖先遗容者。诸凡仪文，加于常节，故有"冬至大如年"之谣。蔡云《吴歈》云："有几人家挂喜神，匆匆拜节趁清晨。冬肥年瘦生分别，尚袭

姬家建子春。”

冬至团。比户磨粉为团，以糖、肉、菜、果、豇豆沙、芦菔丝等为馅，为祀先祭灶之品，并以馈贻，名曰冬至团。

连冬起九。俗从冬至日数起，至九九八十一而寒尽，名曰连冬起九，亦曰九里天。歌云：“一九二九，相呼不出手。三九廿七，篱头吹觱栗。四九三十六，夜宿如露宿。五九四十五，穷汉街头舞。不要舞，不要舞，还有春寒四十五。六九五十四，苍蝇躲屋栿。七九六十三，布衲两肩摊。八九七十二，猫狗躺淘地。九九八十一，穷汉受罪毕。刚要伸脚眠，蚊虫猎蚤出。”又谓头九暖主寒。谚云：“头九暖，九九寒。”又谓四九时必多雨雪。谚云：“雨雪连绵四九天。”又云冬至前宜寒。谚云：“冬前弗结冰，冬后冻杀人。”蔡云《吴歈》云：“露宿何曾熟夜眠，太阳照户一欣然。若教穷汉街头舞，还有春寒卌五天。”又云：“连冬起九验天寒，只怕寒消九九难。第一莫贪头九暖，连绵雨雪到冬残。”

干净冬至邋遢年。俗以冬至前后逢雨雪，主年夜晴；若冬至晴，则主年夜雨雪，道途泥泞。谚云：“干净冬至邋遢年。”

冬舂米。入腊，计一岁之粮，舂白以蓄诸仓，名曰冬舂米。有四糙、发极黄诸名。

起荡鱼。畜鱼以为贩鬻者，名池为荡，谓之家荡。有所谓野荡者，荡面必种菱芡，为鱼所喜而聚也。有荡之家，募人看守，抽分其利，俗称包荡。每岁寒冬，毕集矢鱼之具，荡主视其具，衡值之低昂。而矢鱼之多寡，若有命而主之者，鱼价较常顿杀，俗谓之荡鱼。

窨人。冬末青初，虎邱花肆，能发非时之品，如牡丹、碧桃、玉兰、梅花、水仙之类，供居人新年陈设，谓之窨花。

三朝迷路发西风。土俗以寒冬连朝久雾不开，主西风大作。

谚云："三朝迷路发西风。"

腊雪。腊月雪，谓之腊雪，亦曰瑞雪，杀蝗虫子，主来岁丰稔。谚云："腊天一寸雪，蝗虫入地深一尺。"又以腊中得雪三次宜麦。谚云："若要麦，见三白。"又云："腊雪是个被，春雪是个鬼。"

十 二 月

跳灶王。月朔，乞儿三五人为一队，扮灶公灶婆，各执竹枝，噪于门庭以乞钱，至二十四日止，谓之跳灶王。周宗泰《姑苏竹枝词》云："又是残冬急景催，街头财马店齐开。灶神人媚将人媚，毕竟钱从囊底来。"

跳钟馗。丐者衣怀甲胄，装钟馗，沿门跳舞以逐鬼。六月朔始，届除夕而止，谓之跳钟馗。周宗泰《姑苏竹枝词》云："残须破帽旧衣裳，万两黄金进士香。宝剑新磨堪逐鬼，居然护国有忠良。"

腊八粥。八日为腊八，居民以菜果入米煮粥，谓之腊八粥。

年糕。黍粉和糖为糕，曰年糕。有黄白之别。大径尺而形方，俗称方头糕。为元宝式者，曰元宝糕。黄白磊砢，俱以备年夜祀神，岁朝供先，及馈贻亲朋之需。其赏赉仆婢者，则形狭而长，俗称条头糕，稍阔者曰条半糕。富家或雇糕工至家，磨粉自蒸。若就简之家，皆买诸市。春前一、二十日，糕肆门市如云。

叫火烛。残年永夕，有击柝沿街高唱"警防火烛小心"者，名曰叫火烛。

打埃尘。腊将残，择宪书宜扫舍宇日，去庭户尘秽。或有在

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及二十七日者，俗呼打埃尘。

过年。择日悬神轴，供佛马，具牲醴糕果之属，以祭百神。神前开炉炽炭，俗呼圆炉炭。锣鼓敲动，街巷相闻，送神之时，多放爆仗，有单响、双响、一本万利等名。或有置编成百千小爆，焠之连声不绝者，名曰报旺鞭。谓之过年。云答一岁之安，亦名谢年。蔡云《吴歈》云："三牲三果赛神虔，不说赛神说过年。一样过年分早晚，声声听取霸王鞭。"又云："饮福叨尝酒满壶，通红火炭就圆炉。年头年尾空还愿，到底钱神有也无。"

盘龙馒头。市中卖巨馒，为过年祀神之品。以面粉抟为龙形，蜿蜒于上，复加瓶胜、方戟、明珠、宝锭之形，皆取美名，以谶吉利，俗呼盘龙馒头。

念四夜送灶。俗呼腊月二十四夜为念四夜，是夜送灶，谓之送灶界。比户以胶牙饧祀之，俗称糖元宝。又以米粉裹豆沙馅为饵，名曰谢灶团。祭时妇女不得预。先期，僧尼分贻檀越灶经，至是填写姓氏，焚化禳灾，篝灯载灶马，穿竹筋作杠，为灶神之系。舁神上天，焚送门外，火光如昼。拨灰篝盘未烬者，纳还灶中，谓之接元宝。稻草寸断，和青豆，为神马秣具，撒屋顶，俗呼马料豆，以其余食之，眼亮。蔡云《吴歈》云："媚灶家家治酒筵，妇司祭厕莫教前。剉柴撒豆喂神马，小小篮舆飞上天。"

灯挂、挂锭。厨下灯檠，乡人削竹成之，俗称灯挂。置必以双，相传灯盘底之凹者为雌，凸者为雄。居人既罢新者，则以旧灯糊红纸，供送灶之用，谓之善富挂锭。锡纸糊成，间以绿牌方段玲珑一串，先期置之。除夕接灶，悬于灶神龛之两角，为来年获利之兆。俗有"一事无成，先置挂锭"之谑。周宗泰《姑苏竹枝词》云："残年生计斗喧嘈，挂锭金银贯竹梢。一事无成求利市，腰缠十万意嚣嚣。"

冬青柏枝。摘松柏之枝，副以石楠冬青，乡人残年，札成小把，沿门叫卖，供居人插年饭中用，或借为送神马之需，呼为冬青柏枝，又名送灶柴。或馈自管坟人者，必酬以数十钱，俗目之为打秋风。

口数粥。腊月二十五日，以赤豆杂米作粥，大小遍餐。有出外者，亦覆贮待之，虽襁褓小儿猫犬之属亦预，名曰口数粥，以辟瘟气。或杂豆渣食之，能免罪过。

年夜饭。除夜家庭举宴，长幼咸集，多作吉利语，名曰年夜饭，俗呼合家欢。周宗泰《姑苏竹枝词》云："妻孥一室话团圈，鱼肉瓜茄杂果盘。下箸频教听谶语，家家家里合家欢。"

封井。置井泉童子马于竹筛内，祀以糕果茶酒，庋井栏上，掩之，谓之封井。至新正三日或五日，焚送神马。初汲水时，指蘸拭目，云能令目不昏。

接灶。安灶神马于灶陉之龛，祭以酒果糕饵，谓之接灶。谓自念四夜上天，至是始下降也。或有迟至上元夜接者。

祭床神。荐茶酒糕果于寝室，以祀床神，云祈终岁安寝。俗呼床神为床公、床婆。

年饭。煮饭盛新竹箩中，置红橘、乌菱、荸荠诸果及元宝糕，并插松柏枝于上，陈列中堂，至新年蒸食之，取有余粮之意，名曰年饭。又预淘数日之米，于新年可支许时，供案头，名曰万年粮米。

画米囤。乡农人家，以石灰书米囤于场，或象戟矢元宝之形，祈年禳灾，谓之画米囤。

听响卜。或有祷灶请方，抱镜出门，听市人无意之言，以卜来岁休咎者，谓之听响卜。

叛花。亥子之交，抱未痘小儿卧爨下，以红帕蒙首，天明始

还卧所，谓如是则痘花稀罢，谓之叛花。盖俗呼痘为花也。或撒黄豆于帐顶，或以红绿线穿黄豆三粒，置帏间，俱能禳痘。

节帐。土俗贸易场中，以端午、中秋、除夕为三节。按节索欠，谓之三节帐。除夕一节，自昏达旦，虽东方既白，犹络绎道涂，不嫌笼灯入索也。蔡云《吴歈》云："无地堪容避债台，一年积欠一宵催。店门关到质钱库，还点灯笼走一回。"又徐晋鎔《除夕》诗云："生计吴中往日虚，到来今日各踌躇。平时浪费知何益，千载奢风尚未除。索负偕来门外汉，救贫谁窃枕中书。阿侬身外无长物，安乐新添一味蔬。"

小年夜、大年夜。祀先之礼，相沿用昏，俗呼大年夜。或有用除夕前一夕者，谓之小年夜，又曰小除夕。俗又总呼之为大年小夜。鸡且鸣，持杖击灰积，致词以献利市，名曰打灰堆。又小儿绕街呼嗷云："卖汝痴，卖汝呆。"世传吴人多呆，故儿女戏欲卖之。今皆不传。惟是夜家户储水于厨下，埋炭墼于炉，不使焰熄，置寝室中，谓之种火。焚辟瘟丹、苍术诸药，谓之太平丹。街坊爆竹之声，铿訇不绝，俗谓是夜忌犬吠。谚云："年夜狗弗叫，来年疾病少。"蔡云《吴歈》云："封门小结乌薪社，守岁双垂红烛花。多少风光一场梦，醒来又早换年华。"

吴中之俗讳

民间俗讳，各处有之，而吴中为甚。如舟行讳住，讳翻：以箸为快儿，帆布为抹布；讳离散：以梨为圆果，伞为竖笠；讳狼藉，以榔槌为兴哥；讳恼躁，以谢灶为谢欢喜。按江西人讳饮药为吃好茶，亦有趣也。

吴县之扫晴娘

吴县如遇久雨，则用纸剪为女子之状，名曰扫晴娘。手执扫帚。纸人须颠倒，足朝天，头朝地，其意盖谓足朝天可扫去雨点也。用线穿之，挂于廊下或檐下，俟天已晴，然后将扫晴娘焚去。

此外又有一种求晴之法，以破坏不堪之旧灯笼，取出焚之，颇有验也。

吴县中秋节之俗

吴中旧习，民国来依然如昔，未尝稍移，风俗相沿，竟难期改革耶？试述中秋之俗。是日俗曰八月半，有斋月、步月等事。斋月即用月饼（形圆如月，为中秋节应时物品，是时亲友互相馈送此物）、香斗（系用线香制成，如斗状，其中满储香屑，燃时香烟缭绕，景象可观）置庭前案上，并陈果品，燃香烛，妇孺辈咸对月跪拜。即是日天雨，月光阴而不见，斋月之事，亦必举行也。至步月之举，古诗云“月到中秋分外明”，秋高气爽，明月高悬，市面店铺，亦多张灯烛，以助月色，借为庆赏中秋。故士女三五成群，游行街市，明月灯光之下，极一时之热闹也。店铺中咸供小财神一座，并置楼台、几案、乐器及一切杂物，以资点缀，式样精巧，颇有兴趣。故一般步月者，咸注足而视，拥挤异常也。相传中秋夕之晴雨，可卜明岁上元节之天气。若中秋月光明朗，明年上元节必天气晴爽；若月暗无光，明年上元节必雨。故俗有云：“八月十五云蔽月，来岁元宵雨打灯。”又云：“雨打上元灯，云罩中秋

月。"此种俗语，往往应验，然究其理则殊不可解。

吴县之奇俗

吴县有小儿寄名神佛之俗。此风全境皆然。盖富贵家之小孩，骄生惯养，太半身体柔弱，时膺疾病。其亲乃至庙烧香，用红布制一袋，置小儿年庚于其中，俗名过寄袋，悬佛橱上。自是以后，每旧历年终，寺僧备饭菜，送小儿家中，名曰年夜饭。其亲必给僧以钱。凡送三年始毕。当过寄时，僧为小儿取名，譬如神佛姓金，即取名金生、金寿等类。其亲并携小儿来庙拈香，呼神如寄爷。及至成年完婚后，乃将红布袋取回，名曰拔袋。

吴县月之出没谚

初三夜来月丝丝。（丝丝，即略有光也。古云"初三哉生明，十六哉生魄。"）

初五夜来月当更。

初八、廿三，上落半夜。

十一、二，鸡啼没著泥。（二，读泥音。）

月半、十六两头红。

十八、九，坐等守。

二十、廿一，天亮月直。（月直，即月在中也。）

廿二、三，月上半来在。（半来，即夜十二时也。）

廿五、六，月上四更足。

常熟人媚灶

常熟风俗，四、五岁下之孩童，第一次患疟疾，谓之胎疟，须由外祖母家遣人来，向家灶上祭祀一番，病始得痊。其祭祀之法，由外家备灶马二个，香烛、阡阮、素盘、水果、糕饼等物，遣人持至病家灶间，须一径走入，不能和人接谈。将两灶马背与背相接，置诸大镬盖上，各种祭品陈列于前。祀毕，将灶马与阡阮焚化，携饼一个，直向外走，亦不得与人接谈，口中但云："我以后不再来了。"既出门，将所携之饼掷以饲犬，其意若曰将病传之于犬也。祀灶所余之物，亦须立时食尽，盖谓吃得快，好得快也。

常熟之丧俗

常熟风俗，凡赴丧家送入殓后，归时家人必于门前焚稻草一束，人从火上跨过，而后入内，否则将不利。若自丧家出门后，已经别家，则可毋庸跨火。

丧家出柩时，其邻近各家，均将旧条帚倒竖于大门外，据云为避棺前丧刹神者。

昆山冬至节风俗

冬至前数日，各家备鱼肉，至是日烹鱼肉，煮蔬菜，先祭祖先，然后宴亲友，名曰过冬至节，又名过年节。其中有一种菜，以青菜、山芋、栗子相合而成，名曰安乐菜，为各家必备之品。

俗云:"吃了安乐菜，从此便安逸快乐。"殊可哂也。又昆地冬至节，无论贫富，皆须丰备酒菜。俗云:"有者冬至夜，无者冻一夜。"亦可见社会之状况矣。唯是日出阁之女，必回夫家。盖俗谓女儿已经出嫁者，遇年节如在母家，母家家道即因之衰落也。

吴江县放水灯之风俗

每当夏末秋初，吴江有一乡有放水灯之风俗。先由经理人向人家募捐，约计数十元，择定日期，雇船数十只，夜间游行河中，云可以驱灾去疫。船上皆扎彩悬灯，有请僧人诵经者，有供泥佛像者，另有数只雇请多人奏乐，末后一只则专将五彩纸折成之灯，点着火烛，放入河内。红白相间，倒也可观，但是云可驱疫去灾，则未见有功效也。

黎里赛会之恶俗

江浙人士，夙迷信赛酬神会，处处皆然。其著者，三十年一赛之新塍会，十年一赛之桑阳会，是皆掀动东南，腾为盛事者。其次则年以为例，无虚岁者，如盛泽之童子会与黎里之夫人会是也。

黎里为吴江县属南部之一大镇。其有会也，云始于唐朝，载于里志，盖秋日祓除灾邪之意。年届中秋时，必举行赛会。当八月十二日夜阑时即有鼓锣声，盖赛会之预备也。十四、十五始盛，十六则所谓夫人会矣。

其会之仪仗，金鼓旗锣前导，神像随后。每神像之前各有仪

仗，大略相似。先监察神，次安乐神，末为广祐王，即城隍也。相传姓李，唐太子也。全会之后，有善男信女凡数百人，老幼男女，各手执塔香一柄，尾随于后。有穿红衣插犯条者，有手带铐练者，奇形怪状，不可思议。最可骇者，中有一人，伸其右臂，臂上挂香炉钩入皮肤，不知痛楚。其后有一对挂锣，锣重亦十余斤，不仅提锣而走，且须照例击十三记。提者泰然走数十步，保护者一为烹水于挂处，惨不忍睹。此盖曾因事故，许有大愿心者，其遇亦可怜矣。此十四、十五两日赛会之情况也。

十六日夜间之会，为夫人会。仪仗执事，布置与前相仿佛。惟出会之主人，则神之夫人也。会过处，店肆或大家恒以纸花送夫人，喜娘即为之插带。明日取花送大家，谓可压邪。此则夫人会之情形也。

是时市面各店，悬灯结彩，陈设一新，大有火树银花之概。又十三至十六四日，城隍庙日夜演剧。本镇士女，莫不兴高采烈，齐往庙中观剧。剧台密布，几无立足之地。喧阗数日，合镇若狂，恶习相沿，年年如是，迄莫能改也。

武进社会状况

武进自泰伯开基之后，重文轻武，相袭成风。文学代有专家，而乾袁〔疑当作“嘉”〕最盛。如张皋文、孙渊如、洪稚存、赵味辛、李申耆辈，文名震天下，科第之盛，亦为他属所罕见。此武进所以为声名文物之邦也。惟社会情形，向重个人之财产，近今尤甚，故消极事业多，而积极事业少。试一涉足街衢，银行钱庄，触目皆是。城周不及十里，当铺开至九爿。此外茶楼酒馆，耗费金钱、消磨岁月之处，难以枚举。此武进之所以日见贫

弱欤？虽然商学巨子，今已稍稍注重实业，工厂日增，流亡日少，亦武进之好气象也。兹将普通习俗，条列于下。

一　生　儿

凡遇生产，须向舅家送毛米粥，向亲戚故旧家送鸭蛋，三朝请三朝酒，满月请满月面，周岁请周岁酒。凡为之亲戚故旧者，月内须送汤（鸡、鸭、鲫鱼、鸡蛋、糖果等），满月周岁须送礼物（酒面、首饰、衣料、鞋帽等）。然此皆为妇女第一次生儿事，生女则从俭。第二次以下，无此烦文，且有若无其事者。

二　婚　嫁

嘉礼昏仪，犹循纳采问名古礼。但民国以来，旧式未改，参用新礼，往往有借旅馆及青年社行结婚礼者，此亦嫁娶从俭之好现象也。然而踵事增华，且有过于往昔。奁具必用红木，铺陈必用绸绣，始行之于豪富，近且中人以下，亦仿效之，虽境况艰难而高筑债台，勿顾也。

三　作　寿

遇寿辰，亲戚世交，门生故旧，送礼物（面酒、糕团、屏联、包裹），齐赴寿堂行礼。儿孙辈齐集堂前回礼。行礼毕肆筵设席，尽一日之欢。晚间或有特别之赏心乐事，如清曲、髦儿戏、戏法、叫局、唱戏等。座上宾客，或雀戏，或拍克，或猜拳。车马盈门，笙歌彻夜，若人间无忧患事者，亦人生之乐境也。昔年惟六十、七十、八十岁之老人，望儿孙借此作舞彩之戏耳，今则三十、四十、五十岁亦有大开寿宇者。甚且有数人合作八十、九十、百龄以鸣盛者矣。此亦庆寿中之有趣者也。此外尚有冥寿。

凡祖先亡故以后，每遇整十，子孙为作纪念，诵经礼忏，以表示后人孝念。亲戚朋友，送纸扎锭，亦有登堂拜祝者。

四 丧 葬

凶丧之礼，民国初年，少数士绅，曾有改革陋俗、力从节俭之举（如减少仪仗，不用僧道等）。行之未久，旋即复旧。近今以来，日趋奢靡，中人之家，亦有军乐队、洋八队者。孝子体弱多病，或年高不能远行，在孝帷内，用黄包车代步，前导多直锣，灵柩多用绣花罩，或独龙杠。崇俭黜华，还望地方先进诸君提倡之。

五 祭 礼

凡凶丧，除服以后，即将木主请入神龛，朔望焚香燃烛，向神龛礼拜。一年之间，凡遇祖先生日死日，必洁治荤素菜肴供奉，谓之摆供，又谓之过忌日。倘遇婚嫁吉日，特别致祭。其祠堂内，则二分二至，各祭一次云。

武进岁时记

元 旦 日

商店贴硃笺对联于大门，停止营业四日，以示庆贺。新年各种玩具，沿街兜售。昔年尚有亲朋互相往来贺年之举，今已革除。然家庭中犹未尽废也。儿童贺年，长者须出押岁钱，并有果盘（花生、糕、水果等）。街市中有锣鼓之声，谓之闹元宵。

初五日

俗谓之五路财神生日。各商店开市。鞭炮之声，终夜不绝。乡间农人，有来城掉龙灯者。

十五日

名上元节。元宵锣鼓，声震全城，且有行元宵灯者。是日居民例食糖圆。

清明节

居民插桃花、杨柳于门，以祓除邪祟。城隍神出会。人民于此节前后扫墓。

端阳节

居民例裹米粽，谓之角黍，吊屈原之遗制也。是日龙舟竞渡于白云渡一带，画船箫鼓，竟日通宵。改革以后，废除数载，今又渐渐兴复矣。商店于此日结账，下午停止营业半天。在店伙友，于此夕定去留。

七月半

名中元节，俗又谓之鬼节。前一日夜，全县人民将锡箔折锭，卷入白钱纸，沿路焚烧，谓之结鬼缘。此月中盂兰胜会，遍地皆是。僧人道士，几有应接不暇之势。且有好事者扎成无数奇形鬼怪，排列街市，殊属可笑。是日城隍出会。居民例食茄饼。

七月三十

俗名地藏节。以东郊三官堂为集会之所。农人于是日将田具及木制出品陈列于道，任人购取。日间各坊厢云车络绎于道。晚间灯火辉煌，通宵达旦。并有乡人头戴箬笠，身著布裙，沿途诵经，一步一拜，谓之拜香。光复以后，西郊商人，亦作节于此日。游人如蚁，画舫如云，扬厉铺张，较东郊有过之无不及。其用意所在，则以西门新辟马路，致振兴商业故也。

八月半

名中秋节。各界人士，向有游览鱶舟亭，吃熟菱看桂花之说，今亦徒有其名矣。是日各商店结账，晚间备盛筵以饷伙友。而伙友之去留，亦于是晚作一结束。早晨居民例食糖芋头。晚间将月饼、菱藕等物于月下供设，谓之斋亮月。

重阳节

名登高节。城乡人士，有登文笔塔游览者，取登高之意也。居民例食糖糕，谓之重阳糕。是月自初一至初九，设坛拜斗者有六七处。善男信女，多有购香斗入坛焚化者，亦极一时之盛。

十月朝

即十月初一日。城隍神出会。居民于此节前后扫墓。乡间例食饕团。按赛会一事，最为劳民伤财。民国成立，军政府赵不党捣毁神像，停止赛会者五年。民国六年，从新建设，举行赛会，一时风靡，官厅无如之何也。四乡尤盛，往往酿成械斗风潮。其行会时，并有愚民，装作罪犯，及踹高跷、烧手臂香等恶习，实

足为武进新文化进行之障碍物。所赖四乡明达君子，有以善化之耳。

冬至节

居民入宗祠致祭。晨起食糖圆。

年节

是月居民例置米粉团，大者为之人口团，小者谓之送灶团等，异常靡费。二十左右送灶。过年十分忙碌。大除夕接灶。悬祖先神像于堂屋间，香花供奉，至新年初撤去，谓之落神像。各商店于此日作一大结束。晚间通宵不寐，店事办妥，即设筵畅饮，谓之守岁酒。居户亦有至夜半就寝者，唯卧室内必燃红烛一对，谓之守岁烛。天明以后，则顿易新年气象矣。

宜兴之恶俗

婚娶之恶俗

乡民婚娶，最喜装潢，但不伦不类，徒然遗笑大方耳。在满清时，即新郎之目不识丁者，亦必靴顶辉煌，以示阔绰。谚语谓“新郎三日大”，盖此三日中，即红顶花翎，他人亦不得干涉也。民国以来，政体虽改，而新郎之戴顶履靴者仍属有之。然亦有喜学时髦，著大礼服，戴大礼帽，以示特别开通者。最可笑者，新郎高冠峨峨，履声橐橐，在前面视之，固俨然一新人物也，讵知背后豚尾犹存，红丝辫线，坠落及地（乡俗新郎辫线多以红丝为之）。又有所谓陪宾者，新郎之护卫也，多亲友任之，通常四人。此四

人中，有西装者，有便服者，有仍服满清时礼服者，形形色色，无奇不有。及新郎奠雁（新郎至女家朝婚帖行四跪四叩首礼，曰奠雁）仍行跪拜礼。其跪拜时，先脱礼帽，交代陪宾后，再听赞礼者之口令而跪拜焉。此种非驴非马之礼制，殊可笑也。至宜兴婚礼，最为繁琐，费亦甚巨。小户寒家，多有年近而立，而犹鳏居独处者。于是抢亲之事，时有所闻。盖婿家贫寒，而女家索财礼过奢（妆奁资至少亦须六、七十元），无力应付，不得已而出此野蛮手段也。其抢亲，约亲友七八人，逗留女宅，托词闯进，见女即抢之而去。女家格于俗例，事后无可如何也。

营屋之恶俗

乡间营造房屋，为喜事之一，亲友中往贺者，多肩盒头一担。盒头者，盛礼物之器具也。礼物以糕粽团为大宗，盖取高中团圆之意也。余犹有茶食、水果、鸡鸭等类。故盒头一担，非四、五元不办。亲友遇此，虽典衣质物，亦所不辞。其上梁时，有所谓抛梁者，泥木作以糕粽团数筐，在梁上向四面掷抛，使来观者群相抢拾，盖亦以助观者贺者之余兴也。故建屋上梁日贺客盈门，异常热闹，糕粽团流星满天，势若雹雨。泥木作在梁间作疯狂状，且抛且呼曰："抛梁抛仔高，子子孙孙中阁老。"一般乡儿，争来拾取，图一饱之利，虽击中头面，亦不退让。此种风俗，亦可哂也。

宜兴之七月望

旧历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是日本地城隍出巡至北门外坛上。

仪仗前导，继以扮犯人者若干人，著兰色僧领衣服，腰束裙，身备铁练及手枷，手执长香。是皆为小孩因病许愿，特来还愿者。神像过处，威严凛肃，往者城隍神午前至坛，午后宜、荆两县知县咸去致祭，晚神驾回庙。民国以来，神到坛，县长不致祭矣，唯导前之仪仗则依然如旧耳。中元节夜，城内蛟桥上放三大士焰口，超度无祀鬼魂。河中用船三四艘，一放焰口，一载佛婆念佛，一烧锞锭，一放河灯，行遍城内外之河道。

中元节前一日，用纸扎成鬼王头一，判官一，高各丈余，腹中空，点烛。夜间，击锣鼓，舁之行街巷间。一路抬锭烧化，俗谓出鬼王头，即盂兰会也。至十五夜止。

人家于中元节前，选期祀祖先，俗谓过七月半。所用祭品，多系应时物品，唯有两种特别供品。一为西瓜，必须购备，且需红瓤者，用刀剖成狗齿状。一为茄饼，用麦粉或糯米粉制成，形如半月，馅用青菜或豆沙糖。另取茄子柄，剥去外皮插于饼之一端，故名茄饼。是日并邀亲戚午餐，俗谓吃过七月半饭。及晚，取酒、饭菜、西瓜、茄饼等物，于门外祭无祀鬼魂，俗谓做野羹饭。祀毕，将菜饭等给与乞丐。以上所叙，皆宜兴七月望之风俗也。

如皋七月之风俗

乞　巧

初七日，相传为牛郎织女相会之日期。是晚，各处之红男绿女、总角童孩，设香案庭间，跪拜以乞巧。

振　孤

十三日夜，各家以许多纸钱，在路旁焚烧，系给孤魂野鬼受用。

城　隍　会

十五日，凡有城隍庙之地方，须将城隍像舁出巡行，谓之城隍会，仪仗甚盛。

地藏灯　放河灯

月杪晚间，一般无常识人民，用各种颜色纸剪成荷花瓣形状，贴在碗口上，中用油点火，名曰地藏烛。又有用整纸糊荷花形式，泊在河上，云野鬼得此，可以成仙，名曰放河灯。

施　食

是月自朔至晦，无论市乡，必须请僧尼设坛施食，云系超度野鬼。所以七月内之僧尼，非常忙碌。

太　平　会

太平会多于乡间举行，城中不多见。系用各种色布，扎成如舟状之花棚，请巫人弹唱小词，云系希望国泰民安。举动颇贻笑大方。

大　香　台

每当时疫流行之时，好事之人用许多木梢，搭成高台，供纸马于台上。香烟直冲霄汉，男女跪拜台下，云可禳灾，与非洲土

人拜火教何异焉？

南通正月望之奇俗

旧历正月十四日，各农家束稻藁数个，置于田中。又用面粉搦成似棉花形之物，凡数百个，缀于秸上，与已放之棉花相似。于是将此假棉花秸遍插田边。月望之夜，用草把柏枝握于手中，燃其一端，旋舞不已，且高声唱歌。歌谱甚多，兹就所知，录其一则于下："正月半，放烧火。别人家菜才栽，我家菜已经上了街。别人家黄豆骰子大，我家黄豆盘蓝大。别人家棉花瘦且低，我家棉花壮了要撑天。"火把烧完后，将棉花秸上之面果摘下，还家入锅炒熟，分给小孩食之。俗说食此面果，可免灾殃。以上所述系南通农家风俗，名曰放烧火，年年正月望有此举动也。

淮安风俗志

迷信之恶俗

（一）赛会。赛会之风，随地皆有，然未有如淮安之甚者。一年之间，赛会次数，不下十余次。其最著者，则为都天会及东岳会。都天会则又分小都天、大都天（小都天庙在河下，大都天庙在河北。大小之称，意殊不解）。都天会之赛期，在每年四月中、下两旬。东岳会则必在五月初一。与会者尽系商家，分米、钱、绸、布各业，共有二十余业之多。每业皆备有执事全副，区别其业，则以某安胜会辨之（如钱业曰文安，绸业曰普安）。执事中价值最高者为样轿（如绿轿，四周镂纹极细，并附灯彩）及玉器等亭。又有所

谓花担及鼓乐亭者，亦颇精致。夜间均有灯彩，唯赛都天会时，各业未必尽数与会，以东岳会为最齐（前后衔接，约占十里之遥。）观者途为之塞，一次所费，约数千金，不可谓不巨。光复后已经停赛矣。

（二）借寿。借寿之说，世所罕闻，而淮安独有之。凡家有病者，至医药罔效，自知不起之时，于是戚友中之亲密者，咸有借寿之举。其手续则由戚友自相邀集十人，亲往郡庙，虔心拜祷，各愿借寿一岁，求神延长病者之寿，俾病者痊愈，得以治理家中未完之事。俗传此举定须十人，且必出于借者自愿，若由病家之请托，或系他人之说合，则无灵验。此种迷信，识者非之。然在借者感于平日爱好，但求病者速痊，出此不得已之举动，以冀万一之希望，即减短己寿，亦所不吝，情谊之笃，不无可风。惟事涉荒谬，终不免为世俗之诟病耳。

（三）送子。旧历元宵节后，二月二日以前，此十数日间，有所谓送子者焉。此事亦系出于亲友之所为。盖凡老年无子，及成婚多年而无所育者，亲友知其盼子心切，咸乐送之。然所送者非人，乃一纸糊之小红灯耳。间有用砖代者，此砖须取自东门外之麒麟桥堍，否则无效，盖取麒麟送子意也。其手续由送者先期择一吉日，备柬通知受者之家，临时约集十余人，锣鼓喧腾，乐声大作，持灯或砖送往。受者则远迓于门外，以所送之灯或砖悬于望子者之床中，并以酒筵款待送者，聊答盛意。将来如得子，尤须谢以重礼，在送者亦受之无愧，一若非吾一送，则此子即不能得也。亦可哂已！

婚丧之陋习

（一）闹房。闹房（即闹新房）之风，各处亦有此举，唯俗例

所尚，颇有不同之处。淮安闹房之时间，则在黄昏之后，以送房为限制（即送新郎入洞房之谓）。是日婚家须预从男客中择一能言者为招待员，唯闹者约分孩童与成年人两种。（1）孩童之闹房，其目的则在安息香各若干枝而散。（2）成年人之闹房，其目的则在侮弄新娘及伴房者。淫词戏语，信口而出，或评新娘头足，或以新娘脂粉涂他人面，任意调笑，兴尽而止。婚家则百般忍耐，听其所为，而莫可如何也。

（二）闹丧。女既嫁人，即为人家之人，寿夭自有天命，不可以人力强也。唯淮安则不然。凡女已嫁人而死者，母家则尽族中所有亲属，纷至婿家争闹，大有此女为其谋毙之概。甚至奢列殡殓用途，即婿家实系贫乏，亦必尽其财力而后已。且女死后，必待母家亲属到齐，方能殡殓，苟缺其一，擅自成殓，骚扰尤甚。因此母家则故意留难，屡请不到，或由婿家挽出友人，从中劝说，舌敝唇焦，而后始来。来则非指衣衾之菲薄，即谓棺木之值贱，吹毛求疵，不堪其扰。在婿家被扰不休，势必偿其所欲而后止。从此良好姻戚，顿成仇敌，永无和好之一日矣。

（三）丧俗。各处丧俗，大同小异，兹将淮安与他处不同者分别述之。（1）头七（即死后之第七日）。俗谓此日为死者上望乡台之日，凡家中所有之事物情形，无一不为死者所见。丧家多于此日之夜，通宵不卧，穿着孝服，意恐死者不知其在此为之穿孝者。(2)送饭。俗传人死之后，三日内不能即达阎王处所，则暂驻于本坊土地庙内（淮安城厢，以一段落为一坊，每坊必有一土地庙）。此三日间，每夜必往土地庙送饭一次，并多焚纸帛，意似贿嘱土地照应者。(3)起程。三日之限既满，本坊土地则将死者送往都土地庙（在城之西隅）。丧家遂以纸扎轿马，并延僧人及乐手前导送之，谓之起程。并谓轿为死者所乘，马为本坊土地所骑，竟似实有其事者。

相沿成习，且为牢不可破之事矣。

阜宁二月二日之三件事

阜宁县于阴历二月初二日，有三种风俗，无论贫富之家，皆须执行。三种风俗者，一打露天囤，二敬土地，三接姑娘也。兹分述如下：

打露天囤

露天囤者，农人收五谷之时，籽粒甚多，屋内到处皆用芦篾做成之折子。团团折囤，房中囤满，然后在农场上随折囤，谓之为露天囤。二月二日打露天囤，并非实有其事，不过表示其希望收成之丰足而已。其俗取灶中炊后剩余之灰烬，在住屋附近，或近场左右，撒成大大之圆圈而已。是日如向村前一望，处处皆是，恰如所画之盛开梅花，另有一种别趣也。

敬土地

习俗相传，二月二日为土地神之生辰。阜宁农人以为土地是管理禾苗之人，我辈希望禾苗之盛旺，应该致敬，祈伊暗中默佐，免受风雹螟蝗之灾。阜宁人对于土地之供奉颇为郑重。大村庄均筹集公款，起造土地祠宇。小村庄无钱力起造祠宇者，则用粗瓦缸一只，将缸之近口处敲成长方洞门，覆之于地，将土地牌位供之于内，权当土地之祠宇。而其所敲之缺处，则祠门也。谚云："土地老爷本姓张，有钱住瓦屋，没钱顶破缸。"即此之谓也。

接姑娘

阜宁风俗，旧历正月，婆家不准媳妇回母家。唯是母女天性，母爱女，往往新年之食品，总须留以款女。故正月一过，到二月二日，无论谁家，均须接姑娘归宁也。谚云："二月二，龙抬头，家家待活猴。有馒头，食馒头，没馒头啮老妈妈头。"活猴即指姑娘也。

扬州老鸦语

扬州老鸦语，产于三十年前。发明者，为某钱庄之总管吴某。始只闻于钱业中人，局外人不得而知也，今则下流社会人多操之。彼等视为一种寻常白话，故茶坊酒肆中莫不有此种声浪。往往他乡人初至扬地，常受彼等之谩骂而不得知。兹择其寻常多用者录述如下，亦考察风俗者所需知也。如谓一曰夜明珠，谓二曰耳朵边，谓三曰散花，谓四曰狮子猫，谓五曰乌梅果，谓六曰隆冬，谓七曰棋盘，谓八曰斑毛，谓九曰舅子，谓十曰省油灯，谓百曰绷子，谓千曰浅水流，谓万曰顽意仗，谓眼曰安南红，谓耳曰耳头边，谓鼻曰并头莲，谓手曰寿州，谓足曰肿头间，谓肚子曰总都府，谓儿子曰奈河桥，亦曰枝子花，谓头曰斗兽，谓眉毛曰昧良心、冒失鬼，谓是曰丝瓜，亦曰出州，谓无曰本色，谓好曰号条，谓他曰托盘，谓你曰泥笔，谓我曰鹅黄，谓吃曰纸糊，谓小曰小鸟，谓大曰打扫，谓狠曰更亭，谓要曰腰刀，谓顽曰弯环，谓多曰哆嗦麻，谓帕曰巴豆，谓父曰闹佛，谓嫂子曰扫帚枝子，谓出阁之姑娘曰古凳盖，谓姘头曰襄阳号倏，谓妓女曰标头，谓来曰癞狗，谓去曰区区，谓吉曰绉皮，谓钱曰欠草，谓大

洋钱曰秧蛾，谓茶曰叉头枝，谓饭曰番花瓜，谓鬼或龟曰桂花枝，谓老实可欺者曰亚佛，谓睡觉曰垂头蒿儿菜。

仪征婚葬礼俗记

仪人婚葬，率在冬腊月间。婚期前几日，女家铺房，除床外，木器皆女家备办，谓之一房一屋。帐幔铺盖必双，谓之两铺两盖。而豪家夸富者更有四铺四盖，八铺八盖。铜锡瓷器若干抬，大红箱若干对，房屋陈设必华，首饰衣服，具奁簿中，悉数不尽。捧奁簿者，受上赏；若团圆镜、百年箕箒、百子桷以下，则赏有等杀焉。届期，男家花轿迎娶。向时轿用木，围堆绫绢人物于上。近年用顾绣大红呢软围，极轻便；轿顶及四角花灯，亦比昔隽。轿前全副职司，凡男家官衔，悉注于牌，以盛夸其门第。而女家亦备多牌以送。鼓吹外，又有细乐十番，谓之清音踊街。喜火百子爆沿途点放。媒伴悉少艾，艳服乘舆而来。女家请女眷二人曰上头，男家请女眷二人曰搀亲，必夫妇全福而其时未怀孕者。送亲迎亲，则又请男家之全福者为之。过门后繁文缛节不叙。次日请亲戚受拜，谓之拜堂。夕宴新妇于中堂正席，诸多肴列，谓之一吃一看。所来坐客，两壁旁坐，若陪新妇者然。又次日，请亲友看新娘，谓之暖房。少年豪客，必于新房闹酒，索喜香，则其家之富丽堂皇，可不言而喻矣。此婚礼大凡也，若商家犹不止此。

葬前开吊，先一夕觞客，谓之请封宾。门前搭过街棚，挂长旛，树铭旌亭。客人鼓三挝，谓之报门鼓。鼓手作乐，门内百职事排列，中堂摆祭案，设祭品。其案有架，前后牌楼，左右花椒为围。牌楼前两矮绢人，头顶立台盘，盘上插烛，谓之波斯。两

长绢人执戟在旁。案前天香几，古铜炉瓶，几下奠池。左廊祭器案，阶下猪羊亭，皆灯轿行职其役，曰前局。司祭者著白绫褂，绅士家著襕衫，襄孝子行三献礼。寝门张幄，内堂柩前垂大幕，幕下设容亭，亭下古鼎三两座，时花几瓶。壁间高涓茶排，列若山幕，外观门长帆排彩檐灯，檐外上札洋楼，下铺棕罽。左右围屏，屏里奏细乐。孝子伏案左，客入拜，知宾者肃之出，揖于众。但见四壁祭幛呢羽绸缎者不一轴，楹上挽联，款尽名贵，峨冠博带，跄济一堂。堂侧有别室，曰官厅。通城文武官来奠，迎之致敬，入门三炮，鼓手摆围，礼生侍旁呼礼，绅士延之官厅，孝子前席申谢。出门，复三炮。倘嘉宾频仍，则迎送者奔走不迭矣。又有送祭筵者，纷来沓至，其新异者以灯代之。孝堂以内，纷纷藉藉。过午稍静，则速点主官驾来煊题，舆马鸿赫，识者知为城中大老也。延二茂才襄之，雍容成礼而去。夕间张灯，肆筵设席。觞毕，得掩灵祭视。五鼓时开灵，尤整肃焉。人家少有资财，务为夸张，否则人诮其薄父母矣，礼之必于奢也。以此出殡各官示牌前导，次铭旌亭，再次则各职事，鸣锣呵道，仪从毕陈，鼓吹交作。又有方弼、方相等纸绢人相望于道，或若干羽士执葫芦灯而导一亭，或若干僧执西方接引灯而导一亭，或灵旛宝盖，声声细乐，或洒花亚字，种种丧仪，而各导一亭。亭上若祭器，若衣冠，若香若容，皆如常仪。魂轿前提炉提灯皆家丁，著白布袍，沿途飞洒纸钱。亲友致祭如列肆然。抬柩三十二人，俗云人抬人，喻其众也。柩用棺罩，或天青缎，或大红呢，皆顾绣者，围之于上。勇字灯若干竿拥其后。孝子匍匐执仗，号泣从之。再后若干白布轿，诸女眷送殡，远望若一群白雁回翔平野间也。茔上请显者祀后土。席棚无数，皆会葬者筵宴其间。舆台仆从，何止千人。其为铺张扬厉可知已。此丧礼大凡也。二者皆立冬以后事，过大寒节则止

矣。

仪征岁时记

正月元旦，天未曙，爆竹声累如贯珠，日上三竿乃已。有爆竹表里一色铺地如红云锦者，曰满堂红。人家开财门，接天地，以之意取吉兆，满堂尽瑞色耳。

堂前设官薰，爇炭墼。其通用者曰旺盆，爇木炭。接天地后，祀家堂福祠、灶径、天官影像，拜父母尊长，望人下拜，故曰拜年。出门神祠进香，遂诣亲戚家拜年。入室，主人肃客坐，献果子茶，九品攒于一盒，曰桌盒。茶罢，进酒，亦九品攒于一盒，曰酒桌盒。数巡后，进馔，陈杂肴于一俎，曰暖锅。馔毕，少坐辞出。再至一家，又如是。有不及至者，命仆投刺，曰拜年帖。或就其家门簿书名，傍夕归来，团圞家宴焉。

绅士宴客，曰请春卮。铺家宴客，曰做财神会。豪者演戏，否则清音十番，说书杂耍，必有一以娱宾。席上嫩韭芽、包荷叶灰、江上鮰鱼，大者为板鮰，时食也。

每值黄道吉日，香舆满街，女眷择吉出行。后此诣亲戚家不忌矣。新妇归宁，夕必返夫家，谓正月不空房。轿内妇孺归来，手持棒枝香，抵家，插炉中；接行灯，悬檐下，不灭。仆妇进糖茶道喜。

元宵前后，龙灯之外，俗尚花鼓灯。其前八人涂面扎抹额，手两短棒，曰大头和尚，与戴方巾、穿红绿、亵曰呆公子者互相跳舞。厥后曰连相，曰花鼓，曰侯大娘，曰王二娘，曰渔婆，曰缝穷，曰疯婆娘，凡女装者，统曰色头。其男装者，曰瘸和尚，曰瞎道士，曰渔翁，曰补缸匠，曰花鼓老。相率串各戏文，于中择喉齿清脆者唱滚灯，所操皆本地时调，名蓢蓢花。手执莲蓬灯头、

小红凉蓬，曰猴子头唱；唯此脚色最多。旁有弹丝弦佐唱者，曰后场。主人延之家，各出串毕放赏。是若干人者，皆在门内饮啖，独后一人，高戴白毡帽，反穿白羊皮马褂，一手摇铃，一手持灯，曰王夸[侉]子买膏药。主人以所卖者不祥，屏之门外。即昔所谓社火也。世俗相沿，由来旧矣。

元夕家宴，啖元宵，以应节气。元宵者，搓糯米粉，包桂花滷于中而为团，所以象月圆也。室自有群灯，又买之灯市，如壁灯秋虫之类，与孩提竹马手灯互相辉映。宴毕，命家童放九条龙、双蝴蝶、线穿牡丹、金盏银台、飞鱼花子诸火药。小孩放滴滴金。花香酒熟，月白灯红，室家团圞，询[洵]可曰乐事。

又有好事者，放洋灯，飘宕天际，随风而游。或有藏头诗句，任人猜摸。猜得者，赠以笔墨笺扇等事，谓之灯社。或为高跷之戏，装各出戏文，下缚丈木于足，步出层檐，则又视花鼓一新矣。

十八日落灯，人家啖面，俗谓“上灯圆子落灯面”。亦家自为宴以志庆。十九日拜藏影像，洗除欢乐。欢乐俗名挂乐，谚曰“家家撕挂乐，人人寻下落”。士人则攻书，工人则返肆，而年事以毕。

二月初二日，土地神诞辰。纸扎铺剪纸为袍，而粉绘之，人家买以作供。大街小巷，供当方土地，张多神于神前。人窃其灯以送妇人不育者，苟怀孕，则来年诞辰，一以奉十，而还灯于神前。县署福祠旁搭草台，演土地戏。是日家家接女，留之过宿，二月空房不忌矣。

十二日花朝，闺中裁红，系之卉木，风来招展，红绿参差，亦春光之小点缀者。

将近端午，僧道送符，外致两盒，如芥菜、萝卜、乾蚕豆瓣之

类。是节玩物最伙，削艾为人，剖茧作虎，像生店制小龙舟。闺中制各肖生物，襟上佩之，曰老茧人，即俗云端午景也。

初五日端午，楹上贴神符，中堂悬判官，瓶插蜀葵、石榴、菖蒲，小儿背老虎头，戴老虎兜，手腕系五彩绳。人家以腌腊包糯米于芦箬，谓之火骰粽，与鲥鱼、枇杷相馈遗。午时烧午香，爇苍术，点蚊烟，进蒲觞，家宴赏午。小户之家，亦多买黄鱼、雄黄、烧酒庆节。谚云“当裤子买黄鱼”，良不诬。

夏至节，人家研豌豆粉，拌蔗霜为糕，馈遗亲戚。杂以桃杏花红各果品，谓食之不蛀夏。

六月初六日晒经，第丛林故事耳。晚间捣凤仙花，包红指甲，则闺房韵事也。

七月俗名巧月，以七夕乞巧也。人家亦有陈瓜果于庭者，第不多觏。茶食店制巧果人酥以应时。

是月各街道大兴盂兰盆会。街前后扎灯牌楼，前摆斗香架，后设焰口台，中间布幔，下悬各色粗细灯。其新颖者，则西瓜灯、番瓜灯，雕镂而成，极其精巧。两旁扎若干纸鬼，内藏灯碗，如赌鬼、酒鬼、大老官、篾片等，皆讪笑世人者。僧来诵经，必令放小板焰口，其腔调如银纽丝、湘江浪，皆时下俚曲声音，供市人笑谑而已。以云超脱亡灵，恐未必也。此会自朔至晦不断。

九月九日重阳，俗尚糕。昔年萧美人糕名重一时。

小雪后，人家腌菜曰寒菜，烧糯米曰炒米，蓄以御冬。腌肉鸡鱼鸭，曰年肴，煮以迎岁。鱼肉多者曝之，留以消夏。装暖阁，熨寒衣，挂棉帘，手炉汤婆，罔不具备。

十一月冬至节，丛火，祀家庙、福祠、灶陉，拜父母尊长，设家宴，亲戚相庆贺，与元旦一例。谚云“大冬大似年”，即吴中“肥冬瘦年”之说也。

腊月初一日，欢乐店开门，张大小画，画皆刻版人物，涂以丹青。小孩必买多张，贴壁上。有代书春联者，润笔只堪易酒。乡人来城买杂货，曰打年货。各店生意皆兴，而帽店、领店、鞋袜店尤甚，小户人家；莫不买新冠履过年。故除夕之夜，此三店犹扰扰焉。

初八日，煮腊八粥，丛林沿门化米豆煮之，供众僧道。于是时送檀越家烛疏，如端午之送符也。人家择除日扫尘。二十三、四日送灶。祀灶日，煮糯米饭，曰灶饭；糖九层如塔式，曰灶糖；糕亦如之，曰灶糕。又有灶馒、灶果，摆列灶台。主人率子弟拜祀，纸马中夹灶疏。爆竹之声，从是日始矣。

择吉酬神，曰辞年。酒醴三牲，香烟缭绕，重檐复壁，烛彩辉煌。堂前丛火，钳火炭于滴醋烧酒中，曰香炭，周旋门户，以示打扫洁净。然后主人焚香肃拜，鸣鞭爆，化纸马，家人齐声叩喜，妇女称庆，洵一门盛事也。

冬至节前后所腌咸货，至是时煮之，曰煮年肴。庖人倩伙来帮忙，曰帮年。祀灶后，开发年事，曰年帐。族戚寒素者，送以炭赀，曰年敬。往来馈遗者，曰年礼。神祠烧香，曰年香。正初须吉日开生，预于是时蒸饭，曰饭干，又曰隔年陈饭干。盛以斗，或方或元宝式，上插小旗竿，内嵌诸果品，曰年饭甑。虽柴米，亦曰年柴、年米，莫不冠一年字，以寓傍节之意。

除夕易新楹帖，曰贴对子，亦有贴门神者，若房门曰子儿。内堂悬影像，中堂挂天官，案上左瓶右牌，瓶插天竹、腊梅，镶以蟠松。案前天香几，几上炉瓶烛台，俗谓五件头。案左右花架，分列碧桃、牡丹，堂内桌围椅披、椅垫，皆红缎或红呢，合窗下红毡帘为一色。门头欢乐，雕红刻翠，张之大门外者，纸色尤鲜。

追夕，门灯高悬，戳灯双峙，火巷鹅头灯，灿若列星。重门洞开，庭宇深邃，遥望厅事，红烛满堂，灯光交错。群仆整冠束带，率领粗使，奔走内堂。婢女兴致勃勃，亦各效殷勤。儿童行乐，买如意丹，放火盆中。子侄辈来辞岁，各兆以吉语。家人请供影像，主人盛服，相率拜毕，排家宴，饮分岁酒。其可人者，小孩牙牙学语，肩随而前，花帽锦衣，承欢侍宴，绕膝之乐，其乐尤真。以红头绳穿钱予之，曰压岁钱。家人予以钱包，曰恭喜封。宴后，逛街看年景。各铺灯火通明，行人往来不断，典铺尤杂沓焉。是时花店价甚廉，见必托消梅桩数盆，归至家，而花已送至矣。厨上收拾既毕，伺候主人接灶。守岁灯将半残，听钟声，已十二，夜过半矣。儿女尚有未寝，而云守岁者。

东台时节之风俗

东台风俗，与苏省各地小异大同。兹将与他地不同者，略为录出，以资参考。

（一）天 贶 节之俗。阴历六月六日为天贶节。考其由来，以宋代有天书降于是日，定为此名。沿至今日，特虚行故事耳。东台是日晨起，合家老幼咸互道恭喜，名为贺节。并食糕屑，其制法，用麦粉以糖油为馅即成，家中各人咸须食之。故俗有云："六月六，吃了糕屑养了肉。"亦迷信之陋俗也。

（二）十月 朔 之俗。十月朔，俗称为苍蝇回里之日。是日东台无论贫富人家，咸有食红饭之举。红饭之制法，即用糯米与赤豆煮成。煮熟后，先盛红饭一碗，水一杯，置厨下，其意盖为苍蝇饯行也。口中喃喃祝道："明年再来！"祝毕，将红饭合家食之，或馈送亲友。此种举动，俗名送苍蝇。噫！蝇为害虫，与人生极

有妨碍，方将驱灭之不暇，而一般迷信者竟祝其明年再来，是诚愚陋已极。有心人为之兴叹不已。

兴化之新年

兴邑人民固蔽，向不开通，至今迷信未除。新年时迷信之举甚多。最可笑者，莫如送孩儿灯、偷桩二事，兹详述如下。

孩儿灯。此灯用泥制成，俗云此灯系自送子观音迎来，送至不生育人家，即能生子。故望子情殷之人，遇人去送孩儿灯，彼必酒食相待，感谢莫名，且将此灯供于堂前。设此泥偶手足或有损伤，则以为将来生子，必遭残疾。迷信如此，岂不可笑。

偷桩。偷桩一事，用意与送孩儿灯相似。桩之为物，原系小渔舟用以代锚者。愚夫愚妇，希望生子，每于新年中夜间，乘人不备，窃渔舟之桩，俗云偷桩回家，必能育子，极为灵验。但为渔人所觉，虽携之还家，亦无效果。此种迷信，较送孩儿灯更不可解矣。

泰县时节之风俗

俗语云："十里不同风"。意谓相隔十里，风俗即不相同，可知一地有一地风俗。兹将泰县风俗叙述于下，以备观风者采焉。

（一）新年。兹为便利叙述，先从岁暮叙起。岁暮之风俗，如送灶、接灶等事，皆系迷信之举，姑置弗论。其可笑者，除夕日各家咸购石灰，及至夜间，将石灰放蒲包内，将家中各处，满地印成蒲包印，称为元宝墩。殊可笑也！至安寝时，将鞋底朝上，鞋口朝下，俗传是夜神人下界降灾，使神降灾于鞋底上。诘朝起

身，著鞋奔数步，灾即脱落。是更足发噱矣！元旦天明时，各人醒来，咸须先食一黑枣，称为开口，然后方能说话。起身以后，无论大小，咸换著新服，亲友往来，互相贺年，说种种“恭喜发财”、“称心如意”等语。儿童则争取压岁钱，买玩物。种种情事，无非表示新年快乐之景象，无庸详细描写也。唯有二事，殊属无聊。一则新年中掷骰赌牌，呼卢喝雉扰攘不休，伤神费财。一则妇女辈入庙烧香，拜佛念经，求富求贵，迷信神权。二者皆亟宜革除也。

（二）清明节。清明之风俗，如扫墓、植树等事，人所尽知，不必赘述。泰县有一种特别风俗。清明日，乡下农人咸备大船几艘，每船约有二十余人立船之两边，咸执撑篙，在空旷河道比赛，称为撑会船。各船争先恐后，拼命前进，遇岸上孤坟，即焚化纸锭，至晚尽欢而散。究竟此种陋俗，起自何时，有何用意，乡人亦莫明其妙。吾无以解之，谓之为田家作乐而已。

（三）夏至节。年至夏至节，泰县有一种风俗，名吃时果。无论贫富人家，男女老少，咸须吃之以应时节。所谓时果者，即用豌豆洗净放釜内煮熟，吃时用糖拌匀，滋味极为香美，故人咸乐意吃之。唯吃豌豆起于何时，有何益处，则相沿成习，亦无从溯其原也。

（四）七月杪。每届阴历七月杪（月大三十日，月小二十九日），泰县有种种恶习，年年如是，牢不可破，不知何日始能革除也。述之如下。

（1）地藏王会。此会系该地寺僧主持其事。年至七月廿日左右，寺僧即遍贴黄纸帖于市。帖上所云，无非“请地方善男信女，届期到期拈香”等语。但对于富绅殷商，则备特别请帖。世态炎凉，勿谓和尚不知势利也。月杪清晨，寺僧在地藏神前设立香坛，

邀居士七八人。就坛前礼忏。乡人纷纷携带香烛纸马，并香仪一二百文，来地藏庙拈香跪拜。寺僧备素菜饭，款待香客，而且乘此神会，赌禁大开。噫！迷信神权，伤风败俗，有地方之责者，何视若无睹耶！

（2）斋孤。七月杪前两三日，合境无论贫富人家，咸购办锡箔，折成锞锭。待至月杪晚间，于河边或三叉路口焚化，并说数句鬼话，对空祝祷，如“我家小娃娃，若到河边耍，拜托你们诸君照顾照顾”等语。见神见鬼，诚堪发笑。

（3）放河灯。河灯制法极为简单，用三寸正方厚纸做灯底，然后用芦柴一根，长约三寸，中穿一眼，装竹签钉于灯底。另用红纸折四方形，就灯底四面糊之，即成其所谓河灯矣。放灯人家，事前预备船及吹手，届期船搭布棚，棚中高悬灯彩。夕阳落后，船中灯烛光明，吹手鼓吹声喧，极一时之热闹。船上之人荡船前进，沿河将灯上竹签，装上油纸捻，燃置河中，此之谓放河灯。

（4）碗儿灯。七月杪晚间，市镇人家咸须燃碗儿灯。此灯制法亦甚简易，用彩纸剪成荷瓣，糊于碗之周围，碗中置一酒杯，盛油燃以芯，置诸门前。家家如此，亦不知何所取意也。

泰县人之迷信

江苏省之泰县，亦有一泰山，山麓有和合财神庙一座，香火颇盛。每年正月初四日，庙门外摩肩迭踵，异常拥挤。附近一般乡愚，各斋戒沐浴，来此进香。并有借钱之说，并非钞票银元，只锡箔粘成之元宝耳。一般财迷者，走至庙中，敬神既毕，乃将纸元宝虔诚携回家中，供诸神桌上，每日焚香祷祝。至次年正月初四日，复将元宝送还庙中，谓为还债，另加利钱元宝一个。于

是此庙中元宝愈积愈多，遂可堆积成山矣。

高邮之丧礼

高邮人民，凡不幸而遭父母大故，棺殓之时，未封钉之前，孝子必须执杖跪请族长（指父丧而言；若母丧，则请舅父或表伯叔兄弟）执掌斧柄，连敲三下，然后次第实行。富者仍须赠贻执柄者以彩帛。执柄者若贫寒，且视为发财机会，预定封钉礼金，始允代敲。若不满意，或不延其到场，则惹起交涉，谴责频加，甚且打扰不休。噫！执柄职权，何关轻重，而为此跪请之虚文，敲击之表式，无厌之诛求，毋乃过当乎？

封钉之时，必以孝子孝妇发丝缠绕钉尖，谓之挽发。说鬼者流且谓之亮钉，恒以傲凌伯道。争嗣之人，尤以挽发为重大问题。盖发既挽后，继承确有铁证，虽不当继，而亦必强为容纳。夫挽发之制，不知创于何年，俑于何人，闻江南及其他省分并无此制，揣其用意，大抵发肤受于父母，仍还之父母，藉以维系幽明，联络心性耳。今则垂辫不合时宜，趋重剪发制度，有人因无发可挽，刺血以代，其或血液贯注钉隙，以衅灵榇，庶无罅漏乎？又或血统绵延，世世传真，子孙永垂弗替乎？孝子仁人之用心，亦云苦矣。

凡人始死之时，家人必以芦席稻草圈于本村土地祠旁，为魂灵栖留之所，男左女右，谓之铺堂。铺堂之后，家人则按中晚两餐，备具饭一盂，菜两盘，送至祠旁所设之鬼寓；多则三天，少亦两天。其女儿媳妇，沿途呼号，去则哭，来则止，甚且绕越三桥，谓之送饭。

棺殓之夕，必延僧道念放焰口。家人则以纸轿、纸船、纸

马，抬至土地祠中，声请土地暂放死者，随其回归，谓之招魂看戏。

死之日起，每一周间为一七，计共七个夕[七]。每七预于前夕，家人团聚灵前，设食供奉，或延僧道诵经，谓之守七。

七期之翌日逢七（例如初七、十七、二十七），该七为摸七。家人以其灵魂回归，预将汤灌水缸空坛之口，完全盖覆，恐其坠入。又将枕簟被褥铺好，衣服鞋帽设放床前，供其服用，谓之闭殃。

淠淮间婚嫁风俗

淠淮间婚嫁风俗，其礼式与各处不同之点甚多。如男家赍送期单，必媵以带子棉花一袋，给新妇装被，为下子棉。选择吉期，有大利月、小利月之说。谢告叔诗云："无端阿嫂傍香肩，笑语冰人下子棉。九月刚刚逢大利，不寒不暖菊花天。"又吉期既订，男家必倩红叶致问衣服之长短，谓之讨尺寸。谢君诗云："最爱时髦称体裁，个中尺寸费思量。侬家小妹强人意，拣取新衣较短长。"又女家发轿，辄喜延迟，竟有候至深夜者，以早恐客多未散也。谢君诗云："忙煞催妆向蹇修，彩舆何事忒迟留。阿娘别有牵情处，生恐来宾未去休。"又以竹筛一面，羽箭三支，中嵌铜镜，系诸花轿之后。花轿至门，必闭门一小时，始令轿入，谓之劝性子。又婚娶必张红伞。谢君诗云："四人花轿簇莲灯，羽箭铜盘札彩绳。谢罢喜神门遽合，犹撑红伞最高层。"又新嫁娘于临期旬日，必递减饮食，谓之扣饭。谢君诗云："翠绕珠围楚楚腰，伴娘扶掖不胜娇。新人底事容消瘦，闻道停餐已数朝。"又新妇进门，以布袋铺地，展转更换，令步其上，谓之传袋，犹言传代也。谢君诗云：

"箫鼓声中笑语哗，两行红粉迓香车。锦裯层迭偏铺袋，为祝绵绵瓞与瓜。"又参堂拜三，客多向新夫妇道喜，故令频频跪拜，往往汗珠欲滴，观者因而取乐焉。谢君诗云："参罢翁姑诸客临，许多同辈礼偏深。更番贺喜都陪拜，故使香肌汗湿巾。"以新房闹房之风气甚盛，以新妇未过三朝，无分长幼，团聚欢呼，毫不为怪。谢君诗云："洞房耳鬓尽斯[厮]磨，未过三朝热闹多。喝酒豁拳叉麻雀，大家团聚乐如何。"又新夫妇三朝必展墓，多数女眷同往，均着红裙，各村闻爆竹声，无不争看新嫁娘也。谢君诗云："双双展墓趁新晴，钱纸烟中爆竹声。一色红裙归去缓，村庄男女各欢迎。"又一月归宁，谓之回门。及往夫家，必以糯米制饼饵相馈遗，谓可粘其婆口云。谢君诗云："琐碎从来计米盐，家庭指导且休嫌。归宁多备连糕饼，侥幸能将婆口粘。"

黄渡镇妇女之求子

青浦黄渡镇妇女之无子者，必往镇东祖师堂之送子观音前烧香告祷，并暗中将送子观音之绣花鞋偷去一只，云即能生子。唯生子以后，须寄给与送子观音为干儿子也。或遇有生子人家之三朝或六朝，祭天生婆婆之红蛋，能偷而食，亦能生子。生子之人家，三朝或六朝，祭天生婆婆以后，焚锭送出时，如有无子者，可命送至其家之门首，云系送儿子来也。再妇人怀孕，倘将雄黄精佩在身畔，云可转女为男。

金山清明之赛会

旧历清明节，金山有赛会之举，其神即为城隍。此种风俗，

由来已久。当清明节前一夜，庙中出十数人，手持钢叉（俗称小鬼），周行街市，名曰巡街。巡街已毕，复有收台之举。所谓收台者，有阴台、阳台之别。收阴台，即至荒野，见有朽烂棺木，尸身暴露，即将其骷髅取回。收阳台，预先探明乡人姓氏，及至收台之时，唤乡人名字，如阿三阿四等名，如有人答应，即燃放爆竹，以为收台已著也。迨回庙中，收阴台者，将骷髅抛入土偶座下。收阳台者，将灵魂捉入木桶之中。此种荒谬举动，不合人道。而乡人迷信，且以为灵验也。清明日下午即举行神会，乡人无论老幼男女，空室出往观。人山人海，异常拥挤。当未出会前，有许多劣童至庙中，扮七伤、八将、十二员、疯子等戏，乡人扮刽子手、街队小鬼等。其最惨无人道者，有人袒胸裸臂，臂穿许多钢针，针连绒绳，绳系香炉，炉重有数斤者，有重至十数斤者，系之而行，不以为楚。是盖曾许愿者，今特尽其应尽之义务，以了愿心耳。其愚可笑亦可怜也！出会时，鸣锣击鼓，为神开道，舁神巡游街市，东至杨爷庙，与杨爷相会。巡行一周，还驾入庙，入庙时，抬驾者举步疾驰，名曰抢轿。是时脚步声，呼喝声，铜叉声，声声相应，极一时之热闹也。

崇明时令之歌谚

此篇系录崇明俗谚，虽街谈巷语，词句浅鄙，而以之占时令，测天文，往往应验。摭录如下。

日落胭脂红，非雨便是风。

乌云接日头，半夜雨稠稠。（稠稠，雨声也。）

明星照烂地，天亮落勿绝。（绝读绪音。）

小暑一声雷，倒转黄霉十八天。

东虹日头西虹雨。

东北风，雨太公。（言大雨也。）

云里雨，赫小鬼。（言无大雨也。）

西南出谷，搓绳攀屋。（言寒风自西南来者，其势必大。）

赤脚冷西风。（言寒天西风砭骨，犹赤脚之冷也。）

西风夜静。

青冈红冈，明朝热杀和尚。（夏时傍晚，红日初下，每见云作峰冈之状，呈青或红色，邑人以为翌日热度加增之兆。）

朝怕南云，夜怕北云低。（此二语，谓为将雨之兆。）

日笳风，月笳雨。（日笳月笳，即日晕月晕也。）

东风极雨落，秀才极教学。（言东风迅疾，必下雨也。）

行之春风有夏雨，落之腊雪有河鱼。（言春时多风，春[夏]时多雨。河鱼即河豚也。）

春寒多雨水。

两春夹一冬，无被暖烘烘。（十二月立春，兆冬暖也。）

春雷日日阴，要晴须见冰。（言春雷必冻，风起乃见天晴也。）

惊蛰闻雷米如泥。（言预兆年丰也。）

惊蛰雷声未是奇，春风无雨病人稀。

未蛰先蛰，人吃狗食。（言惊蛰前闻雷，兆凶年也。）

有利无利，只看三个十二。（二音利，言正、二、三月十二日无雨，主丰年也。）

三月沟底白，莎草变成麦。（言三月晴，主麦秋有望也。）

麦秀风来摆，稻秀雨来淋。（麦秀时畏雨，稻秀时畏风。）

小麦不怕人共鬼，只怕四月初八夜里雨。（四月初八夜雨，小麦歉收。）

冬青花未开，黄梅水正来。

小暑日西南风，三车勿动。（三车即油车、轧车、碾米之风车也。是日西南风，主歉收也。）

二十分龙念一雨，水车搁在弄堂里。

二十分龙念一鲎（音虹），拔起黄秧便种豆。

二十分龙二十落，车水车得臀肛落。

六月初八西北风，惊动海中龙。

秋孛鹿，损万斛。（言立秋日忌雷。）

处暑若还天不雨，纵然结实也无收。

八月初一难得雨，九月初一难得晴。若还能得晴，皮匠娘子要嫁人。

八月南风两日半，九月南风当夜转，十月南风随身雨。（言必雨也。）

十月南风应小春，十二月里又交春。（交春，立春也。十月南风无雨，乃应春也。）

分后社，白米遍天下。社后分，白米如锦墩。

白露日雨，到一处坏一处。

白露前是雨，白露后是鬼。

白露日西北风，十个铃子九个空。白露日东北风，十个铃子九个脓。（棉实如桃开裂，崇人谓之铃子。）

十月雷，人尸拌来推。（言十月中如有雷鸣，疫疠盛行也。）

南闪火门开，北闪雨洋洋。（夏日黄昏，见电光闪闪，见于南方则热，见于北方则雨。）

冬前米价涨，穷人男女倒好养。冬前米价落，穷汉人家越萧索。

除夜犬不吠，新年无疫疠。

三朝迷雾发西风。

晓雾即收，晴天可求。雾收不起，细雨不止。三日雾濛，必起狂风。白虹下降，恶雾必散。早起天顶无云，日出渐明。暮看西边无云，明日晴明。

午前日晕，风起北方。午后日晕，风势须防。晕开门处，风色不狂。早白暮赤，飞沙走石。返照黄光，明日风狂。

虹下雨垂，晴明可期。断虹晚见，不明天变。断虹早挂，有风不怕。

三月初三田鸡暴。（俗云："田鸡叫得哑，低田好稻把。田鸡叫得响，田内好摇桨。"）

雨落乒乓响，柴米对半涨。亲眷勿动身，只好拿小囝打。（雨落过久，柴荒米贵也。）

男吹风，女吹雨。（婴孩无意之间忽自吹风，男吹必风，女吹必雨。）

早箔风，夜箔雨。下昼箔箔干到底。（群鸭同声而鸣，谓之箔嘴。）

鲫鱼浮头，鲤鱼扛水，天必下雨。（夏日午正或午后，鲫鱼浮于水面，吸取空气，逐水为戏，天必雨也。）

崇明之鼠迷信

崇明人对于老鼠之迷信有三种。一曰老鼠数钱。鼠至夜深时，或将天晓时，吱吱之声，有似数钱。迷信妇女以为听出此声，家中必出祸事，因此日夜愁惧，若大祸之将降临者。必俟数日后不见灾害，始释然。二曰老鼠落空。鼠出外寻食时，或失足落地。迷信妇女以为见者大不吉利，非生疾病，必有他种祸事，必须设法禳解。禳解之法，须见者亲往乡间，沿户讨乞白米，谓之百家

米，回家以之煮饭，食下便可解除灾晦。虽富家妇女，亦必装成乞丐样向人乞米，殊可笑也。三曰老鼠咬东西。鼠喜啮物，乃其天性。迷信妇女以为人说不好语言，为鼠所闻，故将东西咬坏，于是禁止家人詈鼠，并不准说之，有时呼之曰："老鼠伯伯"以媚之。

海门人之猜天

海门滨海，其居民对于气候之变化可以预测，有时亦能言中。兹记其相传之俗语于后。一曰："朝看西南迷，午前必有雨。"言侵晨西南方若有云，则午前必落雨也。二曰："有吃无吃，只看三个十七。"言正、二、三三月之十七日若无雨，则主丰年。三曰："车前风，车后雨。"言夜间黑云横于河间，在车水星前，必有风，在车水星后，必有雨。四曰："上看初三，下看十六。"言初三日晴，则上半月亦晴，十六日阴，则下半月亦阴。五曰："南虹刀兵动，北虹换君王。"言南方有虹现，则有兵灾，北方有虹现，则朝庭有变动。六曰："东闪闪西闪闪，明朝干剥剥。"言夜间虽四方有雨势，次早仍无雨。七曰："蝇荒蚊熟，虾荒蟹乱。"言蝇多年必荒，蚊多年必熟，虾多年必荒，蟹多年必乱也。八曰："雌迷雾无雨，雄迷雾有雨。"当迷雾时，植物中有水滴下，谓之雌迷雾。雄迷雾反是。九曰："花是花，四十日，拾棉花。"言开黄花后四十日拾棉。十曰："要看来年好，只看今年三个十九天气好。"言正、二、三月三个十九日也。十一曰："西风爽，蟹脚痒。"言八月起西风，蟹必多也。十二曰："九月十三雨扬扬，稻芦头上出青秧。"十三曰："九月廿七催懒户，十月无风躲不过。"十四曰："十月三十日，犁星著地水生冰。"十五曰："十二月初三牛蘸黄，一粒大麦

两人扛。”言十二月初三若有雨，麦之收成必佳。十六曰：“春甲子落雨人无食，夏甲子落雨鱼无食，秋甲子落雨牛无食，冬甲子落雨鸟无食。”十七曰：“二十分龙二十落，扛子水车绕田踱。”言必有大水也。十八曰：“廿二廿三若落黄龙雨，红粉娇娘上踏车。”言必旱也。十九曰：“七竹星上天，花稻完全。”二十曰：“井树花开盖被单。”言天气稍寒也。二十一曰：“秋个落，收鳌角。”言立秋日有雷声，收成必不好。二十二曰：“冬前不冰冻，冬后冻煞人。”二十三曰：“干冬湿年。”二十四曰：“壬戌癸亥，翻天作海。”谓必有大雨也。二十五曰：“月半十六两头红。十七十八，快手婆娘杀只鸭。二十行更，月上一更。廿一、二，月上二更二。廿二、三，月上半夜间。廿五、六，月上四更足。廿九朝，月上黄殿高。”二十六曰：“朝爽一，夜爽七。”言风起自晨，一日即止；起自夜间，七日方止。二十七曰：“初八廿三正小汛。”言潮小也。二十八曰：“初三潮，十八水，烁烁眼，没到嘴。”言潮大也。二十九曰：“月食三朝大雨下。”三十曰：“初五夜里勿见月，干干湿湿半个月。”言半月内不得晴也。三十一曰：“朝撑不要晒，夜撑不要收。”当日出没时，紫光下照成芒，名曰撑。朝撑必雨，夜撑必晴。三十二曰：“日脚冲天，雨在眼前。”日将落时，紫光向上，谓之冲天。三十三曰：“东南阵，经过落三寸。”夏日雷雨谓之阵。三十四曰：“五月里迷雾，撑船不要问路。”言必有大水也。三十五曰：“五月十三青晃，床底下摸蚌。”言五月十三日天晴，必有大水也。三十六曰：“六月无晓，种田无靠。”言无晓星，主凶年也。三十七曰：“初一落雨进田窝。”言六月初一雨，主旱。“初二落雨连太湖。”言初二雨，有大水。“初三落雨，七十二个连环阵。”言初三雨，必有七十二个阵头。“初四落雨，直直风流到立秋。”言初四雨，将连续落至立秋也。三十八曰：“七月七落雨斗量花。”主歉收也。三十九曰：“七月七有闪，壁脚

眼里皆照去。”言花价必贵也。四十曰："八月田鸡叫，耕田犁头跳。"言种麦时土必干也。四十一曰："话事弗开总有鬼，迷雾弗开总有雨。"四十二曰："芒种便交梅。"四十三曰："小暑一声雷，黄梅依旧归。"四十四曰："夏至搭头时。"四十五曰："夏至三朝，知蜩上树。"四十六曰："好是处暑暴，不好是送死暴。"言处暑遇大风，收成必大减。四十七曰："小满三朝架头响。"言打麦也。四十八曰："蕴藻头对北，虾鱼蟹鸟要哭。"言夏日水藻头对北，虾鱼蟹鸟，必多被捕。四十九曰："白露看花秋看稻。"五十曰："梅里西风时裹雨，时里西风干到底。"

宝山十月朔之俗

十月朔俗称十月朝，是日祭祖先。其祭品为鱼肉、糕饼、团子、果品等类，而团子为其中不可缺者。是日接女儿回家，俗称吃团子。午后出城隍神会，俗称祭团，又名巡查。各家备香烛黄纸，神像过时，即焚香致敬。俗传城隍出巡可保合境平安，亦云迷信极矣。

浦东之婚礼

浦东者，黄浦江东岸之地，包有奉贤、南汇、川沙三县而言，位于江苏之东南隅。民智简陋，风气闭塞，其风俗习尚，与内地大同小异。兹就其婚丧礼节中大要者记之。浦东人之婚礼，泰半沿用旧俗。当男女两姓未订婚约前，男家先遣媒人往女家，索女之八字，即生年月日时也。然后男女二人之八字，请算命者合之，讨论其中有无冲尅，谓之合八字。若算命者谓女命中犯望门寡，

或无子息等语，则婚事必不能成就。八字合妥后，由媒人居间说合，得两方家长同意，方可实行定亲。定亲日期，由女家择定，男家请媒人往送茶礼，如金钱、彩礼等类。女家受茶礼后，再写允吉八字一张，定亲之礼遂毕。定亲后距相当日期，由男家择定吉日，请媒人通知女家，谓之报日。然初次通知，女家必不允，必须往复三四次，始得允可。再由男家备礼物若干，如金钱、首饰之类，谓之行盘。女家受礼，谓之受盘。结婚时，堂中先置香案一，案上点花烛及安息香。行礼时，用红绿连接之绉巾，使新郎新娘各执其一端，一切司仪由专营此业之大夫司之。礼毕，新郎新娘并坐于香案正中，大夫高唱吉祥韵语，并取红蛋一枚，向新郎、新娘面上一晃，谓之圆面，然后偕入洞房。婚礼毕，再于堂中设香案，并置酒席若干桌，唯空其坐位。新郎新娘齐出，向香案行跪拜礼，谓之告祖。完婚之第三日，谓之三朝，是日新娘归宁父母，新郎亦同去，岳家呼之为新客人。婿至岳家，先拜见岳父母及其他亲长，继由各亲长给婿以钱，谓之见面钱。是日岳家必备盛席以待婿，筵毕，即日偕新妇反家。其他尚有种种名目，如女子于临嫁之日，将久蓄未剃之额发修去，谓之开面。登舆时，于发髻上满簪花朵，面上遮以面红，谓之上头。当迎娶之彩舆临门，女子别其父母，必大哭，以诉离别之苦，谓之谢亲。新婚之第一夜，新郎新娘同坐首席上，贺客于此时作种种戏谑，以资笑乐，谓之吃暖房。俗谚曰“新婚三日无大小”，意谓于新婚后三日中，不分老少，均可往新房中作种种戏言丑态，以博新娘一笑。有故将新娘鞋子脱去，借以掉换果饵者，是谓闹房。

浦东之丧礼

浦东之死丧状况，亦与内地大略相同。一曰暖棺。人死之第一夜，无论已殓或未殓，必延羽士若干向亡者诵读经卷，乃为死者安定魂魄之意。二曰回煞。俗传人死之第三日，死者魂魄必返家一次，故于是日，死者之家族必陈酒设菜，供于灵前，谓之做三朝。三曰念经。富贵之家，每逢七期，必延僧道诵经，为死者超度；普通亦必唪经一二次，方为合礼，否则人将耻笑之。四曰七期。距死期之第七日，谓之首七，以后每七日一祭，谓之二七、三七等称，直至终七，适满四十九天。以后还有六十日、百日之类。每逢上述之日，亲友多来祭奠。死者之家属，亦必尽哀如礼。五曰祭祀。每年逢阴历之七月、十月、清明节及死者之生忌、周忌，均需祭祀。七月之祭谓之七月半，十月之祭谓之十月朝。每次祭毕，必焚化纸锭，以给死者。

浦东之迷信

乡愚无识者，每遇不意事，或伤风感冒，即至神前焚香祷告，求签以占吉凶，或向测字者卜休咎。如云犯白虎煞，则立请白虎，丝毫不敢违抗。每届清明佳节，路上来往之人，手中均携草囤，向祖宗墓前焚化，谓之烧草囤。又有一种女巫，俗谓之仙人，专以蛊惑人心为事，妇女最易受骗。如新丧之家，因思念死者之故，欲知其死后在阴间之状况，即请女巫来问之，谓之问仙。问时先点香烛默祷一番，须臾，女巫作种种怪态，口中喃喃语，肖死者之口吻，述其苦况。妇女闻者，必泣下沾襟，信以为实。每年阴

历正月初一、初三、十五及八月十五四日，各家点香烛，谓之点天香，以敬奉天地。又如设坛、打醮等事，费时伤财，莫此为甚。然而此种陋俗，固非浦东所独有，中国内部各省殆大半有之。其每年耗费之金钱为何如耶！

上海风俗琐记

上海为中国第一大埠。上海人民之动作，几乎可以代表全中国。但有一事，为其他各城所希闻，即南京路浙江路角五龙日升楼下，每日下午及黄昏，簇拥聚立者之多也。谓其为休止，则进占地位，明明有阻碍去路之行为；谓其为进行，则徘徊瞻顾，又忽忽不知其所往。无以名之，名之曰无目的。

上海人民春秋二季之看赛马，亦足表示其无目的之特性。盖在看赛马者之心意中，固绝鲜竞技与尚武之趣味，亦不过凑趣而已。时谐有云："心不在焉"，此四字足以代表之也。

上海人民娱乐之法，以旧历之季节言，如新年十五日内之城隍庙市，二、三月间之龙华桃花，四月初八之静安寺大佛会，十月初一之迎神赛会，及除夕夜之虹庙香火，其足引动大众之游兴者，无非曰赶热闹而已。更以一日中所征逐者而言，如每日午后南京路车马之繁，半淞园游踪之盛，游戏场瞻瞩之娱，无非赶热闹也。又如每夕各戏园之坐位拥挤，与各大菜馆之笙歌嗷嘈，乐园天韵楼之列炬争辉，与福州路宝善弄之香车络绎，亦无非赶热闹也。

节届中秋，月饼为应时之品。上海各糕铺制饼发客，几有应接不暇之势。而斗胜争奇，各出心裁，竟有以电气灯盘作"中秋月饼"四字，高挂门首，以代市招者。入夜则光明灿烂，颇夺游

人之目。而稻香村糕饼铺尤遍地皆是。某君诗云："稻香村畔晚来行，节序关心记得清。一色电灯盘作字，中秋月饼放光明。"盖实录也。

近数年来，闺人竞尚吸纸烟。开风气之先者，厥为上海。各地效而尤之，几蔓延全国。推原上海女界吸纸烟之开山鼻祖，实为曲院中人。所吸率舶来品纸烟，其茎绝细，迨不逮纤指之半。一吐吸间，恒耗青蚨二三十翼。大家妇女争试焉，咸以此为时髦。一烟之微，必盛以金盒，配以金斗，兰房粉阁间，几以吸烟为正课。在昔闺中韵事，曰焚香读书，曰然脂写韵，今则悉以吸烟代之。吾人如涉足梨园及游戏场所，可见粉白黛绿者流，十之七必以纸烟实其樱唇，恣吸若狂。而昔人之所谓口脂香者，悉变为烟臭矣。

世界各国大城市，其住民最富同化力者，莫如上海。无论何地之人，一抵上海，不能不染三种习气，一曰趋时，二曰务奢，三曰尚圆滑。苟不如是，似不足以化成完全之上海人也。上海人同化力之可惊，有如是者!

上海人最喜用新字，无论何种店号，何项货品，若冠一新字于其上，遂觉件件皆新，一新而无不新。可惜新字字面虽好，一被大众随意借用，反令人有新不如旧之感。若言书籍，凡属名著，必有人依样仿造。新字之外，更有后字续字等巧好名目，以紫乱朱，迨至数年、十数年后，曰新曰后曰续诸印刷品一概无形消灭。此可见模仿性质之过于拙劣，绝鲜成功之理也。

出版新书之多，以上海为第一，大都投顺俗好，近于滑稽者居多。光复之后，所谓《清宫秘史》、《清室轶闻》，以及前一二年间《袁项城轶事》、《徐树铮轶事》、《王占元演义》等书籍，编[遍]陈于书铺之玻璃窗内。今则已成明日黄花，过问者少矣。

前数年某某男女合演新剧社，凡观剧者，皆有赠彩。其最优之品，为杨庆和之赤金戒指及银桌面等物。是亦招徕之一法也。

上海各机关、各铺户，各住宅门前常见之字，当以“大”字占最多数。卖药处所必曰大药房，法律学者必曰大律师，洋行经理寓庐高悬“大班住宅”之牌，寻常西式小餐，亦以英法大菜为号。此外若大行台、大旅社，客栈之变相也。大舞台、大戏院、大剧场，梨园之雅号也。大汤为浴堂中最低劣之一部，大马戏等，殆即外国人江浙[湖]卖艺之生活耳。以上数者，均有大之名，而不必有任何之大规模也。而上海悉以大字自鸣，谓非好为大言之明证乎？

上海住民，一朝幸获温饱，即须另置外妾。寻常一商人，每有额外住宅数处，每处开支款额，俨然成一小康之家。偶尔营业不佳，势必一败涂地。此则一生为妾忙矣。

亦有巨商大贾，因蓄妾多而子姓甚繁，盘剥重利，较量锱铢，积其辛苦所得，而付之子若女，任令挥霍无度，演成种种伤风败俗之举，不啻一生为子女忙。而为之子女者，御钻戒，驾机车，炫饰美服，辉耀人前，而以为甚荣也。扑克之会，缠头之费，一掷万金，不稍吝惜，而以为甚豪也。此辈丧心病狂，更不啻虚掷一生，而专为左右近习者空忙耳。

上海一年之中，必有两次不为死人吊，专引生人笑，惊天动地之大出丧。此诚上海之特别现象，最足证明流俗心理人不为己之奇拙也。次若福州路北、南京路南之夜市笙歌，大半皆应酬场行乐地，每一宴会，主人待来客，前客复待后客，耗费光阴，仆仆为人忙。其所为乐，非真乐也。

上海习惯，在新年中，鲜有出外购备食物者。以为此时购物，

必其家庭穷苦而无储蓄者也。于是岁终之时，必择重要必须之物品购而储藏之，以供应用。是以商店中于此时最为忙碌。及至新年，反觉萧条矣。

上海习俗，在元旦日晨，每有至城隍庙中焚香拜佛，求神保佑，俾得一岁平安无事。且诚心者以为必俟天未明时须即往，能第一次至者，求福必多，名曰头香。于是除夕日之半夜，途为之塞。城隍庙中，几无容足之地。盖无不欲思得第一次头香也。

吾国习俗，以为元月五日为财神诞生之日，故必先期迎接，则一年之内，财源必能富裕充足。是以上海每至元月四日之夜，通宵达旦，终夜不眠，爆竹之声，不绝于耳，盖无不欲财神之光临也。惜财神未至，而所费已为不鲜也。

上海自楼外楼创造屋顶花园之后，继之者纷纷，如新世界、云外楼、天外天、绣云天、小世界、大世界、先施乐园、永安天韵楼，遍地皆是。电梯一升，便飞入清凉世界，车马尘嚣，不足畏也。

盲者吴鉴光，卖卜于南京路，素有“三个半滑头之一份子”名。新岁生涯尤盛，大得一般闺阁之欢迎。又有小糊涂，测字于沪上，往问婚姻者，例须拈字双卷，生涯亦甚盛。海上五方杂处，赌风素炽，花会亦赌中之一也。由于无赖之甬人，为之遍设机关于城内外各小肆中，美其名曰航船。一般无识之男女，趋之若鹜。因输巨资，无以为生而自尽者，亦时有所闻。为害之烈，于此可见。嗜此者，迷信甚深，如梦何物，即猜何物，或求梦于鬼神。此中人云，尤以缢死鬼为最灵，求梦者以纸帛焚之，即卧其棺旁，以求梦示云云。花会共分四门，曰青龙，曰白虎，曰进门，曰出门，其中共有三十六名，内除把筒外，余皆可开，惟三槐不能时开。传云三槐系缢死阴魂，能迷弄世人，因其不祥，故会中不愿

开此名；必须会中连日大输，方始开之，且猜者亦甚少，必可获利也。开筒之后，会中必须以三牲祭之，并焚化纸锭以报之云。

上海衣肆规例，每晚必将衣服摊喊，名曰卖叫货。此等货物，大都不良者多。观者不察，往往为其所愚。其有察出破绽，不愿向购者，该店伙必多方讽刺，甚且装出一种藐视之丑态。乡愚懦弱，往往有不能忍受痛苦买去者。此类店伙，规模较小之店铺大都有之，固不止衣肆已也。

上海商家习惯，帐台旁之水牌上，必书"勤笔免思"四字。考其用意，系以水牌为暂时登记之物，庶事后免费思索者。乃商人不察，竟有书"免"为"勉"者，此勉字下得矛盾可笑。

上海黄包车兜揽生意，除西人外，每向衣冠楚楚者低声问曰："先生法兰西去吗？四马路去吗？"一种温和气象，出自至诚。而对于衣饰质朴人，非唯不屑呼问，即以手招之，又必多索车资以难人。彼意以为坐车者须另具一付面目，不洽其意，即不之应也。且衣服丽都，与夫少年艳姝雇之，则风驰电掣，瞬息数里。反是，则如逆水挽缆，进步当迟。大抵逢迎富人之心万方一概，而于沪上车夫，其尤显而易见者也。

舟车为交通利器，上海近日以乘汽车为豪。每至礼拜日，必有许多少年男女，同乘一车，疾驰于南京路、静安寺路、福州路。而马车中，今仅见四十许男子一人兀坐，无复向日盛事矣。

穿红著绿，偶见于内地乡间之女子。若通都大邑之女子，无不穿一套缟素衣裳矣。不谓上海男子，乃有红绿两种。邮差则如出水之蛙，扫街夫则如落汤之虾，穿红著绿，往来人丛中，煞是可观也。

浙　江

杭州嫁娶风俗

杭州旧式婚娶之礼，先凭媒氏以草帖子通于男家，男家以草帖问卜或祷签，得吉无克，方回草帖。亦卜吉，媒式通音，然后过细帖，又谓定帖。帖中序男家三代职位名讳，议亲第几位男，及官职年甲月日吉时生，父母或在堂或不在堂，或书主婚何位尊长，或入赘，开明将带金银、田土、财产、宅舍、房廊、山园，俱列帖子内。女家回定帖，亦如前开写及议亲第几位女，年甲月日吉时生，具列房奁、首饰、金银、珠翠、宝器、动用帐幔等物，及随嫁田土、屋业、山园等。其伐柯人两家通报，择日通帖，各以色彩衬盘，安定帖送过，方为定论。然后男家择日备酒礼诣女家，或借园圃，或湖舫内，两亲相见，谓之相亲。男以酒四杯，女则添备双杯，此礼取男强女弱之意。如新人中意，即以金钗相赠，谓之放定。若不如意，则送彩缎二匹，谓之压惊，则姻事不谐矣。既已放定，则伐柯人又通好议定礼，往女家报定。若丰富之家，以珠翠、首饰、金银器及绸缎衣裙，加以双羊牵送，以金瓶酒四樽或八樽，装以大花银方胜，或以罗帛贴套花为酒衣，酒担以红彩缴之。男家用销金色纸四幅为三启、一礼物状，共两封，名为双缄，仍以红绿销金书袋盛之，或以罗帛贴套。五男二

女绿盝盛礼书为头合，共凑十合或八合，用绿袱盖上送往。女家接定礼合，于宅堂中备香烛酒果，告盟三界，然后请女亲家夫妇双全者开合。其女氏即于当日备回定礼物，以紫罗及颜色段匹、珠翠须掠、皂罗巾段、金玉帕环、七宝巾环、箧帕鞋袜女工答之，更以原送茶饼果物四方回送，羊酒亦以一半却之，更以空酒樽一双，投入清水，盛四金鱼，以筯一双，葱两株，安于樽内，谓之回鱼筯。若富家官户，多用金银打造鱼筯各一双，并以彩帛造像生葱双株，挂于鱼水樽外答之。自送定之后，全凭媒氏往来，朔望传语。遇节序，亦以冠花彩段合物酒果遗送，谓之追节。女家以巧作女工金宝帖环答之。次后择日则送聘，预令媒氏以鹅酒，重则羊酒，至日方行送聘之礼且论聘礼。富贵之家，常备三金送之，则金钏、金镯、金帔坠者是也。若铺席宅舍，或无金器，以银镀代之。否则贫富不同，亦从其便，此无定法耳。此谓之下财礼，亦用双缄聘启礼状。又有一等贫穷父母兄嫂，所倚者惟色可取，而奁具茫然。则议亲者，以首饰衣帛加以楮物送往，谓之兜里。今富家女氏，既受聘送，亦以礼物答回，大抵女红等类。自聘送之后，节序不送，择礼成吉日，再行导日礼报女氏。亲迎日分先三日，男家送催妆花髻，销金盖头，五男二女花扇花粉。女家答以金银方胜、袍靴等物。前一日，女家先往男家铺房，挂帐幔，铺设房奁器具、珠宝首饰动用等物，以至亲压铺房备礼，前来暖房。又以亲信妇人与从嫁女使看守房中，不令外人入房，须待新人入，方敢纵步往来。至迎亲日，男家则克定时刻，预令行郎各以执事，如花瓶、花烛、香球、纱罗、洗漱、妆合、照台、裙箱、衣匣等前往女家取迎新人。其女家以酒礼款待行郎，散花红银楪利市钱会讫，然后乐官作乐催妆，尅择官报时辰，催促登车，茶酒互念诗词，催请新人出阁登车。既登车，擎檐从人，未

肯起步，仍念诗词，求利市钱。酒毕方行，起檐作乐，近至男家门首。时辰将正，乐官妓女及茶酒等人互念诗词拦门，求利市钱红。尅择官执花斗盛五谷豆钱彩果望门而撒，小儿争拾之，谓之撒谷豆，以压青阳煞耳。方请新人下车，一妓女倒朝车行，捧镜或青毡花席上行，先跨马鞍，背平秤，过入中间，至一室中稍歇，当中悬帐，谓之坐虚帐。或迳迎入房室内，坐于床上，谓之坐床。房门前先以彩帛一段横挂于楣上，碎裂其下，婿入门，众手争扯而去，谓之利市缴门，争求利市也。婿登床右首座，新妇坐于左首，正坐富贵礼也。其礼官请两新人出房，诣中堂参堂，男执槐柬，挂红绿彩，绾双同心结，倒行，女挂于手，面相向而行，谓之牵巾，并立堂前。遂请男家双全女亲，以秤或机杼挑去盖头，方露花容。参拜堂次诸家神及家庙，行参诸亲之礼毕，女复倒行，执同心结，牵新郎回房，行交拜礼，再坐床。礼官以金银盘盛金银彩钱杂果撒帐，次命妓女执双杯，以红绿同心结绾盏底，行交卺礼毕，以盏一仰一覆，安于床下，取大吉利意。次男左女右结发名曰合髻。又男以手摘女之花，女以手解郎绿抛纽，次掷花髻于床下，然后请掩帐。新人换妆毕，礼官迎请两新人，诣中堂行参谢之礼，次亲朋讲庆贺，及参谒外舅姑。已毕，则两亲家行新亲之好，然后入礼筵，行前筵五盏礼毕，别室歇坐，数杯劝色，以叙亲义，仍行上贺赏花节次，仍复再入公筵，领后筵四盏，以给其仪。三日，女家送冠花、绥彩缎、鹅蛋于婿家，谓之送三朝礼也。其两新人于三日或七朝、九日，往女家行拜门礼。女家广设华筵，款待新婿，名曰会郎，亦以上贺礼物与其婿。礼毕，女家备鼓吹送婿回宅。女家或于九朝内，移厨往婿家致酒，谓之暖女会。自后迎女回家，以冠花段匹合食之类，送归婿家，谓之洗头。至一月，女家弥月礼合，婿家开筵，延款亲家及亲眷，谓

之贺满月会亲。自此礼仪可简，遇节序，两亲互送节仪。若士庶之家，贫富不等，亦随家丰俭，不拘此礼。若果无所措，则已之。

杭州育子风俗

杭城人家育子，如孕妇入月期将届，外舅姑家以银盆或彩盆盛粟秆一束，上以锦或纸盖之，上簇花朵，通若贴套五男二女意思及眠羊卧鹿，并以彩画鸭蛋一百廿枚，膳食羊生枣栗果及孩儿绣绷彩衣，送至婿家，名催生礼。足月见坐蓐分娩，亲朋争送细米炭醋。三朝与儿落脐炙囱。七日名一腊，十四日为之二腊，廿一日名三腊，女家与亲朋俱送膳食，如猪腰肚蹄脚之物。至满月，外家则以彩画钱 或金银钱、杂果，及彩缎、珠翠、囱角儿食物等送往其家，大展洗儿会。亲朋俱集，煎香汤于银盆内，下洗儿果、彩钱等，仍用色彩绕盆，谓之围盆红。尊长以金银钗搅水，谓之搅盆钗。亲宾亦以金钱银钗撒盆中，谓之添盆。盆内有立枣儿，少妇争取食之，以为生男之征。浴儿落胎发毕，以发入金银小合，盛以色线结绦络之，抱儿遍谢诸亲客，及抱入姆婶房中，谓之移窠。若富室官家，则用此礼，贫下之家，则随其俭。生子百日即曰百岁，亦开筵作庆。至来岁得周，名曰周晬。其家罗列锦席于中堂，烧香炳烛，顿果儿饮食及父祖诰敕、金银七宝玩具、文房书籍、道释经卷、秤尺刀剪、升斗等子、彩缎花朵及一切应用物件，观其所拈何物，以卜儿一生荣辱，谓之拈周试晬。

杭州寄干儿女之风俗

杭州承寄干儿子、干女儿之风最盛，盖唯恐其不寿，而以出姓为名，其实亦不过以有事为荣也。干爷、干娘送礼，以包袱、兜肚二物为重，其余衣帽鞋袜等项，若云取名压帖，此中丰啬不等。其子女送干爷、干娘者，备素菜十碗，并糕桃烛面鞋袜膝一切须用物件，随同本身父母前往，斋供王母寿。至于每逢各节，一年之内，亦如新嫁女儿须送各式节景予子女，除夕又送年饭，三年为满。

杭州之淫祀

杭州清泰门外有时迁庙，凡行窃者多祭之，涌金门外有张顺庙，赤山埠有武松庙，石屋岭有杨雄、石秀庙，此皆淫妄之祀。又有谬误者，温州有土地杜十姨无夫，五髭须相公无妇，于是合而为一，则杜拾遗、伍子胥也。孤山林和靖祠，塑女像为偶，题曰梅影夫人之位。或戏之曰："何不兼塑仙鹤郎君？"世俗诞妄，真是匪夷所思。又凡庙中司事之人，杭人名之曰庙鬼，所作所为，往往戏侮神圣。如关帝手中所执之扇末署款云："云长二兄大人嘱书，愚弟诸葛亮。"真堪发噱！又某年杭郡作保沙会，各庙神像俱迎聚于西湖玛瑙寺前。于是诸神持帖互拜，最奇者大士名帖云"愚妹观世音敛衽拜。"尤堪捧腹。

杭州之迷信

杭州人无论男女老幼，莫不崇信朱天菩萨。每当四月二十三、二十四诞日，满城香火供奉，盛极一时。庙亦遍城皆是，而皆附设于他庙，无一独立者。妇孺尤信仰，四月内必茹素斋戒，谓之朱天素。夷考佛经、《封神》，皆无此菩萨，而又独为杭州所有，异哉！或谓朱天者，谓诸天也。其说不足信。殆清初遗民，追念胜朝，托名崇祀，其说或稍近欤？按民间流行讽诵之《太阳经》，即追念明故帝也。朱天而外，更有所谓青蛙将军者，庙在清波门外。相传有一青蛙，常临民间，有见之者，谓能致富，必以鼓乐亭佛，恭送回庙。否则听其自去，必致不祥，亦有奇验。神鬼之理，已极玄奥，此则尤玄之玄矣！《聊斋》有《青蛙》，所记与此略同，惟形体不及《聊斋》所记之大，约得三方寸大耳。

杭州之传说

百狮池在旧藩署大门外，石桥架其上，四周围以石栏，每柱凿小狮一双。传闻池中水可通藩库，昔曾有人由此盗库银。自后乃于池中畜癞头鼋数十，人遂不敢下。今者池虽荒废，而鼋则犹有存者。

朱养心膏药店，在大井巷内，所造膏药，颇著灵验，因之四远驰名，生意极盛。其屋后临山，有古井一口，相传刘海仙之蟾曾匿其中。汲井水调丹，药遂奇验。并谓刘仙临别，且以水墨龙一幅相赠，悬之可避回禄。其家至今视若拱璧，不与人见；即有见之者，皆假画耳。

杭州游戏场之今昔

梅花碑即古观梅社，在今省长公署之右首园墙外。街道开阔，住屋稀少。十余年前，其热闹不下苏州之玄妙观。凡医卜星相，及捉牙虫，卖草药，各色果点，各式摊场，皆罗列焉。又间以大书、道情、隔壁戏、花鼓调，以及各种游戏。终年如是，无间寒暑。及光复后，旗营辟为市场，遂纷纷迁入。今已萧条冷落，游人不堪驻足矣。

杭州酒家极多，均有当垆小鬟，妍媸不一。风雨小饮，把盏看花，亦一趣事。沽醪稍勤，酬以一二佛，可作登仙想矣。两年前粲者可走马看之，兹则群趋于土娼之一途，唯余黄发乳臭，不足一盼矣。

西湖画舫，桂桨兰棹，容与中流，湖光山色，均揽入胸襟，疏雨明月，咸擅丽致。独西湖工程局置一脚划，脚划为萧绍陋品。以此俗物，乃置于此，游客尤厌其玷污圣雅明隽之西湖，不念其何以必用此手足并陈之脚划也。某君打油诗有云："脚划小船冲波去，直把西湖作鉴湖。"

杭州商业之今昔

杭州营业之著名者，曰五杭四昌。五杭者，即杭扇、杭线、杭粉、杭烟、杭剪也。扇店今推舒莲记为首，张子元次之。线店推张允升。粉店推孔凤春。烟店推宓大昌。剪刀店推张小泉。其余皆不甚闻名矣。四昌者，则素负盛名之四大南货店也，曰顾德昌，曰胡宏昌，曰冯仁昌，曰胡日昌。今所存者仅胡宏昌一家

耳。

杭州妇女之生活

杭为浙省之都会，人烟稠密，商业亦颇繁盛。唯妇女生活状况，未能目为完善，兹略述之于后。

甲　工　业

一、络经。业此者，大都皆下城各处妇女。络成后，归诸绸缎庄，每日可得小洋三、四角。

二、缫丝。杭地近来织绸工厂林立，其缫丝打盆等诸事，悉召女工充之，每日可得工资四、五角，多者七、八角不等。

三、缝袜底。居家妇女，迫于生计者，皆以此糊口。每双约可得钱五六文。一日之中，少者能缝十余双，多者至二十余双云。

四、制冥锭。俗称锭儿，亦称银锭。妇女皆制以出售，每千可售小银元三角。

五、磨锡箔。上城妇女，多业此者。各箔坊遣人分发各居户黄纸一捆，锡箔一卷。各妇女将锡箔挑于纸上，一一磨之，即成箔纸。每磨成一捆，可得钱数十文。

六、糊火柴匣。妇女多喜为此，至火柴厂领取匣子原料，携回糊之。大匣每千枚得钱七、八十文，小匣每千枚得五、六十文。其中有绉纹者，皆被剔出。

七、女成衣。妇女中长于针黹者，或为成衣肆及估衣肆代做衣服，或为住户雇去。其工资较廉于男成衣，每日得工资大洋一角，一切饮食，亦由雇主供给之。

八、织洋袜。各洋袜铺大都皆雇女工，织成出售，每日给工资三四角。亦有自贯机器在家自织者，每月能得洋十余元之多。唯此辈妇女，皆须眼光敏锐，身体强健者，方能胜任。小康家之妇女多从事于此。

九、踏鞋帮。此皆由各鞋铺发给各妇女，以缝纫机器踏之，日得工资一、二百文。

十、纺纱。各乡镇村庄多有之，唯所纺者为土纱。现今洋纱盛行，此业渐受淘汰，每日仅得工资数十文。

十一、编草鞋。乡间妇女多编之，由男子负至城市出售。一般车夫苦力咸乐购之，每双可售钱六、七十文。

十二、稳婆。俗称收生婆。妇人遇有生产，皆雇往收生。其家居门首，皆悬有招牌一块，大书“祖传某奶奶收生在此。”

十三、拣茶叶。上城下城各茶叶铺，皆招女工，剔拣各种红绿茶叶。各女工自备饭食，日得工价约百数十文。

乙　雇　佣

一、喜娘。此辈妇女，皆系齿牙伶俐，善于词令者。每次所得资无定数，少者能得七、八元，多者十余元不等。

二、佣工。是项人大都来自田间者，工资每月至少可得一元五六角。如能针黹，或能为主妇梳头者，其工资当在二元以上。

三、洗衣。老媪或中年妇人，因贫乏不能自存，往往为人洗涤衣服。或欲雇之亦可，日给小银元一枚，并供给饭食。

四、乳娘。乳娘须由荐头店荐来，为家中小孩哺乳，一切寝处饮食，皆须丰美，待遇之优，迥异于寻常佣工。

杭州伏日与冬至之种种陋俗

四、五月间，晴雨无定，天气异常潮湿，物件易于霉烂，俗称为黄梅。昔人诗云"黄梅时节家家雨"，黄梅名称，盖有由来也。六月称为伏天，即历书所名初伏、二伏、末伏是也。初伏日，富家咸杀鸡煮肉，合家大嚼，谓伏日食物较平时格外滋补也。并购青蒿六一散等药，冲水令小孩代茶饮，谓能驱热消暑。或有将生姜于日中晒干，名为伏姜，储作药用。遇有人患胃痛，用水冲姜饮之，即能治愈。妇女是时咸往庙烧香，名为烧伏香。立秋节期常在末伏前十日，故谚有之曰："秋里十日伏，伏里十日秋。"立秋日，人家咸备秋桃，分给家人大小，人食一枚。将桃核留藏，俟除夕时置火炉烧烬。唯须守秘密，勿为人知。谓来年倘有瘟疫发生，此法可免传染。其迷信可谓极矣。又六月朔至初六，多有在庙宇礼忏，供奉斗姥，燃黄色烛，俗称拜斗。一般迷信者，于此六日中茹素持斋，戒杀生物，俗称吃斗素。六月十九日，相传为观音大士诞日，一般香客，十八晚间，相率出涌金门，渡西湖，露宿天竺一夜，异常拥挤。更有借题作乐，亦于是晚去游西湖，放荷花纸灯于湖中，飘荡满湖。远视之，几疑为星罗地面也。平时城门晚间关闭，禁人出入，至是日官厅因习俗关系，竟将涌金门开放矣。六月二十三日为雷神诞辰，城隍山雷神殿拈香拜佛者，不绝于途。往时杭俗称五、六两个月为凶月，不结婚，不迁居，民国来此风已渐减矣。

冬至前一日，合境人家，都购包头鱼几尾，全家大小分食。唯鱼之头尾必留下勿食，用碗盛妥放米桶中，谓曰吃剩有余，意取经济宽裕，食物丰多。此俗由来已久，但始于何时，未能考察

耳。是日出嫁之女儿，若在母家，如[必]回夫家。因女儿已嫁人家，倘在母家过年节，母家家道便不兴旺。盖杭县人视冬至为一大节，俗谓“冬至大如年”，可以知矣。冬至日，市上年糕即有出售。年糕分两种，颜色或青或白，有成元宝式者，有成如意式者，无论贫富人家，咸购食之，成为牢不可破之习。午时陈牲醴菜蔬祭祖先。祭毕，小孩向尊长行礼，平辈互相拜手，无异贺年景象。是时复有一桩趣事，人家用猪肉和酱烧熟之，称食为冬至肉。其实此种肉亦平常肴馔，别无奇特，而俗传吃过冬至肉，能以身体强健。其与初伏日杀鸡大嚼，同一笑谈也。

杭城冬日杂咏

满城酿雪，南风合冰。分咏消寒，挂一漏万。惟是居乡言乡，以俗道俗，略述杭州之风习耳。

学作西湖宋嫂羹，包头鱼担遍杭城。明朝冬至如年大，早办辛盘话甲庚。（冬至前一夕，杭人遍以包头鱼作馔，又有“冬至大如年”，“过了冬至大一岁”之说。）

赛罢财神借宝忙，五云山上祝华光。香烟一抹云栖坞，田熟隔江开道场。（杭城十月结财神后，又往五云山进香，群谓之借元宝。十一月绍兴人每于云栖作水陆道场。）

分送麻糍驾长差，年汤嫂妹早安排。剪余彩纸无些事，唤个同年抹纸牌。（九姓船泊江干者，男称驾长，女曰同年嫂、同年妹。冬日祀神毕，捣糯米粘黑芝麻作饼，如面饼大，名曰麻糍。杂牲牢作羹，名曰年汤，分送杭人。又剪五彩纸悬舵尾。）

柏叶青青橘壳红，剥黄菱肉插居中。炊成斗米隔年饭，地扫隔年年岁丰。（杭人呼风菱为黄菱，冬至及除夕，以橘与柏枝贯之置饭

上，曰隔年饭。是夕扫地谓之隔年地。）

守墓人来分柏枝，金团佃户进城时。人家兴败凭渠看，要好儿孙门户支。（十二月初，管坟人以墓柏分送。佃田户以粉饼相贻，名曰金团。实窥探城中人家之兴败也。）

儿童屈指算昏晨，冬至交来又几旬。理毕年书放长假（杭俗：蒙师十二月朔，复课旧书，谓之理年书。望后散学，谓之放长假），何曾冬学闹比邻。

紫芥含酸咬菜根，切红莱菔俭盘餐。儿童翻笑红缨帽，帽戴红缨要自尊。（杭俗：冬日醋烹紫芥，油炒红莱菔丝，储以待除夕家燕，来岁供客，从俭也。如"无有红莱菔丝儿绕芥菜，红缨帽儿把狗戴"之童谣，儇薄可憎，作此以解嘲，寓讽劝也。）

节节年年高满盘，发财元宝笑声喧。圆炉炽炭团欢喜，吉语多同尽喜欢。（冬至度岁，立春供神。粉餈呼为节节高、年年高，并柴下节物俱呼为元宵。烧柴炭煤饼于炉，呼柴曰发财，炭曰金条，煤饼曰欢喜团，炉曰圆炉盆。）

卜烧年纸挥神旗，遍地钻天奠酒卮。变调送神歌一曲，杭城隐语大离奇。（杭城腊月卜吉祀神，谓之烧年纸。剪色纸作旗，插牲牢上，谓之神旗。又谚云"遍地徽州，钻天龙游，绍兴人赶在前头"。盖谓徽州人作爆竹，龙游人作纸马，绍兴人酿酒。祀神毕先奠酒，次放爆竹，焚纸马灰马，上下因有此谚。）

教侬归去伴郎眠，嫁出女儿卖出田。短至新春都过了，回娘家要月儿圆。（杭俗：出嫁之女，忌在家过冬至度岁。正月十六归宁，谓之回娘家。故俗有"光亮光光，女儿来望娘"之谣。）

竹灯韵协足登调，善富沿街压担挑。卖到城隍山脚下，沈家门巷不萧条。（杭城里巷名有大善富，因康、雍间沈姓居城隍山麓，乐善好施，乡人编大竹灯二，悬门旌之，号曰善富。劫后犹存。每岁十二月腊

前，乡人编小竹灯，叫卖善富户尽购之，以图口号。）

小春曾上百年坟，除夕上坟斜日熏。要与儿孙作板样，松楸频扫不嫌勤。（杭俗唯此风为最厚。）

西湖之香市

西湖昭庆寺山门前，两廊设市，卖木鱼、花篮、耍货、梳具等物，皆寺僧作以售利者也。每逢香市，妇女填集如云。孙渊如诗云："丝带束腰锦衬额，游廊叉手走东西。"描写下路妇人，形景如绘。

临安岁时记

元旦日，各族设奠于祠堂，次拜家长。为椒柏之酒，以待亲戚邻里。以春饼为上供。爇列炭于堂中，谓之旺相。贴青龙于左壁，谓之行春。插芝麻于檐头，谓之节节高。签柏枝于柿饼，以大橘承之，谓之百事大吉。自此少年游冶，及时行乐，衣履翩翩，任意征逐。或弹丝吹竹，或斗九翻牌，以及舞棍踢球，唱说平话。任意所之，无论昼夜，是谓放魂。至十八日收灯，然后各执其业，各事其事，是谓收魂。

上元节前后张灯五夜。相传宋时只三夜，钱王纳土献钱，买添两夜。先是腊后春前，自寿安坊以至众安桥，谓之灯市，出售各色华灯。人物有老子、美人、钟馗捉鬼、刘海戏蟾之属；花草则有栀子、葡卜、杨梅、柿、橘之属；禽虫则有鹿鹤、鱼虾、龙马之属；其奇巧则琉璃球、云母屏、水晶帘、万眼罗、玻璃瓶之属。而豪家富室，则有料丝鱼魫、彩球明角、镂画羊皮、流苏宝带等类，品目各殊，难以枚举。好事者或为藏头诗句，任人揣测，谓

之猜灯。若祭赛神庙，则有社伙鳌山，台阁戏剧，滚灯烟火。无论通衢委巷，星布珠悬，皎如白昼，喧阗彻旦。市食则粽糖、粉团、瓜子、梗孛娄诸品。构灯交易，识辨银钱真伪，纤毫莫欺。人家妇女，则召帚姑、针姑、苇姑、筲箕姑，以卜问一岁吉凶。乡间则有祈蚕之祭。俗以上元为天官赐福之辰，故多有诵经持斋，不御荤酒者。

二月朔，唐、宋谓之中和节。后虽不举，而民间犹以青囊盛五谷瓜果之种相遗，谓之献生子。自是城中士女已有出郭采青、扫墓设奠者。湖中游舫，倩价日增矣。二月间士女皆戴蓬叶。谚云："蓬开先日草，戴了春不老。"

二月望为花朝节。盖花朝月夕，世俗恒言二、八两月为春、秋之中，故以二月半为花朝，八月半为月夕也。是日宋时有扑蝶之戏，后虽不举，而寺院启涅槃会，谈孔雀经，拈香者麇至，犹其遗俗也。十九日上天竺建观音会，阖邑士女皆往。其时马塍园丁，竞以名花荷担叫鬻，声调颇中律吕。

三月初三日，俗传为北极佑圣真君诞日。佑圣观中，崇修佛事，士女多往拈香。亦有就家建醮，酌水献花者。是日观中有雀竿之戏。其法树长竿于庭，高可三丈，一人攀缘而上，舞蹈其颠，盘旋上下，有鹞子翻身、金鸡独立、钟馗抹额、玉兔捣药之类，变态多端。观者目瞪神惊，汗流浃背。而为此技者，各蝶拍鸦翻、蘧蘧然自若也。是月士女皆戴荠菜。故谚有云："三春戴荠花，桃李羞繁华。"

清明节（自冬至数至一百五日，即为清明）前两日谓之寒食。人家插柳满檐，青蒨可爱，男女亦咸戴之。有"清明不带柳，红颜成皓首"之谚。是日阖城人家咸扫坟墓，南北两山之间车马阗集，而酒食尊罍，山家村店，享馂豪游，或张幕藉草，并舫随波，日

暮忘返。苏堤一带，桃柳阴浓，红翠间错，走索飞钱，踢水撒沙，吞刀吐火，跃圈抛钹，及诸色禽虫之戏，纷然丛集。而外方优妓，鼓吹觅钱者，水陆有之，接踵承应。又有买卖赶趣，香茶细果，酒中所需。而彩妆傀儡，莲船战马，饧笙鼗鼓，琐碎戏具，以诱悦儿童者，在在成市。是夜人家贴"清明嫁九娘，一去不还乡"之句于楹壁间，谓如此则夏月无青虫扑灯之扰。僧道采杨桐叶染饭，谓之青精饭，以馈施主。

三月二十八日，俗传为东岳齐天圣帝诞日。杭州行宫凡五处，而在吴山上者最盛。士女答赛拈香，或奠献花果，或诵经上寿，或枷锁伏罪，法音嘈嘈竟日。

立夏之日，人家各烹新茶，配以诸色细果，馈送亲戚比邻，谓之七家茶。富家以侈丽相竞，果皆雕刻，饰以金箔，若茉莉、林檎、蔷薇、桂蕊、丁檀、苏杏，盛以哥汝瓷瓯，鲜艳夺目。

四月初八日，俗传为释迦佛诞日。僧尼各建龙华会，以盆坐铜佛，浸以糖水，覆以花亭，铙鼓迎往富家，以小杓浇佛，提唱偈诵，布施财物。

端午节亦称天中节。人家包黍秫以为粽，束以五色彩丝，或以菖蒲通草雕刻天师驭虎像于盘中，围以五色蒲丝，剪皮金为百虫之像铺其上。葵榴艾叶，攒簇华丽，互相馈遗。僧道以经筒轮子，辟恶灵符，分送檀越。而医家亦以香囊雄黄，乌发香油，送于常所往来者。家家买葵榴、蒲艾植之堂中，标以五色花纸，贴天师或虎蝎之像，或朱书"五月五日天中节，赤口白舌尽消灭"之句揭之楹间，或采百草以制药品，觅虾蟆以取蟾酥，书"仪方"二字倒贴于楹，以辟蛇虺。

六月初六日为天贶节。宋时作会于显应观，因以避〔？〕观。今会废而观亦不存。自此游湖者，多于夜间停泊湖心，月饮达

旦。而市中敲铜盏、买冰雪者，铿聒远近。是日郡人舁猫狗浴之湖中，多有汩没淤泥、踉跄就毙者，亦不知其取义何在也。

立秋之日，男女咸戴楸叶，以应时序。或以石楠红叶剪刻花瓣，簪插鬓边，或以秋水吞食小赤豆七粒。

七夕，人家盛瓜果酒肴于庭中或楼台之上，谈牛女渡河事。妇女对月穿针，谓之乞巧。或以小盒蜘蛛，次早观其结网疏密，以为得者巧多寡。市中以木雕塑孩儿，衣以彩服而售之，名为摩睺罗。

七月望，俗传为中元节，地官赦罪之辰。人家多持斋诵经，荐奠祖先，摄孤判斛。屠门罢市。僧家设盂兰盆会，放灯西湖及塔上、河中，谓之照冥。

中秋节，人家以月饼相遗，取团圆之意。是夕人家有赏月之宴，或携榼荡船，遨游彻晓。苏堤之上，联袂踏歌，无异昼间。

八月间，郡人有观潮之举。自八月十一日为始，至十八日最盛。盖因宋时以是日校阅水军，故阖城往观，至今犹以十八日为名，非因江潮于是日特大也。是日士女云集，上下十余里间，地无寸隙。伺潮上海门，则有泅儿数十，执绿旗，树画伞，踏浪翻涛，腾跃百变，以夸技能。豪民富客争赏财物。其时优人百戏，击球斗扑。盖人但借看潮为名，而随意酣乐，乃其实也。

重九日，人家磨栗粉，和糯米拌蜜蒸糕，铺以肉缕，标以彩旗，向遗亲友。其登高饮宴者，必簪菊泛萸，犹古人之遗俗也。又以苏子微渍梅卤，杂和蔗霜、梨橙、玉榴小颗，名曰春兰秋菊。

十月朔，人家祭奠祖先，或有举扫松浇墓之礼者。初八日则以白米和胡桃、榛松、乳蕈、枣栗之类作粥，谓之腊八粥。月望

为下元节，俗传水官解厄之辰，亦有持斋诵经者。

立冬日，以各色香草及菊花、金银花煎汤沐浴，谓之扫疥。

冬至俗名亚岁，人家互相庆贺，一如新年。吴中最盛，故有“肥冬瘦年”之说。舂炊糕以祀先祖。妇女献鞋袜于尊长，盖古人履长之义也。

十二月二十四日，谓之交年。人家祀灶，以胶牙饧、糯米花糖、豆粉团为献。丐者涂抹变形，装成鬼判，跳叫驱傩，索乞财物。并换桃符、门神、春帖、钟馗、福禄、虎头、和合诸图，粘贴房壁。买苍术、贯众、辟瘟丹、柏枝、彩花，以为除夕之用。自此街坊箫鼓之声，铿锵不绝矣。僧道作交年疏、仙米汤以送檀越。医士亦送屠苏袋、同心结及诸品汤剂，于常所往来者。

除夕，人家祀祖先礼神，架松柴齐屋，举火焚之，谓之籸盆。烟焰烛天，烂如霞布，爆竹鼓吹之声，远近聒耳。家庭举宴，则长幼咸集，儿女终夜博戏藏钩，谓之守岁。燃灯床下，谓之照虚耗。以赤豆作粥，虽猫犬亦给食之。更深人静，或有祷灶请方，抱镜出门，暗听市人无意之言，以卜来岁休咎者。市面休业，往来邀饮。盖杭人侈靡，不论贫富，俱竞市什物，以庆新年而光饰门户。妇女衣服之属，更修饰一新。皆故都之遗俗也。

海宁风俗记

海宁为盐官旧治，僻处海隅，俗尚农桑，民风质朴。兹将风俗分志如左。

婚　　嫁

订婚之始，谓之缠红。富厚之家，聘物恒用金饰，如手镯、如意、耳环、戒指之类，加以绒线制成五色盆景，光艳夺目，满盛盘中，谓之花果缠红。平常人家，则无如是之财力，或用小纹银一锭，鎏金如意一事，取“一定如意”之义。或用鎏金八吉一对，镀金手镯一付，取有吉局之义，盖谐音也。庚帖由冰人送至乾宅，是否以一月为定，不能过日。一月之中，乾宅须将庚帖请瞽者合婚，或赴神庙求签。如卜之吉，则央冰人向坤宅报告，选日缠红，否则将庚帖送还。间亦有不问卜者，谓之天婚。庚帖送来时，乾宅以米淘箩一只，红筷一把，上覆红巾，供天井中，设香案一，冰人即将庚帖安放箩中，不顾而去。迨乾宅已择定吉期，复请冰人向坤宅接洽，谓之话亲。嫁女俗谓出阁，请客设筵，与乾宅同。唯新娘加笄，俗谓开面，等于乾宅新郎上冠，谓之上头也。新娘拜别祖先曰辞宗。新郎新娘共拜祖先曰庙见。上轿时，新娘花冠由父母为之戴上，并叮咛嘱咐，沿古训必敬必戒之意。如无父母，则由伯叔父母或长兄嫂代之。花轿前预设坐椅，新娘袍服端坐，戴上花冠，家长进以肉饭，曰吃上轿饭。然后进轿，轿抵乾宅，停于厅前。良久，由乾宅预邀七八岁之童孩，盛装艳服，携糖汤饮新娘，曰担糖汤。出轿时，用米袋直铺至花烛前，新娘脚踏米袋，曰步步高、代代好。参拜天地，曰拜堂。新人对席互饮曰合卺。以红绿绸新郎新娘各持一端，曰牵红。送入洞房，并坐床上，用果子遍撒，曰坐床撒帐。复以盆盛水，新郎新娘同洗手，曰洗和气手，以甘蔗挑去幛面红巾，曰挑兜巾。妇姑用粉为新妇润面，曰添妆。入晚奏乐，请新娘坐筵，曰坐独桌。未坐之前，先由其姑坐中间，喜娘导新娘进酒，

并颂种种吉利语，曰吃蚕花酒。新娘稍坐进房，另排一席，与新郎对食，旁无闲人，曰吃小夜饭。新娘归宁曰回门。新亲初来乾宅曰望朝，奢礼繁文，不胜琐述也。

丧　葬

凡人死后，先用水抹身，将帐子撤去，停尸床上，头旁点油灯一，并点小腊烛若干枝，以死者之年岁计（为四十九岁，即点四十九枝）。一面烧草鞋于丧家之左近，盖为死者之轿夫而烧也。另将死者旧时所著之衣服叠成一包，上用纸条书明死者姓名、孝子某某焚化字样，粘封包上，由孝子跪焚，曰烧包。人死后立延阴阳生（即羽士之属），将死者年庚及其家属生肖，推算书成一纸，斜贴于丧家门外，曰批书。上载何时小殓，何时大殓，何日迎神（迎神即回煞，俗呼接眚），以及冲忌等类。未殓之夕，雇尼姑多人，陪夜通宵达旦，曰念夜佛。至戚闻耗，先来拜奠，曰探丧。所以吊死者而慰生者也。翌日安设灵帏，柩停于帏后，衣衾咸备，将尸敛出，安放材盖，谓之小敛。稍待数小时，即敛入棺内，覆以衾被，用五色布纵横环绕，结成槟榔纹，曰结窑，仅露面部。再停片刻，即用红绸盖好，谓之封面。然后盖棺。迎神之日，先于死者原卧处安设灵床，以死者临死时所穿衬里衫裤平铺床上，上用纸锭盘成头形，复用角黍四枚，分置于袖裤管口，成手足形，中用馒首一枚，置肚腹之间，幻成一人形，床下以炉灰平铺。事毕后，验死者魂兮归来否。或云有人迹鸟兽迹显于灰上，亦迷信者附会之说，未可信也。魂亭以纸竹糊成，俗呼座头。自迎神之日起供设。富有之家向冥器铺定造，规模宏敞，俨若楼台，旁嵌楹联，或书“月镜水花，浮生一梦；纸窗竹屋，小住三年”等字样。左右有纸制童男童女各一，手执茗盘烟筒，分两旁。初死七

日内，于灵席旁供牌位一，上书“森罗殿上掌首七星官引魂使者之神位”，中插箸一，不知何所命意。七日后即行焚化。清明、冬至夜，家属必哭于其灵。而魂亭俗例不得过第三冬至，必须撤去，谓之除灵，又曰化座。除灵之日，上午铺设尚白，仍为丧事；下午一律易吉，悬灯结彩，仿佛喜事。入晚用鼓乐前导，由孝子等将魂亭扶出门外，家属跪送，迨焚化既毕，均穿吉服而进。原设灵席地位，置梯一，上覆红毡毯一，下置炭火盆一，未知何意。翌日设祭祖先，加杯箸一付，谓之热淘羹饭，言此后死者与祖先同享血食也。至于营葬，或未几即葬，或数年再葬，或久停不葬，并无定期。盖惑于风水之说，冀先人遗骸获牛眠吉壤，子孙可享幸福。此种迷信，比比皆是，不独海宁为然也。

节令

元旦黎明，即须接灶，并供设井泉童子位。初二夜谓之小年夜。初三谓之大年朝。初四夜大都接财神。初七谓之人生日，以秤称人。十三日谓之上灯夜，是夜起至十八日止，可接淘箩头娘子。法用米淘箩一只，倒覆，中插角针，下铺白米，簪以红花，戴以女帽，设香案，年糕、净茶各一杯，旁立妇女二人，以手指抬起淘箩，口中念念有词（茶冷了，糕硬了。淘箩头娘子好来了）。如是者三遍，其淘箩自动。举家即以本年吉凶问卜，亦卜紫姑之类耳。十八日谓之落灯，而新年毕矣。清明夜必备酒菜，谓之清明夜饭。乡间非常注重，盖吃过清明夜饭，大家须育蚕也（俗谚所谓“清明谷雨旺修蚕”）。端午与他处相同，插菖蒲，饮雄黄酒。七月十二日夜接祖先，家家裹甜馄饨。七月半谓之鬼节。八月半谓之人节。十月朔谓之十月朝，须敬祖先扫墓，与清明节同，所谓春秋二祭是已。十二月二十三日送灶。除夕吃年夜饭。无非佞

神媚佛，颂吉祥语而已。

禁　忌

年初一不吃汤淘饭，盖言吃了汤淘饭，出门必下雨也。正月十五以前不吃豆腐，盖因吊丧日吃豆腐饭，故以为不吉也。年初一不扫地，盖恐扫去财气也。育蚕时往乡间不准扣门，盖恐冲去蚕花也。小儿种痘，头扎红布，防染天花也。女孩穿耳，须七夕，为穿针日也。此外俗例，均与他处相同，无特殊异点耳。

于潜避疟鬼之迷信

于潜人迷信甚深，对于寒热病之传染不知系病菌之故，云是寒热鬼作祟，于是而有躲避寒热鬼之风俗。凡染有寒热病之人，在寒热未发之前一日，预先向亲友说知，言明日早晨，我须来你家中，请你合家不必问我，迨至次日，天将黎明，即就床上奔窜至亲友家中。亲友知其故，亦不问其所以，只请其盥面，请其饮茶，或请其食饭。坐过片刻，即回到自已家，以秤一杆，草鞋一双，乘无人之时，在路上划数下，跑数个圈子，云如此便不至再发寒热。若是在路上之时，或是在亲友家中，有人问其如何这早起身，其法便不灵矣。但是行之者甚多，而有效验者，亦不多见。亦可见斯事之出于迷信，以就医药为愈也。

嘉兴农民之生活

嘉兴北门外十八里之下睦港，港南港北，泰半业农。衣履俭朴，平时所着者为自织之布，客衣则为锦绸，最华丽者为丝绸，

有红、绿、紫、兰等色。女子着布裙，终日不离身。所饮之水自河中汲取，所食之米系自所耕种。贫苦之家，田收不足，始籴米而食。菜蔬亦系自种。故除油盐以外，概不仰给外人。其所居之屋，概用砖瓦建造，唯甚低浅。前面有田场，间有草棚，为养六畜或堆积什物之所。其主要职业为耕种，一年生计，需赖于是。其次为养蚕种桑，此外之副业，为种植杨柳、果树、菜蔬、菱藕及畜牧渔业。妇女除养蚕耕种外，亦从事纺织。其一年中之作业，只正月及十二月为空闲之时。正月上半月往来作客，或从事娱乐，下半月男子垦桑地，女子做鞋袜等。二月在桑畦上芟草，下瓜瓠豆菜等种子。三月最忙碌，采桑饲蚕，均至紧要，田地尤须照顾。故农民于此时往往饮食不饱，睡眠不足。四月蚕已上簇，即预备缫丝。缫丝毕，即收豆、割麦、播谷。故农谚云"跨出丝车，踏进水田"。五月须锄田、灌水、插秧、施肥、芟草，男女皆形忙碌。六月秧已插毕，仍须加肥、灌水、除草、驱虫。七月田中只须加水芟草，妇女织绸者亦预备络丝。有于蚕事后即织绸者。八月桑田中须翻垦泥土，播种菜类。种菱之家，于此时采菱。早熟之稻，亦于此时收割。九月稻熟，各人携镰刀往田中割稻。稻割毕，须将田中翻转，作成畦垄，预备种豆麦。十月谷已登场，妇人多入田种菜麦豆等。十一月打谷砻米，且须预备缴纳租税。妇女皆从事于纺织。十二月为农隙之时，男子修补器具，或作小事，女子从事于女红。总之，一年中三时最忙。一曰蚕忙，即养蚕。二曰水忙，即种稻。三曰旱忙，即收获。若蚕事兴旺，五谷丰登，即熙熙皞皞，安度新年。否则愁容满面，奔走告贷矣。其俗至诚朴，重交谊，互助力颇强。邻里有事，必尽力助之。亲戚往来颇密，遇婚丧等事，大率完全出席。

湖州风俗谈

湖州，前清府城也。民国成立，改名曰吴兴。东北与苏省交界，西北与皖省毗连。山水环绕，离太湖甚近。人民以蚕桑为生涯者，居其多数。出产丝绸为大宗，毛竹、松木次之，笋、藕、鱼、菱、玫瑰花又次之。城系属于水乡，桥梁殊为不少。虽非通商之埠，而市面极盛，人烟稠密。农夫勤耕，故无荒芜之田、不毛之地。唯迷信最多，兹分类录之。

婚娶之迷信

在婚期上数月曰通信（即男家央媒通知女家婚期也）。上数日或十余日曰行盘（即男家将手饰衣服送至女家也）。上日曰行嫁（即女家嫁妆送至男家也）。当日晚曰回门（即新郎赴女家叩见岳父母也）。缓八日或十二日曰望朝（即坤宅至亲来乾宅望新郎也）。至于文定纳采，各礼大致与别处相同，不出《周礼》范围之外，不细录。兹述其迷信风俗如次。

（1）和气汤。新郎新娘回房后，预备莲子桂圆汤一大碗，先从新郎新娘以及来宾，男女老幼，挨次均饮一口，为呈和气之象也。

（2）演飏。新娘未到门之先，于床上下或置袱一条，或扁担一个，俗语曰扁扁伏伏。欲使新娘畏忌翁姑之意（袱，借作伏也）。然新娘进门，亦有立门槛及私坐新郎袍角等事，亦系制伏翁姑并夫之意。此则亦可笑之一事。唯行之者甚鲜。

（3）开库。女家所嫁来衣箱内，均用裤子盖面，俗语曰开箱见库（裤，借作库也）。又新娘初次动针，须先做裤，其义与上述相

同。

（4）闹房。新郎新娘，合卺回房之后，至三朝，众来宾时赴新房闹房。或涂脸扮女，装成妖丑之态，戏弄新人，或搦足看手，口讲游嬉之谈。种种兴趣，出人意表，无非意欲引新娘一笑耳。无论如何喧闹，主人不但无言，且以为愈闹愈发，喜可加倍焉。

死丧之迷信

凡衣衾棺殓之奢俭，视其家贫富为之地。逢单日成殓，或一或三，并无一定。如值天热，于当日小殓（小殓者，先将尸身入棺，盖小板一层）。三日大殓（大殓者即钉棺盖而言）。亲族送礼，近者送素菜一席，或普佛一堂（普佛者，僧道来念之经也），以及大米饭、大米饼之类。远者送棉帛银锭是也。至丧俗迷信，不一而足，分述如后。

（1）孟婆汤。俗传人死后，须食孟婆汤以迷其心。故临死时，口啣银锭之外，并用甘露叶做成一菱附入，手中又放茶叶一包。以为死去有此两物，似可不食孟婆汤，并有杜撰佛经曰："手中自有甘露叶，口渴还有水红菱。"此两句于置放时，家属喃喃念尔。

（2）剥衣亭。凡人死后，俗意须经过此亭。若不预先说明，必受恶鬼所剥。故于临终穿衣时，家属妇女，对死者亦诵杜撰经数句曰："尔件衣裳那里来，我件衣裳家里来。文武织补太监裁，观世音娘娘开领做纽攀，弥陀穿去不回来。"随穿随念，以为死者免遭剥衣也。

（3）血河忏。凡妇女产后而死，家属恐其入血河地狱，为代其超生，塑一死者草像，身穿披挂红裙，挂入僧庙大钟之中，将钟昼夜徐徐而撞之。每至七日加一蒲团（即草做拜垫也），旁有和尚念经。如是者历四十九日，计七蒲团加昼[尽]，然后亲族俱来，延

僧数十，即在此庙念咒作法，举放烟火，并造许多纸人纸马，以及城垣、桥池、恶鬼等类，连同所塑之草人，一并焚化。即所谓破开血河池，死者超生也。

(4) 靠稳把定。凡人临死时，气尚未尽，而先将其坐于栲栳或巴斗之上穿衣，为后代将来靠得稳、把得定之用意焉(栲，借作靠，巴，借作把也)。

(5) 不食肉。儿女殇后，父母有百日不食猪肉之戒。以儿女是骨肉，既已亡，不忍再食也。

(6) 买路钱。凡出殡时，棺材前面沿路抛楮，恐野魔拦住死者。此为买路出钱之意。

(7) 破法。凡年老寿终，恰遇八十一岁，俗目九九八十一，财数算尽，后代有穷败之意。故用算盘一具，拆散，俟死者将气绝时，隔窗洒出，即谓破法也。

育蚕之迷信

育蚕，于清明获种，谷雨节担蚕，隔七日为头眠，(即蚕脱壳也。)再六日为二眠，又四日为三眠，又隔七日曰四眠，再隔五日曰上山(即将蚕放入草内，做茧之谓也)，三日曰回山(即采茧也)。其中有热棚、冷棚之区别。热棚者，棚下生火薰蒸，取其做茧之速也。冷棚者，不用火薰，由其自然而成，为日稍迟也。起收之早晚，眠日之短长，大略相等。即有参差，亦不过三日左右耳。其育蚕之迷信，亦忌讳多端。(1) 于清明节后，凡育蚕者，均须接青龙，退白虎。用鱼肉香烛之类，大门口贴纸门神一对，未贴之前，亦必先行斋供，俗谓不如此则收成必薄也。(2) 如担蚕之后，除自养蚕者外，闲生人等，概不宜直入蚕室，及大声呼唤，或穿孝服者而进。则恐冲犯外邪，有不吉利也。(3) 蚕室内如

见有蛇者，不敢惊呼。以为是青龙降临，随即斋供，听其自去也。

生产之迷信

凡妇人怀娠，将于临盆时，俗语云有邪鬼争夺投胎之事。于是高烧红烛以避邪祟。婴孩满月剃头之后，须与舅父怀抱前走，姑父撑雨伞遮于婴孩头上随之，赴街游行一圈，俗意以为将来不惧生人焉。至小孩体弱多病，有用红封纸袋，向熟识别姓人派取钱文，苟满百家，即将所得之钱，购制项锁一环，围于颈际。俗意使带之关煞开通，身无疾病也。

铺户之迷信

店铺中辄有种种无聊之忌讳，如有犯者，生意即不顺适，亦迷信之风习也。录如下。

(1) 不许坐于柜上。

(2) 不许立于店门槛上。

(3) 不许拷[疑当作“靠”]帐桌。

(4) 不许朝店小便。

(5) 不许学徒朝外扫地。

(6) 不许店伙朝里坐。

船户之迷信

船户亦有种种迷信，如犯者据言不利。录如下。

(1) 不许将筷架于碗上。

(2) 不许当船头小便。

(3) 不许在哑子桥下开口。(湖属桥梁最多，内中有数条，如船过

桥下未能开口，言者必遇碰伤或倾覆之虞，故曰哑子桥。如何出典，未知其详。）

（4）不许两船用铁练并同带住。

（5）不许载死人。

（6）不许男女搭客在船上交媾。

烧香之迷信

妇女进香，不可胜记。如逢某月某日谓系某神诞辰，则相率入庙拈香叩拜，迷信已极。兹录其最热闹者于后。

（1）正月初九日，烧玉皇大帝香。

（2）二月十九日，六月十九日，及九月十九日，烧观世音菩萨香。

（3）三月二十八日，烧东岳大帝香。

（4）四月十四日，烧吕祖仙师香。

（5）六月二十四日，烧雷祖香。

（6）七月三十日，烧地藏王菩萨香。

（7）八月十五日，烧斗香。

视听之迷信

每日所见所闻，亦多忌讳，遇其所谓吉者则喜，遇其所谓凶者则戚。诚迷信之奇谈也。

（1）看见蛇脚，曰须遭病殃。

（2）看见鸡飞上屋，曰有火灾。

（3）看见灯火生花，曰有财气。

（4）看见师姑，赌博者见之曰不利。

（5）听见老鸦叫，曰有口舌至。

(6) 听见喜鹊叫，曰报喜信。

(7) 听见狗哭，曰有火灾。

湖州岁时纪

正月元旦，乡人晨兴必迟，俗名曰眠蚕花。惟城中则不然。

正月初四日夜接财神，用三牲糕团等类斋供。城乡各铺莫不皆然。倘店主拟歇某伙，是日不令其拜神，即示意不联生意也。

正月初七日，家家吃叠砂团子，俗名曰人口团。食者可一年人口平安。

正月十一日，烧南堂香。离城一站地曰石冢村，有庙曰南堂殿，塑男女神，男神曰南堂广灵，俗呼为亲伯，女神曰太君夫人，俗呼为亲姆。如人家生男女小孩，俱寄名与神像为干儿，可保长寿。在六十岁以前，年年届期至庙拈香。倘已完姻，则夫妇同去，名曰烧团圆香。

正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北城外耿家汇，每夜各铺户沿街灯彩盛悬，锣鼓喧闹，观者极多。俗以为若无此举，必遭水灾。

二月十三日，种花之期，爱花者是日将各色花子下种，开则必盛。

三月初三日，凡妇女小孩，头簪荠菜花（即野菜花也），俗云可避一年头痛之病。

三月朔日至月杪，此一月内，人家游东岳庙。乡人来游者，先烧香，后至殿右击鼓数声，名曰蚕花鼓，以期养蚕收成好之意。

三月朔至四月杪，白雀山、道场山两处僧庙，苏省人来进香者络绎不绝。据云白雀山殿后之竹，为观世音所植，食之可以明

目，故来者必采一撮而返。然两山之景秀，庙宇之宏敞，树木之蓊翳，道路之平坦，固较他山为佳胜多矣。本地人作游览春景者，最佳之地也。

清明日游显山，即踏青之意。显山离城二里。

四月初八日，有食黑芝麻糯米团者，以为可免毒蚊吮啮也。

四月十三日，游云巢山。上有吕祖庙，是日吕祖诞期，善男信女，结队成群，赴山烧香者有之，一般好热闹游览者亦有之。

立夏日，称人。谚云不称者蛀夏。（蛀夏者，即畏夏之意也。）

六月初六日，俗名猫狗生日。如家畜有猫狗者，均欲替其洗浴一次。同日织绸匠或乡人吃面食居多。按南路乡人云，以为将来死后，可以抵销阴债。而北路乡人则称不然。其中究何用意，尚未深悉。

七月朔至月杪，城厢各村镇均延僧道，沿街搭台念经，名曰放焰口，系追荐孤魂之意。或一家独行，或多数家合举，皆可。举行日期之迟早，则亦不一。总之不出七月，此通例也。

九月初九日，游猎山，名曰登高。山在西北隅，离城甚近。

十月朔日，天气近寒，俗语云："十月朝，十家小户穿绵袄。"（绵袄者，非棉花之棉，乃丝绵之绵衣也。）

十二月二十三日，送灶神上天。用松柏、纸轿、楮箔各物，并将神马呈粘糖一块。按俗意为塞满其口，免上天多言也。

十二月二十五日，吃豆腐渣，俗意可解一年杀生之过。

十二月三十日或二十九日，家家食年夜饭。饭餐之丰俭，碗数之多寡，须视其家主一年来境遇为转移。除必备者外，其余不胜枚举。而有趣者，如食鸡蛋曰元宝，茹菇曰时来，芋艿曰运来。俗云食之则来年可万事如意，交运发财也。

十二月间，无论居家铺户，皆须敬神，俗名曰拜利市。所供

者，无非招财、利市、玄坛、城隍、土神像马张也。用猪头牛羊肉鸡鸭鱼虾等类，陈设丰厚。如有财力不逮之家，则备物减少。若有重服在身者，改换名曰拜五圣。然各法同然，不过名目更变，猪头换肉而已。因既已丧人不能利市，故改曰五圣。唯敬神之日，迟早不一，悉听举家者之有暇，而于是月为最多也。

又二、八两个月不造灶，正、九两月不迁屋。

湖州养蚕之迷信

湖州人泰半以养蚕为业。每届养蚕之期，各家购极大花纸二张，贴于门上，谓之门神将军。亦有赴庙中焚香祷祝者，谓之拜蚕花五圣。其用意在乞怜于神之默佑，使蚕花旺盛也。又当蚕初出时，不准生人进门，在置蚕之所，须说吉祥语。蚕长大蜕皮，谓之眠，隔数日为二眠。待至三眠、大眠完全后，蚕即不动，亦不食叶，俗谓起仰。是时用稻草制成之架子，将蚕置诸草上，下用火罐使蚕感热，即可吐丝做茧，谓之上山。

定海人食物之僻性

定海人民之习性，专喜食腌腊腐臭之物。试述之，以见其地风俗之一端。

苋菜之老干，定人呼为苋菜干，用滚水煮熟，置于坛中，以盐腌之，经半月余，觉有臭味，然后取而食之。他如腌茄子，腌冬瓜，腌白菜，亦复如是，不俟其臭腐不食也。俗云“三日不吃臭咸菜，脚步跑不开”，可谓荒谬极矣。又阴历十一月间，定海人家须自做年糕。其少者做一石米，多者做两三石、四五石不等。

做成后，置缸中，以天落水浸藏。岁内除送年谢神外，余者俟开年正、二、三月间出以请客。时年糕已有酸味矣。或有藏至对年十一月，年糕已腐烂成浆，而定人食之尚津津有味也。按此风不独定海为然，浙之绍兴、萧山、诸暨、上虞等处，无不如是。其何以喜食腌腊腐臭之物，殊难索解也。

又定海民智固蔽，至今迷信未除，试举其立夏食品，即可知矣。

（一）蛋。鸡蛋或鸭蛋，置锅中煮熟，分送亲友。俗云蛋之形状，白而且肥，立夏日食之，可以使身体肥壮，一如蛋白而且肥也。

（二）笋。每年立夏时期，虽略有早迟，总在春末夏初，是时笋正旺盛。立夏前一日，定海人家咸须买笋，乃至是日，将笋煮熟，合家分食。其用与食蛋相同，俗云笋为竹之嫩芽，竹与足字音相似，立夏食笋，即能健强足力矣。

（三）糯米饭。此饭用糯米杂豇豆煮成。俗云立夏日食之，夏季可免误食苍蝇之害。盖豇豆在糯米饭中，恰似苍蝇死于饭中之状也。以上种种，纯系出于迷信，毫无道理，吾愿定海人亟革除之。

绍县做平安戏之风俗

绍俗称五、六月为凶月，所以每年此两月中，该地必有做平安戏之事。先于五月初间，每乡村中，由一发起人，向各家捐款。款既捐到，于是选一日期，在土地庙开演。该戏日夜都有，日间所做之戏与平常之戏相同，唯一到天色傍晚，便有许多伶人，扮着魔王及小鬼种种可怕的装式，排着队伍，更附以锣鼓旗帜，在

村中送游，俗谓召丧。据云系召集一般小鬼去看戏之意。此时更有妇人和小孩去看，头上插遍桃树枝，或桃树叶，云可避鬼云。

召丧完毕，伶人始上戏台演戏，戏目多演目莲救母故事。唯戏剧之外，还要扮许多恶鬼之形状，在戏台之下舞跑。迨至明天，将恶鬼赶到台下，云是将乡村中恶鬼一律赶去之意。近村妇女，呼朋唤友，前来看戏，非常热闹。唯必须看至天明，始可回去。盖若不终局而散，必有真恶鬼随之而去也。

当晚做戏之时，又有多人以冥镪纸钱等，沿路向有坟墓之处焚花，俗称烧孤坟。

绍县之女儿酒

女儿酒者，绍兴乡人于女子初生之年便酿此酒，待出嫁时始开用之。此各家秘藏，并不售人。其花坛大酒悉是赝本，且近日人家萧索，酿此者亦复寥寥矣。

萧山问俗记

萧地风俗淳厚，近来已稍趋奢华，生活程度，亦高于前十年者二倍。东部邻近绍邑，缛节尤多，分录于后。

婚　礼（其他吉礼附之）

婚姻尚媒妁，一切皆父母主之，毫不容子女置喙。设出一言，则戚党族间，传为怪事。至如自由结婚、自由恋爱，更非梦想所能及。

（1）介绍。有所谓媒婆者，探知某家女当嫁，某家子当婚，

则奔走为之说合。或某家知某家有女，与己子年相若，则使若辈为之说合，反之亦然。

（2）请庚。两家既有成说，于是用开合之法，或此请彼庚，或彼请此庚。小家以口传，大家以笔述。命瞽者卜之，即以瞽者之吉凶为吉凶。卜既吉，然后男家具求帖并礼送女家，女家具允帖并礼回至男家。从此正式订定，不能翻覆矣。

（3）发盘。有发三次者，二次者，一次者。第一次定时，男家以干果、喜蛋、纸花、银洋等等送至女家，女家回以回盘糕等，名之曰定盘。第二次，送以匹头、烛面等等，匹头有四件、六件、八件、十二件、二十四件、三十六件以至四十八件不等，皆衣料也。其回以裳也，大家亦必如其衣料之数，普通则四或二而已，不视衣料之多寡也。其尤穷者，则从事贷借，事后两相归还，以偿借主。陋俗如此，作伪如此，不知是何用意也。此次名之曰大盘。第三次，至吉期将近，有以银洋、干果等送至女家，名之曰开面盘。普通曰一盘者指此。但其作用，实包括三次也。其聘金自四百金至数十金不等，视家之贫富而定。甚者视聘金为代价，彼此龂龂争论，无耻之事，无以复加于此。然此在贫家则然，大家则不甚计较也。

（4）结婚。结婚前数日，女家将所嫁之床桌器具箱笼被褥等等送至男家，名曰发行嫁。其物亦大有等差，有所谓八只八口、六只六口、四只四口、二只二口、一只一口、一顶一箱者。八只八口，八大箱、八中箱、八小箱、八柜，其他桌榻等等称是。余皆以是类推。至于一顶一箱者，仅一箱一柜，他物称是而已。自二只二口以上，则有床榻；自二只二口以下，则无有也（亦有例外者，然大略如是）。其尤贫者，仅一里衣、一床被已耳。大约四只四口、二只二口最为普通，至于八只八口及一里衣，皆绝无仅

有也。妆奁既至，乃陈列于新房，任戚属之观览。其桌上陈设者，皆锡制磁制，间有银者，非如吴门之有金银台面也。后数日，大燕宾客，至晚发轿，以途之远近，定发轿之迟早。发轿之先，长者秉烛持镜，入轿照其四隅，名曰搜轿，盖恐妖祟之入也。搜轿毕，然后发轿，鼓乐旗伞前导。轿至女家，新妇之母在堂哭之，意盖惜别也。上轿有走与抱之别，走者不复哭；抱者，其兄若弟抱而纳之于轿，其母哭送之。既至男家，有所谓祝寿者，择亲戚中最老而吉者，以杖叩其首，口述吉语，名曰祝寿。祝寿毕，然后交拜。先是，新郎沐浴剃头，择戚中之吉者二，曰顺利人，助之沐浴；以后燃烛者亦以此。既毕，乃吉服以俟。既至，新妇左立，新郎右立，先跪拜，后交拜，鼓乐双烛前导，新郎新妇各持红帛之一端，相引入洞房，意殆红丝系足之谓欤？次日庙见后，族戚以次相见，名曰见亲。然后燕飨，新妇高坐堂皇，盖舅姑燕之也，名曰坐席。新妇虽珍错满前，饥肠辘辘，决不敢尝一脔。下午，以四女郎陪新妇燕饮，亦不一举箸，形式而已，名曰坐头次饭。饭后，乐者鼓乐送一小土偶入洞房，名曰送子。又次日，新郎新妇偕至岳家，乃燕新郎，至晚方回，名曰回门。未回门之前，新郎三燃薪，新妇三炒豆，意盖谓井臼之操，自此始也。回后，新妇居末席以燕舅姑。其余琐事尚多，以无关紧要，故不多赘。

（5）弥月。燕飨设祭以外，无他事。

（6）望节。至节母家备物送之，名曰望节。大家则终身如此，亦有中止者。其首一年之节，尤视为重要。

（7）生子。女未生子之前一月，外家以衣服、鞋袜、饰物、食品送至婿家，名曰催生。既生弥月，又以前所具物减食物而送之。其他戚族之近者，亦视交情之厚薄，而馈物有差。婿家亦饷

之以饮食酒醴。设初生而为女婴，则岳家亦以物馈之，唯略减少。至下次生子，而后举行大礼，是亦重男不重女之恶俗也。

(8) 周岁。设祭祀神飨祖，岳家戚族，则均以礼物相馈送，乃设燕飨之。其所赠之衣履，较弥月时为大，非曩日一寸之冠、一尺之服矣。

(9) 庆寿。约言之，亲族送礼物祝寿，寿家饷之而已。但其间亦略有异点，如十龄多由外家代做，二十多由岳家代做。所谓代做者，代备祀神祖之山[三]牲等物而已，非其他一切开支皆由彼担负也。自二十以上至五十，不过祀神祭祖礼忏而止，非冠冕堂皇如花甲以上者之必受贺也。

丧　　礼（凡凶礼皆附之）

丧礼近素朴，然作伪太甚。如举哀有时也，宾至则哭，客去则止，焚帛则泣，祭止则已。居丧者或背人而笑，人亦不以为奇；至时不号，人举以为怪。夫哭泣由于哀戚而发，哀则不时哭之可也，不哀，又何必哭？或曰："前人之定时而哭者，恐多哭徒乱办事者之方寸，不能措置裕如耳。"是诚然，然终非人情也。

(1) 殓。人初死，停于床，丧属跪而号哭。既，以三牲向邑庙之方设祭送之，名曰送无常。祭后，乃面西停于堂。至夜，僧或道踵门，各事其事。或由丧家自雇，或为亲戚所赠，铙钹钟鼓交作，至晨始已，意盖散抑郁之气也。如是或一夜、三夜、五夜，以至于七夜，视家之贫富、时之寒温而定。大约何日大殓，则何日已耳。又命门眷合日时以殓。其殓也，或布或绸，皆须全套，不能丝毫混乱。将殓，亲属一二人为之沐浴，著内衣。亲属各人，各为梳发三次，然后加外服。次第为之著就，以衾围之。至吉时，然后殓。最可笑者，将殓之时，长子或长孙衣殓时外服，鼓

乐旗伞前导，往最近之河流投以钱，买水以归。归时一人候于宇，至，以衣杈于无杈，令末高，大呼曰："一称梢，前头还是后头高！"殓后，请礼生呼号于灵前，名曰做祭。从此每日每数时一祭，或孝子，或亲族，或亲友，分别主祭。然名虽戚友设祭，而礼生则由丧家自请。是项礼生，以儒生而善此者为之，非大家则无有也。

（2）成服。既殓，乃择一日，使亲戚等序亲疏，衣凶服，名曰成服。若孝眷等，则死之日已衣凶服矣。

（3）接煞。门眷按照成法，推算接煞日。届期，设如丑时死，即以子时接煞。前列道士，后随孝眷，周行停柩之堂及厨，然后至门外，向邑庙之方，行若干步一回，如是六次，名曰三转六回头，盖状其临死之恋恋也。于堂中设死者衣服，状为人，设菜以祭。接煞之役，与送无常者必从之。不则虽至亲之人，不必与也（唯孝子不然）。

（4）七。每七日一来复，设祭，僧道诵经。首七仅以姜醋豆腐祭之，六七必戚属祭之。谚云"六七不食家乡饭"是也。余七则有赠送忏祭者，然不拘定如六七。

（5）百日。至百日，或诵经，或设祭，其差极大，大抵视丧家之家况而异，最贫者亦设祭焉。

（6）殡。坟地未曾觅得，或以葬期遥远，乃有殡之一法。或殡于家，或殡于野。其在外死者，不复能至家，觅寺院殡之。殡之举，大家多优为之，贫家不为也。然往往以觅地不合，或后裔不贤，蹉跎复蹉跎，不可复葬，以致窀穸难安者，比比是也。

（7）葬。葬之期大有出入，早者在七中或百日内，迟者周年，或三周年，或若干年不等。将葬之数日，大燕宾客，设祭。至期，鼓乐、旌旗、伞扇、僧道等等前导，其仪仗有所谓三件

者，五件者，七件者，九件者。三件，即像亭、铭旌、材罩也。五件者，视三件增高灯、主亭。七件者视五件增神亭、香亭。九件者，又视七件增魂轿、敲棚（敲棚亦有易为供船者）。又有种种纸贺，如开路神、回摇头等。孝子以白布围之，四隅以人拉而随之，孝眷则乘轿而从。大家则路中每若干里设一路祭，或自祭，或宾祭，然名曰宾祭，实则皆丧家邀集之耳。其作伪大抵如斯。故其设祭胥在热闹处也。至既葬地，命僧或道设焰口，诵经。至吉时，则葬。所葬之椰，种类甚多。有所谓熟椰者，置棺于地，以砖围之。生椰则预为制成，而以土覆之。又有所谓石椰者，以石六，形如棺而较大，不复覆土，此仅龛山一隅之大家为然。又有茅坟者，仅贫家为之。鸣锣举柩，孝子执幡前引，至地以稻茎围之，每岁一易。此在乡间则然，城中虽极贫，不为也。亦有棺之外即以土和石灰覆之者，曰灰淋灰葬，城乡之贫者皆为之。

（8）忌日。遇死者之生卒日，邀集子孙，正午设祭。其在大家，则立田亩为祭产，子孙轮流承值其事。贫家则仅死后近数年祭之，余惟四节年暮祭之已耳。

（9）扫墓。大家分三次，正月备肴果香烛等祭之（亦有不用肴果，仅用香烛者）。祭毕而焚锭，仅男丁而已，女口不与也，名之曰拜坟年。至清明前后，则画船箫鼓，男女杂集，名之曰上坟。十月间，则又如正月之例，名曰扫松。贫家则仅上坟一次而已。

（10）中元。七月十二日宵分，以干点瓜果祭之，十三又祭，十五又祭，十七又祭。复择日，或诵经忏，或放焰口。

（11）周年。死者已一年，至死之日，诵经礼忏设祭。其间礼忏亦大有上下床之分，贫家则祭之而已。其他如三周年、十周年皆然。此后惟六旬、七旬、八旬、九旬、百岁、二百龄等等，做

阴寿而已。盖于死者，已渐淡忘之矣。

（12）分析。死者有产，或有数子，即须分析。有父母生前预定者，则殁后不甚起争端。至死后邀集戚族为之分析，则大费周章矣。名曰分家。其族戚等各备礼送之，而岳家之礼为尤重。其争执与否，全视子弟贤不肖而定。综观于此，复式家庭之流弊，为何如哉！

（13）承继。死者无后，则生前须预为继定，不则或大起争端。立继有相当人物，须择其支派之亲而贤者；不则其亲必争，讼师乘之，不可收拾矣。

余姚迎礼拜之迷信

余姚县每当旧历二月十三日至十九日，有一种迎礼拜之迷信。据云该日为观世音大士生辰，人人吃素念佛，以期消灾增福。迎礼拜者，系用一种长方形或三角形彩色绸制之旗，大者长丈余，小亦五六尺，上书“观音菩萨”四字，亦有画观世音肖像者。令各手执一旗，敲锣击鼓，吹喇叭，聚集一处排队。迨至队齐，然后各处游行。各处皆有观世音庙，皆须演戏敬神。一般愚民，不论贫富，均需乐助，并须各家办素斋一席，迎请迎礼拜之人。挨户轮流，数日内日日如是，设有口腹不慎，至吐泻，或头晕，或腹痛者。人不谓其饕贪所致，反谓其不虔心敬神，竟设有种种罚规，甚可笑也。

余姚人对于动物举动之迷信

余姚人迷信甚多，视家禽野兽之一举一动，谓皆有主因。如

牛打喷嚏，谓主雨也。野鸽鸣如六家埠，亦主雨。如鸣如六家埠红灯，则谓主晴。鸦夜鸣，谓宜访[防]火灾。枭夜鸣，亦主有火灾。家多鼠，主吉。鼠啮物，主物价贵昂。鼠啮人之发，主有喜事。鼠啮人之脚底，主有凶事。闻鼠鸣如数钱声，在前半夜，主得财；若在后半夜，则主散财。狗在物上小便，主物价昂贵。狗挖洞，主凶。狗啮青草，主有雨。狗夜哭，主家有丧事。狗打喷嚏，主晴。萤飞入室，主有客来。红蜻蜓交集，主大水。蝇多，主年荒。蚊多，主年熟。鸡飞上屋，主不吉。牝鸡鸣，主不祥。鸭乱叫，主天雨。鸦鸣，主凶。

上虞农夫之迷信

上虞农人，相传谓豆之收成，与雷有密切关系。雷少则收成好，雷多则收成歉。问其所以然之故，则谓豆花心黑，故遭雷殛。此迷信也，不知豆为天生植物，其花心之黑，本系天赋，天既生之，为何复殛之？且豆之花心，年年皆黑，有殛有不殛何也？盖时当春日，空气湿润，淡气和水分最多。水分乃轻、养二气之化合物，当电流经过时，轻气立与淡气化合为阿摩利亚气，即铔气是也。铔气无色，味极臭，豆最忌之，故雷多，豆之收成必不好。

新昌之立夏节

各地风俗不同，故各地食品，亦当有殊异之处。试就新昌立夏节食品观之，或与他地迥然不同者甚多也。

（一）花饭。立夏节午膳，人家咸食花饭，即用糯米乌豆煮成

者。因其为色黑白相间，故名曰花饭。

（二）黄鱼。此鱼多产江中，又名江鱼，体金黄色。立夏时，售此鱼者甚多，盖一种时鲜食品，人家咸须购食，用蒜及酱油烹之，用以佐膳，味甚鲜美。

（三）燉肉。猪肉固寻常肴馔，平时亦有出售，特至立夏节，人家咸须购食，以应时节耳。

（四）盐蛋。盐蛋之腌法，先将稻杆灰浸盐卤缸中，然后放鸡蛋或鸭蛋于缸内，约一月间，蛋已变为盐性，由盐卤取出，洗净盐灰，于笼内烤熟，味甚香美。

（五）健脚笋。立夏时之笋，亦一种时鲜食品。食时，去其外箨，煮熟后，加酱油、麻油，味甚鲜美。俗传立夏时笋可以健脚，故名健脚笋。

（六）蚕豆。蚕豆亦立夏时食品之一种，置釜中，加盐少许煮熟，食之，味颇佳。

（七）酒酿。酒酿味甚甜，人咸喜食之。其制法人尽皆知，兹不赘叙。

（八）樱桃。樱桃之味，初时颇涩，熟时甚甜。新昌产之甚少，故视为无上贵品。

（九）青梅。青梅色青味涩，立夏时人咸食之，其意无非应时赏新耳。

天台问俗记

天台土瘠民贫，风醇俗朴，男务稼穑，女勤织纴，服食俭约，不尚华靡。近年以来，风气亦渐侈矣。其人虽彬雅不足，而

厚重有余。学者能以道艺著，仕者多以气节显。男敦孝悌，女慕贞洁，孝子节妇之坊表，名臣鸿儒之祠宇，相望于阛阓阎闾之间（有孙齐氏者，夫死不嫁，手筑翁姑夫婿之墓于赤城山上，而寝处其旁，孤帏自守，垂数十年，以苦节为当道所旌。其人至今犹存也）。台人多合族而居，重宗谊，善团结。族中有为外姓所侮者，则群起而与之争。黠者利用之，遂成械斗之风。往往以一二人眦睚之嫌，各纠族人，约期械斗，鸣炮燃枪，如临大敌，官吏坐视，莫能禁止。迨事后勘验，则伏尸遍地矣。虽严惩重办，其风终莫能革。盖族中渠率，多邑之巨绅，举声一呼，数十百人可以立集。风潮起伏，决于一言，阖族既依之以无恐，其人亦挟众以自重，官吏未如之何也。台人于好斗之外，又复健讼，恒有以雀角细故，涉讼法庭，伪造案情，私设佐证，倾家荡产，以求一胜者。噫！使台人无好斗、健讼之敝俗，可与三代同风矣。天台山多于地，农产多杂粮，若麦，若玉蜀黍，贫民饔飧之所资也。中人之家，日必食麦一次，鲜有终年食稻者。服饰向多朴素，男女皆布衣，鲜有曳罗绮者。惟新婚及节序庆喜，稍加饰。今则红紫缤纷，日尚华靡，少年子弟，亦有纨绔者矣。住屋之壁，多以石为之。天台多山而产石，价廉工省，故多用之。俗严内外，妇女多闺居，生客罕有能见其面者。即节序庆喜之时，阛阓里巷之间，亦无妇女之踪迹，其贞洁有足多者。

婚丧之制，颇循旧礼。厝棺多用石椁，拘忌风水，停棺不葬，以致里巷之间，园圃之内，邱墟之地，道路之旁，厝棺纵横，人与鬼邻。既碍卫生，复乖古制，识者讥之。祭祀，缙绅大家有家庙，细民多从寝堂设龛。四时之祭，元旦、上元、清明、端午、中元、重九、冬至、除夕，各以时物为荐。而上元之祭，尤为一年中之巨典。各家庙皆悬其祖先生像，设笾豆，陈宗器，

合族聚祭，以致诚敬。祭后，任人入内观览。一入其中，则追远探本之思，孝友敦睦之心，不觉油然而生。天台居民多卑陋，而家庙则无不轩敞宏丽者。

天台岁时纪

元旦夙兴，焚香拜天，次祀祖先，少年拜尊长。燃长寿灯，啜五味粥，以祈五福。旋诣戚党拜贺。城居者妇女晨兴，登城游眺，谓之游城。

元月八日祀神。是日各乡之妇女，连袂进城礼佛。城隍庙、东岳宫，以及大小杂祠，莫不灯烛辉煌，香烟缭绕。妇女拜跪其间，手持念珠，口宣佛号，几于不能容足。即城上之小庙，亦人满其中。妇女年事多高，间有少艾，然甚鲜也。

元夜张灯，自十三日起，至十八日止，官厅弛禁。俗重十四日，是夜先祀祖先，阖宅团聚，男妇在外，苟无他故，例必归家。凡索逋逮捕等事，概行停止。阛阓之间，箫鼓殷阗，游人杂沓，颇有熙皞之象。上元前后，乡民聚众醵资，舞狮为戏。舞狮之后，继以技击，先幼后长，以次递演。每终一剧，恒至二三十人。皆于新年闲暇，延师学习，久练功深，然后出而相竞，以博声誉。各村皆然，相沿成习也。

清明扫墓，悬纸钱于墓上，采蓬作饼，以备寒食。

二月十二日俗传为城隍诞，礼佛者甚盛。远方妇女多襆被来城，日夜拜跪，起卧于佛座之前。街市则张灯演剧，凡五日而后止。若夫良辰胜日之礼佛于国清、高明等寺者，则尤不可胜纪。

二月十八日，为国清寺传戒之日。苏杭之人，皆来顶礼，常

至四、五百人。

端午以角黍相馈遗。儿女系五色长命缕，采榴花簪之，谓可以避恶。用菖蒲、雄黄泛酒速客，谓之泛菖蒲。

中元节（七月十五日），各祀先荐新。僧家作盂兰会，夜放水陆灯。

中秋俗重十六夜，设果饼饵，召宾以观月华。

重九登高饮菊酒，插茱萸，蒸米为糍，各相馈遗。

腊月二十四日以牲祀神，谓之谢年。其夜阖家治筵聚饮，凡索逋逮捕等事皆不得行。其俗盖始于清初，为邑令戴公所创，使贫穷之户，得于是夕优游度岁。台人至今称之。

除夕悬祖先遗像于中堂，少长欢集，共相守岁。

兰溪县嫁俗琐记

婚嫁全凭媒妁之言，文明结婚实属罕闻。女子嫁人三日后必返娘家一日，名曰回门。凡新嫁妇人其第一时节，决不能在娘家过宿。至于冬节，不论新娶与否，亦不能居住娘家。谚曰"过个冬，去个公"，言妇人若在娘家过冬节，来年定害死其家长也。

缠足之风，城区稍懈，乡间则如故，村妇儿女子之天足者深耻之。

虐待养媳及婢妾之风甚盛。凡婆母（兰溪称姑之俗语）及大妇主母残忍者，往往横施毒苦，惨不忍闻。

社会上一般人均视卖女为婢妾为惨无人道，故民家不准卖女子为人婢妾，倘有违者，族人即不承认其为同谱焉（俗谓隔出祠堂）。

临产之妇，必令其速回婆家。否则，至将产时，令稳婆扶至

荒野，架铺以居之。然苟先时由婿家付以若干之赁金，立一赁契，则不在此例。

妇女以多缠足故，无习农业者。唯游埠等区，有少数侨民妇女，耕种樵薪，与男子等。

江山县妇人侨居此地者，多习渔业，本地人则未之见焉。

工业有三种。甲、织布。此间产棉颇富，柱阳、永昌等区，多以织布为业。然拘守旧法，销路日形闭塞。乙、织草鞋蒲鞋。殿山、甘溪、平渡等区多事此，比邻诸邑，皆仰给之，且有运往湖州、嘉兴等处者，亦女工出品之大宗也。丙、制冥锭。城区妇人为之，每日可得百余文。

溪西区蚕业最盛，各区亦饲之，惟只有初次两次耳。食料唯桑叶一种。

中年以上贫妇，为人厨役及洗浣买办等事，每月除膳食外，亦可得一元左右之酬劳。

女子教育极为黑暗，欲求一女子高小学校而不可得，故女子智识极为鄙陋。近虽有女子蚕桑传习所及女子模范学校之设，然均在城区，且亦未能发达。乡间国民学校之女生人数亦甚少。

金华城隍散粮之风

金华县每逢清明前一日或后一日，举行城隍散粮。届期，三四人扛着城隍神像，在街上乱跑，后随数十人，手执钢叉或刀剑，面目黧黑，装作种种奇怪之样，名曰小鬼。其时市上做生意之人，无论陈列如何之物品，如被小鬼看见，总须抢完。但是被抢之人不怨言，并云生意可望格外兴盛，可谓奇怪之至。城隍神像在街市游过一周，然后扛至北邙荒冢之处。焚化无数纸钱银

锭，意谓城隍即以此散给孤魂野鬼也。焚化完毕，然后将城隍扛回庙中也。

丽水之天贶节

旧历六月六日为天贶节。丽水有一种奇俗，相传陈玄奘自西天取佛经来中国，经大海时，曾堕海中，为水所湿，故天贶节丽邑有晒经之俗，诚奇事也。

晒经之人，大半为妇女。各寺院庙观，咸有妇女晒经。有晒一庙之经者，有晒数庙者，有晒全邑各寺观者。但晒经虽定为初六日，而晒经妇女初五日晚间即群集佛前，喃喃诵经，至旭日东升，即停诵四散，庙中阒无人迹。而所谓晒经者，特其名耳，并无于日中晒经之实事也。吁！此种陋俗，亦可怪已！

丽水食物之习性

食物习惯，各地皆异，即一地于四季之中亦不相同。试述丽邑秋冬季之食物，即可明矣。

（一）腌萝卜根。切萝卜根成薄片，和以盐，约一二时，去盐渍，再入红乳腐汁腌之，用以佐餐，味颇佳。

（二）干萝卜菜。夏、秋时萝卜极盛，将菜干与叶洗净晒干，用腌菜汁煮后，取出复晒之。晒干复煮，至三四次，食之味香爽口。丽人称为菜头阴干。

（三）芋干。将芋外皮刨去，于日中晒干，用腌菜卤煮之。煮后复晒，晒后复煮，经若干次，然后切芋成片，以酱油炒之，味甚香美。

（四）番芥羹。番芥俗名地瓜，味甜，初冬经霜，味益甜。农家以之果腹，有以之为糊羹者。法去番芥首尾两端，置笼内蒸熟，再去其皮，磨擦细汁，和以蕨粉及糖霜，加水搅匀，再用猪肉炒之，即成番芥羹矣。

遂昌迷信之风俗

遂昌居万山之中，交通不便，风气闭塞，民智简陋，故迷信之事极多。兹分述如下，备研究社会风俗者参考焉。

（1）星算。小儿产生后，一星期内，父母必请星士为之算命。如谓命好，即快乐无穷；倘谓小儿命运有不利之处，则引为至忧。于是拜干娘（所拜者概系贫家妇女，甚有拜石头樟树者）、许愿（即入庙烧香，祈神保佑）、渡关（巫师所为者）等事，以之而起。又凡遇事必先测字，观运气之好坏以定行止。至遇丧葬，必延堪舆者察看风水，如无吉地，即停柩不葬，竟有待至数十年而未葬者。

（2）打醮。打醮通常分二种，有所谓清吉醮者，每年有一定时期，及期举行。各处时期不同，总在阴历正月、二月及七、八月之内。规模大小亦不同，有十余昼夜道场者，亦有二三昼夜道场者。此种打醮，年例如是。至遇荒旱瘟疫之时，亦延僧道建道场，则临时之打醮也。或有丧家为死者超度，借表子女之哀痛，亦延僧道诵经。有七八昼夜者，有二三昼夜者，最少者亦须一昼夜也。此种打醮，俗谓做功德。

（3）赛会。烧香拜佛，邑人迷信极深，无论何事，咸须求签问神。当阴历月朔月望，各庙宇咸有烧香者。每年逢旧历三月、五月、六月、十月此四月中，各处有迎神赛会之举，异常热闹。

总计全县为此无谓迷信浪费之金钱，数且巨万。最可慨者，中人以上之邑绅且为之倡也。

（4）鸾仙。此种迷信，为近数年所兴，现迷信者已日见其多。所谓鸾坛，已林立各处矣。入坛者，茹素持斋，终朝跪拜，为鸾仙之弟子。喧传入坛者能洗除以前罪过，将来能登天成佛。以此号召，故愚者趋之若鹜也。

安　徽

合肥风俗记

一　概　况

合肥旧属庐州府，为庐州之首邑，地处皖省中央。故其民间风俗，淳朴似皖北，而耿介则似皖南。幅员辽阔，土质肥饶。居民多以耕读为业，四民中以士为最贵，农次之，商次之，工又次之。农人遍地皆是，商业只限于区域内，有大资本及远出经营者少，工业则除金工、木工、土工等徒手工作而外，直无所谓工业矣。西北三乡多冈田，东南二乡多圩田。全境不事生产之人甚少，除少数华贵公子及退伍军人外，余均终岁勤动，各执一业。农家妇孺皆耕。妇女多天足，能耐劳苦，农忙时则插禾芟草，从事于田间，农隙则从事纺织烹饪，抚育子女；其一身所谓之重任，较之男子，有过之无不及。贫家之孩童，五六岁即令之牧牛，家有牛者则在家自牧，无牛者则受雇于人家。其每年工资不过四、五元，至十岁以上，略能从事于田野工作，其工资亦在十元以上矣。

富户田产多者，则招佃户耕治。其收租方法，有论银租者，即言明每年缴纳银元若干，以作租谷。有直接收稻者，亦分两

种。一曰揣租，即由佃户于谷将熟时，延请主人及一二乡绅亲赴田中踏看，估计本年可收谷若干，写明租条，俟秋收后，主人即遣人按照租条上之半数量去。二曰场分，即当谷登场时，主人派人到场监视，量而分之。此种分法，最为刻薄，佃户丝毫无好处，然亦唯田产少者，方能行之，多则不能矣。田产少者多自耕之，家中人少田多者，则雇人来家助耕。雇工有长年、短年之分。长年者正月初即须上工，直做至除夕为止，举凡田地间一切事务均倚赖之。短年者二月初上工，至十月间为止，盖此时百谷登场，无所事事，雇工殊不经济也。近年工价昂贵，然长年之工，每年不过二十余元，短年则十余元。长工之外，又有散工，亦农忙时临时雇之，每日工资在二角以内。

合肥县城，旧为安徽省垣。有淝水通芜湖，小轮一日夜可达。城内商业颇繁盛，唯街道逼窄，发展颇不易。城外近轮船码头处，有栈房十余家，供旅客栖息之所。至城内之栈房，则纯为四乡来城涉讼者所居，价目颇廉。年来商务发达，颇有自芜、扬等处运来之流妓，然均秘密营业。官娼尚未实行，土著中亦有操神女生涯者，但均暗中往来，门外汉无从得入也。

肥人有嗜茶之癖，尤以城市中人为甚。每日清晨，各呼朋唤侣，手携茶叶包，向茶肆而去。故各茶肆每至此时，无不满坑满谷，迟来则无座位。此辈茶客，一落座则高谈阔论，喧笑盈庭。有谈各业行市者，有谈收成丰歉者，形形色色，不胜枚举。坐约一小时，必俟碗中茶叶色香味全失效用，始兴辞而去。乡镇间则每逢集期，一般农夫必偷其耒耜余闲，至茶肆中作牛饮。酷暑时则袒裼裸裎，聚坐馆中，虽汗流浃背，臭气薰天，彼辈尚欢呼喧笑，若无此事然，殊可笑也。

四乡之民，多聚族而居，故宗法极重。每族各设一祠堂，族

大者多至四、五处，祠内供历代祖先牌位。每届清明、冬至二节，族人群赴祠中祭祀。或族中有重要事件发生，亦于祠中开会决之。祠有田房等不动产，每岁有族中年高有德者管理之，其所得之利息，则存放以谋合族之公益。每族均有一宗谱，族人少者则只一挂谱，将族中存殁人名，各依其宗支，作一表式，悬诸祠中。族大者宗谱多至数十册。谱约每三十年一修，修时则预先调查此三十年内存殁人名，及其生年月日时。修谱时最重要者为承嗣问题。盖乡人重视谱谍，以为一登于书，则永不能变，而官中亦认为听讼时证据之一种。故无后者若有财产，则有承嗣之资格及本支中之刁猾而希冀承继者，必力争之，往往至于涉讼。族中规例极严重，颇具自治之雏型。举凡族人争吵沟洫等事，均取决于族中贤者长者。必重大案件为族人调解不开者，始诉之于官。官之判断，仍须参合族绅之意见。族中有不法而败坏一族之名誉者，族人得召集会议，于宗祠中处分之，或罚之以金钱酒席，或责以杖，重且至于绞死。光复时，官吏失其重心力，人民无所羁束。不法之徒，乘机而起，驯至抢劫时闻，闾阎不能安堵。而合肥独能匕鬯不惊、商民安谧者，即奈[？]各族各自约束其族人，不准为非作歹，有逾法轨者，则执行宗法以铲除之。是故宵小敛迹，外盗莫侵，补官之不足，作良民之保障，正不得附和新学家之言，谓为阻碍文化进步，一鼓而废之也。

二　婚　　嫁

婚嫁礼俗，与各地大同小异，无赘述之必要。兹唯择其特殊之点述之。

古有亲迎之礼，今已废弃久矣，唯合肥尚能保存之。其俗于吉期之前一夜，男家盛设筵席，遍邀族邻及与贺者，并备轿二乘，

一为花轿，预为次日新娘乘坐者，一为呢轿，预备次日新郎乘坐者，及大灯笼四对，火把四对。火把系用乾篾片所制，燃之可以烛路。俟筵宴毕，设香案，铺红毡，新郎着礼服，先拜祖宗，次拜父母，以次至族邻诸尊长。拜毕，鼓乐喧天，炮声震耳，新郎坐花轿中，另以童子坐呢轿中，名曰压轿。贺客齐送至门外，灯笼火把前导，于是行矣。途中遇村庄，必放爆竹，及至女家门首，女家照例将大门紧闭。于是来人大放其爆竹，名曰催门炮。又有所谓开门封者，系仆婢之胥索，然所求亦不过苛。女家认为兴尽，始行开门。开门后，新郎须端坐轿中，不急于下轿。由女家派一礼生，至轿前相请，必来往三次始出。是夕，女家亦筵请亲族，盛设香案，以待新婿。婿至，必须遍拜诸戚族。有故意刁难者，往往无中生有，使新郎疲于奔命，以为笑乐。然爱婿者，多从简略。俗言云："为嘴伤身，为老婆拜丈人。"盖此数日间，新郎所磕之头，实不计其数。近年新礼制通行，已多以鞠躬代之矣。礼毕，新郎易常服，女家设盛筵于正厅中，请新郎上坐。照例不得多饮酒，多吃菜。盖新婿初至，诸姑姨姊，多隐屏间以窥探新官人之丰采，举凡新郎之一举一动，无丝毫得逃其目中，品头论足，议论纷起，甚有吹毛求疵，故造蜚言，以为笑乐者；偶一不慎，则哗笑随之矣。菜上毕，新郎必起立致谢。是夕新郎即宿于岳家，然道远者及礼节烦琐之家，往往大礼方终，东方既白。是夕女家所燃之灯烛，须由男家供给，且每烛燃不及半，即须更新。故男家必多备蜡烛，以供需索。孩童多抢所带来之爆竹，以为戏乐。吉日之晨，来人须多放爆竹，谓之催妆。新娘梳裹毕，由女子兄弟或至亲负之入轿，家人必大哭以送之，女亦呜呜泣，作留恋不舍状。女上轿先行，女之兄弟或至亲二人乘轿随之，谓之送亲。新郎拜辞岳母，岳母授以妆奁中之钥匙，并附以礼物，如

珍宝首饰等类，然后上轿随之去。

男家门口陈列耙一张，上置马鞍一。轿至门前时，必依次跨越鞍上而过。又有一人手捧花生、枣子等物，于轿至时撒于地上，口中唱有韵之吉利语，群儿聚而拾之，谓之撒喜果。喜轿停门前，由男家延全福之妇女二人，以灯周绕轿前，谓之照轿。然后扶新人出，地上铺米袋，直达洞房中。新妇即行于袋上，至房门前，即将新妇之鞋，易以新郎之鞋，谓之同偕到老，盖偕与鞋同音也。新妇在房略坐，即扶至堂前与新郎行交拜礼。其余坐床撒帐、合卺交杯等礼，则大略相同矣。

新妇回门，有于三日后行之者，有另择日行之者。回门时夫妇同行，路近者有本日即归，若宿于岳家，必信宿而后返，盖取成双之意也。

成婚后之第一新年，新夫妇同往岳家贺年，岳家必盛筵以待，其岳家之戚族亲党亦设席相邀，谓之邀亲。有族戚多者，因新郎无暇多耽搁，乃一日赴七、八家之筵席，其应酬之繁忙，几与北京之大人先生相埒。婿宿岳家，不得与妇同榻，每晨于未起身前，必披衣坐床上，食面蛋等点心，俗例然也。

三 丧 葬

丧葬礼仪，以贫富而异。富者仪仗挽联，连绵数里，执拂者数百人；贫者则萧然一棺，孝子数人而已。兹择其中人之家所奉行之礼俗述之。

人于将死未死前，家人为之向肆中购纸扎之轿马及轿夫，焚于门前。焚后用物将灰烬遮好，免为风吹去。俟断气时即揭去，云为死者乘之以赴阴间也。将脱气时，即由房中迁至厅前，使卧于地上。迁移时须以伞罩之，不使见天日。又请胆大者数人，将病

者全身拭净，然后易以临终之衣。其易下之衣，即塞之棺中，以免尸身移动。尸入棺后，暂将盖盖好，唯不封殓。请僧道一人或数人，按死者之身殁年月日时，推算应以何时何日封殓，何日何时落葬，并书灵牌七单，上载七七日期及忌回煞等事。此等事在合肥有人专司之者，其人非僧非道，而诵经念佛，与僧道略同，俗谓之山人。大约即古所谓阴阳家之苗裔，娶妻生子，与常人无异，唯不事生产，除代人送终外，亦能打醮。

成殓后，合家成服举哀，其服制于亲疏嫡庶均有区别，丝毫不得紊乱。大率亲生之子女均服斩衰之衣，衣以白粗为之，四缘及袖口均不缝，脊缝之毛口翻出，头扎六尺长之白布巾，直垂背后，俗谓之“直披”，系以麻丝，鞋前蒙白布，毛口凸出。子妇亦如是，唯肩际多白布一幅，露于外，俗谓之“反托肩”。侄辈至孙辈之衣，四缘及袖口均缝好，脊缝之毛口向内，头扎白布巾，横垂于肩际，俗谓之“横披”，系以白线，鞋前所蒙之白布无毛口，尺寸亦较短。侄妇辈之衣亦无反托肩，子之妾亦然，所以别嫡庶也。曾孙之服，四缘及袖口缘以红布，头巾亦缀以红布或红寿字。冢子于行礼时，外罩麻制之衣，头戴麻制之帽，帽前悬小棉絮球数个，所以蔽耳目也。吊唁者至，必给以白布一方，约四五尺，吊者或顶之于首，或系之襟际。

六安之婚嫁风俗

六安婚嫁风俗，其最奇特者，在未迎娶之先，男必须下礼至女家。礼物之轻重，视贫富为差别，大概为包茶、欢团、花生、胡桃等物，并有紫色衣服一套，名曰五子衣。迎娶时，新娘即穿此衣至夫家。夫家必须备公鹅一只，名曰催妆鹅，送至女家，女

家配以母鹅，一并送回夫家。此双鹅永远不宰杀，盖以预祝其夫妇之偕老也。

迎娶时，夫家去花轿一顶，其执事则随贫富而定。在轿未发之先，请数位全福之妇女及小姑娘辈，随轿照料，名曰照轿，并有扫帚等物。

花轿至女家，新娘必须大哭一场，然后梳装上轿。上轿时，由新娘之兄弟背至堂前，并先预备米一斗，新妇由米踏过，然后上轿。上轿以后，全家痛哭，以表示惜别之意。当夫家花轿初到女家之时，女家须将大门紧闭，候夫家送过开门封子钱，然后开门。花轿抬至夫家，夫家大门亦须紧闭，有至一句钟之久者，云系折磨新妇之性情也。

花轿进门，新郎须对花轿行礼，名曰谢轿神。花轿进堂屋，新郎将轿门开开，名曰开锁。

新郎新妇拜过堂后，由全福之妇女伴送新娘进房，房中预备火炉一具，中烧木炭，故意火不旺，黑烟四出，让新娘围火炉圆转，云亦系磨折新娘之性情者。

进洞房，新娘梳洗后，来宾便在新房中闹房。有看新娘子之手者，有看新娘子之脚者，新娘站在床沿之前，闭眼垂头，一任人之玩弄。

新娘母家之兄弟辈，迨至新婚之第三日必来省视，名曰看三。路远者即随同花轿一同来，名曰送亲，至第三日始去。

闹洞房之时，有一种通行之吉语，一人赞读，全体道好。其词云：“上高堂，进洞房，灯烛辉煌。大家女，知礼节，就站起来。人人说，新姑娘，可敬可爱。孔圣贤，女四书，读满心怀。夫今日，小登科，悬灯结彩。子异日，大登科，八扶八抬。化一省，众黎民，人人爱戴。三年后，迁调任，父老皆哀。千人上，

一人下，权揽四海。七十载，归田园，福寿无灾。十个男，十个女，佳妇贤婿。四男孙，四女孙，绕膝称怀。"

芜湖风俗琐记

鸠江为皖省独一之通商口岸，商贾辐辏，以故土妓流娼，触目皆是。其入大花园（园倚陶塘而筑，虽乏亭台，尚有花木，占地甚广，为芜湖惟一之风景地）也，亦如沪妓之游味莼园，然其状则与雉妓之在青莲阁、升平楼绝相似。每于夕阳西下时，涂脂抹粉之鸠盘荼，结队游行，此往彼来，满口扬州白，乖乖辣块之声，令人生厌。彼辈复故意卖弄风骚，而逐臭之夫，则如蝗附羶腥，品头评足，剌剌不休，诚鸠江怪现状之一也。

芜俗佞狐，商铺几于家家设位供养。阛市中有狐仙堂数处，笙歌祭享，月必十余次。土人不敢直呼为狐仙，奉之为仙姑，称之曰老太。小儿有误呼之为狐者，其家人必痛责之，且为之忏悔大仙之前。各家于小儿种痘时，祀狐最虔，称之为花老太。据云稍有不敬，小儿必无倖免者。

芜湖有七多之笑谈。七多者，街上豕多，小儿痢多，终年雨多，沿途粪多，强讨丐多，私门娼多，说话蛋多。盖此邦人民，说话好加蛋字。例如角口则曰吵蛋，胡缠则曰倒蛋，放刁肆闹曰刁蛋，其余各语常硬赘蛋字，故曰说话蛋多。

丙辰清明，适逢阴历三月初三日，芜人谓之为真清明，为百年罕遇。据故老相传，乏子嗣者，备一南瓜，于真清明日，全瓜入锅烂煮，于午时取出，陈诸案上，夫妻并肩坐，同时举箸，尽量食之，必然得子。故是日市中南瓜极昂，每个有卖至七八元者。按此风不特芜湖有之，长江流域各处，殆皆有此种传说。

歙县纪俗诗

歙人性善禨祥，每事必征于神鬼，曰发兆。而求嗣者尤切。兹录其乡村纪俗诗，以见风俗之一斑。

各族祠前爆竹喧，人丁有例记年年。瓣香拜罢低低祝，一万虔输汉口边。

阴历正月初二日，各族祠堂，例放人丁炮。每丁三枚，得子者加百子十挂。是日爇香祈子有验。

喜气宵来溢洞房，影堂（供真处）宝炬灿余光。金盘果与金尊酒，送烛人来哄一堂。

各族宗祠，例以新正初五日收真。筵前椽烛烧未及半，司事者以余烛撤送支下，冀邀福于祖先。受烛者劳以酒果。

元宵灯火闹长堤，舞出神龙振鼓鼙。争向龙头请龙烛，烛笼双引入香闺。

元宵嬉灯，极其喧闹，巨丽龙灯，亘数十文[丈]，舁以数十人，游行村市。请烛者以烛易残烛，得子则加倍酬之。

送子中秋纪美谈，瓜丁芋子总宜男。无辜最惜红绫被，带水拖泥那可堪。

好事者令幼孩戏窃倭瓜入新婚者之房，纳入被中。或以子母芋泥水淋漓，沾濡床褥。真恶作剧矣！平时固禁盗窃蔬果綦严，是日照例弛禁。

盼煞征兰梦有无，丹山不长凤凰雏。邻家昨报添丁喜，多谢擎来粥一盂。

得子者以产母砂锅粥分馈戚好。

水月庵中来许愿，东云岩上去求签。背人偷得筵前箸，要卜佳儿快快添。

乡中有水月庵、来云岩等寺宇，望子者咸往求祷。

礼佛先持数日斋，不将心事诉同侪。爇香悄向莲台上，借得观音一双鞋。

抱子则手自绣鞋，以偿观音菩萨。

莲房少子桂无花，劳尔年年望眼赊。闻说换年真个好，隔年打点住娘家。

女以残腊归母家，新正诹吉，肩舆笼灯而回，曰换年好。

手擎雨盖踏香街，鞋袜裙衫一色裁。入室大家开笑口，望春恰恰共春回。

先春数日归。届期乘青舆，衣青衣，行者必伞，以立春之时入门，谓之望春。

如愿全须佛力凭，珈瑜会恰衍三乘。送来阿树尖头果，摘得莲花座上灯。

焰口法事，设有阿什果树。唪佛之次，则撤而撒之，得顶尖太子果者，宜子。坛有荷花灯七，摘其一归，佛光照澈，梦入熊罴矣。

黟县之中秋节

八月望为中秋节。是日，小儿早起，呼朋唤友，取田中稻草扎成龙形，糊以色纸，夜间插烛于龙身，游行街市。草龙大小不等，大者十余人共舞，小者一人独舞。锣鼓声喧，爆竹满地，极

奔走之热闹。有子之家，令其出与舞龙。无子者将龙首上蜡烛换下，谓可得子。迷信极矣。

婺源度岁风俗谈

我国重用阴历，以新年为大节，无论贫富之家，莫不整顿精神，搜集钱钞，以备度岁。有自腊月杪即合家忙忙碌碌，为年事之预备。究其所谓年事者，第一件为饮食问题，其次则衣著。饮食如猪鸡牛羊花生糖果等类，随地而殊，唯婺源之吃年汤最为有趣。婺源风俗，于腊月二十四日以后，各家均有做年之例。做年者于其夜合家团坐，笑语喧哗，通夜不眠。如江浙等处之守岁。其意不过谓一年将尽，老少各增其年齿，且终岁勤动，家人中多在外经商作官，岁底率皆回家，不可不举行一种特别礼仪以纪念之。婺源人于坐年之夕有吃年汤之俗。当夕焚香祀祖后，家人齐集厨房内，各揎拳攞袖，有调粉者，有切菜者，有刷锅者，有洗碗盏者。俟一切齐备，共至厅前谈笑片时。俟至夜分约十一句钟时，将备就之猪头放入锅中，加汤煮之。煮熟后，用铁铲捞起，放入他器中，再将所调之粉搅入猪头汤中，更将肉丁、冬笋、丁香料等，使成糊状，然后盛之以碗盏，合家团集而食，其味异常鲜美。又将煮熟之猪头切成薄片，和年汤同食，亦鲜美可口。有时以之资送亲友族邻，无不欢迎者。吃年汤时，愈吃得多愈好。故四碗五碗，亦不嫌其多。然油腻过重，往往染成腹泻之疾。小儿贪其味之鲜美，尤易多食，不可不慎也。

元旦日起身特早，合家均易新衣，少年妇女及孩童辈装饰尤其讲究，斗丽矜奇，各不相让。儿童辈欢天喜地，梳洗后，长者至堂前点香燃烛，虔诚礼拜，先祀天地神祇，次祀先师至圣孔

子，后始及祖宗。礼毕后，家人复相继礼拜如初，再由家中幼辈向尊长行贺年礼，平辈亦分长幼行礼。贺年毕，合家进食茶点，如子糕、裹粽、鸡子等物。各人食毕，整齐衣冠，由家长率领卑幼出门，先向较亲近各族戚处贺年，再至较疏各家。贺年时，各家将大门紧闭，拜年者往敲门，受者在门内以客气话拒之，如“不敢当”、“心领”等语，不绝于口。贺年者亦必故做必需进去之状，以示殷勤。是以往往相持甚久，始有解决。或开门请进，或贺者自去，浪费时间，莫此为甚。然遇至亲者来，即不如是拒绝。贺者至家后，必饷以点心。携孩童来者，必给之以糕果。故孩童对于贺年之事，无不异常高兴者。有时贺年归时，必满载而归。并斤斤较量于各家所给之多寡，果品之好丑。若贺年者不肯食点心，则随即遣人送至其家，所送之物，多则八种，至少亦有二种。亦有不上门贺年，而用拜年签作代表者。拜年签者，以狭小之红纸，上书“某人率子某侄某孙某等顿首拜”字样，贴之族亲戚大门上。门上若所贴之拜年签甚多，红纸飞扬，迎风招展，至为美观。有不用拜年签而代以拜年片者。拜年片即以普通之名片，上书“顿首拜”字样。有特用红纸印就者，各随人意。

元旦日，若于途中遇熟人，彼此都要行礼。商界中人相遇者，行礼外必互相道贺，如“恭喜发财”、“生意茂盛”等语。贺年者大都成群结队以出。若于途中遇贺年者两队，甲队与我识，则我应与之贺年矣；然甲队中若有与乙队中相熟者，我虽不识乙队中人，见甲队与乙队相贺，我亦必随以相贺，不然人将怪为不知礼。谚所谓“宁可欠人钱，不可欠人年”，又谓“礼多不亏人”者是也。

贺年之礼，不特于元旦日行之，即元旦后数日，若遇亲友未贺年者，亦必须补贺。所谓“拜年拜到三月三”者是也。

婺源中秋风俗谈一

婺源中秋之风俗，有一种特异者，即儿童之堆宝塔是也。造塔之材料为砖与瓦，塔之形状，系七层浮屠，上小下大，中间全空。虽是用砖瓦砌成，却甚有规则。塔砌成后，前面挂帐幔，并悬匾额及对联以及种种之装饰品。又安置小桌一张，上供果子饼饵，为敬塔神之具。迨至夜间，塔之内外，均点齐灯烛，一片光明灿烂，直与天上明月争辉。儿童则坐于塔前赏月，并作种种游戏，以表示其欢娱，实一幅天真烂漫儿童行乐图，惜无人绘之也。

婺源中秋风俗谈二

婺源人于中秋节之一日，必食塘鱼。塘鱼系人家辟塘蓄养之鱼。相传塘鱼迨至中秋，脑髓始能充满，人家食之，格外能滋养。私塾学生，对于先生有送节之礼仪，塘鱼亦为送节礼品之一种也。

绩溪中秋风俗谈

吃　月　饼

中秋日，每家要需购买月饼，合家分食。盖因月饼圆形，似中秋月圆，又表示合家团聚之意义。

吃中秋酒

中秋夜，富豪之家，必办酒筵。合家团聚而食，名曰吃中秋酒。贫穷之家，无钱办酒筵者，亦必添菜数碗，以赏佳节。

打中秋炮

中秋节，十数岁儿童，以稻蒿扎成中秋炮。形似发辫，长约五尺，粗盈握，浸于水中数分钟，再拿起向石上打击，如放炮之声，名曰打中秋炮。

游火龙

火龙系用稻蒿扎成，身长约丈余，有头尾，有爪。游时，十数人用竹竿撑之，游行各村，向各家讨香，插在火龙身上。龙后佐以锣鼓，喧哗闹天。游毕烧纸箔，放爆竹，送至河中始已。

泾县之插柳节

泾县清明日插柳。于门簪一嫩柳，谓能解邪。具牲醪扫墓，以竹悬纸钱而插焉，或有取青艾为饼，存禁烟寒食之意。

泾县之浴佛节

四月八日，泾县浮屠是日浴佛，谓之浴佛节。有五色香水。民家采乌桐叶染饭，青色有光，曰乌饭，与之相馈遗。

泾县东乡佞神记

赛　　会

泾县东乡佞神之最著者有四：一赛会，二舞狮子，三唱目莲戏，四烧拜香。赛会有三月十六日玄坛会，四月初八日五显会，六月初六日会，六月初八日牛王会，十月二十日迎春会。各会有一定之地点，至期与会各乡村，竞出其所备迎神旗伞銮架，佐以锣鼓，扛神出巡各处。其富庶村户，更扮演抬架以娱神。抬架者，以幼童饰剧中人，立于小桌上，使人扛之而行，此外又有马上道（衣冠骑马上背神之印绶令箭），香盘（衣冠手捧木盘，缘以绣帷，上焚檀香），提香炉（大锡香炉一只，缀以铜练，衣冠而提之）等。悉以本村文人充之。每赛会必须演戏，与会乡村轮年而值之。先一二日开演，即迎神来戏场观剧，出巡回来，必抬神在戏场疾行四五周，谓之扛神。间有不及走避而跌伤者，不问也。赛会之夜戏必以通宵，以便远来之观者。就近人家，必接其亲戚故旧来家看会，非待戏演完不去。各业缀工，良莠蝟集，金钱虚耗，固不待言；而盗劫之事，亦每因此而发生。且值年之村户，往往因贫而售典产业，以当此门户。一〔意〕以为若破此例，当犯神谴而触众怒也。就中以玄坛会、五显会、迎春会为闹热。牛王会虽不闹热，然香火则较盛。牛王大帝者，即汉渤海太守龚遂也，以卖刀买牛之故事，乡人讹之，称为牛王大帝。凡在二三十里内之人家，必具香烛往酬神，间有自百里而来者。正戏之外，兼演傀儡戏（以木偶饰生旦净丑，伶人举之演唱）。其戏由特别酬神者出资演唱。特别酬神者，或因病，或别种事实，曾许牛王大帝之愿者也。香烛之外，悉出

钱四百文，演傀儡戏一出；又杀鸡沥其血以飨神。此外演戏侫神者，有关帝生日戏，财神戏，老堂戏（猪之神也），蚕娘之戏（蚕之神也）。总之无非虚掷无量之金钱，以媚此荒诞不经之木偶也。

舞狮子

赛会演戏，犹各地所相同。若舞狮子，则为泾县东乡特别所独有也。泾县东乡对于狮子菩萨之信仰，尤高出牛大王之上，故其香火较牛王大帝为更盛。其神非偶象，乃形似的斫木块为狮首，缀以黄布为身，二人顶而舞之，佐以红海公、白海公、判官、娘娘诸神，悉以人戴假面具为之。红海公、白海公，系弄狮子者，一红面，一白面，均满身红衣，作种种不伦不类之怪剧，以引观者之发笑，间作恶剧，以窘儿童。娘娘白面，亦红衣，骑狮子身上而舞。判官黑面绿袍，执笔木立不动。设有人病者，必迎狮子至病人室中，周视一巡，以祓除不祥。初生小儿，将渠含至狮子口中，谓容易长大云云。其期自元旦日始，至三月初三日止，各村轮次而舞，或全堂（一日），或半堂（半日），皆有定例。迎狮子神者，必斋戒茹素，格[恪]诚格[恪]敬，无敢稍怠。舞狮子之人，率本地祠丁；平日被役于人，独此月俨然尊大，一若渠即狮子神也。

目莲戏

目莲戏，演目莲救母故事，皖以南盛行之。泾县东乡，各村不同，或十年一演，或五年一演，每演率于冬季之夜，自日入起，至翌朝日出止；或一夜，或三夜，或五夜七夜，大抵以三夜者为多。间有地方不靖，缢死者多（该乡谓缢死鬼为最凶恶之鬼），

于定例之外，得临时加演。每届演时，合村视为重大问题，筹募款费，推举司事，以办此平安神戏（五乡谓目莲戏为神戏，系保佑地方人口平安者）。演戏伶人，大抵为南陵人（南陵，皖南县名，属芜湖道），专业是艺者。先数日前雇至，部署甫定，然后禁止屠宰，择期开演。立坛于戏场半里内外，供奉五倡五鬼神。日将入时，伶人饰五倡五鬼神，骑竹马，在戏场跳舞，谓之起马。起马之后，然后开演。第一夜演目莲之父富相施财济贫事，第二夜演东方亮妻之缢死，第三夜演目莲之母刘氏游十殿。就中以第三夜为最热闹，因东方亮妻之寻死，而有溺鬼缢鬼之争替。因两鬼之争替，而有闻太师之逐鬼。逐鬼谓之出神。闻太师者，纣臣闻仲也（见《封神榜》），俗谓之家堂神，专管人家之冥事。当出神时，台上灯火齐灭，缢鬼溺鬼，浑身冥箔，满台乱扑，作鬼嗥声，状甚幽凄。闻太师手执钢鞭，数其扰乱人家之罪，而下驱逐之令，钢鞭一指，两鬼立即跳至台下；向坛上奔去。闻太师随后驱逐，人声喧哗，炮爆连天，两旁女台（所搭为妇女观戏者，男子无此优待），灯笼高挂，纸扇乱摇，一若以为真鬼，恐其近身讨替也，间有因惧怕而昏晕者。其迷信甚可哂也。正戏之外，加演诸多打诨戏及技术。技术立木柱一支，高十余丈，一人盘旋其顶，谓之盘戳。或札布彩于台前，二人穿而舞之，谓之盘彩。打诨戏多引人发笑，惟小尼姑下山一出多淫荡，有伤风化。而黄妈妈偷鸡，饰老媪混入妇女观剧之台上，尤可恶也。

烧 拜 香

烧拜香，一名朝九华，率下等社会人为之。九华山在青阳县（旧属池州府治），相传地藏王菩萨肉身成佛处，故山上庙宇丛多，香火繁盛。近二三百里之愚民，均结伴前往朝山烧香。烧香有两

种：普通者谓之烧行香，无他特异；特别者谓之烧拜香，草履布衣，散发，顶绉纱巾，手捧香盘，口诵佛号，遇庙而拜，遇桥而跪，心无邪念，目不旁视，苟稍有懈怠者，谓必遭神谴云云。朝山回来，又必斋醮数日而后已，其愚可笑亦复可怜也。

贵池中秋风俗谈

献　新

八月初旬，农人大半皆已收获。凡初次所造之新米饭，均须献过祖宗、家神、灶君、社令，然后方食，名曰献新。

社　令　会

秋社前数日，各家预备做会一切之物品。除香烛纸马外，每家必须做些糯米粑。迨至社日，均携香烛，捧米粑，在社令位前行礼敬神，名曰社令会。

五　猖　会

各乡各村，每到八月十四日，地方首事之人，邀集大众，预备生鸡血酒，五彩色纸，云本日为五猖生辰，名曰暖寿。次日祝寿，一村之人，团聚庙前，爆竹喧天，迷信可笑也。

鹊江风俗志

皖铜陵县有镇曰大通，乃沿江之乡镇，无大贸迁也，夹江一盐舶停焉。江之西岸，一洲突出如荷叶之横浮，再西即滚滚之长江

也。荷叶洲即别曰鹊江。清光绪初年，彭宫保雪琴巡阅长江时，改荷叶洲为和悦洲，今人辄称为大通。其实大通在江东岸，长龙山下一乡镇也；此繁盛商场，实和悦洲耳。洲以盐务为大宗，客民分八帮。一曰两湖，即湖南、北也；二曰金斗，即庐州也；三曰大邑，即安庆府；四曰新安，即徽州；五曰泾太；六曰旌德；七曰池阳；八即土著。江西有会馆，曰万寿宫，而不与闻洲政。洲有事，八帮共议之，亲亲为宝，若家人然，从无排外欺生、党同伐异之恶习。山水明媚，人物淳朴。钱庄三，现均收歇。盐行则有胡成美等六家，鱼米均贱，居家颇易。春时野桂花丛生，清芬无比，贫女采折，提筐叫卖，有“红日满窗人未起，隔墙风送卖花声”之韵。夏初必唱目莲戏全卷以祈福。竞渡之戏，亦较他埠齐。有秋后，八帮必赛会，会以城隍为主，在四官殿集城隍头衔为敕封显忠大王。其会各帮有各帮特色。两湖则以彩船高跷胜，而犹有令人闻之思奋者，则仪仗前之四对招军耳。此招军为他会所无，盖当湘军初散时，湖湘子弟故假招军一吹不平之气。其声哀艳，不异塞上悲笳，呜呜一声，令人执干戈卫社稷之心油然而生。次为泾太驴子会、六邑龙灯会、新安灯会、池阳之财神会，各有擅长。本地帮神前则有黑白无常，戴高帽，极硕伟。小鬼蒙面具如箩筐，助声势，与黑无常斗。唯土地雍雍雅雅，不言不笑，若有深意焉。神前判官须发生动，中人以上者，且顶礼焉。古人神道设教，亦足补薄俗教育之不及耳；今已禁之。洲有莲花禅院，即俗名财神庙者。掌院德风和尚，清修梵行，圆寂后肉身不腐。洲人为之装金身，置香火焉。

寿春岁时纪

正月初一日，鸡初鸣即起，栉沐焚香，拜天地家堂，燃爆竹于门前，插桃符于门旁，以趋恶鬼。

正月初四日，接财神，具三牲肴蔌，谓之财神清酒。内设鱼头、茹菇、芋艿等物，以取吉兆。鱼头曰余头，茹菇曰时至，芋艿曰运来。奇想天开，颇堪发噱。又群以香火灼神面，谓之火财神，不知何意。或曰：火财神犹言“活财神”也。

正月初五日，俗谓是日为五忙日，不许动土，动土必有灾害。

正月初七日，以饴糖掇炒米成团，谓之太平团，食之一岁人口太平。且以馈饷他人，谓之饷太平，俗以为“想太平”之意。

正月初九日，妇女相聚迎九娘神，卜将来蚕桑及一切杂事。或曰九娘神即紫姑神也。

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日，皆谓灯夕。悬灯采于门前，喧鼓乐于庭际，谓之闹元宵。俗谓不若是必遭火灾。城乡男女，皆空户出游，谓之走百病。

正月十九日，妇女以炒米撒墙壁隐僻之处，呼蜈蚣、蛇、蝎等毒虫咒之，谓之咒百虫。

二月初二日，焚香水畔以祭龙神。谚曰：“二月二，龙抬头。”农氓每以是日之阴晴，占岁之潦旱。

清明日，家家门插新柳，俗意谓可祛疫鬼。挂纸钱于墓树，谓之赆野鬼。

三月初三日，士女多携酒饮于水滨，以禊祓不祥。妇女小孩，头插荠菜花，俗谓可免一岁头痛头晕之病。

三月十五日，烧四顶山香。山在八公山东北，离城厢约七里余。山上为庙宇数十间，塑女神曰碧霞天君，俗为泰山奶奶。奶奶殿侧有一殿，亦塑一女神，俗呼曰送子娘娘。庙祝多买泥孩置佛座上。供人抱取，使香火道人守之，凡见抱取泥孩者，必向之索钱，谓之喜钱。抱泥孩者，谓之偷子，若偷子之人果以神助而得子，则须更买泥孩，为之披红挂彩，鼓乐而送之原处，谓之还子。其事最可笑。

四月初四日作豆腐糜，加油膏其上，和之以水泥，埋置门前隙地。俗谓可免疟疾，盖俗谓疟有疟鬼也。

四月间，有鸟曰布谷，自呼其名。农甿呼之曰阿哥，多焚香祝之。谚曰:“阿哥唤，犁耙上岸；阿哥呼，犁耙出土。”

五月初五日，家家贴天师符，俗谓可避鬼怪。妇人簪艾虎，小孩系五色缕，俗谓可免病瘟。

五月俗称恶月，忌盖屋造灶，又曝床荐席，俗谓犯之者不利。

立夏日，称人，俗谓称者不瘦夏。

夏至日，取野菊为灰，以止麦蠹。

六月初六日，家家晒衣服，俗谓是日晒衣可免霉渍鼠啮。又是日落雨，恐有水灾。谚曰:“湿了龙袍，淋破蓑衣。”

六月伏日，家家吃汤饼，俗谓可免暑疫。

七月七日，相传为牵牛织女聚会之期。女子陈瓜果祭织女，穿针以乞巧。若有蟢子网于瓜果之上，则大喜，俗意以为将来必贵。

七月十五日，俗谓鬼节，僧道沿街搭台念经，谓之盂兰会。谓广施佛力，以追荐孤魂，而为饿鬼施食。

八月十四日，妇女小孩，以朱水点头额，谓之天灾，以厌疾。

八月十五夜，妇人设瓜果团饼于庭院拜月。小儿执火炬，相与结队走田野，以摘取果豆等物，谓之模模。

九月初九日，蒸枣糕，插菊相馈遗。

十月初一日，天气近寒，家家扫墓焚纸钱，俗谓之送寒衣。

十二月初八日，曰腊八。取五谷杂枣栗菜荳为粥，谓之腊八粥。俗意祝次岁丰登。又各乡人击鼓扮神，神曰金刚力士，舞流星以逐疫。《论语》曰“乡人傩”。此盖傩之流派也。

十二月二十三日，家家具酒果饴糖，送灶神上天。置刍豆于灶前，以秣神马。其置饴糖者，俗意为塞满其口，使之上天不得多言也。

十二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家家易门神，换桃符，家人相聚，彻夜不眠，谓之守岁。又以此夕为诸神下降之夕，禁恶声谩语及弃污水于地。

寿春迷信录

寿春，古淮南地，前清时为州，民国成立，改为寿县。虽非四通之区，然汉、魏、六朝，赫然重镇。今虽丹井已空，草木无凭，而据冬临肥，为入皖之中枢，钟离之腰胁，亦皖北形胜之地也。民力耕桑，出产以米麦豆谷为大宗，棉竹次之。唯山川风气刚劲，民俗质野，益以文化浸润未深，故一切迷信甚多。兹特录出，亦采风问俗者之一助也。

凡产妇临盆时，盆中污水，戒随意乱泼。俗有送生娘娘之说，恐污及娘娘之身，遭其谴责也。

婴孩三日后，必为之净洗，谓之洗三朝。置红鸡子床前，使产妇焚香祷告，谓之拜床公、床母。若产妇有病，令洗婆代拜。

婴孩满月剃头后，须请舅父怀抱，游行通衢之上，遇行人，则谓小孩曰:“认得否？弗要怕。”俗意以为将来不致怕生人也。

婴孩周年之日，置食物农工器（系小模型）及小铜刀、铜剑、纸笔等物于案上，使其随意攫取，谓之抓周。俗意以为观其攫取何物，可知其将来志之所向也。

小孩体弱多病，有用大红布袋，向别姓家取粮食，谓之吃百家饭。俗意为免一切灾害。又有舍于寺院，过十二岁始领回。又有认干父者，俗谓之认干爷。认满八人时，八人共醵金为制项锁一圈，加之小孩颈上。十二岁后，则八人复为之去下。俗谓带锁时为锁关，开锁时为开关，一锁一开，则以为可通身无病矣。

婚嫁论门第辈行，重媒妁，通婚启，问名纳采，皆有定礼。当日曰过门，拜堂合卺，三日庙见，弥月归宁。

新娘出嫁时，有以红布制荷包置之怀中者，谓之塞婆嘴。俗意以为可以制服翁姑也。此事之可笑，与瞒婆豆相等。

新娘喜轿到门时，有将堂门闭起，使之逾时始入者，谓之劝性子。俗意以为可以折服新娘也。

自吉期至三日后，来宾时赴新房看新娘，谐言百出，謔语横生，谓之闹房。主人不但无言，且愈闹愈喜也。

死人三日成殓，天热时则当日小殓，将尸身入棺，唯不钉棺盖。又三日成服受吊，其子过百日始剃发。亲友送礼，或素席香烛，或楮帛银锭。至于衣食棺殓之奢俭，则视其家之贫富为转移。

人死时为之穿衣服者不得悲泣；如悲泣，即涕泪不得落死者之身，谓泪落死人身，恐有走尸僵尸之累。

凡人死后，俗以为必须过孟婆亭吃迷魂汤，故成殓时，以茶叶一包，加之土灰，置之死者之手中。以为死者有此物，即可不

吃迷魂汤矣。又三日后，有上望乡台之说，忌家人泣哭。俗以为死者不自知其死，及上望乡台始知其已为鬼物；若泣哭，是使死者之心愈悲痛也。

凡人死后，恐遭野鬼戏弄，有以棉帛银锭等物，向就近庙宇佛殿焚烧，烧残之灰取而飏之，所经过之路追遍，谓之撒金钱。乃行贿于野鬼之意。又以鬼最嗜油，取麻秸涂以油膏，于出殡之前夕，燃之以火，沿途插放，谓之放灯。俗以为野鬼得此佳饷，则死者之魂可所向无阻也。

儿女殇后，父母有戒食猪肉一月之说。俗意以儿是骨肉，既已殇亡，不忍再食，亦追悼之意也。

凡幼丧（即死者尚为少年），值春庚申、夏甲子之日，则以为大不利，谓将来必有僵尸之患。请术者以朱笔画符数纸，贴置棺上。又于临葬时削桃木七根，插于坑侧，谓之镇恶。又有以铁钉钉死者心窝暨四肢者，残忍之行，尤为背绝人道也。

凡搭船时，不许呼船户曰老板（老板者俗语也，即主人之意）。俗意以为老板之音，与橙板相似，故忌之。

凡搭船时，吃饭后不许将筷架在碗上，俗意为碗犹船也，筷犹箸也，箸与“住”土音相似，是谓其住船无生意也。

凡搭船时，不许在船上小便，盖俗语小便之臭味为骚；骚与“烧”土音相混，船户最畏者即火，故有此忌。然此未免可笑太甚，究不知尚有别故否耶？

船内不许载死人，俗意以为不利也。

凡搭船时，不许盛饭（盛平声）。盖讳沉以及盛也。

早起听老鸦叫，俗以为有口舌至。

早起听喜鹊噪，俗以为有喜报至。

早起听牛鸣，俗以为有人侵侮。

早起听沙和尚（鸟名，喜食肉）叫，俗以为须遭病殃。

夜中听鹳子叫，俗以为有水灾。

夜中听狗哭，俗以为须遭水灾。

夜中听驴子叫，俗以为有灾病。

看见狗上屋，俗以为有贼警。

看见狗做揖（狗以前足微离地少许，以振其精神，犹人之伸懒腰，俗谓之狗做揖），俗以为须遭横逆。

看见鸡上屋，俗以为有火灾。

看见鸡身带草，俗以为有客至。

看见灯火生花，俗以为有喜事。

看见出殡，赌博者以为有财气。

看见尼姑，赌博者以为蚀本不利。

梦见银钱，俗以为有口舌。

梦见长虫（即蛇也），俗以为有人暗算。

梦见杀人，俗以为大吉。若十二岁以内之小儿梦见，俗以为其将来必贵。

梦见穿孝服，俗以为有财气。

江　西

赣省育儿迷信谈

赣省风俗，每遇小孩初生，为父母者必有种种之迷信手续，如凑百家锁一事，尤为全赣之通行品。其法以白米七粒，红茶七叶，以红纸裹之，总计二、三百包，散给亲友。收回时须各备钱数百文或数十文不等，将集成之钱，购一银锁（正面镌“百家宝锁”，反面镌“长命富贵”），系于小孩颈上，即谓之百家锁，谓佩之可以保延寿命云云。凑百家锁一事，如上所云，固为其法之一种，而手续繁琐，更非亲友多者，难以办到（百家锁须百家钱，纵不然亦要有数十家）。故此外有一种凑百家锁最简便之法，其法维何？即任唤一乞丐，以一百余文，或二三百文，易其小钱百文，盖其系从百家讨得者。然后以之凑购银锁，或镀金锁，或纯金锁，佩于小孩腹前也。

凡稍有家资者，每产一孩，有所谓做三朝，做满月，做周岁。倘系男孩，除遍请亲友大嚼特嚼外，又必备书籍、珠算、刀剪等物，置之案上，令小孩自取一种。盖欲占其长大之志也。苟取得者为书，则家人必欢声雷动，以为该孩定能专心问学。其余珠算则为商，刀剪则为工。且在前清时，更加入朝珠一种。若小孩一取此物，家人尤为高兴，必大众贺曰：“某孩长大能做官。”于

是为父母者益喜形于色。此种陋俗，到处有之，抑可笑也。

小儿种痘，一经事竣，皆醵钱演戏，答谢神庥，至以南昌县属为最甚。至戏完之日，用纸扎轿马、人物、旗伞多件，送至河干焚烧，名曰娘娘送驾。附近男女观者甚众，几有举国若狂之概也。

疾病不求医治，唯祷之于菩萨，固然大谬也。然小孩有疾病，不但祷诸菩萨，且有求之乞妇者，则尤为荒谬。如挽乞妇拜干娘之举是也。盖误于迷信之说，不曰冲动关煞，即曰遇着生前父母，且均如法禳解。既之无效，最后乃挽一女丐，另嘱人抱小孩拜之。其亲生父母，口称“拜干娘，拜干娘，自今以后与干娘一样”，或曰“与讨饭的干娘一样”，连呼不已。乞妇亦高声以“贱头贱脑”四字答之。幸而该儿已愈，丐妇即以其丐得之饭，每日来喂儿一次，该家须给饭一二碗以为报酬，乞妇亦乐得为干娘焉。此风赣省到处皆有之，于此亦足见父母爱子之心，无所不至，不得以其迷信而笑之也。

临川之中秋节

中秋节之俗，如贺节食果、饮食赏月种种，各地皆然，无庸赘述。兹述其与他地不同而有奇趣者如下。

中秋夜，一般小孩于野外拾瓦片，堆成一圆塔形，且有多孔。黄昏时于明月下，置木柴塔中烧之。俟瓦片烧红，再泼以煤油，火上加油，霎时四野火红，照耀如昼。直至秋深，无人观看，始行泼息。是名烧瓦子灯。复有一俗，临睡时每人置一针于茶碗盖内，碗盖置庭中，翌晨察针受露水，必微生锈。如锈于针杪，即曰少年晦运；锈于针中，即云中年晦运；锈于针尾，即云

晚年不佳。习俗迷信，莫此为甚矣。

吉安婚俗奇谈

吉安婚俗，种种奇异举动，至足令人惊骇。兹详述如下，倘亦采风者所乐闻欤？

新娘乘舆诣乾宅时，无论夏冬，必穿棉袄一件。每当炎夏溽暑，热气避〔逼〕人，所乘之舆，四周闭塞，乡村交通不便，如有二三里之距离，经时颇久，舆中新娘既受闭塞之苦，益以棉袄之暖，汗流浃背，勉强忍受，其苦与囚禁者相去几希！其俗例必穿棉袄者，盖亦有故。向例当新娘入乾宅与新郎交拜祖宗天地后，新娘不得用自己之足行动，须其长辈如伯父、叔父之类抱负而行。当抱负而行之时，友人亲戚或邻舍，无论大小长幼，皆得任意以木棒击新娘之背臂等处。柔弱女子，谁能任此困苦者？于是无论冬夏，皆预穿棉袄以为抵御之用。问其婚姻乃人生喜事，何取乎击打？则以习俗相沿，莫敢更改云。

尤奇者，新娘于所穿棉袄之上，须加一破烂污浊之衣。此衣乃临时借诸打鼓吹之苦力，其污浊之甚者臭味薰蒸，令人不能忍耐。乃使如花如玉之新娘服之登舆，舆中空气既不流通，其臭味之难受，可不言而喻。为父母者当无不爱惜器重其所生之子女，独于嫁女之时，令服破烂所污之衣，形同乞妇，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问其何所取义，则以习俗相沿，庸众盲从，亦莫知其原因何在；但以风俗难违，亦不得不从众焉。

新娘登舆之前，家中长幼相抱哭泣痛号。欣荣喜乐之时，倏现凄惨悲悼之景，其现象无异属纩之期已至，就木之时将近，可谓奇矣。

吾国闹新房之恶俗，盖为至野蛮鄙劣之举动，然未闻如吉安之甚者。当闹新房之夜，无大小长幼之别，每呼一声，新娘即须向之下跪，受者可不回礼。闹新房者以此为乐，而新娘之腿苦矣。

以上所述，为新娘所受之苦，虽足深为浩叹，尚不及吉安乡人娶亲之男子受害之酷。盖一为嫁人而备受虐待，为时尚暂，一为娶妻而自陷终身，为时实长。其故安在？试详述之。吉安每一村中有一人娶妻，则当完婚之日，无论贫富，必备喜宴遍飨全村之人。全村之人，每遇此等吉日，无不携妻挈子，阖第趋娶妻或嫁女之家，坐待喜宴。一村人口稍大，其喜宴之资已觉浩大，非常人所能任，况此全村娶宴之时，例须连飨三日。苟为素封之家，固不甚足措意；然素封之家非可多得，而乡农村夫多因娶妻而负债綦重，于是有至终身勤劳，尚或弗能尽偿其债，而加其负担于其子若孙之身者。每村中人受此祸者十之八九，莫不痛心疾首，徒以风俗相沿，莫可如何。大抵因娶妻而举债，甚易蒇事。盖村民无不视娶妻为人生第一要事，苟遇有人娶妻而向亲戚朋友举债者，其亲戚朋友无论如何拮据，亦必集合二三十人分资贷之。其心中以为是乃慈善之事，初不知其适足使人终身陷入罗网，莫能摆脱也。为父母者，一见儿子仅逾成童，虽境遇窘苦，亦必筹谋借贷，亟亟为之迎妇，其债累之足使其爱子终身困苦，毫不计及。此例之兴，不知何自而始，习俗相仿，竟无人焉非之。闻往昔尚不仅娶妻之最初三日须设宴飨全村而已，于新婚之明年元宵日，尚须宴飨全村一次。有某村农民于新婚之第一元宵日，一钱不名，计无所出，竟卖其妻，以及所得之资，应此燃眉之急。自是之后，乡人亦大动其恻隐之心，新婚后第一元宵遍宴村人之例，乃尽除焉。然而新婚遍宴全村三日之俗，仍牢不可破也。噫！此种

恶俗，宁非咄咄怪事耶！

吉安之中元节

年届七月望，为中元节。是日居民无论贫富，咸备佳馔祀祖先，且焚化纸钱纸锭。锭之花样甚多，系用锡箔折成，而折锭忌孕妇，忌晚间。盖为孕妇折锭，焚化后鬼举之不动，无益于阴曹。洵奇话也！复有一种风俗，自七月朔至七月望，此半月内，富家咸延僧放焰口，诵经度鬼。放焰口之处，大率于路旁搭一高台，台上置神偶、锣鼓、丝竹及包子、水果等物。众僧或击锣鼓，或鸣丝竹，或诵经，喧闹一场，然后将包子水果向台下乱掷。一般迷信者争相拾取。据云妇人抢取包子一个，来年即可得子；小孩抢得包子，一生可不受惊吓。是殊可哂也！

安福民风琐记

安福古称安成，山县也，僻处赣省之西部，旧属吉安府治，今则隶于庐陵道焉。于历史上地理上均无甚表见。距吉安一百二十里。吉安旧称曰庐陵，与吉水同为吉安府首县。欧阳文忠、文信国之故里也。高临赣江，为江西富庶之区。距南昌四百八十余里。南昌，江西省会也，距九江三百余里。自九江卸长江轮船，水路附小火轮往南昌，可两日而达。若乘南浔铁路之火车，则一日之程也。南昌往吉安，曩日惟有民船，近亦有小火轮开驶者，计程亦只需两日，唯遇冬令赣江水浅，则难于驶行耳。

安福与吉安毗邻，水陆均可通。水则赣江之支流河浅滩多，需时日。行者多趣道于陆，雇一笋舆，崎岖蚕虫间，一日之程

耳。

安福既僻处山隅，交通隔绝，几如世外桃源，故民智暗陋，盲于时势，人生应有之智识，多缺而不备。间有一二由省会学校毕业归来者，庸中佼佼，大有不可一世之概。顾风俗极敦朴，大都布衣，鲜着绸绫，即婚丧宴庆，亦不过一领竹布衫而已。

居民多务耕种，兼及纺织，妇女亦多从事于田间，否则即居家治布，无一旷闲者。阖邑机声相闻，所谓吉安青布者（安福归属吉安府治，故云），为出产大宗，销行广东之南雄、佛山间。全城商铺三百余家，业布业者占三分之一，亦可觇其大概矣。其他特别出产，如橘子，如柚子，如樟树，如马，如猪。橘柚遍地皆是，柚子每枚钱十文，橘子每斤钱二十余文。樟树即制樟脑油者，出产甚富。马多矮小，材不及北省产。猪肥小，全身毛洁白，头及尾梢间黑色，耳小上耸，肉鲜美；其制火腿，不减浙江金华制。虎狼野兽，时有所猎，有扛至市中求售者，虎皮一床，索价七八元。

百物贱易，米每斤钱二十八、九文。中等之户，有织机两床，一家七八口即可度日，非江浙所能梦想到也。

教育之事非所闻，顾极重文人。科举时代苟能博得一领青衫者，即能厕身绅界，握地方政事权，为合县所崇仰。城内虽有小学一二所，办理善否，不可得闻，然每遇毕业，学生家必广开筵席，演戏娱宾，门首报帖高张。亦一怪现状也！

近城建筑物之巨者，为东山文塔及凤林桥。东山文塔为三国孙皓时物，在东门内，高十余层，尚未颓废。凤林桥在北关外，跨赣水之支流（忘其河名），计十三洞，上可横列马十余骑，为通萍乡之大道。

房屋矮小，类皆泥墙，内屋无窗牖，顶洞开方五六寸许，覆

于〔以〕明瓦。阴雨时须摸索行，有类牢狱。询之，则以暗黑能纳财对。

迷信之事，各处所不能免，若安福为尤甚。每日市上，必有木偶出巡，扛一小木椅，上座一红面如关壮缪，或白面如韦护，或黑面如赵公明者，立其上。三五人撞锣击鼓，随其后。日必数起，盖病者酬神也。或舍身某家司厨君座下，书纸数十，分贴各处壁隅。最溺信日者言，所谓地师者，供奉若尊长，一事之举动，必就其决吉凶。而婚丧建筑，尤郑重其事，择吉最苛严。

庙宇遍村市。僧道不剃发，有妻子，亦多经生意。为苏皖所未闻。

饮食多生冷，嗜韭蒜，起居不洁，案厨尘封，多不拭抹，晨兴间有不梳洗者。若漱口刷牙，诧为希有之事。

言语初至不谙，经久亦稍习之。其义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兹录于下。如何曰做债（按即沪上做债之转音），橘子曰柑子，洋钱曰花边，亦曰英光、龙光（即英洋龙洋），铜元曰毫子（按花边毫子为赣省通话），乳曰呆（按即奶之转音），先生曰老师，亦曰师老，鸡蛋曰剥之，饼曰苗，小曰细，儿曰基。

萍乡岁时之风俗

年节之风俗

阴历岁首拜年之事，大约各地皆同。然萍邑风俗，除拜年外，更有所谓赞土地者。如某家接得新客（婿初到岳家，谓之接新客），某人适逢寿旦，固无论矣。即无此二项事故，苟小康之家，平日稍喜玩笑者，即以赞土地为无谓之庆贺。其手续必先日具帖

报告当事者，谓“来晚土地恭贺新禧”（于新客则称恭贺新客，于寿旦则称庆祝千秋）云云。至次日黄昏后，锣鼓喧腾，爆竹声声，以一人假装线胡须，翻穿皮马褂，左手持杖，右手执扇，摇头摆尾，自赞曰：“土地神，土地神，土地原来天上人”，以及种种庆祝之语，不胜枚举。赞毕，然后酒肉征逐，兴尽而后返也。

端阳节之风俗

龙舟竞渡，角黍投江，相传为屈大夫蹈汨罗之纪念。习俗相沿，年年如是，即各地亦莫不然也。萍俗五月朔早，晨曦方出，一般小儿向母索钱，趋购麦包与角黍（俗名包子与粽子）。盖萍俗是日以面包与角黍为要品，售包子、粽子之斋铺，至五月朔方开市，且开笼之包粽较后出者为大，故小儿赶前往买。城内店户，乡村居民，亦复争先恐后，购之馈送亲友。自初一至初五日此数日中，阖境人极为忙碌。午节早晨，市面各铺休息，停止营业。是日售猪肉及鱼者，利市三倍，转瞬售罄。各家早膳时，将粽子、包子、腌蛋、大蒜各物置于桌上，合家大嚼。饮雄黄酒以解毒，悬菖蒲艾于门前，并于屋角遍洒雄黄，谓能驱邪。或有备三牲酒肴，入庙敬佛，爆竹声声，极为热闹。敬神还家，合家痛饮。午后长幼男女，咸著新衣，纷纷去观龙船。盖午饭后赛船之人咸集龙王庙，焚香燃烛，祭祷龙王后，披红巾于龙王首上，然后将龙首龙尾迎下小舟，龙首置于船镒[鹢]，龙尾置于船末。水手数十人，泼[拨]桨前进，船末掌舵一人，船首一人持小红旗二面。当二船比赛时，锣鼓大作，船首执旗者，大喊助威，发声极怪，舞旗不已。及至胜负即分，两岸观者亦大声欢呼。赛胜者上岸饮酒，饮毕复作二次之比赛，直至金乌西坠，尽欢而散。

重阳节之风俗

九月九日为重阳节，又称重九。是日原为桓景避难之日，而今人登高行乐，未免数典忘祖矣。萍俗是日阖境人家，咸备办酒肴，恣意饮嚼。膳后至南门外宝塔岭登高。此岭下系一长岬，高约二十余丈。下面植柑成林，登高者咸购柑，自山向岬中掷下。一般贫家小儿争来拾取，因之或起哄斗。掷柑者故意对拾者掷下，借以取乐。而此等贫儿贪此小利，冒死争夺。山下柑如雨下，击其首面，不知痛楚。往者曾有一儿为柑击中眼球，眇其一目；又闻有被柑击中要害，因之陨命者。夫亦大有怜矣！然则掷柑者花费金钱，为此无益之举，果何用意耶？盖俗传人有晦运，逢重阳掷柑，若掷中拾柑之人，晦运即可移至彼身。噫！此种心理，害人利己，其实徒然费钱肇祸，损人亦不能利己，诚愚之甚也！

萍乡婚嫁之恶习

迎接媒介之野蛮

新婚之家，必有媒介。当亲迎之日，为媒介者，峨其冠，华其服，高视阔步，大有唯我独尊之概。主人必先于其大门之外，设方桌一席，席置水果醇酒若干，择饮士二三立待于其前。俟媒介至，一声恭喜，强令痛饮，多者十余碗，少者一二碗，务必达其既醉之目的而后止。因是有吐者，有呕者，有嬉笑者，有怒骂者，种种怪状，相逼而来。然后任情驱使，迎接升堂，款以上宾之礼，为客中之重要人物矣。

调戏伴娘之野蛮

新婚之家，于未婚之前，必央求媒介，寄语女家，聘请伴娘一人或二人，择容貌清丽、歌曲工雅者充之，俟亲迎之日，肩舆而来。于是一般作客者，使酒纵情，任意调戏，甚至偷香苟合，无所不至。少则三五日，多者一二月，随婚家之贫富为转移。至亲好友，微论远近，一闻伴娘之美丽，必连翻〔翩〕而来。为伴娘者亦志在猎取金钱，乐为应酬，虽声名狼籍，亦所不惜。噫！婚姻本文明美事，而竟以此等最不规则之举动杂于其中，殊可哂也！

萍乡人之迷信

贸易之迷信

贸易之家，必有赵公（俗又谓之招财菩萨）。然赵公之来，必自亲友欢送之。亲友之欢送，又必自盗窃以得之。盖为非亲友之欢送，亲友非盗窃而来，则赵公无灵验，不能保障其发财也。欢送其手续，亦必先行具帖报告，于某日邀集其欢送者，华其服，峨其冠，以一人携赵公，附以爆竹声、锣鼓声（亦有不用锣鼓者），蜂拥而去，磕响头，赞土地，送呈贸易之家。然后猜拳饮酒，作一餐之哺啜，借以索相当之报酬耳。

疾病之迷信

此种迷信有二事，分述于下。

（一）打天斋。设有人偶受皮肤之病，如跌打损伤肿痛糜烂，

以及种种之凡关于外科者，经旬日不愈，即央请二三亲故、左右良朋，提筐背袋，嘻脸笑容，至各家请求米粒。多者一升，少者一碟、一瓯不等。此外线香若干，视贫富以分多寡，必充其欲望而后去。如是者多日，积而至米粒三四担以至十余担，如是以其半或三分之二磨成粉质，制作圆形物，向四面抛掷，附近之贫家儿童或穷措大，或乞丐，群来抢拾之，谓之抢天斋。抛掷既完，一哄而散，谓病者从此可庆再生矣。当抢拾之时，如精神疲倦者不敢致身人丛，则所得甚少，其数不满二五以上，必又存而抛弃之，谓得之反足以招病。呜呼！疾病在身，不务医药，而以打天斋为却病之方，可谓迷信极矣！

（二）打菩萨。设有人偶受风寒，发生种种病状，如呕吐也，头痛也，四肢畏寒也，遍体发热也，以及口中作呓语，面目带猩红色，经数日不愈，即于附近寺观中迎接杨四菩萨（俗又谓之杨四将军）一位，置之家堂之上。又敦请一道士，花其衣，纱其帽，口诵“齐东集”，时跪时拜，如是者半日。迨黄昏后，以壮有力者二人，肩负杨四，左右波折，任意播弄，口中作牛鸣，呼呼不已，此外杂以铜锣声，俨如道场。并携小水罐一个，徒步出门，至水畔枯树之处，道士对罐作法。当火光烛天之时，见凡有飞蛾蚁虫等来，即捕捉一二，置之罐中，谓为病者之魂魄。既毕，仍喧嚷返家，但相戒同去之人，不得回首后顾，谓后顾则魂魄来而复去云云。是之谓打菩萨。

萍乡人食物之习性

食物之习性，各地有殊。南喜肥鲜，北嗜生嚼，各得其适，亦不可强同也。兹述萍乡食品，以资参考焉。

（一）辣椒。辣椒之种类不一，有黄椒、青椒、朝天椒、灯笼椒诸类。春二、三月时下种，五六月间即可成熟。性极辣，食品中常用以调味，而在萍地则以之为日常必需之食品，常年四季，无日缺之，无论何种菜蔬，咸需和以辣椒。例如鱼一头重量一斤，而烹时至少和半斤辣椒，否则不能下箸。故萍地购椒至少几斤，其嗜椒如此！

（二）豆豉。豆豉有甜苦两种。制造之法，先用黑豆七石半，置小池中浸透，将水放出，用大木桶蒸之。每桶置三、四百斤，蒸熟后，布于篾席上，俟其半冷，贮篾盘中，闷于屋内。经七八日，即发长霉，于是将豆爬出，于河中洗净，积成一堆，盖以禾秆。俟其发热，然后用水酒百斤，砂盐五十斤，甘草、茴香各三斤，磨末和入豆内搅匀，贮大桶中，再盖以禾秆。经一星期，取出晒干，即成其所谓五香豆豉矣。其苦豆豉制法与上相仿，唯加青矾，去甘草、八角、甜酒三种。苦豆豉浸汁极浓，甜豆豉味较佳美。萍地专制豆豉者，有十余家之多，因萍人喜食辣椒，椒与豆豉有连带关系，不可缺一也。且无论何种菜肴，咸须和以豆豉，若煮豆腐，更非豆豉不为功矣。故豆豉销路畅旺，大可惊人，即汉口、北京等处亦至萍乡购办。盖其地销场既大，制法更精益求精也。

（三）豆腐。其方块者名曰硬豆腐，其水腐者名曰水豆腐，亦名豆腐花，又名豆腐浆。其盐水浸硬豆腐而成者名盐豆腐。萍人食豆腐更甚于食椒，限定早餐食水豆腐，午餐食硬豆腐，俨然赖豆腐以为生活矣。新年中三日，市间无处购豆腐，则先备足油炸豆腐，以为新年中三日之需。闻萍地人云，萍乡咸用煤炭，又嗜辣椒，借食豆腐，亦可祛解热毒，以资调剂。言之尚为近理也。

（四）茶叶。我国各地之人皆喜欢饮茶，不独萍地为然，似不

必赘叙。然萍人饮茶，与他地不同。其敬客皆进以新泡之茶，饮毕，复并茶叶嚼食。苦力人食茶更甚，用大碗泡茶，每次用茶叶半两，饮时并叶吞食下咽。此种饮茶习惯，恐他地未之有也。

萍乡之俗语

入境问俗，方言为先。兹将萍乡俗语，就所知录出，亦风俗之端也。

你曰悻，我曰憾，你们曰悻里，我们曰憾里，詈人痴呆曰么气，倒运曰背时，说话是曰铁定，非曰不定，言言曰打野话，又曰扯白，跑曰打飞脚，饮酒曰吃长面，此处曰个里，彼处曰冷里，现在曰该刻仔，如何曰约弟仔，闻人呼唤问以何事曰做榨咧，佣妇曰大嫂，妇人及妻皆曰婆娘，小孩曰乃仔，呼儿曰崽子，父曰爷老子，母曰娘老子，姊曰姊老子，妹曰妹老子，睡曰困窖，今日曰加不，夜晚曰夜不，称人能干曰脚色，詈人无用曰该死，阔绰曰摆脸，流氓曰打流鬼，许久曰蛮久，小曰细，物断曰橐，污秽曰雷堆，奇异曰古里古怪，最好曰刮刮叫，刀利曰飞快，蛋曰架假，茄子曰子瓜，墨鱼曰默鱼，荸荠曰慈姑子，铜元曰毫子，银元曰花边。

德安杨泗菩萨晒袍之风俗

德安于阴历六月六日，俗传为杨泗菩萨之诞辰。杨泗菩萨是日必须晒袍。家家户户之妇女及儿童，皆着新衣新裳迎接杨泗菩萨，须恭恭敬敬，不敢说一句笑谈；如敢有说笑谈，谓菩萨必将降灾于其人之身。并将杨泗菩萨由此屋迎进到彼屋，名曰过案。

所供之物，为麦制之发粑，及细茶、猪肉。供过以后，便将物品分给儿童，云食之菩萨必保佑其身体强健。倘是日天雨，大家必云：五月十三日杨泗菩萨既未拿雨水给关爷磨刀，所以今日关爷亦不拿太阳给杨泗菩萨晒袍也。

福　建

闽俗琐记

闽省婚嫁之礼极繁。嫁女子之于结婚前一夕，扶女拜于祖先之前，毕则坐于厅事，择一有福之人为之梳髻，谓之试装。斯时女必哭，有真者，有伪者，亦各视其情而已。翌日登舆，舆行后，新人之兄或弟袖中笼箸一把，由大门而入，置于箱中，谓之留福，盖恐新人带福于男家也。新郎先于早间至女家迎亲，女之兄弟多以计戏弄之。及花舆进门，置厅事上，约半小时，始扶新人降舆。盖恐性躁，有意为之，欲使之温柔耳。丧葬之礼，则更繁杂。人死之日，凡来吊者则哭之，死者子孙亦哭，否则不祥。至入殓之时，则以面含于死者之口，谓之吃面。于是置棺于后厅，日必供饭，事之如生。必三年后，始择地而葬，甚至有数十年而不葬者，意谓不忍其亲之死也。及葬后，回主三日，灯笼之上必书吉祥语，如“百子千孙”之类。夜则宴会，亲友戚辈，均来道贺，盖谓此后永无不祥之事也。每逢新年，则有多数船妇携篮往各家唱歌，其家予以年糕，妇乃归而煮食之，谓此一年中可免患难也。正月二十九日，闽人多煮糖粥，杂以红枣、荸荠、芝麻之类，谓之后九粥。凡已嫁之女，必馈之母家。盖因古有一妇坐狱，其女以芝麻之类杂于粥中以奉其母，于是闽省遂为风俗，

岁必为之。

闽省岁时风俗记

乞巧节之俗

阴历七月七日为乞巧节。福建俗例，是日陈瓜于庭以乞巧。其普通者，为蚕豆、苹果、藕、菱、黄皮果五种。其乞巧用蚕豆，亦不知用意何在。食时，或以猛火和砂炒之，名曰炒蚕豆；或以水和五香煮之，名曰五香豆。其中苹果、藕、菱、黄皮果诸物，亦无甚取意，特应时赏新耳。乞巧时供牛女二星，供毕，将果品分给儿童，儿童取之亦互相贻赠，谓之结缘。俗云乞巧曰结缘，此后即不致有兄弟阋墙之斗。是诚奇谈矣。

冬至节之俗

冬至节时，福建有搓丸之俗。前数日，用糯米磨粉，置日中晒之，俟冬至前晚，备烛一盒，橘十枚，橘上各插一纸花，箸一双，蒜二株，陈列盘中置桌上。然后将糯米粉（俗呼为粿）用开水调成糊，合家老幼，用粿制成银锭、银元、荸荠等形。当初作时，必先搓小丸，俗称搓丸。冬至早晨，将所制糯米食品，用红糖拌匀，祀神祭祖后，合家分食。考此风之由来，盖往时有一樵者，至山樵采，失足坠涧中。涧极深，无人援救，不能出险，且深山路绝人稀，樵者呼救，力竭声嘶，亦无援之者。樵者居涧中，食黄精姜得免饿毙。历十余年，遍体生毛，身轻能飞，于是高飞出涧还家。性状全变，家人呼之不应。乃用糯米粉和水成丸，与樵者食。樵者以为黄精姜，食之，渐还本性，家人因以团聚。而

自此相沿成习，遂有搓丸之风矣。此种奇谈，殊怪也。

闽人佞鬼风俗记

中国人迷信鬼神，崇拜偶像，各地皆有此风，不足为奇。惟闽人佞鬼，想入非非，有出寻常意料之外者，其种种动作，皆足令人绝倒。兹分述如下，以供采风问俗者之参考。

闽人最尚阶级。平民与绅士，其门第身分之相差，不可以道里计。因之闽中神道阶级之俨，亦足为各省冠。每年七、八月间赛会，凡高级之神道其出也必以舆，中级以下，皆步行于街路之中。神道能步行，可谓奇绝！

神道位分愈大，则其象愈小，其位分小者，则神象愈大。高级之神象，其构造与他省无异。中级以下必须步行之大象，皆以轻木雕成，只有上身而无下部，躯轻中空。当赛会时，将此半截神象套于人身（此等人名为神脚，此人非但代神行步，有时且代表神道发言），衣以长袍，于其胸部开一圆洞，名曰大窗，俾腹中人可以瞩视外物。当神之出巡也，最先为十番鼓乐，继之以台阁、彩亭、花担（满担皆鲜花，其香沁鼻）、茶担、卫队、掌敕印令箭之书吏，殿之以晃晃荡荡、高视阔步之神道（有时前驺掌敕印令箭之书吏，反得坐二人肩舆），游行街衢中，另有一种威猛之气概。

闽神位分最大者若武圣庙之五公、瘟部尚书、郭圣王、三仙姑、齐天大圣、东岳帝、炳灵王、包孝肃、省城隍。一切等神，皆有坐轿之资格。其位分之至卑至贱者，莫如长爷、矮爷，盖即黑、白无常鬼也，其身分与皂隶相等。每逢赛会时，横街直闯，皆长爷矮爷也。盖每庙皆有一长爷、矮爷，故此辈发现于街路中者为最多。而闽人谄事长爷、矮爷较他神为尤长。长爷长约九

尺至一丈，矮爷头大如巨箩，身不满三尺。凡矮爷之神脚，以七八岁之小孩充之。此等小孩，本极顽皮，一经套上神象，遂至无所不为。矮爷形貌狰狞，其目与手与舌，皆有机捩，可以活动。其目能左右盼视，其舌能自由伸缩，其手亦能伸屈上下，有时径摸小儿之头，或拊行人之背，往往有被惊而成疾者。且矮爷游行道上，最无规则，或前后跳跃，或追逐途人，盖神道中之蟊贼也。闽人生子，往往拜长爷为干爷。有时长爷之后，跟随无数之小长爷，其衣冠亦与长爷无异，皆其干儿也。惟矮爷则无之。

闽省赛会，无一定之机关。当七八月间，城乡各集，皆奉神出巡，有时途中神与神相遇，有一定之仪注及问答之信语。神不能自言，以香头代言之。香头戴羽缨之凉帽，衣葛纱或夏布之开启袍，束以扣带，追随舆神之旁。当神道相见时，香头不啻神道之代表也。譬如省城隍途遇瘟部尚书，则城隍之舆停于路旁，尚书则停舆于路之中央。于是此城隍之香头代表本神，趋前行三叩礼，仍跪启云："卑神不知圣驾到此，接驾来迟，罪该万死。要求殿下恕罪，并赐教训。"斯时瘟部尚书之香头挺胸凸肚而言曰："免罪。今日本爵出巡，到贵城隍辖境之内，家家户户，信奉神圣，一路之上，祥光拥护，疫气毫无，所以散疫小鬼，早已逃避外国，足见贵城隍办事认真，可喜可嘉！本爵明日面奏玉皇，还要保奏一本。"城隍香头跪云："谢殿下栽培。"瘟部尚书之香头云："这是本爵应分之事，不消谢得。此后务须益加勉力，不负玉皇万岁为要。去罢！"有时途遇步行之中级神道，则中级神先在路旁站班，及接近神舆，则屈一膝请安。斯时贵神教训之词益加严厉，彼步行之小神只能"是是是"答应而已。有时东岳之太子炳灵王或武圣五公之太子出巡，遇见贵神，则口口声声称呼"老伯"，执子侄之礼甚恭。此等发噱之事，笔不胜书。香头代神发言，操不规则之官

话，尤为可笑。且香头竟能借神权发行威力。有甲乙二人，甲为贵神之香头，乙为长爷之神脚，此二人素有仇隙，猝然遇于途中。甲问："尔游行街道，曾否遇见疫鬼？"乙答："殿下圣驾出来，他们岂能出现？早已远逃到外国去了。"甲问："尔游行路过何处道路？"乙答"某处某处"。甲云："尔这小小鬼役，胆敢胡说八道！本爵适从某处经过，见有五个疫鬼，乃是有名余家五兄弟，最为厉害。本爵当用乾坤如意袋，将五鬼装入袋中。你既从某处来，何以不见五鬼？你在本爵面前尚敢说谎！来！将他用铁练锁起来，带回殿中听候审办"云云。嗣闻此代表长爷之某乙竟被棍责四十。当受责时，身上仍套长爷之神壳，抑何可笑！又有福州知府张某，途遇长爷，直冲前驺。张即命亲勇将长爷拖翻，褫裈笞臀四百。笞毕，谓之曰："你是阴府神班，我是阳间太守，阴阳虽隔，名分则一，不打何待！"闽人亦无如何也。闽人信鬼而畏官，久而久之，将两种心理合而为一，于是呼庙宇之木偶，皆施以官场之制度，致有此特别之怪现状。奇乎不奇！

闽中神道，讲究应酬。有时北涧之武圣五公，晋[进]城拜谒双门楼之武圣。而双门楼之武圣五公，于客神回乡之时，必亲送至城外，名曰送行。对于西涧、芝涧皆然。当拜客及送行时，皆用全部仪仗，十番鼓乐，台阁杂剧。又雇城外南台之白面（即土妓），扮出戏中角色，骑马唱曲，举国若狂，糜费无数。盖城集与乡集竞胜争奇，虽牺牲无量之金钱，亦所不惜。至两神会话之时，各由香头自由发言，或仿官场㧑谦之口气，或仿滑头吹牛之声调，往来问答，有延长至三四小时者。武圣五公者，杨灵公、显灵公、振灵公、咸灵公、宣灵公是也。其象皆畜首人身，有猪首者，牛首者，马首者，狼首者，犬首者，光怪陆离，无奇不有，盖淫祀中之最奇者。

溥度亦名普度，每岁七月中元，无论城乡各集，必举行一次。其经费则沿门募集，虽至贫者，亦必想尽方法，筹款以应命。其经理之会首，有因以为利者。谚曰："普度不出钱，瘟病在眼前。普度不出力，矮爷要来接。"当举行普度时，搭一极大之彩台，台中列桌无数，陈设古董玲珑及种种希奇之物。虽碗箸灯炉，亦必搜求古物之有价值者，其他可知矣。本集神道高坐其上，长爷、矮爷偶坐于下。于是僧尼念经，道流礼忏，钟鼓鞺鞳，震耳欲聋。又有浮浪子弟，吹弹丝竹，搏拊金鼓。有一种异样之乐器，如鼓而长，四周绑以极细之革丝，以手拊之，其声沉雄而悲凉，名曰"狼丈"，盖言其声如狼之嗥也。邻近男妇，携其子女，尽室来观。闹热之情形，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普度七日，乃举行出海之典。

出海一事，较普度尤为重要。以杉板制一船壳，糊以彩纸。船中陈设极伙，综言之，凡人世应用之物，无不备具。唯其物皆雏形之模型，若三寸之火腿，一寸之猪头，酒坛如鼻烟之壶，烟盘如火柴之齿，宁式之床大如翠鸟之笼，沐浴之盆大如印色之盒，种种物器，无不精巧而可爱。又有纸制男女仆婢二十余人，各司其事。有一婢一仆，专司鸦片烟者，一以通条刺烟枪之管，一以挖子爬烟斗之灰，其形状栩栩欲活，阅之令人绝倒。此船身长约二丈四尺，宽约四尺二寸，有帆有舵，有篷有锚。董其事者，预泊船于台中州之大桥下。同时坛董取木桶二，置于身前，顶礼膜拜，至无量数。金鼓杂奏，僧道各念其经咒，遂取猪血、狗血、鸡血、牛血等血暨腐败之肠、臭秽之布，种种恶物，杂投其中。然后以神道签字之印条封贴桶盖，必严必密。彼谓神道用乾坤袋拘捕之疫鬼皆收容于桶中，故其郑重如此。至于出海时，鼓乐前导，长爷、矮爷步行以从，列炬数十，照耀于前。挑桶者必用精

壮之少年，绝迹飞行，速如驿马。道中如有人触着此桶者，此人必死于疫。故出海时，行人远观，无有一人敢逼近而观者。既至天桥下，则置桶于船，时潮方涨足欲退，乃解缆令其随潮出海而去。

闽中花会，无处不有，因而鬼卜之风亦盛。花会有三十六门，每门有一名字，每一名目皆有一鬼。如明珠为女缢鬼，必得为男缢鬼之类，土人皆熟知之。凡打花会者，往往于丛冢之中，露宿达旦，是晚所得梦兆与何种鬼相符者，即以孤注博之，必可获中。得中以后，则以酒食祭之。洪山桥附近有官山，丛墓如麻。有一孩尸为野犬所啮，仅余头臂，有一人即以香烛祭祷，用锦被裹之家中，默数由山至家之步数，用三十六之数乘之，余数若干，即打花会第几门，居然获中。南校场行刑时，有人持秤而待。钢刀既下，人头落地，此人赶紧捧其首级，用秤秤之，约若干斤，即打花会第几门。此等举动，无奇不有，而皆谓之鬼卜。有验有不验，其验者则迷信益深，不验者则自怨其诚心之未至。总之花会一日不绝，鬼卜之风亦一日不除也。

闽省上府各县往往有奇案。旅客独行山路，辄为人锯其手，或锯其腿，或挖其心与目，或割其阴，尸血模糊，极为可惨。亦有获犯到案者，问其命意，则以塑血象对。彼谓割活人之肢体，以之塑造神象，灵异非常。此等人以卖鬼卜为业，挑一香担，担上有极小之神龛，游行各村。凡打花会者，闻香担至，必就神前问卜，以定宗旨。每卜一次，得钱十余文。挑神象以营业，可谓商业中最奇者。而担中有血象者，则营业异常发达，然百不得一二也。血象亦有供诸室中者，闽人家家有神象，多或二十余尊，少亦七八尊，皆供于厅堂。

闽人每有疾病，必以打獞为最要之事。打獞者，谓之獞子，

赤身红裤，同来有一人，状似道人，以手捻诀，向獞子做种种怪状，口中念念有词。俄则獞子自摇其头，愈摇愈疾，辫发皆散，披乱如卷。俄而獞子大声疾呼，不知做何语，滚地作斤斗无数，或跳跃如猿，或伏如狗。此道士以法禁制之，使勿再发狂，然后置香案于前。病家子弟眷属，皆跪求施救病人。此獞子自表其附身神道之尊号，大抵非二郎神杨戬，即齐天大圣孙悟空之类。然后以不规则之官话，向病家问讯，如呓语，不可尽解。道士进剃刀一把，獞子以刀自劙其舌，以舌血画符数十张，又取极旺之香火嚼之，口鼻皆冒烟缕缕然，不知有何术也。事毕，道士焚符退神。獞子即醒，自言一切都不知晓，舌上割处，亦无痛楚。此等作伪之人，似亦稍有邪术也。按打獞之用甚广，凡打花会者，亦常打獞，以代鬼卜。又秋间赛神时，神舆之前，亦有赤身步行，以钢钻贯其两颐，血液模糊，口中流涎，垂至三尺，或一人，或数人，皆獞子也。

闽侯之拍喜俗

闽侯西门外某乡，风俗鄙陋。其最足令人喷饭者，则乡民娶妇，至次年正月十五，亲邻持竹杖觅新妇打之，谓之“拍喜”。随拍随问曰:“新娘有喜未?”应曰“有”,则挟竹再往他家。设畏羞或倔强不答，则连打连问以逼之，必使答应而后已。妇呼号痛苦，至于身无完肤不恤也。如未经受胎，则后此届期，仍不能免，生子后方脱此厄。故每当元宵节，举乡奔走若狂，竹枝纵横，与火把灯球相挤。新娘拘于例，是日不能避回母家。天甫黎明，问喜之人即鱼贯而至。妇仓皇闪避，如鼠投穴，间有躲入米瓮中者，亦可谓谑而虐矣。顾人心狡诈，种种机械，因此以生，冤冤相报

者有之，借此调笑者有之。亦有妇不能忍，与客相打者。曩有某妇，拘执不答，竹下如雨，妇痛难禁，逃入庙中。客追入窘之，妇羞忿无所泄，竟自经死也。

漳州女子之杖林

福建漳州，女子皆小足，必倚杖而行。凡遇庆吊之事，女子偕往，每人皆持一杖，相聚成林。盖初时民俗，淫奔者众，朱文公守漳时，立法命之缠足极小，使不良于行，借革其浇俗，故成为今日之现象也。

宁化民风略记

宁化县属福建汀漳道，连墟连壤，可田可沼，宜稼宜麻，力本自赡，富即不及二万，而带索炊尘者稀矣；庶不及四万，而袂云汗雨，亦几几似之。闾井边幅自好，矜蹈自充，杯酒贰疑，动相进责。士子硁守故闻，吝于权变，至雕虫鞶帨，比挈尺寸，篱壁各封，径绝天海；虽释屦临民者，未忘此习也。大约遇事激发，如风横涛涌，久久刁调寂湍，涨落无力持昼夜。往承平时，白下、阊门之贾，岁再往还。里巷衣冠，必曰京式，器御酒果，非吴产不珍。富翁累铢扃箧、悭吝曰俭者有之，而呼卢调笑、泥沙一掷者，亦踵相接也。岁有十二辰，而迎神之会有五。若夫喜斗终讼，肤受求伸，婚媾唯财，不遴坦腹。至于贺元张灯，饮社上冢，悬蒲竞渡，乞巧赏月，登高守岁，四月八日浴佛，中元祀先诸俗，率同闽中，亦不异海内，无庸琐书也。

永定农家之乡俗

永定乡中，年至七月，有食新禾之俗。是时早稻登场，村中有人选择日期，布告通衢，略谓"吾辈农人，备历艰苦，新禾登场，理应尝新，酬神酬愿，及时行乐"云云。自布告后，乡人纷纷赴市，购办食物，煮肉杀鸡，以博大嚼。俗有云："新禾一餐不满足，死也不瞑目。"此种举动，殊可笑也。

永定之方言

你曰悻，我曰艾，他曰渠，你们曰悻大家，我们曰艾大家，他们曰渠大家，詈人痴呆曰死货，倒运曰摸时，是曰契，非曰无契，打官司曰做是非，谎言曰讲仙话，此处曰这仔，彼处曰甲仔，无曰谟，如何曰浪得仔，闻人呼唤问以何事曰做吗咧，佣工曰长年，妇人曰妇娘子，夫曰老公，妻曰老婆，男孩曰大细子，女孩曰大细妹子，呼儿曰团，又曰大细，父曰阿伯，母曰阿姆，祖曰阿爹，祖母曰阿姐，外祖曰公爹，外祖母曰外姐，兄曰阿哥，弟曰老兑，姊曰阿姊，妹曰老妹，昨日曰差不，晚上曰夜不，称人能干曰脚色，詈人无用曰不中用，小曰细，流氓曰打流鬼，最好曰妙妙，又曰顶刮刮，蛋曰春，茄子曰球，铜元曰镭仔，银角曰毫仔，银洋曰花边。

建阳之赌风

建阳僻处万山中，风气闭塞，教育不兴，土著十户中有八户

有祭田，每一家最疏，轮值者摊年计谷，亦有五百斤，足资一人之食。因有此病，故人民多坐食，乡民耕者十分之三，半耕者十分之四，余皆坐食之游民耳。妇女无事职业。赌风甚炽，城内二千五百户，终日有四十桌雀牌，即此可见乡间终日有赌，习为故常。业赌博者都万余人，现在妇人赌博至有不能罢者，竟以设庄抽头为生，男子倚以为活，而竟相排设者。廉耻且从此丧尽矣！有长民之责者，何弗加以禁止耶！

邵武风俗记

邵武人性犷直，治生勤俭，唯鸦片流毒，染者迨遍，有终日辛劳只供一时之呼吸者。居民日趋于贫困，岂非以此故乎？

居民迷信未除，信鬼好祠，谣诼纷纭，时多不根之谈。晚近民间风俗日替，夫死再嫁，视为固然。甚有一而再，再而三者（有坐产招夫者，人名其男为白鼻头）。夫可转卖其妻，妻亦可自赎其身。此等陋俗，为民上者宜禁革之也。

湖　北

武昌东乡乡里制度

武昌居鄂省东南，为本省首邑，因地势而分东南北三乡。东乡分二里，曰保安，曰永丰。里以下有村正、族正，族支出为房长。族正、房长，协助村正者也。同宗者虽远家千里，族正皆有管理之责。任其事者年有更代。民有争执之事，先经本系族正、房长暨村正与村之贤德者平之；不果，巨绅里保再平之，而后上达。苟直接官府，必罚不赦，理曲者则议罚于宗祠云。

武昌之民情

乡民率以农为业，工、商、渔、猎次之。勤苦俭约，妇女尤甚，以纺织致富者所在多有。男子喜争哄，酷嗜斗牛，虽三尺童子亦习之，往往以细故酿成巨案，官吏弗能禁也。斗牛者，锐牛角，培牛力，而遍身浴血不休。不博彩，不偿伤，惟胜者矜荣一乡，负者另图洗辱。妇女力巨者能举三爪水车；爪者，车头轮齿也，俗以爪多寡辨车大小。力薄者任炊爨、耕溉、插秧、刈禾、采棉、耘耨等事。水中耕作，以缠足故，必著水履。妇女皆擅纺织，善储蓄，尤精刺绣。亦有业丝为商者。暇时男喜角力、击

毽、拍球等事，制毽以古式靴钉，扎以羽毛，削木成板击之，以远近计胜负。球团絮而成，绕之以线。女则嗜踢毽、红绳、剪彩等戏，字纹变幻，精心巧虑，亦绝技也。

武昌之佞祀

本地风俗颇笃神道，寺观林立，村必建土地祠，且及他神。即家畜失踪亦祷土地，贿以三牲挂红。病辄神医，谓之降神，附体者曰祃角。最怪者，虽素不知医、目不识丁之人，神若附之，即言吐成章，医理纯熟，剧药良方，源源而来，似非庸医。酬神者立匾挂红，金象修社，紫冠、彩衣、旗伞、执事，无不尽心竭力。年丰演戏，年稍荒亦不废。有庙则年必戏，往往因夺戏酿剧争，夺得者旷野营高台，属村筹戏台款。是时也，昼夜连奏，商贩蝇集，男女蚁附，赌徒及斗牛者亦乘时而兴。又所谓花鼓戏者，状甚猥亵，秋夏之间，夜必有之。虽无斗牛戏，而赌风颇炽，官绅莫之禁也。

武昌之嫁娶

礼娶之事异他乡者数端。男当吉辰，偕媒出发，谓之迎亲。坐女轿返，先坐床席而后礼神，盖先占祥也。女轿入门，必倩儒道礼车马神，读车马文，即祝词也。次日拜亲，三日礼灶，四日后拜邻居族人。女俟男轿去，衣男家衣，先数日不多食，立斗礼神，自首散著四周，合家痛哭，毡地入轿，一别亲族，不履斯土也。时男俟女出，回轿礼拜，谓之谢亲。女于九日一返母家，曰回九天；偕婿曰双回门。后复回，则长居一月，曰住满月。月中

备育儿之事，去时馈送甚丰。育儿后首次回母家，谓之讨宝。儿女初往戚家，谓之新上门，遗衣食礼物亦丰。年酒必于东方将白时缓缓食之，取愈食愈明之兆。

武昌之岁时

正月初四曰新婿贺年期。岳家宴客，莫奢于此。妻之嫂弟，往往于食中作种种恶剧，一如迎亲时。

正月十三至十五为龙灯期，俗谓之弄龙。龙竹制，糊以彩纸，连多数竹环成身，身内有灯座，下有柄，人持柄而弄。昼则身披彩衣，夜则具灯火，鼓乐随之。按户循行，户必奉香礼之。年中生儿者必挂红于角，供以三牲，求子者往往许旗炮。弄龙之人遇富户必盘绕多时，以耗鞭炮，富者亦以是奖励之。弄首者非有臂力莫能任。龙长十余节至数十节不等，节约三尺至五六尺。又所谓换酒者，即两村之龙互相请宴也。龙往则全村男子无论老幼皆随之，故往往一日数食。十五日为火龙期，烧其首尾，留身衣以待明年。是夕会全乡龙于庙，争先恐后，持械以卫，结党以攻，往往酿命案。观者之多，千百倍于演戏，为一岁中最盛之日。

二月二日为土地会。鼓乐喧天以迎土地，家家必礼之，宴会一堂。宴罢继之以博，尽欢而散。会费公派。

五月五日端阳节，有竞舟之戏，以吊屈原也。每户皆于门前插蒲艾，小儿涂雄黄，男女皆饮雄黄酒。

七月七日为七巧，俗谓吃星。是日户无大小，必纯肉食。为塾师者，生家亦遗以肉。谓有见天门开者，神降求必应，唯不逾三事。谬妄甚矣！

八月十五中秋节，一切与各地同，兹不赘。

武昌乞丐之恶俗

乞丐者流，霸道强横，非洞其道者莫治；然亦有道也。大小红白事，必为彼等设席，少不遂意，辄倾席毁具，碎碟破碗，必主家道歉，另为设席乃已。嫁娶育儿之家尤甚，然亦视其家之境遇，贫者不往也。来时燃二五鞭一挂，小鞭也。一丐道吉祥，余皆和之。席中出酬金，谦辞遣去，偿鞭钱也，实数百倍于鞭值。丧家非作吊宴客不临，至一随主人意，不争也。彼等不常盗，若遭丧事，共来畀椋，虽有至要事莫敢辞。唯须丧族跪而礼之，一饭即去，不受酬也。

武昌之商情

武昌地居温带，土质腴沃，出产以米为大宗，豆麦次之。楚贡之茅，载之史传，无地无之。樵之作薪，岁不下万万金。药材烟叶，亦颇丰富。洪山之红苔菜，名闻各地。各湖鱼产年数万金。樊口之鳊，肉嫩味美，尤为著名。藕则各地有之，以巴湖为佳。桨富而味甜。各地油坊产额颇富，麻油、菜油、棉油、豆油为最，油饼多运销外洋。蚕桑业亦甚，养蚕者多系妇女。林木亦富，砖瓦窑皆仿古法，陶器亦然，所产足供一方用。工艺品有丝线作坊，包头机坊颇称发达，获利甚丰。所制生丝线，倍于夏口线行，练之转售。所谓青水包头者，即机坊所出也。

黄陂风俗志

黄陂为《禹贡》荆州地；春秋黄国，旋为楚并，夷为西陵。明属黄州府，清初改隶汉阳府，此鄂谚称为“黄剥皮”也，谓黄州府剥去黄陂而隶汉阳耳。邑西北为山乡，东南为泽国。农朴士滑，重科第，严贵贱，男子务农，女子纺织。十年以前，无甚极贫者，近者年荒谷贵，洋纱洋布盛行，夺妇女生计，则非当日景象矣。无论茅檐编户，农暇必闻弦诵，父课其子，兄教其弟，然皆八股耳。亦非为求官计，有子弟能作文，即可附入士流，为门户光。所以某词林为冶工，某太史为牧竖，皆实事也。然邑人以王、周、胡、徐为旧世家，若金若萧者，均科第望族，为邑人崇信者。若涂、蔡、黎、蓝、江、龚等姓，亦代有兴者。此外古姓有鄢氏、谌氏，散姓有六十余姓，皆量其家世互相婚媾耳。

邑名黄陂者，陂为水乡之称，其实山水各半，唯黄字则知古人命名之义独确耳。其水土极黄，无论何种人，至黄陂住一月以后者，不但其皮肤黄，凡能受色者无不黄也。

邑南乡为泽国，有湖曰油湖，与武湖通。水阔时，种菜种麦。清明时节，黄花匝地，一望青葱，致足乐也。湖内有秋湖冢，六、七月湖水盛时产银鱼，其味逊于天津，美过巢湖。邑内港汊分歧，惜秋末即涸耳。东达汉口，西抵县治，沿油湖之民，多以操舟为业，流寓江皖间。油湖左行曰陂上。陂上之民多务农，其间萧、王二族，又以书香显。由湖入港而西，曰县河，曰滝成港河，东曰许家桥河、柁嘴河，其余小汊不及计也。由许家桥北行，渐入山乡，其间水寨周、段家岗，皆聚族而居，称世家焉。再西北行，有地曰令古，一曰经古，则世外桃源也。万山丛中，

羊肠一线，入其境，忽然开朗，纵横三十余里，别有天地。远代无征，近世如闯、献之乱，红羊之劫，皆未预焉。辛亥之役，邑人纷纷向其迁避。其俗不甚与外通姻娅，无老少皆务农，淳朴多礼，仇视衙役，农毕赴柜纳粮，与外人亦无争。言语又是一种音韵，其俗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春二、三月，野花如绣，其民似羲皇上人，游其境不啻神仙也。若询其邑之某氏富，某氏贵，彼瞠目不知所谓。若曰"若家牛肥，力足善耕，若家狗瘦，难期守夜"，彼则欣欣然乐道焉。

黄陂人称母曰二。询其旧族知礼者，亦数典忘祖也。或曰：天一地二，乾一坤二，父为乾，母为坤，天为一，地为二。然又不称父为一也，与满人称父为亚妈同一不可解耳。习俗重视女婿，荫庇外甥。女嫁后尚有主持娘家家政者，此陋俗以东乡胡氏为最，上下不为非也。女子皆缠足，四寸以外者即为陋，近日此风少息，然世族外仍缠焉。邑人性情，自卫心甚厚，公德心甚弱。其西北乡人多忍耐性，东南乡人多浮躁性。其人物清时继王司马而起者，姚中丞、周制军耳。民国肇兴，尤有盛焉。虽然，啸傲烟霞，仍有人在也。地方自治，能力甚大，各姓有各姓之宗祠，各社会有各社会之董事，不安分之人，由祠逐出，知照社绅，即可处以活埋之刑，故乡里无敢为非者。黄陂四乡无地保，皆董事也。董事奉到县令之日，则必开贺。以炫吓乡人，故其社得一恺悌君子，四邻受福，得一威福小人，受害不浅。因董事皆贡监选充，不比地保可以随时笞责也。儿童入塾读书，学诗敦礼，虽牧竖亦彬彬也。散学后，亦作琢梭、踢球等戏，父兄严禁之。其制法，实以发，包以棉，绕以纱，一掷跳起五尺余，捷者一气能击数百也。读书仍崇经学，重气节，慨然诺。迩者禁私塾，改学堂，学堂不能遍设，私塾又不敢公开，所谓教育普及不及耳。

丧礼，亲年至五十后，必先预备寿方寿衣。临殁日，诗礼之家，举行家祭，寻常之家，则用道家设斋坛。三日至七日不等，锣鼓震地，酒肉薰天，至除服亦如之。

婚礼，分迎亲、求亲两种。求亲婿偕媒同至女宅，女宅闭门，请知宾立于户左右迎婿。婿下舆，鼓乐齐作，佐以炮仗，烟雾迷漫。迟之又久，女宅启门纳婿，婿逢门必行跪叩礼，所谓门下子婿是也。至厅婿行谒岳礼，铺以红毡，毡下必实以三角磁瓦等类以戏之；岳虽不欲，诸姑伯叔不从焉。拜已升座，进三元汤，取八股时连中三元之意。其三元，鱼圆、肉圆、汤圆焉。必重油汤圆，心必重糖，使难于下咽且取笑焉。食已，新娘上舆，婿向彩舆躬身而置封条。到男宅，婿先出舆行回銮礼，然后进宅交拜。闹房则雅俗不同，亦看其人之境遇，家世如何耳。三日后，新娘入厨，循古礼也。

县无他产，萝卜为天下第一，生息蕃衍，每至隆冬，芬芳扑鼻，其心逾坚。富家和五味贡人，贫者赖以资生。邑人薄参苓而重萝卜焉。

黄陂儿童初生之时，即有媒人前来说媒。如双方面满意，便请媒人饮筵，名曰呷准酒，以表示允许之意。于是就日者择一吉日，排起筵席。席毕，将男女生辰书于庚帖之上，彼此各执一纸，以为证据。至结婚之前一二年，男家每逢时节，必须送妆饰品及鱼肉等至女家，名曰送礼节。迨男女年龄至二十五、六岁之时，始择期迎娶。娶之日，男家迎以彩轿。除鼓吹以外，媒人须伴新郎一同至女家，先向女家祖宗之座位叩首，然后大张筵席。宴毕，始同新娘及女家媒人送亲人等，一途而回。轿进男家之门，由人将新娘引出，同新郎先向男家之祖宗叩首，名曰拜堂。拜堂礼毕，同入洞房，有坐帐、呷交杯等之礼俗。至天将晚，亲

戚朋友至新房，新娘对于长辈者叩首，名曰见礼，对于幼辈，亦须送茶送烟。新房内可以任意取笑作乐，名曰闹房。三日后新郎同新娘回女家，拜视新娘之父母。

黄陂岁时纪

岁底小康之家，起塘鱼，蒸年酒，打豆丝，做粢巴，宰年猪，写门对。凡有亲丧者，必以蓝纸写一“服”字贴于门首，门对用白纸，其对文大半均曰“守孝难还礼，思亲免贺年”。二十四日为小除夕，凡耕具织具均收拾于室户内，祀送灶神。至除夕日，老幼男女，五鼓即起梳洗，手柱香至祖坟，名曰标山，请祖先回屋度岁吃年饭。或家有新丧者，其亲友于是日必携烛一对，冥钱一扎，来灵前叩头辞岁，示哀恋之意。至夕接灶出行后，即行拜年礼，首天地君亲师，次祖先，次堂上。拜毕鸣炮，开门上庙。由庙回，初一拜本家，初二母舅，初三岳家。年前有新丧者，孝子穿白袍墨套，冠无纬空梁冠，以服内昆季二人穿白袍作陪，至戚族家叩首谢孝，名曰管新灵。老农每日必视天气之阴晴，曰一鸡、二犬、三猪、四羊、五牛、六马、七人、八谷、九麻、十豆，何日天阴无太阳落山，即损害何物。元宵节，一村落必有一村落之灯会。虽曰灯会，皆非夜色，其布景殊有可观。其牙牌曰“贺春王正月，庆天子万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风十雨，万紫千红”。牙牌后，即高跷锣鼓。其龙灯或布绘，或彩绣，视村落之贫富焉。至邻村庄，每户必设香案，以龙首据案享受。随龙有四老者，衣冠立香案左右，察设香案之营业，祝以吉语；户户如之。然后鸣炮舞龙，炮不尽，舞不止，熙熙攘攘，人喜神欢焉。近则龙灯炮仗，悬为厉禁。至二十日后，送灯入庙，嬉事毕

矣。

每逢立春之左右，邑役必派人下乡说春，售芒神春牛。说春之人，红袍纱帽，以一人鸣钲。所说皆吉利语，似歌非歌，似谣非谣。说毕酬以米。曾见某贫家见春官来，忙托一板凳与坐，凳缺一脚。春官云："见了春官把凳托，托个板凳三只脚。不是春官看见快，险险栽破后脑壳。"又某贫家以闭门羹待之，彼唱曰："一见春官把门闩，交了霜降打脾寒。"诸如此类，亦趣事耳，足引人发笑也。

每年夏至后逢卯日，名曰过半年，亦曰吃新。俗谚曰："乡里人，两餐荤，过了年，望吃新。"亦农夫之大典也。所谓吃新者，庆新谷已萌也。摘新谷一穗，归而荐之祖，此礼颇含有上古荐熟意也。次日女子已嫁者必于归，名曰赶臭肉。提筐少妇，牵衣稚子，往来红尘绿陌间，点缀升平。此种韵事，近日年荒已不复见；即见之，亦不过褴褛贫女，向母家乞升斗耳。

黄陂迷信谈

邑治之西北，有山曰木兰山，山祀木兰将军，即唐花木兰从军故实也。考纪载木兰为豫人，野乘木兰为黄陂人。然邑人之迷信，与五台、九华并重。农事毕，即举行朝山礼。每社香头四人，四人中有一领袖焉。某社于某日上山，住某宫，皆有定期。未上山之前，先期斋戒，祭在如在，无敢做一戏语者。起行之日，沿途鸣锣称佛号。其称佛号，先一人曰"南无阿弥陀佛"，群应之曰"无量寿佛"。远者百余里，近者数十里，必一路呼号至山，方昭诚敬。其香客以农人为多，前清时冠染麻红缨凉帽，草履，天青布单套，其形似沐猿而冠，令人可笑。朝山毕，必携山

上所售木喇叭、木刀、木枪、筷子、汤勺之类，馈赠亲友。

邑中道士多，和尚少，道士则娶妻生子，与居人等。道人则蓄发与僧等。所谓道士者，必有职，其职逢斋坛上表玉皇时，亦用全衔称臣某，仍每年度升。其度升之法，集善男信女，斋戒告天："今某由某职升某职，伏乞恩准。"然后用灵宝大法司印信，呈告江西天师府；然从未见道士革职耳。举动虽无稽，亦从无道士集会酿事者。邑人有一种邪病，曰挂影，其眼见龙蛇等物，道士能治之。此症楚人外无染者，亦奇事也。官顺民情，故官网亦不禁道士耳。此外尚有斋公一途，分大乘、姚乘两门为正宗，仍有清净门，均愚夫愚妇为之。经文卑俗，实佛门之糠秕，常遭官禁焉。人若生有疾病，医药不效，必请道士，做十保福。所谓十保福者，每人出钱百文，由病家延至，款以酒饭，十人出名，向东岳求寿。亦有降神者，其法以一人鸣锣，以一人喃喃作咒，咒毕，其人狂跳，称神附焉，如上海之看香头一班耳。

监利婚丧之礼俗

监利滨江介湖，土膏脉发，颇号沃衍。俗尚与旁邑等，好礼让，崇节俭，然呰窳少蓄聚，常有水患故也。邑俗娶妇，初聘用钗镯酒果之仪，继乃纳币礼。亲迎先一日，设筵邀宾，即父醮子遗意。合卺次日，谒祖父，贽见舅姑，以次及家众。亦有家贫而出赘者。丧事报讣延宾吊，名曰开堂。发引先一夕，凡陈设奠献诸仪，悉准家礼。祭用童子数人，歌《蓼莪》之意，谓之唐祭。延乡党有齿德者，题明旌神主。是日用鼓乐导从丧车至墓所，封窆毕，然后归。七日备祭，谓之过七，至四十九日而止。死后朝夕上食，至百日始罢。

监利岁时气候记

立春先一日，官师班春于庙，农人皆趋观焉，以土牛采色占水旱等灾，以勾芒鞋占寒燠晴雨，啖春饼生菜，朋友会饮，谓之春台席。

元日祈年，洁屋宇，陈设酒醴，门外插松柏枝。子妇夙兴皆盛服祀神，男子谒庙，谓之出天行。少长叙拜，戚友相过贺，三日市无列肆，宅内亦不扫除。至初三日，燃烛于大门，将屋檐所插松柏合楮焚于街际，谓之烧门神纸。

上元，至十一日张灯，至十五日尤盛，裁缯剪纸象人物花果鱼龙禽鸟，陈列门首。士女嬉游达曙。元夜，迎紫姑卜问丰歉。各乡村燃炬火以照田间，声彻远近，谓之赶门狗。食粉饵曰元宵。

社日，赛会宴饮，每岁二月朔、八月朔，即春祈秋报之意。

清明，祀先祖，绮纨角胜，歌哭迭应，楮钱满陌，更以纸幡标龙头。

端午，采百草，悬艾于户，食角黍，以雄黄硃砂入酒饮之。用艾茎洒雄黄酒于户舍墙壁，小儿则以其末涂耳鼻，云避百毒。是日竞渡，楚俗皆同，而监邑尤兴高采烈，观者无不鼓掌以助气势。

七月七日，祭祖祢，谓之迓亡。连享七日，焚楮荐之，曰送亡。新死者，则于是月朔迓祭，于此夕奠送。

中元，具酒馔献祭先祖。乡中宰牲尝新，父老子弟，群聚宴会，谓之过月半。寺观作盂兰会，钟鸣达旦。

中秋，设酒果，为赏月之会。以月之明暗，卜湖鱼之有无及

来岁元宵之晴晦。

重阳，士子登高啸咏，乡落间蒸饼酾酒，聚众赛会，藉野乡宴。

二十四日，为小除夕，俗谓之小年。扫屋尘，换炉灰，具酒果，祀灶神。

除夕，更春帖，燃爆竹于庭，以松柏枝插户楣，设酒食聚饮，曰团年。子弟向家长拜庆，曰辞年。家中所用器具，均挂纸钱，曰散岁。达旦不寐，曰守岁。饭兼数日之炊，曰宿岁饭，又曰隔年陈。

邑居荆州下游，地多卑湿，三春和煦，仍多寒候。惊蛰前后鸣雷，其寒较甚，谓之冻虫。清明断雪，谷雨断霜，故播种早则清明，迟则谷雨。四月湿气上蒸，础石带润，雨每连绵不已，俗呼梅烂天，亦作霉旺。五月多暴风骤雨，溪涌川涨，谓之端阳水。夏至后始盛热，大雨时行，每村陇相望，雨旸各异。俗云夏雨分牛脊。三伏炎蒸，立秋后尤燥烈，至九月中始解。十月温暖，谓之小阳春，往往桃李再花。十一月、十二月间，降霜雪，雪多则以为年丰之兆。

湖　　南

湖南迷信之风俗

（1）除夕打破碗盏，次年必遭凶事。新年打破碗盏，一年事事发财。

（2）除夕将灯油泼地，家中必多疾病，或有不利之事。

（3）除夕将大蒜置各种食物之上，可免瘟神放毒。

（4）除夕于无人时，多置竹筷于摇篮内，来年家中必定多生儿子。

（5）过年时家置水仙一盆，若开花茂盛，家必兴隆，否则衰败。

（6）新年初一至初五日，灰屑不许外倾，一年必可聚财。

（7）元旦出行遇尼姑和尚，一年百事不利。

（8）新年贴红纸于果木上，一年果木丰收，利市十倍。

（9）正月十五焚草把于菜园中，并放鞭炮，一年菜蔬可免虫伤。

（10）炉中炭火炸裂，必有财喜临门。

（11）妇女梳头时，梳忽落地，即有客至。

（12）妇女脚带忽然松放拖地，必有酒色。

（13）男子耳热，次日天必晴和；女子耳热，次日天必阴雨。

（14）剃头洗脚，入赌场必输。

（15）赌钱打牌，不许旁人负肩背，否则必输。

（16）同坐吃饭，不许他人以足践椅栏上，否则食必噎。

（17）鸡飞上屋，家中必有火灾。

（18）犬吠似哭声，其家必有丧事。

（19）夜间一更鸡鸣，必兆焚如；二更鸡鸣，须防盗贼。

（20）鸱鸮夜鸣，村中必有人死。

（21）乌鸦绕屋飞鸣，家中将有口角。

（22）蒸饭时锅鸣有声，须以金器压其上，不然主有凶丧之事。

（23）鼻嚏连作，必系有人咒骂。

（24）眼皮左动，主进财；眼皮右动，主退财。

（25）小儿夜哭不眠，用红纸书“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路过君子看一看，一晚睡到大天光”二十七字张贴通衢，经路人见之，即可安眠不哭。

（26）小孩多病，将姓名生庚书贴庙内钟鼓上，谓之关帖，可保关煞消除。

（27）病人服药，若将药持过门限，药即不能奏效。

（28）闺中少女，不许足践落花，否则将来育儿时，必致踏花生（小儿生时双脚先下，谓之踏花生）。

（29）幼孩体弱多病，寄拜庙神为干父，可保永年。

（30）每年秋季，男子青衣草鞋，沿街拜跪，赴南岳庙烧香，可保父母延寿。

（31）城隍神迎会，幼年子弟，装作囚犯，奔走烧香，可免一生灾厄。

（32）每日清晨，不许说“龙虎鬼梦”四字，倘有道及一字，

闻者争相趋避，谓是日有大不吉利之事。

湘人称呼之奇俗

湘人无论老幼，其称呼总以“芽里”二字。盖其俗喜少恶老，虽遇七十、八十岁高年老人，亦当以芽里相称，若加以老大字样，如他地称年尊者为老人家之语，闻者视为切肤之痛，柔和者掉首不顾，刚强者且怒目唾骂矣。所谓芽里者，乃少年之美名词，盖言其如初生之芽而英茂之意也。又旅馆侍役，在他地称为茶房，在湘中必以拐子二字呼之，彼始乐意，若呼以茶房，则不惟充耳不闻，且退有怨言矣。然为茶房者乐人称为拐子，则其用意殊不可解也。以上所述，皆湘中称呼之奇俗。入境问俗，采风者不可不知也。

长沙新年纪俗诗

长沙新年风俗，其事不一，爰取足资趣谈者，漫吟成句，备采风者考焉。

九方烧烛叩诸天，盘列三牲奉祀虔。拜罢祖宗拜家长，辞年还要押年钱。

除夕烧九方烛，祀天神祖宗。祀毕，合家团拜，谓之辞年。为家长者以红线穿制钱百文，赐与儿童，名押岁钱。

贫家早早掩财门，债主虽临难进行。恼煞商家收账客，无钱反吃闭门羹。

除夕辞年毕，用红纸条书“衡门衍庆”四字，将大门闭固，无论何人，不许出进，谓之封财门。穷人多有借此避债

者。

出行都向喜神方，翎顶官靴奔走忙。路上逢人施一揖，口中犹自吃槟榔。

一般市侩，在前清捐授虚衔者，个个衣冠顶戴，高视阔步，行路赴各处拜年。槟榔一物，商人嗜好尤深，口中时时不断也。

爆竹声中贵客来，香茶奉罢果盘开。槟榔元宝双双赠，恭喜今年大发财。

新岁客来，须放爆竹迎接，入座时送上槟榔两枚，谓之元宝，取发财之意。

纸扎龙灯奉作神，香花处处表欢迎。堂前一度兜圈子，步步龙行百草生。

省城各庙如定湘王、朗公元帅诸神，每岁扎一纸龙，沿街行走，鸣锣击鼓，甚为热闹。家家烧香顶礼，若迎接真神然。

妇女围龙可受胎，痴心求子亦奇哉。真龙不及纸龙好，能作麒麟送子来。

妇人多年不生育者，每放龙灯到家时，加送封仪，以龙身围绕妇人一次，又将龙身缩短，上骑一小孩，在堂前绕行一周，谓之麒麟送子。

龙须此日亦居奇，剪取焚烧病可医。都把生麻作灵药，乡愚何事受人欺。

纸龙用麻作须，浅识者以多钱购剪服之，谓可治一切疾病。

巧把财神红纸裁，乞儿持送进门来。十文竹杠敲虽小，未见招财先退财。

新岁初间，乞儿以红纸印财神像，沿家致送，索喜钱十文，名为送财神。

不道水瓢亦有神，闺中迎接信弥真。姑姑解得儿童意，喜把糕团分赠人。

闺中妇女，每于新年迎接瓢姑姑神。取厨中水瓢一只，上缚一竹筷，两人以手托之，口中祝词毕，瓢上竹筷即能写字，家人可卜休咎。如小孩索糕饼时，瓢能转动竹筷，与案上供品赠之。

前度神龙今又来，沿途收水取钱财。可怜菩萨亦遭厄，炮火重围避不开。

元宵日，各庙龙灯再到各家一次，谓之收水。各将封钱送之，并多备爆竹围绕燃放，不令外出。相传放炮愈多，神愈保佑云。

衡州风俗记

邑人之迷信

衡城南里余有一山，名回雁峰，山顶为寿佛寺，俗呼为雁峰寺，衡城第一僧寺也。俗以二月八日为寿佛诞日，一班善男信女，皆携巨烛，往跪于寿佛前，名曰跪烛。必候烛燃完，方敢起身。厅廊殿阁，为之塞满，后至者不得入，则跪于寺门及路旁。男女杂处，老幼无伦。城中流氓，见妇女稍美者，亦买烛以跪其旁，名为跪烛，实为调戏，伤风败俗，莫斯为甚！寿佛诞日之先晚，城乡各社团例必送花爆以贺寿，观者数万人。次日各社团又举行玩龙庆寿，龙之首尾，以彩色纸糊成，龙身则以布或绸为

之，长约数十丈，每距数尺，则用著彩衣之童以棍顶持之。凡闺阁幼女，轻年郎君之美艳者，例必装戏随龙行，有乘马者，或坐车者，花围锦簇，画态极妍，争胜斗巧。金鼓音乐之声，震耳欲聋，观者途为之塞。每次须费钱数十万缗云。

衡山为五岳之一，距衡城九十余里。其上寺庙林立，以南岳圣帝为主神。每至秋季，各处进香者相望于道，衡城尤多。为戚友进香者，与通常敬神无异。为父母求福者，例必进香三年，以木作小凳，高约三寸，其上插香三，父母在，著红衣（此衣为父母殁后所著者），殁则著青衣。第一年进香，手持凳香，行三步一拜，第二年则五步，第三年则七步，名曰烧拜香。虽头肿膝烂，风天雨地，亦莫之顾。其孝固可嘉，其愚诚可怜也！

船户之迷信

湘省各处民船，皆随地而名之．独衡城之船，则名小泼船，意义甚不可解。为数甚多，皆运耒阳之煤，以售于长沙、汉口等处。船中规则甚严，最忌“倒”“洗”等字样，如洗澡必曰筛凉，倒水必曰清水，倒桅必曰眠桅，早晨尤忌“虎”、“猴”、“鬼”等字，稍一不慎，立被呵叱，虽搭客亦不之顾（此习衡城亦盛行）。各船户最信奉杨泗将军（水神也），公立庙以城北，各船开到，例必至庙敬之。清宣统时，有某船泊于樟木市（距衡二十里），夜间舱内忽来一绿蛇，头有黄章，长约尺许。该船户以为杨泗将军显身也，花香供奉，恭运至衡。于是城乡哄动，闻风来观者甚众。邑吏恐民间骚扰，投之于河。是夜蛇复至舱内，于是船户益信其神，恭抬至神座上，演戏玩龙以敬之，自是庙内异常热闹矣。

婚娶之奇闻

衡城亲迎，与各处大同小异，唯闹房之风盛行。稍文明者为抬茶，其姿式不一。有所谓和合茶者，其式为新郎新妇，共坐一凳，新郎以左足置新妇右腿上，新妇亦然，新郎左手与新妇右手相互置肩上，其余手之拇指及食指合成正方形，置茶杯于中，亲友以口饮之。又有所谓桂花茶、安字茶等名称，不可胜述，无非为戏弄新妇而已。此外又有打传堂卦之名目，公举亲友中之滑稽者作堂官，以墨涂面若丑角，著满清式外套，黼黻以荷叶为之，朝珠以算盘子为之，头上冠以大冠，红萝卜为顶，大蒜为翎，旁立差役若干，皆亲友中之有力者。拘新郎、新妇及其翁姑跪堂下，命翁姑教新郎、新妇以房术，新郎新妇必再述一遍，否则以鞭笞从事，顾习俗若是，亦不敢出怨言，惟此事难人过甚，行之者鲜。

中秋晚，衡城有送瓜一事，凡席丰履厚之家，娶妇数年不育者，则亲友举行送瓜。先数日，于菜园中窃东瓜一个，须令园主不知，以彩色绘成面具，衣服裹于其上若人形，举年长命好者抱之，鸣金放爆，送至其家。年长者置东瓜于床，以被覆之，口中念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受瓜者设盛筵款之，若喜事然，妇得瓜后，即剖食之，俗传此事最验云。

宁远岁时记

习惯随时代为变更，又或因地土而异。兹将宁远对于节序之积习，略举如次。

正　　月

初一日，元旦。清晨，男妇装束一新，列祖先神龛前行礼，复向长者行礼，名曰拜年。是日，农人必不睡，俗云：睡了便要倒田塍。初十日，忌风。农人于是日扎稻草如十字形，用大砖压住，以禳风虐。十五日，元宵。晚间，各家必灯烛辉煌，好事者，扎龙灯游行街市，或到亲族戚友家舞弄，名曰要元宵。十七日，忌鼠。俗称是日为老鼠嫁女，忌开箱启柜。前一夕，孩提辈将糖果花生置暗处，并将锅盖簸箕等类，大敲大打，为老鼠催妆。次晨，将鼠穴塞闭，云自此以后，鼠可以永远绝迹云。

二　　月

初一日，忌鸟雀，俗用粑粑粘枯枝上，遍插田间或园内，俗云：可黏鸟嘴，不致毁伤谷种。春社，禁舂碓。俗云：是日舂碓，必断牛脚。惊蛰，将石炭遍撒墙隅僻处，俗云可避虫蛇。

三　　月

初三日，忌蚂蚁。俗以蚂蚁草置桌上及锅灶等处，云蚂蚁即可远避。清明，各家门户上必插杨柳一枝，节前或节后三五日，男子携牺牲纸烛，诣祖宗坟墓前烧奠，名曰挂扫。

四　　月

初八日，忌毛虫。用方寸黄纸，上书“四月八日节，洞宾来借歇。仙风吹一口，毛虫尽皆灭”等字样，粘贴壁上，云可使毛虫绝迹。立夏，农人必食鸭蛋数枚，云作事不致脚软。

五　　月

初五日，端阳。将菖蒲、艾叶悬门户上，以禳毒气。又饮雄黄酒，并买各种药品，煎水沐浴，云可辟灾疫。妇女制香囊，自佩之外，并赠送亲戚。

六　　月

初六日，曝书晒衣。妇女将清水曝热，为孩子洗浴，谓可免疮疖。是月，择黄道之辛日，尝新，且必将新饭先喂狗，谓五谷乃由狗尾所播种。

七　　月

初七日，女孩在新月下穿针乞巧，云以后刺绣，必巧夺天工。十五日，中元。各家购纸烛、金锞、银锞或纸箱及冥包等类焚化。且于三日前，折冬青一枝，置神龛上，并供酒食馐馔，如待大宾。云每年是节，祖宗灵魂必归家一次。

八　　月

十五日，中秋。是夜，妇女月下拈香，或围聚唱歌，谓之赏月。节前数日，备月饼糖果之类馈送亲友，谓之送节。秋社，妇女往往为女孩穿耳。

九　　月

初九日，重阳。士子多结伴，游览名胜之处，或相聚饮酒，谓之登高。是日，人竞造酒，曰重阳酒。

十　月

十五日，为下元节。迎神赛会之事，多于是节前后行之。冬至，是日多割鸡宰猪，将肉阴干，谓之冬至肉，味甚香美。

十二月

二十三日，送灶。俗谓是日灶神上天奏事，必虔诚奉送。三十日，晚餐后，小儿长辈行礼，名曰辞年。是夜多不睡，家人父子，相聚笑语，名曰守岁。

汝城风俗纤记

汝城旧名桂阳，其婚祭丧礼同列郡，稍异者，结婚自童幼，大家无十岁未聘之子。婚日不亲迎，以富贵多子孙老妪为侍娘主赞。新妇交拜堂上，姻族童子怀女贞子、柏子乱掷之。妇之父终岁不见婿。唯西北乡婿于成婚后三日至妇家，同于衡湘，其余则改岁正月诹吉迎新婿。姻族咸在，或以童子象魁星，鼓吹升堂，用朱粉笔涂婿额以为吉云。丧祭大敛，其子解袢衣，入枢枕亲首。七日内葬者不卜日，曰血葬，《春秋传》渴葬也，葬急曰渴葬，血、渴声近，故有此名。葬三日，男女毕上冢。三年岁时必往，尤重春、秋二社日。谚曰："挂六社，辟牛马。"虽远祖，清明则子孙皆上冢，鸣钲炮以行，连月乃毕，墓讼多兴于此。中元烧纸衣钱，自始祖及姻族无主者。谚曰："挂山清坟烧衣青。"人家各有祭田，子孙贫者多资之，最善俗也。邑节候多暖而少寒，然播种莳稻，后长沙半月。岁时景物同列郡。其异者，正月二十为小忌，二月朔为大忌，皆停针不洒扫。小忌日以茅，午交压以石，

曰定风。大忌晨，舂稻为餈，食竟，以其余缀竹稍，插田中，曰粘雀口，使不食苗，惊蛰则以蜃炭洒户外，数童子洒且祝。祝曰："惊蛰惊蛰，虾虾生日。洒灰作堆，洒盐作团。"以驱毒虫云。清明上冢，邑北乡皆以石灰垩坟顶，每岁增加，余乡不垩也。四月八日，家煮青精饭，曰乌饭。妇女相约为酒食，食鸭卵肥菜。肥菜，莴苣也，岭南谓之生菜。自仲冬至仲夏，以为常蔬。邑旁岭，亦重此菜。其种肥绝，不及南海。立夏，家煮鸭卵，食羸笋。蓝山家家为油茶，以糯及杂果姜茗，入油炒研之，沃以茗汁，客至则设之。出蓝山数十里无此矣。

津市之农谚

"一日黄尘三日雨，三日黄尘九日晴。"谓一日黄沙飞起，必有三日之雨，连起三日黄沙，则必有九日晴天也。"有雨山戴帽，无雨山束腰。"谓雨后山下有雾，若再有雨，则雾在山顶；倘无雨，则雾横山腰也。"一黑一亮，大雨三丈。"谓下雨之日，天气一时亮，一时黑，必有大雨也。"天上起了鲤鱼斑，将有四十八天干。"谓天如有云如鲤鱼斑状，则将久无雨也。"日枷涨水，月枷井枯。"枷谓绕围日月外层之厚云，即日晕月晕；谓日有晕，天必雨，月有晕，天必无雨也。

辰州之迷信

辰州俗供神象，有有头而无躯者，名猡神。一于思红面，号东山圣公。一珠络窈窕，号南山圣母。两人兄妹为婚。不知其所自始，楚、黔之人，皆崇祀之。

辰州之人，信巫尚鬼，皆虚中堂供佛。独不置灶突，炊烟曲屈不得出，蒸而为煤，薰而为涕。更可笑者，门庑厅楼，檐宇逼凑，不露一隙光明，城外旷处亦然。其门户槛最高，门最低。稍长者，必俯首出入，偶一忘怀，必遭磕击，比户皆然。

辰州妇女之装饰

辰州妇女耳坠若番僧铜环。男家聘妇用坠，即表于耳，有重至一两者。嫁女用嫁履盈筐，庙见后，以送其夫族。

辰州之刁风

辰俗动以强奸诬人，教其妻坚执其所讼者，首尾捏造，若有粉本。及视其妻，则秃顶黧面，膰腹巨擘。满堂匿笑，而长舌益厉。官厅重治其一二，其风稍杀。

辰州之溺女

辰州生女多溺死，故女甚贵，再婚亦须三十余金。前夫久而复讼，谓之求敷；讼牒中十有六七。甚有男子仅三、四十岁，而女子则六七十岁者，其老死不得娶者，又比比然也。

辰州之弃妻誓

辰俗弃妻不以为异。其退婚券中立誓有云："一休二休，十离九休，高山磊石，沈落深沟。清白亲夫，永不同头"云云。

辰州之称呼

辰俗呼外父曰家公，呼外母曰家婆。妻曰婆娘。婆而系之娘，尊之也，非贱之也。向人称妻兄弟为舍舅。呼叔曰晚，言其晚得也。亦有称父曰晚，晚者，言认为叔之子，易长养，无刑克也。寻常称呼，则称父母为哀爷、哀娘，又有称哀姐者。

麻阳婚丧之陋俗

湖南麻阳县某镇，凡红白事，戚友不送套礼，只送分金。始于一钱，而极于七钱，盖一洋之数也。主人必设宴相待，一钱者只准食一菜，三钱者三菜，五钱者遍肴，七钱者加篚。故宾客虽一时满堂，少选一菜进，则堂隅有人击小钲而高唱曰："一钱之客请退！"于是纷然而散者若干人。三菜进则又唱曰："三钱之客请退！"于是纷然而散者又若干人。五钱以上不击，而客已寥寥矣。

陕 西

陕西风俗琐记

陕西之车，唯用一马，车轮较中原宽尺余。故一出陕境，便不合辙。

安定西数站，山高土厚，掘井不能及泉，因作窖于低洼处，凡天雨与人畜诸溺，皆聚之，名曰窖水。

黄河交春令，冰渐泮，土人犹踏冰以渡。葬鱼腹者，日凡数辈，然终勿之鉴也。

河水浑浊，其泥可以粪田。遇河水淹没，岁即大丰。

陕民不知经商，士子亦不能学幕，唯耕读而已。

土人以一人为一娃，生子则称某娃，往往至老不改。又呼妯娌为先后，呼妻为婆娘，呼父为达达。

南人生儿女，用金钱或丝绦作锁索，西土则竟以铁索索之，若囚徒然。

土人逢客至，以酒作茶，却无下酒物，南中所谓寡酒也。

土人睡炕，并无被褥，唯铺笈草席一张，填以马粪。初入室，臭不可耐；久之亦不觉矣。

毡衣用羊毛碾成，不假裁剪，土人无冬夏皆衣之，价廉于布。

以麦秆为冠，形如伞而微小，稀疏不蔽风雨，出入寒暑不少离。

西州风俗俭吝，虽巨富，亦缊袍疏食，创见者，不知其为富翁也。

土人有喜事，贺客满门，不论冬夏，皆戴白胎凉帽，相习成风，不以为怪。

铺户每逢朔望，晨起于门外烧财神马，复兴隆铺，互相拜揖，口称发财。

土人先一夕，作水黄酒，次早沽卖。即〔及〕午即酸，不可饮。名曰半天香，可谓名副其实。

省中黄酒，每坛洋十元，或十余元。外府州县，尤踊贵，尚有假充之者。

水族多自汉中来。死者过半，而其值甚昂。惟各官府用之，土人则不能举其名也。

本地唯羊最贱，三百钱可买羊一头，羊皮却可二百钱，则一羊只百钱也。

焠灯，即南边发焠也，一把数十张，白净可爱，只需一文钱，南中勿能胜也。

土人大半住土窑，窑或一层，或二层，即《毛诗》之"陶复陶穴"也。窑上不是原田，即是孔道。袁子才《诗话》载土窑诗云："雨风不向窗中入，车马还从屋上过。"可以互证。

土人无少长，皆吃水烟。每逢市集，烟气四布，几不见人。

凡插烛，俱以烛就蜡签，由下插上。陕地则将烛台中空，由上插下。

南中熟米，皆用臼舂之，以熟为度。巩秦一带，则直以蒸熟

者为熟米。

土人妇女，皆坐敞车出门。服饰鲜丽，面上却用乌纱罩之，可以见人，不令人见。

妇人吊丧，不论疏属泛交，皆遍身缟素，故所见孝服居多。

西安妇女，脚背无隆骨，故纤小胜于南方，亦天工，非人力也。

妇女晨起，皆撒溺于盆，溺温即以洗面，免费柴火。

乡中少女，上衣而不下裳，虽至冬月，私处常见。

土民贫而愚，不知鬻妇为犯法，罪〔买〕者亦然，官厅亦不必援例断也。

卖酒饭者，俱系妇人，其丈夫则执爨抱孩子而已。

土著不重男而重女，女生方龀，即教舞，为摇钱树之地位。

门首幌子，画一酒壶，即妓家也。酒名酩留子，义不可晓，岂谓饮至酩酊，即可留宿欤？一笑。

辖内当商，不论五家十家，遇节辄互相送礼。顾仪极菲薄，酸醋半瓶、内米一碟而已。

泾阳婚丧之俗礼

泾阳习俗，各随其方，东境多强劲，南境多浇诈，西境多俭啬，北境多斗讼。然士多循循崇礼让，务农力田，不喜牵牛服贾以走四方。且里不朝歌，巷不夜游，依然有古之遗风。冠礼昔时颇重之，今则襁褓之中已冠其首。间有师其意者，则以十六岁为成人，亲族馈遗称庆；为父兄者，则倩人字之，亦古祝醮之意也。

婚礼往往以财较量，富者厚其奁具，贫者亦以薄装为耻，故民多不举女，而伉俪为难，不亲迎；女至，设香烛，拜祖先，毕，入房。立男妇于叔前，择年齿相上下者，以赤绳结两卮，转相授受。三日后，出拜公姑，谒伯叔妯娌。逾年或半载，方归宁。丧，沐浴含敛，沿俗成礼。亲族群从，入棺临视，目视饮食，朝夕炷香；每逢七日，或以蔬食致奠，或用师巫诵经。惑于阴阳家言，停柩不葬，甚有二三世不获入土者。子孙愈多，禁忌愈甚，有庙祭，有家祭，有墓祭。冬至庙祀，则有胙肉分颁。元旦，拜谢天地祖宗，越日具火爆纸钱拜墓，即古扫墓意也，纨袴之子，好酣歌剧饮，而樗蒲之声，达于昼夜。俗无水火葬，喜尚浮屠，病则祷巫禳鬼。妇人勤纺绩，攻刺绣，间有垂绡饰钿以嬉游于阛阓之外者，亦邑之陋风也。

凤翔县民俗琐记

凤翔县属关中道治，界万山中，群峦耸峙，溪涧环流。人生其间，虽斌雅不足，而骨鲠性成，多以气节表见于时。土瘠田硗，人无甚富，男务稼穑，女勤织纴，虽缙绅家，服食俭约，不尚华靡。近者风气渐侈，少年子弟，亦有纨袴而闲游者，顾俗素称淳朴，乡野之人，有终身不见官府者。妇女亦以贞节自守，女临嫁前数日，行笄礼，拜天地祖宗及尊长，母为训戒，犹有古风。凡议婚，必凭媒氏，纳采、请期、奠雁诸礼，悉以古制，惟亲迎未行。嫁娶日，各择其族之贤者，相与迎送。初丧含敛毕，即成服开丧，姻戚赴吊，贫富称家有无，不用鼓乐，颇为近礼。安厝多用石椁，丰家必请显者题主，亲友执绋哀送。若火化水葬，虽编户亦耻不为也。但有拘忌风水之说，停柩不葬，识者讥之。祭

祀，缙绅大家有家庙，细民从寝堂设龛。四时之祭，元旦、清明、端午、中元、重九、冬至、除夕，各以时物为荐。祭毕，子姓享馂余。墓祭用羊豕，或用牲醴，各随其祭田之厚薄，而颁胙亦以是为差。服食室庐，俱从俭素。人不习工巧匠作器用，多取给于他处。鱼盐山海之利，皆他郡专之，惟坐肆售货，觅十一之利而已。至以岁时，元旦夙兴，焚香拜天，次五祀祖先，少者各拜尊长。燃长寿灯，啜五味粥以祈五福。旋诣戚党拜贺。元宵张灯，起十三，终十八，俗重十四夜。祖先五祀，皆设祭。有问卜及召紫姑者，于是夜占休咎。清明墓祭，悬纸钱于家，采蔌作饼，以备寒食。端午以角黍相馈遗，儿女系五色长命缕，采榴花、艾叶簪之以避恶。用菖蒲雄黄泛酒速客，谓之泛菖蒲。中元各祀先荐新，僧家作盂兰会，夜放水陆灯。中秋俗重十六夜，召宾以观月华。九日登高，饮菊花酒，插茱萸，蒸米为糍，各相馈送。腊月终旬，用馒首赛神，谓之谢年。除夕悬祖宗遗像于中堂，少长欢集，共相守岁。

汉中风俗略志

陕中地利，首数关中，汉中次之。陆海神皋，沃野千里，河山两戒，自古为昭。西路自咸阳以迄宝鸡，锦绣平原，一望无际，即古所谓“周原朊朊”也。较之东路，殆犹过之。每值麦秋，道旁所见，丁男作苦，子妇提壶，田间收获，满车满篝，欣欣色喜。所剩者，别有妇孺拾之以去，遗秉滞穗之风，穆然如见。汉中各属，田少山多，与关中截然不同，俨有南方景象。褒城、沔县、南郑、城固、洋县、西乡、汉阴、安康等县，八、九百里间，平畴沃壤，带以汉江，环以众流，水旱皆不为害，故在汉

中，最为饶富。风县、留坝、略阳、紫阳、砖坪、白河、山阳等县，童山重迭，乱石嵯峨，其石中杂土之山，类由客籍农民开垦成地。其人民生活程度，汉中、安康两处土客杂居，濡染川、鄂风习，渐趋于踵事增华，而礼教荡然，亦缘之以起。汉中风俗，往往有指媳以继子，招夫以养夫。甚且胞弟妻其孀嫂，谓之转房；一女嫁卖数家，名曰放鸽。乱伦灭理，几等苗瑶，颇为客民所为，而土著尚无此事也。

临潼之送穷节

临潼县之人民，以正月五日为送穷节。家家剪纸人，送之门外而掷之。是日人人必饱食，谓之填五穷。

甘　肃

兰州之迎春赛会

元旦后数日，市民举行迎春赛会，满街锣鼓喧阗。几许人妆扮若鬼怪，招摇过市。又十余人负大鼓，鼓长形，且跳且击，曰太平鼓。闻此风惟兰州有之，他县所无。有高跷与内地同。红男绿女，填街塞巷。女子多列坐街前，或升屋顶而观。男子则多整束绣鞍，驰骋于荒郊大道，城隍庙屋檐遍悬纱灯，华丽异常。持纸糊如漏斗之器者一人前行，打太平鼓者数人随后，又有扮女相者一人，丑不可言，而妆娇作态，时出谐言，调笑妇女，又有涂黑脸者数人，亦招摇过市。

兰州之回教

甘肃回教往往自己分门别类，有旧教焉，有新教焉，有新新教焉，有再再新教焉，新旧不同，遂起仇视。迨官兵往平，官既不辨其为新为旧，于是遂牵入官回之争。兵火所及，遂独及无教之民。皆甘肃所以多事也。

兰州运输之情形

兰州运输之器，厥唯大车、轿车、骆驼、马四种，而货物则多藉大车。大约西路至肃州十八日，运费需白银三十二两。若肃州至迪化三十六日，则需一百二十两。以出关路难，故较贵也。东路至陕西十八日，大车须三十元。轿车多载人，其价则廉于大车。大车载重自千六百斤至二千斤，大约视驼之多寡而轻重之也。骆驼非本地产，多系经过此地者，马则仅近处有之。

狄道女子之装饰

甘肃狄道县风俗，男女之界极严。女子外出，必蒙布于面，盖犹不失我国之古礼。布之薄，可以见人，然人不之见也。但非遇必要之事，如戚家婚丧之类，女子断不外出。以故街市之上，绝无妇女足迹。外出必乘马，亦常例也。

女子未嫁，一律发辫，故一望而知其为处女。若至既嫁之后，则一律结髻。发辫也，结髻也，实不啻女子嫁否唯一之标识也。苏俗有谓开脸者，彼处则绝未闻有斯项手续云。

女子多缠足，天足者亦有之，但不多耳。白狼之乱，妇女之缠足者，无不备受奸污。既蒙莫大之激刺，故今日缠足之风，为之一变。则白狼之教训，为不可没也。

狄道人民之居处

狄道县天气极寒，八月以后，至翌年之三月，一般居民，非

皮不温，非火不暖。宿榻用土筑成，夜间置火盆其中，一睡醒觉，愉畅非常。

狄道人民之饮食

甘肃多山，人口稀少，民食以麦豆为大宗，面包豆饼，不一日或缺。狄道县人民食面，不用油盐，仅具蒜葱酱醋数事而已。

鱼为该地居民所不食，盖亦无此习惯也。无论男女外出，必需二人同行，否则必为狼所害。猎者猎狼，切忌为狈所见，否则狈虽中枪，要必扑杀其敌而毙，每殆十而八九之事实也。

平凉等处之穴居

甘肃平凉府高平关一带，民皆穴居。穴皆穴山而成。地奇冷，出行者必以手拥护其鼻，否则归而鼻脱矣。谁谓上古之风，不见于今耶？

宁夏之婚俗

此间风俗颇有与腹地相异者。婚礼，媒妁既通，必取男子年庚对合，无忌刻为定。世家多不拘。定礼用彩币镯锁之属，贫者梭布簪珥；女家以冠佩相答。婚期已定，必备礼盒酒果，倩宾送期于女家，曰通信，盖古请期之遗意也。先期一日，女家以妆奁送至男家，曰铺床。至日男家又以大蒸饼并果盘随采舆赴女家，曰催妆。倩女宾为新妇插花冠笄，曰冠带。女家亦请女宾随舆至

男家，曰送亲。娶妇多用彩舆鼓吹，贫者以车。世族之家，间亦有奠雁亲迎者。新妇三日拜见舅姑，贽以针工。同族长幼各拜见，曰分大小。新妇入门三日不下炕，不食，不排泄，恐污神明也。奇矣！

宁夏之丧俗

丧礼最重缞绖，冠履多依古制。三年孝服，虽已葬，麻巾缞衣必大祥后始易。期功以下，近多就简便，不尽如古礼。七日行大殓礼，亲戚多会吊。将葬，先知亲友。前一日各以酒盒奠仪往祭，丧家备酒食相酬，多至数百人。赙奠之仪，不足以核所费。每进饮食，孝子必出稽颡，谢礼尤烦，身弱者恒不能支。中卫、灵州俗尤尚送葬，多或百人。丧家因须备酒食，恒数十年不能举葬。相传明季近边各堡，黠虏乘人丧出劫，故丧者皆请姻戚为之备，相沿至今，习而不改，转成弊俗矣。

宁夏之生活状况

全城人口一万九千余，回教民约三分之一，计二千三十户。全城大小商户三百二十五家，晋商居十之六。秦商居十之二。

宁夏饶水利，有四大渠，每渠由道署派委管理修渠事宜，每渠岁收水租约二、三百吊不等。俗谚云："天下黄河富宁夏"，又云："南京北京都不收，黄河两岸报春秋。"其农事之盛可想矣。

中卫县在宁夏县之南，地气较暖，故春二月下麦种于地，和肥料犁一次，至四月灌水一次，五月、六月各灌水一次，而收获期至矣。稻则先犁，然后灌水散种，不使水干，八月底收获。宁夏

迟中卫一月，先犁田，后散种，灌水亦三次，六月收麦。稻则四月下种，九月初收。以地较中卫寒故迟，以土涩故先犁而后散种也。

田亩高者宜种麦、胡麻、莞豆、谷、糜等，低者宜种稻。高者每亩十两至三十两，低者五两至十五两。每亩种麦可获四百余斤。

市面所用之斗，俗称二十四筒，每斗米约四十斤。秤较库平为小（九九折）。尺系官裁尺。工艺品毡毯之外无他，均由工商零星织卖。毯每方尺七钱左右，视纬之多寡，价有差等。最佳者每方尺百二十纬，次百纬，又次八十纬。毡每方尺一钱。织造之家计二十余，绒长花美，胜于包头、新疆之产。

市面通用铜元、制钱、银两，银元不常见。银两换实钱一千八百文左右，银元通常八钱计算，兑换时以七钱五计算。本地兑换机关，只有蔚丰银行一家，汇天津、北京、汉口每千两贴水一〔疑当作“二”〕百六七十两，西安贴水二百二三十两，平遥、太谷贴水一百六七十两，兰州贴水二十两。

包头往来船价百斤平均约七八钱，车驼百斤约二两。兰州、凉州往来车驼约二两三两之间，西宁同之。石嘴及定远营每百斤约五钱。下水船只可装甘草二万斤，盐三万斤，皮毛三万余斤，因毛容积大，惧风也。上水装货半于下水，故船价亦较少。大约河水开冻时，货物多由水运，约占全年十分之七，而车驼占十分之三。

此间土地肥沃，而荒废独多。汉民之惰，殆无其匹。若于此兴实业，非雇用回民不为功。距宁夏西数里，有废渠及荒地数万亩，索价仅一万余元，是见地价之贱矣。又此间各家均以马粪烧炕，以致全城烟雾弥漫，臭味触鼻。

甘肃农事自达拉拜以南，时见土人于田中掘井深数丈或十数丈，取出沙和细石，铺之于田。问之，即云以当肥料。但莫知其理。据农学家云，此沙乃黄河冲积而成，有动植物腐败之质，可当肥料，一也；又此带田地土壤多粘性，雨水不易渗入，一晒即干，沙石可保护水分，二也。每次铺后，十年一换，土人谓沙老了。俗语又云："父苦死，子乐死，孙穷死。"盖沙铺至十年后，任种何物不得活也。又碱地宜用小石铺，太阳不及，而碱不生也。

土司之制度

土司之制，南方唯云、贵、四川、广西有之，北方唯甘肃有之，大都为明朝指挥使之后，封其地以为世袭。尝有辖地至千里者。狄道县杨土司为甘省最大，其所辖人民汉番各半。赵土司次之，所辖皆汉人。汉与番皆种田，其荒冷之地则放牧。种田之法，先为土司耕种，然后为己种。不为其民则去，不得取其财产。每岁代耕之外，又须交租若干。土司专制殊甚，禁其民读书，恐知识大开，不利于彼也。

甘州之称呼

甘州人谓姊妹之夫曰挑担，其异父之昆曰隔山，名其子女多曰仓曰库，不慧之子曰瓜子。

四　川

越巂求雨之风俗

童子烧香

越巂地方，如遇天旱，必有童子数十成群，向各处人家讨香三炷，到黄昏之时，将香燃起，各持三炷，沿街祝祷。一童子先大呼曰："童子烧香，祝告上苍。天降滂沱，地下焚香。有雨无雨？"众童子齐声应之曰："有雨！有雨！"

耍水龙

天旱时，又有耍水龙者。折杨柳扎为龙形，并以柳圈戴于头上，裸其上身，执水龙沿街沿巷而舞。一人前行鸣锣，家家备水泼淋。

此外或地方长官雇请道士，设坛求雨，一面出示禁止屠宰，一面到坛祈雨，拈香祷祝，并须将南门锁闭。云南方丙丁火，闭南门，自必下雨也。

泸县拜鸡之风俗

泸县有一种奇俗，如人家小孩肚泻，请医生服药不愈，便将

家中所养之公鸡母鸡来做保爷保娘。到晚膳后，以香一炷，在鸡面前殷勤拜祝，保佑其子即日痊愈。颇为可噱也！

泸县新正之风俗

旧历正月初九日至月望，此数日晚间，七门五保，竞赛龙灯。其沿行时，前有高照一对，次则纸灯一盏，上书“庆贺上元”四字。后随无数纸灯，所谓云里福灯、斗风车灯、鱼兵灯、虾将灯等等，名目繁多，不可胜举。复有火弹灯球，光怪陆离。其最妙者有两种。一为水捧蛇灯，灯中燃油纸条，二人肩之游行，忽往忽来，灵活异常。一为龟丞相，扮丞相者首冠纸制之丞相帽，背负筲箕，上画八卦，手执木瓢，瓢中燃油，腰挂口袋，袋装松香末，时撒松香于瓢上，烟火闪动，眩人眼目。此后继以龙灯，灯或纸扎者，或纱糊者，灯中亦燃油纸条。前呼后拥，招摇过市，大呼曰：“拿花筒大炮来！”好事者于龙灯过处，出花筒、火炮、黄烟、地耗子、滴滴金、地花等等，向龙灯燃放。观者填街塞巷，锣鼓喧阗，火星乱落。戏龙灯者，赤身跣足，盘旋跳跃，口含橄榄，以解热毒。遇人燃放花筒火炮，彼等即戏龙灯。及至龙灯已烧，剩一篾筐，戏龙灯者乘隙潜去，而扮龟丞相者依然往来跳舞，兴致不减也。此系四川旧习，时和世泰，人民逢场作戏，借资寻乐。近者川中多故，土匪蜂起，烽火频惊，人民困乏，此种龙灯，已数年未举行矣。

金川风俗琐记

金川之气候

金川僻在四川省城西南隅，西北通甘肃回部，西南控三藏，与十八家土司部落毗连，犬牙相错。气候一日之间，寒暖顿殊，咫尺之地，阴晴各异。严冬天晴，日中可穿春服；盛夏天阴时，朝晚亦可披裘。四时无大寒大热，然倏忽变幻如此，不必烟瘴为属，稍不自谨，中之立病。

金川夷人之畏痘

金川夷人，终身不出痘。间有一二患此者，辄裹数月糗粮，舁置荒僻岩洞中，父母兄弟曾不一顾，惧传染也。以故患痘者十死七八。倖而获免，跰躃以归，举家欣庆。虽窭贫，必延喇嘛诵经数日。

金川之皮船

甘肃邻近黄河之西宁一带，多浑脱（音驼），盖取羊皮，去骨肉制出，轻浮水面，骑渡乱流。李太仆开先《塞上曲》有“不用轻帆并短棹，浑脱飞渡只须臾”之句，其巧便已可概见。然浑脱只可渡一人，且下体不免沾濡，不若金川之皮船工省用溥。其制尤巧，用极坚树枝作骨，蒙以牛革，形圆如栝棬。一人持桨，中可坐四五人，顺流而下，疾于奔马，顷刻达百里，虽悬泉峻滩，曾无触碍。船中人咸相戒不得动，动即颠覆，百无一生。船不能行逆流，辄舣岸负之而趋，轻若戴釜。蛮俗不知刳木之制，大江

往来，赖此一物。秋冬潦尽潭清，奔流凝碧，时见皮船，与波驶逸，正如一叶随风。缪清泉锡嘏尝作句云："随波奔荡傍斜阳，万顷舟中一苇杭。太乙莲花应并蒂，杜陵春水正相当。圆如月镜浮沧海，稳想禅杯渡法王。若与浑脱相比拟，未知谁更利中央。"最能曲肖。

金川夷人之房屋

夷俗称土司署所为官寨，民居曰寨子。每一户中，必有一两座碉房，为守望之所。头人土目家，并有经楼及转经楼，俱华赡精致。碉楼如小城，下临大山颠，有高至三四十丈者，有数十层，每层四面，各有方孔，可施枪炮，家各有之，特高低不一耳。顶上四周，遍竖杂色布旗，旗各印刷佛经，以多为贵。造屋尽用土盖，先砌石作墙，架巨木为梁，以杂木横搭之，盖土于其上，筑之令坚，虽倾盆雨不能漏，唯淫雨连月，须加土再筑。其砌楼及一切墙垣，俱砌乱石，远望作冰裂纹，整齐如刀削，虽汉人工巧者不能及。其所用阶梯，以独木截成锯形，凹处仅容半足。汉人登之，不能动寸步；彼徒负重上下，猬捷如飞。间有木板盖房，上置碎石压之，衙署处处皆然。然陡发狂风，走沙飞板，从空击下，剧足怖人。木板俗称瓦板，以杪木爆[曝]干，用斧劈之，自成片段，无事刀锯。楼中设机轴如车轮，四围刻佛象，罗列经卷印布，手推之即旋转，俗谓转经楼。谓推转时，佛象经卷，尽从身过，不啻诵经宣佛号。又有名转转经者，长三寸许，卷迭佛经数千言，贮以铜匣若竹筒，上有机捩，可以旋转。佩胸前，日夜捻动，以当宣诵，亦即转经之意也。

金川之淫祀

金川多喇嘛寺，大者殿宇如浮屠，中间空洞直上，四旁重檐迭拱。塑释迦象一，如中土。余俱塑欢喜佛，多至千百，皆青面蓝身，作男女交媾状。机捩随手展动，不穿寸缕，或立或坐，丑态万状，却未见有卧象。清净祇园，不减唐宫镜殿。询之喇嘛，云是佛公佛母。然何描摩床笫秽亵至此！男女身有璎珞宝玉嵌饰，兼以骷髅作杂佩，或缀垂马缨，身下衬藉者无非骷髅。更有所谓牛头大王者，形如夜叉，独立诸欢喜佛间，瞠目注视，似未得其偶而有流涎之状，下阴翘然，手自捧持。云是护法菩萨。

金川夷人之春秋朝山

金川章谷之墨尔多山，高插云霄，相传释迦佛成道处。上多喇嘛寺，常出异僧。土人每岁春秋，不惮千里，必往参谒，俗称朝山。山巅一峰，名玉笋峰。天日晴朗，辄有云气迷之，不甚明了，惟天阴时瞭然在望。亦一异闻也。

金川夷人尊卑之严别

金川各土司部落，俱数百年来父子传袭，未尝有变更。其间亦有贪纵淫虐者，百姓至死不敢贰。夷俗上下之分极严也。无论土司，即以头人论，百姓莫不敬之如神明，无一言敢稍拂。居家妻不敢与抗礼，或自远行归，其妇必率家属及百姓男妇跪迎数百里外。观此可见一斑。

金川夷人之刑法

金川土司中最重窃盗，事犯辄捆缚犯人，投诸大江中。杀人

者，罚牛马银物入土司赎罪。至奸淫一事，不足为异，未见有告讦者；即或事败，不过私自罚柴数百斤而已。其有规避徭役，不遵土司饬遣者，例最严酷，籍没其家，将其人并家属分卖各部落为奴。

金川夷人之炊爨法

金川土司寨子，正中一间，必挖地炉，置锅为举家炊爨所。或支铁架，或系铁索，下垂数十鼎锅，一时并举，最为便益，地炉四围，男女杂坐烤火，无间冬夏。汉人居夷地久者，虽夏月亦喜煨榾柮。甚矣，习俗之移人也！

金川夷人之欢会

金川夷人俗喜跳锅装。嘉会日，里党中男女各衣新衣，合包巾帕之属，罄家所有，杂佩其身，以为华瞻。男女纷沓，连臂蹈歌，俱欣欣有喜色。腔调诘诎，无一可解，然观其手舞足蹈，长吟永叹，又似有一定节奏。亦任侏之亚欤？

金川夷人之担物法

黔楚苗瑶及西藏夷人，携带货物，或缠缚头顶，或系绊脊膂，头不得转动，身不得屈伸，肩挑手挽，劳苦尤甚。然彼徒习以为常，乐此不疲。至金川夷人，辄用皮条长数尺作活套，束物系背，仍手持其端。劳顿时，背就蹲石，手松其套，可小憩。盖金川跬步皆山，顽石獭伏，支撑良便，夹道崎岖，又复盘旋曲折，若用横担，非特上下触碍，抑且转侧多阻。因地制宜，其法尽善。

金川夷人之岁时

金川夷人于正朔长至令节外，复于岁中扣满三百六十日为一周。是日互相往来，登堂称贺，不计闰，不计大小尽，不计冬夏，总以周天为度。特重十月、十一月节令，每年十月十三日及十一月十四日，头人家及土人之在官者，辄聚亲戚男女及其所部百姓，宴饮赏劳，欢笑竟日，倘亦吹豳息蜡之意邪？

金川夷人之教育

金川夷人不知有儒教，读书识字，皆奉藏经为授受，如内地旧时私塾读四书五经然。然字画又与西藏稍异，其有学业深邃者，辄远赴西藏，从班禅喇嘛处，博览群经。十数年后归来，便翘然自异，群以喇嘛目之，抗衡于土司酋长之列。徭役赋税俱捐免，亲戚朋党，咸趋承恐后，不敢于抗礼。有延之诵经者，赠贻倍优。以故民间兄弟多者，必有一二人为僧，由俗所尚也。

金川夷人之徭役

金川夷俗，多力役之征。一家中更番出应，终岁几无虚日。惟喇嘛及土僧得从优免。此外虽头人之弟兄，亦与齐民同作苦云。

金川夷人之迷信一

金川俗尤信鬼。夷人患病，延喇嘛诵经咒，复捻酥油肖病人形，为替身，送诸荒野。或舍身为僧。其室家殷实者，辄雇人作替。岁时傍节，先立土坛，设纸供数事，厚叠薪刍，选两长人蹑肩矗立，高及丈许，蒙以大衣，殆如赤郭，盖取食鬼之义。人各

执弓矢，鸣钲鼓，四处寻索，追至土坛，将积薪焚之。俗称尔布斯，犹有《月令》大傩遗意也。

金川夷人之迷信二

金川夷人，俗既信佛，家各有经堂，有事必延土僧及喇嘛礼忏。夫所谓土僧喇嘛者，出家而在家，居处并与人同，特无妻室耳。然口诵佛经，手执牛羊肉脯，咀啮无拘忌。梵筵乐器中，有声似觱篥者，削人胫骨为之。又有小鼓如兆鼓者，截两骷髅，以胶漆粘连囟骨，两面蒙人鞹，取阅之，色微黄，薄似羊皮而腥秽特甚，令人森寒直毛发。吁！彼徒所谓佛法，殆与采土折割者又何择乎？

金川夷人之奇形

金川夷人终身不留髭须，间有留者，率蜷如佛顶螺髻。更有一种三撮须，最为奇观，两口角及下唇三处，各留少许，如初生榆荚大。虽于思长鬣，仅存数茎，随风飘飏，乍见令人捧腹。

金川夷人命名之奇

金川夷人，儿初生时，辄延喇嘛诵经咒，祈福命名。名字自一、二至六、七字不等，大抵取藏经中绝佳者，以致什伯雷同，甚难识别，竟有父子同一名者。

金川夷人之婚俗

夷俗无问名、纳采诸礼，男女率先私合，然后婚配。男家遣喇嘛拣择吉日，通知女家，其期两家各延喇嘛，诵经礼忏。亲戚

邻里，咸集女家，厌饫猪膘，吸杂酒。男家倩一人前往，如媒妁礼。女家亦倩一人，壶浆以迎，酌之酒。男家人长跪而后饮之，女家者端坐不动也。饮毕，群拥新妇至夫家，笑言谑浪，相率跳锅装。跳毕，各侈饮啖。既醉既饱，忽如鸟兽散。自此往来不常，食宿无定所，迨生有子女，然后依栖夫家。

金川夷人之起居

夷人无姓氏，不知有族属，遂至婚媾混乱。即居处亦大可异，男卧碉上，女卧碉下。男女分类杂处，卧无定所。无床枕衾褥，惟毛毡贴地而已。虽新婚夫妇，不同室，夜间鹤步下梯，暗中摸索，未闻有以暗入桃源诋诮者。相沿承俗，犹有弄明遗风，唯土司头人家渐循华礼也。

金川夷人之耐寒

金川夷人儿生不洗浴，以手拭之，寝之地而裸体焉，不知襁褓绷裹；然亦未尝感冒风寒。行旅往来，身携裹粮，托宿长林丰草间，蒙以披毡，虽遇冰雪，坐卧其中，曾不知疾。盖垢腻既多，腠理自密，风寒不得而入；要亦自幼习惯使然也。

金川夷人之装式一

金川夷族，俗喜畜牛羊，春夏日暖，多剪取牛羊毛，绩线作毛毯，男女衣服取给焉。郑康成《尚书注》“织皮，西戎之国”，良不诬也。衣服之外，横披大幅长毯，若释氏袈裟，日以蔽风雨，夜以代衾褥，寒暑不改服。好徒跣，男女皆同。间用革靴，形制诡异。男子穿袍裤，女子短衫长裙，无裤，裙带阔尺许，亦用牛羊毛织成，下垂五色流苏，其重足以压风。

金川夷人之装式二

夷人数十亩之家，必留三五亩种麻苧，阖家衣服，借以取给。近日蛮女下裳，多用白布或藏绸制成，边幅镶红布襞积，细致如百迭裙。头人家妇女衣裙，多用碎锦镶成，临风飘飏，颇似古时舞衣。

金川夷人之装式三

夷人耳饰累坠，大于腕臂间条脱，幸空中不甚重，特讶其耳际垂畘，为地有限，何能衔此巨环？询之土人，始知幼时穿耳，即用桦皮卷塞，日渐增添，后遂可贯拇指。发梳数十小辫，挽结作髻，梳时极难，非半月不办。每月只梳一次，其解发垂髻，即入月洗裙日也。俗不贵珠玉，特重珊瑚、宝石、绿璁、砗磲，用金银镶嵌作首饰。

金川夷人尚武之精神

夷俗尚武，咸工击刺之术，虽妇女亦解谈兵。闻有征调，踊跃向前，临阵奋不顾身。男子喜佩刀，俗称左插子，身衣毯袍，长仅及胫，围帛两端，垂缀尻后如尾，无贫富皆同。独腰间佩刀长尺余，外鞘镶嵌不一，竟有值至数十百金者。佩犊佩牛之说，严禁未能禁革。且多膂力，类能手揽强弓。弓小如箕，弦控牛筋，复粗笨不相称。簇利甚，却无翎羽，是以射近能饮石，不能及百步之远。又善用火枪，枪制亦与中华小异。

金川夷人之字画

夷人写字，用竹筵削尖蘸墨汁，犹有古人漆书遗意。字形如

蚯蚓，变化不一，细看之，似有行楷之分，其横写侧读，则在满文回字之间，喜向缯布画佛象，施朱傅粉，仍用画笔。绥靖画手，推土僧羊中尔告为第一。然佛象外，翎毛花卉，俱不足观。

金川夷人之饮食

金川无米谷，夷人日食馇粑，炒青稞磨粉，或用大麦、小麦、碗豆为之，入牛乳酥少许，以手搅和，捻成团子。食毕，餂手及所用木钵，以舌代盥洗。手黑如鬼，终身不浣，无碗箸，亦无盐醋诸物调剂。头人或用盐，然惜之如金。

金川夷人之工艺

夷人亦解造纸，利取楮树皮，入锅煮烂，复用杵椎捣之，澄诸清水中。竹帘木械，并如汉式。随造随晒，顷刻可成。虽极坚韧，然质厚理粗，不堪供书写。其有细薄者，颇似高丽纸。楮树自一二尺至四五尺不一，遍地皆有。二三月间开小黄花，攒簇如桂。

金川夷人之索卦

夷人索卦，即蓍卜之法。地上先布土石杂物，卖卜者手执牛毛绳八条，每绳两端各有散毛如流苏，即于散毛上，随手挽结掷地。卦成，取木或石分行标识，如是者三，以定吉凶。

金川夷人之奕棋

夷俗奕棋有两种。一名板带屑，二人对下，枰内二十四位，

人各十二枚，子先尽者为输。一名孔屑，与汉大马赶将军戏同。无象棋、围棋诸戏。

金川夷人之数理

夷俗于数理一道，不知有乘除诸法，所恃唯牟珠一串，曰诵佛所需，亦即用以记数。多一曲折，即茫然不知所为也。

金川夷人之语言

金川夷人，语言诙异，谓水曰苔几，火曰突米，称其头人曰达鲁，称其土司曰而甲而布，非通事译字，不能解也。

金川夷人之幻术

夷俗能为变鬼法，或男子，或妇女，变形作羊豕骡驴之属，啮人至死，吮其血。学其术者，授咒日诵之，渐能变化，自后或猫或狗，随其意为之。以盗窃人财物，间有被执及击毙者，辄与禽兽无别，唯齿牙如人，不能致变。然则《太平广记》所载板桥三娘子易饼变驴一事，未足惊异矣。

黑帐房生番之生活

绥靖与绰斯甲部落交界，再进十数程，有一种生番，名黑帐房。其地不生五谷，性好剽杀，日以搏取禽兽为业，盖亦打牲夷类。家各畜牛羊千百头，毡肉酪浆，所居无屋宇，以牛皮作穹庐荫庇风雨，迁徙无常，月尝数易，率皆深山穷谷中。其俗无头目，兼并凭陵，自立部落，推慓悍者为雄长。虽巉岩深堑，层冰积雪，辄纵马未尝颠蹶。其地无盐茶布帛鼎碗之属。就近番民，

结数十人贩卖，可博十倍利。其相失在后，及一二人独行，每被抢劫，俗称放夹霸。所产马，性极骁腾，生番亦常挟以易货。

崇化章谷夷女之异装

布拉克底部落毗连崇化，巴旺都落毗连章谷。两处男妇服饰，犹与金川相同，所异者，未嫁之女子不穿裙裤，上衣极短窄，复用麻线及羊毛线粗细如钱串者千百条，长仅尺许，束腰际，垂掩前阴如帘箔，以兽骨裹护尻后，自股髀以下，竟赤缕无纤缕矣。风吹日暴，色皆类炙脯，严冬亦如之，贫富皆然。乍见令人惊诧，此与裸形国何异？土人云：处女耻言裙，必嫁后始得衣裙，其彰〔障〕身制度何诡异乃尔！

达围寨土司之状况

达围寨凡三层，其制下以栖夷人；中层之右，土司居之，中〔疑当作“左”〕为喇嘛诵经所，中供佛；上层则土司妇女所憩也。夷人皆上衣下裳，妇女服长衣，内著裤，辫发作数十条，约之以绳。其衣率罽毯氆氇之属，附以杂色。男女戴喇嘛帽，头目耳缀大环。二瓦寺沃人皆剃发作辫，而金川则多蓄发。

连州八排之瑶风

连地自古无瑶，连志载自宋绍兴年间，州乡宦廖姓者，为西粤提刑，及旋里，带瑶八人防道，见连地皆深山峻岭，易于耕锄，遂不去。始居州境油岭、横坑各山，刀耕火种。及日久种繁，

越居连山境内，又分五排，曰大掌岭、火烧坪、军寮、马箭里、八峒，其小排十七冲或二十冲，散处不常。皆居峻岭邃壑之中，历年以来，衍息不可胜数。距县治仅一、二十里，县治又当五排之隘口。

瑶之先，相传出自盘瓠，世远代杳，盖莫可考，性犷而悍，䲸舌侏㒧，居高山，刀耕斧种，椎髻跣足。近有入城市者，颇习揖拜，渐次问华风矣。但其人耐寒暑，善走险，精药弩，惯捕猎。儿始能行，烧铁石烙其跟蹠，虽践枳棘嶒石，终不能伤。或令儿童著长齿木屐，旋转石碛上，日十数回登山，俾其习惯陟岭，健如猿猱，平民莫能及，而瑶人亦颇以此自持[恃]。良善者重然诺，畏鬼神；奸黠者狡猾难测，奋不思难。逞强行凶，四出劫掠，皆此辈也。远出包裹米饭，虽经时腐败，不以为秽。食毕，掬涧水饮之。窃人牛，刳去其肉，张皮木橛，使中凹可受水，以火煮之，饱餐而去，以牛肉为粮糗。盖其俗使然。又一种，衣食居处与五排稍同，独妇人以三角薄板系髻，名曰带板瑶，住居黄南。又一种，妇人带长笄一枚，名曰带箭瑶，亦居县域。今皆改服饰，守法度，化为良民矣。独大掌岭、火烧坪、军寮、马箭里、八峒五排，未能全变瑶风。

四时之候，寒暑不齐，匝月之间，凉燠顿异。隆冬桃李犹华，盛夏衣不去绵。谚云："不食黄茅粽，寒衣不敢送。"又云："四时皆是夏，一雨便成秋。"每当八九月，寒暑相搏，晨起岚气蔽天，薄午方散，俗谓禾黄瘴，一名黄茅瘴。是时有蜂色黄，鸣飞成队，人谓黄蜂瘴。又木樨开时，岚气随香而入，俗谓香花瘴。大抵宜咀姜饮酒，勿饱食，勿眠，若或不谨，便易成疾，旅寓者尤不可不知也。若瑶人则全不畏此，诚异事哉！

曰盘，曰房，曰唐，曰沈，曰李，曰莫，曰冯，曰黄，曰

邓，曰何，大略不过此十姓，以行次为名，间有呼其别号者，如青菜、烂酒、憨狗、蚂蚁、鸡臀尖、中山镇、老虎擦、黑毛尖之类，必排中之豪者也。

男子皆大领左衽，裤用青布，裤脚以五色绒横绣之，腰间缚包肚，或皮带。少年衣领下加白布一幅如女子云。肩以绿珠数串缀于白布之上。女衣幅袖以五色绒密绣之，后衣则长过膝，无前襟，余布二幅不绣，左右相交遮肚，转后下垂。女裙前用青布一幅，印白花，名曰裙襬。裙无折，无后幅，用衣遮脚。跣足，素不识履，夜睡亦不洗足。

瑶无冠礼，少年男子以五色彩珠及绵花作条饰髻，上插鸡尾，以为美观。男二十余岁，不剃发，以红布缠头，兼用网巾，穿耳环。女年至将嫁，发长以为羞，择日于私室梳髻，以五色绒绣红布缝为头包，其名曰帕，其状上尖，两角上圆，罩发，昼夜不脱，不令人见。嫁三年后，换白布，不绣绒。

少年男女唱歌山坳，其歌男炫以富，女夸以巧，相悦订婚，宿于荒野。或会度衫带长短相同，遂为婚。次日告父母，方请媒行定。用红纸包盐十二两，又用茶一包，系以红青麻线，银一钱二分为定。近岁间用年庚行定，及娶办银二两四钱，贫者或一两二钱，猪肉四十斤，富者或六十斤，酒一壶，鸡一对，用糯米作圆糍，大如月饼，为聘。女家用一十四人送之，男家各酬牛肉一十二斤。婚日，新郎避出于外，至夜卑幼送回，成婚不告。野合先，婚配后，此为悖谬之甚者也。

凡丧，亲族送楮钱一束焚之，白布一幅盖骸，修斋一夜，次早抬尸至山房，用棺木择日而葬。丧家穿白衣。

凡遇丧，亲族用楮钱一束，酒一埕为祭，婿用草纸一百张，米一斗，酒一埕。

凡贺寿，亲族用肉一碗，酒一壶来庆。惟婿办鸡一只，酒一壶，布衣一件为祝。岳翁以银一两酬之。

至于岁时之令节，正月初一日，鸡鸣，先击米箕，后击锣鼓，放铳，吹牛角；天明，备酒肉糍茶各二碗，箸两双，拜祖宗。是日新郎亲送酒肉至岳翁家拜年。主人请亲族聚饮，计客多寡，婿出钱作封，每客送银二分。越日各客请酒，用生肉二斤为酬。元宵，击锣，挝长鼓，跳跃作态。长鼓头大中小，黄泥涂皮，以绳挂颈，或云亦古制也。男女相杂，至山岐唱歌。三月初三日，谓之开春节，备酒肉，祀祖宗，请岳翁饮酒。清明，凡祭新坟，亲族各送楮钱一束，焚于墓前。主人酬以米糍四块，肉二斤，相聚轰饮。惟婿送楮钱一束，酒一壶。四月初八日，谓之牛王诞节，备酒肉，祀祖宗，请岳翁来饮。七月初七日，谓之七月香节，备酒肉茶盐米糍各二碗，箸两双，祀其先祖。此节瑶人最重，有事于外者，必归其家。每岁至七月，瑶人四出窃牛羊及鱼等物。民国间更加提防。八月早禾初熟，请岳家尝新，又发肉银一钱或五分赠之。十月，谓之高堂会，每排三年或五年一次行之。先择吉日，通知各排。届时至庙宰猪奉祖，列长案于神前，延道士坐其上，每人饭三碗，肉一碟，口诵道经，瑶人拜其下，以筊卜吉凶。富者穿五色绣衣，或袍或衫，必插鸡羽以首，足穿草履或木屐，或赤足不袜，系金银楮于竹篙上，手执之，击锣挝鼓，赛宝唱歌。各排男女来会，以歌答之。至夜宿于亲戚之家。间有以银牌红布作贺者，客回，主各酬以生肉。除夕，备酒肉，祀祖宗，男妇聚饮。客至宜款待者，瑶妇立待左右。

凡相聚议事，必设凳筵以延年老，无凳则以银酬之，名曰坐凳银。此礼犹为近古。

祀神，前用人数队，戴革兜，穿皮甲，持抢链相逐，次以一

人抱木象，旋转而行，口作鬼啸。又次老瑶数人，穿红袍或绣衣，皆持白扇，拱手遮面，口中亦作鬼啸。每数步，聚舞喧哗，焚楮放炮。

广　　东

广东人之性质

广东人富于排外性，无论政商学界，乃至劳动苦力之夫，莫不抱此思想。属彼乡人，虽甚恶之，不肯扬其恶。苟非其类，虽所爱好，必欲屏斥以为快。如对外交涉，历来争持之烈，均为他省所不逮。其爱国爱乡之忱，均堪惊叹。

粤人性情高亢，不为人屈，酒楼茶肆之役，人唤以伙计则应，呼以堂倌则怒目而视。绅富之家雇用舆夫或男女仆役，均称请而不称雇。其主人则多与仆役共饮食，惟遇有生客则否。

粤人好大而喜新，急功而易动，故为之长官者，遂不易驾驭。彼等对于官厅，其初至也，一事之合，奉之若天人；其莅久也，一事之失，恨之若仇雠。有能以新学说、新主义相号召者，倡者一而和者千，数日之间，全省为之响应，虽以势力制之，此仆而彼起，莫能遏其炎焰。故有利用之以作奸犯科者，有善导之而创建功业者，皆较他省易于措施。

粤人性质既刚，其流而为盗贼者，则更进而为犷悍。粤盗之盛甲全国，劫兵轮，抢军械，掳人勒赎之风，视为司空见惯。但以穿窬派论之，此辈常挟利军器于身，弗愿人见，或瞪目视之，彼恐其相识也，无论如何哀求，决不相舍，必欲制其死命而后

已。故老于粤中者，遇此等事，只合合眼假寐，任其胠箧，方能免于难。此亦可见粤人犷悍之一斑矣。

外郡土客，仇杀未已，且不受官劝。乡村族居，多建炮台，县官催科，动必发兵，幸而战胜，惧乃纳税。省中录囚，日署百人，皆无辜之穷老，受钱而代死，子卖其父，如犬羊然。轻命嗜货，有如此者！

广东之赌风

广东地性蒸暖，易生疾疫。民无正业，习为博盗。白昼攫金，雾刃连队，有白鸽标之戏。标主以《千字文》二十句为母，每日于二十句散出二十字，令人覆射，射中十字者，予以数百倍之利，其余依次而降，四字以下为负。其法以二文八毫钱为一标，由此而十而百而千，悉从人便。其名有一炷香、八搭二、九撞一、大板罾、小板罾、河汉百子图等目。谓之鸽者，凡鸟雄乘雌，鸽则雌乘雄，且性喜合，以八十字之雌而十字之雄，最易合者也，义盖取此。此敛财之巧术也。意钱掷骰，割肉悬壶，藏钩压牌，皆供赌输。愚者倾家，智者疲神。

广东妇女之特性

粤中妇女，向称贞节。女子作嫁后，果系贞节，夫家则多备烧猪分馈戚友，床笫之私，守宫之验，明告六亲，夸以为荣。否则父家之人，群起而逐新妇，途中且杖而驱之，使弗能为人。故妇女于能吃烧猪为荣，非是为辱，则父母国人皆贱之。

广东女子，多有犯绿郎以死，男子多有犯红娘以死者。谚

曰“女忌绿郎，男忌红娘”，盖皆婚姻不及其时，情欲之感所致也。

广东之妓女

粤中妓女，向称老举。老举二字，不知何所取义。或言老举当系老姝之讹，姝者女子也，老者称谓发语之词，犹言老李、老张也。雏妓则称琵琶仔。粤人言及物之小者曰仔，读音如者；琵琶仔者，或言捧琵琶之雏妓，或言其身躯幼小，绝类琵琶大小也。此等妓女，初见时不问姓名，不通款曲，与之语，正色作答，意尽而止，不多赘一词；苟弗与语，则终席不发一言；或偶触以手，则趋避不遑，若将浼焉。席终，索局资，声色俱厉。畀以毫子，则掷地辨声，苟有铜毫，或不能通用者，当场请易，不稍假借，虽叫至十数次，不改其态。其冰冷之气，直如令人坐冰窖中。然至资格渐老，交情既深，则脉脉深情，常流露于不知不觉之间。或两情契洽，金屋娇藏，又能始终不渝，坚贞自矢。故老于冶游者言：粤妓愈做则愈热，义益深，情益厚。外江妓愈做则愈薄，交益密，竹杠益大。此虽不能概及全体，然大致固如是也。

广东之生活状况

粤省与外人通商最早，又最盛，地又殷富，故其生活程度，冠于各省。而省城地方，则殆与欧美相仿佛，较上海且倍之。房屋一项，自马路通行后，普通每幢每月，亦在百金以上，惟大抵为三层楼居多。若繁盛市场，如长堤西关一带，则更昂矣。寻常日

用之需，食米则每元自十斤至十二、三斤，菜蔬之价与上海差等，肉食亦然。大抵食猪者多，食牛羊肉者少。然每日宰牛之数，常至二三百头左右。绸缎一项，大都来自苏杭，除先施、大新两大公司外，未见上等货色，而取价奇昂。若土产之生丝织品，则廉而耐久，常供中下社会之需，上等社会所弗屑也。土布之产出，种类亦多，足敷一省之用而有余。

粤人自奉颇厚，虽编氓之户，食必有肉，米必上白，亦他省所罕见。其佣为人男女仆人者，每月工饭亦在五元左右，盖非此不能自生活也。此外舆夫则每名十三、四元，车夫亦在十元以上，街车街舆，价亦甚贵，大抵必倍于海上也。此为省城生活程度之概况。香港则与之相等，而澳门、汕头次之，各小商埠又次之。若夫消耗事业之发达，尤有骇人听闻者。

广东之礼俗

粤俗凡婚丧等事，其施放爆竹，最为热闹。甚至国家庆典，欢迎佛人，或新官就任，机关开幕，亦非此不可。

又粤俗，凡遇公私喜庆等事，有舞狮之举。法用大鼓一面，其声蓬蓬，后随刀叉之属，中以一人扮作狮形，沿街舞蹈。此俗以新年为最多，犹之绍俗之龙灯会而较有尚武之精神焉。

广东之戏剧

广东省城有戏院四所，曰河南，曰海珠，曰乐善，曰东关，均演粤剧。唯东关戏院开演京剧。剧场组织，均极简单。平时售价，有贵妃床对号（即上海之特别正厅）及头、二、三等之别，

自一毫至一元不等。若遇名伶奏技，则更为昂贵，至戏剧内容，大抵重文而轻武，或武生绝少，戏亦不多。所演各戏，皆从头至尾，一夜演完。近年以来，亦颇注重布景。然戏馆之建筑既不适法，布景亦不能完备，唯伶人所用服装，则争奇炫异，推陈出新，绚丽异常。

广东之宴会

广东之酒楼，可谓冠绝中外。其建筑之华美，陈设之幽雅，器具之精良，装潢之精致，一入其中，辉煌夺目，洵奇观也。著名大酒楼均在长堤一带，而城内亦间有之。其制大抵均为四楼，每家房间约二十余至四五十不等，不曰房而曰厅，厅不分号，而别以杨柳、芙蓉、青梅、红杏、太白、少陵、鸿儒、白玉等种种名色，颇不惹厌。此等厅房之组织，均用极珍贵之品，估其价值，每厅有达数千元者。开销既巨，自不得不取偿于顾客。大约每厅大者可容二席，小者一席。厅有租，大者每天八元或六元，小者四元至二元、一元。若逢年节佳日，有增至数十元者。酒楼规则，例无小帐。每客一茶，价目二毫至四毫，面水亦然。席间所用酱醋辣质，每人一份，均另外加钱，不在菜价之内。菜以鱼翅为主要之品，其价每碗自十元至五十元；十元以下，不能请贵客也。翅长数寸，盛以海碗，入口即化，鲜美酥润，兼而有之。然以群乐、南园两家为最，外此亦未必尽能合法。常有以数十元之重价，而得恶劣之制品者。此外若烧猪、燕窝等亦为珍品。至平常之菜，大约自八元至十元，亦颇冠冕矣。酒类甚繁，山西之汾酒与浙江之绍酒，均为社会所欢迎。绍酒价格，每斤常在三、四毫间。又有土产之酒颇多，其普通者为白糯米、黑糯米二种，

昧甘而性亦甚烈。若军政两界及巨商富绅之宴会，则多用洋酒，其值更昂。试以普通宴会之价值计之，厅租四元，茶资四元（以十人计），面水四元，瓜子二元，水果一元，干果一元，牌租一元（粤中打牌不抽头，每牌一副，租金五毫），翅二十元，菜十元，杂项十元，洋酒十元，则已为六十余元矣。若更加烧猪、蒸窝、点心、汽水，或叫局唱戏，并小帐及客人之轿班、差役等堂金，则已在百金左右，犹为寻常之宴会也。

广东之多妻

广东多妻制盛行。社会上咸以妻妾之多寡，视其人财产之丰啬，故往往有纳妾以为虚撑门面者。闻某富豪家，有胡椒树百零八株，每年收入极丰，而竟娶百零八妾，每妾各收一株之利益，以为饮食服饰之费。至于三妻四妾者在在皆有，盖如此方足以维持其中等人家之体面也。

作妾之妇女，大都出自贫家，此外则娼妓为多。然女学生慕虚荣者，间亦有之。作妾者但求衣食无亏，多不离贰，闺房之私，亦不计较。故一男虽有百十妾，绝少醋海风波，亦无桑间濮上之行。有谓广东妇女不好淫欲者以此。

纳妾制既如此盛行，一旦死一男子，即产出多数寡妇。寡妇俗称孤矜，又称鬼婆，人咸目为不祥人，以为其夫主之魂魄，常随妇身，有娶之者，必受其祟，故辄弃置不顾，无人再娶。其多财妇女，或可借以苦守终身，其贫者常作苦力以自活，欲觅琴瑟之好，其惟再世乎！

客籍之旅粤者，多不忌讳，实亦不必忌讳也。每有贪苦妇之财，娶为妻妾，或虽无财而廉其值，亦有娶之者。如欲娶寡妇

时，先请媒人，同至妇家，与妇面谈。如以为可，即面议聘金及迎娶日期，书券为信，届期交款迎娶可也。但无论中意与否，须备红纸包银角二毫，为觌面礼，妇得其半，媒得其半，此常例也。

广东之瞽姬

广东有所谓瞽姬者，由营是业之龟鸨，选购秀丽婀娜之女，教之以歌舞，训之以应酬，迨至十四五岁时，龟鸨即施毒手，毁其双目，另装假眼，戴墨色眼镜以掩饰之。于是出而应客之征，卖唱为业，既不辨客之老少妍媸，亦不致有卷逃之虞，惟龟鸨之命是从，亦云惨矣！

广东之妹仔

广东有中年妇女，专以买卖妇女为生活，出其储蓄，选购贫家娇好妇女，盛为妆饰，运往西洋群岛各商埠，贩与当地华侨为婢妾，获利不赀。被卖之妇女，名曰妹仔。故男子被卖，名以猪仔，义原于此。

广东之自由女

迩来妇女解放之声浪日高，粤已有自由女一种产物。女子至成年后，绝不受家庭之束缚，家庭亦不欲束缚之，凡居住婚姻，均任女自由活动，俗谓为自由女。此种女子，甚有竟入巫山之梦，上焉者一宵之缠头费不过十元，其次则五元已足。盖欲借以

选择乘龙快婿也，苟两情融洽，即可赋《关雎》之什。此种举动，女不以为羞，家庭亦然，社会亦视之淡然若忘，亦云奇矣！

广东之妈姐

粤俗中人之家，有所谓妈姐者，即佣妇之称，如苏沪之所谓杜姐是也。唯其性质，与别不同，每当黄昏，或夜阑人静，则常见有时装革履者，浑身黑服，头发光鲜（此等装束，粤谓之妈姐装），或三五成群，或独行踽踽，于西濠长堤十八甫一带，出没其间。此种人以一般青年寡妇居多，间或罗敷有夫，而为穷所迫者，亦有乡村少妇，既嫁而不肯归夫家者。闻此等妈姐，尝自立一行，其团体力甚大。有以月得之工资，储蓄为会，或畜少婢，以为货殖者，名之曰妈姐妹。然其中黑幕甚多，一入彀中，弊端百出。

妈姐之性质，不注重于月薪，别具一种思想。其有少年娟秀者，价值亦必较其他为昂。一入主人之家，莫不殷勤侍奉，逾于仆婢，务得主人之欢心。若主人年纪老迈而有少妾或小姐者，则必深得少奶奶及小姐之欢。于是由恋爱而信任，往往有席卷而逃者。否则多方引诱其少奶奶出外为非作歹，一般登徒子多借为引线。若其主人年尚轻而或有少主人者，妈姐必曲意奉承其主人或少主人，日久月累，于是桑间濮上，月夕花晨，而主人不可一日无此妈姐矣。甚或有名为佣妇，而阴为侍妾者。形形色色，不堪尽录。此妈姐对内之手段也。至若公余饭后之时，盛服靓妆，漫游于洋场僻道之中，一般轻薄者，或以语言调笑，作自荐之机，或明讥暗讽，为挑引之资，果属俊俏风流，不难另眼垂青。故粤之嗜此者，谓为淘古井（粤俗以人财两得为淘古井）。此妈姐

对外之手段也。相沿既久，甚至有大家闺秀，亦效其装束，盖以其能惹起旁观者之特别注意也。

广东之蛋妇

粤有所谓水鸡者，即所谓蛋妇也，以其居水滨，故名。浮家泛宅，一叶扁舟，日以渡人为业，生涯亦颇盛。顾此等水鸡，则注意于夜市，所撑之艇曰沙艇，装璜美丽，洁净非常。每当夕阳西下，则灯火齐明，沿河一带，如西濠口、长堤、沙基等处，济济溶溶，触目皆是。一般青年蛋妇，盛服艳装，坐以待客，或高唱其咸水之歌，或娇呼其唤渡之声，于是叫艇呀，游河呀，乘凉呀，过夜呀，一片柔脆声浪，乍聆之如春莺出谷，殊令人解颐。遇炎夏时尤多。第见其衣黑绸之衣，长者及膝，着黑绸之裤，短及于胫，赤足盘坐，而露其雪白娇嫩之肤焉。夜度之资甚廉，然多麻疯之症，偶一不慎，则祸立随之矣。

广州岁时纪

六月初六日，俗传为龙母娘娘诞日，群趋悦城庆祝之（悦城在德庆县，地濒西江）。是时建醮演戏，异常热闹，多有集会贮款，届期偕往参神者，数日后始返。惟是月西潦正盛，轮渡往来，以载客日众，常遭沉没，官厅每加禁止。又是日人家多检衣物曝之日中，故谚有“六月初六晒衣服”之谣。

十三日，俗传为鲁班先师诞。建筑家及水木工匠最敬奉之，是日休业庆祝，亦有建醮巡游之举。

十九日，俗传为观世音诞日，群往拈香顶礼，尤以妇女为

盛。多有联集观音会，醵资为礼神用费，热闹极盛。

六月前后，城西荔枝湾，荷香荔熟，游客扁舟一叶，纳凉其间。夕阳西下，清风徐来，裙屐少年，三五为偶，游宴竟日。

七月初七日，俗传为牛女相会期，一般待字女郎，联集为乞巧会。先期备办种种奇巧玩品，并用通草、色纸、芝麻、米粒等，制成各种花果、仕女、器物、宫室等等，极钩心斗角之妙，初六日陈之庭内，杂以针黹、脂粉、古董、珍玩及生花时果等，罗列满桌，甚有罗列至数十方桌者。邀集亲友，唤招瞽姬（俗称盲妹），作终夜之乐。贫家小户亦必勉力为之，以应时节。初六夜初更时，焚香燃烛，向空礼叩，曰迎仙。自三鼓以至五鼓，凡礼拜七次，因仙女凡七也，曰拜仙。礼拜后，于暗陬中持绸丝穿针孔，多有能渡过者，盖取"金针度人"之意。并焚一纸制之圆盆，盆内有纸制衣服、巾履、脂粉、镜台、梳篦等物，每物凡七份，名梳装盆。初七日，陈设之物仍然不移动，至夜仍礼神如昨夕，曰拜牛郎。此则童子为主祭，而女子不与焉。礼神后，食品玩具馈赠亲友。拜仙之举，已嫁之女子不与会，唯新嫁之初年或明年必行辞仙礼一次，即于初六夜间，礼神时加具牲醴、红蛋、酸羌等，取得子之兆，又具沙梨、雪梨等果品，取离别之义。惟此为辞仙者所具。他女子礼神时，则必撤去。又初七日午间，人家只有幼小子女者，咸礼神于檐前。礼毕，燃一小梳装盆，曰拜檐前，祈其子女不生疮疥。俗以檐前之神为鳂鯹神也。复有一事，即于是日汲清水贮于坛内密封之，尝久贮不变臭味，曰七月七水调药，治热性疮疥，极有特效。

自七月朔至月望，俗名七月半，又称鬼节。各家皆择日以金银衣纸（即各种色纸，俗以为可制冥衣）、溪银（即冥中钱币）、元宝等冥具，盛于纸囊，加封缄固，称为包袱，书先人姓名官阶于其

外，人各数包不等，于午后具酒馔祭祖毕，燃化之，曰烧衣。其夜又以种种冥具及水饭酒菜香烛等祭于门前，以祀无主之鬼魂。祭毕，燃冥具，舍酒饭于门首，曰烧幽。最后掷铜钱于街中，其意原借金声驱鬼，唯顽童多来争拾，闻声预集，喧攘无似。又烧衣亦有延迟至十五日以后者。

七月初六日，俗传为康元帅诞日，群往沙头庆祝之(沙头地名，属南海县辖境，在省城西，有水道可达。礼佛者舳舻往来，衔接不绝)。亦有所谓主帅会，即醵资以供礼神之用。

七月十三日，僧尼寺院有盂兰胜会之举。诵经施食，以祭幽灵。亦有人家附亡人牌位于会中，曰附荐。其妻孥女眷等，日夕临吊，哭泣甚哀，并有口串文语，随哭随道，如歌辞焉(粤俗凡遭丧故，女界多如是哭奠之)。盂兰会至十五日停闭，焚金银纸衣及纸制用物住宅等。

七月十五日，俗称为中元地官诞，礼神者多往观音山三元宫庆祝。

七月廿二日，俗称为财帛星君诞，建醮庆祝，各界皆拈香虔礼之，并有燃花炮、接胜灯之举。

七月二十四日，俗称郑仙诞。郑仙即安期仙，飞升于省城东门外白云山，祠宇在焉，曰郑仙岩，又曰云岩。礼神者皆往庆祝之，谓之游白云。并顺道游览附近诸名胜，如白云、双溪、濂泉、能仁、景乐诸僧寺，云泉、碧虚诸道院，九龙泉、摩星岭、滴水岩、蒲涧、濂泉之胜，有流连数日始返者。惟游玩者终不及礼佛者之盛，虽妇女亦间关跋涉，趋往礼佛。然陆道交通不便，且时有盗贼之虞，非合群未敢轻往。俗以曾游白云者，身体必加强健，故趋之若骛。又俗以凡游白云，至少必二三年继续往之，甚有每年必往参礼者。又是日俗称城隍诞，廿三夜间，乡人及蛋户

等，群往城内惠爱街都城隍庙露宿一宵，曰打地气。庙内外栖止殆遍，几无尺寸隙地，男女杂沓，扶老携幼，流弊甚多。地方官严厉禁之。俗以曾打地气者凡百顺遂，故乐此不倦。又是夜子时祝寿，凡上头注香者，获福无量，故非有权势者不可得。而打地气之流，其初盖为注香较早，后乃失其本旨，直曰打地气。

七月卅日，俗称地藏皇诞。苟是月小建，则地藏皇不开眼；大建则否。各家于是夜燃多蜡炬于中庭，以清香纸宝祭之。

九月初三日，俗称灶君诞，东厨司命定福之神，各家无不牲醴敬祝之，贫家亦必焚香燃烛，勉尽其仪。

八月十五日为中秋节，俗称八月节。节前十数日，市面有月饼出售，饼作圆柱形，高及二寸，径不及三寸，有酥皮、硬皮二种（俗有专以硬皮者为月饼，酥皮者曰酥饼）。酥皮饼其皮为多数极薄层垒，富于脂油，作红黄白赭诸色。硬皮饼其皮仅一较厚之层，以火烘作赭色而已。无论何种，因其馅之材料不同设立种种名目，如味咸者有咸肉、霉肉等月饼，味甜者有甜肉、金腿、烧鸡、叉烧（叉豚肉而炙熟者，俗曰叉烧）、豆沙、豆蓉、莲蓉、麻蓉等月饼，殚于缕述。购饼之店曰茶居，平时售茶，届八月时，其门首悬一挑凿通花之金碧木牌，颜曰“中秋月饼”，他时除去之。又有所谓月光饼者，饼甚小，其表面绘花草人物等，载以宏大华丽之玻面锦盒，其劣者粗加绘采，纸盒盛之。节前数日，各家以月饼为馈赠之品，配以橼柚鸡鸭等，并以月光饼分遗小孩。节日互相庆贺，名曰拜节。祀神祭祖如仪。是夜以橼柚、月饼、果品及炒螺（石螺、红螺之属炒熟之，味甘可食）、香芋等拜月。夜半设酒馔中庭，宴饮为乐，曰赏月。翌夜再宴饮，曰追月。赏月、追月之宴，有于珠江之滨，雇河道船畅饮者。船宏大，陈设精美，调制肴馔，每有独到之妙。又是夜各家，以小灯联续多数，砌成字

形或特殊形，高揭于家屋之高处，曰庆贺中秋，俗曰竖中秋。满城灯火，如明星罗列，即小孩亦有提灯之会，盖取光明之意。俗以十五夜月色明亮无瑕，则是年食用油类必平售，否则价昂。十六日，外嫁之女回母家拜节，亦称钻节罅。

广州之中秋节一

广州每至八月初间，城中各饼店门前挂一挑凿通花金色之木牌，上刻“中秋月饼”四字，很是精致。直到中秋以后，才将除去。店中陈列之月光饼有圆式者，有方式者，有椭圆式者，有多角式者，大小亦各不同，有大似盘者，有小似碗者，表面用种种颜色，绘花草人物等图，装以玻璃盒或纸盒，甚是美丽，人家多买之赠送亲友。另有一种月饼，因馅之材料不同，分甜肉、咸肉、豆沙、豆蓉、莲蓉、蒜蓉、烧鸡、烧鸭、金腿等种种名目，节前人亦多买之赠送亲友，名曰送节。迨至中秋节一日，各商店各工厂均皆休息。是日清晨，各家将月饼柚子及各种果品，陈列桌上，焚香燃烛，祭祖礼神。家中大小，互相庆祝，并有到亲友家去庆贺者，名曰拜节。迨至夜间，在天台或后园旷地，陈设方桌，陈列月饼、柚子、炒螺、香芋等，并燃香烛。各妇女向明月礼拜，拜毕，燃放爆竹，并坐明月之下，谈话、说笑、唱歌、食果饼，并有设筵夜宴者，至深夜月落，才各散去，名曰赏月。亦有在翌夜再宴饮者，名曰追月。赏月追月，亦有在江滨上，雇定河船，在船上举行者，乘凉畅饮，颇甚愉快。各家男女，并有在节前数十天，用竹条扎灯笼，及果品、鸟兽、鱼虫并各种庆祝中秋字样，上糊色纸，绘各种颜色，中秋之晚，燃烛于内，用绳系于竹竿之上，高树于瓦桷或天台之上，光亮灿烂，实与明月争

辉。有时并有童子提灯会，沿街游行唱歌者。

广州之中秋节二

广州有竖中秋之举。竖字之义，颇涉不经，亦习惯语也。盖广州屋宇，多有楼台，中秋之夕，咸竖旗于台上，饰以灯笼，富家所悬灯笼或至百数，砌成庆贺中秋等字，年来有用电灯者，高可数丈。家人咸集于台中，聚饮为乐。而中人之家，竖旗一杆，灯笼两颗，亦自乐其乐。是夕若登高远眺，光芒万丈，不啻琉璃世界也。粤谚有云："八月十五竖中秋，有人快活有人愁。有人楼上吹箫管，有人地下皱眉头。"语虽鄙俚，颇得"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在谁家"之遐想。

中秋夜相传为月生日，拜月之风，非独粤省为然。其特异者，则礼节及果品也。月姐人称之为女神，故拜月之义务，多属妇人或女子。行礼之时刻，必以夜半，细语人不闻，北风吹裙带，至今思之，粤俗犹古风也。果品多用芋头、柚子、菱角、月饼（其味之精美，为各省所无，上海所销售者，亦远不及之）等类。拜月之后，即将是月所售入之柚子剖食，如柚子中通者，可卜吉兆；否则是年多忧闷（按上等柚子多中通）。亦迷信也。芋头必载以大盘，中藏一大芋，名曰芋头母，其旁则绕以小芋，取子孙众多之义。

月光书之俗，四乡多行之。虽然"月光书"数字，颇不明瞭，惟欲解释月光书之意义，不可不先知粤省之木鱼书。木鱼书者，粤曲之一种，纯用粤语以为弹唱，亦如上海新滩簧之一种也。木鱼书之种类极多，如《客途秋恨》、《三娘教子》、《蒙正拜灶》等类皆是。月光书者，即中秋夜所卖之木鱼书也。是夕玉兔初升，卖者咸集于道，高呼"月光赢"不止。盖粤人讳言输，输

与书同音，故然。妇孺多争购，以卜吉凶，如所购者为《客途秋恨》，则有落魄之兆。如所购者为《蒙正祭灶》，则有先难后易之兆。殆粤人无一而不迷信也。

迷童子之俗，本与中秋节无关，惟迷童子多行于中秋最后之数夕，因月明如昼，后有谓必于是日举行，始获灵验，故亦成中秋节之习俗焉。其法先择男子一人，令合眼危坐。作法者乃先烧符一度，其符咒极简单，人多知者。令数人手持香火一大把，向童子前后摇曳，若画圈然。约半小时，童子即喃喃自语。众乃呼曰："师傅至矣！"复问曰："师傅喜用刀耶抑剑耶？"问至男子点首，即为合意，众乃以器械授童子，觉飞扬起舞，若有家法。演毕，男子即睡倒，呼其名即醒。或曰：是殆野鬼游神所凭借也。惟中秋节前后，迷童子之俗所在多有，何野鬼游神若是之多也！殆亦精神作用，男子久坐为符火所迷，遂动作于不自觉耳。

又粤俗八月朔日，诸女士树三角小旗于庭院，上缀银铃刀剑诸物，风过锵然，殊堪悦耳。夜则悬红灯三碗于竿头，至月晦始罢，洵兰闺韵事也。

广州之七夕

广州风俗，綦重七夕，实则初六夜也。诸女士每逢是夕，于广庭设鹊桥，陈瓜果，焚檀楠，爇巨烛，锦屏绣椅，靓妆列坐，任人入观不禁，至三更而罢，极一时之盛。其陈设之品，又能聚米粘成小器皿，以胡麻粘成龙眼、荔枝、莲藕之属，极精致，然皆艺事，巧者能之。惟家家皆具有秧针一盂，陈于几，植以薄土，蓄以清泉，青葱可爱，乃女伴兼旬浸谷，昕夕量水，凭炎热天时酝酿而成者。睹此觉中土"谷雨浸谷，芒种莳秧"之说，犹

滞古谚，拘于地、囿于时也。广州盛暑时，昼皆衣单絺衣，夜较凉，可衣复絺衣。其天时如此。粤稻岁两熟，七月莳秧，十一月刈稻，以为常。

广州之金花夫人

广东金花妇人庙最多，其说不一。或曰金花者神之讳也，本巫女，五月观竞渡，溺于湖，尸旁有香木偶，宛肖神象，因礼之月泉侧，名其湖曰仙湖。或曰神本处女，有巡按夫人方娩，数日不下，几殆。梦神告曰："请金花女至则产矣。"密访得之。甫至署，果诞子，由此无敢婚神者。神羞之。遂投湖死。粤人肖象以祀，呼金花小娘。后以能佑人生子，不当在处女之列，故改称夫人云。神诞为四月十七日，画舫笙歌，祷赛极盛云。

广州之仔字称呼

粤俗呼泥腿曰滥仔，呼幼稚曰小仔，呼幼女曰柳阴仔，呼使女曰美仔，呼十岁内男女曰囱门仔，呼纨袴曰河官仔。案仔即崽字，音宰，北人以为骂詈之词，与羔子、踣子等矣。

广州之密蔷薇陋俗

嫁女送亲，所在皆然，广东顺德县为尤甚。凡来者环立门外，主不迎送，亦不供茶酒，名之曰密蔷薇。

广州之飓讯

粤中濒海多风，正、二、三月发者为飓，五、六、七、八、九月发者为台。台甚于飓，而飓急于台。习海道者设为占候之法，或按节序，或辨云物。正月初四日为接神飓，初九日为玉皇飓（此月验也，一年皆验），十三日为关王飓，二十九日为乌狗飓，二月初四日为白发飓，三月初三日元帝飓，十五日为真人飓，二十三日为妈姐飓（即天后诞辰也。凡真人报多风，妈姐报多雨），四月初八日为佛子飓，五月初五为屈原飓（系大台之旬），十三日又为关王飓，六月十三日为彭祖飓，十八日为彭祖婆飓，二十四日为洗炊笼飓（自十二日至二十四日，皆大台旬），七月十五日为鬼飓，八月初五为大台旬，九月曰九降（自初一日起至十八日止，往往风迅发不常），十月初一为大台旬，十八日为弥陀飓，十二月二十四日为送神飓。飓可支，台不可支，盖飓散而台聚也。

广州之娘妈会

旧历三月十七日，广东有娘妈会之风俗。凡值会者，于是日必备具烧猪、红包、棋子饼以及各种之果子，或各种之糖果，一直扛到庙中祭娘妈，俗称做寿。祭毕，全体会友到当值会者之家中，将祭品大家平分，携回家中，俗呼抽肴。与绍俗之子姆会，实大同而小异也。

广州之银洋称呼

粤中所用之银不一种，曰连，曰双鹰，曰十字，曰双柱，曰北流锭，曰镊，皆乾隆初年以前所用。其后外洋钱有花边之名，来自墨西哥。又有鬼头之名，盖外人往往以其国王之象印于钱面也，今民间呼为番面钱；以画象如佛，故又号佛番。南、韶、连、肇多用番面，潮、雷、嘉、琼多用花边。粤中用钱，千敲百凿，率皆烂板。其发江浙者，曰出舱光板，无一椠痕。每圆以广平秤之，足重七钱二分，以寻常通用烂钱易之，每元加二三分四五分不等。

广州之麻蛋烧猪

煎堆一名麻蛋，以面作团，炸油镬中，空其内，大者如瓜。粤中年节及婚嫁，以为馈遗。又粤俗最重烧猪，娶妇得完璧，则婿家以此馈，女氏大族，有用至百十头者，盖夸富也。如不致送，则媒氏随押妆奁，背负其女而归矣。其他赛愿敬神之事，率皆用之。最足奇者，观音诞辰，亦荐此品，岂佛门清净之戒，不至南天欤？

番禺之婚俗

乡间娶妇，大约过礼后三五年迎亲，迎亲后又三五年而新妇乐家，此固习俗使然，而老婆债亦为一重要原因也。盖贫家娶妇，亦须用数百金，其金多由息借或请会执会而来，是谓老婆债。过

礼所用，以至迎亲，恰可清还。迎亲所用，以至乐家，又恰可清还。还清老婆债，然后谋所以养妻子。贫人生计，大都如是。

乡中女子，习染归宁不返之风。回软即返母家，及将满月，再回夫家数日。此后则元日、端午、中秋照例须回夫家过节。有不愿者，先时逃避，谓之走节。节后数日，便归母家。亦有终身避匿，不回夫家，亦不回母家者，谓之走密身。迨至夫死，乃如常出入。又有为夫立妾，以遂其不返之愿者，谓之赔银；贫家多有之。

女子出阁后，约留夫家数日，即回软。自是除过年过节外，以在母家之日为多。必俟有子，始肯乐家；否则迟至十年八年者有之。若逼之太甚，则往往轻生服毒死。故为翁姑者，每托词姑病，接妇回家。留三两日，妇又常托词送嫁，仍返母家。谚曰："家婆多病痛，新妇多嫁送。"所谓多者，非真多也，皆托词耳。

乡人因女子乐家迟，故早婚者多。中人之家，大约十七、八岁便置家，盖待至新妇乐家，亦已二、三十矣。若贫寒之家，则娶者迟，嫁者亦迟，往往四十乃有子。此富家较贫家所以常多一二代也。

俗谓弟妹嫁娶，先于兄姊为跨（读揽去声）头，兄姊不能嫁娶，致误弟妹之婚期者为阻头。阻头不便，跨头不祥，故通常十二三岁即定婚。然有因拣择过严致成阻头者，谓之拣大；父母心急，即草草为之结婚。谚曰："千拣万拣，拣只烂灯盏。"盖指此也。女子自梳，多于此时行之，亦有伺他家男子夭折，往为执丧者，谓之冒贞。总之，自梳、冒贞以及归宁不返之俗，皆"阻头不便，跨头不祥"之说有以致之也。

乡中多有子娶妇，满月后即使之过埠谋生者。夫无怼语，妇亦无怨言。盖徒有夫妇之名，而未有夫妇之实，故皆淡然若忘也。

数年之后，其夫归里，而新妇恰亦乐家矣。顾往往有嫌其妇年老或貌丑而买妾者，此则家庭之变，抑亦风俗之羞也！

乡间妇女，视贞洁二字最重，足称节妇、烈妇、贞女者，随处有之；而再醮者则百不一二，间有之，辄为姊妹所不齿，绝之终身；若淫奔更不经见。贞洁自守，相习成风，偶遇干戈，死者无算。闻咸丰间此风最盛，因拒贼而死者甚多，惜文献不足，乡人仅能言其事，而不能举其人，致轰轰贞烈，竟湮没而不彰，真一大憾事也。宁死不辱，今犹及见，间有过激者，因不愿与夫同室，或仰药以死，或乘隙而逃，或罄所积蓄为夫立妾者，视男女同室为大辱，等生命于鸿毛。此为乡间妇女之特性，若能维持之不使太过，风俗之美，何以尚之！顾自富人之势盛，而婢子之廉耻无存，自由之说行，而闺女之风纪渐坏。涓涓不息，流为江河，良用隐忧，曷胜浩叹！

番禺女子之不落家

大抵主张女子不嫁者，当以女子之生计为重要问题。盖女子确能自立生活，不需男子之扶助，即父母之力亦无依赖之必要，夫然后可言不嫁。番禺土地膏腴，居民多以蚕桑为业，家无贫富，其女子皆能采桑缫丝，一日所得，多则可七、八角，小者亦三、四角，乡间生活程度，固不若城市之高，以此自给，绰然有余。彼辈既有所恃，又以嫁为人间最羞辱之事，于是遂相约不嫁。即为父母所强嫁，亦必不落家。不落家者，嫁后不与丈夫同寝处，越日仍归母家，与同党姊妹为伴，谓不失落于夫家之意也。闻彼辈同性相处，情若夫妻，对于背约嫁夫者，虽无一罚惩之专条，然设为同伴姊妹所知，则预先锢之别室，不令返家。故为父母者，

对于其女子嫁期，必先守秘密，时期已近，然后预备密室，闭其女不使外出。女之伴侣必相率而来，仍欲劫之他所，使不得应期成礼。或向之声罪致讨，诘责之，殴击之，致嫁者每有哭叫寻死之举。顾此为朋辈私约，不敌其父母之威权、男婚女嫁之通例，于是彼辈之第一步不嫁主义已经失败，则进而行其第二步之不落家主义。于将成礼之日，先将嫁者之衣服脱去，用布袋将其上下体遍加束缚，更密缝之，以为符记。及次日新妇归母家，诸女伴乃验其带裹线缝之封识，若不符原式者，必相聚而痛殴之，虽父母无如何也。以故新婚之夕，新妇每因抗拒其夫之行使夫权，恒至用武，相视如仇，殊足令人捧腹也。虽然，彼辈若果以嫁夫为莫大羞耻，或以不嫁为免其生育之痛苦、室家之系累，则实行其独身主义亦是一种问题。乃彼于桑间濮上，男女杂作，每多自由恋爱之事，又或不愿嫁其父母代择之男子，而必嫁其自识之男子，亦是一种问题。乃彼既不告其父母以所欲嫁之人，又不愿意嫁其父母所代择之人，又非实行真正之独身主义，不过借不嫁之名，以便其桑间濮上、朝秦暮楚之多夫主义，及至春风暗度，豆蔻含胎，深恐泄漏春光，于己所宣示于人之不嫁主义有所矛盾，则不免有绝无人道之堕胎情事。我恐此种行为，虽持自由恋爱议论者亦当不取，尚有何言者！

至于既嫁而不落家之女子，虽居于母家，究因继续宗祧为我国人公认为人子莫大之责任，彼不落家之女子，不敢公然以个人私心，显违宗族社会通例，于是富者输款于夫，俾其娶妾（在别处娶非不落家之女子），然后一己可以自由。否则年时令节亦必裹粮归夫家，住宿一宵而去（粤俗女子既出嫁者不得在母家过节）。在此一宵间男女同处，未免有情，且距婚期已远，同伴之监督已疏，夜阑人静，事可自由，百炼钢或为绕指柔，固意中事。故不落家

之女子，与其所天，经此数次之化合作用，往往发生肉体之关系，而成子姓。既成子姓，不得不正式宣告落家，至是所谓不嫁之贞女，遂一变而为已嫁之妇人，已嫁而不落家之妇人，又再变而为落家生儿之当家妇矣。

吾文至此，已无可述，兹再记一二实事，以为吾文之实证，并以助阅者兴趣。顺德某氏女，于田间姘一男子，爱恋有日，父母不知也，旋以女许配某氏子。新婚之夕，女坐洞房中，见夫来，俯首至臆，不敢迎视。久之，夫欲与合。女不从，夫强之，女悉力抗拒，竟至用武。正撑拒间，其夫忽大声曰："汝毋庸徒事拒抗，试观我为何人！"女闻声诧异，急偷视之，即素所恋爱之人也。又某氏女，嫁后即归外家。此女固多所恋爱，念一经落家，则相与行乐者唯丈夫一人，独乐之乐，不若与众共之，朝暮秦楚，政由己出，乐之至也，因亦不落家。而邻右飞短流长，丑声四播。夫闻而侦之，一日，遇女于林中，见与男子戏。夫亦不言，次日，即遣人示意于女，索金娶妾。女积蓄富，立出八百金与之。其其夫乃以五百金别纳处女焉。（编者按：此篇所纪，与前篇微有出入，姑存之以供参考。）

顺德女子之金兰契

金兰契俗名夸相知，又名识朋友。其俗不知始于何时，或谓始于丝厂之女工。粤省业丝，以顺德为尤盛。其厂内纺茧缫丝，皆全用女工，其数常至数百人。女工之感情遂日洽，故有择其平日素相得之一人，结为金兰之契，其数仅为二，情同伉俪。后佣妇多效之，浸假而大家闺秀亦相率效尤，遂成风气矣。其内容男界或不能尽知者，其契约成立之手续，必须双方允洽，颇具法律之

形式，如双方颇有意，其一方必先备花生糖、蜜枣等物为致敬品，以为意思之表式。若其他方既受纳，即为承诺，否则为拒绝。至履行契约时，如有积蓄者，或遍请朋侪作长夜饮，而其朋侪亦群往贺之。此后坐卧起居，无不形影相随，曾梁鸿、孟光不足比其乐也。契约既经成立，或有异志，即以为背约，必兴娘子军为问罪之师，常备殴辱，几成一种习惯法。按二女同居，虽不能具有男女之形式，实具有男女之乐趣，或云适用磨擦力，或云适用机械的，此言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彼辈更择有后代（即嗣女）以承继其财产，后其嗣女复结一金兰契，若媳妇然，如血统之关系，亦云奇矣。

顺德女子之不落家

不落家之风，与金兰契实有连带之关系。彼女子既有金兰契，遂共约不适人，后迫于父母之命，强为结婚，乃演成不落家之怪剧。不落家者，即云女子已嫁，不愿归男家也。金兰契之风，以顺德为最盛，故不落家之风亦以顺德为独多。女子嫁期有日（粤语谓之知日），必召集一群女子（粤谓之花枝群），作秦庭七日之哭，如丧考妣，其金兰友亦在焉。临过门之夕，嫁者必被带束缚，其状若死尸之将入殓，复饱喂以白果等物，使小便非常收缩。及归宁后，其兰友必亲自相验，若其束缚之物稍有移动，是为失节，群皆耻之，其女必受辱不堪。故顺邑常有娶妻数年，而不识其妻之面者。每岁翁姑寿辰，或度岁度节，非遣仆役至女家恭接数次，不能望其妇一来，即来亦数日即返；见其夫婿，若遇仇雠，夫妇之道苦矣。前十年尝有迷夫教，致其夫于死者，近年此风少戢，但娶妇非数年后，不能望其常来也。

顺德之婚俗

婚礼之野蛮，各地迥异其趣，但顺德尤为特异。迎娶时新娘登彩舆后，必沿途放声大哭，俟将到男家时，其声始辍。彩舆到门，无论冷热，新郎必持一白纸扇，出门时将扇头向彩舆一敲，谓之踢轿门。新娘既入，新郎必先俟于新房门首，门设有竹梯，新郎礼服登至梯之绝顶，亲友群集于梯下，劝新娘以酒，口呼步步高升。俟女仆背新娘至，新娘之高度适与梯等，新郎乘势以手挑其首帕。时新娘带一虎头形之冠，必俟入房后始卸去，且禁儿童遇之，谓煞气急大云。古礼御轮三周，妻至则揖以入，且以宾礼待之，所以致礼也。顺德风俗，竟有绝端反对者。见舅姑时必膝行，庭中置一方桌，新娘膝行于桌之前方，必叩首数次，膝行至桌之后方，又叩首数次，如是周而复始者约数时（粤语谓为跪茶跪酒），新娘多有不胜其苦，而当堂痛哭者。闹房之风则野蛮异常。俗有所谓会友者，其形式又非谱友，盖先未冠者数人联合一小团体，专预备亲娶时互相扶助者也。闹房之际，会友毕集，新娘立于中庭，会友乃多方调笑，或令新娘为不能为之事，稍不如命，则多烧爆竹，新娘面目手足衣服常为火所伤，其情状恍若囚犯之行刑。更奇者，闹房时不许新郎在侧，实不知其目的之所在也。

赤溪民俗纪

赤溪蕞尔片壤，土瘠民贫，居民多以耕樵为生。家食自安，争讼者少。唯风俗虽朴，民情实顽，必泽以文化，渐摩日久，方可化为驯良。

境内舟车之属，制极朴陋。舟无篷，炎暑阴霖，均多不便。陆行肩舆只用两竹夹木板坐其下，下横一木。以为足踏，上无帷帘，遇雨则以篛叶围之。乡间有小车，一人手推之，载货而不能载人。观此种种，可见其地民智之愚陋矣。

圣人神道设教，其俗固有不必尽变者，然末流淫祀野巫，遂炫其术以蛊愚氓，则流弊亦不可胜言。赤溪土人祷祀珓卜，颇致诚敬，凡有兴作大小诸事，必卜之于神。此外复有降童，尤涉怪诞。往往自言神降其身，人遂就其占休咎，决从违，一国若狂，奔角[走]恐后。逾时神去，而降童如常焉。《汉书·郊祀志》谓粤人信鬼，不其然哉！

粤东敬神烧爆，谓拾得爆首，则其人生理饶裕，明岁复以大爆酬神。省城以二月，佛山则三月，赤溪则元宵前后数日，特无其繁盛耳。

正月间复有舞狮之戏，锣鼓阗咽，魅面及执矛盾者随之，超距击刺，与舞狮相间。乡人之傩，兼以习武海徼，熙春之乐，大率类是。

赤溪俗，嫁娶之日，彩舆凡经亲串门首，必小驻片刻。其家妇女，即至舆前送贺，并有馈遗，或银或钱，或花绣果饵之属，杂沓纷投，舆为之满，于施衿结褵之外，复多此礼，亦云奇矣。

居民善牧豕，香山、澳门等处销售颇广。缘粤俗赛神婚礼，概用烧猪，复以尾长者为贵（盖取有始克终之意），而赤溪之豕为最合度也。

曲江之奇俗

曲江之北有大山二，一狮子山，一即象山。两山相接处有石

门，乡人称为双石门，为曲江通海之道。一般乡愚呼之为石公。有时小儿啼哭不安，即选择黄道日，备香糕、果品、素斋、纸钱、锡箔等等，至双石门借名。其名必嵌有石字。先用硃纸请道士书“双石成”或“石天保”等名字，至双石门，拈香祈祷后，将硃纸所书之名贴于石门上，沿路呼所取名字还家。俗传如此能使小儿强壮，易于长大。此种举动俗称借名。俟小儿成年嫁娶后，仍备香烛糕果等物，至双石门设祭，称为还名。职是之故，双石门前，几于每日咸有借名还名者，可谓迷信已极。此外复有向他姓人家借名、偷名者，向何家借名，其名即兼某姓字，若向张姓借，则名张。至偷名之举，则先探知某家人丁兴旺，请人向某家偷一饭碗及筷。偷时如为其家所觉，则云不到，复更人去偷。偷名者返时，儿母抱小孩于门前迎接，称为接名。偷名者呼名，儿母即代儿应之，以为偷取名后，自此可无灾病矣。

潮州风俗乐府十咏

粤俗以潮州为最坏，清黄霁青太守作乐府十首。

翻　金　瓮

戒迁葬也。潮俗溺于风水，妄思趋吉避凶，既葬其亲，复出诸土，水之，火之，兵之，瘗骨以坛，名曰金罐。易其处曰翻。甚有累迁而卒暴露者，是宜戒也。诗曰：翻金罐，何其愚，风水不知有与无。尔祖尔父生何辜，死后窀壤不得安其居。百镒延堪舆，千金买山地。抔土犹未干，掉头旋复弃。发邱斫棺析骸骨，何异狐埋更狐搰。子孙忍为盗贼行，富贵焉能畀凶悖。美哉金罐藏诸幽，夜来鬼哭声啾啾。牛眠吉壤如何求，又有觊觎人巧偷。（潮

民往往有以吉地盗换埋骨者。)

螟 蛉 子

斥乱宗也。潮俗人家，以丁多为强，乞养他人子，非独单门然也。其有貌为鞠育，包藏祸心者，更多故矣。异姓乱宗，显有功令，是宜斥也。诗曰：螟蛉子，多奚为，曰以保族撑门楣。老无儿，嗣厥后，吁可怪，九子母。伤人抵罪李代桃，同时豢养同豕牢。给赀行商涉洪涛，割蜜饲蜡酬其劳。性命谬相托，恩义良已薄。一朝反唇乃交恶，此孽由来君自作。(注：凡讼养子不肖者，称螟孽。)

女 儿 布

伤乖离也。潮俗嫁女，以葛布箱装，称家多寡，其极精细者，名女儿布，所以遗藁砧者。婚姻道衰，夫妇相弃，布乎布乎，非以结绸缪者乎？是可伤也。诗曰：女儿布，产绵阳，采葛澡丝凝雪霜。细如鲛绡薄蝉翼，非烟非雾含风凉。富家嫁女多越好，贫家嫁女一匹少。为郎制衣稳称身，服之无斁期偕老。可怜一朝恩义疏，夫弃妇兮妇背夫。犹是箱中一匹布，谁道新人不如故。

打 怨 家

惩械斗也。潮俗强悍，负气轻生，小不相能，动辄斗杀，名曰打怨家。非条教所禁，口舌所谕，势已积重，官则权轻，威克允济，区区补救，奚为乎！是宜如何惩也。诗曰：打怨家，有何怨？有怨何不诉官衙，睚眦辄尔兵相加。壮丁在前老弱后，藤牌鸟枪卒然凑。今日斗，明日斗，彼洞胸，此绝脰。一哄纷纷如怨兽，杀人者谁莫穷究。官来弹压空寨逃，祠堂屋宇点火烧。出此

下策真无聊。亦有调停两和息，反复无常旋构隙。小惩大戒终何益！呜乎安得十万糗粱三千兵，制事许以便宜行，三日以往可供[使]蛮村慑伏民无争。

买　输　服

哀被诬也。潮俗非命死者，其家每置凶徒于不问，辄指告懦而富者为索钱计。欲壑既满，大仇亦忘，否则剔髎不已。出钱者命为买输服，弱肉强食，倾家有之。为问司谳而保富者谁欤？是可哀也。诗曰：买输服，鬼头银，锱铢积累多艰辛，乃甘跪献控诉斗杀之家人。杀人是甲不是乙，甲乃穷子乙富室。择肥而噬奇货居，一棺肯盖千金躯。悭囊破出无奈何，强者欢娱弱者贺。岸上饿虎饱，水中饥鲸馋，可怜有冤屈，曲不自直口中石阙碑长衔。

宰　白　鸭

悯顶凶也。潮俗杀人真犯辄不出，而被诬者又恇怯不自申理，率买无业愚氓，送官顶替，贪利者罹法网焉，名曰宰白鸭。别可悯也！诗曰：宰白鸭，鸭羽何褵褷，出生入死鸭不知。鸭不知，竟尔宰，累累死囚又何辜，甘伏笼中延颈待。杀人者死无所冤，有口不肯波澜翻。爰有已定如铁坚，由来只为香灯钱（注：顶凶类多孤子，所得身价，彼谓之香灯钱，以死后旁人为之接嗣，继续香火也）。官避处分图结案，明知非辜莫区判。街头血洒三尺刀，哀哉性命轻于毛。劝君牍尾慎画押，就中亦有能言鸭。

速　吊　放

恶掳赎也。潮俗不逞之徒，每结党掳人，关禁索贿，甚有凌

虐至死者。被害诉牒，必吁曰速吊放。以人为货，甚于盗贼，是可恶也！诗曰：速吊放，情词长。叩头向县官，火急乡间来。老爷如不来，阿总亦可使（潮俗称官曰老爷，皂役曰阿总），速吊则生迟则死。赎还者多，吊放者少。忍气复吞声，群凶婪肚饱。穷鱼脱网鸷鸟嬉，不如[加]诛殛官何为！诚[试]看被虏人，鸠形鹄面生理摧，虎狼之穴木鹅积成堆。（掳人者每以坚木凿两穴，钳其足，名曰木鹅。）

阿官崽

讽游冶也。潮俗富家子弟，习于浮薄，好弄斗靡，争妍取怜，恬不为怪，土人目为阿官崽。俗以物之小者曰崽，阿官者，少不更事之谓，是可讽也。诗曰：阿官崽，荒于嬉。赵先生，难为师。搔头弄姿兀自喜，柳巷穿来又花市。千金结交游侠儿，六篷密昵婵娟子。香囊紫，裤褶红，金环饰耳摇玲珑。危哉呼娘复呼妹（潮俗小名，率以某娘某妹相呼，若忘其为男也），或色寡人防抱背。

打花会

儆赌博也。潮俗赌风，莫盛于花会。厉禁虽严，旋革旋复。盖诱之厚利，趋之者多，往往败家丧身，曾莫之悔。是宜儆也！诗曰：打花会，花门三十六。三日又翻覆，空花待从何处捉。一钱之利十倍三，奸巧设饵愚夫贪。一人偶得众人慕，坑尽长平那复悟。夜乞梦，朝求神，神肯佑汝，梦若告汝，不知厂中饥死多少人。初一起，三十止，送汝棺材一张纸。（打花会者，写批设厂，并按月存记厂中有开名目，故谚有纸棺材之语，谓好之者必自毙也。）

莺粟瘴

叹鸦片也。鸦片向由西洋来，本取罂粟花脂熬膏而成，后内地亦有种以射利者，流毒日广，有识者目为莺粟瘴。是可叹也！诗曰：莺粟瘴，难医治。黄茅青草众避之，中此毒者甘如饴。床头荧荧一灯小，竹筒呼吸连昏晓，渴可代饮饥可饱。块土价值数万钱，终岁但供一口烟，久之黧黑耸两肩。眼垂泪，鼻出涕，一息奄奄死相继。呜呼田中莺粟尚可拔，番舶来时那得遏！采风者可以观矣。

潮州人之服饰

潮州土人，向属朴质。其所谓素封之家，恒年所服，不过一土布长衣。稍事矜饰，或参与宴会，亦唯一缎制者而已。其地气候温暖，非逾不惑之年，鲜有衣棉衣者。妇女则相沿皆天足。二十年前，惠来县之妇女，有足大假小，无分老少，行必持杖之风，今则悉改良矣。唯其髻发，则殊可怪。如惠来则多将发于脑后结束成小刀形，而旋其末于顶，贯于一红染之竹筒；筒长二寸许，圆径大小如银元，发突出筒外寸许，乃结以红绳，横以约长五寸之针，循下牢插，四围点缀以珠，借壮观瞻，行时动摇不定，如鹭鸶之踣伏颅上，诚奇观也。至潮阳、揭阳、普宁三邑则不同，其梳法虽一若惠邑，唯少一竹筒，而式作菜刀样，夹以金银或竹板之夹，发端束顶，簪金纸花于其上，名曰大后尾；至若两鬓使之耸然如蚌壳，名曰蓬头。迩者风气渐开，除惠邑仍其故外，其余诸邑与各省大同小异。盖如上述之髻，实难于整理，手段灵敏者亦必需一时左右，其钝拙者则非二小时不可，而犹歪斜不定。

故人多喜改良之。老者之发，则盘结如元宝，或陀螺倒置形。

潮州妇女之生活

潮属实业不振，工厂缺乏，贫家妇女辈皆以织苧麻为活，按日所得，最巧者百文而已。外人观之，殊属可悯，唯若辈习惯自然，处之怡怡。近年来，潮邑富户多集资组设纺织厂，若是则该地妇女从兹生活或可蒸蒸日上矣。

潮州人之械斗

潮州土人，性悍喜斗，每以坟田风水争夺起见，二姓互相启衅，甚者期延累年累月，犹未少懈。战时情状，令人咋舌。其对垒之间，相距约三亩地耳。既战，枪声隆隆，死亡枕藉。二姓各自戒严，凡往来进退者，必稔个中口号，否则以间谍论，辄遭枪毙。据闻此风以普宁为最，约普邑合八百乡，中以关爷、零仃二派占大多数。遇有战事，两派各自出援，所耗资财，辄以万计，亦不少恤。维时虽有官军径往弹压，然全普之游击队仅九十有奇，以此薄弱兵力，深恐匪徒乘机袭县，故莫能长驻解围，一临即去。官兵既去，而两方之战事仍继续进行，官军虽有所闻，亦无如之何。兵器中大半为毛瑟，余为来福马枪、勃郎林等，莫可计数。官军以武力弹压时，亦惴惴忐忑，盖恐其蛮悍者结队返攻，不若了之以敷衍手段也。

潮州之三点党一

潮邑三点党，盛于满清末造。其初为一二技术家，设帐授徒。潮人好勇，就学者日众，而党势亦蒸蒸日上。时党徒多工商界人，不闻为非作恶，唯有不平辄拔刀相见，慷慨悲歌，大有燕赵侠士之遗风。以是良懦者歌功颂德，借为公理保障，而党徒亦以此鸣高，束身自爱。其后人数日多，良中之莠，稍稍在外招摇，然亦不敢明目张胆，惧党规也。盖党规严厉，凡借势作恶，有格杀弗论之条。不良分子见无利可图，于是别树一帜，名曰新三点。新旧党人如冰炭之不相容，械斗杀伤等事，时有所闻，但旧党中大都执有恒业，薄有资财，安肯铤而走险，与此亡命之新党争短长。其初不过激于义愤，与党史争光荣耳，迨见无赖麕集，新党势焰日张，既不惜背城借一，又不能立事剪灭，惟有知难而退，付诸一叹而已。旧党既失败，新党益无忌惮，为所欲为，党徒均身藏利刃，长四寸许，柄缠红绿布，式样皆同，为入党后发给之利器。三五成群，间行于大街小巷间，绑票拦劫等，视为常事，潮人亦司空见惯，不之异也。甚至潮人言语之间，讳说“三”字，否则党徒闻之，即刲刃其腹，祸可不测。故潮人言三点钟曰“二点六十分”，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以是人畏之若虎，莫敢与抗，终则群趋入党，以保身家。是以全潮居民，十九登诸党籍，其毒焰有如此者。今小党魁鼓德小毛辈虽先后枪毙，然抢掠之风迄今未息，其抢劫也明火执仗，任意搜索，兵警充耳不闻，一任其所为。党徒抢掠时，全身不挂一丝，丑态毕露，亦不可思议之怪行动也。

潮州之三点党二

潮州之三点党，声势浩大，党人星罗棋布，迹遍全潮。无论贫富，多有入党，秀者借以保障人才，歹者赖而肆行劫掠。党分老三点、新三点派，入党者必循守其规则，及熟谙其黑语。党魁给以随身护票以防路劫者，票宽二寸，长四寸，中涂生鸡血，并写“桃园结义”字样，傍画二剑。不然携物途中，必遭劫夺。是党多年轻敢死之辈，明火执仗，屡见不鲜，作奸犯科，时有所闻。有捕其一而僇之者，则余党必日逐其左右，俟报复而后已。凶悍若斯，人多畏慑，而一任其所为，莫敢与抗。

潮州之迷信

潮民酷信神权，每值元旦，无论贫富，胥集里中，旷场筑棚，从庙中捧泥塑金雕之木偶置其上，像如齐天大圣、三山国王（三山国王，据谓初为妖魁，以其屡拯人于濒危间，民德之，故勒像为祀，以垂不朽云。事实渺不可稽，姑妄听之）、七圣娘娘等。逾时，一人身披红衣，头围赤布，隐语喃喃，跳跃而至，自言为某神某仙。男女一唯其言是听，争询疾病休咎及年禧财运，摩肩接踵，恐后争先。事讫皆旁立，肃噤无声。自号神者遽以剑割舌使破，取血涂书符咒，镇压四境。迨毕，但闻响拍数声，称神者徐摩其眼作呵欠状，若恍然而醒。数辈男子，乃将偶像捆载一兜，而以四人肩之，一人执大旗为先导，遍历里中大小各巷，始返之原处。及夜，则家家出稻草于巷前或场中，堆而焚之。每堆相距两丈余，火光熊熊，烈焰高腾数丈，使肩神像及执旗者跳跃逾其上，

偶或失足堕火，众弗顾也。既竟，阖里出斜方形之糖方(即米泡糕)祀神，糕以层垒最高者为胜，继燃放爆竹焰火以为娱乐，二鼓后才四散归宿。好事之徒，则聚而豪饮，至更阑方罢。

潮州之新岁

潮州人于新岁中，富裕之乡，多选其中男女若干，各衣绮罗艳服，弹唱五音，鱼贯出行，名曰大锣鼓。此外有足令人解颐者，即斯地所谓唱莺歌是也。其戏以三十六壮年男子，饰梁山泊英雄，半执两棒，棒长盈尺，半执小鼓，鼓大如碗，举步亦趋亦跳，进退不紊，棒声鼓声，髈髈咚咚，殊可哂也。继莺歌之后，又有所谓“后棚”、“白鸟记”二剧。“后棚”则以若干辈作戏装，沿途演唱，如桃花过渡，拖车子、闹花灯等，但皆淫邪不正之词，伤风败俗，莫此为甚。“白鸟记”一名“打布马”，乃乡中稍谙技击之无赖所组，设围于旷场中，各献所长，互角胜负。此端虽属尚武精神，然往往二姓发生战端，实肇基于此。月之十二，凡一里中客岁新产男孩之家，均于是日备制糖方(即上述祀神之米泡糕)，宰鸡豚，备盛馔于室中，打扫洁净，摆牲醴，燃灯烛，遍邀亲朋，颇形拥挤。各事既备，即有老成数辈(乃阖里所举之头目)，手捧神炉，继以鼓乐，吹吹打打而入，置神炉于桌上。孩之父母，则抱而揖之，随口作吉祥语。有顷，乃大放喜炮爆竹，家人随给来者糖方，每名四砖，据云谓之探茶，谓不如是，其孩必遭夭折云。是亦陋俗之一也。

潮州人之盂兰会

时届七月，潮民复从事于盂兰会，作台演剧，扎纸糊人物。另筑一座，绵亘二百余码，名曰孤棚，其上满列杂物，除大宗糕饼外，余为器具服饰及鲜果波罗梨柚等属。戏节凡三。一曰白字，乃其地儿童所演，男女趋之若鹜，唱作有次，颇堪悦目。按所有戏本，乃编于广州之不第秀才，字句清晰，韵调合度。至其服装，与京班无异，旦角之髻，则如上述之大后尾或蓬头为多。一曰大戏，为土人与外省流氓混集而成，语言拉杂，戏皆道白无唱，所演如《三国志》、《前、后唐》、《征东》、《征西》等，妇女几无一涉足其间。以其出台喜打大鼓，吹大喇叭，殊令人厌也。一曰外江，纯属异省人组合，间有男女相杂演唱，形色一若京班。观者虽众，惟多不谙其中情节语言，如不稔英文之流观电影，但见手舞足蹈而已。统计盂兰会所费，大者十余万，小者亦数万之巨。以有用之金钱，弃之无用之地，滋可惜也！

潮州人之方言及教育

潮州土音，呕哅哳节，识者寥寥。若译成文，虽苍颉复生，亦无能为力。如俗言你要去那里，潮音则为捞爱苦丢假，相悖若斯，不值一哂。相传以楼居为不祥之兆，故虽富逾巨万之家，鲜有筑三层楼房者。物产以粟、柚、甘蔗、波罗、荔枝、薯、龙眼、食盐为大宗。学校自清创办迄兹，规模教法，亦颇不恶。且尚设女校多所，独惜富贵之家，对之漠然，不以培育女子为急务。潮地教育之不振，良有以也。

潮州之迎青龙

潮州土俗，以蛇之青色者为青龙，奉之如神。每岁二月望前，结彩为舆，管弦钲鼓，舆之以行，名曰迎青龙。妓女之未经梳拢者，皆浓妆艳服，扮剧中故事，随神游行，望之灿然，如锦始濯，如花始发，艳心眩目，莫可名言。纨袴子弟，裙屐少年，争备金缯，择佳丽者，以次给之。受者名曰得标，得标多者，声名噪甚，即有大腹贾不惜千金，为制衣饰，与之梳拢。昔邮海阳铁香有观妓诗云：凤城二月好风光，社鼓逢逢报赛忙。百戏俱张全不饮，争围台阁看新妆。又云：一枝花斗一支新，公子王孙逐后尘。夺得锦标载月返，不知春思属何人。盖实录也。

潮安之中元节一

潮安之中元节，须谒祖宗。中饭后，门前悬挂纸钱。纸钱之制法，以长方形之纸数十张，割为连续之纸条，以钱形之铁印打印之，以绳系之，悬于门环之上。至黄昏时，在门外之墙边，点起蜡烛及香。香分三枝，插于墙之周围，如农人所插之田秧，名曰布田。然后将所挂之纸钱及另备之银纸，一齐焚化。另有一般儿童，以香插在柑子之上，做灯球玩弄。一般下流社会之人，抢拾银纸之烬灰卖之，名曰拾鬼屎。事毕，然后各闭门而睡，无人敢出门一步。

潮安之中元节二

中元节，潮地居民门环上咸悬纸钱，富商大贾于铺内举行盂兰胜会，以祭无祀孤魂。妇孺晚间插香燃烛于门外或旷地上，名曰插田。口中喃喃祝祷，向空跪拜。小儿捏土成团，制香球以为戏。好事者更制戈矛狮虎之类，游行各处，极为热闹。闻揭阳、澄海二县，亦有此俗，较潮安为甚，诚无谓之举动也！考盂兰胜会之由来，据长老云，曩者揭阳有许氏子，中进士，恃势鱼肉乡愚。一般社会下流之人，受其欺压，遂生反抗之心，暗中结党，约七月望起事，尽屠揭、澄各地劣绅。潮县是日亦受害。起义之师兵分九路，故后世名曰九军贼之乱，旋为官军剿灭。自是以后，每年七月十五日，居民必设馔焚香烛，以祀冤魂。年复一年，相沿成习矣。

潮安之食品

潮安人有一种特异习性，与他处食品不同，试摭录之。

（1）鱼生。此物在七、八月出售，其制法系用鲜鱼（一名鲩鱼，土名草鱼）去鳞及脏腑，切为二片，洗净，用干布擦之极干，悬钩上。食时刮成厚二分许之薄片，再用萝卜切成细丝，羊桃（即五敛子，《诗》所谓苌楚）切成薄片，沃以酱醋，入口冰融，甘美胜于常味。此外亦有用黄鱼者，因其刺骨甚多，皮亦甚厚，故脍作条形，食法亦拌以甜酱。复有用生蠔沃以豉油而食者，此殊不合于卫生也。

（2）蔗虫。此虫寄生于蔗之根须中，冬月收获蔗时，农人取

出之，形似蝉之幼虫，大如蚕茧。小儿盛以竹篮，沿门叫卖，百钱可售六七十个。用水洗净，入油煎熟，撒以盐，味香脆可口。

（3）蛇。夏季捕蛇者，捕得后去其毒齿，售之。俗传患湿毒者，食之可以愈病，谓以毒攻毒。然而此种理论，然乎否乎？

（4）苦瓜。苦瓜一名菩蓬，又名赖葡萄，又名锦荔。其最奇之名，曰君子菜。盖因其味苦，但与猪肉共煮，则变其苦味，一似君子刻己而不苦人，故有君子之名。潮人甚嗜食之。

（5）苦菜。苦菜一名苦刺，系野草之一种，丛生茂盛。清明时妇女儿童持小竿竹篮，随打随拾，归来洗洁，与豆芽同煮。俗传食之可以清血解毒。

（6）蜂蛹。蜂蛹之状，与蚕蛹相似，惟皮较柔嫩。食时自蜂房取出，以油炸之，味甚芳香。

（7）蝉。五、六月时，有人于树上粘捕蝉，在市呼售。人家购之炙熟，以啖小孩，谓食之能消疳积。

（8）香菜。香菜一名香花菜，其嫩叶可包饭（内和杂香）生食。

上述种种食品，或味香，或味苦，或有毒，或生食之，或熟食之，皆潮人特异之性质，恐他地未之有也。

大埔喊太阳之迷信

大埔乡人，每遇小儿夜间不能安眠，其父母即呼太阳以治之，俗谓之喊太阳。其法于日初出或将没时，备香楮等事，向日焚之，口内祷祝，略谓“吾家小儿不能安眠，恳求太阳保佑，一觉睡到大天亮”等语。事毕将纸灰携回，涂于小儿额上，有余

则放之床头，据云可保佑小儿安眠。

大埔炒惊蛰之迷信

大埔有一种奇俗，名曰炒惊蛰。每年到是日晚间，家家皆取黄豆或麦子，放于锅中乱炒，炒后并舂，舂后又炒，反复十余次而后已。其原因盖大埔地方，有一种小小之黄蚁，凡人家所藏糖果等食，必蜂聚而食，俗云是晚炒了豆麦等物，则黄蚁可以除去也。炒黄豆及麦子之时，口中并念道“炒炒炒，炒去黄蚁爪；舂舂舂，舂死黄蚁公”也。

广 西

粤西采风琐记

粤西诸郡，桂林差无瘴，然民穷地薄。城中江右楚人侨寓者，十之九构竹为庐。贸易不过鸡鱼羊豕之类，锦绣文绮，明珠象贝，实产粤东，此间无有也。土著者居于乡，率皆桀黠傲慢，不畏官府也。

天气炎热，地气卑湿，结为瘴疠，为害不小。有形者如云霞，如浓雾，无形者或腥风四射，或异香袭人。若晓行不饮酒，触之疾必发，夏月烁膏流金，浑汗如雨，终不敢解衣当风。夜卧扃门户惟谨，多焚苍术、雄黄，庶几可免。最畏疟疾，或头痛寒热，俗称瘢麻，寻常医药，不能效也。

寒暄不时，颇难调摄。日出后，方摄衣起，饮烧酒一二杯，粥饭宜少不宜多，饱则易病。禁午睡，食不化，则诸疾皆作。晚更宜清虚。自桂林外，面尤当戒，鸡鸭鲤鱼之属弗充庖厨焉。

粤西以冬为春，不特春花之冬，即夏秋之花，亦花于冬。若梅，若杏，若桃，若李，若梨，若水仙，若月季，与榴，与桂，与菊，同时争放于小雪以后，大寒以前。

蜈蚣、蜥蜴及蜂、蝇、蚊之属，随时而有，不必在夏秋也。最可异者，四月之蟋蟀，与十二月之萤。

粤西气候，不以冬夏别燠寒，而以阴晴分冷暖。腊月晴，单衣浃背；伏日雨，絮被蒙头。若在春秋，则又倏忽不同，朝夕万变，一刹之间，有才裘而忽葛者，两人相对，有此葛而彼裘者。谚云:“四时皆似夏，一雨便成秋”,信然。

粤西多雨，在春尤甚。谚云:“春无三日晴”,非第谓不能连晴三日，乃统计九十月[日]中,无三日晴之谓也。

相传粤西州郡，其名有木字旁者，即无瘴。桂林、平乐、梧州、柳州、郁林，各处可见。然庆远、太平，虽非木旁，而亦无瘴。有木旁之西林县，则瘴弥甚焉。俗说要未可信，大约腹地则轻，边郡则重也。

粤西土著之民，其姓多僻，除黎、莫二姓最繁外,其地[他]则曰容，曰明，曰蓝，曰银，曰木，曰易，曰兰，曰盘，曰农，曰俸，曰贲，曰闭，曰洗，曰院，曰义，曰粟，曰蒲，曰宝，曰连。

有男而女名者，若朱妹妹、毛妹妹是也。有人而物名者，若莫鸡之、容黑狗、陈小狗是也。有迭字为名者，若管光光、莫应应、徐细细、朱林林、莫奕奕、阳黑黑是也。又以所生之五行为名者，有李金生、黎木生、寥水生、陶火生、黄土生是也。以五行迭字为名者，又有黄金金、管木木、朱水水、莫火火、苏土土是也。

土人以蜡虫置冬青树上，至春结子如葡萄，内俱细虫。妇女收采，估客买去，遍放山杪，谓之放蜡。其虫食叶，遗脂枝上如石膏，取熬成蜡。

粤西养瑇瑁，饲以小鱼。每至甲子、庚申日辄不食，俗谓瑇斋日。

屋不瓦而盖，盖以竹；不砖而墙，墙以竹；不板而门，门以

竹。其余若椽，若楞，若窗牖，若承壁，莫非竹者。

僧道而外，有所谓鬼使者，为其通人鬼之交故名。头戴布巾，又以尺许红布扎头，头上插一小牌，画鬼魅之状，身带青布海青，腰系红布带，不袜，穿草履，手执牛角以吹，声如觱篥。人家有病，则延以跳神，丧事亦用之。凡遇日月蚀及祈晴祷雨，皆令当役。

榕其门，榕其楼，榕其堂，比闽中之榕其城，无多让焉。其大则合抱，土人愚以为有神，往往香火其下。

穴墙为门，仅如圭窦，然而门上必有阀阅，比户皆然，竟无有禁之者。

无荠菜，有苦菜；无甜笋，有苦笋；无甘瓜，有苦瓜。三者之味，其苦如荼，而粤人甘之如饴，岂嗜之不同欤？盖粤人之能吃苦也。

蒙山侫神之迷信

阴历五月二十八日，俗传为城隍神诞辰，又称会期。是日邑人士女，相率来会者，有万人之多，极为热闹。会之情状，有龙有狮有彩灯，与各处略同，不必多述。其间有一笑事。花炮顶装一小竹管，缠以红线，炮燃放后，竹管上所缠之红线因之升高，待落下时，众争夺之，名曰夺炮。俗云夺得花炮为有子之兆。夺得后，至城隍神前声明，方有灵验。故往往争炮酿成哄斗，互相殴打，头破血流也。

罗城打炮仗之恶俗

中国新年风俗，各处不同，惟如舞龙灯、弄狮子、唱小调等

事，则各处有者甚多。广西罗城圩中有一种恶习俗，名曰打炮仗。每届旧历正月初一，诸年轻者各向父母索钱，向花炮铺中购买炮仗，如大炮、地雷炮、火箭等，种类甚繁。圩中向有上下街之称，二街小儿，各分党羽，每党各举首领一人，于初更时，由首领指挥进攻。双方小儿，各手执一香，燃炮互掷，响声不绝，为状甚剧，有为炮击中者，重则焦头烂额，轻则焚烧衣服。初时尚系小儿相斗，追斗至决裂时，一般无知兄长，见其子弟负伤过重，出而相助，于是双方均有兄长混杂其间，攻打愈形猛烈。若甲党势弱，不能支持，则乙党进攻愈猛，即甲党败退入屋，乙党仍不甘住手，纷纷将花炮向屋内掷击。倘甲党闭门不出，乙党在门外喧噪拍手，声震屋瓦，讥诮良久，始各散归。然夜间双方虽如此激战，一至天明，仍不分畛域，嬉笑如故，天黑后复行打斗。如是斗至十五夜，双方始不约而同停止。如斯恶俗，亦殊奇特也。

象县之俗谚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古人经历之言，证诸物理，若合符节。俗谚亦经验之谈，特遍传人口，词句浅鄙耳。兹将象县俗语关于天文者录左。

（一）雷打惊蛰，谷米贱如泥。（谓惊蛰鸣雷，主年丰也。）

（二）夏至鸣雷三伏旱。

（三）雷打秋，晚禾折半收。

（四）重阳无雨望十三，十三无雨一冬干。

（五）东边打闪日头红，西边打闪雨濛濛。

（六）东闪西闪，不见一点。（言东西同时闪电，主无雨也。）

（七）朝虹日头暮虹雨。（俗称虹曰龙杠，早见虹全［主］晴，暮见虹主雨。）

（八）月亮戴帽草头蛇，月亮遮伞雨漫漫。

（九）久晴鹊噪雨，久雨鹊噪晴。

（十）天起鱼鳞斑，晒禾不用翻。（晚云如鱼鳞，主烈日。）

（十一）未曾下雨先唱歌，有雨也不多。（未雨鸣雷，必无大雨。）

（十二）初一落雨初二晴，初二落雨不留停。

（十三）五月小，瓜菜食不了；五月大，瓜菜不上榨。（榨，支瓜蔓物也。）

百色之七夕节

阴历七月初七日，百色县之人民谓是日寅、卯未通光之前，仙姬下河沐浴，此日天水之味，较平时格外清洌甘爽，可以治病长寿。因此人人皆分外早起，争往河中取水，竟有全夜不睡者。三更以后，街市中即有人行走之声及水桶之声，迨至天明，满街水湿淋淋，如下雨一般。所取之水，以净瓮盛之，以待逐月之用。七夕节，百色称为双七节，是日所汲之水称为双七水。

广西土司之妻

广西境内多有土司，虽有降罚处分，例不革职。其废弛不法者，亦必择其子袭之，故俗谓土司曰铁纱帽。土官娶妻，以五色璎络盛印为聘，过门时，乃悬之项下，谓之挂印夫人。娶后

印即掌于妻，呼为护印夫人。筑高楼以居之，曰印楼。民间税契者，例价千钱之外，另折钱一百五十文，名印色钱，即护印夫人之花粉钱也。

僮人之方言

广西省钟山花山洞内，居民多系僮人，其语言几全与内地相异。如松曰虫，鹤曰欲毫，升曰郡，锣曰拉，星曰刀会，箭曰颠，绳曰折，簪曰坦，琴曰臣，壶曰侯，锅曰寡，匾曰郎，镜曰克因，灶曰昭，磨曰目，锯曰勾，脚曰顿，猴曰麻娄，缸曰含，牛曰志，鸡曰皆，鼓曰降，灯曰杜翁，鸭曰笔，笋曰杨，羊曰融，枪曰冲，藕曰某，龟曰鬼，虾曰灭瑶，豆曰读，钩曰沤，橱曰家，伞曰冷，蟹曰灭宝，草曰义，砚曰烟，靴曰哑，象曰杖，鼠曰罗，兔曰丢，钟曰种，叶曰白，椅曰唉，筷曰头，城曰孙，鹅曰邯，蛇曰塘，杏曰吓音，虎曰谷，桂曰窥，瓜曰寡，蚊曰灭农，盒曰屋，猪曰摩，衣曰不，窗曰门倪，人曰勿因，床曰般，井曰波，书曰梭鹅，竹曰突，手曰横，荷曰模，李曰泪。然亦有同音者，如尺、刷、笔、表、斗、杯、铃、猫、鞋、菱、塔、桃、梅、蚕、墨、兰、瓦等字，均与国音无异。

云　南

云南社会观察谈

滇南地列坤隅，得土冲气。省会之区，地势开阳，四时协序，气候尤和。环拱之澂、武、楚、姚诸郡，无祁寒溽暑，大略相同。两迤迢遥，每各殊寒热。北鄙风高，故丽江大寒，有长年不消之雪；南维地下，故元江大热，有一岁两获之禾；普洱镇沅，时有炎蒸瘴疠，鹤庆、永北，亦多飞雪严霜。要之寒不至有堕指裂肤之惨，热不至比烁石流金之酷也。至迤东之曲靖、东川、昭通，较省会为寒，开化、临安、广南、广西，较省会为热。迤西之顺宁、蒙化、景东则微热，大理、永昌则微寒，虽有不同，非甚悬绝。谚云："四时多似夏，一雨便成冬。"可因是知其概云。

滇中一岁有十二市，俗皆以市为景。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菜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

市肆岭南谓之墟，齐、赵谓之集，蜀谓之场。滇谓之街子，以其日支名之，如辰曰龙街，戌曰狗街之类。其俗每五日一街，村城不同日，土司地方皆然。

滇中用贝，今已渐少，而近边夷妇，常蓄之以为首饰，俗曰

肥。其用以一枚为一妆，四妆为一首，四首为一缗，亦谓之苗，五苗为一卉，卉即索也。一索值银六厘，而市小物可得数十种，故夷民便之。

饮食唯公宴礼会与中土同。其民间所造多糅杂而成，缕切饼饵而暴之。其乱如蓬，曰蓬饵。磨蒟蒻而涗之，曰鬼药。熟糯粉和茅为泥而膏沃之，缀以米渗，曰锡杖。浓煎乳酪而揭之，曰乳线。糅糯及山药，圆而煠之如荔，曰粉荔。至于鱼肉牲畜蠃蚌之属，率生研缕丝，和诸椒桂而啖之，其名曰脞，盖古人斫脍之遗法。今闽广亦间为之，但滇以为常耳。

民间房屋，不过丈许，必用厚瓦而固以灰土，官署亦然，风高故也。大理风多尤甚，自八九月至二三月，无昼夜狂吼，掀瓦拔木，人马辟易。妇女市行者，以十二幅布为裙，多其襞积，以御风云。但风高而不寒，亦无尘沙。金沙江滨，则阴霾涨天，如燕、齐道上矣。

鹤庆之俗，妇帽三尖，以衣为之。知府周赞至，谕令易以簪髻，远近化之。民间歌曰："我周公，蛮夷风。易簪髻，去布幪。"临安妇女旧戴皂笠，坐市交易，近亦稍更矣。

临安之繁华富庶，甲于滇中。谚曰："金临安，银大理。"言其饶也。其地有高山大川，草木鱼蠃之产不可殚穷，又有铜锡诸矿，辗转四方，商贾辐辏。其民俗尚奢靡，好宴会，酒肴筐篚，殆无虚日。

云南之节令

元旦、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长至、除夕，风俗与中土相类。人家咸用赤豆作饭。昔共工氏有不才子七人，死而为厉，

性畏赤豆，故作羹以祛之。滇俗犹其遗意也。

元夕家家燃灯，亦有鱼龙走马及鳌山诸戏，然皆染纸为之，无他奇巧。市上结彩为架，作松棚如小屋然，爇灯其中。游人歌舞达旦，然皆自十三至十五而止。至于花炮烟火之属，皆远不逮他处。邓漾有《榆城元夜曲》八首，读之即可以觇其俗尚。其一云：明月怜三五，金波湛湛盈。繁灯如列宿，自古叶榆城。其二曰：闻道龟兹乐，先朝老笛工。今听上元曲，犹有大唐风。其三曰：可怜日东国，也学汉西京。高棚跨广路，火树两边生。其四曰：阿育三千塔，当年尚建灯。青莲纷吐炬，咒钵讶神僧。其五曰：艳唱银花合，香浮金屈卮。游人迤逦处，灯火武侯祠。其六曰：残灯风影乱，明月露华溥。回照苍山灵，千门生夜寒。其七曰：独向繁华候，偏深丧乱情。几家南北巷，歌哭共天明。其八曰：罢戏鳌山侧，初窥鹨火中。道咩今夜月，还与故园同。

火把节即星回节。六月二十五日，农民持炬，照耀田间以祈年，通省皆然。

云南人之迷信

二月八日各郡有迎佛之会，多于寺中舁游城市，长幼云集聚观，或焚香膜拜，翌日送归。句町诸邑，以是日祈求丰稔，各社装演往事，走马戴竿，若迎春然，三日乃止。

大理有观音市，设于点苍山下阅武场中。以三月十五日集，二十日散。至期则天下之商贾皆来贸易，若长安灯市然。相传观音大士以是日入大理，后人如其期焚香顶礼。四方闻风，各以货来，至今不改。

七月二十三日西洱河滨有赛龙神之会。至日则百里之中，大

小游艇咸集，祷于洱海神祠。灯烛星列，椒兰雾横，尸祝即毕，容与波间，郡人无贵贱贫富，老幼男女，倾都出游。载酒肴笙歌，扬帆竞渡。不得舟者，列坐水次，藉草酣歌。而酒脯瓜果之肆，沿堤布列，亘十余里。禁鼓发后，跟踪争驱而归，遗簪堕舄，香尘如雾，大类京师高梁桥风景。

云南之婚俗

云南僻处西南，山道崎岖，交通不便，故一切风俗，与内地各省多大同小异。本篇所述，只就该省关于婚姻之风俗详细论列，倘亦阅者所乐闻与？篇中共分六项，第一相人家，第二下定，第三过礼，第四亲迎，第五回门，第六满月。兹分记于后。

第一　相人家

婚姻完全由父母或族中长辈所主持，故无论男女，一至十六、七岁时，父母即须为之择媳相婿。至其择配之标准，虽各以情形而异，要不外下列各条：(甲) 门第相当；(乙)财产相当；(丙)宗教相同（如普通人不与耶教徒结婚，回教徒亦不与他教徒缔婚)；(丁)家庭无劣声者；(戊) 男女八字不冲克。此五条中，以末一条最为要紧。

第二　下　定

按上列条件择定后，再进一步即为下定礼，亦称拿八字。行礼日期，由瞽者择定，由男家请执柯者两人，将男孩生年月日时书于红金帖之上，外备衣料、果子、喜饼、茶盐、猪羊及金器四五件，统置挑盒内，助以吹鼓手，送往女家。女家对于食物约收大

半，衣料随意略收，金器则全部收下，并回以鞋帽笔墨书籍等物，用同样笺帖将女孩生年月日时书上，璧之男家。是日，男女两家各须设筵数席，以饷三亲六戚。此后婚姻，即为完全有效。若男家无故再向别人家议婚，女家可起而质问干涉，甚至因之涉讼。女家若有同样举动，男家亦得而干涉。

第三　过　　礼

又名鞭猪，于结婚先一日行之。大略情形与下定相仿佛，不过下定时由男家送至女家，此则由女家送往男家。且礼物之中不止于衣服首饰，凡全堂木器、日用大小零星细物，均须齐备。仕宦之家，多从以婢媪者。富有之家，所费三五千不等；按现时普通情形，至微亦须三百余元不办。是日亦设筵请客，与下定时无异。

下定礼节，盖为两造说成之后，或因男女年龄不足，或因他种要件一时不克成礼，特下定礼，以当预约。若说妥后，三五月内即可完礼，则两方面为撙节计，亦可将两造八字书出(俗名草八字)，俟至成礼之前一日，于过礼时一并交换，所谓“两场谷子一场打”是也。近年人民生计日蹙，遵斯礼而行者颇属不鲜。

第四　亲　　迎

前数日即将请帖分送各亲友处。男家亲友，须新郎亲自登门揖请，女家则有女之兄弟辈邀请。故亲友繁盛之家，新郎及女之兄弟繁缛已极。亲友接受请帖后，即须预办礼物，或以喜幛，或以喜联，或以金钱及他种物事。唯送女家者，只限于衣饰，谓之添箱礼。喜期既届，妇女侵晨即往，太半乘轿，以是日轿钱照例由主家开发也。而大班(即抬轿者)亦因之高抬声价，平时只须一角者，一遇喜期则涨至二三角不等。办理喜事之家，必须延数人

为之帮忙，专料理此类琐事。

贺客既集，新郎乃按瞽者所算之时刻，乘花轿赴女家，行亲迎礼。沿途鼓乐喧阗，佐以掌扇、日照等执事排列于前。既抵女家门前，女家循例闭门不纳。于是男家将门包递入，或三元，或五元，俟餍阍人之欲望，始将门开放。

云南省会内亲迎之礼，由新郎之母代行。入门时，一拥而进，于厅堂中设椅一座，姑踞其上，新娘出跪于前，将凤冠霞帔着毕，盖以红色喜帕，由其兄弟抱之入轿。新娘照例必哭，于是随来者相率簇拥而归。抵男家后，于门外大放爆竹，特延女客二人为之牵亲。地上满铺红绿布条，直达新房。新人同坐床上，预请福寿双全之老翁一位，手持五子述若干吉祥语，再将五子向四方乱撒，是谓撒帐。五子者，松子、瓜子、莲子、白果子、枣子是也。撒帐后，请福寿双全之老妪一位，持面一碗，先以食新郎，既[继]以食新娘，是谓长寿面；亦有用酒者，是谓交杯盏。食毕行拜堂礼，先天地，次祖宗，再次外客戚族。礼多用跪拜，平辈者须还礼，长辈则直受不辞。晚膳后，亲友必闹房而后归。闹房时，有说笑话者，有扮种种滑稽举动者，然均甚文明，从未闻有逸出范围之举动者。

亲迎之日，尚有小节二，颇觉迷信可笑。一曰子孙灯，须点于新人床下。某家新床系籐制，家人照例将灯点于下，不谓籐易燃，至晚籐被烤断，褥已破烧。幸扑灭迅速，不然遂兆焚如矣。一曰通宵烛，置于床之左右。较通常所用之烛大。据云一代表新郎，一代表新娘，若两枝同时熄灭，即为白头之预兆。

第五　回　　门

喜期之第三日，新郎新娘各乘轿于侵晨赴女家。早膳毕，遍

拜女家亲友，与亲迎日之拜客略同。盖亲迎日之拜客，所以使新娘与男家亲友晤面，而回门日之拜客，则所以使新郎与女家亲友晤面。故男家以亲迎日为正客，而女家则以回门日为正客。是日晚膳毕，即须返男家。尤要者，则抵家时必须在日落以前，所谓“带太阳”是也。

第六　满　　月

自三日回门后，新娘乃不得任意归宁。俟自亲迎日起，满三十日后，始由女家派人接之归，或十日，或八日，可随意。若夫妇和好者，归宁后亦无何种是非发生。若性情不投者，自此一归后，时哭时啼，一生之幸运随泪俱去矣。

上所述者，多为云南省会之婚俗，外县略有不同。近日有开通者，行文明结婚礼，独出心裁，将旧式中之繁文缛节删去，参以新礼，颇有可观。然亦仅限于省城，若在外县，不特人不肯用，亦且无人识之为何种礼节也。

云南人之生活状况

云南山岭多而平原少，河流多沿山谷纵流，异常激湍，不利于舟楫，交通至为不便。故其平民生活甚为艰苦。兹分类述其生活状况于后。

甲、汉人。汉人多居于平原，就其职业分类之，约可分析为四种。一曰务农者，二曰经商者，三曰从事于工业者，四曰当伕役者。经商者除大资本者不计外，又可分为三类：一开小店或摆小摊者，二赶定期市集者，三走夷方者。作工者又可分为四类：一淘工，二矿工，三木工，四织工；就中矿工又有金属类工、石

工、盐工之别。此其大略也。

以交通不便故，人民保守性质极坚。人民多数务农。各地之女子缠足者甚少，与男子同致力于畎亩，农隙之时即从事于纺织或他项工作。其种植之产品，夏季为稻，小春时种杂粮及鸦片，亦有种茶种棉及养蚕者，但仅为少数。云南天气颇佳，极宜于蚕桑棉茶，放弃天与之权利，殊为可惜。以平原甚少，故杂粮及鸦片多植于山坡上。亦有种稻于山坡上者，名为种旱谷，无需雨水时常灌溉，俟久雨后山腹之水泻出，即用以灌溉田亩。但因争开水道故，往往发生械斗。

住居城市中之人民，多半以开小店或摆小摊为业，专售日常需用之物品，如米盐布烟酒等皆是。业之者须十分勤谨谦和，始可维持永久。大多数县城之街市中，除此类之小店小摊外，竟无一家绸缎店或化妆品店，是足以见其生活之简单矣。

赶定期市集之商人最需耐苦，肩担数十斤或数百斤重之物，一日间须逾山越岭，步行数十里或百余里之路程。例如今日赶鼠街，明日赶牛街，后日赶虎街，或间一二日或数日赶一市集。市集之日期，视各地情形而异。此辈所贩卖之货物，大都运甲地所出之物品以销售于乙地，又购乙地所产之物品以销售于丙地，往复循环，仅沾微利，其苦极矣。间亦有稍有资本者，雇他人挑运货物，自身只料理买卖出入之事。

滇人称夷人所居之地为夷方。其地瘴毒甚盛，汉人往者易染瘴而丧命。然因贩卖于夷方者利益极厚，故贪重利者专从事于此种贸易，名为走夷方，亦商业之一种也。但其人易染烟酒之癖，盖唯烟酒或可以避瘴毒也。

陶工各处皆有。此辈选择土质佳美及柴薪丰富之地，砌土成窑，烧炼砖瓦缸钵碗盏等物。滇省所产泑药（俗名碗花）甚著名，

然因陶工株守旧法，故所制之磁器均甚粗劣。现有留心实业者雇用江西磁工，提倡改良，将来可望有成效。

云南矿产极盛，五金之类，遍地皆是。但具大规模而用新法之采矿公司，只有个旧锡务公司及东川矿业公司。除此二公司所雇用之工人外，余均服务于小资本之公司中，用旧法采取铁铅，以供制造日常需用之器具。滇省西部有数县人民，于冬气无瘴毒时赴缅甸作矿工。

大理一带产大理石，驰名中外。采此种石头之工人为数至伙。腾越及省城有专营切磋或雕制玉石(或称翡翠)之工人，称为玉匠。普通之石如俗呼青石、白石等类，产地甚多。工人数十名即可开一石厂。采出之石，用以铺道路，筑墙基，建坟墓及造家具。此辈工人在一厂中者多同属一族或一乡，工作较矿工为安乐。

云南中部多盐井，为本省富源，如白盐井、黑盐井、云龙井等皆是。居于盐井旁之人民多以煮盐为生，称为灶户。

山中多产良材，从事于伐木事业者甚多。采木之工人，攀援偶不慎，最易丧命。树木斫伐后，即于山中量材而锯解为大小件，以牛马运至城市，供建筑木工随意选择。

省城一带有织滇绸绉纱等物之工厂，然数目甚少，雇用之工人不多。其他各处，虽纺织棉料之工厂亦甚少。然农家妇女，几无一人不善纺棉织布者。

伕役可分为轿伕、挑伕、锅头三种。轿伕或于城市中供短途之迎送，或跋山涉水，作长途之旅行，日行七八十里以至百余里之路程，所得不过五角左右。挑伕代人挑运行李或货物，情形与轿伕略同。轿头[前作"锅头"]为管理牲口，替人运输货物者之别号。餐风露宿，乃其惯事，有昼宿夜行，虽严冬不免者。

乙、夷人。夷人多居于山箐之地，可别为二种，一曰种植之夷，二曰打猎之夷。

云南之夷人种类甚多，有摆夷、野人、倮倮、阿昌、崩童、怒球、古粽、卡辣、蛮子、花苗、汉苗、俍俍等十余种。各有其方言，各有其习俗，中有数种有文字者。昔日本居于中部，因汉人渐次繁殖，遂被逐至高山深箐中。数种有土司管辖，其余则各有其崇戴之酋长。西部及南部之摆夷与汉苗，均与汉人互通婚嫁往来。男女之勇健相差不远。其种植之物，除粮食茶棉外即为鸦片，盖其地毒而且险，历年来虽烟禁綦严之时，亦不患铲除；因此成富翁者比比皆是。

夷人之生活，虽分为种植及打猎二种，然多兼营并进，以种植为主，打猎为副。打猎者多为男子，所用之器械为弩箭，箭头擦以毒汁，名回堂药，甚为利害，任虎豹等最猛之兽，只须中此种药箭，虽立时不死，逃逸而去，终须踅至受箭之地以死，故曰回堂。夷人获野兽后，将筋肉作食品，皮骨则售与汉人。思茅一带特产巨象，夷人猎得其活者，养驯后用以耕田或拖曳笨重之物。汉人亦多豢养者，因其性灵活，甚为有用，而牙又值多金也。

汉人生活中从事于工商业及当伕役之人，大多数以农业为主，唯趁农事余暇以为之耳。

云南分三迤，曰迤东，曰迤南，曰迤西。迤东一带气候较寒，地土亦较瘠，其人民之生活较他部为困苦；妇人之寡者均须再醮，盖一妇人难独谋生活也，至鬻卖子女，则为常见之事。

摆夷、汉苗二种，与汉人居住相近，接触之时甚多，智识亦略具，有能读汉文者。工艺如织锦、花布、佳酿，素为汉人所种质，故汉人与通婚姻往来，不久即将与汉人同化。其生活状况与

他种夷人大有差别矣。

曲靖吊丧之异俗

曲靖丧礼，极为繁杂。即请客一端，大都请全福三天。来客极多，即有混杂不清之弊。唯吊者至，丧家发孝帕，彼等执孝帕然后入筵，如无孝帕者即行逐出。因此相沿日久，即将孝帕表哀情之本意消灭，咸以之为食饭之凭照，于是谓之为饭票者。盖吊者入筵时将孝帕顶于头上，名为饭票，亦名称其实也。此种习俗，诚他地所未有者，亦云奇矣！

宣威岁时之陋俗

宣威之人民大半务农，对于岁时之陋俗，极多可笑之事。兹分述如下。

惊蛰咒雀

惊蛰为旧历二月节。是日清晨，农家之家长听见雀鸣，即唤起牧童往田间咒雀。牧童得命，手提铜器一具，急忙跑至田间，顺着田埂而行，随行随敲，随敲随唱咒雀词曰："金嘴雀，银嘴雀，我今朝来咒过，吃著我的谷子烂嘴壳，咒呕。"其意盖谓今日咒过，迨到谷熟之时，鸟雀便不敢来啄。必须将自家所有之田埂走遍，始可回家。若田地众多之家，须至日没，才能返家。

立夏占年

宣威人民，每以立夏之阴晴，而占一年之丰歉。谚云："立夏

不下，高田不坝。”又云：“立夏无雨，碓头无米。”盖谓立夏无雨，将主干旱，秋收必需减色也。

天贶闹会

旧历六月初六日，向称天贶节。宣威之地方，早已农毕，放牛于山林之中休息矣。唯山中多豺狼，每为所害。于是在天贶节之一日，杀猪宰羊，为土地公婆祝寿，盖俗有“土地不开口，老虎不吃人”之谚，求其保护耕牛，不使豺狼食也。

立秋禁忌

宣威禁忌，以立秋为最大。是日农家禁止家人在田间行走，否则秋收必不佳。略识字之人，多用红纸一条，书“今日立秋，百病俱休”八字，贴之壁上。至妇媪之辈，则以红布剪为葫芦形，缝于儿童后裙之上，用以祛疾也。

择日尝新

稻穗初黄之时，预先摘回荐祖敬神而尝新。此种习俗，各处皆有之，宣威则必择一定之日。谓猴有嗉囊能贮食，牛能挽车，马能驮谷，蛇为顺；猴于十二支为申，牛为丑，马为午，蛇为巳，必择此等日方能尝新也。

霜降卜岁

霜降卜来年之丰歉，以有霜无霜为断。谚曰：“霜降无霜，碓头没糠。”盖犹古人所云雪兆丰年之遗意也。

哈瓦土人之风俗

距思茅第三四日路程之边界名坝子者，有一种土人曰哈瓦，全体黑如煤炭。其食物也，则以右手送至口内，因此其右手之拇指、食指、中指略有白色。性爱食盐。居住无房屋，多藏身于所掘之土洞内，或以茅所搭之草篷中，或爬至大树上抱枝干而睡。小孩初生，为父母者买钢铁百余斤，藏于田中，俟至小孩十五六岁时，然后掘出打成一把腰刀，给与小孩，名曰坝子刀，非常快利。又有一种比牛角之风俗，尤属可笑。凡两人竞争、是非不分之时，各人出牛角比赛，甲牛角长，便是甲理是，乙牛角短，便是乙理屈，自家退让，不敢再争。所以该地藏有长牛角之人，势力非常之大也。

哈瓦之祭谷地奇俗

思茅迤南之地方有名坝子者，该处有一种惨无人道之风俗，名曰祭谷地。每到正二月之间，该处之哈瓦人挟携弩箭，在靠田亩之林间藏伏，时时看望田埂上预先撒下之米圈。过往之人，看见退走，伊即停弩不射；白面无须之人，即走入米圈之内，亦不射。伊最欢迎者，系有连腮胡之人，只要踏着米圈，即可被伊用弩箭射死，将首级割下，抛在田间，看日后生蛆之多寡，以卜本年之丰歉。并将尸身斫为数段，以泥土糊之，放于火中烧熟，大家分食，迨至田间之首级生蛆，便取回家中，供于桌上，用茶斋供献，并以斋喂于烂头颅口中，一面祷告，一面捣蒜磕首，名曰祭谷地。实惨无人道之奇俗也！

石屏之请七姑娘

石屏县每当旧历正月，闺中有请七姑娘之风俗。系用一枝有枒叉之樱桃木，或柳木亦可，有叉之头，当七姑娘之足，无叉之头，上扎葫芦一枚，用白纸糊上，画以五官之形，涂抹脂粉，为七姑娘之首。首之项下，横扎弯竹片一支，为七姑娘之手。手之两端，以尺长之头绳连拢，绳上穿铜线数枚。叉之一头，又用布片扎成小足之形，穿着花鞋，随后穿着红衣绿裤。装式完毕，预先藏之厕所，并先觅七家封门纸七张，迨至临请之时，不令男子窥看，悄悄将封门纸焚化，又以纸制金银锞七对、黄钱七分焚化。然后将七姑娘由厕所请至堂上，以两人挟着，所有在坐之女伴齐声念道："七姑娘要来快快来，大家都是姑娘伴。爱玩爱要请你来。后门鸡儿叫，前门狗儿咬，骇着姑娘也不好。关了鸡，拴了狗，让开姑娘才好走。姑娘来，喜满怀，姑娘到，大家笑。姑娘发，什么发，又光又滑青丝发。姑娘脸，什么脸，又白又嫩桃花脸。姑娘眼，凤凰眼。姑娘眉，蚕蛾眉。姑娘鼻，悬胆鼻。姑娘口，樱桃口。姑娘什么牙，三十六颗御米牙。姑娘什么腰，风吹杨柳腰。姑娘什么脚，三寸花鞋二寸脚。"念过数遍之后，七姑娘之神果然而来，跳跃不止，手中之铜钱亦锵瑯锵瑯响过不止。命其筛米，伊便作筛米之状；命其作揖，伊便做作揖之状。当七姑娘跳跃最急之时，扶七姑娘之手倘将两手放开，七姑娘亦能跳跃，唯易跌倒，仍须人扶。亦奇闻也。

腾越之火把节

阴历六月二十五日，腾越县谓之火把节。是日，家家以松枝扎成狄把，至晚间燃之。使七八岁之儿童，敲击铜盘、簸箕、木板或毁烂之铁盒等，口中高声喊曰："撵打老暮佛！"先是端午节之时，凡一二岁之小孩，均制有虎头、猫头、小儿头戴于头上，至是晚一齐剪下烧弃。又有农人等持炬照跃田间，用以祈年。至于火把节之起源，相传当年孔明征南，擒获孟获，即是六月二十五日。进城之时，人民设香案，燃火把迎接，遂相沿至今。或谓系汉时夷人曼阿奴被汉将郭某所杀，曼阿奴之妻阿南颇有姿色，郭某欲纳之。阿南伪允之，云："必须先将曼阿奴之尸体焚烧，然后始成亲。"郭某允之，立即燃炬，讵火焰既起，阿南即投火而死。滇人哀其贞节，特设此会以吊之，如五月五日吊屈原之故事。或又谓系唐开元年故事，其时云南分六诏。南诏皮罗阁欲并吞五诏，某年六月二十五日，召五诏到松明楼会宴。邓赕诏之妻慈善，知南诏之伪计，劝邓赕诏勿往。邓赕诏勿听。慈善不得已，将铁驯〔钏〕束于邓赕诏之臂。后南诏焚死五诏，慈善得因铁臂将夫尸寻回归葬，己亦闭门而死。三说不知孰是。据谈者言，"撵打老暮佛"一语，暮佛为孟获之转音，当以前说为正，然乎否乎？

腾越之中元节

七月初二日清晨，腾越人民家家皆须接亡。俗传祖宗亡，在外已久，此时须接回奉祀。唯接亡之礼仪，无非在门前焚化香纸，跪拜磕首而已。

接亡以后，直到送亡，每餐必须祀祖，然后始食。送亡分新旧两种。新亡之人家七月十二日即须送，送归日则在十三日。送亡之时，供具饽饽果品蔬馔。祭献毕，送至门外而再祭而送之，并焚化小锞锭，上书“子某某或孙某某奉祀某人之金银锞锭”字样，并诵读一遍，名曰包。又用黄瓜一只，剖之成二如船形，曰黄瓜船，与包一齐焚化。中元时又有放阴、放活灯及散蜡烛之风俗。放阴者，俗传此时祖宗亡魂皆已回来，于是愚妇之辈，于是有眷恋亡夫者，于是有思想亡儿者，生死隔别，未免悲伤。于是师娘端工[公]之类，趁此煽惑人心，云可以放生魂至阴间与鬼相会，并可请鬼附他人与亲人相谈，名曰放阴。放活灯者，在送亡之后，用颜色纸制成莲花灯，晚间燃之，置于路旁，或浮之水中，其意盖谓可使冤魂抢去投生也。俗云：灯放之水中，如沉没，即有冤魂抢去，倘不沉没，则无冤魂。散蜡烛与放活灯同一意义，唯放活灯系使冤魂从速投生，散蜡烛则用以照往来过路之鬼魂也。蜡烛以枯竹剖成细片，上包以纸蘸之以油，燃之插于路旁也。

腾越之腊八节

腾越某处有一大池，曰龙池。该处人民，于阴历腊月初八日之一日必须腌菜，名曰腌腊。而腌腊必须至龙池汲水，大家互相争抢腊，云是日所制之腌菜经久不坏，能留至数年之久也。

龙氏土司之婚礼及家仪

滇黔之间，有宋家、蔡家、罗家、龙家土司。四家之冠裳服

饰婚丧祭一秉周礼。以十一月建子为岁首。婚姻重婚妁，备六礼，然后成。龙家世为诸土司之长，至今第宅宏大。四家世为姻好。嫁嫡长女为嫡长妇，必一媵八人，古诸侯一娶九女之遗意也。然所媵或养同姓，或选良家，或庶产，嫡女则不能卖，其俗淳庞，大有三代遗风。第轻杀，重奸罪，犯者男女皆斩，即亲子弟毋赦。其所属部落，有作奸犯科、魇蛊劫杀汉人者，长官即率众掩而斩之，俘其子女以归。女子尚短衣，衣齐腰长裙，裙百折或二百折，富者穿五重，贫者亦两三重；男子亦然。其衷衣及裩，冬夏皆纻。处女夜卧，不脱不沐，临嫁方沐，既嫁日一沐。沐毕，涂以苏合油，贫者涂以羊膏，故肤如凝脂也。其衷衣与裩相接，皆联金扣以百数。裩口与罗袜相接，亦密以扣。扣皆圆而扁者，贫者家以铅锡为之。合卺之夕始解，既定情，复起穿如故，生子然后去。唯仲家牯、羊苗黄、毛佬佬、白倮倮、黑倮倮五种苗，以跳月为婚者，皆不裩。跳月为婚者，元夕立标于野，大会男女。男吹芦笙于前，女振金铎于后，盘旋跳舞，各有行列，讴歌互答，有洽于心，即奔之。越日送归母家，然后遣媒妁、请聘价焉。既成，则男就于女，必生子然后归夫家。长官女有缚足者，民间多不缚，便于工作也。其缚也甚易，山中有草曰威灵仙者，取其根汁煎濯之，不数日而步步金莲矣。苗种类甚多，而习俗各异，婚礼亦不同。唯宋、蔡、罗、孔四姓得其正。其条节甚繁。不用乐，三月庙见方作乐，大会亲戚。新郎君见长者，用斑竹箸、雉羽扇为贽，长者赠以硃砂、石青、牛马犬豕。新妇见尊者，用枣栗榛松为贽，尊者赠以峒巾、苗锦、金宝、簪珥。娶时杂用汉礼，用乐器兼苗中铜鼓亲迎，至门，外舅趋立阼阶，揖婿及傧相入。相者引婿升堂，布席南向，请外舅坐，外舅辞焉。婿八拜，外舅受四答四。婿下堂，奉雁币陈上奠之。再拜毕，婿与相者东向坐，外舅北

向坐，进桂子汤者三，鞠躬者六。相者引婿入后堂，请外姑。少顷，外姑率媵出，坐帘内，婿八拜于帘外，亦受四答四。即命坐帘外，进梅花汤者三；饮毕，帘内一绯衣老妪出，以软红罗丈许束婿腰，牵者[入]帘内；相者不得入。外姑引入三堂，再拜讫，又遍拜诸媵母，母皆跪答。引婿南向坐，外姑西向坐，诸媵母皆退。外姑一等坐，进玫瑰汤者三，毕，又进枣栗莲子汤者三。每进汤，必再鞠躬，毕起再拜谢。外姑出赠金玉杯各一对，金象箸二十双，金银镇纸仿圈各一对，金二条，银二锭，命绯衣媪送出大堂。坐席演剧，饮三爵，散席更衣，上攒盘，又饮三爵，起复衣公服，相者引之堂下，再拜谢。外舅乃出缎纱绫罗各十二束，黄金十二锭，玉碗两只，古炉二座为赠，婿再拜谢。引婿从后堂，历三堂，由书楼至妆楼，凡门，相者必唱礼再拜，谓之拜门。将见其女，故重其门而劳婿也。相者出，外舅引婿见外姑，又两揖两拜，诸媵母亦两揖两拜。乃引婿中堂，北向立，奏苗女乐。数十小婢衣绯，击诸葛铜鼓震天，盘旋环绕于庭中，讴苗歌，抑扬宛转，如莺啼芳树焉。俄而衣绯媪以朱丝一缕系婿左臂，引丝入室，系女右臂，牵出。女以锦蒙首，与婿并立，拜其祖宗神位，凡八拜。毕，夫妇交拜，次拜外舅姑，凡八拜。命坐，外舅姑北向，诸媵母皆侍，婿与女东向并坐。绯衣媪揭女绣盖示婿，诸媵母皆作苗语，啧啧颂女曰："吾女不辱婿也！"送粉团汤同牢，婿与女皆侍，女引匙进食毕，外舅引婿出，女送婿出妆楼，至书楼中堂止。绯衣媪解婿左臂丝，引女还。绯衣媪者，女傧相也。已而呼相者入，更苗锦衣舞蹈，击铜鼓，讴苗歌，请新人登车。引车入，举家涕泣以送。媵母拥女登车，诸媵女皆涕泣就车内。击铜鼓、吹芦笙送之，乐奏天鹅声，外发炮，开中堂，外舅送婿至堂下，鞠躬者三，上马奏乐，驰归第。少顷，鸾车至，诸女亲于门外设香案，

焚楮帛，送家神毕，迎入书楼。相者诵词，三请新妇，绯衣媪持钥启门，引新妇右臂朱丝付新郎君，牵新妇下车，侍女扶诸媵出，共拥新妇归卧房。相者出中堂唱礼，夫妇交拜，诸媵皆随新妇后行礼。不坐床，席地而坐，饮交杯，诸媵皆雁行列坐，新郎君新妇各一饮，挨递诸媵。饮毕，相者击铜鼓，歌喜词，撒红豆，为祝多男。奏乐毕，相者请新郎君安诸媵室，乃与诸媵皆出。绯衣媪即合房门，为新妇更衣履，进香汤，凡三沐焉。相者引新郎君，先从右，奏乐安屋。其俗尚右，故先右。侍女扶媵者参新郎君，新郎君坐受二拜，答二拜。老媪进媵者酒，手奉新郎君饮半，媵者接跪饮毕，起鞠躬者四，侍女扶入帏中。相者复引新郎君安第二室，亦如之。西四毕至东四，俱如右。相者引新郎君还正室，更衣毕，相者出，新妇出迎，鞠躬者四，新郎君答以四揖，相携入绣帏。诸媵者新沐毕更衣，俱来帏中，亦鞠躬者四，新郎君新妇答礼毕，告辞各归房讫。鸡初鸣，诸媵俱栉沐至新房，递茶道喜，候新妇妆毕，偕新郎君于姑寝门外递茶。姑受不接见，令婢辞焉。新郎君新妇率诸媵于寝门外再拜而退。新郎君即公服策马，诣外舅家谢。先于大堂拜外舅，毕，入后堂拜外姑。留饮，陪者皆其娣姒姑姊之属，以百数，俱各再拜，饮毕归。日暮，新郎君新妇率诸媵递酒核，姑亦辞焉，如前行礼而反。如是者五日，第六日，张乐设席于后堂，新郎君新妇先拜天地，次祠家神，次祀灶，次拜姑，次女亲，次小姑；诸媵者俱随新妇后行礼。南向一席坐新妇，东向八席坐媵者，西向四席坐诸女亲，西北向一席则姑、小姑主焉。姑递杯箸，新妇跪辞，小姑代行礼毕，新妇跪递姑杯箸，次女亲，次小姑。饮三爵，撤席更衣，再饮三爵，新妇率媵下堂拜谢。讫，随姑入室，为姑进帏帐衾枕衣服首饰，奉沃盥。候姑寝，乃率诸媵退。自是每鸡初鸣，必起

栉沐，率诸媵至姑寝门，如未醒，即默候，既醒，即呼内侍女启门，入为姑著衣履，栉沐，进早膳，讫，乃退。中午亦率媵奉饭，每日以一媵侍其役。日暮，为姑涤溺器，整衾枕，候寝然后退。日日如是。如疾病，必令媪请假，俾诸媵奉事如前。三月请设三代祖宗神主，夫妇率媵谒焉。盛设酒宴，大堂会男，后堂会女，夫妇执贽，遍拜长者，各受贻赠，而成妇焉。各媵女独处，室老（寡居有德之妇，土司富家聘以掌一室之事，举室听其指挥）皆有法，不许偃仰纵横，既覆以衾，外加绣袱，四角镇以铜兽，重或至二三斤，若不令其转侧者。寝后即禁复起，溲溺帏外。张灯彻夜，榻前每夕轮一婢伺值，室老时行潜察，一闻发鼾呼声，辄排闼入，捉其发而扑之，即侍女亦不得有鼾声也。每二鼓即寝，鸡初鸣，室老辄击铜板者七，各房室媪亦击铜版以应之，俱促诸妇起栉沐。栉沐毕，皆集正室为主妇治妆，妆毕，则偕往候姑。凡有身者，立稍不端，坐不正，卧或偃仰纵横，及酣酒茹荤者，室老辄戒之。诸媵与主妇常同坐起，或嬉戏投博，皆勿论。见主人，则不敢坐，常侍立终日，不敢生怠傲心。总因室老之严，举家从无喧哗声，侍女森立左右，屏气似不息者，肃然如三军之禀大将军令也。主人欲与诸媵坐，必其卧榻；若于椅，室老闻之，必加挞。媵者或逢怒主人，室老必勒媵者去其下衣，当庭而痛挞之，毋赦也。凡为姑涤溺器，浣衣服，治裳履，整衾枕，进饮食，生子者连三日，女者二日，未生者一日，次第以行，无敢或紊，皆室老主之。即主妇亦不敢假手侍女。如有身及疾病，必请假始免，次者行产后，病痊复入。此真三代之礼也，不意中原绝响，乃在边徼！古语云："礼失而求诸野。"今野不可求，乃在苗蛮之中，亦可慨矣！

贵　　州

贵州之中秋节

贵州之中秋节，有一种特别之风俗，为各省所无者，则偷瓜送子是也。偷瓜以晚上行之，偷之时，故意使被偷之人知道，以讨其怒骂，而且愈骂之利[厉]害愈妙。将瓜偷来之后，穿之以衣服，绘以眉目，装成小儿之状，乘以竹舆，用锣鼓送至于无子之妇人家。受瓜之人，须请送瓜之人食一顿月饼，然后将瓜放在床上，伴睡一夜。次日清晨，将瓜煮而食之，以谓自此可以怀孕也。

贵阳女子之生活

家 庭 作 业

妇女之职务在家庭内者居多，然乡村妇女则不尽然。盖其家庭组织，既极简单，家政毋须整理，每日只早晚在家中，故其家庭作业不外煮饭、烧茶、引小孩、喂猪等事。有于夜间捆束菜蔬，预给男子次日入市贩卖，或于晚饭后绩麻，为赶市集之交易

田野作业

乡村妇女之生活半在田野间，故其作业不仅为补助男子之副业。每日早餐后，将孩驮于背，曳锄具，至田中割草、挖土、播种、施肥料。暇时又须上山伐薪，或赴水边洗菜。女孩则放牛牧豖。各事其事，无一闲者。

赶市集

家庭及田野作业外，尚有赶乡场。会集日期有定，如双日赶某场，单日赶某场，或于一月中十日一赶，半日〔月〕一赶，依习惯而行。邑中大乡镇，若打鱼寨，若鸡场，若狗场，每逢场期，赶集者人山人海。妇女辈至是日亦不惮跋涉，各携物品，如鸡蛋、果实、乾粮之类，来此求售，或与城市商贾兑换布匹盐油等类，至散场后各自归家。

盘县十月朔之俗

十月朔，俗传为牛王神生日。乡农各寨，捐资举牛王大会，爆竹之声，各寨相应，极一时之喧闹。各家并出新糯米制饼，先取一团喂牛，一团挂牛角上，牵之至河畔饮水。俗传牛饮时于影中见角上之饼（俗名粑粑），格外喜悦，知人酬其劳也。然后将余饼分送城内亲友，借答中秋受其果饼之情，为投桃报李之意。斯为牛王大会中之举动也。

盘县节序之宜忌

立春日宜晴；是日晴，则以后常有雨也。谚云："立春晴一日，四月农人不用力。"惊蛰日不能闻雷声，闻则夏季毒虫必多。谚云："惊蛰有雷鸣，虫蛇多成群。"清明日天阴，则谷雨日不雨。谚云："清明不明，谷雨不霖。"立夏日宜有雨，否则主旱。谚云："立夏不下，犁耙高挂。"六月宜热，七月以后不宜热。谚云："六月秋，点点收；七月后，班班收。"八月十五日夜如有雨，则次年元宵日亦必有雨。谚云："八月十五日〔月〕不明，正月十五雨打灯。"十月宜有霜，十一月宜有雪。谚云："十月无霜，碓头无糠。冬月无雪，田中无麦。"正月不宜闻雷，闻则二月必多雨。三月不宜有大风，有则四月必旱。谚云："正月雷打雪，二月雨不绝；三月吹大风，四月田开裂。"又初一日晴，初二日阴，初三日初四日必有雨。九月下霜，十月下雪，十一、十二两月必奇冷。谚云："初一晴，初二日阴，初三初四雨漓淋。九月霜，十月雪，冬月腊月冰为铁。"

盘县小孩之撞名

盘县初生小孩，除寄拜干父母外，有一种撞名之风俗。倘有时小孩有疾，以箸占卜，许以撞名。于是择黄道吉日，在大路之畔，陈列果品，焚香烧钱，而后静伺行人。第一经过其畔之人，便以为小孩之干父母，享以果品，以求认继。而其人无论如何，不能推却，只得承认为干父母，并为小孩易以姓己之姓，并另更

一名。又须以钱物给与小孩，以当贽见。如彼此相邻近，以后便各〔如〕亲戚之来往。若相住太远或贫富相悬大差，成礼以后，便即完结也。

新　　疆

新疆之民智

新疆全省人民二百万余，汉民仅二十分之一，缠民居十分之七，专诵《可兰经》,不读汉书。故凡官厅布告，须用缠汉合璧文字，方鲜隔阂。印花票面分数，未用缠字表明，彼遂无从分晓；示之以颜色，则误赭为红，以蓝作绿；告之以数字，则当时了解，过后茫然。益以头目乡约（犹内省之团总地保）相习愚民，对于国家征税规程尤秘而不宣，以便上下其手。民国以来，经地方长官痛加涤除，虽风气一变，而积习过深，未必全无漏网。

迪化人之生活状况

迪化府当全盛之时，屯戍相望，华戍〔戎〕商贾，挟资斧往来，聚族列阛，而错居以万数，百货玩好，奢侈骈阗，嘉、道之际，称为盛焉。其民或以关内下贫，或以报怨过当，而学士大夫之遣戍者往往出于其间，故其俗杂驳，或侈靡相高。清光、宣时，湘、楚人为最多，而秦、陇亦无虑数千户，惰游失业逋贫者半之。仕宦数湘、楚、滇、陇，大贾推津沽（有天津八大家），秦人多负贩，今之大较也。缠商列市南郭，其俗奉十叶教，即天方教在东土

者，礼拜诵经。汉装回率徙自关内，执贱业，屠牛羊，深目而耸准，好勇乐祸，宗教与缠回同而稍变其礼数。南郭之外，则俄商所集，皆受成于领事。而蒙、哈冒险之迁引者尤众，故其种族杂厝，风俗不齐。又冠盖辐辏，浮食者多，民去本求末，竞趋巧伪。妇女戴金玉，羞不相及。尚巫鬼，饰寺观。每岁四五月，晴燠少雨，即赛神树下河滨，征歌演剧，男女杂坐，车服炫耆。缠民男则卖浆，张帟幄，挝杜达（状类阮咸，以木为之，铜弦二）、探布（铜弦四），鼓敦巴克，讴胡曲。佐妇女数人，曳绮縠，振袂赴节，偎乐〔郎〕以为乐。偎郎者，缠女跳舞之名，犹蒙俗有背柳也。其游氓之逋荡者，则聚而博奕，强者拔刀相向，弱者或破产，吏不能禁。每七月中旬，出城隍行象三日，盛陈卤簿，设鼓吹杂剧，来往通衢，观者如睹〔堵〕，否则多夭折也。

缠民之迷信

吐鲁番缠民，其祖先多由汉族、吐蕃、回鹘、蒙古诸种人混血同化而来，故质性较他处缠民特异。他皆巽懦恭谨，此则刁顽，好犯上作乱；他则颛愚固陋，此则开通，颇能模仿新式工艺，其阿浑（教主）恒与官吏交通，亦他处所鲜有也。吐鲁番全部人口二十三万余丁，坎井八百余道，官井七道，熟地二十四万余亩。缠民迷信摩罕默德，深不可拔，居恒争走土耳其朝汗，牺牲财产生命不少惜。当朝汗时，必以黄白敬献寺中，以为功德，富者耗数万金以为常，贫者亦数千或数百。及至讽经，又必多屠牛羊，施给附近穷民，富者二三千头，贫者亦必一二十头。新疆缠民之岁往朝者，络绎不绝于道，现金之输出，平均每年约达五、六十万两。自欧洲大战发生，道途梗塞，莫由而前，新疆无形中不知

增存几许流动资金矣。朝汗之地有二处。一麦加，即摩罕默德降生之地，彼教均称为圣地，教徒以得瞻拜为荣。男女朝者谓之阿吉，在死者为获神佑，生还者谓之假阿吉，俗不以为重也。

哈萨克人之生活

新疆有哈萨克者，汉康居种人也。散处阿尔泰山、塔城、伊犁诸地，无城郭，鲜庐室，逐水草游牧。四时结穹庐，其地藉以诸色绒毯毛毡。卧则铁床木榻，各异其式。铁床购自俄国，木榻皆自制用。茵褥重迭，厚至数尺，多褚以驼毳。枕则方圆各一，著以天鹅之毲，眠时覆以薄被。入门赢三尺设火炉，傍置铜罐铁锅，烹茶煮食。燃料少用柴薪，多以牲粪，羊粪为上，驼粪次之，马粪最下，以其一燃即烬。其俗喜食薰肉，而马腊肠为款客上品。马腊肠者，杀马驹三四岁者，切细脍以五味和之，实诸马肠，长三尺余，以筋束其两端，烤而干之者也。

哈萨克人之衣饰

哈萨克人男女所服之衣，贵贱不分，名曰袷袢，圆襟褛，不结纽，长施于膝。男敞前衿，以左衽掩腋，以皮带嵌金银、珊瑚、珍宝，左悬皮小囊、佩刀。妇衣较长，当胸多以金丝编绪，缀以环纽，衣之前后，繁系小囊，盛零纤什物，便于取用。男女衣皆以黑色为上，白次之，虽盛夏恒裨襦襂複，以蔽日光。春冬则外袭皮裘，厥名曰恫。富者以貂、獭、猞猁诸皮，贫者羊裘泽身，衬白布及五彩禅襦，有袖而无衿。女之褥衣，下圈如绕领，其长曳地。男子箸帔高帽，内衬幞头。女子皮帽，方顶阔檐，嫁后则

以花巾斜扎头上。逾一二载，其姑为换戴白布面衣，名曰雀洛什。其制以白布一方斜纫如袋，蒙首至于额而露其目，上覆白布圈，后帔襜襜然下垂肩背，长二尺余，见者知为妇装也。皮靴谓之玉底克，皮袜谓之黑斯，皮鞋谓之克必斯，皆以牛革为之。妇女较窄小，踵底之木，高二三寸，连锐铁钉，踏地铮然作响，斯为美耳。其入室也，脱之门外，室中人数，视履而知。妇女出门必骑，以花巾为帔，此古礼之仅存者。富女发辫，金宝缤纷，而不施脂粉，喜着臂钏，左右各具一式，不必成双。女子耳贯珠环，妇人有面衣，去之不复着，多以宝石珍珠嵌为约指，有一指四五枚者。其头目人以银制约指，镌回文名字其上，书立约券，多以加盖为证，若日本普通人之用图章者然。

哈萨克人之冠礼

哈萨克婴孩四五岁，父母择日，遍告戚友，延毛拉诵经，行割礼，即割势皮一周也。诸亲友相率馈物致贺，富家大族则杀羊马飨宾客，为赛门跤之乐。婚姻丧葬，佥以此为盛举，过此无恙，始得论婚学骑马，教之控纵坐踏诸法。五六岁时，骑之马上，以小袋插股于鞍鞯两傍，上下以带拮之，执缰者导之骑法。至十几岁衔勒缓急无不娴熟。故其部人以善骑著名，纵马疾驰，率能起立马上作盘旋舞，耸身拾物于地，其佗捷如此。俄国可萨克骑兵称强，即自此项天然马队训练而成者也。少年即不剃须，唯常剪唇髭，便汤饮。十日一剃发，三日一削爪，同于西俗。儿童小帽，谓之克摆什，以五色绒丝组织之，上系驯狐之毛，名曰玉钯尔，避邪祟也。十三四，则以金丝缎及杂色绸布制为小帻，四时均加皮帔高帽，谓之突马克。其式六方，顶高三四寸，后帔

长尺许，皆皮里也。戴时露口眼于外，冬日御霜雪。夏亦帽，无露顶者。大小头目进谒官长，皆戴祝帽，胸悬政府给予徽章（如嘉禾章、名誉褒章等）以示尊异。

哈萨克人之婚礼

婚嫁之礼，唯同乳不相妃。妃者不问门户年岁，视聘资多寡，富人往往致马千皦、牛千足、驼百峰、银二三千两。媒妁入女家，议定财聘，偕其父若母或其昆弟为踏水之礼。踏水者，至河干跃水而过，示无悔心，有因此跌折肢体而不恤者。过此则女家时时往索银畜，交偿逾半，其婿得朝夕入女家同寝餐为夫妇。交纳财礼之数如已逾〔疑缺“半”字〕，其婿即入女家拜见外舅外姑，留食留宿，夜间由嫂氏送女于婿卧处，家人伪为不知者。一宿之后，其婿随时往来，俨成夫妇，不复顾忌矣。财礼交未过半而情急者，以羊十五头购衣料，驮以马，又银五十两，二岁马驹一匹，携往女家，至其近处，谁见之，即将马驹馈谁。受者即为治餐，呼女来同食，唱歌为乐，入夜偕往女家，以银与外姑，以马与外舅，以衣料与女，亦可如前式同寝。唯不交盈数，则终身不得迎娶；女如有身，设法堕之。亲迎之日，媒携新婚纳采帛，次第进见女父母伯叔兄弟，握手鞠躬为礼。婚家男妇联骑而行，犹汉俗之伴郎，肉食而后返。其见外姑，则别以良马奉之，酬哺乳之恩也。女子将出门，辞父母，握手接吻，以至亲之人抱持上马，红巾帱面首，并骑以行。至门，扶入毡房，毛拉高捧洁水一盂，口喃喃诵经饮新郎新妇，犹汉俗之饮交杯，并普饮同座者。夜则诸男妇杂沓调笑，吹弹唱歌跳舞为欢乐，犹汉俗之闹新房，尽兴乃各散去。次日嫂氏为改妇装，梳合十数小辫为两大辫，稍〔梢〕结

红绳，长垂齐足跗，一彩巾帕首拖背后，服黑色袷袢，系红裙。嫂氏扶见姑，新妇握生牛油掷炉中，光焰满室，以为吉祥。鞠躬就座，姑置木盘堆积肉食，嫂氏操刀代割奉姑，复遍敬座客，环匝而食之。敬听姑训辞，俾躬亲洒扫诸事，姑率新妇周历家中，先使洒扫火炉，为妇职之始。此后入姑室，揭毡帘问安，入门倚左右问安，至火炉侧问安，出门则以红巾幕面去。其俗以翁媳不相见为礼，遇则背立，以帕掩其面；贫者亦三二年后始得相见。男子娶妇不得过四人，嫡妻执家政，诸妾同操作，以生子为尚，不严嫡庶之分。夫妻反目愿离异者，则延头目戚党论是非曲直，其夫指应出条事，赔家资遣之去。其妻请离异者，则一切什物概不得持取。众反覆论之不听，乃立离书，摹手足，头目用戳印为据，谓之士耳。儿若女均归其夫，妇不复问也。夫死，妇不得嫁异族，其夫之兄弟娶之。不愿醮者，亦弗之强也。

哈萨克人之丧礼

哈萨克人亲死不居丧，不奠祭，唯举哀而已。死则速葬，不逾宿。人病，延毛拉诵《依满经》耳侧，经言死后复生善地之意。既殁，取净水洗尸，以阿和乃哆（即细白布）密缴而坚括之，奠板上，覫以常服之衣，毛拉率其家人往供不耳（犹汉人之义园），窾地为长方穴，舁尸入其中，头北而足南，面西向，西向者朝汗之意也。亦有旁开一穴，安放尸身，墓门闭以木板者，塿门迭土为墓，会葬者诵经而后返。其墓或圆如蒙古式，或长如棺形，或作方塔高三四级，无定式，而方塔形特多。其礼未葬众不得饮食，即葬始大嚼，毛拉且攫死者衣服以去。葬后四十日以内皆诵经，毛拉多者至二三十人，少亦三四人，竣事各酬五岁马一匹，亦有

报以银者。富者初周之年，设宴会亲友，杀马驼以敬。至者赙货财，赙牛马羊骆驼，量力大小。自拮毡幕联结墓左右，为骑马示捷之戏。是日也，童子不盈十五者，跨马至会所报名，以次编列，萃集数十里外，整鞍按辔而立，闻角声起，驭骖飞驰，疾如惊矢。先至者居第一，以次至四十骑而止。第一酬银畜值千金，其下奖各有差，远近羡慕，以为矜宠。其俗夫死妇皆毁容，戚友吊唁者对之痛哭，以抓面流血为戚，否则鄙笑之以为无情。妇之于夫，子女之于父母，丧服无定制，类持服四十日，不出门，不宴乐；无慕〔墓〕祭，然时延毛拉诵经以荐亡人，盖亦追远之意也。

哈萨克之宾礼

哈萨克人诚朴简易，待宾各有加礼。戚友远别相会，必抱持交首大哭。侪辈握手搂腰，尊长见幼辈则以吻接唇，呼喋有声。既坐，藉新布客前，设茶食醺酪（新布呼打斯搭拉干，相传为古时一少女之名，其人佳丽，且善敬客，后世以其名名新布，义取敬客）。贵客至，则系牛羊户外，请客觇之，始屠以饷客。马以菊花青、白线脸者为佳，羊以黄首白身为上者。杀牲先诵经，血净始烹食，然非其种人宰割，亦不食也。每食净水盥手，头必冠，倘事急遗忘，则以草一茎插头上，方敢就食，否则谓为不敬。食掇以手，谓之抓饭。其饭米肉相瀹，杂以葡萄、杏干诸物，纳之盆盂。列布毯上，主客围地，席座相酬酢，割肉以刀不以箸。禁烟酒，忌食豕肉，呼豕为乔什罕，是即避之。性尤嗜茶，以其能消化肉食也。客至门，无论识与不识，皆留宿食。所食之肉如非新割者，必告之故，否则客诉于头目，谓其寡情失主客礼，以宿肉病我；立传其人责而罚之。故宾客之间，毋敢不敬也。

哈萨克人之奉教

哈萨克人尽系回教徒，其教祖为摩罕默德。不祀天神人鬼，以敬上帝为宗。富者橐金走谒摩罕默德墓，谓之朝汗。归牧后，去帛，服布衣，名曰阿吉。以白布重迭匝缠其首，名曰赛里特。众尊异之，谓其自汗所来也。游牧伙人争讼者，皆就折之，无不唯命。晨起，男妇趋水滨，浣手涤面浴下体。一日五诵经，游牧无寺院，面西方礼拜。行路者届时觅水盥沐，无水则撮净土代之，礼拜诵经，无时敢怠忽。纪年无甲子，数之以十二象月，不置闰，以三百六十日为一载。有长斋期，一月始毕，期内早晚不饮不食，必日落星灿，始敢受餐。禁食之末日，开斋过年，谓之小年。越七十日始过大年，男女老少，著新衣美服，相往来，依麻目率众西向诵经祷祝（公举毛拉熟经典者为之），礼毕，握手相庆。三日之内，唱歌跳舞，相与为刁羊之戏。刁羊者，刲羊擿于地，群年少子弟飞骑拾之，攦诸马上，彼此驰逐相攘夺，支解血肉，赫然劙落，众人随之以攫一脔，致亲友为吉祥喜事，受者必亦厚报之。其族素不讲宗法，无谱谍可稽。父业子受，无子者继亲族兄弟之子为后，父死则均其财产，子与女共分之。其俗与缠民大略相同，自祖以上，无称述之者。回人之言曰：厥初一人生二男子，一子强狠好盗窃，不事耕作，其父逐之，是为哈族之祖；一子巽懦畏事，是为缠族之祖。其说乃好事者为之，未足以为征信也。中俄划疆，人随地转，二国之民，非其朋党，即其亲戚，彼此相倚为奸薮，控御失术则铤而走险，适足为敌人丛殴利耳。

巴音布拉克人之佞佛

巴音布拉克人，大半为回、蒙之众，春冬出山中插帐都河岸，呼曰冬窝，夏秋则还牧大小珠勒都斯河源一带，是曰夏窝。迁居时不及建造民房，其王则环帐而居，仅办公官吏与喇嘛数十幕而已。环帐内喇嘛整日铙吹，喧唱佛号。官厅房舍皆供佛象，大小员役，各手念珠。迷信之深，埒于缠、哈之信回教，而洁勤信义则又十倍逊之。佛教之徒，人格败坏若此，宜其祖国印度之见墟于英吉利也。帐南里余，小山屹立，曰巴音布拉克。上有乱石叠成之塔，蒙语达格尔恭，蒙族神庙所在也。每年阴历六月初二、十六两日，土尔扈特南部落四旗五十四苏木皆来致祭，祈福禳灾，音乐歌唱，蹼跤驰马，繁华热闹，盛极一时。

帕米尔人之生活

帕米尔恒年积雪，土瘠风高，不产五谷，民资游牧为生。食以牛马乳及乳饼为常品，间宰羊食之，麦面则珍甚矣。无树木，炊以粪蒿；无房宇，居处蒙古包；无市集交易，游牧人所需食用，非东逾赫色勒，购自萨雷阔勒，即西下山，购自什克南。山间产铜，苗不甚旺。有温泉十数处。居民极鲜，哈萨克、布鲁特诸部游牧人，皆夏往而秋归。人性愚而多诈，俗无可采。

回疆风俗记

回疆春夏多风，但不至扬沙拔木。杨、柳、桃、杏、梨、李、

苹婆诸树，率验之以风。风则开花鲜艳，结实茂密。每风一次，枝叶繁盛一次，渐次浓阴铺地矣。风后绿雾净澄，如久雨初霁。切不可雨，雨固不多，倘花叶正放时，点雨著瓣，花辄枯萎；雨微成阵，则满树花似油烹，一年之硕果无存矣。

地肥暖，秋麦多，农功既毕，放水入地，谓之浇冬水。来春水阔，可早布种。而回人之种甜瓜与稼穑等，或圆或长，赤白黄绿，色不同而种亦别。夏秋之间，有入回子村落者，无不以瓜为敬也。

百谷皆可种植，而以小麦为细粮，粳棉次之。大麦糜，用以烧酒及充牲畜栈豆而已。余如豆、粟、芝麻、蔬菜、瓜茄之类，无不可以成熟。回民不知食用，故不多种。荒草湖滩，每于春融冰解时，引水入池，微干则耕犁播种；苗生数寸，又放水灌溉之。嘉禾与恶草同生，不加耘锄，且云草生茂盛，禾苗得以乘凉，其愚而可笑如此。最忌春寒，寒则雪水来迟，播谷失时。自下种以迄刈获，皆资山泉水润，以秀以实。但不宜雨，雨少不过减收，雨多则起咸卤，告登无望矣。

回民过年之前一月，即把斋起。凡男女十岁以上，皆于黎明后不得饮食，甚者津液亦不敢下咽，方为善把（称回人以把把谓此）。日落星全，方恣意饮啖，但不得饮酒、近妇人。日夜礼拜，男女悉以净水遍身浇灌，而后行礼。毛拉、阿浑等禁忌尤为繁琐。至次月初一或初二，总以望见新月如钩，则开斋过年矣。回语谓之入则。开斋之日，竟夜鼓吹，至辰刻，其阿奇木伯克鲜衣怒马，金丝黄阿浑帽，驼马皆饰以锦鞍，各五七对旗帜，鼓乐海兰达尔歌舞，纷纭前导，伯克、阿浑等皆白圆帽围随左右，其阿奇木之心腹人等，控弦操槊，披甲护卫，一同入礼拜寺讽经。合城男女皆新衣，喧阗街巷，群瞻阿奇木威仪。礼拜毕，均随入阿

奇木家拜年。阿奇木劳以牛羊之肉，葡萄之酒，男女跳舞歌唱，哄饮尽欢而散，谓之入则爱伊谛。未归中国以前，是日之阿奇木伯克入寺礼拜毕，即有阿浑等议贤否，以为贤则留之，以为某事无道，某某事尤无道，则与回众废而杀之，以故阿奇木多拥兵自卫。今虽不敢擅，则兵仗尚沿其旧。是日回人之拜答宴饮，亦犹中国之元旦也。

入则爱伊谛后数十日，其阿奇木又复仪仗入寺，通诚喧乐，谓之固班鲁爱伊谛。又数十日，回子赴素所信奉之人坟墓，礼拜讽经，多于颈项咽喉间用刀透穿其皮，以布缕穿之，血流遍体，云以其身祭神灵也，谓之苏鲁尔。

又数十日，回子老少男女，鲜衣修饰，帽上各簪纸花一枝，于城外极高之处，妇女登眺，男子驰马校射。鼓乐鼓舞，饮酒酣跳，尽日而散，谓之努鲁斯。

回地各城，均于城东架木为高台，每于申末酉初，于其上鼓吹，送日西入。毛拉、阿浑人等，西向礼拜讽经，谓之纳马兹。其纳马兹均于日将出、日将入及五鼓并巳未等时，日凡五次，率以为常。遇有吉凶军旅、迎送大僚，亦于其上鼓吹，盖晓喻回乡之号令也。

初夏桑椹熟，回人取以酿酒，家各数石。男女于树阴草地或果木园中，欢然聚饮，酣歌醉舞，彻夜通宵，从此所遇皆醉回子矣。

回子无姓氏宗谱，父兄诸舅，皆哥呼之，弟侄甥婿，皆弟呼之，同一谓之亲戚。惟父子尚知敬爱，余皆平等而已。男女无别，除生己之母、己生之女外，皆可苟合，亦可公然婚配。或曰共乳者不得媾接，间亦有之。

回人婚娶，两家意合，男家馈牛送羊布匹，邀请亲戚，更求

阿浑数人同赴女家议婚，念经为定。至婚期，女家或妇或兄一人，抱新妇同骑马上，以帕盖面，鼓吹导行，送至夫家。凡回人皆垂发辫数十，嫁后一月则梳发后垂，以红丝为络，宽六七寸，长三四尺，其双歧拖地处，仍络红丝数寸成穗。富者上缀细珠、宝石、珊瑚等物，囊发垂后，谓之恰齐把克。小户贫回及有孝服者，其恰齐把克或用蓝，或用绿。男女室后皆以清水遍身浇洗。

回民禁忌猪肉最严，凡驴、狗、虎、豹肉及牲畜自毙，苟其非人宰杀、去血净者，悉不食。人死，则海兰达数人在屋上同声喊叫念经，其家皆白布为冠，谓之挂孝。死之日或次日，即舁之郊外瘗之，无棺椁衣衾，唯白布缠尸而已。所属亲戚往吊念经，各以所有，尽力资助。既葬，请阿浑等人念经，凡亲戚之所资助及死者所遗衣物，尽散于众，以邀冥福。以冥福之厚薄，在物散之多寡也。子为父母，妻为夫及兄弟亲戚皆挂孝四十日而除。

回男不畜发辫，不剃髭须，唯剪唇须，便于饮食。生子五六岁，其父母邀请阿浑念经，以刀挑断势皮。十四五六岁，初知人道，即聚群童于树林中，使与牝驴交媾。再长则觅妇女为朵斯，朵斯者，相交好也。

衣皆大领窄袖，男左衽，女敞前襟，内衬衫袄及膝。女帽冬夏皆用皮，而插鸟翼于前，以为美观。男帽冬用皮，夏用绸绫，猩毡为顶，绫缎为翅，高五六寸，前后尖，翅亦各长五六寸。男翅两平，女帽后翅少垂，顶上皆起金线为花。牛羊之革，为靴为履，朱色。其履木根二寸，女履有前无后，夏日跣足趿之，益西有高五六寸者。阿浑帽沿，白布为之，中填棉絮，高厚各五六寸。有一种瓜，名回回帽，形颇似之。

回子见人无跪拜之礼，凡遇尊长及其头目，交手当胸而顿其首，谓之阿斯纳木。唯纳马兹则始跪拜。妇人亦阿斯拉木，而长上与幼辈相见，不论男女，皆以接唇为礼。归化以来，见中国官长，亦皆跪拜请安，谓敬之如天日神人也。

回子坟多如棺木之形，富厚者或圆形，或开穴，或绿琉璃为饰。多在大路两旁，谓往来人多为之念经祈福也。

回人喜畜雕，少有之家，即有雕一二架，或至二三十架。雕捷而鸷，狼狐黄羊之属，遇之无得脱者。弓矢非所长也，以大头短棒抛掷击兔，一发而毙之，亦回人绝技。无量衡，粮谷少者以回帽，粮多者以他噶尔计算。他噶尔者，小布袋也。大小为帕他吗。回子秤两端置物均匀则兑换，谓之辄勒克。

回子宴会，总以多杀牲畜为敬。驼牛马均为上品，羊或至数百只。各色瓜果、冰糖、塔儿糖、香油，以及烧煮各肉、大饼小点、饦饦蒸饭之属，贮以锡铜木盘，纷纭前列，听便取食。乐器杂奏，歌舞喧哗，群回拍手以应其节。总以极醉为度，有连宵达旦，醉而醒，醒而复醉者。所陈食品，客或散给于人，或宴罢携之而去，则主人大喜，以为尽欢。回乐以鼓为主，鼓大小数面；苇箛木管皆八孔；洋琴五十余弦；胡拍七弦，铁弦四，皮弦二，丝弦一；胡琴大小四张。声音抑扬高下，随鼓而起落，而歌舞节奏盘旋，亦以鼓为则；嘈杂淆乱之中，按之悉有宫商之义，大抵皆秦音之变调也。无正朔，以望见新月为月初。三十日为一月，无小建。十二月为一年，无闰。然算其一岁之中，皆三百六十四日。其实皆以八栅尔计算，每七日八栅尔一次，每八栅尔五十二次为一年，以故三百六十四日也。其纪岁月日时，皆有地支而无天干。回屋聚土为墙，累厚三四尺，以白杨、胡桐之木横布其上，施苇敷泥，遂成屋宇。或为楼，厚七八尺有奇。穴墙为灶，直达

屋顶，宽尺余，高二三尺，与地平，置木火其中以御冬寒，谓之雾恰克。穴墙为洞，宽长不一，以藏物件，谓之务油克。屋顶开天窗一二处，以纳阳光，谓之通留克。屋顶正平，人可于其上往来，且为晒曝粮果之地。其屋墙厚顶轻，不虑倾圮，雨少不畏渗漏。富者多于屋内雕泥为花草字画，饰以灰粉，细而坚，颇见工巧；亦有施金碧者，涉俗矣。屋旁例有圆池，广植花果，开伯斯塘以避夏暑。回人楼高为贵，有三四上者。楼亦有仿蒙古色〔包〕形者，有方者。地基少宽，必作礼拜寺，以便纳马兹。坟地上亦多有纳马兹之所，言鬼亦纳马兹也。

夫妇不和，随时皆可离异，回语谓之杨土尔。妻弃其夫者，不许动室中一芥。夫弃妻者，家中所有任妻取携，子女亦各分认，夫得男，妻得女。离异一年之中，妻或生子女，夫可承认，逾年则谓不相干涉矣。往往有离异数年，更数夫而仍归前夫者，又有历数年、更数夫而犹与往来者。

札答坚如石，青黄赤白绿黑色不一，大小亦不齐，生牛马腹中，亦有生蜥蜴尾根及野猪头腹中者，尤良。回人祈雨，则以柳条系之置净水中，即雨；祈风则囊之悬马尾上，祈阴则囊之腰橐。各有所祈之咒，莫不响应。回人及土尔扈特、额鲁特，多于夏日长行，用以避暑，谓之下扎答；喇嘛下之尤速。

回字如鸟迹，如蝌蚪，横读，而连断处尤不易辨。字头二十九，通晓字头，遂无疑字。回童能书记者，谓之毛拉；通其文义，为众所服者，谓之阿浑；亦有大小之区别。敬信不明理处，亦犹额鲁特之于喇嘛也。回人遇有疑难，皆问阿浑，即男婚女嫁，亦所主持，虽有谬误，亦不怨悔也。尤可笑者，乡愚小回，忘其生辰，问之阿浑，告以一月日，日久复忘，再问阿浑，阿浑亦忘前言，另告一月日，即信之也。

回人文字，有医药之书，有占卜之书，有堪舆之书，有前代记载之书，有各国山川风土之书。其说以天高覆我，地厚载我，日月明以照我，皆当礼拜。戒贪淫残诈，尚敬谨敦厚。正人之气不散，死而为神灵。讲性命清净之理，大旨宗诸释氏而得其糟粕。亦非无至理，无如其阿浑人等陋习相沿已久，晓然通畅者实难其人，多如内地之腐烂冬烘，蛊惑愚回，骗取财物，殊堪太息耳。

回部大头目谓之阿奇木伯克，最为尊贵，生杀予夺，唯其所为。次则伊什罕伯克，亦有统领之贵。其余各有职掌。凡伯克皆有小回子为其家服役如奴仆。自百户至二三百户不等，谓之烟齐。村落谓之爱曼，各有王子伯克一员，司其丁粮差徭。又有叩克巴什一名，管理耕种。

伯克之妻，回子称之为阿葛插，无大小嫡庶之别。

海兰达尔有如内地之香火道人，而娶妻生子与回子同，但留发作二辫耳。衣衲红蓝相间，帽顶无翅，每逢八栅尔之期或回子年节，辄聚数十百人，击鼓跳舞，歌唱喊叫，或作八栅尔上，或入回子之家，募化钱米衣物，回子无不乐施。人死则升亡人屋上念经，译其词曰："有生则必有死，今此人既先死，凡未死者都应来哭泣。"止此数语，反覆叫念竟日。其居常之纳马兹，则以夜半所诵之词语，回子亦不解矣。

日中之市谓之八栅尔，每七日一集。五方之货，服食所需，均于八栅尔交易。银贵中国之元宝，散块小锭则谓伪赝焉。

回子寝疾卧病，饶裕者多杀牛羊，分散海兰达尔及贫苦小回，以祈福力。亦求阿浑用药，药多用大黄、附子，往往杀人。

小儿亦出痘，轻而易过，百中或损一，亦从无回子麻面者。倘出痘者多，则避于深山极寒之地可免。

远乡小回遇有疾病，必向河中沐浴，冬夏皆然。燥结之症，亦于河中灌洗谷道，纳胡芦柄于其中，借水出入探动，以求通利焉。

回地空野中多土堡，似楼而墙壁坚厚，高三四尺。据云准噶尔时，额鲁特常来骚扰，或三五成群，或数十为群，突至回地，抢夺牲畜，奸淫妇女，少不如意，即肆残杀，故稍殷实之回子皆有土堡。

回子地牢，乃掘地为池，方深二丈余，以草木泥土厚覆之，开一窦于上。回子有罪，则置于内，污秽不堪坐卧，日给饮食。逃亡被获者，则用大木一段斫孔纳足于其中，四围钉固，不得屈伸。小罗〔罪〕则立而挞其背，妇女亦然。

额鲁特、土尔扈特人等，遇大山则祭之，或插箭一枝于地，或掷财物少许。

回子性多疑，人言皆不甚取信；多诈，其言亦不可深信。其头目尤甚。待之以礼则慢，谓人之畏己也；待之以严厉，又内惧而不自安。待之之法，唯日简傲加之，而施以小惠，庶几生其畏敬。知自私自利，而不知下人艰苦，欺下凌弱，其陋习然也。回子与回子比肩，则各不相下，遇事抑轧，故为勃谿，渐成仇隙，因而不共戴天。

回俗每月六日为排沙木毕。是日无分男女，各著新衣，五鼓上坟礼拜。

回俗鳏男寡妇，每于齐集摩罕默德坟礼拜之日，以婚姻事叩问阿浑。阿浑翻阅经典，指众人队内一人云："此天已配定，勿误良缘。"即将男女头上小帽，互相换戴，虽非甚愿，无敢违者，是名天定。亦有男女互相慕悦，径自成婚，托言父母遗嘱者，是名奉遗。贵族婚姻，必选媒定礼期，以荆芭衬花毯，坐女其上，红

锦蒙头，舁至婿家，拜翁姑如戚，三日内亲戚麕至，曰待喜验红。有则设巴克逊庆贺。巴克逊者回酿名，如内地之黄酒。

回妇平居带小帽，顶有红花数穗，锦裹经符，并有青鹤飘翎三四根。出门则以花彩帕或白布蒙头，名他里吉。

有一种回人，以花红织作毛边衣帽，名海搭尔。三五成群，沿门求乞，无弗与者。相传摩罕默德遗教，布施此等人也。然此人亦不贫，所得或转施困乏者。

每逢七日，为大巴杂，就〔犹〕内地之集期。百货充溢，男女成群，以哈斯量长短，华言尺也。以察拉克较斤重，华言秤也。贸易人多系安集延部。

回刀长尺许，刃两出，极犀利，俗呼为攮子。

回人居处平房，粉垣四周，上出天窗以纳日影。其贵家彩画梁柱，亦有燕子营巢，并于房檐养鸽。

回童七八岁，辄能翻身作数十斤斗戏，跳掷飞腾，观者目眩。

鼓径一尺六寸，高三寸，鞔以羊皮。胡琴十弦。拍鼓拊琴，回妇二人歌舞，此宴客之乐也。

白糖和面，抟成杵形，高尺许而锐其顶，呼为塔儿糖。回俗最珍之，以饷贵客。

准噶尔风俗记

新疆风俗，最重黄教，凡决疑定谋，必咨于喇嘛而后行。喇嘛坐床者为西勒图，坐床即掌教也。人生六七岁，即令识喇嘛字，诵喇嘛经，病则先延喇嘛诵经，然后服药。若大台吉有事讽经，则其下争输货物于喇嘛以为礼。众喇嘛聚而讽经之室曰都

纲。噶尔丹策凌时，曾于伊犁河之北、固尔扎河之南海努克建立都纲，三层缭垣，周一里许，聚集喇嘛，令其五鄙拓克轮值供养之，谓之塔本集赛。塔本言五，集赛言轮值也。岁首、盛夏，其膜拜顶礼者，远近咸集，往往捐珍宝，施金银，以事庄严。庙之宏壮，甲于漠北。

准噶尔人不习耕作，以畜牧为业。饥食其肉，渴饮其酪，寒衣其皮，驰驱资其用，无一不取给于牲。欲粒食则因粮于回部，回人苦其抄掠，岁赋以粟，然供酋豪膳粥。其达官贵人，夏食酪浆酸乳，冬食牛羊肉，贫人则但食乳茶度日。畜牧之外，岁以熬茶为要务。其酒缝皮为带〔袋〕，中盛畜乳，束其口，久而酿成，味微酢，谓之挏酒。每岁四月，马潼新得，时置筵酬神，斩马为庆，谓之玉醴斯。蒙古亦然，但不如其盛耳。庐帐方位，以东为南，南为西，西为北，北为东。户必东面，犹内地之南向也。饮食用碗用匕而不用箸，其匕之制，大小不同，以木与皮为之。其地有树如桦，取其油以为灯火。

冠无冬夏之别，但以毛质厚薄为差。白毡为里，外饰以皮，贵者饰以毡，或染紫绿色，其顶高，其檐平，谓之哈尔邦，略如内地暖帽，而缀缨只及其帽之半。妇人冠与男子同，带以丝为之，端垂流苏，其长委地。妇人辫发双垂，约发用红帛，在辫之腰，帛间缀以好珠琴瑟之属，望若繁星。呼袍为拉布锡克，台吉用锦缎为之，饰以绣。宰桑则丝绣氆氇为之。贱者多用绿色。御冬无棉，以驼毛为絮，名库栅。亦有只衣羊皮者，皆右衽平袖，四围连纽。男子衣不镶边。妇人衣用锦绣，两肩两袖及交襟续衽处镶以金花。其民妇则以染色皮镶之。台吉靴以红香牛皮为之，中嵌鹿皮，刺以文绣。宰桑用红香牛皮，不刺不绣。民人曳衣屦，或黑或黄，无敢用红者。妇人靴贵贱视其夫。有都尔布锦者，以

羊皮织成，若内地之坐褥。

其文字谓之托忒，共十五字头，每字头凡七音，共得一百五十音。其法直下右行，用木笔书之。或削竹为笔，长四寸，上阔而下锐，取墨以作书，谓之鸟珠克。台吉、宰桑所居，皆建旗纛，或以绿缎，或以杂色布幅为之，书喇嘛经咒于其上，遇风展动则种福，与讽诵等。台吉之印，其形圆，范金为之。宰桑以下之印，或以银，或以铜、铁、锡五金备用，各视其职掌以为差等。四时不知甲子，只以十二物纪年，如岁在寅则为虎年之类。每岁元旦、四月八日、五月望日、十月二十五日为四大节。礼佛讽经，不杀生。春月女子有踢踘之戏，秋月酋长有马射之棚，长夏亲朋有马湩之会，三冬稚孩有泼水之乐。积年置闰，亦同中国，但不拘月分。届当闰之年，宰桑等请于大台吉，随意之所欲，置闰于某日。遇小建之月，亦不必定无三十日，随台吉之意，而中去一日焉。自寅至丑，每月俱可闰；自晦至朔，每月皆可虚也。其地亦无二十四气。星家之书名珠露海。

男女婚姻，以羊马为聘礼。婚之日，婿之女门，女家讽喇嘛经，婿与女共持一羊髀骨，拜天地月日，夫妇交结其发。女家为设蒙古包以成婚。明日婿先归，别择日以娶。妇乘马至婿家，讽经亦如之。

人死不立丧制，子孙亲属丐延喇嘛讽经。检珠露海所载，有应五行葬法，则以其法葬之。如应金葬则置诸山，应木葬则悬诸树，应火葬则焚以火，应水葬则沉诸河，应土葬则埋诸地。若不应五行葬，则撤蒙古包弃尸道旁。自亡日起讽经四十九日，不杀生，不剃发，有剪发以为孝者。每忌日设果食湩乳以祭。遇草青时，子孙思其祖父，亦酬〔酹〕奠于野。至从军失伍者，冠以纸冠，并令其妻服短布衣，游行示辱。

盗马者罚九牛或九羊、九马给事主。无牲畜者，则以盗者之妻给事主以偿之。无妻则鞭其腰。其刑罚若此。

所用钱名普尔。回人所输，制小而厚，椭圆而首微锐，中无方孔，面铸准部台吉之名，背附以回字，凡台吉新立，辄更铸，旧钱皆销毁。

其乐器多以马鬣尾为弦，无用丝者。弦之大小，以鬣之多寡为差。亦间有皮弦者。乐音大抵以丝为主，而竹附之。其鼓曰铿格尔格，喇嘛诵经用之。有曲曰逊雅布图达尔者，皆彼中颂祷之词，欢会宴饮所用也。

乌鲁木齐风俗记

乌鲁木齐旧城卜东山之麓。富商大贾，聚居旧城南北二关。夜市既罢，往往吹竹弹丝，云息劳苦，土俗然也。

根忒克西北，凡峻坂七层，最为险阨。悉人过此，必肃然下马，如见所尊，或曰畏博克达山之神也。博克达山列在祀典，岁颁香帛致祭。山距城二百余里，每年于城西虎头峰厄鲁特旧立鄂博处，修望祀之礼。鄂博者，累碎石为蕞以祀神，番人见之多下马。百礼略如内地，唯未举迎春之典。

乌鲁木齐之民凡五种。由内地募往种耕及自塞外认垦者，谓之民户；因商贾而认垦者，谓之商户；由军士子弟认垦者，谓之兵户；原拟边外为民者，谓之安插户；当差年满为民者，谓之遣户。各以户头乡约统之；官衙有事，亦多问之户头乡约。故充是役者，事权颇重。又有所谓园户者，租官地以种瓜菜，每亩纳银一钱，时来时去，不在户籍之数也。

西人嗜饮，每岁酒商东归，率携二三万金去。

此处唯神祠以瓦为之，余皆作瓦形而覆以土，岁一圬之，云砖瓦皆杂沙砾，易于碎裂。诸州商贾，各立一会，更番赛神。剃工所奉曰罗祖，每赛会则剃工皆赴祠前，四五日不能执艺，虽呼之亦不敢来。

西人嗜水烟，游手者多挈烟箱，执花筒，逢人与吸。不即取值，朔望乃登门敛资。火神庙计费千余金，乃鬻水烟者所醵，则人众可知矣。

有病必祷，祷必以夜，唱歌击鼓，声彻城中。

娶妇论财，多以逾壮之男而娶髫龄之女。土俗类然，莫喻其说。

凡立竿于户内，皆女闾也。或曰以祀神耳，非有他故。无从究诘，莫得而明。

土俗以卒伍为正途，以千总、把总为甲族。白[自]立学始解读书。

流人子弟，多就食城中，故小奴甚众。

二三日[月]间，田苗已长，商家以钱给农户，俟熟收粮，谓之买青。

商民流寓，往往不归，曰此地红花，土语谓繁华也。其内地父母呈请移牒拘归，官为解送，岁恒有之。

遣户有妻者，秋成之后，多侨往旧城内外，开春耕作乃去。人民各逐所种之田，零星棋布，虽近邻亦相距半里许。户民入籍已久，然自某州来者，官府乃谓之某州户，相称亦然。塞外之田，更番换种，以息地力，从无土著之说。田唯拔草，不知锄治，伊犁将军牒取手铲，一时不知何物，转于内地取之。

家家喜畜犬，暮夜多升屋而蹲，一吠百和，满城狺狺然，颇聒人睡。

布种时以手洒之，疏密无定，南插北沟，所不知也。

新年客至，必陈馓饵皿器，佐以烧酒，比户类然。近能以糯米作元夕〔宵〕粉团，其他饼糕亦略如京师所制。

土俗嗜博，比户所同。

库尔喀拉乌素三屯，兵丁、遗犯皆孤身，恐狂且佚女，或酿事端，自玛纳斯河以西不许存一妇女。

城中小巷，谓之墙子，夜设逻卒，以禁淫奔，谓之查墙子。诸屯则日暮后驱逐外来男子，谓之搜墙子。

遣户男多而女少，争委禽者，多雀角鼠牙之讼。后为立官媒二人司其事，非官媒所指配，不得私相嫁娶也。

鬻菜者谓之菜床，瓜菜必极老乃采以鬻，否则人嫌其嫩。唯官种之园乃有尝新之事。土俗实不可解。

塞外旧无风鸢之事，近有蓝旗兵士能作纸鸢，遂相习成俗。

地本军营，故以长褂为亵衣，以短褂为公服。官民皆用常色，为商贾多以紫绿氆氇为之。

佳茗不易致，土人唯饮附茶，云此地水寒伤胃，惟附茶性暖能解之。附茶者，商为官制易马之茶，因而附运者也。初煎之色如琥珀，煎稍久则黑如醫。一切海鲜皆由京贩至归化城北，套客转贩而至。所谓银鱼，即卫河之面条鱼也。

土鲁番卖果者虽多，而土人惟重内地远来之果。榛粟〔栗〕楂糕，有力者始致之。俗贱谷而贵麦，故纳粮以麦不以谷。

城门晓起，则煤户联车入城。北山煤可供薰炉，焚之无烟亦无气，易炽而难烬，灰白如雪，每车不过银三星余。西山之煤，但可用之炊煮，灰色黄赤，每车不过银三星。其曰二架梁者，石性稍重，往往不燃，价更减。亦有石炭，每车二星，贫家用之。元宵灯谜，亦同内地风俗，而其词怪俚荒唐，百不解一。元夕张

灯，妇女毕至，遗簪堕珥，终夜喧阗。内船之戏，与内地彷彿。春社扮番女，唱番曲，侏㒧不解，然亦靡靡可听。元夕各屯十岁内外小童，扮竹马灯，演昭君琵琶杂剧，亦颇可观。

酒楼数处，日日演剧，数钱买坐，略似京师。梨园数部，遣户中能昆曲者又自集为一部，亦有所谓歌童者。

塞外丰盈，鬻技者麕至。畿南马解妇女，亦有万里闻风而至者。

热　　河

热河风俗琐记

热河虽为特别行政区域之一，然币制之紊乱实无以复加。全境无一专司兑换银钱之处，欲得一元之小银币，须连问数家，始得零星凑成，然又非现金，所使用者皆纸币耳。铜元亦缺乏异常，制钱颇多，而制钱又分虚真二种，每虚钱若干，必须再核实钱若干，始可成交。初至是地者，殊多不便。

热河除岁风俗与南方略同。年前择日扫除尘土，名曰扫屋。除夕夜，家家妇女必插戴花朵。年初五以前，妇女均不能出门，如贸然前往，必被痛恶。盖彼间以妇女为不祥物也。

新年中春联春额用红纸写就，家家换贴一新。尚有一种花纸，印有五色人物，极粗极俗，然居民大半喜购贴壁上，以为美观。

灯节前后，无论大家小户，咸满挂灯彩。灯以绢制者为多，纸制及玻璃制者次之。灯上满画人物，间有工细者。又有一种冰灯，于腊月最寒之日，预先制就木架，或六角式，或四角式，取水淋之，随结成冰，然后悬于地窟内。至灯节，乃取出挂于檐际，中燃以烛，颇觉新颖有致。

热河之民情风俗尚觉朴实，银钱纠葛之事，终岁罕靓。然土

人性质，一言不合，即攘臂而起，故命案独多。而热民之穷苦者，往往饿不得食，即铤而走险，一旦被获，亦直认迫于饿而出此，其情实至足悯也！

绥　　远

归化绥远之风俗

归绥旧为土默特蒙古属，自昔汉人均以为贸易转运之场，迁徙无定。嗣后商务日盛，土地日辟，始渐有编户之氓。唯多属燕、晋之民，故其俗多类内地，无足纪者。然紫塞荒漠之区，其人赋椎鲁犷悍之性，则其俗遂亦简陋粗率，举有可质为谈助者试略述之。

归绥之婚俗

婚姻媒妁既通，男家送三季衣裳于女家，谓之下聘。届期又送以礼物，如羊肉、彘肩、烧饼之类，以彩舆载新妇归。先入新房，男之姊妹为之易笄而钗，然后合拜天地祖宗。宾客先一日来贺，飨以酒馔，归去，至日又来，及晚始散。结褵次日，婿偕新妇至岳家，拜见毕，款以酒，同席咸戏狎之，使新郎羞涩不安以取乐。晚偕归，三日又往，夕又偕归。新妇三日入厨下，学切面，曰试刀，家人争尝之，以觇妇工之优劣。端午馈女家核桃白米，中秋馈烧饼及西瓜。得子，女家赠衣料。子生三日始浴，女子则恒终身不浴，谓守礼也。然失节者不以礼闲，奇矣！

归绥之庙会

庙会，妇女盛服以赴。小妇席地前列，老者居后。城中纨绔子，携帐幕支于空野，妇女来观，则命之坐，饮酒歌笑，肆无避忌。夏令妇女多袒胸，秋收助男子下田亦然；路人指手讪笑，不怪也。

土默特人之婚俗

土默特蒙古旧属游牧，穹庐毳幕，习尚迥殊。自汉、满人入居其地，其俗遂变。妇女多效旗装，操汉语亦圆熟，现室居者十之四五，幕居者十之五六，婚姻丧葬，大同小异。唯婚礼迎娶之日，男家亲族骑马往迎，女家亲族亦骑马相送，中途互相竞赛，夺帽为戏，夺得者即夸以为荣。又婿到女家，须跪地问岳母姓名，必使答而后起。次日归宁，众先引婿入见外父母，然后互抱新人接吻，饶有欧风焉。

归绥之杂俗

归化空气干燥，寒暑均烈。夏季七月间华氏表最高达九十度以上，冬季最低至零度。八九月为温和时期，四月为解冻之期，十月以后乃骤入寒境。唯西北气候变动甚速，一日之间具有四时气候，故尝有“早穿棉皮午穿纱，怀抱火炉吃西瓜”之谚。唯其人耐冷，往往于严冬时破冰入水，视若坦途，观者莫不为之寒噤。我国劳动界之所以能特别耐苦者，诚以自然界及社会恶习惯有以致之。即如此种现象，亦天气之变幻，及外界之境遇使之然也。

大海滩，因四面皆崇山，故形成盂地，积水潴为咸湖，周约一百余里。湖岸之土经日曝晒，盐质尤富。土人聚之，下通小孔，

水淋其上，流出卤汁，即以熬盐。每日一锅，可得盐三百余斤，需炭同之，需人工五六人，月须纳税三十余元。每年自三月至九月为止，此外天寒水冻不能举火。附近计四十余锅，每年可产二百五十余万斤，销售于丰镇、大同、归化各处。炭产大同山脉之兰山嘴，距此二百余里，盐价每斤约三千文，除炭、工资、税项外得利甚微。当盐熬成时，取出置筐中，余水下滴，筐底结晶如豆芽，取以开水冲服，可清理肺肝。

鹁鸪山，在绥远西北，山势巍峨，颠建娘娘庙。相传蒙女炼形，委蜕于此，真身即塑洞内。每岁四月八日，妇女纷集祈祷。

天门山，在县东北，山高峻。夏令游人涉［陟］其巅，俯视四郊，苍翠之色，有如绿水。

满清平准噶尔及察哈尔以后，即于归绥险要驻重兵。至怀柔羁縻之术，乃又专重黄教，是以梵宇绀宫，此地独盛，喇嘛之数多至二万余，岁发库款，以给口粮。民国以来，口粮断绝，佛规日弛，华严伽蓝，日就寂寞，甚可慨也！其间庙宇之最著者，曰大招、小招、博什克招、五塔招等。招者，蒙古语丛林也。博什克招在市西塔石河之右岸，今甚荒废。相传圣祖参拜此寺，时呼图克图慢不为礼，从者怒，挥刀杀之。沙必纳罕等大愤，擒从者寸磔之，全城哗然，圣祖乃宵遁至张家口。其事正史不详，唯今俗有奉祀白马将军，谓即当时被磔者云。

毕察镇之杂俗

毕察镇住户千余家人，口二万余，汉人十七，土默特蒙古十之三。沿途人烟亦较归、丰之间稠密。有耶苏教堂一所，附设小学一所，信徒仅七人。此间迷信甚深，然无正宗，唯崇拜所谓大仙者，有事皆乞灵于此。该处无回教。附近出产以麻烟叶为大宗，

田地多属蒙古，向纳地租，唯性质多系永久租借，无异汉人所有也。上等地亩值百吊，每吊合制钱四十文。每亩种高粱、小米，可收一担半，麦可收八斗。无烟煤炭产于距此四十里之地，土人取以和泥烧坑，每斤十余文。

麦达桥之杂俗

居民三百余家，皆向蒙民租地。上上每亩租价千余文，下下每亩租价四百余文。租时须向清理地亩总局取据，上上纳地价三千文，下下纳地价千余文。除麦以外，以种小米及胡麻为多。村西三十里水涧沟产大炭，质仅中材，每斤售钱八文。

萨拉齐县之杂俗

地势适中，商务颇盛，市面现洋、小洋、铜元殊为罕觏，所通用者唯北京中交票一种。其价殊觉京中为高，现洋二吊七百，中交票一吊四百，每吊八百文，此外则制钱而已。至钱票信用颇佳，能适用于归化，至归化钱票亦通用于此间。

本处有耶苏教徒六七百人，有附设小学校，多幼年子弟，居民颇为信仰。

此间田地多赖山泉，黄河虽近在南面四十里，然水低不能灌溉。故城北之地多膏腴，而城南则否，以城北可得山泉之益也。地价每[疑缺“亩”字]自百吊至数吊不等。居民向蒙古领地租用，上地一顷租三两，下地数十百文。自去年起，又加官租一种，上地每顷三元，次二元，又次一元，人民负担乃愈巨矣。

五原县之杂俗

土地肥美，多赖黄河开渠以灌溉。渠之大者有八，可灌地二

三十万亩。遇争水案件，即属水利局判断。水利局昔日收水租，每顷四两五钱，须任开渠之役；近不须开渠，仅收一两五钱。恳[垦]务局当前清时代颇有意经营，近乃奄无一息。其所属地均属永租，即由政府向蒙古永久租地，重租于民而收其息。每顷年收地租十五两，分若干于蒙古。若县署所征之地，则系蒙古报效于国家，与蒙古脱离关系矣。民间有向蒙古租地私垦者，今中央禁止之。地之佳者，每顷地价百二十两，次者或一二十两。全县人口固定者约五千户，流动者两倍之；回民不过数十家。多山西之河曲、府谷、沁州，陕西之榆林及山东、河南等处之人，春间来租地，种植一年或半年即行他徙，往来无定。蒙古即乌喇特旗、达拉半旗、杭锦一旗。其诉讼原应归县管理，以蒙人狡而多疑，不肯听命，历年屡有入其境而被杀害者，故若无公文，殊不易履其地。此间有社长，军队所到之处，草料粮食均取于社长，发官价，然后摊之于民。沿途少店，故往来者多住民居，饮食取供不问偿。故关内之无赖者，多集于是，借以糊口，久之遂流为匪。居民多隶晋籍，有从天津一带来者，土人称曰京东人，农牧兼半。

自五原至中国堂，沿途均属蒙古杭盖旗界。汉人向之租地，年纳租每亩一二吊，未种时不以顷亩论，待水上地后始丈量亩数，交纳租金，无水不以田论也。

此间妇女皆天足，与纤纤不能步行者大异，闻系天主教所化。沿途无处无基督教势力，殊可畏也！

阿拉善属笔架山一带山二百余里，均产甘草。交租三千两与阿拉善王，每岁采取二次，由清明至夏至一次，由立秋至大雪一次。工人由商号发给面油等物，待采毕交草而扣其值焉。有广庆泰甘草商每年在此采甘草二十万斤，收入时粗者六分，细者四分，运至河口，粗者一钱，细者六分。

旅行此间者，多烧岌岌草以御寒，火龙遍野，煞是大观。

磴口之杂俗

居民约百六十家，其三分之二为回教，汉人皆山西沁州、府谷、河曲人，回回则来自宁夏属平罗一带。商店二十余家，从事手工业十余家，皆为蒙古贸易。中有大栈四家，即运转东西货物者也。米、面、油、酒、洋布、茶砖(皆三九茶，即每箱装三十九块，故名)、粗布为大宗。春冬以骆驼载货至牧地，秋令易皮毛以归。

此间有湖出盐，盐在土内无定处。官盐局岁交租一万元与阿拉善王，雇工八十人捞取，由蒙古驼户运至磴口。每驼脚价一两三钱，其脚价银即向商店支取曲[面]米茶油，又以盐须在商店加一钱五分店租，故商店遂向盐局领现银一两四钱五分。旧日商店对于蒙人故意抬高货物之价，蒙人吃亏不少。阿拉善王塔渭翘曾禁止不准以货物代脚价，然事实上诸多窒碍，又以此间现银少，官盐局不能应时给付为最大原因。

土人生活颇易，工人每日可得工资三钱左右。有蒙古衙门，置总管一，管理民事；至刑事即归之王府。唯原被告均为汉人，即归平罗县处理。原告汉人而被告蒙古，汉人诉之平罗县，而由王府派员会讯，原告蒙古人亦然，颇似租界上会审制度。阿拉善王在此间亦时出告示，禁止赌博娼寮及不卫生之事，俨有官厅气象。

此间土人向娼妓寻欢，均给以茶砖为代价。盖此地犹在物物交换时代，砖茶无异于货币。

牛羊成群，土人将牛羊马各置一处，以红柳编成圈，四围周密。人行其中，如别有境界，妙不可言。

石嘴子居民多嗜雅片。以牧畜为业，或在皮毛洋行梳毛，日

可得工价三钱余。以附近无垦地，故粮食多由平罗县属之皇渠桥来。

石嘴子运脚。一驼价：走包头者每驼三两，走宁夏者一两五，走镇番者七八两，每驼载重二百七八十斤。二船价：走包头春夏五六十两，秋间六十两，走宁夏春夏二三十两，秋四五十两，走宁夏、包头、中卫三处每船装运三万斤，因上下水而有多寡之别。

蒙　　古

内蒙古风俗志

蒙古族之起源

蒙古环处朔漠，部落各异，其先若匈奴，若蠕蠕，若鲜卑，若回纥、奚、契丹，上下数千年兴废绝续。自铁木真崛起漠北，抉欧亚之藩篱，忽必烈入主中夏，吸中土之文化，于是举部之民族，一跃而登世界之舞台，进化之速，有非人力所及料者。其名随族以命，盖太祖成吉思汗出自蒙兀族，西人曰 mongolia，今匈牙利尚有其苗裔焉，当时蒙族之势力可想见矣。乃继起无人，控御无力，使震轹欧亚之民族振而复蹶。然而慓悍之性，尚武之风，虽至今未灭焉。论人种，则五族为华，悉称华人耳，细分之，为乌拉尔阿尔泰统系蒙古族之喀尔喀族也，头形稍广，面貌扁平，眼形倾斜，故有“直眼鞑子”之称。颧骨高突，因有“丑陋蒙人”之讥。近来移民日增，血统混化，边城北带，业受汉族之同化力，而与北部以及沙漠南带之俨然有太古风者迥不同矣。名上多冠汉姓，命名亦取汉字之义。姓氏以吴、白、岳为多，岂为由游牧而农耕进行之过渡时代欤？

蒙古人之言文

蒙古初无文字，成吉思汗时代习用土耳其族之维伊奇哥尔文字，是为蒙古用文字之始。及世祖时，西僧帕克巴变化藏文，制蒙文字母四十一个，是为有蒙文之始。彼此互相并合成音，缀合之法与罗马文相似；唯现今之蒙文为元末所确定者，字头一百零四个，盖孳乳浸多也。西藏经典之蒙文译本，尚为元初古本，文自左而右。文章以其为添着语附于语根，用种种之助辞。排列方法，先名词，次助词，最后为动词。数目字不如汉字之简，文语仅能述政治之大略，而不能演译科学，此蒙人所以昧而不进化欤？

语言之组织，颇与日本、满洲语同。母音有七，子韵有十七，二重韵五，音声低濡，喉音气音颇多，由复音而成。其方言种类甚多，纯正者为蒙古喀尔喀语，而内蒙地方口语稍有变化。喀尔济克语亦同为蒙古语之一脉，口头颇异喀尔喀语，彼此不相通之处甚多。布莱语亦然，虽同属蒙古语，与喀尔喀有大异之处。至吉尔思人所用之语则为土耳其之一派。兹举蒙语之读法之例于左。

汉语：	蒙语：
天	腾格里（天山一名腾格里山）
地	拿林
日	生及
月	沙林
先生	巴个斯
学生	协心

蒙古人之阶级

内蒙人民可分为三级，一台吉塔布囊，二喇嘛，三黑人。台吉者，太子之转音，其始唯蒙古王公子弟称之，明清代则变为爵位之名以授元裔，位次辅国公。秩分四等，头等台吉秩二品，次三品，最下为四品，即襁褓中亦皆为四品秩。布囊为元代贵戚之裔，位与台吉同，唯土默特、左翼旗、喀喇沁三族有此爵，余均称台吉。二者皆系贵族，最有权势，清代每岁均轮班入京。富家蓄奴三四百户，牧畜数千头，贫者亦有奴婢二三户云。蒙民迷信，视喇嘛为神圣。蒙俗一入僧籍，即免差徭，于是剃度日多，而喇嘛之繁盛为不可思议矣。盖各旗必有一庙，一旗或四五大庙，小庙无算。大庙之喇嘛多至七百人，少或四五百人，大约一旗总在千数以外也。而高级之喇嘛，且于教务之外兼领政权也。

蒙语谓平民曰黑人，凡满、汉之土著，及往昔贵族奴隶之裔与蒙人之非喇嘛者皆属之。举动悉听王公、喇嘛之指挥，毫无知识，有若上古之民然。

蒙古人之性质

蒙古踞兴安之山脉，故其人种飊干高大，丰颧广颡，日习骑射（马多不施鞍辔，十岁童子驰马如飞），伏处丛莽深箐之中，徂伺鼪鼫鼸鼪以为食，有事则赛马掼跤以为乐。又以地畏苦寒，大地旅生蓁少，故能耐劳受苦，而炼成刚固不挠之精神。此其有刚健之性质，一也。蒙人之视其县官皆尊若帝天，见官则屈足，典礼则膝行。故不善用之则成奴隶，倘施以良好教育以诱导之，则其性质纯净，必能得其用，如手臂之从心焉。此其有服从之性质，二也。蒙古无书契，无文牍，其诉讼以口相述，上官断之，不留底

稿，而亦无翻案。汉人之与蒙人交易也，汉贷物于蒙不立券，仅于簿上书蒙文数目，至期无爽约。台吉之家，倩汉人为打毡织毯，必俟秋稼登场而后给价，至期无弗给者。可见塞外质直之风，由于天性未漓；若近边一带，则狡诈骄侈，畏事苟安，良由智识日开，人心日薄，正负相生，天演使然也。此其有信实之性质，三也。

蒙古人之衣服

内蒙人民之居边城北带者，衣服多仿汉式，渐北则渐粗野矣。兹分述男女服制如下。

（甲）男服。王公着补褂袍套，各色顶戴尚沿用勿替。至冬裘夏帛，唯富人为然。平民服用棉布，宽领大袖，腰束条带，而系以烟袋食刀等物；冬着老羊皮褂，不制面（张家口一带人民沿用之），暑天多赤足，间有不着裤仅围腰裙一袭者。喇嘛衣均着色，红黄为多。高级喇嘛黄衣黄帽，小喇嘛紫衣布靴。另有所谓偏衫者，则喇嘛诵经时披于肩上之布包也，色或黄或紫，两端下垂，其制得非佛徒之袈裟所变者乎？

（乙）女服。按《汉书》浑邪王既降，祁连、焉支二山皆入于汉，匈奴人因作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夺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盖焉支山产红蓝染料，匈奴妇人辄抹之，是则胡女之好修饰在古已然矣。宽服阔袖，裙辄拖地，环佩粗笨，几类苗制。处女编辫，嫁而束髻，饰以金碧，则犹中国之帼步摇也。靴鞋底颇特别，法用布折数层，实以绳实，极精致，号千层底。冬日踏雪，则长用内地输入毡鞋云。

蒙古人之饮食

内蒙地域广大，故食料亦因地而殊。边城北带，逐渐开垦，

食料以谷类为多。大岭附近，群山纠纷，食料以乳品为主。戈壁南带，间有水草，牧畜繁盛，故人民多食兽肉矣。总之蒙人食料，以肉类乳品、面粉为大宗，有奶茶、奶酒、酸奶子等以供饮料，奶油、奶豆腐、奶果子等以供食品。此在富贵之家为然，若中人之家，则专以羊肉充饥，以羊汁解渴。至牛与驼则定日月而择杀，近时畜价日昂，即牛羊亦不常宰割，多以糜子、炒米果腹而已。他如水族鸟类，则视为不洁之物，绝不沾唇。鹿尾、驼峰、山兔、野雉等，则称为珍味，非宴会不用也。更奇者为饮砖茶而和以黄油、咸盐，全羊席一昼夜竟尽一头，胡饮胡食，亦可哂矣。食品制法如下。

（1）奶茶。以新鲜之牛奶、咸盐等和于茶，为夏日之饮，亦称奶子茶，又名蒙茶。

（2）奶酒。以做奶豆腐所磨之浆覆之，俟其酵酶，蒸之于铁锅，涂以牛粪，使闭其气味。俟流出蒸气，即为酒。其味酸，饮之有味，能薄醉，唯不克耐久云。

（3）酸奶子。以新鲜之奶和以水，俟其微酵，略带味，视为美品，且云夏饮可以却热。

（4）奶油。挤奶出，盛之于器，使静约一时许，浮面生油，取出滤以布囊使净，而后煎以文火，使色黄如蜡。其佳者不亚西洋品，蒙人款上客始用之。

（5）奶豆腐。奶油既去，其下沉如豆腐汁者，煎既热[熟]，盛木使成方块大如砖，即以花纹切作长条或小方块。味淡略酸，若和以糖亦可食，再以浓茶调之，以淡盐和之，则化为流质，饮之甚耐饥云。

（6）牛酪。色清澈若水，制法先置牛乳于器中，及腐败，水分溶解，然后入金属罐中，以土泥封之口，徐煎之。罐上有细管，

管之一端下垂入瓷碗中，乳经火煎，自管端下滴入碗，即为牛酪。和炒米食用之最佳，蒙人多用为赠答品。

（7）炒米。将穄子（即糜糸黍属之不粘者）置锅煮热〔熟〕取出，曝以日光，使之干，或炒干之，然后去其皮糠，所余之粒，即为炒米。经久不坏，行商兵士，视为珍品。

（8）薪材。内蒙牧畜既多，粪粕到处多有，蒙人取为薪材，而以牛粪之火力为强。唯边城附近多用秫秸，扎赉特地方则用木材，漠南水草之地则有灌木，天然配剂，亦云巧矣。

蒙古人之居住

蒙古榛狉未化，起居极为简陋，加以地域广泛，人烟稀少，故楼阁宫殿，未入蒙人之目，穴居陋室，乃其通常住所。然自汉蒙交通，逐渐进化，家屋庙殿，亦习用砖瓦椽梁矣。而扎萨克所住之王府，俨然雕漆蟠蛇，大喇嘛所居之沙蒙（蒙语喇嘛庙之意，普通庙称曰召），亦极宏壮华丽。富者设炕，贫者铺毡。盖物质文明，天演公理，固不仅汉化力也。兹考其居处，分类述之。

（一）喇嘛庙。蒙语曰沙蒙，灵域之意也。构造极宏壮，庙墙粉黄色或红色，檐瓦间有饰黄金者，故经久不锈。中建正寺，周设偏殿，殿周筑土壕，上树小竿，竿悬白布幡，经文书焉，所以别圣地于俗界也。

（二）王爷府。内蒙自民国来，虽改隶特别区域，但蒙民仍自为政，集村为旗，集旗为盟。盟有盟长，旗有扎萨克（以塔布囊头等台克充之），断狱收税，俨然王制，居屋住所，亦类富殿，俗呼之为王爷府者，美其居之壮丽也。其建筑概用木石砖瓦，堂中并设暖阁，画栋雕梁，绣座绒毡，元旦且于此受朝贺焉。然在乌珠穆沁部迤北之王公，其居也不能若是之华丽矣。

（三）土屋。内蒙东部多满、汉移民，故建筑家屋，颇同内地，唯规模狭陋，辄污浊不洁。猪牢马棚，即建在门外或近旁，棚外且积粪如山丘焉。

（四）蒙古包。蒙古包亦帐幕之一类，分转移、固定二种。前者在锡林郭勒盟为多，后者在昭乌达盟为多。大小不一，构造略同，皆圆形，通常度约在十尺与十五尺之间。周围立十余木柱，用木棍纵横组织之，柱顶上架木为梁，成伞形之盖，全部包围毛毡数层，以马尾绳束之。顶上毡子系以绳，得自由启闭。中设烟筒，南面置门，高约三尺五，宽二尺余，垂毡帘以蔽风雨。男女分左右居，间设佛龛法器，龛前家长住焉。蒙地无旅店，故行旅辄投包而宿，每包约值三十余金云。

（五）帐幕。沙漠南带，蒙民多逐水草而居，故穹庐毳幕，于此地见之。构造略同兵幕，仅足蔽风雨而已。

（六）穴居。察哈尔部蒙民多穴居野处，俗谓土窑。形式方圆互异，穴外葺藁为盖，穴内铺毡以居。考其构造，尚不能如苗族土穴之精致耳。

蒙古人之礼节

近内地一带颇沾染汉人习气，风俗均仿内地情形。近东省多采满州制度，而聘嫁皆须银块，礼仪概沿清制。至丧葬祭祀，则仍其迷信之旧习惯，与汉族殊有径庭之别矣。兹分述之如左。

礼仪。蒙人交际，其礼仪多沿清制，一递哈达，二递烟壶，三问安，四装烟，五打签。哈达以白帛或蓝绸为之，其长短不一，长约一尺五寸或一尺二寸，两端有拔丝约半寸许。其长短均视受者分级而定，如长三尺，则非王前或佛前勿敢滥用。考哈达二字，实为西藏名词入传蒙古及内地者也。烟壶递于见面时，平等交相

递送，彼此均双手高举，或双手略低，鞠躬相易，各举向鼻端一嗅，互相璧返，一如递状。尊长向卑幼，则微欠身以右手授之，卑幼两手接，以一足跪，敬谨领受，捧举鼻端，仍如接壶状，还纳之尊长。卑幼向尊长则反是。若王前则双足跪，双手举，王上座，身略俯，受之一嗅而授之，不答，递者礼毕，无一言而退。蒙人无论男女，必斜插旱烟袋于左胁，挂火镰荷包于后腰。晤面时，行其应用之礼仪，或请安，或递烟壶，再行装烟之礼。用客之烟袋纳诸主之荷包装烟，燃火后，以布拭烟嘴，用双手或右手送诸客，客受之，亦如法还之。老幼尊卑，略分先后，若平等则互换云。又蒙人见面之时，必曰"门德",犹西人之于早晨会晤辄云 Good moming 之敬语同一礼法也。蒙人亦有握首点额打签等礼，以重其至敬之意。他若入人屋包时，必置马鞭于户外，既入室须坐左边，客去则家长及妇人齐出欢送。此外琐屑礼仪，更难尽述，兹从省略。

嫁娶。蒙人有早婚之恶习，男子十二即娶，十八岁之处妇已少见。配合不拘行辈，大率父母主之，问名纳采无聘物，以家之贫富定牛马之多寡。牛羊之数以九为起点，自一九至五九、六九，至多不得过八十一头，取九九长寿之意。极贫不能具九数，则尚奇数，自一头至五、七头不等，与内地对偶之意绝异。亲迎之前，婿穿方马褂，戴红缨帽，履官靴，腰束白带，执弧矢骑马而往，凡亲朋随诸其后，必招一台吉以壮观瞻。鼓乐繁简，以同往之人数多少为率，多或数百数十人，少必十余人。至坤宅，佯作闭门不纳状，延亲友再三关说，始延入。入则婿以哈达进谒岳父母，岳父母尊之上座，烹全羊席，进奶酒，宾朋醵饮极欢。宴毕，女子背面端坐，姨姑姊妹陪其四围，男子向女子背跪地下，问女子名，女子佯不答，陪坐者多与男子谐谑。三四

小时后，由其姨姑或自己语其名，男子谨记之，然后起立，是为讨小名。宿一夕，宾朋先归，翌晨，女子出户乘马，绕宅三匝，随男子往。至乾宅，亦作闭门不纳状，必俟女子之亲友再三关说，始开门延入，行婚礼。此时院中置木桌，桌旁生火一盆，桌上放弧矢羊骨，或于桌旁置一羊，夫妇二人向之跪拜毕，始及翁姑。登堂不交拜，入户不合卺。饭后则与戚友为礼，或送哈达，或送布烟袋，送亲者乾宅飨以酒食，信宿而去。其母则居十数日而返，临行必哭。赠嫁之物极简单，无妆奁，无箱笼，无衾裯，衣服随身而已。富者赠以车辆牲畜，略备四时衣履，并有媵奴婢者。新妇之装束不异常人，唯衣履略易鲜洁而已。未婚之女均辫发，根束红绳长寸许，至嫁日亦如之，成婚后始梳髻高盘。贺仪以贫富论，以赠牛马为厚仪，平常则羊数头，银数两，布一匹。而平时无男女之嫌，交际极自由，父母丈夫知之亦毫不呵责。客至男女杂坐，调笑戏谑无界限，故不知贞节，尚天然人群世界焉。

丧葬。蒙古丧礼极为简单，无灵床，无供献，不用音乐，不著丧服，并无棺椁衣衾。富者以木板制方柜，锐其上，著常服，缠以白布，坐尸于中。贫者以柳编筐，裸体或略蔽以布，纳诸筐中。富而贵者，择地作坟，砌以砖，亦极草率（札萨札克或筑以小屋，周围不露气）。富而不贵者，则浮土掩之（乌珠穆沁则不许人入土，即王公亦浮厝，相传块诸土中，则触怒龙王，有伤牲畜）。至贫则以牛马车疾驰荒野，俟其颠扑至地，即为安身之所，三日后视之，已为鸟兽攫食，则以为生前无罪愆所致，否则子孙有戚容，大有上古委诸沟壑、死欲速朽之遗意。节序亦无祭奠，此通例也。至火葬一法，则唯大富贵始行之，当请喇嘛诵经毕，洁其尸，缠以棉布，涂以黄油，筑砖于葬所，架以干柴，乘尸于内，投以烈火，炽为灰烬，送入五台山，非献多金，山僧不纳云。亲友吊唁，亦有财襚，

富者或赠牛马羊及布匹，较婚礼略减。至寻常交际，则递一哈达。无论贫富均须延喇嘛诵经，富者酬以牲畜金帛，即贫者亦答以一羊，最富者则于全部之活佛处各献一牛，以资佛法护庇云。

祭祀。　蒙民拜宇宙间自然之现象，以为天地日月星辰高山大川雷鸣电光等皆神之所凭也，不祭必遭灾劫。故蒙人门首，或院中树木，或蒙古包木棚以内，必悬布旌，多白色，亦有红色，旌长方形，间有方角形，大小不等，密书经卷，皆蒙字，倩喇嘛书之。家中必供四五龛，近东省及沿边并有关帝画相。富家佛象以金银制造，面以铜质镀金者为多，贫者泥制或画相。其供佛之处，多在室西隅，随大门为向（木龛华朴不等）。供奉无长物，净水五杯，或炒米五碗，盛器均以红白铜制，略大于酒卮，形亦似之，唯酒杯稍扁厚；香炉一，素香一炷，以杯盛牛油灯，颇有供旧磁及洋磁花瓶者。凡供佛之室中，必置火一盆，长明不断。蒙古家室无洁净处，唯供佛屋略整洁耳。鄂博随在皆有，或一屯子共之，或数屯子共之，亦有一家私有者。石山多垒石为之，沙漠中以柳条为之，其形圆，其顶尖，颠立方角蒙经旗，其上下则埋哈达一方，粮食五种，银数钱。每年必一祭，其祭之先，宰牛羊，倩喇嘛念经。附近居民皆礼拜之，分其馂余而食之。罢，争以角力，胜者有贵宾，由主祭者颁之。平时望见鄂博，必下马膜拜。

岁时。　蒙古位于塞北，荒鄙未化，向以鸟兽孕乳而别四时，无历法之可言。清代每年由北京颁发黄历四十本。宣统元年，满历停发，蒙民靡所适从，直有“寒尽不知年”之概。近则交通便利，华文历书多输入塞外，蒙民之识华字者（沿边城一带）率遵用汉历，唯以阴历为标准，而不知阳历之为何事。正月会亲友、会年会殆同华俗。初八日晚间祭星星。十五或十八日为大喇嘛庙会期，举行跳鬼。与唱戏同，亦有出幕，至庙期，喇嘛饰以龙

头、鹿角等假面具，衣采色衣，手执武器、铁器或木器，械斗歌跳；即吹喇叭、鼓铜锣者亦涂其面，望之不似人形，故曰跳鬼。该鬼卒接近买食品者，即夺而食之，不给价。观者如云，商贾麢集，任意赌博，无人禁止，实蒙古一奇观也。三月三日，或招喇嘛诵经祭祖。五月五日休息饮馔，男妇多登山打猎，但无食角黍之风。七月十三日祭鄂博，十五祭坟墓。以岁冬十二月终日为年，年前半月余，或乘马车，或驱骆驼，络绎不绝，率赴市镇购买过年一切应用物品，谓之办年贺。近来沿边一带，蒙民一意模仿贴楹联、放鞭炮等习气，殆近全化矣。

蒙古人之宗教

蒙民崇信黄教，深入骨髓，故每家三丁必有一人或二人为喇嘛。各旗皆有活佛，甚有一族而四活佛，一庙而两活佛者。而蒙民皈依，仍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磕头之礼，不远千里而往。有守四五日不得见活佛者，必抚躬自责，决不敢于活佛有所怨恨。若活佛出而抚摩之、足蹴之者，是不啻登天堂、入仙界矣。盖蒙人以一切患难幸福委心于佛，故患病则诵经，忏悔则诵经，丧葬则诵经，幸事则唪经以谢佛，嫁娶则唪经以祷告，几无日不唪经，即无日不请喇嘛也。虽中资之家，亦必月诵小经一二次，延请喇嘛一二人，富者且数十人以上矣。故喇嘛之势力，在蒙古有无上之尊权。兹就其由来宗派详纪之。

（一）喇嘛之意义。　汉书无喇嘛二字，元、明史都作喇马，蒙人呼喇嘛曰喇阿玛，又曰喇嘛突谟。西番语上曰喇，无曰嘛，喇嘛者，无上之意，即梵语兀呔喇，亦犹汉语称僧人曰上人之意耳。今之高级喇嘛且自称活佛，而不以喇嘛自称也。在初本其教僧正之称，习用既久，遂为普通喇嘛僧之称号矣。

（二）喇嘛教之由来。　南北朝末叶，西藏盛行蓬教，为一种崇鬼神之邪教。唐初叶，宗弄赞君临西藏，遣使赴印度求佛典，是为印度佛教入西藏之始（时太宗贞观四十年，西历六百四十年）。其玄宗天宝六年，西藏王玑尔孙惕安时，有北印度乌仗那之僧散汰喇嘛葛希塔，及巴突玛敬摩叭都者，至西藏传密教（此教属于豨叭密教之一派，最崇拜三头六臂之豨叭神，故名），后与其地固有之邪神教混合，而今之喇嘛教出焉。及蒙古侵入西藏，挟喇嘛教以归。厥后后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内外，利用宗教以服民心，遂委大喇嘛以西藏之政权，崇为帝师法王，广布教于大陆，蔓延传布，及于全蒙，即在此时，后以蒙民诚心皈依，浸濡愈甚，遂有今日迷信之程度焉。

（三）喇嘛教之分派。　喇嘛之宗源于佛教，本在超凡出俗，尝艰茹苦，积善根于现世，冀成道于未来，故巡礼迎佛乃其本务，烟酒娶妻在所严戒。然历年久远，思想渐变，而破戒之徒于以出焉。分述如左：

（1）宁麦巴派。　此为最旧之派，以僧侣衣帽皆用红色，故又名红教。许肉食娶妻。自开宗至今日，教义上绝少革新。今在西藏占绝大之势力，于蒙古虽至今亦未甚发展也。

（2）嘎达谟派。　此派起于宋仁宗皇祐之时，后三百五十年有宗喀巴者，见当时红教之腐败，旧〔奋〕起革新，严戒律，整仪容，大受群众之信仰，而为黄教之先辈。

（3）萨斯喀派。　此派约后于嘎达谟派二十年而兴，乃由宁麦巴派分离而独立者也。然自额尔哥叭派既兴以后，其势逐微。

（4）额尔哥叭派。　此派僧侣则黄衣黄帽，故又名黄教。初称加达门派。自明永乐时，僧杰宗喀巴倡义革新，因有此名。以旭

日升天之势，流布于蒙、藏等处。因历代活佛多属于此宗，遂常压倒各派，他派多派宗之。自明迄今，未尝稍衰。内蒙极大寺院，亦多属此派云。

（四）喇嘛之称别。　喇嘛虽为蒙古僧侣之通称，但阶级不同，称号因之而异，兹按级序述之：

（1）佛爷喇嘛。　通称曰活佛，本限于前藏之达赖喇嘛、后藏之班禅喇嘛及北京雍和宫之班呼图克图，及多伦鄂尔呼图克图等数人。然蒙、藏各处大寺院，巡锡中之大喇嘛，往往僭称活佛，自居佛爷喇嘛之尊号，以图蛊惑人心。究竟孰真孰伪，则不可得而知矣。

（2）多伦鄂尔呼图克图。　此亦佛爷喇嘛之一，其称为呼图克图者，则创自大慈迈达里呼图克图。当时由阿巴岱汗之恳请，转生于蒙古。其在当时为全蒙人民所崇敬，今住外蒙库伦之呼图克图即其后裔。而呼图克图之坐床于内蒙多伦鄂尔，乃始于清代圣祖康熙三十年四月，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率土谢图等喀尔喀七族来归，帝因幸多伦鄂尔。五月大宴诸汗台吉，赐土谢图、车臣二汗称号，对[封]扎萨克图汗之弟策妄札为亲王，依次袭汗号，并封诸部之济晨诺颜以王公、贝子、贝勒等号，凡三部三十七族授札萨克。又为收揽蒙古民心计，建汇忠寺于其地，命内外蒙古各送喇嘛一人至，更由西藏迎第五代达赖喇嘛大弟子章嘉呼图克图，使主持焉。内蒙多伦鄂尔之有呼图克图自此始，至今犹称呼图克图云。

（3）扎萨克喇嘛。　位次于佛爷喇嘛，其权力无异于扎萨克。北京雍和宫佛爷呼图克图下有扎萨克喇嘛二人，其一掌内务，专理寺内诸事，其一掌外交，专理与政府交涉及其他外来各事。职掌各殊，互不相犯。小库伦（即绥东县）有锡呼图克图喇嘛，又

其一也。至喀尔喀青海等处，其数尤多云。

（4）大喇嘛。　不问其宗派品级如何，但为一寺之座主者，通曰大喇嘛。向例须参拜西藏之总本山一次，方能就大喇嘛职，否则自西藏招聘高僧充之云。

（5）庙喇嘛。　此等喇嘛，平时受扎萨克喇嘛之指挥，平日奉佛事，并参与民间冠婚丧祭一般之礼式。凡旗民子弟，除有嗣继关系之男儿外，皆于七八岁时送之入庙，王公、台吉之子弟亦然。以其动作之勤怠、修业之多少为升级之标准。间有终身不能脱喇嘛庙者。

（6）黑喇嘛。　凡俗人之鳏夫寡妇，因为亡者祈求超度，不着法衣袈裟，不修经文，唯日常手持念珠，口诵"唵嘛呢叭咪吽"者皆属之。蒙人谓此语有无量之功能云。

（五）活佛之定法。　以抽签之方法，决化身转生之佛陀，实为世界教主之所未有而创见者。考"化身转生"四字之起，实始于明初黄教之始祖宗喀巴。此后每于生存之时巡锡各地，察美好圆满之儿童，默识于心，至于死时预言而遗嘱之。后日弊端丛生，蒙古王公欲使其子弟为转生者以扩张其势力，增进其财产，多有赠金宝货物于达赖、班禅以博其欢心，而转生者大半为蒙古王公子弟，殆与世袭无异。所谓圣童者，纷然群出，互相竞争。故第七代达赖时，清廷为防遏弊害计，定抽签法。置金瓶二，一置中藏之大招寺，定达赖喇嘛者也；一置北京雍和宫，定蒙古之呼图克图也。法由许多圣童中择活佛死后十个月内产生之小儿十二人，渐次剔除，至剩三名为止，是为活佛之候补者。书此三人之姓名于纸上，投入金瓶中，在佛前读圣经后，任抽出一签定为活佛。抽签时，理藩院及扎萨克大喇嘛均到场。唯清廷所定政策，使呼图克图之呼弼勒罕转生于西藏，故其抽签不在北京而在西

藏，由达赖、班禅、诸汗及驻藏大臣举行之。新呼图克图当选后，送之特建之寺中，由高位喇嘛监督，住寺年余，经清庭发给新呼弼勒罕之认可证及移送蒙古之许可书，然后由蒙古诸王筹备典礼迎之入境云。

（六）喇嘛庙。　已见前“居住篇”，兹将内蒙著名喇嘛庙及所在地并喇嘛人数举于左：

庙　名：	所在地：	喇嘛数：
葛根庙	扎萨克特旗	一〇〇〇
井哈庙	图什业图旗	一〇〇〇
柯列庙	西乌珠穆沁旗	一〇〇〇
多伦诺尔喇嘛庙	察哈尔部	一〇〇〇
国公庙	土默特左翼旗	三〇〇〇
小库伦喇嘛庙	绥东县	四〇〇〇
帽儿庙	达赖罕旗	五〇〇〇

（七）喇嘛之流毒。　喇嘛戒律虽严，唯高级喇嘛实行之，下级喇嘛则眠娼宿妓，无所不为，名不娶妻，辄多妾媵。现在库伦一带，其依喇嘛为生活之娼妓竟达数百名。而蒙古妇女又有一种特别迷信，谓与喇嘛私通而生佳儿。故谚有云：“石头砌墙屋不倒，喇嘛入室狗不咬。”据此，则喇嘛之淫恶足见一斑。至于巫觋惑人，借修葺以诈财等，尚其次焉者耳。

蒙古人之家庭

昔费孙云：蛮夷以牝牡之合为天赋与生俱有者，故一群之中，无孤愤之男，无寡居之女。男子于所婚之女同妻行者，皆其妻；女子于所嫁之男同夫行者，皆其夫。而独于再醮之妇，不得在夫家改嫁，必还至母家而后可。寡嫠之妇，叔可使嫂治床，伯可使娣

当夕。胡俗胡礼，极可哂也！室中对设长炕，全家坐卧于上，即客至亦招之同榻。而父子舅姑之间，亦颇有礼节。晨起诸妇女群挤牛羊乳酪，受[授]诸冢妇，冢妇与冢子长跪献诸舅姑，食已始群食。有贵客至，则先贵客而后家长。如有大典礼，则长者上坐，子妇亲刲牛羊，或捧牛茶，或捧奶酒，次第食已，始醵饮。若有死丧，亦哭泣，无丧服，以去帽结百日为制。唯扎萨克薨，则其属下均百日不剃头云。

内蒙奴婢，所在多有。虽中户之资，亦有奴婢三四人。至大喇嘛之耕种收获，则概资恃奴婢。如库伦之大喇嘛庙，畜奴婢竟至数千人。上行下效，成为风气。唯工作年深者，主人或由众奴中选年龄相当者配为夫妇，赐以姓名、土地、房屋，令其自居。主人有事，尤须格外勤劳。所生子孙，俗呼之曰奴羔，仍不脱其世袭之奴籍。奴婢之于主人，须绝对的服从，每值年节，必虔诚叩拜云。

家常事极为简单，大半日入[出]而作。男子出外牧畜，若遇天气忽变，则女子赴牧场，与男子同力驱逐。所谓内助二字，庶乎不愧。女子或缉包屋，或治内馈，至于针线女红则间或为之，而榨乳一事反为其专责也。蒙人日入而息，不喜燃灯，聚眠包内，颇极天伦之乐事焉。

蒙古人之娱乐

（一）跑马。 蒙民以跑马为日常生活，无论男女孩童（十岁以上），皆能骑乘。每当大喇嘛庙会期，凡四近之娴骑术者，必引走马（良马之称）赴场比赛。其控驭之精，世少伦比。胜者王公必给奖品以示鼓励。当兹武装和平时代，民强则兵强，兵强则国强，蒙人体力健壮，独擅骑兵资格，若能善利用之，则吾中国之

哥萨克也。

（二）角力。　蒙人嗜好摔角，颇有古罗马人之风焉。每于鄂博祭日为正式举行期。角者着短衣或袒身登场而斗，以推倒对手为胜。王公或本村绅士，授胜者果品布类，以资奖励。此风盛行于大漠南带及山岭地方，边城附近罕见之。

（三）舞蹈。　蒙人富于感情，颇有团结之心，舞蹈一事，恰为其表现。每当春秋晴日，晚间聚数人或数十人于屋包附近，高声歌唱，手舞足蹈，闻之亦有韵调，但莫解其意义云。

（四）乐器。　蒙人之乐器甚为简单。其着[?]者为喇叭（大者长七八尺，短者尺许）、单槌大鼓（打时用一木槌）、胡弓、月琴。前二者喇嘛诵经时用之，后二者常人多用之，尤以胡弓为最普通。音律颇低，常集合数人，共同弹唱，此即其团结心之一种表现也。近来日益交通，内地乐器亦渐渐输入，而笙管笛箫等蒙人多有通者，尤以喇嘛为娴熟云。

（五）棋术。　蒙古棋与内地之棋不尽同，不知其所自始。局纵横九线，六十四罫，棋各十六枚，八卒，二车，二马，二象，一炮，一将，棋面圆形，将刻塔，象刻驭或熊，众棋环击一塔，以无路可出为败。此亦蒙古之特别文明也。

（六）临时娱乐场。　蒙地喇嘛庙所在多有，庙附近各有广大场所，常于正月举行庙会，以三天为通例，多则十余日，有种种娱乐事情可资消遣。

（七）宴会。　蒙地除边城北带地方市镇外，概无包席饭庄。故其宴会，王公则于公所行之，一般人民多在家庭举行。大抵每逢年节，必宴飨宾客，五月五日、七月十三日（即鄂博祭日）、八月十五日前后，常有宴会。其食品通常为炒米、牛羊肉、麦面、牛乳、乳酒等，王公富豪则或用驼峰、野雉，近来交通地方，亦渐

知用内地之山珍海味矣。

蒙古人之牧猎

蒙人因天然之便利，以牧畜为生涯。畜牲有牛、羊、马、驼四种，羊最多，牛、马次之，骆驼又次之。产额之多寡因地而异，大抵自东南组于西北，其次渐增。边城附近，开垦逐渐发达，颇有游牧而农耕之趋向。锡林郭勒盟人民不解耕稼，生活端资牧畜，实为内蒙畜产最富之区。就中尤以乌珠穆沁为巨擘，浩齐特阿霸垓部次之。哲里木盟达赖罕旗及西拉木伦河北各旗，畜业亦盛。至于苏尼特附近，黄沙无垠，水咸草稀，为蒙境之不毛地，牧畜事业有逊色焉。兹将家畜之种类述之如左：

(1) 马。 蒙马素有良骥之称，产额以乌珠穆沁部为最多。库伦与郑家屯二地，为著名之马市。卅年前，马一匹价银不过二、三十两，日俄战后，价格腾贵。而沿边一带，渐次开垦，故马政日形颓落，即从前产马区如哲里木盟等地亦见衰败。且其形相亦不及从前之俊伟，身躯复不及从前之高超。究其原因，则良好马种，殆尽于日俄战役之故也。

(2) 牛。 产额以哲里木盟为多，卓索图盟次之。乌珠穆沁部之牛，其体格比内地之牛为大，约重四、五百斤。统计内蒙产牛总数，约百五十万余头云。

(3) 骆驼。 内蒙交通不便，转输概用骆驼。唯发育较迟，三岁以下，不堪负载，七、八年后，方能胜任。沙漠之地，商人载运货物，必结队而行，夏季常昼息夜行，能供使役五十余年，产额以锡林郭勒盟为最多，昭乌达盟次之，察哈尔又次之，东南部则较少。统计产额达万五千余头。

(4) 羊。 有山羊、绵羊两种。羊毛甚丰，可作毡幕，亦为

蒙人之主食品。故高羊之数亦较多，计达四百三十余万头云。

蒙人颇善于狩猎，射飞逐走，性命以之。每于丛林灌莽之中，迹禽兽之所住，虽冒至险，历甚劳，所不计也。故见兽辄喜，击鲜指动，为蒙人之特性。其于狩猎也，又可得分类而言之焉。

（1）个人狩猎。　蒙男最好狩猎，所得以狼、狐为最多。舍其肉而取其肝胆，以献喇嘛作药剂，取其皮以易米布，往往有逐一狡兔而死一走马者，此足证蒙人之富于毅力也。

（2）部落狩猎。　由佐领或台吉等，集合一村落或数村落之兵勇举行之，每年至少有二三次云。

（3）旗内狩猎。　由扎萨克集合旗内之兵丁举行之，每年一次。

（4）盟内狩猎。　由盟长集合盟内各旗兵众举行之，或联合一二旗举行之。今日此风已稍衰。

（5）钦临狩猎。　清代咸丰以前，皇帝御驾亲临，召集内蒙各旗王公兵士于一定区域（热河围场县周千三百里，四面皆有界限，曰柳条边，八月行围肆[肄]武），与野兽博胜负，与实地战争相似，颁布赏赉，整军经武，实于其中焉。民国以来，此风渺矣。

蒙古人之生活

蒙人以茹毛饮血之遗风，无宫室衣服观念，故面目黧黑，有终身不知沐浴者。腰怀木碗，腰系刀箸，食毕以舌舐之，衣袖拭之，仍藏诸胸部，污垢褴褛，腥膻触鼻。小儿初生，以雪洗之。席地而坐，穴居而处，终日扪虱而谈，即王公亦有之。其所居处之现象，直不知有卫生矣，遑论乎医术。沿边一带，颇有药店，然皆采运祁州者居多，供本地之日用者绝少。如有疾病，多延喇嘛诊治，

或诵经，或针灸。种痘尚旧法，至兽医则各庙喇嘛间有擅长刀割之术者，惜知其术而不知其理耳。

蒙民以骑射为常事，其身体之锻炼，匪伊朝夕。人民喜饮食熟乳及乳制品，故一般人民多体态魁梧，具有军国民之资格焉。且以地广人稀，民无奢望，故衣食足裕。边城一带，耕有余食，高粱大豆之属，产额与东省相伯仲，每年由京奉路输入内地，南满路输入日本，东清路输入西比利亚者不少。大漠南带，多逐于水草之间，一届冬寒，则闭包门，聚天伦之乐事矣。

蒙古人民之教育

蒙古专事游牧，不知教育为何物，以为养人有禽兽，养牲有刍薪，日用无匮乏，人足以自给，亦已足矣，奚事教育为？是故无论男女老幼皆委身于畜牧，无设学校、育子弟之观念。由是人智未开，教化不行，举止动作，悉太古草昧之风，沉沉焉，昏昏焉，不知世界竞争日剧，将成天然淘汰莫之能救也。虽各部落扎萨克所在地，或人烟稠密处，有仿汉地村学式办一二学校，然只教满、汉、蒙古三种文字而已，若一切普通科学则无有焉。且生徒甚少，而平民子弟又不与列，所肄业者唯王公官吏子弟。夫王公官吏之使子弟就学，非欲其磨练知识，高尚志愿，亦不过为将来服官地步耳。若非王公子弟而就学者，其唯出家庭入寺院之僧徒而已。然边城北带，如喀喇沁、土默特、敖汉、奈曼、翁牛特等旗，开垦发达，与汉人接近，通华文华语者颇不乏人。就中以喀喇沁为内蒙文化之中心，有崇正小学堂、守正武备学堂、毓正女学堂。附近各旗亦拟仿办。唯大漠南带，尚为天幕生涯，不知学堂为何物，若与言声光电化，尤非其梦想所及矣。

蒙古人之交易

蒙民交易，多用食物交换（如鸡卵五枚易盐半碗，羔皮一张易剪子一把等），或以砖茶为准，或以皮张计算，一般人民尚不知货币流通之妙用也。唯边城附近与汉人亦[交]通，渐用钞票。颇重视银块，谓之元宝，王公富豪或大喇嘛庙率盛以器埋藏地中。汉商因其不谙世情，动多欺以数量，有用布一匹易牛犊一，仍归原主喂养，四五年后，买主取之，可卖八九十元，取利不为不厚，而蒙民反以为寄养能得其乳为计之得，亦可哂矣！

蒙古人之消亡

蒙古无统计学，其户口实数，最难稽核，虽旗申报，盟长汇报，而形同具文，并无实数。三百年休养生息，非唯未臻繁庶，抑且日见凋零。卓索图、昭乌达二盟，尚有衡宇相连者，然问其谱系，太半为明季防边兵卒所遗，其实匈奴遗种，百不得一。至锡林郭勒站道之旁，有三百里无人烟者。哲里木盟则穹庐与土屋并处，然亦无数百家成村落者。近汉人处，则蒙人较多，可见文明与人种大有关系。蒙古户口之所以见消亡者，其原因盖有四焉。

（一）喇嘛之流毒。　蒙人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为喇嘛，有还俗继宗祀者，亦必本支无人，始准离庙。其有男女之欲，亦不敢明目张胆娶妻生子，则生育之机关闭矣。

（二）妇女之遭殃。　男子既为喇嘛，则女子之数必浮于男子，而妇女无琵琶改抱之嫌，男子尚有众身鳏居之苦。实因牌合既无节序，则妇多隐疾，且产后不知调养，故往往因产而死者，实繁有徒也。

（三）婴儿之夭折。　蒙人既无抚育之术，而初生之儿，绝无襁褓，眠之于毡，烘之于火，故窝棚左右，罕见儿女成行。

（四）卫生之不知。　蒙人饮食起居，无一合度（见前），故享大年者固稀，而壮丁亦易澌灭也。

以上种种原因，结成如此现象，大约与移住汉民较，有十与一之比较。此后若不限制喇嘛，调养妇婴，讲求卫生，数十年后，恐靡有孑遗矣！此则观风者不禁感慨系之！

蒙古东部与西部风俗略记

内蒙古辖东西六盟，幅员辽广，在东者为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锡林郭勒四盟，当东三省及直隶边外；在西者为乌兰察布、伊克昭二盟，当山西、陕西、甘肃边外。东四盟与汉人接近，其俗稍开化。西二盟僻处荒漠，其俗较野蛮。语云"十里不同风"，况东西千里相睽乎？爰将蒙古东部与西部风俗分述之，以见其不同之点，详前编之所略，略前编之所详，亦采风问俗、有闻必录之意耳。

蒙古东部之风俗

（1）衣食住。　衣服大似华服，用赤、紫、黄、青等色，一经新制，则不复加洗濯或修理等事，食后之污手及食器，皆以衣服拭之。至饮食多用乳茶、羊肉、黍、高粱、粟、杂谷、小麦粉、干面条、野菜等，至干鱼则仅限用于某地。其在兴安岭之东南开拓地方之人民，虽用高粱、粟及杂谷、野菜，亦用牛肉。自此入于邻接开拓之地，则以黍、粟为主要食品，混牛乳或兽肉，亦用野菜。其在兴安岭麓则用牛乳与其制品及黍、兽肉等，鲜食野菜者。然在兴安岭西北锡林郭勒盟，鲜植杂谷及野菜者，黍颇

贵重，每人每餐仅食一撮，其地之所谓美食者，则为菜乳及羊肉，至小麦粉、干面条，非属贵客或富豪，鲜用之者。虽其地荒僻，远于海岸，交通不便，而各地盐湖，多产山盐，生活上毫无不自由之感也。论其居住，其在纯游牧地锡林郭勒盟中，有所谓移转式部落者，因牧畜之宜，四时迁居。一部落自十户至二三十户，夏则移河川沼泽之边，以逐水草，冬则避风而雪，迁居于山腹。又有所谓固定式部落者，散见于农牧混合地。其周围绕以墙壁，家屋附近有耕地若干。其接近于汉、满人移住之地，有土屋之制。而在兴安岭东部殆无移转者，则以水草沃润之故耳。其在满洲附近及长城附近，汉蒙杂居，则有数十户或数百家之大小市街。至其境内，以牧畜为主，仅见二三户至二三十户之部落耳。

（2）行政。　行政大体分官治与自治二者。官治属于中央理藩部之直辖，依派遣官及道、府、县等机关，以统御满、蒙人民。自治则蒙古各部酋长之王公司之，且各旗得自募军队，并可施行刑罚权，而中国驻官仅监督王公之施政而已。其财政无公私之区别，至王公、台吉每年除所受政府之俸币及赏赐之外，复征旗内蒙民以若干之家畜，又税移汉、蒙人中以一定之地租，除生活之资外，以之充朝贡费、军队费及救恤、赏赐等之用。虽王公之收入，每年亦仅自一二万元至二十万元云。

（3）民性。　蒙人率有轻视商业之风，以牧畜为唯一本业，以羊牛马为终身之伴侣，利欲淡泊，更无他念。见人则以互语牧畜状况为无上之乐事。虽其地喇嘛多数破戒丑行，无所不至，然蒙人以出家为名誉之事。医药祈祷为喇嘛之兼业。蒙人迷信颇深，有以兽骨为卦而断吉凶祸福之习惯。至耶苏教虽在开垦地方，蒙人亦无信仰之者。以如此对佛教之信念热，故利欲之观念较淡，鲜有为盗贼匪徒乞丐者。至郑家屯及小库伦，蒙人虽有投向匪徒

者，则以华人开垦土地，而失去本业之畜牧，生活以之困难，其大部移往兴安岭，小部分遂入匪徒之列矣。

蒙古西部之风俗

其衣服饮食居住状况，上编已述，兹从略。述其法律行政诸大端如左。

（1）法律。　其地各旗有所谓王公、台吉者，一切事务，皆归王府办理，别无裁判之所。法律与内地不同，以其习惯为准，旗王操生杀予夺之权，裁判案件，无敢违抗者。王府有都统、副都统、参领、佐领等官，都统、副都统参议政务，参领、佐领司掌审判，皆有特权，而一总于旗王。其刑罚较内地衙署之夹棍、天平架为尤酷，凡拘获盗贼，轻者鞭挞，骨摧肉消，犹必系之以遍游数旗，以示惩戒；重者以香火炙背及类于天平架者，必问出口供而后已。若获内地之人，且不问罪之轻重，以身缚诸牛皮包中，暴之烈日中一二日，无论死与否再弃之山涧。呜呼，可谓酷矣！

（2）赋税。　其征收赋税无定额，视每年王府用费之多寡，使其民按牛马羊之比例以摊纳。故其左右翼参领、佐领等官，概由巨富充任，于秋间征收时，有不能完缴者，该参领等必先垫纳以完赋课；如不能垫纳，立予革职另委，不问其贤与否也。故富豪多规避充职官，而常人恒奖励为喇嘛，职是原因也。

（3）民性。　其地无学校，一以喇嘛为主。清康熙时所颁译之圣谕十二条，不过供各旗文件政牍之用耳，常人无习之者。语以唐古特字则皆能识，及语蒙字则茫然不解。视喇嘛若神圣，视藏经若救符。牲畜被狼虎噬啮死，则念经以解之。人有疾病，亦念经解之。死亡不埋葬，弃荒野，以待狼食；倘数日尚存，则举

家蹙然曰："人生食肉以还肉，理之常也，今乃尔，得毋生前不善，而遭鬼神忌乎！"其迷信如此！

外蒙古风俗气候记

外蒙古在沙漠之北，东接黑龙江奉天内省，西接新疆甘肃两省，北接俄地西伯里亚。其地分为六区，一曰车臣汗部，二曰土谢图汗部，三曰三音诺颜部，四曰扎萨克图汗部，五曰科布多，六曰唐努乌梁海。

外蒙气候，备具大陆之性，冬寒固不待言，夏热亦殊难堪，漠中尤甚。唯暑期极短，不过两月，即盛夏之时，晨必衣裘，夜亦拥被，仅日中为烦热耳。五、六、七月，恒以一昼夜而备四时之气。秋冬间多西北风，漠中尤烈，风起则飞沙走石，遮天蔽日，白昼晦冥，咫尺莫辨。

外蒙虽有可耕之地，而其人无不以游牧为生。人相遇，必先问家畜安，而后叙寒暄。论资产则数畜以对，其仰畜以为生也如此。羊牛既蕃，而骆驼之多，外蒙为最。骆驼有双峰、单峰两种，性驯耐渴，行步神速。漠中不通舟车，唯牲畜可任输运，顾气燥乏水草，非马所能任，则唯骆驼是赖，故骆驼为外蒙古最重要之动物。若唐努乌梁海地多山林，猎业为主，而唐努山南北各地，颇知农事，产菽麦。

外蒙之人，有喀尔喀、额鲁特、乌梁海三族。车臣汗、土谢图汗、三音诺颜、扎萨克图汗，谓之喀尔喀四部，皆喀尔喀所游牧也。额鲁特游牧于科布多境内。乌梁海又有二类，曰唐努乌梁海，曰阿尔泰乌梁海，皆以所栖地为别。

外蒙古之信奉喇嘛黄教，尤甚于内蒙。其最高级之教士，称

为呼图克图，译称活佛。活佛所欲，蒙人必从，出行则沿途之顶礼献物者络绎不绝，皆伸颈而受活佛摩顶以为荣福，即平时行动云为，无一事不依喇嘛之教诲。喇嘛或无故使人蹈水火，人无敢违者。人往往步赴拉萨或五台山拜佛，拉萨之达赖喇嘛尤为外蒙活佛所宗仰。更有黑教喇嘛，谓之伯沁，亦称瓮固，不出家而世其职，医病往往灵验。外蒙无货币，用砖茶计值，盖蒙人视砖茶如命，纵极贫之家，不能一日无茶也。蒙人朴勇而耐劳，无机变之巧，行客投帐幕求宿，必留，不问生熟，款待极优，务使有宾至如归之乐。相见则互献鼻烟为礼。蒙人眼力特强，能辨人畜于十里之外，十里内辨色，五里内辨貌。乘驹相遇，倏忽而过，彼此能屈指计零星什物，且过目而不忘，虽历年久，尚能道也。蒙人最喜乘骏马，衣华服，佩小刀、火镰、烟管、鼻烟壶，而烟管，烟壶尤精于鉴择。好高粱酒，男妇老幼，悉醉歌为乐。春夏食酥酪，秋冬食羊牛肉。每饮茶，尽百碗，人无不怀木茶碗者。驰骋蒙人所最乐，故乘马之术，曲尽其技，世界各国军人老于马队者，皆不如也。

蒙古婚嫁及杂俗

游　　牧

蒙人依山而居，无房屋，结毡帐，以细木编为墙顶，盖如伞，外用羊毛毡包围。牧畜为生，不事耕种。某君诗云："蒙地风光迥不侔，依山毡帐自优游。而今莫议农家事，牧得羊归学贩牛。"

洞　房

蒙俗以毡帐为洞房，女家属多人寝时，即守于新夫妇之旁。某君诗云："伯姊诸姑则婿家，指天画地故喧哗。洞房偏喜多人住，那管今朝待破瓜。"

闹　洞　房

蒙俗亦闹房，拘新郎作囚，奉新妇为承审员，以洞房为法庭，令新妇[郎]跪而听审，新妇须说哥哥请起。某君诗云："人人博得醉颜酡，拘到新郎作犯科。假借洞房当衙署，更教樱口唤哥哥。"

抢　亲

蒙俗新婚到女家，迤新妇置之马上奔回，谓之抢亲。女家备多人，故作争夺追赶。某君诗云："新郎一马着鞭先，舅氏昂然奋老拳。劫得美人归去后，笙歌华烛盛开筵。"

妇　装

蒙妇饰用小珊珠连实多缕，垂于额际，并用大珊珠穿之，挂两端于左右耳际发辫上，悬垂胸前为饰。某君诗云："二九娇娃体态柔，长衣拖地步轻浮。珍珠连实垂于额，浸[漫]道群雌效冕旒。"

艳　福　僧

蒙制无论家有几子，多则留一二人编入兵籍，余皆为僧，名曰喇嘛，到处领略艳福，无所顾忌，俗使然也。某君诗云："煌煌祖制谨相承，三子之间两作僧。除得顾经无所事，偷香手段最称

能。”

僧 娶 妇

蒙僧分红、黄两教，红教衣红，黄教衣黄。黄衣僧可娶妻，红衣僧则不能。某君诗云："蒙僧向别红黄教，两教兴衰迭长消。惟有黄衣僧娶妇，而今徒叹世风浇。”

跑 马 会

蒙古祭鄂博时，例须跑马，用十五六岁儿童，乘无鞍马跑十余里为率，先到者得旗受赏。某君诗云："儿童惯乘无鞍马，逐电驰风意气扬。夕照一肩鞭影急，彩旗夺得共称觞。”

佛 菩 萨

菩萨二字，藏语译音活佛尊妇之称。库伦活佛有妇，前清康熙帝到库伦，为看菩萨几肇祸。某君诗云："唐僧谁说到西天，宗教由来自藏传。菩萨本为活佛妇，世人那识此源渊。”

打 鬼

蒙俗打鬼，除不祥也。每年六月为之，在庙内用喇嘛带假面具跳舞，挥长鞭打人，着鞭者不怒也。某君诗云："头角狰狞面具装，怪衣飘拂舞如狂。长鞭挥处无人避，打鬼除灾好致祥。”

青　　海

青海番族之状况

青海番子有生熟之分。生番中最蛮悍者为红倮㑩，枪剑之精，殆无其匹；惟胆小，见血即逃。故虽以番子之众，而以河州少数回民制之而有余。亦惟回民之强狠，故能与番子相抗。若蒙古则屡受欺凌，强劫时闻，无可如何也。熟番有王子二十四员，岁祭青海，钦差大臣及镇台均亲往。王子向阙谢恩，又向钦差等谢恩，行三跪九叩礼。钦差直受不辞，以官阶论，诚失礼制也。青海境内，产良盐，海中有岛，冻冰时始可达，平时无敢渡者。宣统间俄人格登罗夫以汽船往，一日达岛上，喇嘛以为天神，骇报。此事闻后，各国游历家均致电贺成功，盖前此所未有也。年大将军征青海时，人以为青海神，以年到青海水暴涨，群遂谓海神来贺也。旧闻番子每年以面粉制成人形拟年羹尧，以枪击之，借报宿恨。又云非也，是乃击石神，祓除不祥之意。西宁有送秦桧之举，亦仿佛类是。

番语数字，如二曰仉、三曰森、四曰雅、六曰族苦，以及我曰雅、人曰聂，均切近汉音。番子居松山，人众数百，以牧畜为业，产牦牛甚多。距平番是[县]东北二十里。番子善汉语或蒙古语，旧属茶马同知，今属茶马委员。此系熟番，与青海红倮㑩不

同。

番子造舟，以木制框，以牛皮张其表，以血及石灰涂之，水不能入。又番俗亦有跳舞。

西 藏

西藏呼毕勒罕之承继法

达赖喇嘛者，喇嘛僧中至大至高全国所最尊重者也。宗教上有无限威力，殆如欧洲之罗马法王，士民以达赖为保护国家、维持佛教而出现世界、代表佛陀者。其政治悉委之驻藏大臣，实不能专生杀予夺之权。班禅额尔德尼，世在后藏之扎什伦布传灯承继者也。统治后藏全权，虽隶属达赖喇嘛，然其人民对于后藏国王兼法王有至大尊敬之意。达赖喇嘛为宗喀巴之大弟子，班禅额尔德尼为宗喀巴之二弟子。宗喀巴以明永乐十五年生于西宁卫，得道于西藏之噶尔丹寺，成化十四年示寂，遗嘱二大弟子，世世以呼毕勒罕转生，演大乘教。呼毕勒罕者，华言化身也，皆死不失其道，自知往生之所，其弟子辄迎立之，常在轮回，不昧本性。其所指为呼毕勒罕者，不限于一地一族，一世二世出后藏，三世出前藏，四世出蒙古，五世出前藏，六世出里塘。行之日久，弊窦渐生。清乾隆末年，转生者类多其兄弟叔侄，或蒙古汗王之贝勒子弟，递相传袭，与世爵无异，甚至有女子转生者，以致呼毕勒罕多如牛毛，时启争端。盖宗喀巴经言，达赖六世、班禅七世后，不复再来，故登座者亦无复真观密谛，清高宗深知其弊，创须金奔巴瓶一，送往西藏。设遇达赖或班禅示寂时，则由驻藏大臣行文各

路，民间有生子灵异，呈报确有征验者若干人，择日以金瓶使掣签。先七日，各寺喇嘛虔诚诵经，传书各呼图克图喇嘛等齐集佛前，驻藏大臣亲往监视。凡一呼毕勒罕出世，则写名签一枝，又写空签一枝，入于瓶内，如法诵经。若对众掣出空签，则名签之呼毕勒罕认为不确，其合格者始具奏于朝，入呼毕勒罕之册。达赖、班禅以下至各大呼图克图之承继法亦然。

西藏喇嘛僧之等级

喇嘛爵秩有十数等，其最尊者曰国师，曰禅师，其次曰扎萨克大喇嘛，曰副扎萨克大喇嘛，曰扎萨克喇嘛。以上给印，余给札符。其次曰大喇嘛，曰副喇嘛，曰闲散喇嘛。扎萨克喇嘛之徒，有德木齐格、思规格隆、班第等。

西藏喇嘛僧之服装

喇嘛服装着袍子袈裟，戴僧帽。虽因服色而分教派，然有崇尚黄教之僧徒为红色之服装者。同一黄教，有两种服色，盖年老者用黄，年少者用红，其习尚然也。故现时不能据服色而分教派。其平素所著衣服，毫无异于常人，唯于仪式上服法衣。维西之僧徒用阔袖长衣，虽严冬常露两肘，帽子冬季戴平顶之方毡帽，夏季戴平顶之竹笠。

西藏喇嘛寺内之状况

喇嘛寺内状况，殿堂在寺院中央，设佛坛一，以供每日之礼

拜。殿堂之内，彩色奇丽，壁有图画，梁施赤色，画莲花等花卉，转法轮画于玄关前。佛坛上有三宝，即佛、法、僧，礼拜时以佛像代表佛，以书籍代表法，以宝塔代表教旨。喇嘛之本堂，每月模造各种物品，以资供奉，概以麦粉及米粉造成，敬谨供于佛前。供毕，复颂祷祝曰："愿降福于万物，愿使我等脱离烦恼之域。"堂内坐次整饰，通堂之僧及新参之僧设席本堂两侧，右端有僧院长法座，其次则役僧之座也，其后有营造此物之管理者，及其佐助人之坐席。无论何斋，门内有礼拜室，再进有祈祷筒，在拜室之侧有祭坛，祭坛上置水、米、花及供佛经典二三册、金刚、御水钵、金境[镜]饶[铙]钹、法螺贝、号角、人腿骨制成之喇叭等。大鼓置于架上，或悬于空中，小鼓有以人之颈盖骨制成者。

西藏尊贵喇嘛之敛礼

达赖及尊贵之高僧圆寂，敛尸棺内，塞之以盐。盐水满于棺底，则以黄土和之，作小佛像，名盐水佛，最为贵重，得之甚艰，若得之者，异常宝重，永传于家。国中到处见寺院堂塔，虽山林湖水中亦有之，名曰佛国，洵不虚也。

西藏喇嘛教育之程式

喇嘛教育之年限甚长，管理极严。八岁入寺院之学校，检查体格，使暗记古人格言。如是十二年，称试验生，由保证人介绍登姓名于僧录，给以银徽章，使附袈裟，削发行宣示式，始得法名，更进而为住职。又经十二年，课程渐增高，学祈祷，习经典，频以问答论难试验其修行之功效，若能解决问答论难各题，得列

众学僧之前。但实行研究者甚少，不过循例举行，视为具文耳。谚云："吃喇嘛之食，须具铁鄂"。其艰苦可知也。

藏民教育之状况

藏民小儿长成，教以吹火汲水，制餐物，采薪炭，及家政之一部分。渐长，则令监视家畜，此平民之受教育者也。若中等以上之子弟，则使入学校。唯其学校皆不规于正，在拉萨之法王宫殿及扎什伦布之外者，皆如私塾，所教者背诵、习字、算术等课。背诵为经典之一部，及单纯文法、修辞学，不就学于书卷，但依喇嘛口吻为无意味之暗诵而已。习字用木盘，其法用黑板，布满白粉，用木笔运于板上，剥去白墨，现其黑地。算术用小石、木屑或贝壳教授。待儿童极严，不合格者，教师以革鞭鞭儿童胸部以惩戒之。女子教以识秤量、习商贾、纺毛线、织氆氇而已。

藏民之刑法

西藏大召之傍有狱室，名黑房，黑暗不能辨视。凡犯法者，不论罪之轻重，悉拘禁其内，以绳缚四肢，令待裁决。其刑法根于藏地之习惯者，有四十一条，今示其大概如下。凡争斗而致死者，弃尸于水中，杀人者罚锾，并令贴费尸族以念经，或罚牛羊若干，其有力不能者，缚而弃之水中，籍没其家。抢夺劫杀者，不分首从，皆处死罪。其法缚犯人于柱，以枪或箭较射死，否则斫头悬示，或生缚送往蝎子之洞穴使螫之。盗人财物者，监禁其一家，追比倍数，待进完则抉盗者目，劓其鼻，或断其手足。犯

奸止罚银。特由贫富而异，有仅责而释之者。但犯罪者无论男女，悉褫衣责之于市中，亦有枷号者。凡犯重罪者，先以绳缚之，挞以皮鞭，复浸于水，逾时再挞二回，再拷问；不以实告，以沸油浇其胸，用利刃割其肉，或缚使坐水中，以绳分其发从左右引之，以白布掩面，浇以水，或刺热油于指甲内。若坚质无辞，受酷刑而死，则弃尸于水中。

藏民之历法

以西藏历比较中国本部阴历，稍有不同。西藏不以天干纪年，唯用地支。以十二月为一岁，以元旦日为岁首，此与中国阴历同者。然必以寅为正月，遂至参差。三年一闰，亦同阴历，惟置闰之月则不同。如前清雍正十年壬子闰五月，十三年乙卯闰四月，西藏则于十年闰正月，十三年闰七月。又每月无小建，以三十日为一月，必有朔、望、晦。记日以金、木、水、火、土五行配之。最奇者，一月中除却一日或二日无称呼之日。例如一月之中，除却第二日，则不以一日二日之称计算，自一日直算至三日；中国人则以此日为闰日，其实日数之减少耳。此等乃与中国阴历互异之较著者也。

藏民之租税

西藏租税或征粮（麦豆、小麦、荞麦等），或征哈达、氆氇、藏香、木棉、盐、茶、酥油、奶渣、羊腔。其远处寨落，如以藏钱折交。又有牛群羊群者每牛两头，交藏钱一；羊十头，亦交藏钱一。税关纳珊瑚、珠、宝石、布、纱、绢及干葡萄、干枣、干桃

等类。远方贡皮或宝鹿之血角，沿途得征发驿马。又番民身故者，例交服饰物件一半。其布施罚赎等项无定数，向由达赖、班禅自行收用，后由驻藏大臣总司稽核，禁噶布伦等任意侵渔，唯达赖、班禅自用及公用，仍听其自行支用也。征收地方租税之处有二，一为寺院，一为地方官。受寺院管辖之人民纳之于寺院，受地方官管辖之人民纳之于地方官。地方官即营官。视其地方之所出，征收谷物或哈达，其中除扣取自己官俸外，所集物品或银币，汇解于上。其支出费之重者，为寺院修辑费、灯明台及购置什器费也。

藏民之迷信一

藏民笃信佛教，所生子女，出家者居多数，男子为喇嘛，女子为觉魔子，犹如比邱尼，其数当以五六万计。即豪富如噶布伦，家拥巨资，其女子亦为觉魔子。人民所最尊敬者为之佛。达赖第一，济中及第穆次之。三佛所住，庙宇壮丽，而以布达拉为至。计其建筑费不下几百万，多系蒙古、青海、西宁及北京外藩诸部捐助。其热心礼佛者，至不远万里而来拉萨，向达赖宫殿长跪待达赖出，若得见者，荣幸无比，不吝献千百金；其不得见者，则望宫殿礼拜而回。更变家产，兑金银缝衣服内，沿途行乞至西藏，曰朝山，又曰朝活佛。其达拉萨也，捐助金银如初，归家则父母亲族知己等极口赞美。人民见达赖及高僧时，匍伏于地行敬礼，达赖以木头板较击所上，或抹以手，则欢喜几狂。凡世界各国掷金银于佛寺而祈冥福，未见有如此之盛者也。

藏民之迷信二

拉萨宫殿之廊壁，尽绘佛像，信徒至此，以头摩之，故黑而生光。宫殿内外道路皆石砌，信徒匍匐过之，以头贴地为尽敬礼，故石道腻如油滑。宫殿周围约七里，一周名曰转格栏，可以祈福除灾。妇女每至午后，共向转格拦一周，每行三步，全身伏地，口诵经语，叉手于顶，右手持牛骨，向头上一画；起行三步，复如前，数日方能一周，始终须三十余里云。

藏民之迷信三

藏民均带护符于身，以丝束经典一页，或置之金属小匣，藏诸怀中。旅人以马及金刚系犬两种画品为护符，遇猛犬时，携金刚系犬图可免；或遇暴风雨时，飞散画马之纸可免。另有咒语。又民家中更藏有护符，以佛像之衣服或所持孔雀羽，包以魔纸，缠以毛线（以狗毛、山羊毛或羊毛捻成），否〔?〕更以鼷鼠皮包其全部，谓可祈家族兴隆云。

藏民之迷信四

西藏更有一种魔术家，托神言以哄众者，每岁至拉萨府，豫言年内丰歉及他未来事。达赖以下，须就而问之，藏人视为国家经济上必不可缺之人。若请其判断一事，须呈谢金十太克，竟有至一万太克者（太克，西藏币制名）。

藏民之迷信五

腾吉里湖为西藏第一大湖，在拉萨西北，高于海面四千六百四十米突，东西长而南北狭，周围七十七里。湖水极净，与四围雪峰相映，最为奇观，藏民谓之灵场。佛教信徒以一周此湖为哥拉，相传最易消灭罪障；虽犯杀人罪者，以哥拉二回得赎之；虽杀父母者，以三回得为无罪云。一周此湖，当费八日，多或十二日，每年各方信徒结群巡拜者，恒络续不绝也。

藏民之咒语

陀罗尼文，又称六音之咒，即内地释家“唵嘛呢叭咪吽”六言也，其义为“呜呼莲华上之宝珠”。然原语意味，仅可读为“呜呼莲华上之”，语意未完。顾藏民则视为消除灾难，增长知识，祈求冥福之撮要语。僧侣信徒，异常尊重，正合内地信佛教者诵“南无阿弥陀佛”，常不绝口，甚至岩头树梢，墙壁石碑，各种器具，断片零纸之微，无论大小，无不记此语。盖此语为喇嘛教之骨髓，经典之根元，成佛入道之门也。

藏民之佛珠

藏民念陀罗尼，以佛珠默识其数。西人形容其声，谓如猫念佛。佛珠初本浑圆，因轮数不已，久久遂磨成薄小之管，甚有消灭者。佛珠之种类不一，或以内地树木制之，或以产于外部喜马拉雅山某树之种子制之，或以人之头盖骨制之。俗谓如[各]种佛

菩萨，当因其所好，佩带佛珠。观世音菩萨则以贝壳制成白色佛珠瞻拜之。死者以头盖骨制成之佛珠，为之诵经。尚有玻璃、水晶、蛇脊骨、象脑中硬物质、赤檀香及胡桃等种种制成者。

藏民之性质

西藏人赋性朴实，风俗犷悍，唯深信喇嘛教，喇嘛所言，不问是非，奉如法律，莫有抗之者。西部高原人民，性更朴质，东部则以其地接中国本部，习尚既化，秉资亦异。甘巴、干罢二种，素为著名种族，性愉快而好游戏，能忍所不能忍之境。其奉佛教之心甚浅，子弟无舍身佛寺者。此种族初由喀木移住，性好转徙，无一定之居处，家居从事农业者甚少。

藏民男女生活之奇异

西藏男子怠惰，女子强健。普通男子所操之业，在藏中大抵为妇女之职务，或耕作田野，或登山采樵，或负重致远，或修缮墙壁、建造房屋，凡普通男子所为概为之，贸易亦多属妇人。且在家自庖厨、纺绩、裁缝及老幼之梳发等亦为之，并不以为劳。殆习惯使然。男子间亦耕作，不过为妇女之辅助。使牛马负载货物，亦非得女子之助不能。诚异闻也！然西藏妇女有外遇，则明告其夫，夫亦恬然不之咎。悦则相守，反目则更适他人，固无所谓贞淑节操也。

藏民男子之服装

西藏衣冠之制，各因人民等级而异。达赖及班禅之冬帽以氆氇羊绒制之，上尖下大，色尚黄。夏帽如竹笠形，以金色皮为之。衣服则有内衣，有外衣。内衣制以氆氇，如坎肩儿。外衣则为紫洋绒之单衣，以帛交缚其上。足穿锦靴或皮履，腰部以帛结束。冬季常露半臂。其余喇嘛之服装皆相似，惟有精粗之别。噶布伦、戴臻、第巴等官，不绾头发，垂于后背，缀以短缨，戴平顶之帽，顶上或覆以獭皮，手持佛珠，腰束皮带。如遇令节或公事，则噶布伦两分其发，于顶之左右各绾一髻，身着蟒衣，上着细缎之褚巴（大领无衩之袖衣）。第巴与绾发成一髻，戴无翅之白纱帽，左右两耳穿耳环，以绿松石或珊瑚制之，大如桃，形如鸟喙，身着大领窄袖之绿锦短衣，下着黑褐之百褶裙，足着皮靴，束以红色之花缎，佩刀一。自噶布伦下至士民，皆手佩骨玦，盖西藏之风尚然也。平民著大领无衩之褚巴，服质则氆氇细绒等，依贫富而为制；其帽亦然，或有戴白帽者；腰部以皮或毛褐结束，置小刀、顺刀、皮袋、火镰等物；各怀木碗一，与蒙古人无异。

藏民女子之服装

西藏妇女之妆饰，两分其发，束之如绳，垂于脑后，以细为佳。女子未嫁时，脑后分一辫，辫上戴宝石、珍珠、珊瑚之类。若已受夫家之聘，则头上戴夫家所聘之物。已嫁，则不打复辫，以示区别。家居戴红绿尖顶之小帽。脚着布靴或皮靴。衣服则上

着小袖之短衣，与腮相齐，其质以绫缎、细布、毛褐等为之。短衣之上，披一小方之绒，恰如袈裟，下着卍字黑红褐之裙。所戴耳环、指环、手钏等以金钱及各种宝石制之。其带于右手者，谓之砗磲圈，自幼时即带起，从无堕碎者，至磨断则以为不迷于死之后途云。无贵贱尊卑，皆挂佛珠一串于项，制以珊瑚、青金、砗磲、珍珠等为之，各以贫富而异。耳环之后有小钩，串缀珍珠、瑚[珊]瑚等而挂于发，又垂于两肩。胸部必挂银镶之珠石环，长约三寸，宽寸许。身上带有银盒，装贮护身佛及药。富者戴珍珠帽，以木为胎，式如笠而较厚，里以朱红漆之，外则以金镶之，以绿松石为顶，周围密缀珍珠，其价有值千金者。老妇则额上戴金镶之绿松石一片，其形如镜，谓之白玉。凡戴白玉之时，其亲友必前往致贺。妇女见喇嘛时，必以红糖或乳茶涂之于面，否则恐妍露媚迷惑僧人而致罚也。然现今此俗，不独见喇嘛为然，即家居时亦为之。

藏民之职业一

藏民之职业，因种族而各异，然大半为游牧之生活，逐水草而转徙于四方，虽妇孺小子，皆从事于畜牧。贫富视畜之多寡为断，衣食日用，皆取给焉。据欧人之说，则亚细亚中央部之农业发达最早，现今藏民之从事农业者无多，以东部比较西部，而西部尤甚焉。

藏民之职业二

自克什米尔移住拉萨之回教人民，其人容貌秀丽，不改旧

风。戴土耳古帽，蓄长髯，言语庄严，虽同在佛教国，不出入佛寺。同教之外，不通婚嫁，专从事于布帛及银之贸易。此种住民，当为喇嘛法王认可，另设总监以管辖之。

藏民之职业三

自尼泊尔、不丹等处移住拉萨之民，专业金银铜锡玉石及妇女首饰等细工，制作极精巧，至于人物花卉，雕镂逼真。惟其习尚稍异，然普通礼节，无异藏地之土人。

藏民之职业四

此外藏民之从事工业者，有陶器师、铸造肖像师、木工、石工等。三百余年前，有技师某以铁锁架设八座吊桥，法极精巧，今犹存其一二，藏民奉之为师。殿堂屋盖，所用之黄金板甚多，其制亦精巧。拉萨府有梵钟铸造所及卖佛像之大店铺。陶器以洛隆宗所制为最佳。毛织物有氆氇、茧丝、栽绒、细毯、毯子花、细花布等，其中以羊毛制成之种类尤多。又有以诸种香木制成绵香，名曰藏香，多输入于内地。

藏民日常之食物

藏民日常所食之物，为糌粑、牛羊肉、奶子、奶渣等。茶为社会普通所嗜好，不拘尊卑贵贱，饮食皆以茶为主。烹茶之法，俟其沸后变成红色，投以黄油及盐，搅而饮之。常食糌粑或米粥牛羊肉，但多不煮而生食之者。食无定时，饥则即食。凡饮食，

不用刀箸，多以手掬之而食。或用木碗，食毕以舌舐之，藏于怀中，略如蒙古人。酒以青稞酿造，味淡而微酸，名之曰呛。或以青稞制烧酒，男女老少多嗜之。醉后男女相携手笑唱，逍遥街市，以为乐也。

噶伦卜宴客之仪式

藏地凡遇岁时令节，代达赖喇嘛理事之噶伦卜必大飨宾客。或于家，或于柳林中，中央铺方形褥数层，噶伦卜自坐，前面稍低，置方形之桌一二张，上供面果及生熟牛羊肉、藏果束、藏杏、藏核桃、葡萄、冰糖、焦糖等类，各一二皿。其焦糖系黑糖所制，用黄油熬成者，长一尺，广三四寸，厚一指。牛羊肉则一腿或一片。又两傍铺长坐褥，其前设低桌，摆列果食等。噶布伦、巴浪子、沙中意等（均西藏喇嘛僧）列坐两侧，或二人为一席，从者各在席后。每人给果食一大皿，食时先饮油茶，饮土巴汤，次奶茶、抓饭。抓饭有黄白二种，以米作饭，淅之于水，再入以沙糖、藏杏、藏枣、葡萄、牛羊肉、饼食等物，盛之以皿，以手抓而食，继饮蛮酒。遇大节盛会，即选出妇女十余人，戴以珠冠，着以彩服，唱歌佐酒以为乐；近有能度汉曲者。又令八九岁至十二三岁之小童十数名，着五色锦衣，戴白布圈帽，腰勒锦绦，足系小铃，手执斧钺，前后相接。又设鼓十余面，司其鼓者装束同小童。进食一巡，小童每进相舞，步法进退与鼓声相合。食毕，则肉果等物品各携去以为例。

藏民宴客之仪式

藏民宴筵，则男女相聚同坐，彼此相敬，歌唱酬答，终日始散。散时男女围聚，携手趺坐而歌，至于门外，歌唱于街中而散。富者每月二三回，贫者亦必一次云。

藏民之住屋

藏民之住屋，土著与游牧之民各异，自四川省打箭炉至拉萨沿途，屋壁皆以石砌为之。屋顶扁平，覆以土石，名曰碉房，有二层三层至六七层不等，各依贫富而异。家畜占屋中之土间（即牛羊圈及鸡埘），人居其上部。以寒气过甚，故窗户不多，光彩亦少，仅于屋上穿小空，兼光线与烟突之用。室内极污秽，异臭扑鼻。富者室内饰以彩画，屋外壁上画寿星图。碉楼则叠石如浮屠，以梯上下，其坚足御炮弹。至于山庄僻村，皆石居，傍山而筑，以便樵汲，但甲贡地方则用草盖。若业游牧者，则天幕为家，即以兽皮蔽遮，住于陋室中者也。或以犁牛毛织成鱼网形，为黑天幕。所称天幕者，六角形，谓之黑帐房云，蒙古种游牧之民多住之。拉萨境内，大厦颇多，可住数百人。如大召之兴厦，内供铜锅，可贮水百十余石（一万一千余斤），大读经之际用以煎茶云。

藏民上等社会之婚俗

藏民上等社会之风俗，必择门户。男子以识字为佳，女子以善贸易、识物价、理家务为善。结婚之法，男家欲娶某女，则先以

哈达托亲友至女家通意。亲友至女家云:“某家男子,欲求汝某女为妇。”彼此投意,即期日再来。至期妇家遍招亲友俟之,某媒携男家之酒并哈达至,述其子弟之品行年岁,女家为母亲友喜,则饮食受哈达,并将聘定之金银、绿松石戴女头上,而以茶叶、衣服、金银、牛羊肉若干为答聘。若不允,则男家之酒一滴不饮,哈达亦不受。此定婚时之礼式也。至近[迎]娶时,男女两家必先招延亲族知己。应其招者,各赠衣服等以助妆奁。父母赠以田地、牛羊、衣饰。至婚期,女家于门外盖大棚,室内中央高铺蒲团,撒布麦以为花,女坐其上,父母坐女之左右,亲友等亦雁行而坐,桌上列果物糖枣等数盘及茶酒米粥。女[?]皆食毕,两家亲友扶女步行至男家,所距道路若远,则乘马。亲友各获青稞麦向女撒布,女家赠哈达于亲友。送至男家,亦不行礼,直使女与婿同坐,饮茶酒,亲友等各与哈达于男女,喜则挂之于头上,亦有堆置坐前者。至亲友饮食毕,各携果肉而散。至翌日,新夫妇父母及亲友共着美服,戴哈达,拥新妇绕市街问候于亲友之家,宴三日乃止。

藏民下等社会之婚俗

藏民下等社会之风俗,不必用媒妁,男女各适其所好,有多夫一妻之弊。其法甚奇,例如男子欲娶妻,则先谒女之父母,述己之愿望,且为定约得许可者始为婿,起卧女家,列为家族之一人。如他男子欲分受此艳福,则亦来为盟约如前夫,同列于家族为副夫。三人四人来,皆可如此。时有因嫉妒而一人独归者,然甚绝少。大抵一家亲善,诸夫竞争从事职业,汲汲焉务得妇人之欢心。若妇欲择定一人,则更为盟约,悉礼他夫而退去。其夫于他夫入家时携带之金,当加息偿还,其多少则争议之后始决。

若女已生儿，则不复为此。此习俗盖迎娶无力者为之。其尤甚者，兄弟三四人共娶一妻。里塘近旁妇人，一夫则冠银髻一枚，多夫则冠三四枚，所生子女，兄弟分养之。其妇合三四兄弟同居，以一家亲睦为善治家，人皆称其贤焉。

藏民之育子风俗

藏民以生育女子为幸，不尚男子。产时不浴，母以舌舐之，至三朝以黄油涂其全身，晒于日中。数日即以炒面调汤食之，不饲以乳。女儿产后二日，男儿产后三日，亲邻来悉相庆，称为呛酒，祝幸福而送哈达也。以哈达一缠儿头，余与两亲，次张祝宴，或歌或跳，人皆醉倒，彻夜鲸饮。若其母为聪慧者，不至醉酗，稍尝酒即就寝。

藏民丧葬之仪式一

藏民死后，则用绳缚之，使膝嘴相连，两手交插于腿中，以平日所着之旧衣裹之，盛以革袋，更悬之于梁上，抬[召]喇嘛读经，并为熬茶送大小召点灯。尽出死者所有物品，以一半布施达拉寺；以一半为延请喇嘛读，并为熬茶及一应施舍之需。即父子夫妇，亦不敢存留一物。其家族则坐于死者周围号哭。如此数月，然后送于剐人场葬之。其葬之仪式，有天葬、地葬、水葬三种之殊别。地葬者，缚尸于柱，碎剖其肉，使犬食之，而置骨于石臼，捣为粉末，和炒面搓为团子，又使犬食之；肉骨尽残，以毫无一剩而后已。天葬与地葬稍别，掷尸肉于空中，使喂鸢乌，肉尽则碎其骨，同于地葬。肉骨皆尽，然后家人互相庆贺，以为死者升天矣。其相异之处，唯有禽兽之别耳。水葬则投尸体于河中，以饱鱼鳖。

天葬及地葬皆为富者之葬式，贫者皆从水葬。而决定此三种之葬礼，必先问以喇嘛，喇嘛亦察其资产之有无而定之。又有挂尸体于墙壁而风干者，其状恰如傀儡云。

藏民丧葬之仪式二

藏民又有以解剖尸体为业者，谓之剐人。剖割一尸，大抵要银钱数十。故地葬、天葬非富者不能办，而土俗又以水葬为至不幸云。

藏民丧葬之仪式三

藏俗凡人死，则亲族知已吊之，贫者助以银钱，富者则与以哈达而慰问之，亦有送茶酒等敬者。其有制服之家族，男子百日间不着美服，并不梳沐，妇女则去耳环与念珠，他无所忌。富者时召喇嘛，一年之间，使读经以祈冥福。其俗恶病死，以战没为第一荣幸。

藏民之医术

藏民有病，重则医治，轻则涂酥于全体而曝于日中。若天阴雨，以绒覆病者，烧柏叶而薰其烟。医生诊病者之脉，一时并诊左右手。其药饵与内地不同，有产于本地者，有购自他处者，不炮制，皆用丸散。凡罹疾病时，不拘病之轻重及医治与否，必招喇嘛僧为之诵经，或使垂仲（道士之类）为之祈祷，又或使童男女为之唱歌，以退病魔，三者必用其一也。

藏民之占卜

藏民深信占卜，其术不一，有画八卦于纸，书番字以占者，亦有以青稞排抽五色毛索而占者，或数佛珠以占，或画地以占，或烧羊骨以占，或验水碗以占。其法不一，颇有奇验，信之者极多。皆喇嘛僧为之，妇人亦有通其术者。又有筮者，翻检其经以告占者，吉凶俱详注于经上，其辞义与内地之《神签玉匣记》相类。

藏民之交际礼一

藏民交际，哈达视为必需之物，正与中国古时用束帛之礼相同。凡交际时，必互赠哈达。访亲友，结婚姻，或办某项事，互须协议之处，均以此物为结纳或约束之惩[征]凭。赠此物时，以袋封固用之。其制以白色或淡青色长方形绢一片，薄如纱，边为折襞，大小不一。

藏民之交际礼二

藏民相见，以一揖为普通之礼。西部阿里地方，见官长不脱帽，但以右手指额，念“唵嘛吽”三度。土人遇官吏之时，脱帽垂两手，立于路旁而拜。土人之官吏，对于中国派驻之官吏，礼亦如之。而最奇之礼，莫如伸舌，此为土人之最敬礼。土人上自官吏，下至齐民，谒达赖喇嘛或班禅喇嘛时，则诣法座前，脱帽合掌，长伸其舌于外，顶礼三度，垂手聚足，鞠躬屏气。此时达赖、

班禅以手拂其头，或以手摩其顶，则以为至大之荣誉，幸福之预兆，人家皆羡慕之也。

藏民之岁时令节

藏中岁时令节，竟为种种游戏，若一一记之，事涉繁冗，兹略述一二于左。

正月元日，有跳舞之戏。土人着红绿之衣而为跳舞，演种种技术。此日达赖喇嘛坐于高殿观之，大小官吏皆来布达拉陪观。有所谓跳月斧者，童子演之，足系小铃，手执斧钺而舞，有进退之法，合缓急之节，颇足观也。

初二日，演飞绳之戏。以后藏之人民供此役。法用皮绳四条，长各三四十丈，一端系于山上高殿之后，一端系于山下之石柱。一人着短衣，以生牛皮束于胸部，两手持白旗倒悬其身而下溜，快捷如飞鸟，凡三四回而止。亦异观也！

初三日，有翻杆之戏。于谛穆佛寺前立一高杆，番人自鸣锣鼓，唱歌曲，而上下于高杆，其轻捷不让猕猴。

自初六日至念一日之间，于拉萨宫殿为人布施。此日甘丹、别蚌、色拉、桑鸢四大寺及各处喇嘛僧，悉来读经。其在庙内者内招，在外者外招，众僧跏趺坐地上，行列极整肃。此等每日给三餐之外，人或数人与以银钱一枚，外招者则给其半。有时或散给衣帽布匹木碗等物。出入之僧，不下十余万人。布施之叹〔款〕，大抵以蒙古及各方信徒寄附金充之。或无施主时，则达赖喇嘛愿舍之，其费用每年达数十万两云。

十八日，集唐古忒骑步兵三千，戎装而执械，绕大召三匝，至琉璃桥之南，发巨炮以驱鬼魅。炮之大小不一，其内最大者铸

于唐时，刻“威剿除叛逆”五字。演毕，出金银绸缎布茶等劳之。各寺之喇嘛聚集大召内，拥达赖喇嘛下山，谒佛登台，讲大乘经，谓之放朝。士民越数千里而来者踵相接，以金珠宝玩陈列炫奇，举首跪而献之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受之，则以麈尾拂其首，或以手摩其顶三度，其人必夸得活佛之降福。

上元之日，于大召内悬灯。立木架数层，安设大灯万余盏，缀以五色油面，作人物龙蛇鸟兽，极为精巧。自夜达旦，视天之阴晴雨雪及灯焰之晦明，占年岁之丰歉云。

二十四日，有扬武之式，即观兵式也。此日达赖坐于宝殿之侧楼，驻藏大臣坐于正楼阅之，文武诸官皆着礼服集于楼下。番兵着盔甲，马亦穿铁叶甲，仅露两眼，手持金炉，中一人操大铃；更有喇嘛六十余，列于两边，各打大鼓；又有执大铙及银笳者各四人，或吹或敲，极为喧嚣。各色旗旛数十对，又次持之者，皆白袍白帽；又次则魔像，喇嘛僧抬之，又有童子五六十名，皆为鬼装从之，状最奇怪；次有护法神披白袍铠，盔上插鸡毛，口流涎沫，为痴愚之状，若有凭附之者，送至市外，各番兵以放铳焚草毕送礼。总之行装奇异，如百鬼夜行之观。

二十五日，为竞马竞走之戏。其距离凡二里余，马皆慓壮骏逸，骑者为十余岁之少年。服此役者，举动活泼，扬鞭驱逐，最足令人起愉快之念。虽时有堕马陨命者，绝不复悔。按其先后而判胜负，胜者达赖喇嘛戏赏赐以绸缎手帕等。而第一先到之马，例当献于达赖喇嘛，达赖给以银五十两。凡供此役者，其家免一年之差役。竞走亦如竞马，远近大小不一，赏亦从同，捷足者先得之。

二月二十九日，送瘟神。又名打牛魔王。相传西藏系瘟神地方，经达赖坐床后驱逐之，故历年预雇一人，扮为瘟神。受雇

者于数日前，向各番官民暨街市铺内敛钱入己，蛮家亦各乐输，每年不下千金，一切应用行李，皆山下支付。自大召逐出，即行起鲜[解]，营官护送，悉以王爷称之。解之山南地方，安置桑业寺石洞内。洞在寺之大殿旁，阴风惨烈，寒慄异常，居此洞者，死期甚速，极壮者亦不出年余之限，故得钱虽多，实为卖命，均视为畏途。后寺经火重修，洞虽仍是，而今昔不同。乃蛮家踵行旧事，谋扮瘟神者，到处賫缘，始得到手，逐解如前。解到后略往数日，即行潜回，蛮家亦置不问，人又视为利薮。然所敛者较昔年大减耳。是日大召前蛮官及兵均如扬兵状，一人扮达赖喇嘛，与扮瘟神者先后至召，各色旗帜不一，击鼓吹笳，亦如前状。十数人花衣黑帽，帽上各插鬼头，衣之前后悉绣鬼形，在召前跳舞诵经。扮达赖者铺垫坐召前，与一戴鬼形之法师对坐。须臾瘟神出，面涂黑白，与达赖互相结[诘]难，词屈，复赌掷骰定胜负。达赖之骰，以象牙为之，面面皆六。瘟神之骰，以木为之，面面皆三。掷皆枭，负而色赧，意欲另斗法术。达赖与法师及揭谛神明斥其非，瘟神负隅不行，即遣五雷立逐乃去。众喇嘛送至河干，焚草堆如前。

三月初一日，挂大佛亮宝布达拉山上。所有各宝玩及前清御赐物件，均在大召陈设。各喇嘛分列成行，穿花绣袈裟，扮种种神鬼外，余各分对执旗旛宝品，自大召徐行至山上。达赖喇嘛坐楼前黄伞下俯视，汉番各官，均在盛宝房前向北支帐房游观，男妇不下六七万，山坡无隙地。有细画大佛像，自山上第五层楼悬挂垂至山麓，约长三十余丈。宝玩内有达赖袈裟一袭，系历传之物，均以珍珠穿成，珠之大者，皆如指顶，光华射目，真无价宝也。

四月十五日，龙王塘大会。塘在山下，庙在水中，周匝水环，

须以舟渡。庙塑神像极多，而正殿旁特塑一大秘戏像，即俗所谓欢喜佛，喇嘛云是佛公佛母。四壁四画，亦皆此式，甚为不雅。吁！元顺帝演媟儿法，甚至男女裸处，不以为亵，其误于西僧，不亦甚乎！

五月十五日，工布塘蛮家大会。即噶布伦之柳林相连数处，以此为最，碧影遮天，绿阴满地，中引藏江之水，映带左右，有楼台亭榭之胜可以憩息游人，洵消夏之佳境，亦流觞之胜地。是日倾藏妇女，临水祓濯，饮歌竟日，亦中国修禊遗风也。

七日，唱蛮戏。系后藏娃充当此役，装成男女，头戴纸扇面两个在耳上，手执竹弓一张，群相跳舞，是即为戏。其所唱者，大约唐公主时事为多。各噶布伦家唱一天二天不等，大会亲朋，日耗数百金不止。

六月三十日，别蚌寺及色拉寺挂大佛，亦装神鬼等类，降垂仲神。土民男女，皆美服艳装，或唱或歌，为翻杆子、跌打各种跳舞，二寺之大会也。

七月十五日，别以故牒一人司农事，其地头目牒巴陪之游街，佩弓挟矢，旗旛引导，遍历郊圻，看田禾而射饮一日，以庆丰年。

七月十三日至八月五日，各携天幕至河岸，遍招亲友，不分男女，同浴于河。俗称七月浴于此，可除疾病云。

七月二十五日，为宗喀巴成圣之日。各家寺院窗棂墙壁间皆点灯，光如白昼。其灯焰依于天色，视岁之吉凶云。

十月十五日，为唐文成公主之诞辰。士女盛装参贺，家家饮酒。

十二月二十九日，木鹿寺有跳神逐鬼之戏。喇嘛装各种神佛鬼怪，傍晚达大召寺，放铳呐喊，以驱逐邪鬼。此间各寺院共会，

男女皆盛服华装，群聚歌饮，带醉而归，以度岁节。

倮倮风俗琐记

倮倮之种色

倮倮种者，未开化之蛮民也。自西藏东部至四川、云南边境，金沙江流域，皆其部落。构居于山间崖腹，从事于牧畜农业，西人目之为高地族。此种人皆古时九黎三苗遗裔，为我国内地最古之土著，自黄帝胜其大酋蚩尤于涿鹿，逐渐窜入南岭一带之深山穷谷，湘、黔、两粤之地皆有之，名称所在而异，倮倮特其一种之名也。其人往来于山间巢窟者，异常迅速，跋涉绝险，如履平地，虽猿猱不能过也。时出抄掠近邻诸部，而西藏土人被其害尤甚。其人躯干较中国本部人长大，殆不亚于欧人，身体正直不屈，四肢细长。但其性怠惰，耽于安逸，厌操作，故肥满而大。其面椭圆，带褐色，眼大，颊骨突出，鼻弓形而稍广，口亦寻常，唯上唇稍薄。俗有拔须髯之风，齿牙甚白，又极整齐，虽年老不脱，此土人所最夸耀于人者。推究其故，以不食熬肉，无他术也。然其人生皱纹甚早，其纹满面，且达于额。额甚大而高，其发橙黄色，总括为一束集于头上，覆以绵布，状如犀角，长及九寸，故一望而知其种族。其头饰最为尊重，不可侵犯，土人非常重视焉。

倮倮之服式

衣服着无袖之上衣，以灰色或黑色毛布制之，而以纽集于颈之周围，长达于踵。富者多着美服，裳之缘饰以种种绵[锦]织物。

骑马用之上衣，制法亦同，唯背后开衩，其开处以下衣之裙掩之，裙下垂及马之腰臀，此上衣着之可以不受小虫之害；夏季以绵布代毛布。其帽以竹为之，上覆毛布，为圆锥形，大者可用以代伞云。

倮倮妇女之装束

倮倮妇女色较男子白，其发编为二条，束于头之周围。衣短衣，装饰美丽，上衣前垂，裙长委于地。履绣箔，颇美观；小女徒跣不着履。其容色胜西藏女子，窈窕者殊不少。

倮倮之婚俗一

倮倮同族之外，不通婚姻。结婚之法，互择门第相等者。新郎赠以品物，订约词。诺否视女家收品物与否，收者为成约。婚嫁之月，新郎于邱冈张祝宴，迎新妇，并飨其亲族知己。宴毕，新妇伴其友共到夫家。然飨宴不及三回，不能亲睦也。订约时有互赠物之礼，唯其物品自新郎所赠者为多。娶妻有定例，酋长三人，次长二人，平民一人。

倮倮之婚俗二

倮倮又有一种结婚之法。至婚期，妇家遍招亲族知已行离别之式，俟亲族毕至，侍婢悲歌一曲，大约为哀别离之词。女歔嘘呜咽，若不胜悲，强放声歌而和之。其词半为谢缺乏孝道，半叹生别之苦，句之长短，各随其意。夫婚姻为人生大事，最当祝贺，及至放不吉之词，悲哀离别，抑亦奇矣。然据土人之说，则全无理由，互哀诀别者，所以教戒新妇之姊若妹使将来孝顺于父母也。既而新郎之兄弟亲戚等来迎新妇，新郎负新妇于背，使之乘马，

疾驰至家，最贵神速。自旁人观之，殊形粗暴，然为之不如此，终不能迎娶。盖是日妇家亲族侍婢等，悉持棍棒以拒迎娶者，男家亲族等亦防之，至于撒面粉木炭，所以表亲迎者敢于前进之意。虽拥新妇，一有疏虞，辄被殴击，此其习俗之不可索解者也。

倮倮之育子法

倮倮小儿之初生也，浴以冷水，又以牛屎洗濯其头，俗传能长大小儿胆量，使之临事不恐云。土风尊女卑男，若生女则一家欢悦，生男则淡漠视之。盖其族重视女子固无异于西藏也。

倮倮女子之权利

倮倮女子皆有上级位置，故众庶咸尊敬之。外人欲游历其地者，非以女子为安全之向导不可。女子着上衣，随游历人前行，若途中遇灾厄，女子脱上衣，铺以地上，然后诉之酋长。酋长则立捕匪徒，为之判决。若事无落著，决不收取其上衣。此时尊重上衣，正如公使馆之国旗，不能触犯。又妇女有临战地之权，凡女子出战，手不持剑戟者，男子不许袭其不意。

倮倮之迷信

倮倮族不信佛教，有固有之宗教，若师巫然，受众庶之敬爱，事无大小，皆依赖之，吉凶祸福，由伊判断。师巫各为团体，保护土人。亦有稍事文学者。其占卜方法不一，有投木棒于空中，视其下落之方向而判断者，有烧羊骨，视其灰烬之迹以知吉凶者。避凶事者，以竹片插鸟翼，投之屋上，以卜凶事所至之方，则屠牛马羊以代之。如遗失宝器什物，穷搜不得，师巫则驰

使四方，召集土人，每人与黑米一握，限以一定时间，令置口中嚼碎吐出，米中现血点者，即指为行窃人。故不幸有血点时，实陷于无实之罪也。

倮倮酋长之袭职法

倮倮酋长袭职之次序极奇。酋长之死也，最少壮者代之，少者死，最年长者代之。此种倮倮族普通承袭之法则也。

倮倮之食品

倮倮食物，为主者牛羊及豚，不食马肉狗肉。其食用小刀肉叉，酒以大小麦及稷酿造。

倮倮之言语

倮倮之言语与中国相异，亦与西藏不同，非久居其地者，不能谙悉之也。

苗　　族

峒溪诸苗奇俗纤志一*

苗蛮种类，散处滇、黔、楚、蜀、两粤。三苗出自缙云，据鬼方。蛮始五溪，出自槃弧，延于楚粤，称瑶。当日以有功，免其徭，曰莫徭，后讹为瑶。

花苗在新贵、广顺，衣花布，故曰花苗。其衣无衿，窍而纳诸首，青布裹头。少年缚楮皮于额，婚乃去之。妇人敛马鬃杂人发为发，大如斗，笼以木梳。其人有名无姓，有属无长，不知正朔，以十二辰属为期。无文字，刻木为信。魋结侏儒，陟冈躐枣，捷如猿猱。散居山谷，架木为巢，寝处与牧畜俱，无卧具。炊爨爇柴以炙，虽赤子，率裸而进火。食以麦稗，杂野蔬，终身不稻食，以待正供或享客也。孟春合男女跳月，扑平壤为月场，皆更服饰妆，男编竹为芦笙，吹之而前，女振铃继于后，以为节。并肩舞蹈，回翔宛转，终月不倦。暮则挈所私归，比晓乃散。聘资以妍丑为盈缩，生子然后归婿。以季夏为之岁首，屠牛祀天。丧则宰牛，召戚属，葬则不用棺，卜地以鸡子掷子，不破为吉。病祷于鬼，巫曰鬼。动作必卜，或折茅，或熟鸡取胫骨与脑验之。

---

* 此节原不分段，今为便阅读，分为若干条。

东苗、西苗，男髻，短衣鬣，色浅蓝花布，束发；妇花裳，衣无袖，俗与花苗同。

牯羊苗好居高处，悬岩洞穴峻百仞，不设床笫。

青苗服饰尚青，竹笠草履，强悍好斗，同罗罗，然不为盗。

白苗服饰尚白，转徙不恒，为人佃，负租即逃。

谷蔺苗凶顽善击刺，出入持枪弩，蛮党畏之。

平伐司苗男草衣短裙，女长裙绾髻，祭鬼杀犬，死瘗以木槽。

九股黑苗青服凶恶，处深穴，披铠挽弩，名曰偏架，一人持之，二人蹶张，常啸集为乱。

紫姜苗与九姓苗同类，嗜杀尤甚，狠诈饕诐；以十一月朔为节，元旦忌门不出，二七而解。

短裙苗以花布一幅，掩及骭。

夭苗一名黑苗，缉木叶为上服，衣短裙；女年十五六，构竹楼野处，死以籐束树间。

生苗、红苗有吴、龙、石、麻、田五姓。衣用斑丝。掊牲畜，火其毛，带血而食。丧棺；歌舞名曰调戏。五月寅月，夫妇各宿，以避虎鬼。卜用梳。同类仇杀，妇劝乃解。凡出劫，富者出牛酒集众，有获中分，遇杀偿以银；被掠索赎，少则刑酷之。

阳峒罗汉苗，妇能蚕织，短衫双带，胸前方绣，以银钱饰之；婚先外家，后则他族远者。生苗短衣佩刀，小隙则操戈。

罗罗本卢鹿，有黑、白二种。居水西者黑罗罗，亦曰乌蛮，黑大姓，白则其所役也。俗愚而恋主，即虐之至死，犹举其子姓名妻妾，戴之不敢贰。勒为四十八部，部之长曰头目，其等有九，曰九扯。最贵者曰更苴，不名不拜，镂银鸠杖，僭拟师保，凡有大政取决焉。次则慕魁、勺魁、骂邑，以至黑乍，皆有

职守。其人深目长身，黑面白齿，青囊笼发而束于额若角状。悍而喜斗，谚云“水面罗鬼，断头掉尾”。文[又]有文字，类科斗书。然无几席，与人食，盘饭盂水，食已，必涤滕刷齿，作酒盎而插于管，醉饮之。男剃髭，女以青带缠发。疾不医，唯事巫号大奚婆，事无巨细皆决之。妻曰耐德，非耐德所生，不继立。其长死则聚千人，披甲驰马，以毡段被尸，焚于野，招魂葬之，张盖其上，盗邻长首以祭，不得则不能祭。期会用木刻，尚盟誓，剥牛以谕，领片肉，不敢背。善造戎器，置毒矢末，濡血即死。

八番服食居处同汉俗，妇人直项作髻，业耕织甚劳，而男颇逸。盖八番徙自粤西，犹故俗也。妇娩三日，即出昏作，而夫坐蓐，啄菢不出户，率以为常。其获稻，和秸储之。刳木作臼，曰椎塘，临炊舂稻而作食。寅午日为市，燕会腰鼓为乐，以十月望为岁首，葬择日，夜静出之。

白罗罗亦曰蛮，与乌蛮同而为下姓，食无盘杅，以三足釜，灼毛腊血，鼠雀蚳蝝蠕动之物，总攫而燔之，攒食若彘，死裹革焚之。

阿和俗同白罗罗，以贩茶为业。

打牙仡佬，女嫁必折二齿，恐妨夫家，故名打牙。矫而善奔，轻命，死党触之则靡烂。得片肉卮酒，即捐躯与之。死用长木桶为棺，葬之路旁。

花仡佬衣花布，红仡佬衣红布，各有族属，不通婚姻。死敛以棺，置千仞悬崖，或临大河，不施蔽盖，树木主于侧，曰家亲殿。

剪发仡佬，蓄发寸许，死则焚之。

猪矢仡佬，身秽，与犬豕同牢，得兽即咋食如狼。

木老性狡悍，善制刀，初娶分寝，既生子，然后同处。祀鬼用

五色旗，遇节鼓歌迎祭。

仲家以帛束首，蹝履，好楼居，妇多纤好而勤于织，青布蒙髻若帽絮，长裙褶多者二十余幅，拕腰以彩布一幅若绶，以青布袭之，短仅及腰，蹑履。孟春跳月，编花球，视欢者掷之；在室奔而不禁，嫁乃绝之；以姿色为定聘，多至牛三五十头。丧者屠牛召亲，以瓮贮酒，执牛角遍饮，必倾泻淋漓而后快，醉或至于相杀。习阴阳家言，葬用棺，以伞覆上，期年火之，不上冢。以十一月为岁首，和米糁牛马鸡牲骨作醅，酸臭为佳，多者为富，畜金蚕蛊为奸。《黔书》称仲家险谲嗜杀，出入带刀，聚众出劫，逋为盗薮。今诸苗中唯仲家聪明，能读书，颇有仕宦，然其习俗险谲，苗中尽畏之。姓字衣饰，多与汉同，不尽用苗饰也。

狗耳龙家，居深林荐莽，衣尚白，束发不冠，善石工，妇人辫发螺髻，上指若狗耳，故因以名。衣斑衣，五色药珠为饰，贫者以薏苡代之。春立木于野，谓之鬼竿，男女旋跃而择对；既奔，则女党与牛马赎之，方通媒妁。死以杵击臼，和歌哭葬之幽岩，秘而无识，以七月七日祭先茔。

马灯龙家，妇人缁冠若马灯，故名，多张、刘、赵三姓，多尚白，丧服以青。

大头龙家，男以鬃尾杂发，盘之若盖，以尖笠覆之，故名。

宋家，通汉语，识文字，勤耕织，男帽而长襟，妇笄而短襟。

蔡家，男衣毡，女以毡为髻，饰以青布若牛角，高尺，用长簪绾之。丧礼杀宰，吹笙跳舞，曰作戛，土人所在有之。与军民通姻，礼节皆同。男贸易，妇耕种。田歌相答，哀怨可听。在黎平曹滴者，多思播之流裔也。

羊犷一曰杨黄，其种亦多，居万山中，荆壁四立而不涂，门

户不扃，出则泥封之。

蛮人以丑戌为场，十月朔为节，性犷戾。

又有冉家蛮，其俗亦同。

杨保播州之裔，性奸狡，俗同汉人。

僰人男女冠片毡，不沐浴，与倮倮同。

峒人今称峒家，衣冠如汉人，亦自讳其峒人。习汉俗者久，子弟多读书，但妇女不缠足，春秋场期男女会歌为异耳。《黔书》称其多异喜杀，出入夫妇必偶，挟镖弩自随，饮食辟盐酱，冬以芦花为絮御寒。

苗蛮种类，散处滇、黔，虽部落各异，而俗习大概相同。黙者居多，担物一肩，终日不转换，或恚之，曰“祖宗所传，不敢变也。”其他倮夷、焚夷、黑蛮、白蛮、黑倮㑩、白倮㑩、濮落、倭泥、貉獠、蒲刺、黑角、茫施诸蛮，名虽各殊，俗不相异。

瑶名牵客，古八蛮之种。五溪以南，穷极岭海，迤逦巴蜀，蓝、胡、槃、侯四姓，槃姓居多，皆狗王之后。时节记狗。以桃枏面为吴将军，先献之，祭毕，择女之巧丽者劝客，极其绸缪。十月祭多具王，联袂而舞，其定婚媾，多于此时。四姓髻鬟，有美芙蓉、望仙、怀人、双蛇、孤凤、浓春、散夏、襖侬、万迭、手妆之名，其下者椎髻垂鞭，盘蛇鹿角。豪家髻鬟不称，群笑之，目为丁妆。锦之美者，曰鹅头，曰花蕊，曰蛇濡（以蛇膏泽之，辟毒雾，入水不濡），曰蝶簇（以熟金为之）。布之异者，曰勾芒，曰红蕉，曰弱锡，曰火浣（有三种，毕方麻者一端数金，祝融木者百金，火鼠毛者千金），曰桐花，曰琼枝，曰婆罗，曰吉贝（又名曰斑布），曰桃花（千叶桃花穗长尺许，织穗而成文，胜火浣）。其织鸟毳而成者，精曰锁袱，粗曰鹅厕。四姓，瑶之贵者，下姓则生丁、白丁、黑丁，其妇谓之丁妇。峒丁椎结斑衣，儿时烧石烙跟蹠，沁以蛇油，重趼

若鞹，穿青[荆]走棘，若履坦涂。丁妇绣[?]回，嫁则荷伞悬履以戒涂。其炼刀也，儿时选精铁如儿重，药水渍之，长则咒时炼日，刺态冲坚，软可为带，服以终老。毒槊无刃，状如朽铁，著人无血而死。

粤东瑶率盘姓，有三种，曰商山，曰花肚，曰平地。平地者差良。七月十四日为岁首。其俗犹粤西罗旁瑶，驯者与齐民无异，而其桀黠者常为寇，号为五花贼。出劫则祷罗旁石，隔江呼之为“石将军”，应则出劫，不应则否。

其雪榄、云洋诸瑶，率短小矫捷，无事射猎为生，有事则蜂起。

曲江瑶惟盘姓八十余户真，余则伪瑶。男子耳环，衣绣，首裹花帕，腮[腰]刀挂弩。女重裙无裈。

其戴板者曰板瑶，油蜡胶发，裹于板上，光闪似蜻蜓，夜以物度首而卧。七月望日祀狗王，以小男女穿花衫歌舞为侑。

连山八排瑶，最犷悍，臀微有肉尾，脚皮厚寸，自号瑶公。称瑶丁曰“八百粟”，言其众也。官长曰朝廷，有瑶目八人司约束。仲冬十六日大会于庙，男女分曹坐，唱歌达旦。女得意就男坐，媒氏乃将其衣带度量长短相若，则使之挟女还，女父母乃送牲酒成亲。女已字，顶方板，犹板瑶也；未字，则戴箭竿，分发盘之，曰箭瑶。其领袖则花绒垂铃钱数串，初嫁垂绣袋。

德庆有嶅瑶山、嶅翁山，皆熟瑶所居，瑶曰嶅瑶，瑶之长曰嶅翁，其人曰嶅马。瑶多以其人为马，谓多力善走也。

僮人出湖南溪洞，后入粤西佃耕，其众稍多，占据乡落，延入粤东。其人性质粗悍，露顶跣足，花衣短裙，鸟语鹄面，自耕而食，谓之山人。其聚而成村者为峒，推其长曰峒官。

峒官之家，婚姻以豪侈相胜。婿亲就女家，五里外，采香烛

花萼结为庐，号入寮。男女并至，盛兵为备，小有言则相鏖，婢媵偶忤，即手刃之，杀多者，妻方畏惮。半年始与婿归，盛兵陈乐，名出寮舞。婿归，止三十里外，令瑶毦脱妇中袙贮篮中，曰收魂，盖欲其妻悸畏，无他念也。

峒官之女，号曰天姬。春秋胜日，布花果笙箫于名山，五丝同心，结百纽鸳鸯囊，选少好者伴女，名天姬队。余则三三五五，采芳拾翠于山椒水湄，歌唱为乐。男亦三五群歌而赴之，解衣结带，相赠以去。三月之歌曰浪花歌。

僮妇善蓄蛊，天姬能破之。凡中蛊者，颜色反美于常，天姬望之笑。因叩头乞药，啖以一丸，立吐怪物，白矾浇之，其物立死，否则复还其家。凡蛊夜出有光，熠如曳彗，是名飞蛊。光积生影状如生人，是名桃生影，积生形，能与人交，是名金蚕。于是任意所之，流毒乡邑，杀人多者家益富。

峒俗贵壮贱老，染发剃须。凡有攻掠，乃推渠长，峒官把酒，赐绿熊练䌹(臂衣)、锦雉毵毦(戟衣)、绿尘群尘，厚给其家，曰枪头钱。攻峒劫瑶，报仇雪耻，占其田庐，徙老幼而居之。性极耐饥，啖盐数颗，凡草木皆可啖食。极惧狼人，狼兵至则走。

狼人俗同瑶，以言语相别。其兵最劲，性驯畏法。

大良与僮同类，而性稍异，人至其家，不问识否，辄具牲醴饮啖，久敬不衰。同类有无相资，一无所吝。

仡人山田墝埆，十岁九饥。纤仇必报，或误杀人，则以牛畜为偿，曰人头钱。

僚俗略同僮，而嗜杀尤甚。居无酋长。深山穷谷，积木以居，名曰干栏。射生为活，杂食虫豸。相斗杀，得美须者则剜其面，笼之以竹，鼓行而祭，竞以邀福。山中推有力者曰郎火，余止曰火，最下者曰提陀(犹言百姓)。以大木一株，埋地作独脚

楼，高百尺，五色瓦覆之，烂若锦鳞，歌饮夜归，缘宿其上，曰罗汉楼。岁首，郎火以土梧十二贮水，按辰布列，祷之经夕，启视有水，则其月不旱。

峒中所出物，蚳醢（大蚁卵如蚌，为酱甚美）、蜜蝍（蜜淹鼠子）、蜗中脍（蜗大如升，米水去涎，竹刀脍之，角尤甘脆）、无头鲊（又名地蚕，大者长十九丈，为鲊食之，令人不寒）、插翘春（山獭骨）、龙盐（一名紫稍花。二者皆媚药），皆奇品也。

鼻夷僚族，鼻如垂钩，隅目好杀，深明水脉，采瑶臂鼊牙为笛，吹作龙声。与之酒，鼻饮辄尽。

白棍僚子，采白木为棍，寝处不离，用之但闻风声，形影双灭，其艺精乃尔。

佯人亦僚类，嗜杀过于僚，父子有隙，猖猖反噬。得犬谢母，母亦不恨。

峒人亦僚类，不喜杀，善音乐，弹胡琴，吹六管，长歌闭目，顿首摇足，为混沌舞。

峒瑶善御虎，虎当日午，眼盲无见，辄群息重岩或深樾下。僚伺之而得其处也，取臭肉贯于竿端以饵，虎闻臭，辄张口食，竿入口而钩锋发，枨其口不得喷。牵之归，缚之大树，剥落牙爪，饲以豆渣，初不食，已饥甚，辄食之，与僚习。久之，虎瘦甚，乃纵之去。虎奔逸入山，则獐兔易之矣，无所得食，乃念僚复来，虽驱之不去也。就豆渣槽，甘如肉食，半饱，僚辄禁之，縻以绳索，虎亦甘就不辞。僚坐其背，驱之如飞行，十里即力竭。虽百棰不怒，行似驽牛，曾不与騾争先矣。

斑衣山子，散处横州震龙、六磨诸山，无板籍定居，斫山烧禽，射生轻死。夫妇野媾，插青路衢，以断行路，不知误入，张弩射之，媾精入地，是生短狐。

斑衣种女，俗同山子，垂手善舞，踢踢歌，短裙及膝。坐则双膝齐跪，执礼甚恭，有盘古风。

黎人居黎母山，有生、熟两种。当额作髻，纵簪者，生黎也；横簪者，熟黎也。妇人率著黎桶，其裙百折，椎髻大钗，面涅花文，号绣面女。临嫁乃绣其花样，男家与之，古所谓雕题也。

黎多符、王二姓，非此二姓为长则不服。欲立长，则系牛射之，矢贯牛腹而出则得立。无文字，借贷结绳为券，虽百年皆可执绳而索。力不能偿，为之服役。父母死，敛所遗财帛，会黎长瘗之，谓恩深无以报，不敢享遗资，而旁人亦不敢窃，惧其鬼祟也。俗重复仇，先期椎牛会众，取竹箭三，刃其干，誓而祭之，斋矢告曰："某日某时，幸利刃锻矛以待仇。"谋于同里，亦椎牛誓众。两阵相当，此一矢来，彼一矢往，必毙一而后已。或曲在此，曲者之妻呼曰："吾夫之祖负汝，勿杀吾夫，杀我乎？"直者妻亦呼曰："彼妻贤良，是亦可解。"即释之。若力不敌，率同里去之。报者至焚其宅，曰："是惧我也，可以雪耻凯还也！"

峒溪诸苗奇俗纤志二

苗人，盘瓠之种也。帝喾高辛氏以盘瓠有歼溪蛮之功，封其地，妻以女，生六男六女，而为诸苗。尽夜郎境多有之，有白苗、花苗、青苗、黑苗、红苗。苗部所衣，各别以色，散处山谷，聚而成寨。睚眦杀人，报仇不已，故谚曰"苗家仇，九世休。"近为熟苗，远为生苗。熟苗劳同牛马，不胜徭役之苦。男子椎髻当前，髻缠锦帨，织布为衣，窍以纳首。妇人以海肥铜铃，结缨络结饰，耳环盈寸，髻簪几尺。以十月朔为大节岁首，祭盘瓠。揉

鱼肉于木槽，扣槽群号以为礼。其见流官，无论尊卑，皆称曰“老皇帝”。见内地人，皆称曰汉人，以汉始通道而南，故称犹旧也。

九股苗在隆兴、凯里二界。又有九姓者，在独山。以十一月朔为岁首。八番苗多楼居，衣青衣，妇女被细折裙，折如蝶版，古致可观。以六月六日为正旦。尚鬼，善治蛊毒。身带刀弩，多为盗贼。亦有识字充胥役者，苗而近汉者也。丧食鱼虾，而禁禽兽之肉。葬则盖尸以伞，期年发而火之。

宋家、蔡家，春秋宋、蔡二国之裔也，流而为蛮。性朴不诈，惟事耕凿。风俗略同，宋家稍雅，惟椎髻当前，衣冠尽废，宛然苗类矣。

天苗多姬姓，周后也，尚行周礼。祭祖，推其家长，唱土语为赞祝。

紫姜苗，装束与汉人同，行事与天家类。多力善战，亦晓读书。嗜杀尤甚，得仇人，生啖其肉。夫死则妻嫁而后葬，曰丧有主矣。

卖爷苗在白纳，贱老贵少，老则拽而卖之，虽其自父，在所不免。

克孟、牯羊，乃二种也，处于金筑。择悬崖，凿窍而居，垂竹梯或缘籐上下，高者百仞，栖同猿狖。

西苗尚勇好斗。葬不用棺，不知拜扫。饮醉相杀，醒复欢好。

东苗性悍。衣短衣，尚蓝。妇著花裳，无袖，遮覆前后而已，细折裙仅蔽其膝。

陇氏之裔，死用棺木，以石作坟。以七月七日祭先，甚敬。

四龙家尚白衣，丧服易之以青。有张、刘、赵三姓。一曰大

头龙家，男以马牛尾鬣杂组发中，盘之成盖，覆以尖笠。一曰狗耳龙家，妇人作髻，状如狗耳。一曰小头龙家，一曰曾竹龙家，俗与龙家无异。

土人在新添司者，与卫人间通婚姻，渐染汉俗。在施秉者，播入流裔。在邛水者，斗狠轻生。

里人亦名天苗，身衣木叶。

蛮人性犷戾，以鱼略[猎]为生，衣蓑衣。以十月朔日为节，居新添、丹行之间。

峒人以苗为姓，好争喜杀，片言不合，即起干戈。在石阡、朗汉二司者多类汉人。在永从者居常负固。在洪州，地颇膏腴，然不事耕作，惟喜剽掠。粤西有峒人者，好弹胡琴，吹六管，女善汉音楚歌。生女还之母家，曰“一女来，一女去”。

八番，其俗女劳男逸，勤以耕织，长裙曳地，白布裹头。以十月之望为岁首。葬不当昼，必于静夜，曰不忍使其亲知之也。

仡兜衣青，左衽，身不离刀。

休老与西苗同俗，死则俯尸侧葬，云为死者避压[魇]也。

佯犷，生理苟且，荆壁无门，出则以泥封户。父母死，焚其衣冠，有如赠鬼。

鯠人号十二营长。僰鬼仡佬，言语不通，鯠人为之传译。披毡衫。女吹篾，有凄楚声。六月二十四日，祭天过岁，朔望日不乞火。性悍好斗，卢鹿同风。又好佛，手执数珠，善诵梵咒，有祷辄应。

僰僰人后住元谋。女负担，男抱儿。最洁。日杵米，不食宿粮。其人善咒咀，变幻报仇家，又善变犬马诸物，破其法，即不验。又有二形人，上半月为男，下半月为女。按《异闻录》，广南苗民，其妇人能变羊，夜出害人，有能为幻术易人骨肉者，此得

非偠之类乎？

仡佬其种不一，有花仡佬、红仡佬，赤脚善奔，不知惜命。布围下体，谓之桶裙。敛百物之毒，以染箭锋，当之立死，受其气者亦死。死则有棺而不葬，置之崖穴，或临大河。有打牙仡佬者，父母死，子妇各折二齿投棺中。竖眼仡佬，蛮人之尤怪者，两目直生。恶人衣青，云遇之有祸。去麻阳百余里，亦不常见。又有剪头仡佬者，男女剪发，仅留寸许。有猪屎仡佬者，喜不洁，与犬豕同食。

竹林地之苗，信鬼好诅，射猎为业。衣用虎皮，以虎尾插首为饰。黎州蛮，白马氏之遗裔，其类凡十一种。曰西箐蛮、三王蛮、邛部蛮、风琶蛮、保塞蛮、净浪蛮、阿宗蛮、乌蛮、白蛮、两村蛮、山后蛮。交易不用银钱，汉以绢帛茶布，蛮以盐马红椒。其俗尚鬼，称其长曰都鬼王。

建昌土广人稀，有青草黄茅之瘴。俗陋性刚，与黎州相似。

松潘，古冉駹地，积雪凝寒，盛夏不解。人居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名曰碉房。亲戚斩衰布衣，五年不浴。奸淫事，输金请和而弃其妻；惟处女嫠妇勿禁。有罪者，树一长木，击鼓聚众杀之。富者贳死，烧其屋，夺其田畜。部落甚众，无统属，各推一人以为长。麦坌住白沙，牝牛聘妇，吹笙饮酒，刻木人祀祖，负薪荷賨，治生辛苦。

偠偠本名卢鹿，有黑白两种，为大族。深目长身，面黑齿白，故名偠鬼。谚云"水西罗鬼，断头掉尾。"男女贵者，寝不同席，至夜半密通之。男去须，女辫发。毡衫为礼，鸡骨占年。死不用棺，招魂以葬。女以喜善名者，人争取之，以为美。

白偠偠住麻地，迎春吹笙，跌足而贺。僳苏居茂连山，种荍

而食。

俀缅在铺西、硝井等处，采薪拾菌，携柴棍，乞醴酒，醉卧中涂，可供一笑。

金齿，古哀牢国，其苗人皆九隆之后也。散处荒域，其人有数种。有以金裹两齿者，曰金齿；有漆其两齿者，曰漆齿；有刺面者，曰绣面蛮；有刺足者，曰花脚蛮；以采〔彩〕绳撮髻者，曰花角蛮。惟居诸葛营者，衣冠礼仪，悉如中土。

八百媳妇，相传其土酋有妻八百，各领一寨，故以为名。其人性缓，刺花鸟于眉目之间以为饰，俗同缅甸，相见以把手为礼。

木邦一名孟邦，相传其人多幻术，能以木换人手足，人初不觉，久之行远，痛不能胜。有不信其说者，死之日，剖股视之，则果木也。又能置污秽于涂，人触之者，变为羊豕，以钱赎之，复变为人。有知之者，易置秽物以他方，则其人反自变为异类。其俗男衣白文身，髡发截髭，女饰金图象镯。居皆竹楼。男贵女贱，民皆奴视其妻，役之耕织。

老挝，其民性悍，遍体花绣，俗同木邦。其为宣慰者曰招木弄，居高楼，其上宽广，部属见之，所至之地各有等限，通事引之，不差尺寸。

瑶一名畲客，其种有八，曰天竺、咳首、僬侥、跛踵、穿胸、儋耳、狗轵、旁脊，是谓八蛮。又有飞头、凿齿、鼻饮、花面、白衫、赤棍之类，岭表海外有之。瑶俗，童时烧铁烙足，沁以蜡油，重研如鞹，易登险峰。妇人黔面成花，嫁则荷伞悬草履，归于夫室。山田瘠埆，十岁五饥，故恒劫掠。然犹信鬼畏誓，可以要结。外有打寮山瑶、挖亲山瑶。

僮人居五岭之南，冬缀鹅毛、木叶为衣。能用毒矢，中之者

肌骨立尽，虽瑶人亦且畏之。

僚人亦民[名]山子，处于岭表海外，射生为活，吞噬昆虫。子如恶父，即加手刃，走避于外，以一狗谢母，即释然矣。妇人孕七月生子，置之水中，浮则养之，沉则弃之。报仇相杀，必食其肉，披其面，而笼之竹本，鼓噪而祭，谓可迓福。或谓飞头蛮即出其地，与尸致鱼及虫落同类。

蛋人以舟为宅，频[濒]海而居，其人目皆青碧，能辨水色，知龙所在。引绳入水，采螺蚌以为业。能伏水三日，手持利刃，以拒蛟螭。又曰龙户，又曰昆仑奴。其人皆蛇种，故祭祀皆祀蛇神。

马人居于林邑，伏波戍卒之遗种也。其人深目猳喙，以采藤捕蛎为业。散处南海之间，或以之为卢循遗种，故又名之曰卢亭。

狼人多在南丹三州，鸷悍天下称悍[?]。用兵能少击多。军令最严，故能胜敌。婚以木担聘女，有扇歌担歌，以为酬唱，相合即为夫妇。

伉人生崛岏中，形似猿猱，语呷[咿]嘤不可辨，性忠憨，蛮僚役之。采片脑、鹤顶、犀角、象齿以输主，遇人夺之，死亦勿与。畏近烟火，遇烟火，泪目至死。滇、黔、蜀、粤，皆间有之。

斑衣山子，一曰莫瑶，散处横州震龙、六磨诸山，无定居。斫山种畲，射生为活。有斑衣种女，亦其类。

伶人生广西奥谷之中，状如猩狒，不室而处。饥食橡薯百虫。附近瑶人，瑶人亦莫能译其所语。

黎人生儋、崖、琼、万之间，即鸬人也。相传太古之时，雷摄一卵至山中，遂生一女。岁久，有交趾蛮过海采香者，与之相

合，遂生子女，是为黎人之祖，因名其山曰黎母山，黎人环山而处，内为生黎，外为熟黎。黎山极高，隐于云雾，海气清廓，时见其人于碧岚翠霭之间。生黎所居绝远，外人不能至其境。至黎母之颠，其上有人，寿考逸乐，不与世接。虎豺为之守险，无路可攀，但觉水泉香美，虽生黎亦不能至其境。熟黎变服入州县，日晚鸣角结队而归。多符、王二姓。生子周岁，即文其身，不则以为祖宗不目为子孙也。黎人见客至，未相识，于隙窥之。见客矜庄，始布席相接，坐久不交一语。置酒，先以恶臭味进，客食不疑，则喜，更以佳肴进，遂相亲狎，否则遣去。与人结仇，则射箭于梁上。与客会饮，顾及梁间羽镞，即奋报仇之志。醉即豪作狗嗥，自云狗种，欲先祖闻其声而为之垂庇也。中锋镝死，密埋不哭，恐有人知，以为不勇。男女幼时，至晚驱上栏房，听其自相偕偶。至于婚媾，仍用讲求。黎人死，其孀妇则共养之。黎人担负，一肩竟日，谓祖宗如此，不敢更担。皆善咒鬼祟人。恒兴兵报先世之仇，敌人若令其妻车前谢过，即曰“彼贤如此，可解此围”。或徙寨避之，曰“彼惧我，可凯旋矣”。

遐黎生婺岭以北，椰瓢蔽体。父母过五十，则烹而食之，云葬于腹中，谓之得所。

木契者，木刻为符，以志事也。苗人虽有文字，不能皆习，故每有事，刻木记之，以为约信之验。

苗人欲举兵攻杀，先期集众，插牌于山，侦知得以预备。

苗人不忘九世之仇，往往相杀无已。唯恃流官开诚劝谕，能为息争。

峒苗仇杀之后，汉官为之讲歹。两造各积草为筹，每讲一事，举一筹，理诎者弃其筹，筹多者[此处缺一字]负者以牛马赔偿

之，纷乃解。

讲歹之时，两造苗民，各踞两山之上，而立牛于其中。讲既明矣，一苗持刀，从牛颈下屠牛，易如委土。于是两山之苗，呼噪而集，各割牛肉一块，归而祭祖，若相誓曰：“有负谕者，有如此牛！”

蛮僚有事，争辨不明，则对神祠热油鼎。谓理直者探入鼎中，其手无恙。愚人不胜愤激，信以为然，往往焦溃其肤，莫能白其意者。此习土著之民亦皆从之，少抱微冤，动以捞油为说。

各峒歃血誓约，缓急相救，名曰门款。战斗进止，以发喊助威，曰鸬鹚号。朱漆牛皮，以护头颈，名曰固项。六月二十四日名火把节，苗相聚啖牛豕。

苗人把忌，以元日为始，二七而解。佯犷以三月为忌，二十五日而解，俱不容人犯忌。午日，苗尽闭门把忌。先二日，锁钮所掳之人，善逸者于是日走，苗不敢追，追惧不吉。鬼方之民，信鬼惟诚，椎牛而祭，谓之做鬼。初夏徙居数日，让鬼居之，谓之走鬼。平居寝不解裙，亦恐犯鬼故也。

仡佬谓席地而居，则近鬼矣，为屋宇必去地数尺，架以巨木，上覆杉叶，有如羊栅，故名羊栖[楼]。

僮人之室，缉茅衡板，下畜牛羊，谓之麻阑。

苗童之未婴[娶]者曰罗汉，苗女之未嫁者曰观音，皆发插鸡翎，于二月群聚歌舞，自相择配，心许目成，即皆好合。

僚人夫妻异宿，唯于晴昼牵臂入山为乐，于路口插松枝，以断往来，谓之插青，见者即避。如或误入，刀斧相加。

溪峒男女，相歌于正月朔、三月三、八月十五。三月谓之浪花歌，尤无禁忌。

龙家苗立木于野，谓之鬼竿。春时男女旋跃其下，以择配偶。

罗鬼之俗，新妇见舅姑不拜，裸而进盥，谓之奉堂。

苗人取鸡蛋画墨，祝而煮之，剖视吉凶。又有将死其亲，以鸡卵掷地，视卵不碎之处，即以为吉，于焉卜兆者。

苗人臘祭曰报章，祭用巫，设女娲、伏羲位。祀神多书孔明天子之位。

苗人亲死，则聚亲族笑呼歌舞，谓之闹尸，又曰唱斋。至明年春月，闻杜鹃声，比户号哭，曰"鸟犹一岁一来，吾亲不复至矣！"

苗人每遇令节，男子吹笙撞鼓，妇随男后，婆娑进退，举手顿足，疾徐可观，名曰踹堂之舞。

八番之蛮，每临炊始舂稻，谓不得宿舂，宿舂则头痛。臼深敷尺，相杵而下，其声丁冬，抑扬可听，名曰椎堂。

苗人醉后，以长木杴跳舞，名曰舞杴。

僮人远归，止三十里外，家遣巫师，提竹篮贮其里衣，前导而还，谓之收魂。

僮人亲死，恸哭水滨，投钱于河，汲水而返，用之浴尸，谓之买水，否则以为不孝。

播州苗所歌，十数辈连袂而舞，以足顿地。节歌名曰水曲。

葫芦笙大如盂，长二尺，止六管。此六律初起，六同未备之制也。以依歌曲，韵颇悠扬，古穆淡岩，可于此求元音之始。

瑶人之乐，状如箫，纵八管，横一管以贯之。即古凤箫之制，以应八风者欤？

铜鼓多马伏波及武侯所制，故称曰诸葛鼓。大苗峒方能有之，其大如钟，长筒，三十六乳，重百余斤，中空无底。亦有十一中握得如土墩者，周簇细花纹极工致，四角有小蟾蜍，两人舁行，以手拊之，声如鞞鼓。琵琶止二弦，弹之应律。

苗人合乐，众音竟发，击竹筒以为节。

峒民为笔，率用鸡毛。溪源有鸭毛笔，可见毛皆可以作笔。书彼虫鸟之文，想有非此不可者。

苗锦大似苧布，巾帨尤佳。其妇女衣缘领袖皆缀杂组，藻彩云霞，悉非近致，谓之花练，土俗珍之。黎人取中国彩帛，拆取色丝，和吉具织之成锦。

南蛮豪家，以鹅毳毛为被，温丽胜于纯锦。仡佬诸种，则以茅花为被。

苗人年十六，无不带刀。其铁自始生时炼至成童，故最铦到[利]。以黑漆杂皮为鞘，貌虽不丽，锋不可当。能者掷刀空中，接之以手，曰跳鸡模。

苗人之弩，名曰偏架，其弓似中国猎人射生弩而差大。苗人以毒蛇含其矢镞而烧其尾，毒气聚于镞尖，中者必死。治法，先掘土坑，用火烧温，将人纳其中，以瓷片划碎其体，久之，遂有小蛇迸出，方得无患。掉枪长二丈余，用以护弩。战则一弩一枪，相依对敌。火器有过山鸟者，能打越重山，绝无障碍。

蛮地多楠木，刳以为舟，为绝大者。

瑶人截大竹筒，以当铛鼎，食物熟而竹不燃，亦异制也。

瑶僚睡无床褥，冬夜以三叉木支阔板，燃火炙背，板焦则易，名曰骨浪。处以瓦屋，居之温室，则病而不安。

溪峒中，收蚁卵陶[淘]汰为酱，非尊客不以供馔。

粥杂鱼肉蛆虫丛嘬，以为珍美。谓之曰醅。凡矜苗人之富

者，曰其家蓄醅几世。

咂酒一名约藤酒，以米杂草子为之，以火酿成，不刍不酢，以藤吸取。多有以鼻饮者，谓由鼻入喉，更有异趣。

富峒以九月一饮，群苗请之，大设牛羊肠脏，略一摆，洗煮以飨客，臭不可近。必欲客尽之，乃喜，曰不乃羹。凡杀牛者，以牛骨浸之渊泉之中，历久乃苏，取出食之，以为至美。杀牛多者，将牛角挂之屋上，以矜豪富。

苗人请客，先到者上坐。子先赴席，子居父上，到迟者立饮。

苗人渠帅，谓之精夫，其相呼谓之娱徒。僚人尊有力者，谓之火郎。僚人之百姓，谓之提陀。洞酋妻，皆名媚娘。苗人同类，称曰同年。苗人幼稚，谓之马郎。能通苗汉语者，谓之客语。为苗人论判是非者，谓之公卿。汉人潜入苗峒者，谓之汉奸。熟溪洞移文者，谓之专事。仡佬之随行者，谓之队小。伶佬之为佣者，谓之奴狗。

苗人买人，量人以拳，每一拳价一金。

诸苗负物不以肩，用木为半枷之状，箝其颈，系于额，背笼以行。苗之猾者，坐茂草中，见孤客过，暗出钩枪，曳入篁箐之中，绑之货贩。苗人掠得汉人，藏之洞内，恐其逃逸，以木靴著之而不（音墩）锁，使之终身莫出。并于六月曝日中，曰晒日。冬月去衣使露处，曰晒霜。

苗人能为蛊毒。其法五月五日，聚毒虫于一器之中，使相吞噬，并而为一，乃诸毒之尤者也。以之为蛊，中者立毙。然造蛊之法多端，如有所谓金蚕蛊、蜈蚣蛊者，其术不可思议。大约其用蛊，恒在冷茶冷酒中及蔬菜肉食中第一块上。行其地者，虑为所毒，宜带甘草，嚼而咽汁，中毒即能吐出。仍以炙甘草三两、

生姜四两、水六升，煮二升，一日三服。或用都淋藤黄藤酒，煎温常服，则毒随大小便去。若含甘草而不吐者，非毒也。又三七末、荸荠皆可解。又白矾、细辛为末各五钱，新汲水调水，得吐即止。又蛮人解蛊毒药，有名三百头牛者，土常山也；有言三百两银者，马兜铃藤也。皆宜佩带。有中蛊而卧病者，烧病人所卧之箦，则病者能自言下蛊者为何人也。蛊祟有神，夜出摄死者之魂，光如拽彗，流入人家，当知防御。又下蛊之家，其居必洁，盖蛊死之鬼为之拂拭，故窗牖之上纤尘不染也。觉之者，为女字坐，则其蛊不灵。又蓄蛊之家，鸡辄飞去。彼或蛊我，方食时，窃其少许，密埋十字街心，则蛊神反为彼祟。又蛊神喂蜎，取蜎入养蛊之家，其蛊立擒。数说皆有征验也。

苗人之跳月结婚

苗人之婚礼曰跳月，跳月者，及春月跳舞求偶也。载阳展候，杏花柳稊，庶蛰蠕口。箐处穴居者，蒸然蠢动。其父母各率子女，择佳地而为跳月之会。父母群处于平原之上，子与子左，女与女右，分列于广隰之下。原之上，相宴乐。烧生兽而啖焉，操匕不以箸也；漉咂酒而饮焉，吸管不以杯也。原之下，男则椎髻当前，缠以苗帨，袄不迨腰，裈不迨膝，裈袄之际，锦带束焉。植鸡羽于髻颠，飘飘然当风而颤。执芦笙，笙六管，长二尺，盖有六律无六同者焉。女亦植鸡羽于髻如男，尺簪寸环，衫襟袖领，悉锦为缘。其锦藻绘逊中国，而古纹异致，无近态焉。联珠以争[为]缨，珠累累扰两鬓。缀具以为络，贝摇摇翻两肩。裙细褶如蝶版。男反裈不裙，女反裙不裤，裙衫之际，亦锦带束焉。执绣笼，编竹为之，饰以绘，即彩球是焉。而妍与媸杂然于

其中矣。女并执笼，未歌也，原上者与之歌而无不歌。男并执笙，未吹也，原上者语以吹而无不吹。其歌哀艳，每尽一韵三迭，曼音以缭绕之。而笙节参差，与为缥缈而相赴。吹且歌，手则翔矣，足则扬矣，睐转肢回，首旋神荡矣。初则欲接还离，少且酣飞畅舞，交驰迅逐矣。是时也，有男近女而女去之者，有女近男而男去之者，有数女争近一男而男不知所择者，有数男竞近一女不知所避者，有相近复相舍、相舍仍相盼者。目许心成，笼来笙往，忽然挽结，于是妍者负妍者，媸者负媸者，媸与媸不为人负，不得已而后相负者，媸复见媸终无所，负涕洟以归，羞愧于得负者。彼负而去矣，渡涧越溪，选幽而合，解锦带而互系焉。相携以还于跳月之所，各随父母以还，而后议聘。聘以牛，牛必双；以羊，羊必偶。先野合而后俪，反循蜚民之风，呜乎苗矣！

苗人之婚丧风俗

清舒铁云《黔苗竹枝词》云：马郎房底好姻缘，偻指佳期不计年。插遍青山黄竹子，哝哝还索鬼头钱。注：俗结婚于邻建空房，曰马郎房。合卺三日，女归母家，或半年一返。女父母向女索头钱，不与，或改嫁。有婿女皆死，犹向女之子索者，则谓之鬼头钱。凡人死，其生前所私男女，各插竹于坟前祭焉。

山房缥缈祭青天，百尺梯头踏臂眠。才到三更青梦觉，泪花一斗听啼鹃。注：克孟牯羊亲死不哭，跳舞浩歌，名曰闹尸。至明年闻杜鹃声，则举家号恸，悲不自胜，曰“鸟犹岁至，亲不返矣！”

中华全国风俗志跋

中国之史，皆官家书也，于民间事无与焉。故谈史学者，欲研究吾民族进化之迹，及风土良窳，人情厚薄，皆苦乏材料。余昔任某大学教授时，有西国教授欲知中国风俗者，不知当备何书，以问学生。学生莫能对，转以问余。余亦莫能对，但答之曰："当于各地方志书及古今人笔记、游记中求之。然志书繁多，搜集不易，笔记、游记，尤为芜杂，于此取材，百不得一，是聚书多而获益少，用力艰而成功仅，甚矣其难也！"学生废然而返，遂据所见闻，书若干则以答问者，曰此中国之风俗也。吁！误矣！夫中国立国之久，幅员之广，远过他邦，风土人情亦至复杂，古今绝异，不知经几许嬗变；吴越悬殊，几若异国，执今以概古，举一以例百，而曰是中国之风俗也，呜呼[乌乎]可？余因之有感焉，辄欲发奋搜罗载籍，汇为一书，题曰"中国社会史料"。史料者，备他日编社会史者有所取材也。顾蹉跎久之，未能成就，良用慨然。今家兄朴安及舍侄惠生等皆有志于斯，因相与发各地方志书及笔记、游记等数千百卷，披拣撮录，成风俗志一书，凡二十卷，欲研究中国风俗者，得此一编，大足供其参考也。

中华民国十一年十一月胡怀琛跋

中 华 全 国 风 俗 志

下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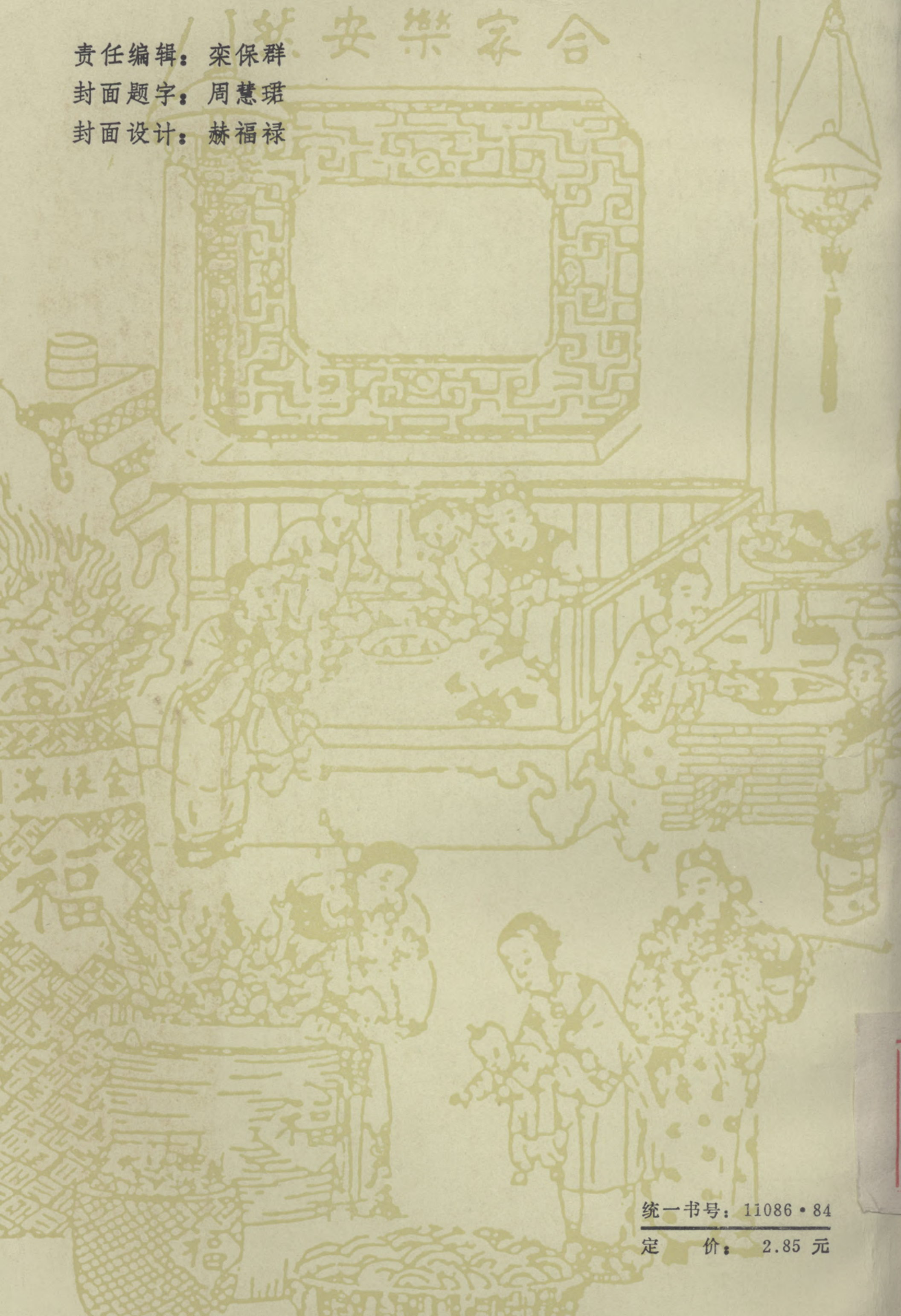
胡 朴 安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17.75印张 397,000字 印数：1—5,500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86·84 定价： 2.85 元



责任编辑：栾保群
封面题字：周慧珺
封面设计：赫福禄

统一书号：11086·84
定　　价：2.85 元